

目 录

卷十九	汉书(七)·····	1651
卷二十	汉书(八)补·····	1719
卷二十一	后汉书(一)·····	1793
卷二十二	后汉书(二)·····	1867
卷二十三	后汉书(三)·····	1941

群书治要译注

群书治要 卷十九

汉书(七)

【题解】本卷节选自《汉书》传的部分（《汉书》卷六十七到卷七十八），包括了汉宣帝到汉哀帝时期的十六位大臣，分别为朱云、梅福、隽不疑、疏广、于定国、薛广德、王吉、贡禹、鲍宣、魏相、京房、盖宽饶、诸葛丰、郑崇、萧望之等。其中，朱云在殿堂之上直言极谏，欲斩佞臣，成帝怒，欲杀朱云，他死抱殿槛，结果殿槛被折断，后因左将军辛庆忌以死劝谏，才获得赦免，朱云自此不复仕。梅福上表章，提醒汉成帝应广揽贤士、虚心纳谏，并警惕权臣“势隆于君”，其中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这样的警句。汉成帝荒淫无道，安逸享乐，薛广德见其祭祀时违背礼仪，便以溅血污车之词迫使成帝改水路为陆路前往祭祀。隽不疑以历史为借鉴，用智慧揭露伪太子，深得天子大臣的赞叹。任太子太傅的疏广以太子德昭天下为己任，拒令外戚监护太子家。于定国断案，百姓无怨言。定国父于公办理讼案，百姓无有冤枉，所以于公预言其后世子孙必定兴旺。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于氏后人几代都被封侯。王吉谏宣帝躬亲政事，任用贤能，述旧礼，明王制。贡禹上书元帝指出宫廷奢侈，商人兼并农民，要求减徭役，选贤能，罢倡乐，贱商人，放出园陵宫女，使民归农，被采纳。丙吉为丞相，知大体。尝出行，问牛不问人。京房进谏元帝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以灾异批评时政，指出宦官石显等专权，后遭迫害而死。盖宽饶为司隶校尉，奉行公事，不徇私。刘辅谏成帝勿立赵婕妤为皇后，被收缚系掖庭，后

群书治要译注

受保举而免死罪。郑崇进谏哀帝不要进封祖母傅太后的堂弟傅商，上不纳，又因董贤受贵宠过度，多次进谏，得罪皇帝，终死狱中。萧望之为平原太守，上疏劝皇上选用通晓经术、能温故知新、通晓事物隐微之理、多谋善思之士来做宫廷的近臣，又劝勿征匈奴，被采纳。由此可知，大凡忠臣，不以一己私利而进言，皆以国家大局为重，然而君主却常常因一己私情，使忠臣蒙冤。忠论不见听，是非不得明，国家大政也就日渐混乱了。

传

【原文】朱云^①，字游，鲁人也。成帝时，故^②丞相安昌侯张禹^③，以帝师位特进^④，甚尊^⑤。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⑥主，下无以益民，皆尸位素餐^⑦，孔子所谓‘鄙夫^⑧不可与事君’、‘苟^⑨患失之，亡所不至^⑩’者也。臣愿赐尚方斩马剑^⑪，断佞臣一人，以厉^⑫其余。”上问^⑬：“谁也？”对曰：“丞相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⑭上，廷辱^⑮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⑯殿槛，槛折^⑰。云呼^⑱曰：“臣得^⑲下从龙逢^⑳、比干^㉑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㉒？”御史遂将云去。于是左（旧无左字，补之）将军辛庆忌^㉓免冠解印绶，叩头殿下曰：“此臣素著^㉔狂直^㉕于世，使其言是^㉖，不可诛；其言非，固当容之。臣以死争^㉗。”庆忌叩头流血。上意解^㉘，然后得已^㉙。及后当治殿槛，上曰：“勿易！因而辑^㉚之，以旌^㉛直臣。”云自是之后不复仕。

【注释】①朱云：生卒年无考，字游，鲁（今山东曲阜一带）人，后移居平陵。朱云年少时轻财好侠，年四十，学《易》《论语》，元帝时，与少府五鹿充宗辩论易学，获胜，遂授博士，迁任杜陵令，后为槐里令。为人狂直，多次上书抨击朝廷大臣。汉成帝时，朱云进谏险失性命，自此不复仕。晚年教授生徒，年七十余卒于家。②故：原来的，从前的。③张禹（？—公元前5年）：字子文，河内轵人（今河南济源东）人。幼年喜欢卜相（占卜看相以断吉凶）。壮年学《易》，跟从琅琊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初元中，“下诏命令张禹教授

太子《论语》，由是迁为光禄大夫。几年后出任东平内史”。成帝即位，崇尚经学，敬重师傅，因是皇帝的师傅赐张禹爵关内侯，食邑六百户，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河平四年为丞相，封安昌侯。④特进：官名，始设于西汉末，授予列侯中有特殊地位的人。东汉至南北朝仅为加官，无实职，为引见之称。⑤甚尊：很是尊贵。⑥匡：辅佐；辅助。⑦尸位素餐：谓居位食禄而不尽职。颜师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举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称官，空当食禄。”⑧鄙夫：庸俗浅陋的人。《论语·子罕》：“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⑨与事君：与，用。事，侍奉。⑩苟：假如；如果。⑪亡所不至：即无所不为。犹言无所不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多作贬词。亡，无，没有。至，到。《论语·阳货》：“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师古曰：“皆论语所载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宠禄，则言行僻邪，无所不至也。”⑫尚方斩马剑：汉宝剑名。其利可以斩马，故称。以其藏于尚方，后世俗称尚方宝剑。颜师古注：“尚方，少府之属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斩马剑，剑利可以斩马也。”⑬厉：同古字“励”。劝勉。⑭上问：君上问。指汉成帝刘骜问。⑮讪：毁谤。颜师古曰：“讪，谤也。”⑯廷辱：谓在朝廷上当众侮辱人。⑰攀：牵挽；抓住。⑱榘折：榘，栏杆。折，折断。颜师古曰：“榘，轩前栏也。”⑲呼：颜师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⑳得：用在动词前表示能够。㉑龙逢：亦作“龙逢”，即关龙逢。夏之贤人，因谏而被桀所杀，后用为忠臣之代称。《庄子·胠篋》：“昔者龙逢斩、比干剖。”㉒比干（公元前1125年—公元前1063年）：沫邑（今河南淇县）人，商代贵族，商朝第十五代王太丁（文丁）帝的儿子，十六代王帝乙的亲弟弟，末代王帝辛（商纣王）的叔父。据《孟子杂记》载：“王子干，封于比，叫比干。”可见，比干本名干，因受封于比（今山东省曲阜一带），故名比干。按照商朝的继承法，长子继位，次子分封，比干既是受封的王，又同时担任当时商朝最高的政务官“少师”。帝辛戊寅三十二祀冬十月二十六日因屡次直谏而被纣王剖心残杀，终年六十三岁。㉓未知圣朝何如耳：不知道圣上朝廷将会如何呀？颜师古曰：“言杀直臣其声恶。”㉔辛庆忌：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2年，字子真，狄道（今甘肃临洮南）人，辛武贤子。以父任

为右校丞，屯田乌孙赤谷城，有战功。元帝初，补金城长史，累迁张掖、酒泉太守，成帝初，征为光禄大夫，执金吾。后拜左将军，为国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②⑤素著：一向显著。②⑥狂直：疏狂率直。②⑦使其言是：使，假使。是，正确。②⑧死争：争通“诤”。诤谏，规劝。意为以死来劝谏。②⑨意解：心中明白觉悟。意，内心。解，明白，理解。③⑩得已：谓得以了结。③⑪辑：整修，补合。颜师古注：“辑与集同，谓补合之也。”③⑫旌：表彰。

【译文】朱云，字游，鲁地人。成帝时，原丞相安昌侯张禹，以成帝老师的地位，赐封特进之位。成帝非常尊重他。朱云上书求见成帝。三公九卿就在他面前，朱云说：“当今朝廷的大臣，对上不能辅助皇上，对下没有利民之策，都是白吃俸禄的人，正如孔子所说的‘庸人是不可以与之事奉君王的’。这样的人，如果担心失掉官位，就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希望皇上赐予我尚方署所造的斩马宝剑，斩杀一个巧言谄媚之臣，来警告激励其他的人。”成帝问：“你要斩杀的人是谁？”朱云回答说：“就是丞相安昌侯张禹。”皇上大怒，说：“你一个小臣，身处低下之位而敢毁谤上级重臣，当庭侮辱朕的老师，其罪当死，不可赦免。”御史将朱云带出去，朱云手抓住殿旁的栏杆，栏杆被折断。朱云大声喊道：“我能去跟随龙逢、比干游于九泉，也就知足了！但不知道圣上的朝廷将会如何啊！”御史便将朱云带走了。这时候左将军辛庆忌卸下官帽、解下官印，在殿下叩头说：“朱云这人平日以狂直著称于当世，假使他说的话有道理，就不可以杀；他的话没有道理，本来就该宽容他。臣是以死来谏诤。”辛庆忌叩头流血。皇上内心豁然醒悟，情绪也随之缓和下来，从而赦免了朱云。到后来该修复殿上的栏杆时，皇上说：“不要换掉折断的栏杆，加固修补一下就行了，用此来表彰直言之臣。”朱云从此以后，不再做官。

【原文】梅福^①，字子真，九江人也。成帝委任大将军王凤^②，而京

兆尹王章^③素忠直，讥^④凤，为凤所诛。群下^⑤莫敢正言，故福上书曰：“臣闻箕子^⑥阳狂^⑦于殷，而为周陈《洪范》^⑧；叔孙通^⑨遯^⑩秦归汉，制作仪品^⑪。夫叔孙先^⑫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叛亲也，不可为言也。昔高祖^⑬纳善若不及，从谏^⑭若转圜^⑮，听言不求其能，举^⑯功不考其素^⑰。陈平^⑱起于亡命^⑲，而为谋主^⑳；韩信^㉑拔于行阵，而建上将^㉒。故天下之士，云合^㉓归汉，争进奇异^㉔，智者竭其策，愚者尽其虑，勇士极其节，怯夫^㉕勉其死。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是以举秦如鸿毛，取楚若拾遗^㉖。此高祖所以无敌于天下也。士者，国之重器^㉗。得士则重，失士则轻。《诗》云：‘济济^㉘多士，文王以宁。’庙堂^㉙之议，非草茅^㉚所当言也。臣诚恐身涂^㉛野草，尸并卒伍，故数上书求见，辄报罢^㉜。”

【注释】①梅福：生卒年无考，汉九江郡寿春（今安徽寿县）人。官南昌尉。及王莽当政，乃弃家隐居。后世关于其成仙的传说甚多，江南各地以至闽粤，多有其修炼成仙的遗迹。②王凤：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22年。字孝卿，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原籍东平陵（今山东济南东），元帝皇后王政君之兄。初为卫尉，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嗣父爵为阳平侯。成帝即位后，以元舅任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③京兆尹王章：京兆尹，官名，汉代管辖京兆地区的行政长官，职权相当于郡太守。后因以称京都地区的行政长官。王章，生卒年无考，泰山巨平人，刚直敢言，后因奏弹王凤被诬陷系狱死。后用于为官刚直的典实。事见《汉书·王章传》。④讥：讥刺；非议。⑤群下：众多下臣。⑥箕子：生活于约公元前11世纪，名胥余，商纣王的叔父（一说是商纣王庶兄），因封于箕地（今榆社县讲堂镇一带）而称箕子。纣王即位，以王叔身分参与国政，官至太师。时纣王骄奢淫逸，他去劝纣王，见王不听，便披发装疯，被降为奴隶。周武王灭商后，得以获释。颜师古曰：“箕子，纣之诸父，故言疏家畔亲也。”⑦阳狂：阳，假装。狂，疯癫，精神失常。⑧洪范：指《尚书·洪范》。记述的是周武王与箕子的对话。⑨叔孙通：又名叔孙何（？—约公元前194年），西汉初期儒

家学者，汉族，旧鲁地薛（今山东枣庄薛城北）人。曾协助汉高祖制订汉朝的宫廷礼仪，先后出任太常及太子太傅。⑩遯：同“遁”。颜师古曰：“遁，逃也。”⑪仪品：礼制；品级。⑫先：颜师古曰：“先犹言先生也。一曰，先谓在秦时。”⑬高祖：指西汉高祖刘邦。⑭从谏：听从谏言。⑮转圜：常用以代指便易迅速之事。颜师古曰：“转圜，言其顺也。”⑯举：推荐；选用。⑰素：平素；旧时。⑱陈平：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78年，西汉阳武（今河南原阳）人。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在楚汉相争时，曾多次出计策助刘邦。汉文帝时，曾任右丞相，后迁左丞相。⑲亡命：指逃亡者。⑳谋主：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㉑韩信：约公元前213年至公元前196年，古淮阴（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人。军事家，是西汉开国名将，汉初三杰之一，留下许多著名战例和策略，据传为尉繚高徒。㉒建上将：建，立。上将，主将，统帅。颜师古曰：“立以为大将军。”㉓云合：云集，集合。颜师古曰：“言四面而至。”㉔奇异：奇特，特别。㉕怯夫：懦夫；胆小的人。㉖拾遗：比喻轻而易举。颜师古曰：“拾遗，言其易也。”㉗重器：犹大器。比喻能任大事的人。㉘济济：众多貌。㉙庙堂：朝廷。指人君接受朝见、议论政事的殿堂。㉚草茅：草野；民间。多与“朝廷”相对。㉛涂：污，染污。㉜报罢：古谓批覆所言之事作罢，即言事不准。

【译文】梅福，字子真，九江郡人。成帝委任王凤为大将军，而京兆尹王章素来忠心正直，劾奏讥刺王凤，被王凤诬陷至死。群臣没有人敢公正说话。因而梅福上书说：“臣听说箕子在殷朝假装颠狂，而向周王陈述出《洪范》；叔孙通逃离秦地，归顺汉朝，制定了仪礼品级。叔孙通从前不是不忠于秦，箕子不是疏远了他的宗族而背叛亲属，那是因为他们不能直言进谏啊。当年汉高祖采纳善言唯恐不够，从谏好似转圜那么顺当，听谏言时不责求其才能，选用有功劳的人时不计较其往日的情况。陈平起用于逃亡者之中而成为主谋之臣，韩信选拔于行伍之列而立为上将。所以天下之士四面而至，归顺汉朝，争着奉献奇异本领。智者竭尽其策谋；愚者竭尽其思考；勇敢之士作战尽其操节；

怯懦之人勉励自己不要怕死。集中天下人的智慧，合并天下人的威力，因此推翻秦朝像持鸿毛一样轻而易举，攻取楚国像捡回丢弃之物一样容易，这就是高祖所以能无敌于天下的原因。士人，是国家的重要人才，得到士则势重，失掉士则势轻。《诗经》说：‘忠勇之臣多又多，文王善用，天下得安定祥和。’应在朝堂上发表的议论，不是在乡间草野之地所当讲的。我确实怕自己血污草野或被发配充军而尸体与卒伍同葬，所以多次上书求见皇上，却常被通知未被采纳。”

【原文】“臣闻齐桓^①之时，有以九九^②见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拒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陛下既不纳天下之言，又加戮^③焉。夫鷖^④遭害，则仁鸟^⑤增逝^⑥；愚者蒙^⑦戮，则智士深退。间者^⑧愚民上疏，多触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众。自阳朔^⑨以来，天下以言为讳，朝廷尤甚，群臣承顺^⑩上指，莫有执正^⑪。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书，陛下之所善者，试下之廷尉^⑫，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⑬。’以此卜^⑭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资质^⑮忠直，敢面引廷争^⑯，孝元皇帝擢^⑰之，以厉具臣^⑱，而矫曲朝^⑲。及至陛下，戮及妻子。恶恶^⑳止其身。王章非有反叛之辜^㉑，而殃及家，折^㉒直士^㉓之节，结^㉔谏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

【注释】①齐桓：齐桓公（？—公元前643年），名小白，中国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春秋五霸”之首，公元前685年—公元前643年在位。他在位期间任用管仲为相，使齐国国力逐渐强盛，成为天下诸侯的盟主。②九九：算术乘法名。以一至九每二数顺序相乘。上古时系由九九自上而下，而至一一，故称“九九乘法”。颜师古曰：“九九，算术，若今九章、五曹之辈。”③戮：杀戮，暴虐。④鷖：俗名鸱鸺。颜师古曰：“鷖，鸱也。”⑤仁鸟：指鸾凤，凤凰。颜师古曰：“仁鸟，鸾凤也。”⑥增逝：高飞。先谦曰：“增，高也。”⑦蒙：遭受，蒙

受。颜师古曰：“蒙，被也。”⑧间者：近来。⑨阳朔：是西汉时期汉成帝刘骜的第三个年号，共计四年。⑩承顺：遵奉顺从。⑪执正：主持公道。⑫廷尉：官名，秦始置，九卿之一，掌刑狱。⑬大不敬：封建时代重罪之一，谓不敬皇帝。⑭卜：同“蔽”，推断，预料。⑮资质：禀性；质素。⑯面引廷争：同“面折廷争”，谓在朝廷上犯颜直谏，据理力争。⑰擢：举拔；提升。⑱具臣：备位充数之臣。颜师古曰：“具臣，具位之臣无益者也。”⑲矫曲朝：矫，匡正，纠正。曲朝，不正直的朝廷。颜师古曰：“矫，正也。”⑳恶恶：憎恨邪恶。㉑辜：罪，罪过。㉒折：折毁；挫败。㉓直士：正直、耿直之士。㉔结：系；扎缚。

【译文】“臣听说齐桓公时，有以‘九九乘法’求见的人，桓公也没有拒绝他，目的是想以此招来进献大事的人。而今臣所进言不只是‘九九乘法’那样的小事，陛下拒绝我进见已多次了。这就是天下贤才所以不来的原因啊！现在陛下既不采纳天下人的建言，又杀戮他们。须知鸱鹰遭受伤害，鸾凤就会远远飞去；愚笨的人遭到杀戮，有识之士就会远远退避。近来愚民向朝廷上书，大多抵触于不紧要的法规，被送到廷尉处治罪，处死的很多。从改年号为阳朔以来，天下以谈论国事为忌讳，朝廷之上尤其严重，群臣都顺着皇上的意思，没有人主持正义。用什么来证明这种情况呢？可以把天下人所呈上的奏书拿来，挑出陛下认为好的，试送达廷尉处置，廷尉一定会说：‘这不是你等应该说的话，是对皇上莫大的不敬。’以此推断便一概可知了。本来，京兆尹王章禀性忠直，敢于当面引证，当廷争辩，孝元皇帝提拔了他，用以激励那些备位充数之臣，矫正朝廷的不正之风。到了陛下手里，却诛杀了他并连累其妻子儿女。就算憎恶坏人，也不过是杀其自身为止。王章并没有反叛之罪，而殃及全家，这挫伤了正直之士的气节，扎住了敢谏之臣的舌头。群臣都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却无人敢争辩。天下人以进言为禁戒，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啊。”

【原文】隽不疑^①，字曼倩，勃海人也。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②。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③车，建黄旒^④，衣^⑤黄襜褕^⑥，著黄冒^⑦，诣北阙^⑧，自谓为卫太子^⑨。诏使公卿将军杂^⑩识视^⑪。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⑫勒兵阙下^⑬，以备非常^⑭。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发言。不疑后到，叱从吏^⑮使收缚^⑯。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⑰之。”不疑曰：“昔蒯聩^⑱违命出奔，辄拒^⑲而不内，《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⑳。天子与大将军霍光^㉑，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㉒明于大谊^㉓。”由是名声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验治^㉔，竟得^㉕奸诈。

【注释】①隽不疑：生卒年无考，勃海（今河北沧州东南）人，仕于汉武帝、汉昭帝两朝，曾任青州刺史、京兆尹等职。乃一代贤臣、名臣。②威信：威望与信誉。③黄犊：小黄牛。④旒：音照，古代画有龟蛇图像的旗。颜师古曰：“旒，旌旗之属，画龟蛇曰旒。”⑤衣：穿。⑥襜褕：古代一种较长的单衣。有直裾和曲裾二式，为男女通用的非正朝之服，因其宽大而长作襜褕然状，故名。颜师古曰：“襜褕，直裾禪衣。褕音昌瞻反。褕音逾。”⑦黄冒：黄色帽。颜师古曰：“冒所以覆冒其首，即今之下裙冒也。”钱大昕曰：“冒即今帽字。”说文：“小儿蛮夷头衣也”。此传作“冒”，乃通用字，后人又加巾旁。⑧诣北阙：诣，到。北阙，古代宫殿北面的门楼，是臣子等候朝见或上书奏事之处。先谦曰：“未央宫北阙也。上书奏事谒见者皆诣北阙。公车司马在焉。”⑨卫太子：刘据（公元前128年—前91年），卫子夫为汉武帝生下的长子，又称卫太子。年近而立，汉武帝因得子兴奋异常，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三月，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刘据当时七岁。颜师古曰：“戾太子。”戾太子是刘据谥号。⑩杂：共同，一起。颜师古曰：“杂，共也。有素识之者，令视知其是非也。”⑪识视：辨认。⑫右将军：汉代皇帝左右的大臣称大将军、车骑将军、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等。沈钦韩曰：“是时尉王莽为右将军。”⑬勒兵阙下：勒兵，犹陈兵。阙下，官阙之下，借指帝王所居的宫廷。⑭非常：突如其来

的事变。⑮叱从吏：叱，大声命令。从吏，属吏，差役。⑯收缚：犹收系。⑰安：徐缓；推迟。颜师古曰：“安犹徐也。”⑱蒯聩：是卫灵公之子卫庄公。他当太子的时候，曾经想刺杀灵公的夫人南子，失败后出奔晋国，后回卫国，被良夫、孔悝立为卫君。后为晋军所破，被杀。蒯聩的后代子孙以祖上的名字命姓，称蒯姓。颜师古曰：“蒯聩，卫灵公太子。”⑲辄拒：辄，卫辄，是卫蒯聩的儿子。拒，拒不接纳父亲卫蒯聩回国。⑳诏狱：关押钦犯的牢狱。㉑霍光：字子孟，约生于汉武帝元光年间，卒于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是汉昭帝的辅政大臣，执掌汉室最高权力近二十年，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建立了功勋。㉒经术：经，经典。术，方法，手段。㉓大谊：正道，大原则。㉔验治：查验处治。㉕竟得：终于明白。竟，终于，到底。《汉书补注》王文彬曰：“竟，究也。谓穷究。”得，知晓，明白。

【译文】隽不疑，字曼倩，勃海郡人。任京兆尹之职，官民都敬服他的威严与信誉。汉昭帝始元五年，有一个男子驾着一辆黄牛车，打着一面画有龙蛇的黄旗，穿着黄色短衣，戴着黄色帽子，来到未央宫北阙门，自称是卫太子刘据。昭帝诏令公卿、将军等人一同前往看个究竟。长安城中官吏和老百姓围观者数万人。右将军率领兵士到北阙，以防备意外的事故发生。当时丞相、御史和俸禄在二千石的官员来到现场的，呆立着没有人敢发言。隽不疑最后来到，他即责令跟从他的差役，将这个男子捆绑起来。有的人说：“是不是卫太子还没有弄清楚，暂且先稳住他。”隽不疑说：“昔日蒯聩违背王命而出奔，蒯聩的儿子蒯辄嗣位，拒不接纳蒯聩返卫，《春秋》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卫太子得罪先帝，逃亡后即使不死，今天自来京师，他也是个罪人。”于是就把这个男子送交诏狱审问。天子和大将军霍光听到这件事都赞许隽不疑说道：“公卿大臣应当用经术来阐明大义。”隽不疑因此在朝颇有声名，在位的官员都自认为不如他。经过廷尉验证审理，终于弄明白这一男子是个奸伪狡诈之徒。

【原文】疏广^①，字仲翁，东海人也。为太子^②太傅^③，兄子受为少傅^④。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许伯^⑤以为太子幼，白^⑥使其弟中郎将^⑦舜监护^⑧太子家。上以问广，广对曰：“太子国储副君^⑨，师友^⑩必于天下英俊^⑪，不宜独亲外家^⑫。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旧无少傅二字，补之），官属已备，今复使舜护太子家，示陋^⑬，非所以广^⑭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语丞相魏相^⑮，相免冠谢^⑯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广由是见^⑰器重。

【注释】①疏广：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45年，祖籍东海兰陵，其曾祖迁于泰山郡巨平（今山东省泰安市磁窑镇）。疏广从小好学，精于《论语》《春秋》。本始元年初，汉宣帝征其为博士郎、太中大夫。地节三年封为太子太傅。疏广任太傅五年，称病请求还乡。皇上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金五十斤。疏辞官回到家乡萝藤之后，将金遍赠乡里。疏与侄受去世之后，乡人感其散金之惠，在二疏宅旧址筑一座方圆三里的土城，取名为“二疏城”；在其散金处立一碑，名“散金台”，在二疏城内又建二疏祠，祠中雕塑二疏像，世代祭祀不绝。②太子：指刘爽（公元前74年—公元前33年），汉宣帝之子。生于民间，八岁被立为太子。他出生几个月后，其父即位做了皇帝。公元前49年至公元前33年在位。③太傅：辅导太子的官名，西汉时称为太子太傅，三公之一。④少傅：古代官名。“三孤”之一。周代始置，为君国辅弼之官。与少师、少保合称“三孤”。后一般为大官加衔，以示恩宠而无实职。⑤许伯：宣帝时，太子刘爽的外公叫许伯，他的荣誉头衔是特进，爵位是平恩侯。先谦曰：胡注：“伯即广汉，称伯者，盖尊之也。”⑥白：告语，禀报，陈述。⑦中郎将：官名。秦置中郎，至西汉分五官、左、右三中郎署，各置中郎将以统领皇帝的侍卫，属光禄勋。平帝时又置虎贲中郎将，统虎贲郎，位比二千石。后又置羽林中郎将，统羽林军，与虎贲中郎将同级，品秩比二千石，低于诸将军。⑧监护：监察保护。⑨国储副君：国储，太子。副君，太子。宋均元命苞注曰：“储君，副主。”⑩师友：老师和朋友。亦泛指可以请益的人。⑪英俊：才智出众的人。⑫外家：指外戚，母亲和妻子的娘

家。⑬示陋：示天下人以浅陋，将浅陋的见识示于天下人。陋，浅陋，谓见闻狭隘，见识贫乏。颜师古曰：“言独亲外家，示天下以浅陋。”⑭广：扩大。⑮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人也，时居丞相位。⑯谢：惭愧；不安。⑰见：用在动词前面表示被动，相当于被，受到。

【译文】疏广，字仲翁，东海郡人。任太子太傅，他哥哥的儿子疏受为少傅。太子刘爽的外祖父平恩侯许伯认为太子年幼，报告宣帝让他的弟弟中郎将许舜监护太子家。皇上问疏广，疏广回答说：“太子是储君副主，他的师友必须是天下的贤良且才智出众的人，不应该只亲近外戚。并且太子自有太傅和少傅监护，跟从的官员已齐备了，现在又让许舜监护太子家，这是把浅陋的见识，显示给天下人，不是以此向天下人大展太子德行的办法啊！”皇上称赞疏广的建言，并把这些话转告给丞相魏相，魏相卸下帽子惭愧的说：“这种见识不是臣等所能比得上的。”疏广因这件事很被器重。

【原文】于定国^①，字曼倩，东海人也。其父于公^②为郡决曹^③，决狱平。罗文法者^④，于公所决皆不恨。郡中为之生立祠^⑤，名曰“于公祠”。定国少学法于父，为廷尉。其决疑^⑥平法^⑦，务在哀^⑧鰥寡^⑨，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朝廷称之曰：“张释之^⑩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为不冤。”迁御史大夫^⑪。为丞相。始定国父于公，其闾门^⑫坏，父老方^⑬共治^⑭之。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⑮。我治狱^⑯，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子永为御史大夫，封侯传世云。

【注释】①于定国：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40年，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城西南）人。少时随父学法。为狱吏、郡决曹。宣帝时，任廷尉。朝廷称赞，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为不冤。颜师古曰：“言知其冤平，皆无冤枉之虑。”②于公：生

群书治要译注

卒年无考，西汉昭帝至宣帝时郯城县狱吏、东海郡决曹。他精通法律，治狱得当严明。③郡决曹：官职名称，郡的专职司法官吏就叫做“决曹掾”，郡里的狱官副佐，对案件的最后决定权在郡守。④罗文法者：犯法的人。罗通“罹”，遭遇。文法，法制，法规。颜师古注：“罹，遭也。”⑤祠：祠堂，庙。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词也。仲春之月，祠不用牺牲，用圭璧及皮币。⑥决疑：解决疑难问题，判断疑案。⑦平法：犹持法，执法。亦谓执法平正。⑧哀：怜悯；同情。⑨鰥寡：老而无妻曰鰥；老而无夫曰寡。引申指老弱孤苦者。⑩张释之：生卒不详，字季，西汉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东）人。曾事汉文帝、汉景帝二朝，官至廷尉，以执法公正不阿闻名。为廷尉时天下无有冤民。颜师古曰：“言决罪皆当。”⑪御史大夫：官名。秦置。汉因之，为御史台长官，地位仅次于丞相，掌管弹劾纠察及图籍秘书。⑫闾门：指里巷的大门。颜师古曰：“闾门，里门也。”⑬方：副词，将，将要。⑭治：修缮。⑮驷马高盖车：套着四匹马的高盖车。旧时形容有权势的人出行时的阔绰场面，也形容显达富贵。⑯治狱：审理案件。

【译文】于定国，字曼倩，东海郡人。他父亲于公是东海郡判决案件的决曹官，判案很公平。凡遭受到法律制裁的人，对于公所判决的案子都无怨言。郡里为还在世的于公建了立祠堂，名曰“于公祠”。定国少年时跟从父亲学习法律，后来做了掌管司法刑狱的廷尉。他判处疑案公正用法，务求做到哀怜鰥寡，罪证有疑点时从轻处治，更怀详察谨慎之心。朝廷称赞他说：“张释之做廷尉，天下没有受冤枉的人民；于定国做廷尉，人民自认为不受冤枉。”于定国被迁升为御史大夫，后官至丞相。当年，定国父亲于公所住巷子的门坏了，父老们正要一起整修，于公对大家说：“稍微把巷子的门修得高大一些，使其能让驷马高车通过。我办理狱案，从来没有冤枉的，后世子孙必定会有兴旺发达的人。”到于定国做丞相时，儿子于永为御史大夫，几代人都封侯传世。

【原文】薛广德^①，字长卿，沛郡人也，为人温雅^②。及为三公^③，直

言谏争^④。成帝幸甘泉^⑤，郊泰畤^⑥，礼毕，因留射猎。广德上书曰：“窃见^⑦关东^⑧困极，民人流离^⑨。陛下日撞亡秦之钟^⑩，听郑卫之乐^⑪，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⑫劳倦，愿陛下亟^⑬反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上即日还。其秋，上酎祭宗庙^⑭，出便门^⑮，欲御^⑯楼船，广德当乘舆车^⑰，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⑱。”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⑲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⑳矣！”上不悦。先驱^㉑光禄大夫张猛^㉒进曰：“臣闻主圣臣直^㉓。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乃从桥。

【注释】①薛广德：生卒不详，西汉沛郡相（今安徽省濉溪县西北）人，是被汉高祖刘邦封为千户侯的薛鉴的第五代子孙，历史上著名的经学家。曾任博士、谏大夫、谏议大夫、淮阳太守、长信少府等职。后来又继贡禹之后任御史大夫，位及三公。②温雅：温和文雅。③三公：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西汉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为三公，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见《通典·职官一》。④谏争：直言相劝，劝谏，谏诤。争，通“诤”。⑤幸甘泉：幸，亲临。甘泉，指甘泉宫。⑥郊泰畤：郊，郊祀长安南郊。泰畤，古代天子祭天神之处。⑦窃见：私下看到。⑧关东：指函谷关、潼关以东地区。⑨流离：流转离散。形容生活艰难，四处流浪。无处安身。⑩日撞亡秦之钟：每日敲撞着亡秦的钟鼓（意为每天都步秦王朝亡国之路）。⑪郑、卫之乐：孔子说，郑卫之乐是亡国之音，郑卫之乐淫且哀。《史记·乐书》“郑卫之曲动而心淫。”⑫从官：指君王的随从、近臣。⑬亟：急。颜师古曰：“亟，急也。”⑭酎祭宗庙：酎，音宙，反覆多次酿成的醇酒。《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天子饮酎。”郑玄注：“酎之言醇也。谓重酿之酒也。”宗庙，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祖宗的庙宇。⑮便门：颜师古曰：“长安城南面西头第一门。”⑯御：驾驭车马。此处指乘船。⑰舆车：小车。⑱冠：指使人戴上帽子。⑲自刎：自割其颈。即自杀。⑳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颜师古注：“言不以理，终不得立庙也。一曰：以见死伤，犯于斋洁，不得入庙祠也。”刘敞曰：“一说是也。时帝欲入庙。”污，

群书治要译注

弄脏；污染。②先驱：先驰而至。③张猛：生卒不详。颜师古曰：“猛，张骞之孙。”《汉书补注》先谦曰：“猛事详刘向传。”《刘向传》曰：“张猛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恭、显惮之，数赞毁焉。……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后三岁余，……征堪诣行在所，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显干尚书事。”④主圣臣直：君主圣明，臣子忠诚。比喻上行下效。

【译文】薛广德，字长卿，沛郡人。他为人温和文雅。官到三公位置时，却能直言谏诤皇上。成帝驾幸甘泉宫，郊祭天神于泰畤坛，礼仪结束后，趁便留在那里射猎。薛广德上书说：“臣下看到函谷关以东的地方极度贫困，人民颠沛流离，而陛下每日敲撞着亡秦的钟鼓，聆听着郑卫的淫乐，臣的确为此感到伤心。现在士卒天天日晒雨淋，随从官员疲劳困倦，希望陛下赶快回宫，想着和老百姓同忧同乐，则天下大幸。”成帝当天就回到京都。这年秋天，成帝以醇酒去祭奠宗庙，出便门，打算乘楼船去。广德挡住皇帝所乘的车驾，脱帽叩头说：“应该从桥上走。”皇上颁诏说：“大夫戴上帽子。”广德说：“陛下如果不听臣的奉劝，臣将自刎，用鲜血来污溅车轮，陛下就不能入宗庙了。”皇上很不高兴。先驰光禄大夫张猛进谏说：“臣听说君主圣明，臣下就正直。乘船危险，过桥平安，圣明的君主不追从危险，御史大夫的话可以听取。”皇上于是从桥上走过。

【原文】王吉^①，字子阳，琅邪人也。为谏大夫。是时宣帝^②颇修武帝^③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④时。外戚许、史、王氏^⑤贵宠^⑥，而上躬亲政事，任用能吏^⑦。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总万方^⑧，帝王图籍^⑨，日陈于前，惟思世务，将兴太平，诏书每下，民欣然^⑩若更生^⑪。臣伏而思之，可谓至恩，未可谓本务^⑫也。欲治之主不世出^⑬，公卿幸得遭遇其时，言听谏从，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⑭，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其务

在于期会^⑮、簿书^⑯、断狱^⑰听讼^⑱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

【注释】①王吉：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48年，字子阳，西汉时琅琊皋虞（今属温泉镇）人，官至博士谏大夫。少年好学，以孝廉补授若卢县右丞，不久升任云阳县令。汉昭帝时，举贤良充任昌邑王中尉。②宣帝：刘询（公元前91年—公元前49年），本名刘病已，字次卿，即位后改名询，西汉第十位皇帝，公元前74年至公元前49年在位。他是汉武帝刘彻的曾孙，戾太子刘据的孙子，幼年时流落民间，于公元前74年被朝臣迎立为帝。去世后庙号为中宗，谥号孝宣皇帝。③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是汉王朝的第七位天子，汉太祖刘邦的重孙子。④昭帝：刘弗（公元前94年—公元前74年），原名刘弗陵，即位后以难避讳的缘故更名刘弗。⑤许史王氏：许氏指许平君；史氏指史良娣；王氏指邛成太后。班固《汉书·宣帝纪第八》记载：“王妃孝宣皇帝，武帝曾孙，戾太子孙也。太子纳史良娣，生史皇孙。皇孙纳王夫人，生宣帝，号曰皇曾孙。生数月，遭巫蛊事，太子、良娣、皇孙、王夫人皆遇害。”⑥贵宠：显贵而受宠信。⑦能吏：能干的官吏。⑧总万方：总，统领，统率。万方，引申指天下各地，全国各地。⑨图籍：地图和户籍。常以指疆土人民。⑩欣然：喜悦貌。⑪更生：新生，重新获得生命。⑫本务：根本事务。颜师古曰：“言天子如此，虽于百姓为至恩，然未尽政务之本也。”⑬不世出：颜师古曰：“言有时遇之不常值。”《汉书补注》沈钦韩曰：上德篇“欲治之主不世出，可与治之臣不万一。”先谦曰：“官本注作不常。”⑭长策：犹良计。⑮期会：谓在规定的期限内实施政令。多指有关朝廷或官府的财物出入。⑯簿书：官署中的文书簿册。⑰断狱：审理和判决案件。⑱听讼：听理诉讼；审案。

【译文】王吉，字子阳，琅琊郡人，任谏议大夫。这时候宣帝很注重学习武帝时的政事，宫室车辆服饰比昭帝时还盛美。当时外戚许、史、王氏三姓受到贵宠，而宣帝自己亲理政务，任用贤能的官吏。王吉上书议论朝廷得失说：“陛下统领天下，将帝王用的地图和户籍册簿每天陈

放在前，只想着世务，希望能创建太平盛世。诏书每次颁发下去，人民都高兴得犹如重新获得生命。臣低头沉思此事，认为君主的作为称得上是大恩，但这不可以说是皇上的本职工作。一心想使天下大治的君主，不是世代皆有的，公卿幸而遇到一心想图治的时代，君主对臣下言听谏从，然而臣下却未能确立能使万世安定的长远国策，从而把圣明的君主推举到夏、商、周三代君主的高度。其原因是他们只致力于文书簿册、定期例会、审判案件而已，这些都不是太平之世的根基。”

【原文】“臣闻圣王宣德流化^①，必自近始。朝廷不备^②，难以言治；左右不正，难以化远。民者弱而不可胜^③，愚而不可欺也。圣主独行于深宫^④，得则天下称诵之，失则天下咸言^⑤之。行发于近，必见于远，谨选左右，审择所使。左右所以正身^⑥也，所使所以宣德^⑦也。今俗吏所以牧民^⑧者，非有礼义科指^⑨，可世世通行者也，独设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凿^⑩，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诈伪萌生^⑪，刑罚无极^⑫，质朴日销^⑬，恩爱寢^⑭薄。孔子曰^⑮：‘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非空言^⑯也。”

【注释】①宣德流化：宣扬圣德，流布教化。②不备：不完备。③胜：战胜。④深宫：宫禁之中，帝王居住处。⑤咸言：都说。咸，都。⑥正身：端正自身，修身。《荀子·法行》：“君子正身以俟。”⑦宣德：宣扬圣德。⑧牧民：治民。⑨礼义科指：有关礼义的宗旨与条例。礼义，礼法道义。礼，谓人所履；义，谓事之宜。科指，犹准则。⑩穿凿：犹牵强附会。⑪萌生：初生；发生。颜师古曰：“萌生，言其争出，如草木之初生。”⑫无极：无穷尽；无边际。⑬销：先谦曰：“官本销作消。消失，消除，不复存在。”《易泰》：“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⑭寢：逐渐。颜师古曰：“寢，渐也。”⑮孔子曰一句：颜师古曰：“孝经载孔子之言。”⑯空言：谓不切实际的话。

【译文】“臣听说圣王宣扬仁德推行教化，必然要从身边近处开

始。朝廷还不具备德义，难以谈治理好天下；左右的臣子不够端正，难以使教化远播。人民，虽然力量薄弱，但却是不可战胜的；虽然显得愚昧，但却是不可欺侮的。圣主自己行事于深宫之中，事情做对了，天下人就称颂他；事情做错了，天下人都议论他。行为发生在皇上身边，一定会传扬到远方，要谨慎地选择左右之臣，详细地挑拣所派出的使者。慎选左右近臣是为了使君主正身，慎择派出的使者是为了宣扬君主德政。当今一般俗吏用于管理老百姓的办法，并没有可世世代代通行的礼义条文和政治意向，只是设置刑法来掌管其事。其中想治理好百姓的，也不知该从哪里着手，只是以自己的想法穿凿附会，各自选取一种权宜之计解决问题。所以百里范围内风气不同，千里路以内习俗各异，欺骗、诡诈之事萌生，刑罚的使用没有尽头，质朴的风气日见消失，怀念爱戴之情逐渐淡薄，孔子说：‘让君主安宁、治理好人民，没有比礼更好的。’这不是一句空话。”

【原文】“臣愿陛下承天心^①，发大业^②，与^③公卿大臣，延及^④儒生，述旧礼，明王制^⑤，驱^⑥一世之人，跻^⑦之仁寿^⑧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⑨、寿何以不若高宗^⑩？窃见当世趋务^⑪，不合于道者，谨条奏^⑫，唯陛下裁择^⑬焉。”吉意以为，“汉家列侯尚^⑭公主，诸侯则国人承翁主^⑮，娶天子女，则曰尚公主。国人娶诸侯女，曰承翁主也。使男事女，夫诘^⑯于妇，逆阴阳^⑰之位，故多女乱^⑱。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以褒^⑲有德，而别尊卑。今上下僭差^⑳，人人自制，是故贪财趋利^㉑，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㉒，刑措^㉓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㉔，绝恶于未萌^㉕也。”

【注释】①天心：犹天意。《书·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②大业：大功业，大事业。③与：介词，同，跟。④延及：扩展到；延伸到。⑤王制：王朝的制度，王道礼制。孔颖达疏：“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

群书治要译注

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⑥驱：驾馭。⑦跻：升登，达到。⑧仁寿：谓有仁德而长寿。颜师古曰：“以仁抚下，则群生安逸而寿考。”⑨成康：周成王满二十岁的时候，周公把政权交给成王管理。从周成王到他的儿子康王两代，前后约五十多年，是周朝强盛和统一的时期，历史上叫做“成康之治”。⑩高宗：殷王武丁（公元前1324年—公元前1192年），子姓，名昭。商王小乙之子。商朝国君，相传少年时期遵父命行役于外，与平民一同劳作，得以了解民众疾苦和稼穡艰辛。继位后，勤于政事，任用工匠出身的傅说及甘盘、祖己等贤能之人辅政，励精图治，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使商朝成为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及大漠，南逾江、汉流域，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史称“武丁中兴”。在位五十九年而卒，祀为高宗。武丁去世，由子祖庚继位。颜师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国百年。”⑪趋务：趋向，倾向。务，从事，致力于。颜师古曰：“趋读曰趣。趣，向也。”⑫条奏：逐条上奏。⑬裁择：权衡选择。⑭尚：专指娶公主为妻。⑮翁主：汉代诸王之女称“翁主”，犹后世之郡主。⑯讫：折服，屈服。⑰逆阴阳：违反天地自然秩序。指夫妇、男女、天地。⑱女乱：女人乱政。乱，败坏，扰乱。《论语·卫灵公》：“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⑲褒：称赞褒扬。⑳僭差：僭越失度。颜师古曰：“言无节度。”㉑趋利：亦作“趋利”，泛指求利、逐利。㉒致治：使国家在政治上安定清平。㉓刑措：亦作“刑错”或“刑厝”，置刑法而不用。㉔冥冥：不知不觉。颜师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绪。”㉕未萌：指事情发生以前。

【译文】“臣希望陛下顺承天意，兴举大业，同公卿大臣以及儒家学者一起，讲述昔日礼义，阐明王者制度，使全国之人，达到有仁德而又长寿的境界。那样社会风气怎会比不上成康时代呢？寿命又怎会比不上殷高宗（其享国百年）呢？我私下看到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向于不符合治国之道的现象。谨此分条上奏，希望陛下能裁夺选用。”王吉认为：“汉朝列侯娶公主为妻，诸侯国中的贵族娶诸侯之女为妻，使男子事奉女子，丈夫屈从妻子，颠倒了阴阳位置，所以常出现女人干扰

政事。古代衣服车马贵贱有规章，用来褒扬有德之人而使尊卑有所区别。而今上下之间有僭越的错失，人人各自为政，所以贪财谋利，不怕死亡。周朝之所以能达到治世，刑罚搁置不用，其原因就是把邪念制止于未显露之时，把罪恶杜绝于未萌生之时。”

【原文】又言：“舜汤^①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举咎繇^②、伊尹^③，不仁者远^④。今使俗（旧无俗字，补之）吏得任子弟，汉旧仪^⑤（旧无仪字，补之），子弟以父兄任为郎^⑥。率多骄傲，不通古今，至于积功治人，无益于民，此《伐檀》^⑦所为作也。宜明选求贤，除任子之令。外家^⑧及故人，可厚以财，不宜居位^⑨。去角抵^⑩，减乐府^⑪，省尚方^⑫，明视天下以俭。民见俭则归本^⑬，本立而未^⑭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阔^⑮，不甚宠异^⑯也。吉遂谢病^⑰归。

【注释】①舜汤：舜，历来与尧并称为圣王。《史记》说舜名重华，晋代皇甫谧又说字都君。舜又称虞舜。汤，商朝的建立者，又称武汤、武王、天乙、成汤、成唐，甲骨文作唐、太乙，一称高祖乙。②咎繇：亦作“咎陶”，即皋陶，舜之贤臣。咎，通“皋”。李奇曰：“不继世而爵也。言皋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③伊尹：商汤大臣，名伊，一名挚，尹是官名。相传生于伊水，故名。是汤妻陪嫁的奴隶，后助汤伐夏桀，被尊为阿衡。④不仁者远：颜师古曰：“任用贤人，放黜谗佞。”⑤汉旧仪：《汉旧仪》东汉卫宏撰。后人见该书所载多官制，又名之为《汉官旧仪》。该书原本有注，魏晋唐人引《汉仪注》，都是指此书。该书原为四卷，主要记述皇帝起居、官制、名号职掌、中官及太子制度、二十等爵等内容。⑥郎：官名。战国时已有，秦汉时沿置，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员额不定。均属于郎中令（后改为光禄勋）。其职责原为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东汉以尚书台为实际的行政中枢，其分曹任事者为尚书郎，职责范围与过去的郎官不同。后遂以侍郎、郎中、员外郎为各部要职。⑦伐檀：《诗·魏风》篇名。⑧外家：指外戚。⑨居位：居官任职。⑩角抵：我国古代体育

活动项目之一。起源于战国，其称始于秦汉。晋以后亦称“相扑”“争交”，类似现代的摔跤，今相扑也。《汉武故事》曰：“角觝，昔六国时所造。”⑪乐府：古代主管音乐的官署。起于汉代，汉惠帝时已有乐府令。⑫尚方：古代制造帝王所用器物的官署。秦置，属少府。汉末分中、左、右三尚方。唐称“尚署”。元惟置中尚监。明废。⑬归本：谓返回农耕。⑭末：古代指工商业。与为“本”的农业相对。⑮迂阔：不切合实际。颜师古曰：“迂，远也，音于。”⑯宠异：指帝王给以特殊的尊崇或宠爱。⑰谢病：托病引退或谢绝宾客。

【译文】王吉还说：“虞舜、商汤不搞三公九卿的爵位继承制，选拔皋陶、伊尹，而使不仁义的人远离。而现今让一般官吏可以任用子弟（《汉旧仪》记载，子弟推举自家亲戚父兄来作郎官）为自己属从之官，这些人大多骄傲自满，不通古今之事，至于凭父兄积储的功绩来管理人，结果会无益于民，这就像《诗经·伐檀》一诗中所写的情况。应该公开选拔、访求贤人，废止任用子弟的法令。外戚家和亲朋故友，可多给他们些财物，不宜让他们做官。朝廷应停止角抵的游戏，减少乐府官员，减少尚方署制造的御用器玩，以节俭方针明示天下。百姓看到朝廷节俭，就会回归农业，农业发展了，工商之类的末业也会兴旺发达。”王吉的意向如此，成帝认为他的言论不切实际，因此也没有给以特殊的尊崇。王吉于是推说自己有病，回归家乡。

【原文】贡禹^①，字少翁，琅邪人也。元帝初即位，征^②为谏大夫，数虚己^③问以政事。是时年岁不登^④，郡国多困，禹奏言：“古者宫室有制，宫女不过九人，秣^⑤马不过八匹；墙涂而不雕^⑥，木摩而不刻，车舆^⑦器物，皆不文画^⑧；苑不过数十里，与民共之；任贤使能，什一^⑨而税，无他赋敛^⑩繇戍^⑪之役；使民岁^⑫不过三日。故天下家给人足，颂声^⑬作。至高祖、孝文、孝景，循古^⑭节俭，宫女不过十余人，厩^⑮马百余匹。孝文皇帝衣绌^⑯履革^⑰，器无雕文^⑱金银之饰。后世争为奢，转转^⑲

益甚^⑳，臣下亦相放效^㉑，衣服乱于主上，甚非宜，然非自知奢僭^㉒也。”

【注释】①贡禹：公元前127年至公元前44年在世，琅邪（今山东诸城）人，以明经洁行着闻于世。汉元帝时，历任谏大夫，御史大夫。他鉴于朝政腐败，曾多次上书抨击宫廷奢侈，商人兼并农民，要求减徭役。选贤能，罢倡乐，贱商人，放出园陵宫女，使民归农。②征：征召，征聘。多指君召臣。③虚己：使自己谦卑，让自己虚心。颜师古曰：“虚己谓听受其言也。”④不登：歉收。⑤秣：喂养。⑥雕：饰以彩绘、花纹。颜师古曰：“雕，画也。”⑦车舆：亦作“车輿”，车辆，车轿。⑧文画：刺画文字或花纹来装饰。⑨什一：农民向官府缴纳的土地税，约为亩产量的十分之一。古代赋税制度，十分税一，称“什一”。⑩赋敛：田赋，税收。⑪繇戍：遣民到边境戍守，服役。同徭戍，戍边之役，驻守边疆。⑫岁：年，一年为一岁。⑬颂声：歌颂赞美之声。⑭循古：遵循古制。⑮厩：养马房。《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⑯缁：厚实平滑而有光泽的丝织物。颜师古曰：“缁，厚缁，音徒奚反。”⑰履革：履，穿（鞋）。革，加工去毛的兽皮。⑱雕文：饰以彩绘、花纹。⑲转转：渐渐。⑳益甚：更加厉害。益，副词，更加。甚，厉害，严重。㉑放效：模仿，效法。㉒奢僭：谓奢侈逾礼，不合法度。僭，超越本分，犹言过分。

【译文】贡禹，字少翁，琅邪郡人。元帝初即皇帝位，贡禹被征召为谏大夫，元帝多次谦虚地向他询问治国之事。这时候，年头不好，粮食歉收，诸侯郡国大多生活艰难，贡禹上书奏说：“古代宫室有规定，宫女不超过九人，养马不超过八匹；宫墙只粉刷一下而不施以彩绘，栋梁之木只求光洁而不雕刻，车辆轿子和器物都不加装饰、描画；苑囿不过数十里，且和老百姓一同享有；任用贤能之人，按税收的十分之一征税，再没有别的赋敛徭戍的差使；使用百姓服劳役一年不超过三天。所以，天下家给人足，赢来了一片颂扬之声。到了汉高祖、文帝、景帝，遵照古制，实行节俭，宫女不过十余人，厩中养马百余匹。孝文皇帝穿着

粗丝衣服，脚登皮制鞋子，器物上没有雕刻的花纹和金银装饰。后世却争为奢侈，几经转变，愈来愈厉害，臣子们也互相仿效，穿衣混乱到跟君主穿的差不多，这是非常不应该的。然而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这样奢侈已超越了本分。”

【原文】“今大夫僭^①诸侯，诸侯僭天子，天子过天道，其日久矣。承衰^②救乱，矫复^③古化，在于陛下。臣愚以为尽如大古^④难，宜少放^⑤古以自节焉。方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矣，其余尽可减损^⑥，故时齐三服官^⑦，输物不过十笥^⑧，方今齐三服官，一岁费数巨万^⑨。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⑩，官费五千万，河内怀，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工官。工官，主漆器物。东西织室^⑪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臣禹尝从之东宫^⑫，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非当所以赐食臣下也。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计。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

【注释】①僭：超越本分，冒用上者的职权、名义行事。②承衰：承继衰世。③矫复：矫正恢复。颜师古曰：“正曲曰矫。复音方目反。”④大古：即太古。远古，上古。⑤少放：少，稍，略。放，仿效。⑥减损：减少。⑦三服官：官名。专掌宫廷衣着供应。因供应春夏冬三季衣服而得名。颜师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齐地。”⑧笥：盛衣物或饭食等的方形竹器。颜师古曰：“笥，盛衣竹器。”⑨巨万：形容为数极多。⑩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如淳曰：“地理志河内怀、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师古曰：“如说非也。三工官，谓少府之属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东园匠也。上已言蜀汉主金银器，是不入三工之数也。”⑪东西织室：汉代宫中掌管丝帛礼服等织造之机构。织室在未央宫，分设东、西织，织作文绣郊庙之服。先谦曰：“百官表有东织西织令丞，成帝时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⑫东宫：汉代指太后所居之宫。因太后的长乐宫在未央宫东，故称。颜师古曰：“从天子往太后宫。”

【译文】“现在大夫冒用诸侯的职权行事，诸侯冒用天子的名义，

天子超越了天道，这种现象由来久矣。承接衰世、拯救乱世，矫正恢复古代的风气，全在陛下。臣愚昧，认为完全像上古那样是很困难的，但应该稍稍仿效古制来自我节制呀！当前宫室已经修好了，这已是无可奈何的事了，其他的都可以减少或降低标准。过去齐郡制作三类服装的官衙，每年献纳的衣物不超过十竹箱，而当今齐郡制作三类官服的官衙，一年的费用高达数十万；蜀郡、广汉郡主管制金银器皿，一年各用五百万；三个主管制作器物的官衙，公家的花费达五千万。（河内怀郡，蜀郡成都，广汉郡，都有工官。工官负责漆器物品的制作。）掌握皇室织造的两个织室也是如此。厩中之马将近万匹。臣贡禹曾经随圣驾到太后宫，看到赏赐的杯子、桌案等物，全都是彩色刻画、金银装饰的，这些东西是不应用来赐给臣下做为食具的啊！太后宫中的费用也是难以计算。天下老百姓在大灾之年饿死的原因，就在这里。”

【原文】“今民大饥^①而死，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②，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③之。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固当若此乎？天不见邪？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④，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⑤，妄^⑥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凡百九十物，尽瘞藏^⑦之。又皆取后宫女，置于园陵^⑧，大失礼，逆天心^⑨。昭帝晏驾^⑩，先复行之。至孝宣皇帝时，群臣亦随故事^⑪，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及众庶^⑫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⑬，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⑭也。”

【注释】①大饥：亦作“大饥”，大饥荒，严重地饥荒。②粟：粮食的通称。③步作：今俗谓之溜马，亦曰压马。颜师古曰：“日日行步而动作之，以散充溢之气。”④弃天下：皇帝死亡的婉词。⑤礼正：谓礼仪之正道。⑥妄：随便，胡乱。⑦瘞藏：亦作“瘞藏”，隐藏，埋藏。⑧园陵：帝王的墓地。⑨天心：本性，本心。⑩晏驾：车驾晚出。古代称帝王死亡的讳辞。⑪故事：先例，旧日的典章

制度。⑫众庶：百姓。⑬其过自上生：颜师古曰：“自，从也。上谓天子也。”

【译文】“现在老百姓因严重地饥荒而死亡，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可皇宫马房的马仍以粮食饲养，还因其长得过肥而苦恼，这些马力气大而性暴烈，以至于要天天拉出去遛。做帝王的受命与上天，是人民的父母，就本该这样吗？难道上天会看不见吗？武帝时候，还大量征选漂亮姑娘，达到数千人，用以充实后宫。到他死后，昭帝幼弱，霍光专权，他不知道礼仪的正道，随便把大量收集的金钱财物、鸟兽鱼鳖，大概有一百九十多种，全部埋藏到陵墓中，又将后宫所有的宫女，安置在陵园里，这样做很不合乎礼制规定，违背了人的本性。昭帝驾崩，霍光又是这样办。到了孝宣皇帝时，群臣还是按照过去的旧例去做，真是很令人痛惜的事啊！这样做，使天下传承其习俗，及至一般庶民葬埋，都空耗地上之物，而来充实地下。这个错误是从君主开始的，都是由于大臣循旧例的罪过啊！”

【原文】“唯陛下深察古道^①，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②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审察后宫，择其贤者，留二十人，余悉归之。诸陵园女无子者，宜皆遗。厩马可无过数十匹。独舍^③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④，自城西南至鄠^⑤，皆复其田，以与贫民。方今天下饥馑^⑥，可无^⑦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⑧，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当仁不让^⑨，独可以圣心参^⑩诸天地，揆^⑪之往古，不可与臣下议也。臣禹不胜拳拳^⑫，不敢不尽愚心。”天子纳善其忠，乃下诏，令太仆^⑬减食穀马，水衡^⑭减食肉兽，省^⑮宜春下苑^⑯，以与贫民。又罢^⑰角抵诸戏及齐三服官。迁^⑱禹为光禄大夫。

【注释】①古道：古之道。泛指古代的制度、学术、思想、风尚等。②乘舆：古代特指天子和诸侯所乘坐的车子。③独舍：颜师古曰：“舍，置也。独留

置之，其余皆废去。”④囿：古代帝王畜养禽兽以供观赏的园林。汉以后称苑。⑤鄠：汉县名，故治在今陕西省户县北。《汉书·地理志上》：“〔右扶风〕鄠，古国。有扈谷亭。扈，夏启所伐。”⑥饥谨：灾荒，庄稼收成很差或颗粒无收。饥，通“饥”。《史记·货殖列传》：“地孰饶食，无饥谨之患。”⑦无：文中表示否定，相当于“不”。⑧圣人：君主时代对帝王的尊称。《礼记·大传》：“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⑨当仁不让：泛指遇到应该做的事主动去做，绝不推诿。⑩参：领悟；琢磨。⑪揆：度量；揣度。颜师古曰：“揆，度也。”⑫拳拳：诚挚貌。⑬太仆：官名。周官有太仆，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命，为王左驭而前驱。秦汉沿置，为九卿之一，为天子执御，掌舆马畜牧之事。⑭水衡：古官名，水衡都尉、水衡丞的简称。汉武帝元鼎二年所置。掌皇家上林苑，兼管税收、铸钱。《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水衡都尉”。颜师古注引汉应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诸池苑，故称水衡。”⑮省：减少；削减。⑯宜春下苑：即宜春苑。颜师古注：“宜春下苑即今京城东南隅曲江池是。”⑰罢：取消。⑱迁：晋升或调动。

【译文】“希望陛下能深刻体察古代的做法，依从其中节俭的体制，大大减少乘舆和御用器物，应砍掉三分之二；详尽审查后宫，挑出贤慧的宫女留二十人，其余的都放她们回家；各个陵园的妇女没有生孩子的，也都应该予以遣返；厩中之马不要超过几十匹；只留下长安城南苑的农田做为田猎的园囿，从长安城西南到鄠县的上林苑都恢复为农田，用以分给贫民。当今天下出现灾荒，能不大大减少自己的耗费来救灾，以合乎上天的意旨吗？天生圣人（指皇帝），都是为了人民，不是只让他自己欢娱享乐就行了。当仁不让，只可以用圣人的心怀来领悟天地之意，揣度往古之法，不宜和臣下商议。臣贡禹有无尽的恳切之意，不敢不竭尽我的愚心。”皇帝接纳贡禹的建言，并认为他很忠诚，于是就下诏让太仆减少谷物喂养马匹，让水衡官减少食肉的禽兽；缩小宜春下苑，把苑中土地让给贫民，还取消角抵等多种游戏及统一制作三

季服装的管署。升迁贡禹为光禄大夫。

【原文】禹又言：“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①，赏善罚恶，不阿^②亲戚，罪白^③者伏^④其诛，疑者以与民^⑤，无赎罪^⑥之法。故令行禁止^⑦，海内大化，与刑措无异。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纵嗜欲。用度^⑧不足，乃行一切^⑨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⑩穀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⑪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诛^⑫，则择便巧^⑬史书、习于计簿^⑭、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⑮；奸轨^⑯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⑰百姓、以苛暴威服^⑱下者，使居大位^⑲。故无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⑳而善书者尊于朝，諄逆^㉑而勇猛者贵于官。”

【注释】①贪污：古时也做“贪污”。②阿：徇私，偏袒。③白：明白，清楚，明了。颜师古曰：“白，明也。”④伏：通“服”，承受；承当。⑤疑者以与民：颜师古曰：“罪疑从轻也。”《汉书补注》王文彬曰：礼王制：“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又周礼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郑注：“民言杀，杀之；言宽，宽之。此言与民，亦当如礼所云，示天下以大公也。”⑥赎罪：用钱物赎免罪行。⑦令行禁止：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形容法令或纪律严明。⑧用度：费用，开支。⑨一切：权宜，临时。《汉书补注》先谦曰：谓权时之变法也。⑩入：缴纳，献纳。⑪官乱：国家混乱无秩序。《汉书补注》先谦曰：“汉纪‘官’作‘国’。”⑫伏诛：被处死。⑬便巧：指简便巧妙的方法。⑭计簿：指计吏在簿籍上登记户口、赋税等。⑮右职：重要的职位。颜师古曰：“上府谓所属之府。右职，高职也。”⑯奸轨：亦作“奸宄”。指违法作乱的人。先谦曰：“轨，宄之借字。”⑰操切：胁迫，劫持。颜师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音千高反。”⑱威服：以威力慑服。⑲大位：显贵的官位。⑳欺谩：犹欺诳。颜师古曰：“谩，诳也。谩音慢，又音武连反。”㉑諄逆：悖乱忤逆。颜师古曰：“諄，乱

也。音布内反。”

【译文】贡禹再次上书说：“孝文皇帝时，使廉洁之人尊贵，使贪污之人卑贱，奖赏好的惩罚坏的，不偏袒亲戚。罪行明了无误者接受应有的惩罚，罪证有疑点的从轻处理，取消以钱财赎罪之法。所以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国内深受教化，这与刑罚废弃不用没有什么差别。武帝开始君临天下时，尊重贤能，重用人才，扩展地域数千里，自己以为功绩很大、威风传扬，于是就放纵嗜欲。费用不够了，就实行一时权变之法，让犯法的人用钱财赎罪；缴纳谷物可等候补充官位的空缺。因此天下奢侈，国家混乱，百姓贫苦，盗贼纷起，亡命之徒一天天多起来。郡国害怕被处死，就挑选一些善于书写文书、熟习赋税收支、能够欺骗上级官府的人，担任部门正职；作奸犯科多得无法计算，就选用勇猛能胁迫百姓、用苛刻残暴手段使下级害怕、服从的人，让他们担任重要官职。所以没有道义而有钱的人显贵于社会，善于欺骗和编造文书的人尊贵于朝廷；违法悖理但勇猛凶狠的人器重于官场。”

【原文】“故俗皆曰：‘何以^①孝悌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②而仕宦^③。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④而髡钳^⑤者，犹复攘^⑥臂，为政于世，而行虽犬彘^⑦，家富埶^⑧足，目指气使^⑨，是为贤耳。谓居官而致富者为雄桀^⑩，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⑪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今欲兴至治^⑫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臧^⑬者，辄行其诛，无但免官，则争尽力为善，贵孝悌，贱贾人^⑭，进真贤，举实廉，而天下治矣。”

【注释】①何以：为什么。②史书：汉称令史所习之书，即当时通用的隶书。③仕宦：出仕，为官。④黥劓：古代刑罚名。黥，墨刑。劓，割其鼻。⑤髡钳：

群书治要译注

古代刑罚。谓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⑥攘：捋起（袖子）。⑦犬彘：狗和猪。比喻卑劣或卑劣之人。⑧执：同“势”。⑨目指气使：用眼神和气色示意以支使别人。形容态度骄横。颜师古曰：“动目以指物，出气以使人。”⑩雄桀：亦作“雄杰”，指才智出众的人。⑪相守：颜师古曰：“相，诸侯相也。守，郡守也。”⑫至治：指安定昌盛、教化大行的政治局面或时世。⑬臧：贪污受贿或窃取之财。⑭贾人：商人。

【译文】“所以民间都说：‘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呢？财产多了就光荣；为什么要去讲求礼义呢？善于编造史书就可步入仕途；为什么要谨慎处事呢？勇猛就能当官。’所以，即使受过面部刺字，割掉鼻子、剃发钳颈等刑罚的人，还能再次挽起袖子，伸着胳膊从政于当世，而那些品行虽然如猪狗一样卑劣的人，却因家富势强，动目以指物，出气以使人，而被当作贤者。做官而能致富者称作才智出众之人，干坏事而能获利的人被称为壮士。兄长这样劝导弟弟，父亲这样鼓励儿子，社会风气的败坏，竟到了这种地步！考虑其成为这个样子的原因，都是因为犯了法可以赎罪、访求人才得到的不是真正的贤者、诸侯郡守都崇尚财利、该惩处的不惩处所造成的。今日要使良好风气兴起、实现安定昌盛、教化大行的政治局面，迎来天下太平，就应该废除赎罪之法。郡相和郡守选拔人才不属实，以及有通过贪污受贿获取官职的，就立即对其进行惩处，不仅仅是免官。那么，他们就会争相尽力做好事，重视孝悌，鄙贱商人，推荐真正的贤才，推举真实的廉吏，这样天下就可治理好了。

【原文】“孔子，匹夫^①之人耳，以乐道^②正身^③不懈之故，四海之内，天下之君，微^④孔子之言，无所折中^⑤。况乎以汉地之广，陛下之德，处南面^⑥之尊，因^⑦天地之助，其于以变世易俗，调和阴阳，陶冶万物，化正^⑧天下，易于决流抑坠^⑨。坠，物欲坠落也。自成、康以来，几且

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陛下诚深念高祖之苦，醇法^⑩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选贤以自辅；开进^⑪忠正，致诛奸臣，远放谄佞；放出围陵之女，罢倡乐，绝郑声；去甲乙之帐^⑫，退伪薄^⑬之物，修节俭之化；驱天下之民，皆归于农。如此不懈，则三王^⑭可侔^⑮，五帝^⑯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上虽未尽从，嘉其质直之意，而省其半。

【注释】①匹夫：古代指平民中的男子。亦泛指平民百姓。②乐道：喜好圣贤之道。③正身：端正自身，修身。④微：无，没有。颜师古曰：“微亦无也。”⑤折中：亦作“折衷”，取正，用为判断事物的准则。《汉书补注》周寿昌曰：颜音训俱失。史记孔子世家赞“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索隐注，引离骚曰“明五帝以折中”，王叔师云“折中，正也”。是训中为正，知当读本音。衷，中心也，音义同。⑥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帝王诸侯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皆面向南而坐，因用以指居帝王或诸侯、卿大夫之位。《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⑦因：文中指依托，凭借。⑧化正：教化整治。⑨决流抑坠：颜师古曰：“决欲流之水，抑将坠之物，言其便易。”⑩醇法：指效法道德风尚的淳厚质朴。法，文中指仿效，效法。⑪开进：犹起用。⑫甲乙之帐：汉武帝所造帐幕。饰琉璃珠、夜光珠等珍宝者为甲帐，以居神；其次为乙帐，以自居。⑬伪薄：浮华轻巧。⑭三王：指夏、商、周三代之君，夏禹、商汤、周武王。⑮侔：齐等，相当。⑯五帝：上古传说中的五位帝王，说法不一。

【译文】孔子，也不过是个普通百姓，因为喜好圣贤之道、端正自身、从不松懈而成圣贤。所以四海之内，天下的君主，如果没有孔子的言论，就没有标准来判断事情的正误。何况以汉朝地域之广、陛下高尚之德、又居天子之尊位、凭借上天的帮助，这对于按孔子的言行来改变社会风气、调和阴阳、陶冶万物、教化整治天下，容易得像决堤放水、遏制物体坠落一样。从周朝成王、康王以来，几乎将近一千年了，

想治理好天下的君主非常之多，可是太平盛世却不能复兴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抛开法规制度而听凭自己的心意去做，使奢侈畅行而仁义荒废的缘故。陛下如果能深刻领悟高祖建国的困苦险难，仿效道德风尚淳厚质朴的太宗文帝的治国方针，端正自身且率先垂范于下民，选任德才兼备者来辅佐自己，大开忠正者入朝之门，辞退、惩处奸臣，远离、放逐谗佞小人，放出陵园中的妇女，取消歌舞艺妓的乐舞，断绝郑卫淫荡之音，撤除以宝器装饰、供天子闲居的诸多宫帐，退回进献的非礼浮华轻巧之物，修行节俭的风气，促使天下的百姓都回归于农业，像这样坚持不懈，就可以等同于夏商周三代的君王，就可以比得上古时的五帝。敬请陛下留意省察，那么天下将会非常庆幸。”皇帝虽然没有全部听从贡禹的意见，但赞许他朴实正直的心意，对他所批评的奢侈之物减去了一半。

【原文】鲍宣^①，字子都，渤海人也。为谏大夫。以丁傅子弟并进，董贤^②贵幸^③，上书谏曰：“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④，以充塞^⑤朝廷，妨贤^⑥人路，浊乱^⑦天下，奢泰^⑧无度，穷困百姓。是以日蚀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征，陛下所亲见也，今奈何反覆剧^⑨于前乎？朝臣无有大儒骨鲠^⑩、白首^⑪耆艾^⑫、魁垒^⑬之士。魁垒，壮貌。论议^⑭通古今、喟然^⑮动众心、忧国如饥渴者，臣未见也。敦^⑯外亲小童，及幸臣董贤等，在公门省户^⑰下。陛下欲与此共承^⑱天地、安海内，甚难。今俗谓不智者为能，谓智者为不能。昔尧放四罪^⑲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众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赏人反感。请寄^⑳为奸，群小^㉑日进；国家空虚，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吏为残贼^㉒，岁增于前。”

【注释】①鲍宣：公元前30年至公元前3年，在世，字子都。渤海高城（今河北盐山东南）人。哀帝时，为谏大夫。②董贤：公元前22年至公元前1年，在世，

字圣卿，西汉云阳人。董贤是西汉御史董恭之子，是一个美男子。董贤初任太子舍人，汉哀帝即位后改任他职，二年后，哀帝有一天在宫中望见董贤，被其仪貌吸引，拜为黄门郎。后拜为大司马。哀帝崩，王莽掌权后，董贤随即失势，自杀而死。

③贵幸：位尊且受君王宠信。④牵引所私：拉拢私党。牵引，援引，引荐。

⑤充塞：堵塞。颜师古曰：“塞，满也。”⑥妨贤：谓阻碍贤者登进。⑦浊乱：搅扰使之混乱。⑧奢泰：奢侈。⑨覆剧：先谦曰：“胡注‘覆’当作‘复’。剧，增也，甚也。”⑩骨鲠：比喻刚直的人。⑪白首：犹白发，表示年老。⑫耆艾：古称六十岁为耆，五十岁为艾。尊长，师长。此泛指老臣。《庄子·寓言》：“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王先谦集解：“此为长老之言，则称引之。《释诂》：‘耆、艾，长也。’”⑬魁垒：正直磊落之士。颜师古曰：“魁音口贿反。垒音磊。”形容高超特出。颜师古注引服虔曰：“魁垒，壮貌也。”⑭论议：对人或事物的好坏、是非等所表示的意见。亦指思想认识、境界等。⑮喟然：感叹、叹息貌。颜师古曰：“喟然，叹息貌。”⑯敦：偏爱。颜师古曰：“敦谓厚重也。”《汉书补注》先谦曰：汉纪“敦”作“厚”，谓亲厚之。颜注未晰。⑰公门省户：公门，官署，衙门。省户，即禁门，因避汉成帝王皇后父禁之讳，改禁为省。⑱共承：恭敬地承奉。共，通“恭”。颜师古曰：“共读曰恭。”⑲尧放四罪：尧舜时代四个恶名昭彰的部族首领。四罪，谓舜治共工、欢兜、三苗、鲧四凶之罪。颜师古曰：“四罪，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也。”⑳请寄：犹请托。颜师古注：“请寄谓以事私相托也。”㉑群小：众小人。㉒残贼：指凶残暴虐的人。

【译文】鲍宣，字子都，渤海郡人。为汉哀帝谏议大夫。因皇太后丁姓和太皇太后傅姓两族子弟都入朝为官，董贤位尊且受君王宠信。鲍宣上书说：“我私下看到孝成皇帝时，外戚把持大权，人人都引荐其沾亲带故之人来充塞朝廷，妨害了贤人进取之路，使得天下混乱。他们奢侈没有节制，致使百姓穷困潦倒，因此日蚀发生了将近十次，彗星四次出现。这些危亡的征兆，都是陛下所亲眼看到的，现在为何会返

回到以前的状况且比以前更严重呢？现今朝廷没有学问渊博、品性刚直的白发尊长和正直磊落之士；而那些言谈通晓古今、感叹能感动众人之心、忧心国事如饥似渴的人，臣也没有见到啊。皇上所厚爱的外戚中不懂事的孩童、及幸臣董贤等人，都处在朝廷官署的公门之内。陛下想和这些人一起恭奉天地，安定国家，这很难呀！当今一般人都认为不聪慧的人是‘贤能’，聪慧的人是‘不贤能’。从前尧流放了共工、欢兜、三苗、鲧等四个罪人而令天下人钦服，而今陛下任命一个官吏大家却大惑不解；古代惩罚一个人大家尚且佩服，而今赏赐一个人群臣反而疑惑。大家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众多小人一天天被进用；国家空虚，财用不足；老百姓流散逃亡，离开城郭，盗贼四起，官吏也成了凶残暴虐的贼人，这种情况一年比一年厉害。”

【原文】“凡民有七亡^①：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②，更赋租税^③，二亡也；贪吏并公^④，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姓下旧有家字，删之）蚕食^⑤无厌，四亡也；苛吏繇役^⑥，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⑦，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驱杀^⑧，一死也；治狱^⑨深刻^⑩，二死也；冤陷^⑪无辜，三死也；盗贼横发^⑫，四死也；怨讎^⑬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⑭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⑮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⑯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⑰于细民^⑱，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以苟容^⑲曲从^⑳为贤，以拱默尸禄^㉑为智，谓如臣宣等为愚。陛下擢臣岩穴^㉒，诚冀^㉓有益豪毛，岂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门之地哉高门，殿名！”

【注释】①七亡：古谓导致生灵涂炭的七种原因。使百姓无法生活下去。颜师古曰：“亡谓失其作业也。”②重责：严厉的责罚。③更赋租税：更赋，汉代

以纳钱代更役的赋税。男子年二十三至五十六岁,按规定轮番戍边服兵役,称为更。不能行者,得出钱入官,雇役以代。租税,国家征收田赋和各种税款的总称。颜师古曰:“更谓为更卒也,音工行反。”《汉书补注》先谦曰:“税租”官本作“租税”。《韩非子·诡使》:“习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④并:颜师古曰:“并,依也,音步浪反。”《汉书补注》先谦曰:“并与傍同。所谓因縁为奸也。”⑤蚕食:亦作“蚕蚀”,蚕食桑叶。喻逐渐侵占。《史记·秦始皇本纪论》:“自繆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⑥繇役:徭役,古代封建统治阶级强制农民承担的一定数量的无偿劳动。繇,通“徭”。⑦遮列:列队遮拦。颜师古曰:“言闻桴鼓之声以为有盗贼,皆当遮列而追捕。”⑧驱杀:打死。驱,捶击,殴打。颜师古曰:“殴,击也,音一口反。”⑨治狱:审理案件。⑩深刻:严峻苛刻。⑪冤陷:冤枉陷害。⑫横发:犹言突然发生。⑬怨讎:仇敌。⑭时气:时疫。⑮刑措:“刑厝”。置刑法而不用。⑯贪残:贪婪凶残。亦指贪婪凶残的人。⑰恻隐:同情,怜悯。⑱细民:平民。⑲苟容:屈从附和以取容于世。⑳曲从:屈意顺从。㉑拱默尸禄:意谓做官不办事而白得俸禄。拱默,拱手而默然无言,即无所作为。㉒岩穴:山洞。此指隐居之处。㉓冀:希望,盼望。

【译文】“有七种原因会导致普通老百姓失其作业而无法生活下去。阴阳不调和,使气候变异导致水旱成灾,是其一;官府加重租税赋算,是其二;贪官污吏假公济私,榨取人民不止,是其三;豪强大姓,蚕食人民没完没了,是其四;苛刻的官吏滥派徭役,耽误农桑季节,是其五;部落之间常年混战,导致男女都参战,是其六;盗贼抢劫,掠夺百姓财物,是其七。这七种情况还不算厉害,更有七种致死的情况:被酷吏打死,是其一;审理狱案极为苛刻,是其二;冤枉诬陷无罪之人,是其三;盗贼横行于世,是其四;因怨仇而互相残杀,是其五;连年受灾欠收、百姓饥饿,是其六;季节性疾病、瘟疫,是其七。百姓有这七种导致死亡的情况,而享受不到朝廷一点恩德,想指望国家安定,的确很难;百姓有七种情况可能导致死亡而没有一条生路,想指望刑罚搁

置不用，的确很难。这些不是朝廷三公九卿和郡守、诸侯宰相等贪婪残暴成风而导致的吗？群臣庆幸得做高官，享受丰厚的禄俸，哪里还有肯对小民百姓加以恻隐怜惜、辅助陛下传布教化的呢？他们的思想只在营求自己家族之利，使依附自己的人称心如意，都是为了以非法手段谋取私利而已。他们以屈从附和，违心顺从者为贤能之才；以拱手沉默什么事也不干者为明智之人；说像我鲍宣这样的人是愚蠢之辈。陛下选拔臣子于乡野岩穴之中，是真心希望臣子对朝廷哪怕是有微如毫毛的益处，难道只是想让臣子们吃美食、做大官、增加宫殿地面的承重吗？”

【原文】“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①父母，为天牧养^②元元^③，视之当如一，合《尸鸠》^④之诗。今贫民菜食不厌^⑤，衣又穿空^⑥，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⑦。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奈何独私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以大万数，使奴从宾客，浆酒霍肉^⑧，视酒如浆，视肉如霍也。苍头^⑨庐儿^⑩，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汉名奴为苍头，诸给殿中者，所居为庐，苍头侍从，因呼庐儿。及汝昌侯傅商^⑪，无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悦民服，不亦难乎！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⑫见谴；下之，黎庶恨怨。”上以宣名儒，优而纳之。

【注释】①黎庶：黎民。②牧养：治理，统治。③元元：百姓；庶民。④尸鸠：即布谷鸟，仁鸟。传说它哺育群雏能平均如一。比喻君主公平对待臣民。颜师古曰：“尸鸠，曹国风之篇也。其诗云：‘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言尸鸠之鸟养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当然也。尸鸠，拮掬也。拮音居黠反。”⑤不厌：吃不饱。颜师古曰：“厌，饱足也。空，孔也。”⑥穿空：犹穿孔，形容破敞。颜师古注：“空，孔也。”⑦酸鼻：鼻酸。谓痛

心，悲痛欲泣。⑧浆酒霍肉：视酒为水，视肉如霍。形容饮食奢侈。刘德曰：“视酒如浆，视肉如霍也。”颜师古曰：“霍，豆叶也。贫人茹之也。”⑨苍头：指奴仆。⑩庐儿：家奴，仆从。颜师古注引孟康曰：“汉名奴为苍头。诸给殿中者所居为庐，苍头侍从，因呼为庐儿。”⑪汝昌侯傅商：生卒不详，哀帝时傅太后的堂弟侍中，光禄大夫傅商，帝以皇太后从父弟封汝昌侯。⑫皇天：对天及天神的尊称。《书·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译文】“天下，是皇天上苍的天下。陛下对上而言，是上天之子，对下而言，是黎民百姓的父母。既然是替上天来治理老百姓，对待他们就应一视同仁，正如《诗经·尸鸠》一诗所说的一样。当今贫民百姓连野菜都吃不饱，衣服又破烂透孔，父子夫妇，彼此不能相互保全，的确让人鼻子发酸（伤心流泪）。陛下不来救济，那他们将怎样活下去呢？为什么只偏袒、供养外戚和幸臣董贤之人？多次给他们的赏赐数以巨万计，使他们的仆从、门客视酒如淡浆，视肉如豆叶，使官署里的奴仆皆因此而致富。这不是上天的意旨啊！（汉朝命名奴仆为苍头，众多奔走于各殿之中的为侍从，所居住的居室为庐。苍头侍从。因此被呼称为庐儿。）及至汝昌侯傅商，没有功劳而受封，这官爵，不是陛下的官爵，而是天下人的官爵。陛下选赐的不是合适的官位，所封之官不是合适的人选，而希望上天喜悦、百姓敬服，不是很难吗！治理天下的人，应当以天下人的心愿为心愿，不能自己一个人感到快意就行了啊！如果那样，上边皇天会给以谴责，下边老百姓会怨恨。”皇上因为鲍宣是名儒，便优待于他而采纳了他的谏言。

【原文】宣复上书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养黎民；即位以来，父亏明，母震动，子讹言相惊恐。今日蚀于三始，正月一日为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犹朝也。诚可畏惧。小民正月朔日^①，尚恐毁败^②器物，何况于日亏^③乎！”

【注释】①朔日：用以称旧历每月初一。②毁败：毁坏。③日亏：日蚀。

【译文】鲍宣又上书说：“陛下应把上天当作父亲那样事奉；把大地当作母亲那样事奉；把黎民当作子女那样养育。但即位以来，父（喻天）欠缺明亮，母（喻地）发生震动，子女（指民众）因一些谣传而惊恐不安。现在日蚀发生在正月初一（正月一日为一年之始。月之始。日之始。始犹朝也），这的确是很可怕的。老百姓在正月初一这天，尚且害怕损坏日用器物（损之不祥），何况日蚀发生在这天呢！”

【原文】魏相^①，字弱翁，济阴人也，为丞相。宣（旧无宣字，补之）帝与后将军赵充国^②等议，欲因^③匈奴衰弱，出兵击其右地^④，使不敢复扰西域^⑤。相上书谏曰：“臣闻救乱诛暴^⑥，谓之义兵，兵义者王^⑦；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⑧，兵应者胜；争恨^⑨小故，不胜愤怒者，谓之忿兵^⑩，兵忿者败；利^⑪人土地货宝^⑫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⑬国家之大，矜^⑭民人之众，欲见威^⑮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注释】①魏相：公元前125年左右至公元前59年在世，字弱翁，济阴（今山西省荣河县境）人，又言为定陶人，魏无知的五世孙，其父是魏舍，曾为任城太守。先居任城，又迁定陶，后迁济阴平陵。宣帝对他十分倚重，魏相担任相职九年之后，于神爵三年卒于任上，被汉宣帝追谥为“宪侯”，其子魏弘继承他的爵位。颜师古曰：“说者谓相即魏无知之后，盖承浅近之书，为妄深矣。”②赵充国：公元前137年至公元前52年在世，字翁孙，原为陇西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市）人，后移居金城令居（今甘肃永登西），西汉著名的军事家。七十三岁时，主动领兵出征，七十九岁凯旋回京，以如此之年龄，顶风冒寒，坚守边境，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极其罕见的。③因：介词，趁，乘。④右地：西部地区。对“左地”而言。⑤西域：汉以来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总称。⑥诛暴：诛灭

凶暴。⑦王：朝见天子表示臣服，天下归顺。⑧应兵：谓敌兵压境起而应战的军队。⑨争恨：《汉书补注》先谦曰：王念孙云，恨读为很，谓相争斗也，孟子言‘好勇斗很’，是很与争斗同义，故以“争”“很”连文。作“恨”者，借字耳。⑩忿兵：谓不忍小故而愤怒用兵。《汉书补注》曰：“沈钦韩曰：《文子道德篇》：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减，相论本之。”⑪利：贪爱。⑫货宝：财货珍宝。⑬恃：依赖；凭借。⑭矜：自夸；自恃。⑮威：显示的使人畏惧慑服的力量。《老子》：“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译文】魏相，字弱翁，济阴郡人，任丞相。宣帝和后将军赵充国等商议，打算乘匈奴衰弱，出兵袭击其西部地区，使匈奴不敢再侵扰我西部地区。魏相上书劝谏说：“臣听说制止叛乱、讨伐暴君，叫做‘义兵’，用兵坚持正义者可称王；敌人将战争强加于我们，出于不得已而起兵应敌者，叫做‘应兵’，为应敌而出兵者必会胜利；好勇斗狠，因小事积怨，以至愤怒不能忍受者，叫做‘忿兵’，因一时愤怒而出兵者，必会失败；贪图别人土地财宝的，叫做‘贪兵’，因贪婪而出兵者必然破败；倚仗国家强大，自夸人口众多，显示威势想以此使人畏惧慑服者，叫做‘骄兵’，因骄傲自大而出兵者必然灭亡。这五种情况，不仅是人情事理，也是上天的法则。”

【原文】“间^①者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虽争屯田车师^②，不足致意^③中。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边郡困乏^④，父子共犬羊之裘^⑤，食草莱^⑥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以动兵。‘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⑦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⑨；风俗尤薄^⑩，水旱不时^⑪。案^⑫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⑬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⑭之忿于远夷，殆^⑮孔子所谓‘吾恐季孙

之忧^⑮不在颛臾^⑯，而在萧墙^⑰之内’者也。愿陛下与有识者，详议乃可。”上从相言而止。

【注释】①间：近来。②车师：古西域国名。汉宣帝时，分其地为车师前后两部等，后皆属西域都护。车师前部治交河城，后部治务涂谷。汉设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③致意：关注，集中心思。《汉书补注》周寿昌曰：“致、置同。”④困乏：贫困，匮乏。⑤裘：用毛皮制成的御寒衣服。⑥草莱：犹草莽，杂生的草。⑦阴阳：指天地间化生万物的二气。⑧后忧：日后的忧患。⑨实选：根据德行才学选拔。颜师古注：“言不得其人。”⑩薄：指人心、世道、纲纪等衰微。⑪不时：不适时，不合时。⑫案：通“按”，依据，按照。⑬左右：颜师古曰：“左右谓近臣在天子左右者。”⑭纤介：指细小的嫌隙（因猜疑或不满而产生的恶感、仇怨）。⑮殆：大概。⑯季孙之忧：颜师古曰：“论语季氏将伐颛臾，孔子谓冉有、季路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故相引之。颛臾，鲁附庸国。萧墙，屏墙也，解在五行志。”⑰颛臾：古国名，故址在今山东省费县西北。《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杜预注：“颛臾在泰山南武阳县东北。”⑱萧墙：萧，通“肃”，借指内部。颜师古曰：“萧墙，屏墙也，解在五行志。”

【译文】“近来匈奴常有与朝廷亲善的意思。他们俘虏的汉民，总是送回来，没有侵犯边境的事，虽然在车师地方与汉争着屯田，但这不值得使陛下挂怀。现在听说诸位将军打算兴兵攻入匈奴地界，愚臣不知道这样的兵该叫什么兵。当今边境郡县人民生活困难，父亲和儿子共穿用一件皮衣，吃的是灰菜结的子，常常担心不能活下去，实在难以参与军事行动。‘战争之后，必有荒年’，说的就是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愁苦之气，会伤害天地阴阳的和谐啊。出兵即使取胜，仍然会有战后的忧患，恐怕灾害与天时异变，会因此而发生。现在诸侯国相和郡守大多不是经过实际考察而选任的，社会风气衰微浅薄，水旱灾害

不时发生。据今年的统计，子弟杀死父兄、妻子杀死丈夫的事情，就有二百二十二人，我认为这不是小事故啊。现在在皇帝身边的臣子不忧虑这样的情况，却打算发兵报复边远地方微小的怨恨，这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自己内部’的道理吧。希望陛下和有识之士详细地商议一番才好。”皇上听从了魏相的话而停止向匈奴进兵。

【原文】丙吉^①，字少卿，鲁国人也。代魏相为丞相。吉本起狱法^②小吏，及居^③相位，尚宽大，好礼让。尝出，逢清道群斗^④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史^⑤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⑥。吉止驻^⑦，使骑吏^⑧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谓丞相前后失问^⑨。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⑩逐捕，岁竟^⑪丞相课其殿最^⑫，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⑬，未可以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⑭，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⑮调和阴阳，职所当忧，是以问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体^⑯。

【注释】①丙吉：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55年，鲁国（今山东）人。西汉大臣。治律令，本为鲁狱史，累迁廷尉监。武帝末诏治巫蛊郡邸狱。后任大将军霍光长史，建议迎立宣帝。地节三年为太子太傅，迁御史大夫。元康三年封博阳侯。神爵三年任丞相。政尚宽大。五凤三年春天，丙吉病重，死后封为定侯。丙家子孙都世代继承侯位，直到王莽篡汉时才绝。②狱法：刑狱之法。指治罪条例。③及居：待任，等到任。④清道群斗：清除道路时遇上群斗者塞道。李奇曰：“清道时反群斗也。”颜师古曰：“清道谓天子当出，或有斋祠，先令道路清净。”《汉书补注》沈钦韩曰：“丞相出当清道，反有群斗者塞道也。”清道，又净街。清除道路，驱散行人。旧时常于帝王、官员出行时行之。⑤掾史：掾与史的合称，官名，汉衙署分曹办事。曹有掾与史，掾为长而史次之。但亦仅有设史者，如功曹只有功曹史，不另设掾，则史即为一曹之长。汉掾史由主官自行辟

群书治要译注

任。⑥牛喘：牛急促的呼吸。颜师古曰：“喘，急息，音昌充反。”⑦驻：《汉书补注》宋祁曰：“驻”字疑作“骑”。⑧骑吏：出行时随侍左右的骑马的吏员。⑨失问：不恰当的问法。⑩禁备：犹戒备。⑪岁竟：年终。⑫殿最：古代考核政绩或军功，下等称为“殿”，上等称为“最”。《汉书·宣帝纪》：“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痍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颜师古注：“凡言殿最者：殿，后也，课居后也；最，凡要之首也，课居先也。”⑬少阳用事：少阳，《易》“四象”之一。《系辞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邵康节）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乾、兑、离、震为阳，巽、坎、艮、坤为阴，乾、兑为太阳，离、震为少阳，巽、坎为少阴，艮、坤为太阴。”《易》以七为少阳。卦象为上爻为阴爻，下爻为阳爻；春季即为少阳。用事，当令。⑭失节：不合节令。⑮典：指论道经邦。研究治国之道，以经营治理国家。《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⑯大体：重要的义理，有关大局的道理。

【译文】丙吉，字少卿，鲁国人，接替魏相做丞相。丙吉出身于掌管刑狱法规的小官吏，等到任相位后，主张宽大，喜好礼让。丞相曾外出，正好遇到在清道时有群体殴斗者，死者和伤者横摆在路上，丙吉从那里经过而没有过问，其属下的掾史感到奇怪。丙吉继续向前走，碰到有人驾车赶牛，牛喘粗气。丙吉停下来，让骑马的官吏去问赶牛走了多少里路了。掾史说丞相该问的事不问，不该问的事却问。有人因此讥笑丙吉。丙吉说：“民众斗殴，相互杀伤，长安县令、京兆尹应按其职责去防止或追捕，丞相只在年终考核他们的政绩，然后奏明皇上进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自管理小事，是不应在道路上过问的。现在正是春天，时令当属‘少阳’，还不到大热时节，我担心牛行程不远却如暑天一样热得喘粗气，这样的话，就是时令节气失调，恐怕有伤农事。朝廷三公掌管调和阴阳的事，论职责应当予以考虑的，因此要过问这件事。”属下官员们于是很佩服丙吉，认为他是识大局之才。

【原文】京房^①，字君明，东郡人也，以孝廉为郎^②。是时中书令石显^③专权，显友人五鹿充宗^④，为尚书令，与房同经^⑤，论议相非。二人用事，房尝宴见^⑥，问上曰：“幽、厉^⑦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⑧。”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⑨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寤而更求贤，曷^⑩为卒^⑪任不肖，以至于此？”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⑫，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桓公^⑬、秦二世^⑭，亦尝闻此君而非^⑮笑之，然则任竖刁^⑯、赵高^⑰，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⑱之而觉寤乎？”上曰：“唯有道^⑲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顿首^⑳，曰：“《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㉑，以示^㉒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水旱螟虫^㉓，民人饥疫^㉔；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㉕。”

【注释】①京房：公元前77年至公元前37年在世，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字君明，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治今文《易》，学于孟喜门人焦延寿，为西汉今文《易》学中“京氏学”之开创者。汉元帝时立为博士，好讲灾异，屡次上疏，以灾异推论时政之得失。因劾奏石显等专权，出为魏郡太守。不久，又遭石显等举奏以泄密、诽谤政治等罪名，被杀。②郎：官名，战国时已有，秦汉时沿置，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员额无定。均属于郎中令（后改为光禄勋）。其职责原为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③石显：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2年，字君房，济南（今章丘县西）人。西汉元帝时佞臣。④五鹿充宗：氏五鹿，名充宗，卫之五鹿人，五鹿充宗是汉文帝的宠臣，先为尚书令，后来官至少府。汉元帝时，石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友，诸附倚者皆得宠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言其兼官据

群书治要译注

势也。汉成帝即位后，石显失势，五鹿充宗也因此被贬为玄菟太守，牢梁则被免官。⑤同经：同试一经；同治一经。同在一起办公。经，指儒家经典。⑥宴见：在皇帝公余时被召见，有别于朝见。颜师古曰：“以闲宴时而入见天子。”《汉书·汲黯传》：“丞相弘宴见，上或时不冠。至如见黯，不冠不见也。”⑦幽厉：指周幽王、周厉王。⑧巧佞：机巧奸诈，阿谀奉承。⑨不肖：不成材，不正派。⑩曷：代词，表示疑问，相当于“何”“什么”。⑪卒：终于，最后。颜师古曰：“卒，终也。”《孟子·尽心下》：“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⑫觉寤：亦作“觉悟”，睡醒。⑬齐桓公：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643年，名小白，中国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春秋五霸”之首，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3年在位。⑭秦二世：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07年在世，嬴姓，名胡亥，公元前210年至公元前207年在位，也称二世皇帝。⑮非：责备，反对。⑯竖刁：亦作“竖刀”，春秋时齐桓公的宦官寺人貂谄事桓公，颇受宠信。桓公卒，诸公子争立，寺人貂等恃宠争权，杀群吏，立公子无亏，齐国因此发生内乱。管仲临终，对齐桓公曰：“人情莫过爱其身者，竖刁不爱其身，岂能爱君乎？”（自宫取悦桓公）。⑰赵高：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207年，秦二世时丞相，著名宦官（一说并非宦官）。⑱卜：推断，预料。⑲有道：有才艺或有道德。《周礼·春官·大司乐》：“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⑳顿首：磕头，旧时礼节之一，以头叩地即举而不停留。㉑灾异：指自然灾害或某些异常的自然现象。㉒示：把事物摆出来或指出来使人知道。㉓螟虫：螟，亦泛指食禾的虫子。㉔饥疫：饥饿无粮并患疫病。㉕尽备：颜师古曰：“言今皆备有之。”

【译文】京房，字君明，东郡人，因举孝廉而做郎官。当时中书令石显在朝专权。石显的友人五鹿充宗做尚书令，和京房同在一起办公，他们所持的主张、意见不相同，但两人都当权。京房闲暇时入宫去见皇帝，他问皇帝说：“周代的幽王、厉王为什么处境危困？他们所任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元帝说：“君主不英明，所任用的都是些巧言谄媚的佞臣。”京房说：“是明知他们是佞臣而任用呢？还是认为他们是贤臣

而任用呢？”皇上说：“是认为他们是贤臣。”京房说：“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知道他们不是贤者了呢？”皇上说：“从当时国家混乱、君主危困的现实而知道的。”京房说：“如此说来，任用贤者国家必治，任用不贤者国家必乱，这是必然的道理啊。幽王、厉王为什么不觉悟而另外求贤者，又为什么终于任用不贤者，以至到了这种地步？”皇上说：“面临国家混乱的君主都自认为他们的臣子是贤者，假使都能醒悟，天下哪还会有危亡的君主呢？”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听到幽、厉两君而责怪讥笑他们，既然如此，却还是任用竖刁、赵高，使政治一天天混乱，盗贼满山。为什么不以幽、厉的情况来进行推断预测，从而醒悟过来呢？”皇帝说：“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以往事推知未来呀！”京房趁势脱下帽子叩头说：“《春秋》一书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灾异现象，用来昭示万世的君主。而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亏失其明亮，星辰逆时而运行，山体崩裂而泉水涌现，地震发生而岩石陨落，夏天降霜而冬天响雷，春天草木凋谢而秋天却茂盛，水灾、旱灾、虫灾多生，人民遭受饥饿、瘟疫，盗贼不能禁止，受惩罚者遍于街市，凡《春秋》所记载的灾异现象全都发生了。”

【原文】“陛下视今，为治^①耶，乱耶？”上曰：“亦极乱耳，尚^②何道！（旧无上曰至何道九字，补之）”房曰：“今所任用者谁与^③？”上曰：“然幸其愈^④于^⑤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上良久乃曰：“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⑥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与图^⑦事帷幄^⑧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谓石显。上亦知之，谓房曰：“已谕^⑨。”房罢出。后石显、五鹿充宗皆疾^⑩房，欲远之，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⑪。元帝于是以房为魏郡太守。显告房与张博通谋^⑫，非^⑬谤政治，归恶天子，诿误^⑭诸侯王。房博皆弃市^⑮。

【注释】①治：指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与“乱”相对。②尚：副词，犹，还。③与：语气词。表疑问或反诘。颜师古曰：“与读曰欤。”④愈：贤，胜过。《论语·公冶长》：“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愈，犹胜也。”⑤于：介词，比，表示比较。⑥如：颜师古曰：“如，若也。”⑦图：考虑，谋划，计议。⑧帷幄：指天子决策之处或将帅的幕府、军帐。⑨已谕：已明白，领会。颜师古曰：“言已晓此意。”⑩疾：厌恶，憎恨。⑪郡守：郡的长官，主一郡之政事。秦废封建设郡县，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为佐。汉唐因之；宋以后郡改府，知府亦称郡守。⑫通谋：共同策划。⑬非：通“诽”。⑭诖误：贻误，连累。⑮弃市：专指死刑。《礼记·王制》：“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本指受刑罚的人皆在街头示众，民众共同鄙弃之，后以“弃市”专指死刑。

【译文】“陛下看当今是治世呢？还是乱世呢？”皇上说：“已经乱到极点了。还用说嘛！”京房说：“当今所重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呢？”皇上说：“不错。我所任用的人，幸而还比竖刁、赵高之辈强。再说，发生上述灾异的责任，我认为还不在于这些人身上。”京房说：“那些前世的君主也都是这么说的。臣恐怕后人看今天，犹如今天的人看前人一样啊！”皇上停了一会儿才说：“那么今天造成混乱的人到底是谁呢？”京房说：“明主应该自己知道的。”皇上说：“不知道呀，如果知道，为什么还要任用他们？”京房说：“皇上所最信任、并与他谋划大事于帷幄之中，从而左右天下之士进退的人就是呀。”京房所指的人就是石显，皇上心里也明白，就对京房说：“已明白了。”京房说完便出宫了。此后，石显、五鹿充宗都憎恨京房，打算让他远离朝廷，遂建议说，应任用京房为郡守。元帝于是任命京房为魏郡太守。石显又上告京房和张博，二人共同谋划诽谤朝廷政治，把坏事都归罪于天子，并牵累到诸侯王。京房和张博都被处斩而死。

【原文】盖宽饶^①，字次公，魏郡人也。为司隶校尉^②，刺举^③无所回

避。公卿贵戚，及郡国吏，繇使^④至长安，莫敢犯禁^⑤，京师为清。为人刚直高节，志在奉公^⑥。以言事不当意^⑦，而为文法吏所诋挫^⑧。大夫郑昌上书颂^⑨宽饶曰：“臣闻山有猛兽，藜藿^⑩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司隶校尉宽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⑪，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上无许、史之属。许伯，宣帝后父也。史高，宣帝外家也。下无金、张之托^⑫，金日磾，张安世也。职在司察^⑬，直道而行，多仇少与^⑭。上书陈国事，有司^⑮劾以大辟^⑯。臣幸得从大夫之后，官以谏为名，不敢不言。”上不听，遂下宽饶吏。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⑰，众莫不怜之。

【注释】①盖宽饶：公元前105年至公元前53年在世，字次公，西汉魏县德政村人。明经为郡文学，举孝廉为郎，举方正，对策高第，擢升谏大夫，行郎中户将事。②司隶校尉：汉武帝置司隶校尉，领兵一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察大奸猾。后罢其兵，改察三辅、三河、弘农七郡。哀帝时称司隶，东汉复旧称，仍察七郡。③刺举：检举；谓检举奸恶，举荐有功。《史记·田叔列传》：“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利，三河尤甚，臣请先刺举三河。”④繇使：指供力役及为使者。颜师古曰：“繇读与徭同，供徭役及为使者而来者。”⑤犯禁：违反禁令。⑥奉公：奉行公事，不徇私。⑦当意：称意，合意。⑧诋挫：诋毁折挠。颜师古曰：“诋，毁也。挫，折也。”⑨颂：颜师古曰：“颂谓称其美。”⑩藜藿：藜和藿，亦泛指粗劣的饭菜。藜，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嫩叶可吃，茎可以做拐杖。藿，豆叶，嫩时可食。⑪食不求饱：颜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故引之。⑫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应劭曰：“许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磾也。张，张安世也。此四家属无不听。”颜师古曰：“此说非也。许氏、史氏有外属之恩，金氏、张氏自托在于近狎也。”⑬司察：督察。司，通“伺”。⑭多仇少与：多仇，在位官员及贵戚人多跟他结怨。少与，少同盟者，党与。颜师古曰：“仇，怨仇也。与，党与也。”⑮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⑯大辟：古五刑之一，谓杀头的死刑。⑰阙下：官阙之

下。借指帝王所居的宫廷。

【译文】盖宽饶，字次公，魏郡人，任司隶校尉。他弹劾检举从不回避当事人，凡公卿贵戚和郡国官吏派繇使来长安的，没有人敢犯禁令，京都因此清平。他为人刚直不阿，高风亮节，志在奉行公事，不徇私；后因言事不合上意而被执掌法令条文的官吏诋毁折挠。谏大夫郑昌上书称颂宽饶说：“臣听说山中有猛兽，灰菜藿子就没有人去采撷；国家有忠臣，奸邪之人因之就不敢活动。司隶校尉宽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入朝有忧国之心，退身有死节之义，上边没有像许伯、史高那样的外戚做靠山，下边没有像金日磾、张安世那样的重臣托举，他的职责就在于掌管监察，以正直之道行事，仇人多而亲附者少，上书陈述国事，相关部门弹劾并判处死刑。臣幸蒙身列大夫之末位，官职名称是谏议大夫，所以不敢不提出谏议。”宣帝没有采纳郑昌的意见，遂将宽饶送交司法官处理。宽饶用佩刀自刭于北阙下，众人没有不怜惜同情他的。

【原文】诸葛丰^①，字少季，琅邪人也。为司隶校尉，刺举无所避。侍中许章奢淫不奉法度，宾客^②犯事，与章相连^③。丰按劾^④章，欲收^⑤之。章迫窘^⑥，驰车去，得入宫门自归^⑦。于是收丰节^⑧。丰（旧无丰字，补之）上书谢^⑨曰：“臣丰弩怯^⑩，文不足以劝善，武不足以执^⑪邪。陛下拜为司隶校尉^⑫，未有以自效，故常愿捐一旦之命，而断奸臣之首，悬于都市^⑬，编^⑭书其罪，使四方明知为恶之罚，然后却^⑮就斧钺^⑯之诛，诚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尚犹有刎^⑰颈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无伏节^⑱死义之臣，率^⑲尽苟合^⑳取容^㉑，阿党^㉒相为，念私门之利，忘国家之政。邪秽溷浊^㉓之气，上感于天，是以灾变数见^㉔，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㉕也，臣诚耻之无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者，诚为君也。臣窃不胜愤懣^㉖，愿赐清宴^㉗，唯陛下裁幸^㉘。”上不许。

【注释】①诸葛丰：生卒年不详，琅琊诸县（今诸城）人，其故里葛陂（约在今枳沟镇普庆村南）。诸葛丰以刚直著称于世。汉元帝升他为司隶校尉。他执法公允，不畏权贵，百姓很尊重他。元帝嘉奖他的节操，授予他符节，加封为光禄大夫，给予很高的荣耀。②宾客：指贵族的门客、策士等。《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金财物，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畔逆事。”③相连：互相连接，彼此关联。④按劾：考查核验；查验弹劾。⑤收：拘捕。⑥迫窘：窘迫。⑦自归：自行投案；自行归顺。颜师古曰：“归诚乞哀于天子也。”⑧节：符节，古代使臣所持以作凭证。⑨谢：辞却，辞职。⑩弩怯：弩下怯弱。⑪执：拘捕。⑫司隶校尉：旧号‘卧虎’，是汉至魏晋监督京师和地方的监察官。⑬都市：都城中的集市。⑭编：颜师古曰：“编谓联次简牍也。”⑮却：退，使退。颜师古曰：“却，退也。”⑯斧钺：亦作“斧戍”，斧与钺，泛指兵器。亦泛指刑罚、杀戮。⑰刎：颜师古曰：“刎，断也，音吻。”⑱伏节：犹言殉节。指为维护某种事物或追求理想而死。⑲率：一概，都。⑳苟合：附和，迎合。㉑取容：讨好别人以求自己安身。㉒阿党：逢迎上意，徇私枉法；比附于下，结党营私。㉓溷浊：混乱污浊。颜师古曰：“溷亦浊也，音下顿反。”㉔见：“现”的古字，显现，显露。㉕效：证明，验证。㉖愤懣：抑郁烦闷。颜师古曰：“懣音满。”㉗清宴：清闲。㉘裁幸：犹少幸，谓少幸从之。《汉书补注》王念孙曰：“裁犹少也，裁、财通用。”佞幸传“唯陛下哀怜财幸”义同。

【译文】诸葛丰，字少季，琅琊郡人，任司隶校尉，弹劾检举无所回避。侍中许章奢侈淫乱，不遵守法度，他的门客犯了事，与许章有牵连，诸葛丰调查弹劾许章，准备拘捕他。许章见处境窘迫，便驾车离府，得进宫门去向皇上投案自首。皇上于是收回诸葛丰的符节。诸葛丰上书辞职，说：“臣诸葛丰才能低下、性格怯弱，论文才不能够勉励人积极向善，论武力不能够擒拿奸邪之人。陛下封臣为司隶校尉，却未能以自身之长来报效君主。所以常希望能舍弃个人性命，来砍下奸臣的头颅，挂悬于都市；编写出奸臣的罪行录，让四方百姓明确地了解作恶应受到的

处罚，然后退身回去接受杀头的惩处，的确臣也是甘心情愿的。作为平民，还有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现在以四海之大，却没有为节义而赴死的臣子，大都是苟合上意而求得容身，阿谀结党而相互照应之辈；他们只顾念私门的利益，忘却国家政事。邪恶污浊之气撼动上天，因此灾变多次出现，老百姓生活穷困。这是臣下没有尽心竭力地后果啊！臣确实为此觉得羞愧不已。按人之常情，无不想安宁过日子而厌恶危亡。然而忠臣直士，不逃避危害，的确是为了君主呀！臣私下不胜抑郁烦闷，希望能赐臣以清静安闲（指退休）。请陛下裁决。”皇上不允许。

【原文】是后所言益^①不用。丰复上书言：“臣闻伯奇^②孝而弃于亲，子胥^③忠而诛于君，隐公^④慈而杀于弟，叔武^⑤弟而杀于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⑥之材，然犹不能自显，而被刑戮，岂不足以观^⑦哉！使臣杀身以安国，蒙^⑧诛以显君，臣诚愿之。独恐未有云补，而为众邪所排。令谗夫得遂，正直之路壅塞^⑨，忠臣沮心，智士杜口^⑩，此愚臣之所惧也。”

【注释】①益：副词，更加。②伯奇：古代孝子。相传为周宣王时重臣尹吉甫长子。母死，后母欲立其子伯封为太子，乃谮伯奇，吉甫怒，放伯奇于野。伯奇“编水荷而衣之，采苹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自伤无罪而见放逐，乃作琴曲《履霜操》以述怀。吉甫感悟，遂求伯奇，射杀后妻。见《初学记》卷二引汉蔡邕《琴操·履霜操》。③子胥：伍子胥（？—公元前484年），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期楚国人。后来吴国封他于申，因此又叫申胥。④隐公：鲁隐公（公元前722年—公元前712年）名息姑，鲁国第十三代国君。⑤叔武：春秋时期，卫国卫成公的弟弟。《公羊传》曰：“叔武让国奈何。文公逐卫侯而立叔武，叔武立，治反卫侯。卫侯得反，曰：叔武篡我。终杀叔武。”颜师古曰：“叔武，卫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晋之难，出奔陈，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守。其后晋人纳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将沐，闻君至，喜，捉发走出，前驱射而杀之。”

事在左传僖二十八年。”⑥屈平：颜师古曰：“屈平即是屈原也。”公元前340年正月寅日至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在世，字原，通常称为屈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屈原虽忠事楚怀王，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⑦观：鉴戒，借鉴。⑧蒙：颜师古曰：“蒙，被也。”⑨壅塞：阻塞。颜师古曰：“雍读曰壅。”⑩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沮，沮丧，灰心失望。颜师古曰：“沮，坏；杜，塞也。沮音才汝反。”《汉书补注》先谦曰：“沮亦塞意；颜训坏，未安。”

【译文】从此以后对诸葛丰的进言愈加不予采用，而诸葛丰又上书说：“臣听说伯奇是个孝子却被他父亲遗弃；伍子胥是个忠臣却被君主杀害；鲁隐公是个仁慈的人却被他的弟弟杀死；叔武对兄长很恭顺，但被他的哥哥追杀。凭上述四个人的品行、屈原的才学，然而还不能使自己显贵反而遭受杀戮，难道这还不足以警示人吗！让臣杀身来安定国家，受诛来显扬君主，臣的确是愿意这样做的。只是恐怕还没有什么补益，就被一些奸邪之人所排挤。当前，进谗之人得志，正直的言路被堵塞，忠臣心意颓丧，智士闭口不言，这是愚臣所担心忧虑的事啊。”

【原文】刘辅^①，河间人也，为谏大夫。会^②成帝欲立赵婕妤^③为皇后，辅上封事曰：“今乃触情^④纵欲，倾于卑贱之女，欲以母^⑤天下，不畏乎天，不愧于人，惑^⑥莫大焉。里语^⑦曰：‘腐木不可以为柱，卑人不可以为主。’天人之所不与，必有祸而无福，市道^⑧皆共知之，朝臣莫肯一言，臣窃伤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⑨，尸禄^⑩不忠，污辱^⑪谏争之官，不敢不尽死，唯陛下察焉。”书奏，上使侍御史^⑫收缚^⑬辅，系^⑭掖庭^⑮秘狱，群臣莫知其故。

【注释】①刘辅：生卒年不详，河间人，从襄贲县令提升为谏议大夫，敢

群书治要译注

于直言，颇有政声。是光禄勋的专职谏官，其职责是“直言极谏”，匡正君非，谏诤得失。②会：恰巧，适逢。③赵婕妤：指赵飞燕（公元前45年—公元前1年），原名宜主，长安官人，吴县人（今江苏省苏州市）。西汉成帝官人。初学歌舞，以体轻善舞，故称“飞燕”。先为婕妤，许后废，立为后。与其妹昭仪日事蛊惑。成帝死，平帝即位，废为庶人。后自杀。婕妤，同‘婕妤’，古代女官名，是妃嫔的称号，俸禄与列侯同，以婕妤迁为皇后。④触情：触动情欲。⑤母：谓作母亲的仪范。⑥惑：糊涂，令人不解。⑦里语：犹里谚。⑧市道：指市井及道路之人，普通人。颜师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曰市人及行于道路者也。一曰市人及行于道路者也。”先谦曰：“一说是。”⑨拔擢：选拔提升。⑩尸禄：空食俸禄。⑪污辱：玷辱，玷污。⑫侍御史：官名，秦置，汉沿设，在御史大夫之下。受命御史中丞，接受公卿奏事，举劾非法；有时受命执行办案，号为“绣衣直指”。颜师古曰：“汉书旧仪掖庭诏狱令丞宦者为之，主理妇人女官也。”《汉书补注》周寿昌曰：谷永传云“又以掖庭狱大为乱阱，榜笞僇于炮烙，绝灭人命，主为赵、李报德复怨”，今辅正论赵氏击此狱。⑬收缚：犹收系。⑭系：拘囚，拘禁。⑮掖庭：亦作“掖廷”，官中旁舍，妃嫔居住的地方。

【译文】刘辅，是河间人，任谏大夫。时逢成帝打算立赵婕妤（赵飞燕）为皇后，刘辅呈上密奏说：“陛下现在竟动情纵欲，倾心于卑贱出身的女子，想让她来母仪天下，不畏惧上天，不惭愧于人民，再没有比这更糊涂的事了。俗话说：‘腐朽的木头不可用来做柱子，卑贱的人不可以做人主。’上天和人民都不赞许，必然会有祸而无福，这是市人和路人都明白的道理，朝臣们没有人肯说一句话，臣私下感到伤心。我想，自己因为是汉室同宗而被提拔，若白受禄俸而不尽忠，就会辱没身居劝谏的官位，所以不敢不冒死来劝谏，希望陛下明察。”密封之书上奏后，皇上派侍御史将刘辅捆绑收捕，投入掖庭秘密监狱，群臣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文】于是左将军辛庆忌^①、右将军廉褒^②、光禄勋师丹^③、太中大夫谷永^④，俱上书曰：“臣闻明主垂^⑤宽容之听，崇^⑥谏争之官，广开忠直之路，不罪狂狷^⑦之言。然后百僚^⑧在位，竭忠尽谋，不惧后患；朝廷无谄谀之士，元首^⑨无失道^⑩之愆^⑪。窃见谏大夫刘辅，前以县令求见，擢^⑫为谏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诡^⑬切至^⑭当圣心者，故得拔至于此。旬日^⑮之间，收下秘狱。臣等愚以为，辅幸得托公族^⑯之亲，在谏臣之列，新从下土^⑰来，未知朝廷体，独触忌讳，不足深过^⑱。小罪宜隐忍^⑲而已。如有大恶，宜暴^⑳治理官，与众共之^㉑。今天心未豫，豫，悦豫也。灾异屡降，水旱迭^㉒臻^㉓，方当隆宽广问、褒直尽下^㉔之时也。而行惨急^㉕之诛于谏争之臣，震惊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辅不坐^㉖直言，所坐不著^㉗，天下不可户晓。同姓近臣，本以言显，其于治亲养忠之义，诚不宜幽囚^㉘于掖庭狱^㉙。公卿以下，见陛下进用辅亟^㉚，而折伤之暴，人有惧^㉛心，莫敢尽节^㉜正言^㉝，非所以昭有虞之听^㉞、广德美之风也。臣等窃深伤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㉟减死罪。

【注释】①辛庆忌：见前注。②廉褒：生卒不详，襄武人，成帝、哀帝永始四年时为右将军，五年免。汉与羌戎在河西长期战争，人民深受战乱之苦，他以恩义结交羌戎，羌戎感其恩泽，边境得以安宁。班固说：“山东出相，山西出将，汉兴，成纪李广、李蔡，上邦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③师丹：西汉大臣，琅邪郡东武人，字仲公。向匡衡学《诗经》，汉哀帝时，师丹为大司马，被封为高乐侯，后为大司空。主张限制贵族、官僚、富豪宅有奴婢、土地的数目，后来贵族激烈反对。他和傅喜执正义，得罪了傅太后，被朱博弹劾免职。汉平帝时，他再被封为关内侯、义阳侯。元始三年（公元3年），师丹去世，谥号节侯。④谷永：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9年，字子云，西汉长安人，通晓儒家经典，工笔札。建昭中（公元前36年左右）为太常丞、光禄大夫，屡次应诏对策，针对成帝荒淫好色，敢于直言进谏。历任郡太守，升任大司农。他为人清正，严约僚属，体恤民艰，深得百姓好评。⑤垂：施与，赐予。⑥崇：尊崇，推

群书治要译注

重。⑦狂狷：狂妄褊急。书疏中常用作谦辞。颜师古曰：“狷，急也，音绢。”⑧百僚：亦作“百寮”，百官。⑨元首：君主。颜师古曰：“元首谓天子也。”⑩失道：失去准则，违背道义。⑪愆：罪过，过失。⑫擢：提拔。⑬卓诡：高超奇异。颜师古曰：“卓，高远也。诡，异于众也。”⑭切至：犹切当。⑮旬日：十天。亦指较短的时日。⑯公族：诸侯或君王的同族。⑰下土：偏远的地方。⑱过：《汉书补注》先谦曰：过，责也。⑲隐忍：克制忍耐。⑳暴：显露。㉑与众共之：颜师古曰：“令众人知其罪状而罚之。”㉒迭：更迭，轮流。《汉书·律历志上》：“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颜师古注：“迭，互也。”㉓臻：到，达到。㉔尽下：听凭臣下，对臣下放心。谓帝王宽以待下。㉕惨急：严刻峻急。㉖坐：犯罪，判罪。引申指犯有过错。㉗著：明示。颜师古曰：“著，明也。”㉘幽囚：囚禁。㉙掖庭：狱，汉代宫中的秘狱。㉚亟：疾速，与“缓慢”相对。颜师古曰：“亟，急也。”㉛惧：恐惧，害怕。㉜尽节：尽心竭力，保全节操。多指赴义捐生。㉝正言：直言，说实话。㉞虞之听：虞，上古朝代名，舜所建。舜之先封于虞，故城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颜师古曰：“舜有敢谏之鼓，故言有虞之听也。一曰谓达四聪也。”㉟乃：副词，于是，就。

【译文】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廉褒、光禄勋师丹、太中大夫谷永，共同上书说：“臣听说圣明的君主能宽容地听取下边的谏言，尊崇谏诤的官员，广开忠诚正直之路，不怪罪狂妄褊急之人的话。只有这样才能使朝中百官安居其位，竭尽忠诚与智谋，不害怕有后患，朝廷就会没有谄媚阿谀的人，皇帝就不会有不合道义的过失。我们私下看到谏大夫刘辅，以前以县令身分求见，被提升为谏议大夫，这足见他的话必然有高超奇异、切合圣上心意之处，所以才能被提拔到这一职位。在十天之内，就被拘捕投入秘密监狱。臣等愚鲁，认为刘辅有幸能凭借其为皇族的亲属，位居谏臣的行列。他刚从偏远的地方来，还不晓得朝廷的体制规矩，偶尔触犯忌讳，不值得大责他的过失；对其小罪应该克制忍耐一下。如果犯有大恶，那就应该由法官公开治罪，令众人知

其罪而处罚他。现在上天之心尚不愉悦，灾害变异现象不断降临，水旱灾害连连发生，正该是大开言路、广行聘问、褒扬正直、宽以待下的时候，却怎能对谏诤之臣施行严刻峻急的诛杀，让群臣感到震惊，从而失去忠直之心呢？假使刘辅不犯直言之过，所犯之过又不显著，就不能让天下家喻户晓。同姓的近臣，本应以敢言而显扬，这从管理宗亲、培育忠臣的意义上说，也的确不应当将他囚禁在掖庭狱中。公卿以下看到陛下进用刘辅这么快，而挫伤他却这样突然，使人人都害怕，从而没有人敢尽心竭力讲实话。这不是发扬虞舜善于听取进言、光大其美好德行的风气啊！臣等私下对此深感伤悲，请陛下省察。”皇上于是减免了刘辅的死刑。

【原文】郑崇^①，字子游，本高密人也。哀帝擢为尚书仆射^②。数求见谏争^③，上初纳用之。每见曳革履^④，上笑曰：“我识郑尚书履声。”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从弟商^⑤，崇谏曰：“孝成皇帝^⑥封亲舅五侯^⑦，天为赤黄昼昏^⑧，日中有黑气。今祖母从昆弟二人已侯。孔乡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⑨，尚有因缘。今无故欲复封商，坏乱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愿以身命当咎^⑩。”崇因持诏书案^⑪起。持当受诏书案起去。傅太后大怒曰：“何有为天子，乃反为一臣所专制邪^⑫！”上遂下诏，封商为汝昌侯^⑬。崇又以董贤^⑭贵宠过度，数谏，由是重得罪，数以职事见^⑮责，发疾^⑯颈痈^⑰，欲乞骸骨，不敢。尚书令赵昌佞谄^⑱，素^⑲害崇，知其见疏^⑳，因奏崇与宗族通^㉑，疑有奸，请治。上责崇曰：“君门如市^㉒，何以欲禁切^㉓主上？”崇对曰：“臣门如市，臣心如水^㉔。愿得考覆^㉕。”上怒，下崇狱，穷治^㉖，死狱中。

【注释】①郑崇：生卒不详，字子游，西汉末人，本高密大族，世与王家相嫁娶。祖父以訾徙平陵。父宾明法令，为御史，事贡公，名公直。崇少为郡文学史，至丞相大车属。弟立与高武侯傅喜同门学，相友善。喜为大司马，荐崇，哀

群书治要译注

帝擢为尚书仆射。郑崇为人抗直敢言，曾数求见哀帝谏，上初纳用之。为郑玄的七世祖。②仆射：官名，秦始置，汉以后因之。汉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书五人，一人为仆射，位仅次于尚书令，职权渐重。③谏争：谏诤。争，通“诤”。④曳革履：拖着皮靴走路。颜师古曰：“孰曰韦，生曰革。”⑤上欲封祖，母傅太后从弟商：从弟，堂弟。商，指傅商。侍中光禄大夫商，皇太后父同产子，小自保大，恩义最亲。其封商为汝昌侯，为崇祖侯后，更号崇祖侯为汝昌哀侯。〔中华书局本（1962年）《汉书》的断句为：上欲封祖母傅太后从弟商。意为：皇上打算进封祖母傅太后的堂弟傅商。〕⑥孝成皇帝：即汉成帝刘骜。⑦五侯：指同时封侯的五人。汉成帝封其舅王谭平阿侯、王商成都侯、王立红阳侯、王根曲阳侯、王逢时高平侯。见《汉书·元后传》。⑧赤黄昼昏：赤黄，红、黄之间的颜色。昼昏，白昼昏暗。⑨今祖母从昆弟二人已侯孔乡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孔乡侯，即大司马传晏，颜师古曰：“孔乡侯，傅晏也。”《汉书补注》周寿昌曰：喜为大司马，故曰以三公封。高武侯：即卫将军傅喜，傅喜字稚游，河内温人也，汉哀帝（公元前25年至公元前1年）祖母定陶傅太后从父之弟。傅喜是傅氏外戚集团在朝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颜师古曰：“高武侯，傅喜也。”〔中华书局本（1962年）《汉书》的断句为：今祖母从昆弟二人已侯。孔乡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⑩当咎：当，阻挡。咎，罪过，过失。⑪书案：公文案卷。李奇曰：“持当受诏书案起也。”颜师古曰：“李说非也。案者，即写诏之文。”《汉书补注》沈钦韩曰：广雅：“案谓之。”考工记玉人之事，“案十有二寸”注：“案，玉饰案也。”礼器注：“禁如今方案，隋长局足，高三寸。”此诏书案者，承受诏书之案。吴志：“孙权拔佩刀斫前奏案”。古者进食、奏书俱别设案，李说是也。先谦曰：通鉴胡注，更始时，常侍奏事，韩夫人起，抵破书案，则案非文案之案也。本文魏注云：“持当受诏书案起去。”⑫邪：语气助词，表疑问。《庄子·至乐》：“夫子有忧色，何邪？”⑬封商为汝昌侯：《汉书补注》钱大昕曰：“哀纪建平四年二月，封帝太太后从弟侍中传商为汝昌侯。六月，尊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此诏称皇太太后，史家追改。”⑭董贤：公元前22年至公元前1年，字圣卿，西汉云阳人。董贤是西汉御史董恭之子，是俊男子。董贤初任太子舍人，

汉哀帝即位后改任他职，二年后，哀帝有一天在宫中望见董贤，被他的仪貌吸引，拜为黄门郎。后拜为大司马。哀帝崩，王莽掌权后，董贤随即失势，自杀而死。⑮见：用在动词前面表示被动。相当于被，受到。⑯发疾：犹发病。⑰痈：音庸。肿疡。一种皮肤和皮下组织化脓性的炎症，多发于颈、背，常伴有寒热等全身症状，严重者可并发败血症。⑱佞谄：佞，用花言巧语谄媚人。意为谄媚奉承。⑲素：平素，向来，旧时。⑳疏：疏远，不亲近。㉑通：串通，勾结。㉒如市：颜师古曰：言请求者多，交通宾客。㉓禁切：挟持，制约。㉔心如水：内心清静如水。颜师古曰：言至清也。㉕考覆：考查审察。㉖穷治：彻底查办。

【译文】郑崇，字子游，本来是高密人。哀帝提升他为尚书仆射，他多次请求拜见（皇上）来进谏诤之言，皇上最初大都接纳采用。每每看到他拖着皮靴走路，皇上笑着说：“我能听出郑尚书脚步声。”过了很长时间，皇上打算进封祖母傅太后的堂弟傅商。郑崇进谏说：“孝成帝封五位亲舅侯爵，天空出现赤黄颜色，白天昏暗，太阳中有一股黑气。现在，祖母堂兄弟中已有两人封了侯。孔乡侯是皇后的父亲，高武侯是因三公之位封侯，这还有依据。现在无缘无故又要封傅商，这是毁坏、搞乱制度，悖逆天心、人心，不是给傅氏带来福祉啊！臣情愿拿身家性命阻止这一错误决定。”郑崇遂扶着用于起草诏书的桌案站起身就走开了。傅太后大怒说：“哪里有做天子的，反而被一个臣子独断专行而被制约的事呢？”皇上于是下诏，封傅商为汝昌侯。郑崇又因董贤受贵宠过度，多次进谏，因此大为得罪皇帝，数次因职务所关的事情被谴责，致使郑崇发病，颈部长了疮，想请求辞官还乡，又不敢。尚书令赵昌为人谄媚奉承，平日常想陷害郑崇，现在得知郑崇被皇上疏远了，因此奏报说郑崇与其宗族来往频繁，有叛逆嫌疑，请求皇上治罪。皇上斥责郑崇说：“你自己门庭若市，为什么想制约君主呢？”郑崇回答说：“臣门庭若市，但臣内心清静如水。希望得以查核。”皇上发怒，将郑崇下狱，穷追不饶。郑崇最终死在狱中。

【原文】荀悦^①纪^②论曰：“夫臣下之所以难言者何也？言出乎口，则咎悔^③及之矣。故举过扬非^④，则刺^⑤上之讥^⑥。言而当，则耻^⑦其胜己也；言而不当，则贱其愚也。先己而同，则恶其夺己之明也；后己而同，则以为顺从也。违下从上，则以为谄谀也。违上从下，则以为雷同^⑧也。与众言，则以为顺负^⑨也。违众独言，则以为专美^⑩也。言而浅露^⑪，则简而薄之；深妙弘远^⑫，则不知而非之。特见^⑬独知^⑭，则众其盖之，虽是而不见称；与众同智，则以为附随^⑮也，虽得之，不以为功。据事尽理，则以为专必；谦让不争，则以为易穷^⑯。言而不尽，则以为怀隐^⑰进说；竭情^⑱，则谓之不知量^⑲。言而不效，则受其怨责^⑳；言而事效，则以为固当也。或利于上，不利于下；或便于右^㉑，不便于左^㉒；或合于前，而忤于后。夫能应事^㉓当理^㉔，决疑^㉕定功^㉖，发情起意^㉗，值所欲闻，不害上下，无妨于时，言立而策成，始无咎悔，若此之比，百不一遇，又智之所见，万不一及也。且犯颜冒死，下之所难言也；拂旨忤情^㉘，上之所难闻也。以难言之臣，忤难闻之主，以万不一及之智，求百不一遇之时，此下情所以常不通也。非唯君臣而已，凡言亦皆如之，是乃仲尼所以发愤嗟叹^㉙，称‘予（予原作吾）。欲无言’者也。”

【注释】①荀悦：公元148年至公元209年，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东汉史学家、政论家。荀淑之孙，荀俭之子。父亲早卒。幼时聪慧好学，因家贫无书，每到人家，遇书即读，过目成诵。十二岁时，能说《春秋》，尤好著述。②纪：指荀悦所著的《汉纪》。③咎悔：灾祸，灾患。④扬非：意为宣扬过失。扬，显扬；传播。⑤刺：谓指责、揭发。⑥讥：劝谏。⑦耻：侮辱；羞辱。⑧雷同：随声附和。⑨顺负：顺应依恃。顺，顺应，依顺。⑩专美：独享美名。⑪浅露：浅显，缺乏深度。⑫弘远：广大深远。⑬特见：独特的见解。⑭独知：知人所不知，仅一人知。⑮附随：附属，从属。⑯易穷：轻视理屈。易，轻视。穷，理屈，辞屈。⑰怀隐：谓知而不言，言而不尽。⑱竭情：尽心。⑲不知量：犹不自量，过高的估计自己。⑳怨责：埋怨责怪。㉑右：古代崇右，故以右为上，为贵，为高。《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史记》

记载,《汉文帝纪》有“右贤左戚”句,韦昭注“右犹高,左犹下也。”②左:下,卑。③应事:处理世务;应付人事。④当理:合理。⑤决疑:解决疑难问题,判断疑案。⑥定功:建立功业。⑦起意:萌发意念,动念头。⑧拂旨忤情:违背上旨,违逆心意。⑨嗟叹:吟叹,叹息。

【译文】〔荀悦的《汉纪》评论说:臣下之所以难以言说,是为什么呢?言语说出口,灾祸就来到了。所以对君上检举过失,传扬错误,就会被认为是指责讽刺君上的劝谏。言语得当,君主会因臣下超过自己而感到耻辱;言语不得当,君主会轻贱他为下愚。若先于君主说出相同的想法,君主就会憎恨他比自己聪明;后于自己说出相同的看法,就会认为只是顺从而已。违背下面而顺从上面,就会被认为是谄媚阿谀;违逆上面而顺从下面,就会被认为是不辩是非、随声附和。与大众共言,就会被认为是顺应依恃大众。离开大众而独自进言,就会被认为是独享美名。言语浅显,会因简易而被轻视;若所说深奥微妙,广大深远,就会因无知而被反对。独特的见解仅一人知道,那么大众就会共同遮盖他,即使所言正确也不被称誉;若和众人谋略智慧相等,就会被认为是附属追从他人,即使所说的话得到采用,也不会被认为有功。根据事实,合乎道理,就会被认为是专一不易;倘若谦虚退让,不与人争,就会被轻视理屈辞穷。言说而不完全,就会被认为是知而不言,言而不尽。若向君主尽心竭力地述说,就会被认为是不自量力。所言的事应验效果不明显,就会受君主的埋怨责怪;若所言的事应验有实效,则会被认为本来就当如此。所说的话或有利于君上而不利于臣下,或有利于右职尊位者,而不利于左职卑位者,或符合于前辈年长者,而违逆于后生晚辈者。但凡能够处理世务而又合理解决疑难问题,建立功业,起心动念皆为肺腑之言,又遇到想听忠言的君主,所进之言又不伤害君臣上下,对时势也没有妨害,进言得以确立,策略得以成就,自开始就没有受到灾祸,像这样的例子,一百个人当中也遇不到一个,再加上有智慧的远见者,一万人当中也找不出一个能达到的。况且触犯君主的面子是要冒着杀头的危险的,这是臣下难以进言的原因;而忠言往往总是违背君主的命令,违逆君主的心意,这也是君主难以听得进去的原因。用难以进言的臣子,违逆难以听进规劝的君主,凭借一万人当

群书治要译注

中没有一人能达到的智慧，希求一百人中也并没有一人遇到的时机，这就是下臣的心意常常不能与上通达的原因。不只是君臣之间是这样，凡是言说都是如此，这就是孔子之所以感慨万千，觉得自己也将无话可说（我不想再说什么）的原因了。]

【原文】萧望之^①，字长倩，东海人也，为谏大夫。出为平原太守^②，上疏曰：“陛下哀愍^③百姓，恐德化^④之不究^⑤，悉出谏官，以补郡吏，所谓忧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无争臣^⑥，则不知过；国无达士^⑦，则不闻善。愿陛下选明经术^⑧、温故知新、通于几微^⑨谋虑之士，以为内臣^⑩，与参政事。诸侯闻之，则知国家纳谏^⑪忧政，无有阙遗^⑫。若此不怠，成康^⑬之道，其庶几^⑭矣！外郡不治，岂足忧哉？”书闻，征入守少府^⑮，为御史大夫^⑯。

【注释】①萧望之：出生于约公元前114年，卒于公元前47年，字长倩，萧望之后人疑为萧何的六世孙，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兰陵镇）人，徙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萧望之是西汉宣帝、元帝倚重的大臣，又是著名的经学家。萧望之主治《齐诗》，兼学诸经，是汉代《鲁论语》的知名传人，自此兰陵萧氏是山东大族，历数百年而不衰。②太守：官名，秦置郡守，汉景帝时改名太守，为一郡最高的行政长官。③愍：同“悯”，古代谥号用字，哀伤，怜念。后多作“悯”。④德化：犹德教。⑤究：颜师古曰：“究，竟也，谓周遍于天下。”⑥争臣：能直言诤谏的大臣。争，通“诤”。⑦达士：见识高超、不同于流俗的人。颜师古曰：“达士谓达于政事也。”⑧明经术：明，通晓。经术，犹经学。⑨几微：犹预兆；隐微。⑩内臣：宫廷的近臣。⑪纳谏：接受规劝。多指君主接受臣下进谏。⑫阙遗：缺少，遗漏。⑬成康：周成王，周康王。颜师古曰：“周成康二王致太平也。”⑭庶几：差不多。⑮守少府：守，治理，管理。少府，县尉的别称。⑯御史大夫：官名。秦置。汉因之，为御史台长官，地位仅次于丞相，掌管弹劾纠察及图籍秘书。与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合称三公。

【译文】萧望之，字长倩，东海郡人，在朝为谏大夫，后出任为平原郡太守时，上疏说：“陛下怜悯同情老百姓，唯恐道德教化不能周遍天下，把在朝的谏官，全下放到地方，用以补充郡县的官吏，这是担忧小事而忘却了根本的职责啊。假使朝廷没有谏诤之臣，那么君王就不了解自己的过失；国家没有通达世理之士，君王就听不到善言。希望陛下选用通晓经术、能温故而知新、通晓事物隐微之理、多谋善思之士来做宫廷的近臣，跟他们商议政事。诸侯王听到任用这样的人，就能知道皇上听纳谏言、忧虑国政、事无缺漏。能如此做且不松懈，那么和周成王、周康王的治国之道相比，也就差不多了。至于地方郡县还没有治理好，难道值得担忧吗？”皇上看到奏书后，征召萧望之入朝掌管少府，任御史大夫。

【原文】五凤^①中，匈奴大乱，议者多曰，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②，举兵灭之。诏问望之，对曰：“春秋晋士丐^③帅师侵齐，闻齐侯卒而还，君子大^④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谊^⑤足以动诸侯。前单于慕化^⑥乡善^⑦，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⑧，夷狄^⑨莫不闻。不幸为贼臣所杀，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⑩也，彼必奔走远遯^⑪。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⑫，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⑬闻之，咸贵^⑭中国之仁义，必称臣^⑮服从，此德之盛也。”上从其议。宣帝寝疾^⑯，选大臣可属^⑰者，引外属^⑱侍中^⑲史高^⑳、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㉑，至禁中^㉒，拜高为车骑将军^㉓、望之为前将军^㉔、堪为光禄大夫^㉕，皆受遗诏^㉖辅政。孝元皇帝^㉗即位，望之堪本以师傅见尊重，数宴见^㉘，言治乱^㉙，陈王事。望之选白^㉚宗室^㉛明经达学^㉜刘更生^㉝与金敞，并拾遗^㉞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多所匡正^㉟。

【注释】①五凤：指公元前57年至公元前54年，是汉宣帝的第五个年号。汉朝使用五凤这个年号一共四年。②坏乱：混乱。③士丐：生年不详，卒于公

元前548年，祁姓，范氏，名丐，其名范丐。因范氏为士氏旁支，故又称士丐。春秋时期晋国人，史称范宣子。其祖父士会曾在晋成公时任上军将，晋景公时任中军将，执掌国政。其父士燮（范文子）历任上军佐、上军将、中军佐。一女嫁栾廪，生栾盈；一子士鞅（范鞅），即范献子。颜师古曰：“士丐，晋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传襄十九年，齐侯环卒，‘晋士丐帅师侵齐，至穀，闻齐侯卒，乃还。还者何？善辞也，大其不伐丧也。’”④大：赞美，称扬。《公羊传·襄公十九年》：“还者何？善辞也。何善尔？大其不伐丧也。”⑤谊：同“义”，谓符合正义或道德规范，亦指按照正义或道德规范的要求。《论语·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⑥慕化：向慕归化。⑦乡善：向往与汉仁善。⑧欣然：喜悦貌。⑨夷狄：古称东方部族为夷，北方部族为狄。常用以泛称除华夏族以外的各族。《论语·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⑩幸灾：因别人遭灾而高兴。⑪远遁：遁同“遁”，潜逃。远遁，逃往远处。《汉书·韦玄成传》：“单于孤特，远遁于幕北。”⑫吊问：吊祭死者，慰问其家属。⑬四夷：古代华夏族对四方少数民族的统称，含有轻蔑之意。⑭贵：尊重，敬重。⑮称臣：犹臣服。⑯寝疾：卧病。⑰属：委托，嘱咐。⑱外属：外家亲属。⑲侍中：古代职官名，秦始置，两汉沿置，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与闻朝政，逐渐变为亲信贵重之职。《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侍中、左右曹诸史、散骑、中常侍，皆加官……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⑳史高：生卒不详，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宣帝祖母史良娣兄长史华的长子，刘病己的表叔），汉宣帝为报恩德，就将史恭的三个儿子都予加封：长子史高为乐陵侯，次子史曾为蒋陵侯，三子史元为平台侯。汉宣帝临终前拜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是宣帝给元帝安排的辅政大臣之一。㉑少傅周堪：生卒不详，太子少傅。为辅导太子之官。位次于太傅。汉宣帝临终前拜为诸吏光禄大夫。㉒禁中：指帝王所居宫内。㉓车骑将军：汉制，仅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金印紫绶，地位相当于上卿，或比三公。典京师兵卫，掌官卫。第二品，是战车部队的统帅。㉔前将军：古代军衔，始于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沿置。位在大将军、骠骑将军之下。㉕光禄大夫：战国时代置中大夫，汉武帝时始改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掌顾问应对。隶于光

禄勋。光禄大夫为从二品，紫金光禄大夫为正三品，银青光禄大夫为从三品。元、明升为从一品，清代升为正一品。②⑥遗诏：皇帝临终时所发的诏书。②⑦孝元皇帝：即汉元帝刘奭。②⑧宴见：在皇帝公余时被召见，有别于朝见。②⑨治乱：谓治理混乱的局面，使国家安定、太平。③⑩白：禀报，陈述。③⑪宗室：帝王的宗族，犹言皇族。③⑫达学：通晓各种学问。③⑬刘更生：约公元前77年出生，卒于公元前6年，楚王刘交四世孙，汉成帝时改名刘向，字子政，沛县（今属江苏）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是著名战国史书《战国策》编辑者。宣帝时，为谏大夫。③⑭拾遗：补正别人的缺点过失。③⑮匡正：纠正，改正。

【译文】宣帝五凤年间，匈奴骚乱，朝议者多认为匈奴为害时间很久，现在可趁其混乱举兵讨伐，皇帝征求萧望之的意见，萧望之说：“春秋时晋国士丐率师进攻齐国，听说齐侯环死了，便率师返回。君子称赞他不讨伐有国丧的国家，认为这样做的恩惠足以使孝子钦服，道义足以使诸侯感动。此前匈奴单于仰慕汉朝教化而向往与汉亲善，派使者前来请求和亲，海内欢欣，夷狄之国没有不知道的。不幸单于被贼臣杀害。若此时讨伐匈奴，那是乘人危乱而幸灾乐祸，他们必然会逃奔到远方去。不因正义而兴兵，恐怕劳而无功。应该派出使者前往吊唁慰问，协助其微弱的王室，救助其发生的灾难。四周边境的少数民族听到汉朝这样做，都会敬重中国的仁义行为，必然会臣服顺从。这是最大的德行啊。”皇上听从了萧望之的意见。后来宣帝卧病不起，选择可以托咐后事的大臣，召引外亲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到宫中，拜史高为车骑将军、望之为前将军、周堪为光禄大夫，都接受遗诏辅佐朝政。孝元皇帝即位，萧望之、周堪本来都因做过老师而被尊重，在皇帝公余时多次被召见，谈论国家治乱得失，陈述治国之道。萧望之选荐了皇族中通晓经术、通达各种学问的刘更生和金敞在元帝身边任职，随时补正其缺点过失。这四个人同心共议，对皇上的过错多有纠正。

【原文】中书令^①弘恭^②、石显^③久典^④枢机^⑤，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⑥，论议常（旧无常字，补之）持故事^⑦，不从望之等。望之以为中书^⑧政本^⑨，宜以贤明之选，自武帝游宴^⑩后庭^⑪，故用宦者，非国旧制，又违古不近刑人^⑫之义，白欲更置^⑬士人，由是大与高、恭、显忤^⑭。恭、显令郑朋、华龙^⑮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侯望之出休日^⑯，令朋、龙上之。事下弘恭。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⑰相称举^⑱，数谮大臣，毁离^⑲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召致^⑳廷尉^㉑。”时上初即位，不省^㉒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㉓。”上大惊，责恭、显，皆叩头谢^㉔。上曰：“令出视事^㉕。”恭、显因使高言：“上新即位，而先验师傅，即下狱，宜因决免。”于是望之、堪、更生皆免为庶人。

【注释】①中书令：官名，汉武帝时以宦官担任中书，称中书令，置令与仆射为其长，掌传宣诏命等。中书令、尚书令在西汉并置，与谒庭令、内者令等宦官多是由士人担当。②弘恭：生卒不详，西汉沛（郡治今安徽濉溪县）人，青年时被处腐刑，为中黄门，不久选为中尚书。宣帝为加强皇权，任用宦官曲掌机要，他被任为中书令。明习法令，善为奏请，长期在内朝专政，凡不附己者，加以排挤打击，以至丞相、御史大夫都阿附敬容。元帝时病死。③石显：字君房，济南人。少年时因为犯罪而被处于宫刑（班固亦说他有妻子），收入宫中当了太监。④典：掌管，主持，任职。⑤枢机：指朝廷的重要职位或机构。⑥表里：谓呼应，补充。⑦故事：旧事，旧业。⑧中书：官名，中书令的省称。汉设中书令，掌传宣诏令，以宦者为之，后多任用名望之士。⑨政本：为政的根本。⑩游宴：亦作“游燕”或“游讌”，游乐宴饮。⑪后庭：犹后官。⑫刑人：特指宦官。颜师古曰：礼曰“刑人不在君侧”也。《礼记·王制》：“刑人于市，与众弃之。”⑬更置：重新设立。⑭忤：违逆，触犯。颜师古曰：“忤谓相违逆也。”⑮郑朋、华龙：此二人生卒不详，弘恭、石显找来这两个因不受萧望之、周堪任用而对他们心怀怨恨的人，指使他们诬告萧望之等阴谋策划罢免车骑将军史高。⑯休

日：休沐(休息洗沐，犹休假)日，假日。《汉书补注》先谦曰：汉制，自三署郎以上入直禁中者，十日一出休沐。⑰朋党：指同类的人以恶相济而结成的集团。后指因政见不同而形成的相互倾轧的宗派。⑱称举：称誉举荐。⑲毁离：毁谤离间。⑳召致：使之至，唤来。㉑廷尉：官名，秦始置，九卿之一，掌刑狱。㉒省：知晓，懂得。㉓系狱：囚禁于牢狱。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㉔谢：道歉，认错。㉕视事：就职治事。多指政事言。

【译文】中书令弘恭、石显长期掌管朝廷重要机构，与车骑将军史高内外呼应，议论朝事经常坚持旧日的典章制度，不听从萧望之等人的意见。望之认为中书令是为政的枢纽，应该让贤明的人担任。自从武帝游乐宴饮于后宫起才任用宦官，这不是国家的旧制，而且又违背了古代不接近受过宫刑人的道理。于是禀明皇上，打算更换为士人来担任，由此与史高、弘恭、石显大相抵触。弘恭、石显令郑明、华龙二人上告望之等图谋要罢免车骑将军、疏远贬退外戚许嘉、史高的情状，等候望之离朝休假之日，让郑朋、华龙呈给皇上。皇上将此事下交弘恭处理。弘恭、石显奏报说：“望之、周堪、更生为朋党，互相称誉举荐，多次说坏话诬陷大臣，毁谤离间皇室亲戚，想独揽权势。其做臣子不忠心，欺骗皇上无道，请求交给廷尉处置。”当时，元帝刚刚即位，不懂“召致廷尉”就是下狱的意思，便批准了他们的奏疏。后来皇上要召见周堪、更生，说已打入监牢。皇上大惊，责问弘恭、石显，他们都叩头谢罪。皇上说：“传令放他们出来做事。”恭、显借机让史高说：“皇上新即位，要先查验师傅，既然已经下狱，应该借此判处免职。”于是望之、周堪、更生都被免为庶人。

【原文】后数月，赐望之爵关内侯，给事中^①。恭、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②辱，白^③：“望之前辅政，欲专权擅朝^④；幸得不坐，复赐爵邑^⑤，与^⑥闻政事，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⑦，自以托师傅，怀终不坐^⑧。”

非颇^⑨拙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⑩心，则圣朝无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⑪？”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⑫，语言薄罪，必无所忧。”上乃可其奏。显等封以付谒者^⑬，因急发车骑，驰围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旧无望之二字，补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⑭将相，年逾^⑮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⑯乎！”竟自杀。天子闻之惊，拊^⑰手曰：“果杀吾贤傅！”是时太官^⑱方上昼食^⑲，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恻^⑳左右。显等免冠谢^㉑，良久然后已。

【注释】①给事中：官名，秦汉为列侯、将军、谒者等的加官。侍从皇帝左右，备顾问应对，参议政事，因执事于殿中，故名。②拙：音屈。屈服，折服。③白：意为禀报于天子。④擅朝：独揽朝政。《汉书·梅福传》：“是时成帝委任大将军王凤，凤专势擅朝。”⑤爵邑：爵位和封邑。⑥与：允许，许可。颜师古曰：“与读曰豫。”⑦怨望：怨恨，心怀不满。汉贾谊《过秦论》中：“百姓怨望，而海内叛矣。”⑧自以托师傅，怀终不坐：颜师古曰：“言恃旧恩，自谓终无罪，坐怀此心。”《汉书补注》王念孙曰：“颜师古读‘怀终不坐’为句，非也。‘怀’当为‘德’字之误也。”（怀字俗书作怀，形与德相近，又涉上文“深怀怨望”而误。）“自以托师傅德”为句，“终不坐”为句。言望之自以托于师傅之德，终不坐罪也。汉纪孝元纪作“自以托师傅恩德，终不坐”，是其证。托，托付；请托。⑨颇：略微；稍微。⑩怏怏：不服气或闷闷不乐的神情。⑪就吏：谓接受吏人逮捕。⑫坐：引申指犯有过错。⑬谒者：官名，始置于春秋、战国时，秦汉因之。掌宾赞受事，即为天子传达。古时亦用以泛指传达、通报的奴仆。⑭备位：居官的自谦之词，谓愧居其位，不过聊以充数。⑮逾：越过。⑯鄙：以为羞耻。⑰拊：音府。拍，击。⑱太官：官名，秦有太官令、丞，属少府。两汉因之。掌皇帝膳食及燕享之事。⑲昼食：午饭。⑳哀恻：悲痛至极。颜师古曰：“恻，动也。”㉑谢：道歉，认错。

【译文】此后过了几个月，赐望之关内侯的爵位，任给事中之职。弘

恭、石显等知道望之平日有高尚的节操，不肯屈服受屈辱，(于是)建议皇上说：“望之以前辅政，想独揽朝廷大权，有幸没有因此被判刑，又赏赐给爵位封地，让他参与政事，他不悔过服罪，还深怀怨恨，自以为是受先帝之托的师傅，怀有终究不会判自己罪行的想法，不稍让望之受点牢狱之屈，来遏止他不服气的心态，那圣朝就没有办法表现出给他所施的恩德厚重。”皇上说：“萧太傅平素刚直，怎肯听从官吏的处置？”石显等说：“人命案是最重的罪，望之所犯的罪，是言谈之类的轻罪，他一定没有什么可忧虑的。”皇上允准了他们的奏言。石显等人将奏书密封交付传达通报之人，趁势急速出动车骑，跑去包围了萧望之的府第。使者来到后，召见望之。望之仰天长叹说：“我曾经愧居将相，年纪已过六十岁了，老了却进入牢狱，苟且活着，这不是鄙视羞辱人吗？”竟然自杀。天子听到这件事很震惊，击掌说：“果然害死了我贤德的师傅啊！”当时太官正给皇上端来午饭，皇上不吃，让撤去饭食，为萧望之死去之事哭泣。悲痛至极，感动了身边的人也悲痛大哭，石显等脱下帽子表示认错谢罪。过了好久才算完。

群书治要 卷二十 汉书(八)补

【题解】《群书治要》一书，节录《汉书》最多，共八卷，惜首尾二卷亡佚，对照《汉书》原文，可推知，《群书治要》卷二十应为《汉书》卷七十九至卷一百之内容。《群书治要》一书，旨在教导为政者修德行、用贤才、兴仁义、重本务，现依据此原则节录《汉书》卷七十九至卷一百之菁华，以补缺憾。共节录《列传》中的匡衡、孔光、谷永、杜邺、王嘉，《儒林传》中的申公、严彭祖，《循吏传》中的黄霸、硃邑、龚遂，《酷吏传》中的严延年，《游侠传》中的楼护，《佞幸传》中的石显，《外戚传》中的班婕妤等人的言论和事迹，以及《儒林传》序、《酷吏传》序、《外戚传》序和《货殖传》《游侠传》中的部分内容。

其中，匡衡、孔光、谷永、杜邺、王嘉等人的奏疏中论述的治国策略颇有借鉴价值，黄霸、硃邑、龚遂等人实为后世为官者取法的榜样。严延年执法苛刻，结果不得善终，石显奸佞狡猾，最终恶报难逃，应为后人所警戒。

《群书治要》节录《汉书》的八卷，展示了西汉从建国到衰落的完整过程，其中反映的人事兴衰，实在值得后人深思。

【原文】匡衡^①字稚圭，东海^②承^③人也。衡射策^④甲科^⑤，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⑥，调补平原^⑦文学^⑧。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令为文学，就官京师；后进^⑨皆欲从衡平原，衡不宜在远方。事下太子太傅萧望之^⑩、少府梁丘贺^⑪问，衡对《诗》诸大义，其对深美。望之奏衡经学精习，说^⑫有师道，可观览。宣帝不甚用儒，遣衡归官。而皇太子^⑬见衡对，私善之。会宣帝崩，元帝初即位。乐陵侯史高以外属^⑭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辟衡为议曹史^⑮，荐衡于上。上以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

【注释】①匡衡：西汉经学家，以善于解说《诗经》著称。元帝时位至丞相。②东海：东海郡。秦、汉之际曾称“郯郡”，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郯城一带。西汉时期下辖三十七县，其时辖地在今山东费县、临沂、江苏赣榆以南，山东枣庄、江苏邳州以东和宿迁、灌南以北一带地区。③承：承县。西汉时期属东海郡，今属山东枣庄市峄城区。④射策：汉代考试法之一，以经术为内容。主试者提出问题，书之于策，覆置案头，受试人拈取其一，叫作“射”；按所射的策上的题目作答。一般应用于太学诸生的考试，或选补博士以及明经、察举的考试。⑤甲科：汉时课士有甲、乙、丙三科。射策甲科补郎中，乙科补太子舍人，丙科补文学掌故。⑥太常掌故：太常属官，掌管礼乐制度等史实者的官名。太常，古代朝廷掌宗庙礼仪之官。⑦平原：平原郡。西汉时管辖地区相当于今山东德州市陵县。⑧文学：官名，西汉时期负责学校事务，由精通儒家经典的士人担任。⑨后进：后辈。亦指学识或资历较浅的人。⑩萧望之：西汉著名经学家。字长倩，萧何六世孙。宣帝时曾任太子太傅，元帝时封关内侯。⑪梁丘贺：西汉今文《易》学“梁丘学”之开创者。汉宣帝时召为郎，任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年老终于官。少府，西汉时期主管皇室财政的重要机构。⑫说：讲说。⑬皇太子：汉元帝刘奭，汉宣帝太子，宣帝死后继位，在位十六年，病死，谥号为“元帝”，庙号高宗。⑭外属：外家亲属。⑮议曹史：太尉属吏，主谋议。

【译文】匡衡，字稚圭，东海郡承县人。匡衡在射策时拈到甲科的策问，但因为对答不符合甲科条令，因此只被任命为太常掌故，后选任为平原郡文学。很多学者都上书推举匡衡精通经典，当世无双，应任命为文学，去京师为官，且说后学之辈都愿跟从匡衡到平原郡学习，匡衡不应该在远离京师的地方做官。皇上把这件事交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府梁丘贺前往询问，匡衡用《诗经》大义回答，回答得十分深刻、精彩。萧望之上奏称匡衡精通经学，讲说有师道传承，可供观览。宣帝不大任用儒者，便遣匡衡仍回平原郡担任原职。但是，皇太子看到匡衡的策对后，私下里很赏识他。宣帝驾崩，元帝即位，乐陵侯史高以外戚被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兼任尚书，任命匡衡为议曹史，将他推荐给皇上，皇上让他做郎中，后升为博士，兼任给事中。

【原文】是时，有日蚀、地震之变。上问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闻五帝不同礼，三王各异教，民俗殊务，所遇之时异也。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①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②’，‘示之以好恶^③’，观其失而制其宜，故动之而和，绥^④之而安。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⑤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逾内^⑥；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侥幸，以身设利^⑦。不改其原^⑧，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⑨而不用也。”

【注释】①比年：每年。②陈之以德义：语出《孝经·三才章》：“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③示之以好恶：语出《孝经·三才章》：“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④绥：安抚。⑤辟：通“僻”。⑥疏者逾内：疏者，指妻妾之家。内，指同姓骨肉。⑦设：颜师古注：设，施也。⑧原：本原，源头。⑨错：通“措”，放置。

【译文】这时，发生了日食、地震等灾异变化，皇上询问这些变化与政治得失的关系，匡衡上疏说：“臣听说五帝之礼不相同，三王的政教各异，民情风俗很不同，原因在于时代变化了。陛下躬行圣德，开启天下太平之路，怜悯触犯了法律禁令的愚昧官吏和百姓，年年大赦，让百姓改正行为，自我革新，的确是天下的幸事。臣私下看到，大赦之后，巧佞奸邪没有减少，今天大赦，明天又犯法，紧跟着又入狱，这大概是劝导百姓不得要领吧！一般说，教养百姓，如《孝经》所说，要‘陈述道德仁义给他们听’‘公布好坏标准给他们看’，观察他们的失误而明确其行为规范，因此行动会促进和睦，抚慰会导向安定。现在天下的风俗是贪取财利、鄙视仁义，喜好声色享乐，崇尚奢侈生活，廉耻的气节衰薄，荒淫邪僻的心意放纵无忌，国家纲纪丧失其正常秩序，关系较远的外戚之家超过了同姓骨肉的本家，亲戚之间的恩情淡薄，借婚姻结党之风盛行，相互之间苟且侥幸行事，卖身求荣。如果不从源头上加以纠正，虽然每年都大赦一次，刑法也很难置而不用。”

【原文】“臣愚以为宜一旷然^①大变其俗。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②？’朝廷者，天下之桢干^③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④，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⑤，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⑥克暴，或恃害^⑦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

【注释】①旷然：形容豁然开朗。②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语出《论语·里仁第四》。③桢干：古代筑墙时所用的木柱，竖在两端的叫“桢”，竖在两旁的叫“干”。后用以指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人或事物。④变色之言：使脸色改变

的话。多指为争论是非曲直而冲动发怒时说的话。⑤克胜：刻忌好胜。⑥上：通“尚”。崇尚。⑦伎害：忌刻残忍，嫉忌陷害。伎，音制。

【译文】“以臣愚见，应该彻底改变这种风气。孔子说：‘能以礼节谦让治理国家，治国何难之有？’朝廷，是支撑天下的梁柱。公卿大夫之间相互遵循礼节，恭敬谦让，那么百姓就不会互相争斗；大臣们爱好仁义，乐于施舍，那么百姓就不会使用暴力；上面崇尚高风亮节，那么百姓就会注重品行；上面温柔宽大，那么百姓就会相互爱护。以上四点，是开明的君主之所以能够不行严刑峻法而改变天下风气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朝廷上有冲动无理的争论言行，下面就有争斗的祸患；上面有独断专权的人，下面就会有不谦让的人；上面有争胜的大臣，下面就会有相互伤害之心；上面有贪财好利之臣，下面就会有偷盗行窃之民。这是造成社会风气变化的根本原因。当今俗吏治理国家，都不根据礼节谦让的原则，而推崇强暴取胜，贪取财利并倾慕权势。因此犯法的人很多，奸邪之行不能得到制止，即使用严厉的刑法，仍然不能改变这种状况。这不是他们的天性，而是由于当政者没有教化好。”

【原文】“臣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①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②。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③；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④；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⑤；晋侯好俭，而民畜聚^⑥；太王躬仁，邠国贵恕^⑦。由此观之，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今之伪薄伎害，不让极矣。臣闻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阴阳和，神灵应，而嘉祥见。《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⑧’此成汤所以建至治，保子孙，化异俗而怀鬼方^⑨也。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⑩，或见侈靡而放效^⑪之。此教化之

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

【注释】①周南、召南：《诗经》十五国风，首为《周南》，次为《召南》，然后是其他诸国之风。据《毛诗》序及注疏说，周是周公，召是召公，南是周召二公所分得的采邑，其地在《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即今陕西岐山以南，称为南国。二公将文王的教化自北方施行到南方，在这南方二地采得的诗，分别称为《周南》《召南》。②笃于行而廉于色：颜师古注：“笃，厚也。谓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之类也。”③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参见《诗·郑风·大叔于田》。郑伯，指春秋时郑庄公。暴虎，空手和老虎搏斗。④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参见《诗·秦风·黄鸟》。应劭曰：“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针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⑤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参见《诗经·陈风·宛丘》。张晏曰：“（陈）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无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淫祀，祭祀不合时或祭祀不在国家祀典当中的神明。⑥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参见《诗经·唐风·山有枢》。颜师古曰：“《唐风·山有枢》之诗序云：‘刺晋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国，有财不能用，有钟鼓不能以自乐。’其诗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故其俗皆吝嗇而积财也。”畜，后作“蓄”，积、积聚。⑦太王躬仁，邠国贵怒：太王，即古公亶父，周文王祖父。初国于邠，行仁好让。后戎狄攻之，乃让于岐山之下，邠人举国从之。此言太王仁化，故其俗皆贵诚怒。⑧诗曰下四句：见《诗经·商颂·殷武》。翼翼，繁盛貌。极，准则。后生，后人。颜师古注：“言商邑之礼俗翼翼然可则效，乃四方之中正也。王则寿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孙也。”⑨鬼方：殷周时西北部族名。⑩法则：法，效法。则，亦指效法。⑪放效：放，通“仿”。

【译文】“我个人研究《诗经·国风》，其中的《周南》《召南》之诗，因受圣贤的教化很深，因此表现得品行忠厚、不淫其色而知廉耻。（此外）郑庄公崇尚勇武，其国人就空手搏虎；秦穆公注重信誉，士人

就多以死相从；陈胡公夫人爱好巫术，百姓就大肆祭祀；晋昭公喜好节俭，他的百姓就积财聚物；周太王躬行仁义，邠国人就崇尚宽恕。从以上可以看出，治理国家关键在于考察所崇尚的东西罢了。时下的风俗，虚伪浅薄、嫉妒陷害，不谦让到了极点。我听说教化的普及，并不是要挨家挨户去对每个人进行说教，只要贤德的人处在正位，有才能的人安排到适合的职位，朝廷崇尚礼节，百官注重谦让，道德教化由内而外，从身边开始，然后百姓知道了效法的准则，不知不觉就会变得善良起来。这样，百姓安乐，阴阳和合，神灵感应，喜庆吉祥的祥瑞就会出现。《诗经》说：‘商都的礼俗昭然可以仿效，是天下四方的榜样。我王长寿安康，以此来保全子孙后代。’这正是成汤之所以实现国家大治，保全子孙，改变异方风俗，使远方之人归附自己的原因。现在长安是天子建都的地方，亲自承受圣上的教化，但是长安的习俗无异于偏远之地，从地方郡国来的人无以效法，有的看到奢侈靡乱的风气反而仿效。这是教化的根本，是扭转风俗的关键所在，应该首先予以端正。”

【原文】“臣闻天人之际^①，精禋^②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暗，水旱之灾随类而至。今关东连年饥馑，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赋敛多，民所共^③者大，而吏安集^④之不称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闵元元^⑤，大自减损，省甘泉，建章^⑥官卫，罢珠崖^⑦，偃武行文，将欲度^⑧唐、虞之隆，绝殷、周之衰也。诸见罢珠崖诏书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将见太平也。宜遂减官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远巧佞；放郑、卫，进雅、颂；举异材，开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显洁白之士，昭无欲之路；览六艺之意，察上世之务；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视，令海内昭然咸见本朝之所贵，道德弘于京师，淑问^⑨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

礼让可兴也。”

【注释】①天人之际：自然和人事之间的相互关系。际，际遇。②精禋：阴阳灾害之气。旧谓阴阳相侵为灾异的征兆。③共：颜师古注：“共读曰供。”④安集：安定。⑤元元：百姓，庶民。⑥甘泉、建章：甘泉，指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西北。建章，指建章宫，在长安。⑦罢珠崖：珠崖，郡名，今海南岛地区。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春，因当地人民反抗，朝廷准备武力剿灭。贾捐之建议罢珠崖郡，以安定中原，元帝听之。乃罢郡，设置朱卢县，隶属交州合浦郡。⑧度：颜师古注：“度，过也。”⑨淑问：即“淑闻”。好名声。

【译文】“我听说天地与人之间，阴阳之气相互感应（形成灾异或祥瑞），善与恶相互衍化，在人间发生的事情，在上天一定有征兆产生。阴阳之气的变动感应着相应的人事变动，阴变为阳则静就转化为动，阳被遮蔽则明就会变暗，洪涝或干旱的灾异也就随着到来。现在关东年年饥荒，百姓贫乏穷困，有的地方到了人食人的地步，这都是由于赋税太多，百姓上缴的过多，而官吏安顿百姓不称职的缘故。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爱惜怜悯百姓，自己很节约俭省，减少甘泉宫、建章宫的卫兵，撤销珠崖郡，放弃武力讨伐，推行文治，这将超过尧舜那样的盛世，而避免像殷周末世那样的衰落。大家看到罢置珠崖郡的诏书后，没有不欣喜的，人人都以为将要看到太平盛世了。因此，陛下应该立即减少宫殿皇室的费用，省却奢靡华丽的装饰；修定规章制度，整治朝廷内外；重用忠良正直之臣，疏远巧言佞色之徒；禁止郑、卫淫声，宣扬《雅》《颂》礼乐；推举有卓异才能的人，广开直言相进的管道；任用仁慈贤良的人，罢免残忍刻薄的酷吏；表彰高洁清白之士，博览六艺的大意；明察前代治国的要领，通晓自然变化之道；推广和睦相处的风气，来推崇至高无上的仁政；匡正败坏的风俗，改变百姓追求的欲望；让世人都清楚地知道朝廷所推崇树立的榜样，让道德风气在京师弘扬

光大，让好的名声远播到国外去。之后，教化就可以实现，明礼谦让的风气就可以兴起了。”

【原文】上说^①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②。时，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又傅昭仪及子定陶王^③爱幸，宠于皇后、太子。衡复上疏曰：“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陛下圣德天覆，子爱^④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论议者未丕扬^⑤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⑥，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⑦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⑧。’孔子著之《孝经》首章，盖至德之本也。《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⑨。’能尽其性，然后能尽人物之性；能尽人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治性^⑩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⑪者戒于大察，寡闻少见者戒于雍蔽^⑫，勇猛刚强者戒于大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⑬而望进。唯陛下戒所以崇圣德。”

【注释】①说：同“悦”。②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大夫，官名，属光禄勋。太子少傅，官名，东宫属官，负责辅导太子。③傅昭仪及子定陶王：傅昭仪，汉元帝妃，汉哀帝祖母。汉元帝即位后，创设昭仪名号，傅氏册封昭仪，生子刘康，封定陶王。④子爱：慈爱，爱如己子。《礼记·文王世子》：“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爱，明父子之义、长幼之序。”⑤丕扬：大力宣扬。颜师古注：“丕，大也。”⑥乐成之业：人情所乐的已成的事业。⑦统业：指帝王之业。《史记·太史公自序》：“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业。”⑧大雅曰下二句：见《诗经·大雅·文王》。颜师古注引毛传：“无念，念也。聿，述也。”⑨传曰

下三句：《韩诗外传》卷二云：“理好恶，适情性，而治道毕矣。”⑩治性：谓疏通性情，使塞者通、愚者明。⑪疏通：通达。《礼记·经解》：“疏通知远，《书》教也。”⑫雍蔽：蒙蔽，隔绝。雍，通“壅”。⑬比周：密切勾结。

【译文】皇上听了他的话后很高兴，升匡衡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这时，皇上喜好儒家的学术和文章，对宣帝时的政策改动很多，上疏谈论政事的人多得到皇上的召见，人人都自以为自己所讲的称皇上的心意。同时，傅昭仪和她的儿子定陶王刘康受到皇帝的宠爱，超过了皇后、皇太子。匡衡便又上疏说：“我听说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审察自己的用心。陛下圣德如同天覆地载，仁爱遍布海内，但是阴阳之气尚未和洽，奸邪没有得到禁止，其原因在于上疏议论政事的人，没有弘扬先帝的丰功伟绩，都争相述说先帝的制度不可以再延续，务必要加以改变，而改变后的有些制度却又不能够推行，于是又把旧的制度恢复过来，于是使得百官是非不清，官吏和百姓没有可以相信的准则。我私下很遗憾国家废除百姓已经乐于接受的功业，而徒劳地进行各种变更。希望陛下详察帝王之业，注重遵循先帝的制度，弘扬先王的功业，以此来稳定百官臣僚的心思。《诗经·大雅·文王》说：‘常思念你的先祖，称述发扬他的美德。’孔子把这句话写在《孝经》的第一章，其原因就在于这是圣德的根本所在。书上说：‘察视善恶，调理情性，而王道也就在其中完成了。’能够完全实现自己的天性，然后才能完全实现百姓和万物的作用。完全实现百姓和万物的作用，就可以赞颂天地的生化。疏通性情的方法，一定要分辨自己拥有的特长，然后勉力于弥补自己的不足。一般说来，聪明通达的人，应戒除过分的明察；孤陋寡闻的人，应避免闭塞不通；勇猛刚强的人，应杜绝过于暴烈；仁慈厚爱、温和善良的人，应警惕不够果断；沉着安静、行动舒缓的人，应防止错过时机；心思广大的人，应戒备遗忘事情。一定要仔细分辨自己应当警戒小心的地方，并在道德礼仪上不断约束，这样才能实现性情的

中和有度，使得巧佞虚伪之徒不敢相互勾结，企望进身。望陛下有所戒备，以便弘扬圣德。”

【原文】“臣又闻室家^①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②。始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③而防未然也。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阍内^④。圣人动静游燕^⑤，所亲物得其序；得其序，则海内自修，百姓从化。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陛下圣德纯备，莫不修正，则天下无为而治。《诗》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⑥。’传曰：‘正家而天下定矣^⑦。’”

【注释】①室家：泛指家庭或家庭中的人，如父母、兄弟、妻子等。《诗·小雅·常棣》：“宜尔室家，乐尔妻帑。”②《诗》始《国风》，《礼》本《冠婚》：《诗经·国风》的第一篇《关雎》，赞美女子之德。《仪礼》开首是《士冠礼》《士婚礼》。③基兆：始因，根本。④阍内：旧指家庭、内室。⑤游燕：同“游宴”。游乐。⑥诗云下二句：见《诗·周颂·桓》。言欲治四方，先当能定家，由内及外。⑦正家而天下定矣：见《易·家人》彖辞。

【译文】“臣还听说，如果明了治家之道，也就懂得了治国的道理。因此《诗经》以《国风·关雎》为开端，《仪礼》以《士冠礼》《士婚礼》为根本。以《国风·关雎》为开端的原因，在于推究人的情性从而讲明人伦之道；以《士冠礼》《士婚礼》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奠定基础而防患于未然。福分的兴旺无不以家庭为根基，而治国之道的衰微也无不是从家中开始的。因此圣王不论是动静、游玩宴乐，他接触的事物无论大小贵贱，都有各自的次序。万物能各自得到自己应处的地位，天下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治理，百姓也就会听从教化。应当亲近的人反而被

疏远，应当尊敬的人反而被轻视，奸佞巧诈之徒就会趁机而动，来扰乱国家。因此圣人谨慎地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把它们禁止在没有发生之前，不因为个人恩怨而损害国家的大义。如果陛下具备纯洁的圣德，没有什么事物得不到端正，那么国家就可以达到无为而治。《诗经》说：‘要治理国家，应当首先治理他的家庭。’经传上说：‘治理好了家庭，然后国家就可以稳定。’”

【原文】衡为少傅^①数年，数上疏陈便宜^②，及朝廷有政议，傅经以对^③，言多法义^④。上以为任^⑤公卿，由是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⑥，代韦玄成^⑦为丞相，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

【注释】①少傅：即太子少傅。②便宜：便当，合宜。③傅经以对：颜师古注：“傅读曰附。附，依也。”谓依附经籍义理而答对。④法义：法度义理。⑤任：堪，承当，禁受。⑥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建昭，汉元帝的第三个年号，共五年。⑦韦玄成：字少翁，西汉鲁国邹人，以明经历位至丞相。卒于汉元帝建昭三年。父韦贤，精通《诗》《礼》《尚书》，号称邹鲁大儒，宣帝时，赐爵关内侯，后为相。

【译文】匡衡在任太子少傅的几年中，多次上疏陈述朝廷应该做的事情。遇到朝廷有政事需要议论，匡衡总是依据经义来回答，言谈多符合法度义理。皇上认为匡衡可以担任公卿的职责，因此任命他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接替韦玄成担任丞相，受封乐安侯，享有食邑六百户。

【原文】元帝崩，成帝^①即位。衡上疏戒妃匹^②，劝经学威仪之则，曰：“陛下秉至孝，哀伤思慕不绝于心，未有游虞^③弋射之宴，诚隆于慎终追远，无穷已也。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④。诗云

‘茕茕在疚’^⑤，成王丧毕思慕，意气未能平也，盖所以就^⑥文、武之业，崇大化^⑦之本也。臣又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⑧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⑨者民之父母。后、夫人^⑩之行不侔^⑪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⑫。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⑬乎容仪，宴私^⑭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⑮。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⑯已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

【注释】①成帝：汉成帝刘骜（公元前51年—公元前7年），汉元帝太子，西汉第九位皇帝。在位期间，好声色，宠幸赵飞燕姐妹，朝政混乱。②妃匹：指婚配之事。③虞：通“娱”。④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颜师古注：“言天性已自然矣，又当加意也。”⑤茕茕在疚：见《诗经·周颂·悯予小子》。茕茕，孤独貌。疚，病。⑥就：成就。⑦大化：广远深入的教化。《书·大诰》：“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孔颖达疏：“故我大为教化，劝诱我所友国君，共伐叛逆。”⑧品物遂：品物，犹万物。《易·乾》：“云行雨施，品物流形。”遂，成就。⑨太上：颜师古注：“太上，居尊上之位也。”⑩后、夫人：指帝王的妻妾。⑪侔：颜师古注：“侔，等也。”⑫诗曰下二句：见《诗经·周南·关雎》。窈窕，容颜美好貌。淑，品德善良。仇，《毛诗》作“逌”，指配偶。⑬介：在两者中间。⑭宴私：亲昵，昵爱。⑮宗庙主：主持宗庙祭祀。⑯上世：上古之世。⑰远技能：颜师古注：“无德之人，虽有技能则斥远之。”

【译文】元帝去世后，成帝即位，匡衡上疏告诫皇上慎重处理配偶的选择，讲述经学、礼节的法则，说：“陛下秉性孝敬，对元帝哀悼思慕不已，没有进行游乐、射猎的宴庆，这诚然是谨守孝道，时时刻刻不忘治国的根本。卑臣希望陛下虽然天性已经至孝，还要进一步地加以努

力。《诗经·周颂·闵予小子》说：‘多么忧愁啊，仿佛在病中一般。’说的是成王在丧事完毕之后，仍思念哀悼先王，胸中意气久久不能平息，这也正是周成王能够成就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功业、弘扬圣人教化的根本原因。臣又听老师说：‘选择配偶的时候，是人生的开端，是一切幸福的根本。’婚姻的大礼确定，然后万事才可以成就，而天命也可以得到保全。孔子论述《诗经》，把《关雎》作为开篇，意思是说高居于尊位的皇帝和后妃，是百姓的父母，帝王妻妾的品行如果不能与天地相匹配，就无法敬奉神灵的统绪并调理万物的事宜。《诗经·周南·关雎》篇说：‘温柔娴静、品行端庄的淑女，才是君子追求的好配偶。’讲的是能够保持贞洁、端庄的品行，没有三心二意的行为，情欲的感触不会在容貌仪表中显露出来，亲昵的私情不会在举止言谈中表现出来。只有这样，才配得上拥有至尊地位的皇上，才能主持祭祀宗庙。这是社会秩序和国家法纪的首要之点，也是圣王教化的开端。从上古以来，夏商周三代的兴废，没有不是从这点开始的。希望陛下详察前人得失兴衰的经验教训，来奠定治国的基础，选择有贤德的配偶，戒除对歌舞和女色的喜好，亲近端庄恭敬的贤妃，疏远虽有技能而没有德行的小人。”

【原文】“窃见圣德纯茂^①，专精《诗》《书》，好乐^②无厌。臣衡材弩，无以辅相善义，宣扬德音。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③，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④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⑤不易之道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注释】①纯茂：善美。《汉书·楚孝王刘嚣传》：“夫行纯茂而不显异，则有国者，将何勛哉。”颜师古注：“纯，大也，一曰善也。茂，美也。”②乐：音乐。③分：原则，原理。④人天之理：天然之理与人事之宜。⑤永永：谓长远、

长久。《大戴礼记·公符》：“陛下永永，与天无极。”

【译文】“臣看见皇上圣德纯正善美，精通《诗经》《书经》，喜好音乐而不厌倦。臣才资驽钝，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辅助治国大义、宣扬圣上德音。我听说六经是圣人用来统揽天地之心，分别善恶的标准，明晓吉凶的规律，通向人道的正路，使人不违背自己的本性的著作。如果能考察六经的要旨，人与天之间的关系可以达到和谐，花草树木、昆虫鸟兽就能够得到繁殖。这是永远不变的道理。至于《论语》《孝经》二书，是记载孔子言谈举止的纲要之作，应该深刻领会它们的内涵。”

【原文】“臣又闻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①，奉天承亲，临朝享臣，物有节文^②，以章人伦。盖钦翼祗栗^③，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逊，承亲之礼也；正躬严恪^④，临众之仪也；嘉惠和说^⑤，飨^⑥下之颜也。举错^⑦动作，物遵其仪，故形为仁义，动为法则。孔子曰：‘德义可尊，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与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⑧。’《大雅》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⑨。’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⑩道德，昭穆穆以视之^⑪，又观以礼乐，飨醴^⑫乃归。故万国莫不获赐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寝^⑬，临朝贺，置酒以飨万方，传曰‘君子慎始’，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使群下得望盛德休^⑭光，以立基桢^⑮，天下幸甚。”上敬纳其言。子咸^⑯亦明经，历位九卿。家世多为博士者。

【注释】①周旋：古代行礼时进退揖让的动作。《孟子·尽心下》：“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引申为交往、交际应酬。②物有节文：物，事。节文，礼节、仪式。③钦翼祗栗：钦，敬佩。翼，辅助。祗，恭敬。栗，畏惧。④严恪：庄严恭敬貌。⑤和说：即“和悦”。⑥飨：宴飨。⑦错：通“措”。⑧孔子曰至则而象之：《孝经》载孔子之言。则，效法。⑨《大雅》云下二句：见《诗经·大雅·抑》。⑩惟：思念。⑪昭穆穆以视之：颜师古注：“昭，明也。穆穆，天子之”

容也。视读曰示。”⑫飨醴：颜师古注：“飨醴，以醴酒飨也。”⑬路寝：古代天子、诸侯的正厅。⑭休：美。⑮基桢：犹根基。基，建筑物的根脚；桢，筑墙时两端之柱。引申为准则、榜样。⑯子咸：匡衡之子匡咸。因家学渊源，深明经术，历位九卿。平帝元始三年为左冯翊。

【译文】“臣又听说圣王的言行举止，无论奉事上天、侍奉父母、君临朝廷、任用臣僚，事事都合礼节制度，以彰显人伦大道。恭敬谨慎，敬畏战栗，是奉事上天的礼仪；温和、恭敬、谦逊，是侍奉双亲的礼节；端庄自身，严谨恭敬，是治理百姓的威仪；和颜悦色，慈善仁惠，是对待臣下的礼仪。如果言行举止，事事都遵循礼仪，那么他的形象就成为仁义的象征，其行动就成为众人效法的榜样。孔子说：‘品德仁义能够受人尊敬，容貌举止可供效法，进退处世符合法度，这样来治理百姓，那么百姓就会敬畏爱戴他，就会效法他。’《诗经·大雅》说：‘恭敬严谨的威仪，是百姓效法的榜样。’诸侯在正月都来朝廷拜见皇上，皇上依据道德礼仪，以严明肃穆的礼仪接见他们，并表演礼乐，以醴酒宴乐，之后才让他们回去，因此各诸侯国都得到皇上所赐的福祉，都接受圣上的教化，而改进风俗。今年正月初皇上将在正殿接受百官朝贺，摆设酒宴款待八方来宾。经传上说‘君子谨慎于开始’，希望陛下注意举止的礼节，让百官、百姓能够仰望到您盛德的光彩，以建立治国的根基。这样，将是天下的幸运！”皇上慎重地采纳了他的建言。匡衡的儿子匡咸也通晓经义，曾官居九卿职务。其后代出了很多经学博士。

【原文】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孙也。会元寿元年^①正月朔日^②有蚀之，后十余日傅太后^③崩。是月，征光诣公车^④，问日蚀事。光对曰：“臣闻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阴道盛强，侵蔽阳明^⑤，则日蚀应之。《书》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极。’^⑥

如貌、言、视、听、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⑦荐臻^⑧，六极^⑨屡降。皇之不极，是为大中不立。其传曰：‘时则有日月乱行。’谓朏、侧匿^⑩，甚则薄蚀^⑪是也。又曰‘六沴’^⑫之作，岁之朝曰三朝^⑬，其应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蚀之，变见三朝之会。上天聪明，苟无其事，变不虚生。《书》曰‘惟先假王正厥事’^⑭，言异变之来，起事有不正也。臣闻师曰，天左^⑮与王者，故灾异数见，以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惧，有以塞除^⑯，而轻忽简诬，则凶罚加焉，其至可必。《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⑰。’又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⑱。’皆谓不惧者凶，惧之则吉也。”

【注释】①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元寿，汉哀帝刘欣的第三个年号，共计二年。②朔日：每月的第一天，即初一。《说文》：“朔，月一日始苏也。”③傅太后：汉元帝妃嫔，汉哀帝祖母。④公车：唐李贤《后汉书注》引《汉官仪》曰：“公车司马，掌殿司马门，天下上事及征召皆总领之。”公车司马，即公车司马令，简称公车令，秩六百石，掌宫殿中司马门的警卫和接待工作。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被征召者，皆由其转达。⑤阳明：日光之明。⑥书曰下二句：见《尚书·洪范》。羞，进。五事，指貌、言、视、听、思。皇，大。极，中。⑦咎征：过失的报应，灾祸应验。⑧荐臻：接连地来到，一再遇到。《墨子·尚同中》：“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⑨六极：六种凶恶的事。《尚书·洪范》：“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⑩朏、侧匿：朏，晦日而月见于西方。侧匿，朔日而月见于东方。又孟康曰：“朏，行疾也。侧匿，行迟也。”⑪薄蚀：薄食。《吕氏春秋·明理》：“其月有薄蚀。”高诱注：“薄，迫也。日月激会相掩，名为薄蚀。”⑫六沴：指六气不和。气不和而相伤为沴。⑬三朝：正月一日，是一年岁、月、日之始，称三朝，或称三始。⑭惟先假王正厥事：见《尚书·高宗彤日》。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⑮左：背离，不协调。⑯塞除：堵塞并消除。⑰诗曰下三句：见《诗经·周颂·敬之》。惟，是。显，明察。思，语气词。命不易，指天命难于常保不变。⑱又曰下二句：见《诗经·周

颂·我将》。

【译文】孔光，字子夏，是孔子第十四代孙。适逢元寿元年正月初一发生了日食，其后十多天傅太后去世。当月，皇上征召孔光到公车府，询问有关日食的事情。孔光回答说：“我听说太阳是一切阳性事物的本源，是国君的代表，是至高无上的尊严的象征。君主的德行衰微，臣子兴盛强大，侵犯遮蔽了太阳的光明，那么日食现象就会随之发生。《书经》说要‘进用貌、言、视、听、思五事’、‘建用广大中正之道’，如果貌、言、视、听、思五方面有过失，中正之道没有确立，那么凶祸的现象就会逐渐产生，上天给予的凶、恶、疾、贫、弱、忧六种惩罚和灾异就会频繁发生。广大而不中正，就称之为‘大中不立’，书上说‘这个时候就会经常发生日月乱行’，日月不是行得快了，就是转得慢了，甚而至于发生日食的现象。书上又说‘六种恶气堵塞’，正月初一乃是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其感应很强。正月辛丑初一发生日食，是灾异出现在三朝之会。上天是聪慧明察的，如果世间没有什么事情，变异的现象是不会平白无故发生的。《书经》说‘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是指变异现象的产生，起因是由于有不正常的事情发生。我听老师说，上天为了辅助君主，就让灾异现象多次出现，以此来告诫君主，要他改变过失。如果君主不感到畏惧，还遮掩敷衍，轻视忽略上天的告诫，欺瞒上天，那么惩罚性的灾难就必定降临，那是无疑的。《诗经》说：‘敬服上天，敬服上天，上天无比神明，承受天命难之又难啊！’又说：‘敬畏天的威力，才能保全平安。’这些都是说不敬畏上天就会遭受凶祸，敬畏上天就会吉利。”

【原文】“陛下圣德聪明，兢兢业业，承顺天戒，敬畏变异，勤心虚己，延见群臣，思求其故，然后敕躬自约，总正万事，放远谗说之党，援纳断断之介^①，退去贪残之徒，进用贤良之吏，平刑罚，薄赋

敛，恩泽加于百姓，诚为政之大本，应变之至务也。天下幸甚。《书》曰‘天既付命正厥德’^②，言正德以顺天也。又曰‘天棗湛辞’^③，言有诚道，天辅之也。明承顺天道在于崇德博施，加精至诚，孳孳而已，俗之祈禳^④小数，终无益于应天塞异，销祸兴福，较然甚明，无可疑惑。”书奏，上说，赐光束帛^⑤，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位次丞相。

【注释】①断断之介：断断，专一之貌。介，谓一介之人。②天既付命正厥德：见《尚书·商书·高宗彤日》。谓既受天命，宜正其德。③天棗湛辞：见《尚书·周书·大诰》。棗，辅。湛，诚。④祈禳：祈祷以求福除灾。⑤束帛：捆为一束的五匹帛。古代用为聘问、馈赠的礼物。

【译文】“陛下德行高尚，明察事理，戒慎恐惧；敬承顺从上天的告诫，敬畏各种变异现象；勤勤恳恳，虚怀若谷；召见百官群僚，反思寻求变异的原因，然后以身作则，自我约束；总理、纠正万事，疏远结党营私的小人，接纳忠诚不二的好人；罢免贪婪残暴的酷吏，进用贤明忠良的官员；公正地赏罚惩处，减轻赋税，把恩泽施加给百姓，这确实是处理朝政的根本，是应付各种灾异的首要任务。这是国家的万幸。

《尚书》说：‘既然接受了天命，就应该自正其德。’指的是实行德政来顺应上天。又说‘上天辅助至诚之辞’，指的是如果有忠诚之心，上天就会辅助他。明智地接受顺应天道，在于增进德行、广施恩泽、加致精诚、毫不懈怠罢了。世俗所用的求福除祸的小术，最终无益于顺应上天、消除灾祸、祈求福祉，这是昭然显明的，没有什么可以疑惑。”奏书递上，皇上看了很高兴，赏赐给孔光束帛，拜他为光禄大夫，俸禄中二千石，任给事中，官位仅次于丞相。

【原文】薛宣字赣君，东海郯^①人也。成帝初即位，宣为中丞^②，执

法殿中^③，外总部刺史^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闵元元，躬有日仄之劳^⑤，而亡佚豫之乐，允执圣道，刑罚惟中。然而嘉气尚凝^⑥，阴阳不和，是臣下未称，而圣化独有不洽者也。臣窃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⑦各以其意，多与^⑧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失，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郡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众庶。是故乡党阙于嘉宾之欢，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夫人道不通。则阴阳否隔，和气不兴，未必不由此也。《诗》云：‘民之失德，干糒以愆^⑨。’鄙语曰：‘苛政不亲，烦苦伤恩。’方刺史奏事时，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务。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纳之。

【注释】①东海郯：东海，郡名。郯，郯县，即今山东郯城。②中丞：御史中丞的简称。③执法殿中：在殿中察举违法行为。④部刺史：汉代中央派到地方的监察官。又称州刺史。⑤日侧之劳：谓过了中午还抽不出时间吃饭。⑥凝：颜师古注：“凝，谓不通也。”⑦举错：即“举措”。⑧与：同“预”，干预。⑨诗云下二句：见《诗经·小雅·伐木》。意谓因一点吃饭小事而失和。干糒，即干粮。愆，过失。

【译文】薛宣，字赣君，是东海郯县人。当时，成帝刚刚登上帝位，薛宣任御史中丞，负责监察朝廷中的执法情况，及统管地方部刺史。他上奏疏说：“陛下德行至高，仁慈厚道，怜爱百姓，身体有太阳开始偏西还没来得及吃饭的劳苦，而没有舒服安逸的享乐，诚恳地坚持圣人的大道，施行刑罚非常公正，可是吉祥的气象还没有形成，阴阳没有调和。这是因为臣子不称职，而且圣明的教化还有不和谐的地方。我私下考虑，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官吏大多实行苛政，政令和教化繁杂细碎。这其中大部分罪过在部刺史身上，他们有的不遵守规定的职责，举动各自按照自己的心意，经常干预郡县的事务，甚至开启行私请托的门路，

听信中伤谄媚之言，来搜求官吏百姓的过错，责备喝斥隐微的过失，不根据能力而一味责求行为的合宜。郡和县相互催促，它们各自内部之间也很苛刻，这种风气也传布到了百姓中。所以乡里缺少接待贵客的喜悦，九族之人忘记了他们之间亲戚的情义，供奉饮食救助危急的忠厚品德更加衰退，送走离开的人、慰劳归来的人的礼节不再施行。社会的道德规范不通行，那么就会阴阳闭塞不通。和顺的气象不兴盛，未必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诗经》说：‘人们失去情谊，多是饮食小事上丧失了和气。’俗语说：‘政治苛暴人们就不亲附，徭役烦苦就会有损于皇恩。’当刺史禀告政事的时候，应该明确地告诫他们，使他们清楚地知道本朝的要紧事务。我很愚昧不懂得治理国家的道理，希望圣上明察。”皇上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原文】谷永字子云，长安^①人也。建昭^②中，御史大夫繁延寿^③闻其有茂材，除补属，举为太常丞^④，数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发，诏举方正^⑤直言极谏之士。太常^⑥阳城侯刘庆忌举永待诏公车，对曰：“陛下秉至圣之纯德，惧天地之戒异，伤身修政，纳问公卿，又下明诏，帅举直言，燕见絀绎^⑦，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⑧明朝，承圣问。臣材朽学浅，不通政事。窃闻明王即位，正五事^⑨，建大中，以承天心，则庶征^⑩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后宫，般乐游田^⑪，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降而六极^⑫至。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⑬之分，地震萧墙^⑭之内，二者同日俱发，以丁宁^⑮陛下，厥咎不远，宜厚求诸身。意岂陛下志在闺门^⑯，未恤政事，不慎举措，娄失中与？内宠大盛，女不遵道，嫉妨专上，妨继嗣与？古之王者废五事之中，失夫妇之纪，妻妾得意，谒行于内^⑰，势行于外^⑱，至覆倾国家，或乱阴阳。昔褒姒用国，宗周以丧，阎妻骄扇，日以不臧^⑲，此其效也。经曰：‘皇极，皇建其有极。’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时则有日月乱行^⑳。’”

【注释】①长安：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②建昭：汉元帝的第三个年号。③繁延寿：即西汉时李延寿。据《汉书·公卿表》载，建昭三年，卫尉李延寿为御史大夫，三年卒。一姓繁。④太常丞：官名。太常属官。⑤方正：又称贤良方正，汉代选举科目之一。⑥太常：官名。掌宗庙礼仪，兼掌选试博士。⑦燕见絀绎：燕见，即“宴见”，皇帝闲暇时召见臣下。絀绎，理出头绪。⑧造：至。⑨五事：貌、言、视、听、思。⑩庶征：庶，众也。征，证也。⑪般乐游田：般乐，游乐、玩乐。游田，出游打猎。⑫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⑬婺女：星名，即女宿，二十八宿之一。⑭萧墙：门屏，官室用以分隔内外的当门小墙。⑮丁宁：谓再三告示。⑯志在闺门：谓留心于女色。⑰谒行于内：谓内则所请必行。⑱势行于外：谓外则擅其权力。⑲昔褒姒用国二句：谓周幽王受褒姒迷惑，使得宗周沦丧。閹妻骄扇二句，谓周厉王内宠閹妻骄恣炽盛，日食而不善。⑳皇极二句：见《尚书·周书·洪范》。

【译文】谷永，字子云，是长安人。建昭年间，御史大夫繁延寿听说他有优秀的才能，拜任他为自己的属吏，后举荐他为太常丞，他多次上奏疏谈论政治得失。建始三年冬季，日食和地震同日发生，皇帝命令选拔贤良方正中敢于直言能够尽力劝谏的士人，太常阳城侯刘庆忌推荐谷永为待诏公车。谷永对答道：“陛下秉承至圣的纯正品德，忧惧天地以异象显示的警告，整饬自身，修治国政，询问并采纳公卿的建议，又颁下英明的命令，让众官推举敢于直言的人，抽空召见他们以探究异变发生的原委，来寻求上天降罪的原因，使我们这些士人得到圣明的朝廷上来，接受圣上的询问。臣才能不佳、学问浅薄，不通晓政事。私下里听说圣明的君主即位，要端正貌、言、视、听、思五事，建立帝王统治的准则，来顺从上天的心意，这样众多吉祥的征兆才会在下面序列出现，日月在天上运行才会有规律。如果君王过分地沉溺在后宫，安于享乐和出游打猎，自身失掉了对五事的修正，大中至正的准则不能确立，那么灾祸的征兆就将降临，而显示惩戒的六种灾异现象就会

出现。凡是灾祸异象的出现，各自象征着过失，按类警告世人。于是在十二月初一戊申，日食在婺女之时，地震在萧墙之内，两者同日发生，来再三告示陛下，这些过失不在远方，应当深切地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臆想难道是因为陛下留心女色，不忧虑政事，不慎重举止，行为屡次失去中正的准则吗？或者是因为宠爱姬妾很过分，女子不遵守妇道，因为嫉妒都想独自占有圣上，从而妨碍了子孙的兴旺吗？古代的君王有的败坏了五事的中正，丧失了夫妇间的纲纪，妻子姬妾得到了宠爱，在内有所请求就一定会得到实行，在外擅用权力，以至于倾覆国家，迷惑扰乱阴阳之序。从前褒姒当权，西周因此丧国；阎妻骄宠日甚，因此出现日食。这是异象的征验啊！经书上说：‘帝王统治天下的准则，就是要建立起大中至正的政治。’经传上说：‘统治准则不中正，这称作不建，此时就会出现日月运行混乱的现象。’”

【原文】“陛下践至尊之祚^①为天下主，奉帝王之职以统群生，方内^②之治乱，在陛下所执。诚留意于正身，勉强于力行，损燕私之闲以劳天下^③，放去淫溺之乐，罢归倡优之笑，绝却不享之义^④，慎节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礼而动，躬亲政事，致行无倦，安服若性^⑤。经曰：‘继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⑥。’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治远自近始，习善在左右。昔龙管纳言^⑦，而帝命惟允^⑧；四辅^⑨既备，成王靡有过事。诚敕正左右齐栗^⑩之臣，戴金貂之饰、执常伯^⑪之职者，皆使学先王之道，知君臣之义，济济谨孚^⑫，无敖戏骄恣之地，则左右肃艾^⑬，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经曰：‘亦惟先正克左右^⑭。’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注释】①祚：皇位。②方内：四方之内。③损燕私之闲以劳天下：燕私，指私房生活。劳，操劳。④绝却不享之义：谓当却贡献而不受。⑤安服若性：安心履行，犹如天性。⑥经曰下四句：见《尚书·周书·无逸》。谓以后继嗣之王，

不能过量饮酒，不能放荡游猎，只宜严格要求自己。⑦龙管纳言：龙，舜臣之名。管，主管。纳言，古官名，主出纳王命。⑧允：信。⑨四辅：谓左辅、右弼、前疑、后丞。《礼记·文王世子》：“《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唯其人。’”⑩齐栗：言整齐万物，常战栗谨敬。⑪常伯：指侍中。⑫谨孚：谨慎诚信。⑬肃艾：敬谨镇定。⑭亦惟先正克左右：见《尚书·周书·文侯之命》。

【译文】“陛下登上最尊贵的帝位做了天下的君主，接受帝王的职责来统治众生，四方之内的太平与不太平，都在陛下的掌握之中。您果真能留意修正自身，努力尽自己的力量做事，减少私人宴饮的空闲来操劳天下的事，远离过分沉溺的逸乐，停止倡优艺人娱乐的享受，拒绝贡献而不受，谨慎地节制出游打猎的玩乐，起居有一定的规律，遵循礼法来做事，亲自治理政事，致力于实际行动而没有倦怠，安心地从事这一切像天性一样自然。经书上说：‘从今以后继承祖业的君王，不要过多沉溺于酒宴，不要放纵于出游打猎，只应该恭谨地修正自身。’没有君主自身修治中正而臣下奸邪的。治理远方要从治理近处开始，学习好的品行要从亲近的人开始。从前舜臣龙主管出入王命，而舜的命令就诚信允当；四辅已经完备，成王没有过失。您果真能告诫饬正左右掌管万事的大臣，以及戴着金貂之饰、掌握侍中职责的人，都让他们学习先王之道，懂得君臣之间的大义，众人都学会谨慎守信，没有嬉戏骄横放纵的过失，那么左右的大臣就会恭敬平顺，群僚就会仰视效法，教化就会流传到四方。经书上说：‘要先整顿制约左右近臣。’没有左右近臣正直而百官不正的。”

【原文】“治天下者尊贤考功^①则治，简贤^②违功则乱。诚审思治人之术，欢乐得贤之福；论材选士，必试于职。明度量^③以程能^④，考功实以定德；无用比周之虚誉，毋听浸润之谮诉^⑤，则抱功修职之吏无

蔽伤之忧^⑥；比周邪伪之徒不得即工^⑦，小人日销，俊艾^⑧日隆。经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⑨。’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⑩。’未有功赏得于前，众贤布于官而不治者也。臣闻灾异，皇天所以谴告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畏惧敬改，则祸销福降；忽然^⑪简易，则咎罚不除。经曰：‘飡用五福，畏用六极^⑫。’传曰：‘六沴作见，若不共御，六罚既侵，六极其下^⑬。’”

【注释】①考功：按一定标准考核官吏的政绩。②简贤：轻慢贤能。③度量：规格，标准。④程能：衡量才能。⑤谮诉：谗毁攻讦。⑥蔽伤之忧：指优点被抹煞及受到陷害的忧虑。蔽伤，优点被隐蔽，受到中伤。⑦即工：即，就。工，官。⑧俊艾：亦作“俊义”，才德出众的人。⑨“三载考绩”二句：见《尚书·虞书·舜典》。黜陟幽明，言退其幽暗无功者，升其昭明有功者。⑩“九德咸事”二句：见《尚书·虞书·咎繇谟》。九德，具有九方面道德修养的人，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事，用事。⑪忽然：粗心，不注意。⑫“飡用五福”二句：见《尚书·周书·洪范》。五福，指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⑬“六沴作见”等句：引《洪范》之传。沴，灾气、灾难。

【译文】“统治天下的人尊重贤才、考论功绩天下就会太平，轻慢贤才、不论功绩天下就会混乱。果真能仔细地考虑治理民众的方法，为得到贤能的人而欢喜，论才能选拔士人，务必在一定的职位上加以试用，明确规定考核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能力，考查功绩的实际情况来评定他们的德行，不要采用结党营私的人虚伪的赞美之辞，不要听受积渐日深的诬陷之言，那么拥有功绩、勤于职守的官吏就不会有优点被隐蔽、受到中伤的忧虑，结党营私邪恶诡诈的人就不能得到官位，小人一天天减少，俊杰之士就会一天天多起来。经书上说：“三年一次考核官吏的功绩，考核三次后就罢退那些缺乏实绩的官吏，升迁那些功绩卓著

的官吏。’又说：‘具有九德的人都任用做事，俊杰治能之士都有官位。

‘没有论功行赏实行在前、众多有才智的人安置在官位上，而国家不太平的。我听说灾祸异象，是皇天用来责备告诫人君过失的，就像严厉的父亲明白告诫儿子一样。害怕担忧而恭谨地改正，那么灾祸就会消失，福气就会降临；忽视轻慢这些告诫，灾祸的惩罚就不会消除。经书上说：‘行事适合天意，五福就会降临；行事违背天意，六极就会降临。’经传上说：‘六种灾气兴起显现，如果不恭敬地修德来御灾，六种惩罚就会侵入，六种灾异的现象就会降临。’”

【原文】对奏，天子异焉，特召见永。其夏，皆令诸方正对策。永对毕，因曰：“臣前幸得条对^①灾异之效，祸乱所极，言关于圣聪。书陈于前，陛下委弃不纳，而更使方正对策，背可惧之大异，问不急之常论，废承天之至言，角^②无用之虚文，欲末杀^③灾异，满谰^④诬天，是故皇天勃然发怒，甲巳之间^⑤暴风三溱^⑥，拔树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

【注释】①条对：逐条对答天子的垂询。②角：争竞。③末杀：扫灭。④满谰：欺罔。⑤甲巳之间：自甲至巳，凡六日。⑥溱：同“臻”。至，到。

【译文】对策呈上，天子很惊异，特意召见谷永。当年夏天，命令各位贤良方正都来对答策问，谷永对答完毕，接着说道：“我先前有幸得以逐条奏对灾异的效验、祸乱的凶灾，言辞关系到您听纳的圣明。奏书陈述在前，陛下舍弃不采纳，却又进一步让贤良方正对答策问，不正视值得忧惧的、不寻常的现象，询问不紧急的平常之论，废止顺承天意的至理之言，竞相呈献无用的空话，想要抹杀灾异，欺罔污蔑天意，因此皇天勃然发怒，甲巳之间暴风刮了三次，树木被拔起折断。这是天帝最为圣明不可欺罔的征验啊。”

【原文】上使尚书问永，受所欲言^①。永对曰：“臣闻王天下有国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闻。如使危亡之言辄上闻，则商、周不易姓而迭兴；三正^②不变改而更用，夏、商之将亡也。行道之人^③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恶日广而不自知，大命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④。’臣闻三代所以隳社稷丧宗庙者，皆由妇人与群恶沉湎于酒。《书》曰：‘乃用妇人之言，自绝于天^⑤。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长，是信是使^⑥。’《诗》云：‘燎之方阳，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⑦。’《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⑧。’《易》曰：‘在中馈，无攸遂^⑨。’言妇人不得与事也。《诗》曰：‘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⑩。’王者必先自绝，然后天绝之。王者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财竭则下畔，下畔则上亡。是以明王爱养基本，不敢穷极，使民如承大祭^⑪。”

【注释】①受所欲言：谓记受其所欲言。②三正：谓历法建子、建丑、建寅。夏代建寅，阴历正月一日为一年之始；殷代建丑，以阴历十二月为正；周代建子，以阴历十一月为正月。③行道之人：言道路行人。④易曰下二句：见《易·系辞下》。今《易》文是：“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意谓安必思危、存不忘亡，才能保其安存。⑤“乃用妇人之言”二句：见《尚书·周书·泰誓》。意谓纣用妲己之言，自取灭亡。⑥“四方之逋逃多罪”等句：也见《尚书·周书·泰誓》。言纣用容纳逃亡多罪之人，尊而长之，亲信使用。⑦“燎之方阳”等句：见《诗经·小雅·正月》。⑧“濡其首”二句：见《易·未济》。⑨在中馈，无攸遂：见《易·家人》。⑩“懿厥哲妇”等句：见《诗经·大雅·瞻卬》。哲妇，指褒姒。懿，通“噫”，叹息声。枭，相传为食母的恶鸟。鸱，猫头鹰。匪，非。⑪如承大祭：意谓常畏慎。

【译文】皇上派尚书询问谷永，记录下他要说的话。谷永对答说：“臣听说作为天下之主、据有国家的人，所忧患的是有危身亡国的行

为，而告诫危亡的话却不能够被听闻。假如告诫危亡的话让君主能马上听到，那么商朝和周朝就不会改变姓氏而交替兴起，夏商周三代就不会改变正朔而更替统绪。夏朝和商朝将要灭亡了，道路上的行人人都知道，君主却安然地自以为像太阳在天上一样没有谁能危害他，因此过恶日益严重自己却不知道，政权倾覆自己却不能醒悟。《周易》上说：‘能够考虑到危险才能保有安定，能够想到灭亡才能够存在。’我听说夏商周三代社稷灭亡、宗庙丧失的原因，都是由于君主和妇人及一些恶人沉湎于饮酒作乐。《周书》上说：‘采用妇人之言，是自绝于天。’‘容纳四方逃亡多罪的人，尊崇并抬高他们，亲信并使用他们。’《诗经》中说：‘火烧得正烈，难道有能灭掉它的人吗？赫赫宗周，是褒姒灭亡了它呀！’《周易》中说：‘饮酒浸湿其头，信用因此丧失。’《周易》说：‘居中主食，没有什么可成就的。’是说妇人不能参与政事。《诗经》上说：‘那多谋多虑的妇人，实际上和枭鸩一样不祥呀！’‘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由妇人而生。’帝王一定先自取灭亡，然后上天才灭绝他。帝王以百姓为基础，百姓以财产为根本，财产枯竭了百姓就会叛乱，百姓叛乱国家就会灭亡。因此圣明的君主爱惜休养根本，不敢穷尽百姓的财力，使用民力如承大祭一样谨慎。”

【原文】元延元年^①，为北地^②太守。时灾异尤数，永当之官，上使卫尉^③淳于长受永所欲言。永对曰：“臣闻事君之义，有言责者尽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职。臣永幸得免于言责之辜，有官守之任，当毕力遵职，养绥^④百姓而已，不宜复关得失之辞。忠臣之于上，志在过厚，是故远不违君，死不忘国。昔史鱼^⑤既没，余忠未讫，委柩后寝，以尸达诚^⑥；汲黯^⑦身外思内，发愤舒忧，遗言李息^⑧。经曰：‘虽尔身在外，乃心无不在王室^⑨。’臣永幸得给事中出入三年，虽执干戈守边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闼^⑩，是以敢越郡吏之职，陈累年之忧。”

【注释】①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元延，汉成帝的第六个年号，共计四年。②北地：郡名。治马领（在今甘肃庆阳西北）。③卫尉：始于秦，为九卿之一。汉朝沿袭，为统率卫士守卫官禁之官。④养绥：养育安抚。⑤史鱼：春秋时卫国（都于濮阳西南）大夫。也称史鳅，字子鱼，名佗。卫灵公时任祝史，故称祝佗。负责卫国对社稷神的祭祀。孔子称他“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⑥以尸达诚：史鱼将终，以弥子瑕佞而已不能退、蘧伯玉贤而已不能荐，命子不得以大夫礼葬己。卫灵公入吊，怪而问之，子以实对，灵公叹曰：“此寡人之过也。”乃进蘧伯玉而远弥子瑕。史称“尸谏”。⑦汲黯：西汉名臣。字长孺，濮阳（今河南濮阳）人。好直谏廷诤，武帝称为“社稷之臣”。⑧遗言李息：汲黯外调，言于大行令李息，以为御史大夫张汤用事，败坏天下，必当进言于上，否则将并受诛杀。息不敢言。后张汤伏诛，息并得罪焉。⑨“虽尔身在外”二句：见《尚书·周书·康王之诰》。⑩省闕：禁中，官中。

【译文】元延元年，谷永做了北地郡太守。当时灾祸异象特别多，谷永应当赴任，皇上派卫尉淳于长听受谷永要说的话。谷永对答道：“臣听说奉事君主的大义，有进言职责的人要竭尽他的忠诚，有官位职守的人要勤于他的职守。臣谷永有幸得以避免不进忠直之言的罪过，而拥有居官守职的责任，本应当全力遵守职责，教养安抚百姓，不应该再涉及关于政治得失的言词。忠诚的大臣对于君主，志在尽量奉献自己的忠心，因此虽远离京城也不会背叛君主，即将赴死也不会忘记国家。从前史鱼已死，余存的忠诚没有终止，命儿子将自己的灵柩放在后堂，用尸体传达忠诚；汲黯身在朝外而想着朝廷，显露愤懑舒展忧怨，留言给李息。经书上说：‘即使你身在朝廷外，心无时不在王室。’臣谷永有幸做给事中出入朝廷三年，而今即便就要持着戈矛守护边疆之地，思念的心却常存在官中。因此敢于超越郡守的职责，陈述多年的忧虑。”

【原文】“臣闻天生蒸^①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②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③，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博爱仁恕，恩及行苇^④，籍税取民不过常法，宫室车服不逾制度，事节财足，黎庶和睦，则卦气理效，五征^⑤时序，百姓寿考，庶草蕃滋，符瑞并降，以昭保右^⑥。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穷奢极欲，湛湎^⑦荒淫，妇言是从，诛逐仁贤，离逖^⑧骨肉，群小用事，峻刑重赋，百姓愁怨，则卦气悖乱，咎征着邇^⑨，上天震怒，灾异屡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溃，水泉涌出，妖孽^⑩并见，彗星^⑪耀光，饥馑荐臻，百姓短折，万物夭伤。终不改寤，恶洽^⑫变备，不复遣告，更命有德。《诗》云：‘乃眷西顾。此惟予宅^⑬。’”

【注释】①蒸民：众民，百姓。蒸，众。②方制：谓方始制定疆域。《汉书·地理志上》：“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壑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颜师古注：“方制，制为方域也。”王先谦《汉书补注》：“《广雅·释詁》：‘方，始也。’言黄帝遍行天下，始裁制万里，区别州野。”后引申指疆域。③垂三统，列三正：三统，指黑统、白统、赤统。汉代大儒董仲舒力倡“三统”说，认为天道终而复始，黑、白、赤三统循环往复。夏朝为黑统，以寅月（正月）为五月；商朝为白统，以丑月（夏历12月）为正月；周朝为赤统，以子月（夏历11月）为正月。每个朝代之始，都应循例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意。④恩及行苇：《诗经·大雅·行苇》有“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的诗句，意谓行仁明道，即使卑微如草，也不残伤之。⑤五征：指雨、暘、寒、燠、风。⑥右：通“佑”。⑦湛湎：沉湎，沉迷。⑧逖：远。⑨咎征着邇：邇，通“尤”。王先谦引胡三省《通鉴注》云：“《洪范》之常雨、常暘、常寒、常燠、常风，为咎征着明也。天现咎征，以有着人君之过也。尤，过也。”⑩妖孽：草木之异谓之妖，虫豸之异谓之孽。⑪彗星：即孛星。古代指彗星。彗，音背。⑫洽：周遍。⑬诗云下二句：见《诗经·大雅·皇矣》。意谓天以殷纣为恶不变，乃眷然西顾，

而授命于周文王。

【译文】“我听说天生众民，相互不能治理，就设立君王来统领治理他们。划定海内疆域不是为了天子，分封土地不是为了诸侯，都是为了治理百姓。流传三统历法，排列三正次序，抛弃暴虐无道，扩展仁厚有德，不偏私于一姓，从而彰显出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君王亲自施行道义仁德，承合顺应天地，博爱宽厚，恩泽布及路边芦苇一样微贱的人，收纳赋税、取用民财不超过常行的法度，宫室车马服用不逾越制度，做事节俭财产富足，百姓和睦，就会阴阳和顺，五种自然现象按时间先后出现，百姓长寿，草木生长繁茂，祥瑞的征兆一齐降临，来显示上天的庇护和扶助。若是无道而行为荒诞，违逆天意残害生物，穷奢极欲，沉湎于逸乐而荒废政事，听从妇人之言，诛杀放逐仁厚贤能的人，离弃骨肉，众小人当权，严峻刑法，加重赋税，百姓愁苦怨恨，就会阴阳悖乱，通过灾兆显示君主的过失，上天盛怒，灾祸异象多次发生，日月相掩而食，五星失去正常的运行，大山崩塌，江河溃决，泉水涌出，妖孽同时出现，彗星放光，荒年相连，百姓夭折，万物早亡。倘若一直不改悔醒悟，使得罪过广布、变异备具，上天就不再责备告诫，而会另外扶立有德的人。《诗经》说：‘于是眷然西望，而给予他宅居。’”

【原文】“夫去恶夺弱，迁命贤圣^①，天地之常经^②，百王之所同也。《易》曰：‘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③。’王者遭衰难之世，有饥馑之灾，不损用而大自润，故凶；百姓困贫无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诗》云：‘凡民有丧，扶服救之^④。’《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⑤？’臣闻上主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恶，下主可与为恶而不可与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聪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难，深畏大异，定心为善，捐忘邪志，毋贰旧愆^⑥，厉精致政，至诚应

天，则积异塞于上，祸乱伏于下，何忧患之有？窃恐陛下公志未专，私好颇存，尚爱群小，不肯为耳。”对奏，天子甚感其言。

【注释】①去恶夺弱，迁命贤圣：谓除去恶弱的旧君，改立贤圣的新君。②常经：永恒的规律。③“屯其膏”等句：见《易·屯卦》九五爻辞。意谓屯积肥肉，不给予人，非常吝啬。以此占问小事则吉，因其不须他人辅助；占问大事则凶，因无他人辅助。屯，屯积。膏，肥肉。贞，占问。④“凡民有丧”二句：见《诗经·邶风·谷风》。扶服，同“匍匐”，伏地爬行，形容急遽、竭力。⑤“百姓不足”二句：见《论语·颜渊篇》。言百姓不足，君安得独足。⑥旧愆：昔日的过失。

【译文】“除去恶弱的旧君，改立贤圣的新君，是天地不变的法则，历代帝王都是一样的。《周易》中说：‘屯积膏脂，占卜小事吉，占卜大事凶。’君主遭逢衰败艰难之世，有饥荒的灾害，不减少用度，反而更加润益自己，因此会有凶祸；百姓困顿贫乏，无法供给君主的需求，愁苦悲愤怨恨的情绪滋生，因此会出现水灾。《诗经》中说：‘百姓有悲伤的事，伏地爬行来赈救他们。’《论语》中说：‘百姓不富足，君主怎能富足？’臣听说有道明君可与他一起做善事而不能与他一起做恶事，无道昏君可与他一起做恶事而不能与他一起做善事。陛下天然的品性，通达聪慧，是上主的姿质。只要能稍稍省思愚臣的话，感悟三种灾难，深深忧惧大的异象，下定决心推行善政，抛弃忘掉邪恶的心志，不要再犯以前的过失，振作精神致力于治理，以最大的诚意感应上天，那么天上积久的异象就会被遏止，地下的灾祸叛乱就会被降伏，还有什么忧虑担心的！臣私下担心的是陛下治理国家的心志不能专一，私人的爱好存留颇多，还留恋宠爱众多小人，不肯真心去做啊！”奏对进上，天子很为他的话感动。

【原文】杜邺^①字子夏，本魏郡^②繁阳人也。邺少孤，其母张敞^③

女。邺壮，从敞子吉学问，得其家书，以孝廉为郎^④。元寿^⑤元年正月朔^⑥，上以皇后^⑦父孔乡侯傅晏^⑧为大司马卫将军^⑨，而帝舅阳安侯丁明^⑩为大司马骠骑将军^⑪。临拜^⑫，日食，诏举方正^⑬直言^⑭。扶阳侯韦育^⑮举邺方正，邺对曰：“臣闻阳尊阴卑，卑者随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虽贱^⑯，各为其家阳；女虽贵，犹为其国阴。故礼明三从^⑰之义，虽有文母之德，必系^⑱于子。春秋不书纪侯^⑲之母，阴义杀也；昔郑伯随姜氏之欲，终有叔段篡国之祸^⑳；周襄王内迫惠后之难，而遭居郑之危^㉑。汉兴，吕太后^㉒权私亲属，又以外孙为孝惠^㉓后。是时继嗣^㉔不明，凡事多暗，昼昏冬雷之变，不可胜载。窃见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约俭，非礼不动，诚欲正身与天下更始^㉕也。然嘉瑞未应，而日食、地震、民讹言行筹^㉖，传相惊恐。案春秋灾异，以旨象为言语^㉗，故在于得一类而达之也。日食，明阳为阴所临。坤卦^㉘乘离，明夷^㉙之象也。坤以法地，为土为母，以安静为德。震^㉚，不阴^㉛之效也。臣闻野鸡著怪，高宗深动^㉜；大风暴过，成王怛然^㉝。愿陛下加致精诚，思承始初，事稽诸古，以厌^㉞下心，则黎庶群生无不说^㉟喜，上帝百神收还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报。”

【注释】①杜邺：字子夏，西汉大臣，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2年。原籍魏郡繁阳（今河南内黄县东北），系张敞外孙。幼年丧父母，随舅父张吉生活。初以孝廉为郎。后受大司马王商赏识擢为主簿，不久荐为御史。哀帝刘欣即位之初，任命为凉州刺史。不数年，因病免职。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并善于辞令，尤工古文。留有《元寿元年举方正直言对》文集五卷，另有《灾异对》《说王商》《汉书本传》《书断》等文，均受当时人的赞誉。

②魏郡：郡名。治邺县（在今河北磁县南）。③张敞：字子高，西汉大臣，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48年，杜邺外祖父。其祖父张孺为上谷太守，父张福事汉武帝，官至光禄大夫。④孝廉为郎：孝廉，汉代选举官吏的科目名。郎，官名，郎官的泛称。⑤元寿：即汉哀帝刘欣第三个年号，公元

前2年改。⑥朔：月相名，旧历每月初一。亦专指正月初一。⑦皇后：此指哀帝刘欣的皇后傅氏，是孔乡侯傅宴之女，哀帝祖母傅太后的侄女。哀帝死后被废为庶人，因为不堪耻辱而自杀身亡。⑧傅晏：汉哀帝祖母傅太后的叔叔傅中叔之子，汉哀帝皇后傅氏之父，被封为孔乡侯。公元前2年，为大司马卫将军。公元前1年，因乱妻妾之位，免职，迁徙到合浦郡。⑨大司马卫将军：古代官职名。《周礼》以大司马为夏官之长。西汉武帝刘彻于公元前139年罢太尉，公元前119年始置大司马，加于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号前。其位贵比上卿。⑩丁明：汉瑕丘人。其妹为定陶共王姬，生哀帝。哀帝入立，明封阳公侯，为大司马骠骑将军，辅政。⑪大司马骠骑将军：古代官职名，其位尊比丞相。⑫拜：用一定的礼节授与某种名义或职位，或结成某种关系。⑬方正：古代制科之一。汉文帝时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多为举荐；后成为制科之一，有举荐和自荐之别，先荐，后廷试。⑭直言：直言敢谏。汉晋察举科目名。⑮韦育：韦玄成孙韦宽之子。⑯贱：指地位卑贱。⑰三从：旧礼教认为妇女应该做到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谓之“三从”。⑱系：拴缚，约束。⑲纪侯：指的是姜季。《青州府志》载：“纪，侯爵，姜姓，炎帝苗裔，封于纪。世与鲁国为婚。周夷王娶纪女亦赏为王后。”纪侯姜季成了周王室之国亲，又敢于反映下情，周懿王很信所言。故纪侯告齐侯哀公御状，谏齐侯哀公吕不振于周天子面前，周懿王使（人）烹焉（下了油锅），而立其弟吕静为胡公，称齐侯。从此齐、纪两国结下了不世之仇，齐想灭纪，纪想灭齐。至齐胡公时，齐国国势日衰，又遭受到莱国姜姓宗主国及属国棠邑侯（今平度市）、维夷侯（今高密市）、州国侯（今安丘市）、纪国侯（今江苏省赣榆县）等莱族侯国的联合军事进攻，齐胡公被驱逐出境。迫于无奈，迁都薄姑城（今博兴县柳桥镇处）。纪国侯姜季率领其四兄弟继续北进，占领了纪、郑、郟、郟四国地盘。三年后，其少弟又占领了郁国（今临淄城东五公里，东安平，亦称石槽城）。兄弟五人分兵把口，形成了一道使齐国难于逾越的防线。自齐胡公以后，献公、武公、厉公、文公、成公、庄公、弟公弟子无知共八世，在三百六十八年期间内，未能东进半步，反被莱国诸侯，尤其是纪国侯姜氏兄弟及其后裔数代掣肘三百余年。直到齐襄公、齐桓

公时，齐国国势日强，用了三十余年的武力拼战，才收回了姜太公时所封的土地。⑳昔郑伯随姜氏之欲二句：郑伯，即郑庄公，姬姓，郑氏，名寤生，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政治家，春秋时期郑国第三代国君，公元前743年至公元前701年在位。姜氏，指申侯之女武姜，郑武公之妻，郑庄公之母。叔段，郑庄公弟弟。《左传》隐公元年云：郑庄公随其母武姜之欲，封其弟共叔段于京。共叔段势大阴谋篡国，终为庄公所镇压。㉑周襄王内迫惠后之难二句：《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云：周襄王之母惠王宠爱襄王弟王子带，助长其气焰。王子逞借狄师攻襄王，襄王被迫出奔于郑。㉒吕太后：即汉高祖刘邦之妻吕雉。㉓孝惠：即汉惠帝刘盈（公元前211年—公元前188年），西汉第二位皇帝（公元前195年—公元前188年在位），刘邦的嫡长子，母亲吕雉。在位七年，死时年仅二十四岁，谥号“孝惠”。㉔继嗣：后嗣；后代。此特指帝王的继位者，即太子。㉕更始：重新开始；除旧布新。㉖行筹：谓以筹码计数。㉗以旨象为言语：谓天以景象旨意来告喻人。㉘《坤卦》乘《离》：坤卦，《易经》六十四卦之第二卦。乘，驾御，超越。离，《易经》六十四卦第三十卦。㉙《明夷》：易经六十四卦第三十六卦，下离上坤。离为明，坤为顺；离为日，坤为地。日没入地，表示光明受损，前途不明，环境困难，宜遵时养晦，坚守正道，外愚内慧，韬光养晦。㉚震：地震。㉛不阴：指不遵“阴”道。㉜野鸡著怪，高宗深动：指殷高宗祭祀汤时，一只雉飞到祭鼎上鸣叫。古代认为是变异之兆，因此殷高宗深受震动，遂修五德。野鸡，指雉，汉讳吕后之名。㉝大风暴过二句：相传周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天乃风雷，偃禾拔木，成王乃启金縢之书，悔而信周公。㉞厌：师古曰：“厌，满也。”㉟说：通“悦”。

【译文】杜邲，字子夏，本是魏郡繁阳人。杜邲年少丧父母，他的母亲是张敞的女儿，因此杜邲壮年时跟随舅舅张吉学习，得到了其家传之书。因举孝廉做了郎官。元寿元年正月朔日，皇上任用皇后的父亲孔乡侯傅晏做大司马卫将军，任用帝舅阳安侯丁明做大司马骠骑将军。到授官时，发生了日食，皇上下令推举方正直言的士人。扶阳侯韦育举

荐杜邺方正，杜邺对奏说：“我听说阳者尊贵阴者卑贱，卑贱者跟随尊贵者，尊贵者兼管卑贱者，这是上天的规律。因此男子虽然卑贱，也各自是家里的阳者；女子虽然尊贵，仍是国中的阴者。因此在礼法上要明确三从的规范，即使有文母的德行，一定也要受她儿子的约束。《春秋》不记载纪侯的母亲，是因为妇道衰减。从前郑伯听从姜氏的欲望，终于发生叔段篡国的祸乱；周襄王在国内迫于惠后之难，而遭到移居郑国的危亡。汉朝兴起，吕太后依仗权势偏私亲属，又让外孙女做孝惠皇后，那时继嗣不明确，凡事多隐晦，白昼昏暗冬季打雷之类的异象，多得记载不过来。臣私下裹见陛下施行不偏颇的政治，每事节约俭省，凡事不合礼法就不去做，确实是想修正自身与天下一起更化布新。然而好的兆象还没有应验，却发生了日食、地震。百姓听到谣言行筹占卜，相互传说惊惶不安。据《春秋》记载，灾异是上天以景象旨意作为言语告诫人，所以在于获知一类旨喻后来知晓其他的事。日食，表明阳被阴所覆盖，《坤》卦凌于《离》卦之上，是《明夷》的卦象。《坤》用来效法地，为土为母，以安静为德。地震，是不守‘阴’道的效验。我听说野鸡显登鼎怪异之象，殷高宗深被触动；大风猛烈地刮过，成王因此惊恐不安。希望陛下更加精心专诚，考虑承继国初的隆盛，凡事多考查古例，满足百姓的心意，那么黎民百姓就没有不高兴的，上帝百神收回威势和怒气，还哪裹用得着忧虑祲祥福禄不来回报呢！”

【原文】王嘉，字公仲，平陵^①人也，建平三年^②代平当^③为丞相。嘉为人刚直严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④成帝之政，多所变动。嘉上疏曰：“臣闻圣王之功在于得人。孔子曰：‘材难，不其然与^⑤。’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养可成就者，则士赴难不爱其死。临事仓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荐儒者公孙光、满昌^⑥及能吏萧咸^⑦、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称。天子纳而用之。

【注释】①平陵：县名。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北。②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③平当：字子思，梁国下邑（今安徽砀山）人。建平二年迁诸吏散骑，光禄勋，拜御史大夫，代朱博为丞相。④匡：正也。谓纠正其失误。⑤材难，不其然与：见《论语·泰伯篇》。⑥满昌：颍川人，字君都，曾跟从匡衡学《齐诗》，官至詹事。⑦萧咸：萧望之八子当中作到二千石高位的三个儿子之一，字仲君，曾作过丞相史，因举茂材，作好畤县令，后来又曾作淮阳、泗水内史，张掖、弘农、河东太守。在任上的表现都很不错，多次受到增秩赐金的奖励。

【译文】王嘉，字公仲，平陵人。建平三年，他代替平当做了丞相。王嘉为人刚直严毅而且很有威望，皇上非常敬重他。哀帝刚刚即位时，想要匡正成帝在政事上的失误，在人事上多有变动，王嘉就上疏说：

“我听说成就圣王的功绩在于得到人才。孔子说：‘贤才难得，不是这样的吗？’现今朝中诸多的大夫有杰出才能的很少，应该预先扶植培养可以做出成就的人。这样，在国家危急的时刻就会有士人会为了赴救国难而不吝惜性命。如果到了面临患乱才再匆促间寻求这样的人才，这不是治明朝廷的办法啊。”王嘉于是就举荐了儒者公孙光、满昌以及能干的官吏萧咸、薛修等人，他们都是原来食俸二千石官吏中有很好的声名而且被人称颂的。天子接纳了王嘉的意见并任用了他们。

【原文】是时，侍中董贤^①爱幸于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缘，傅嘉劝上因东平事^②以封贤。上于是定^③躬、宠告东平本章，掇^④去宋弘，更言因董贤以闻，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赐爵关内侯。顷之，欲封贤等。上心惮嘉，乃先使皇后父孔乡侯傅晏持诏书视丞相御史。于是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封事言：“窃见董贤等三人始赐爵，众庶匈匈，咸曰贤贵，其余并蒙恩^⑤，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于贤等不已，宜暴贤等本奏^⑥语言，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合^⑦古今，明正^⑧其义，然后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众心，海内引领而议。臣嘉、臣延材弩^⑨不

称，死有余责。知顺指不违，可得容身须臾。所以不敢者，思报厚恩也。”上感其言，止。数月，遂下诏封贤等。

【注释】①董贤：公元前22年至前1年，字圣卿，西汉云阳人。董贤是西汉御史董恭之子，是一个美男子。董贤初任太子舍人，汉哀帝即位后改任他职，二年后，哀帝有一天在官中望见董贤，被其的仪貌吸引，拜为黄门郎。后拜为大司马。哀帝崩，王莽掌权后，董贤随即失势，自杀而死。《汉书·佞幸传》有其传。②东平事：东平国境内有两座山，一座叫瓠山，另一座叫危山。某日，危山上的泥土莫名其妙地翻了出来盖在草上，硬是在山上铺出一条像驰道（天子专用）一样的道路来；无独有偶，瓠山发生山体崩裂，有一块巨石侧转起立。东平王刘云和王后听说了这个情况，便自作主张前往瓠山祭祀；按当时当地的风俗，用黄菩草（即忘忧草）扎成神像，还专门撰写了祭文。这件事被投机分子躬夫息、孙宠等人获悉，他们便通过中常侍宋弘告发，说东平王刘云要谋反。哀帝便指示有关部门把刘云及其王后等人逮捕起来，严加审讯。③定：谓政治。④掇：削也。掇去宋弘，谓削去宋弘之名。⑤其余并蒙恩：董贤以贵宠得封，而其他（息夫躬、孙宠）遂亦蒙恩。⑥本奏：奏本。⑦考合：研究综合。⑧明正：辨明。⑨弩：喻愚钝无能。

【译文】此时，侍中董贤被皇帝喜爱宠信，皇帝想封他为侯却没有合适的机会，傅嘉劝皇上借着东平王之事来封赏董贤。皇上因此决定更改息夫躬、孙宠告发东平王谋反的奏章，去掉了宋弘的名字，改称是因为董贤而听到了这件事，想通过这个功劳来封董贤为侯，将他们都先赐爵为关内侯。过了不久，想册封董贤等人，皇帝心中忌惮王嘉，于是先派皇后的父亲孔乡侯傅晏拿着诏书去给丞相和御史看。于是王嘉与御史大夫贾延进上密封的奏书说：“臣等私下里看见董贤等三人刚刚被赐爵，就引来众人的纷纷议论，都说董贤显贵了，其余的人都跟着一起蒙受恩宠，到现在流言还没有消散。陛下不断地施加给

董贤等人仁爱恩惠，应该公开董贤等人奏本上的进言，再询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等人的意见，研究综合古今之制，辨明其是否合义，这样以后才可以进行加爵封地。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随便地加爵封地），恐怕会大失民心，引来天下人的伸颈议论。臣王嘉、臣贾延愚钝无能不称职，即使死了也难逃罪责。明明知道顺从而不违逆圣上的旨意，能够得以片刻的容身，而之所以不敢顺从圣上旨意的原因，是希望报答君主您的厚恩啊。”皇上被他们的话所感动，就中止了这件事，过了几个月，最终还是下命令封赏董贤等人。

【原文】直后数月，日食，举直言。嘉复奏封事曰：“臣闻咎繇^①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国，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②。’箕子^③戒武王曰：‘臣无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辟，民用僭^④。’言如此则逆尊卑之序，乱阴阳之统，而害及王者，其国极危。国人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一，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败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⑤。自是以后，纵心恣欲，法度陵迟^⑥，至于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亲，失礼患生。何况异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⑦。’孔子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备位^⑧，窃内悲伤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于国，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独乡^⑨，察众人之所共疑。往者宠臣邓通、韩嫣骄贵失度，逸豫无厌，小人不胜情欲，卒陷罪辜。乱国亡躯，不终其禄，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览前世，以节贤宠，全安其命。”于是上寝不说，而愈爱贤，不能自胜。

【注释】①咎繇：亦作“咎陶”，即皋陶，舜之贤臣。咎，通“皋”。②“无傲逸欲有国”等句：见《尚书·虞书·咎繇谟》。机，疑作“几”。几，微也。万几，谓当万事之微。③箕子：商纣之叔父，封于箕。因纣王不听其谏，乃披发佯狂

为奴，为纣王所囚。后归于周。④“臣无有作威作福”等句：见《尚书·周书·洪范》。而，汝，你。颇僻，偏邪不正。僭，不信。慝，恶也。⑤隆至成康：谓到了成康之世至于隆盛。⑥陵迟：渐趋衰败。⑦“道千乘之国”等句：见《论语·学而篇》。道，治也。⑧备位：居官的自谦之词。谓愧居其位，不过聊以充数。⑨独乡：独自向慕。乡，通“向”。

【译文】（封赏董贤后）过了几个月，发生了日食，皇上就下诏推举敢于直言进谏的人，王嘉又进上密封的奏书说：“臣下听说皋陶告诫帝舜说：‘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以傲慢，不可以放纵自己的欲望，时刻要谨慎戒惧，以此来处理成千上万的国事。’箕子告诫武王说：‘做臣下的应该没有作威作福的，没有吃精美食物的。如果作为臣下作威作福，吃精美食物的，对你的家会有损害，对你的国会不吉祥，众人会因此偏邪不正，百姓会因此变得虚假邪恶。’如果这样就会违背尊卑的次序，扰乱阴阳的纲纪，进而损害到君王，他的国家也就岌岌可危了。居住在城邑裏的人偏邪不正，百姓因此虚假邪恶不专一，这是君王不遵守自己应守的规矩、上下丧失应有的秩序所造成的民风衰败呀。周武王亲自躬行这些法度，因此国家一直到隆盛成康时代。自成康以后，君主放任心意纵容欲望，法度渐趋衰败，以致到了臣下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的地步。父子之间是世间最为亲密的关系，却由于礼法的丧失导致竟然做儿子的会厌恨父亲的存在，何况本来就和君主不同姓而且没有亲情关系的臣下呢？孔子说：‘治理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国，应敬谨地处事而有信用，崇尚节俭而爱惜百姓，在闲暇之时才使用民力。’孔子说：‘国家倾危了却不能支撑，国家颠覆了却不能扶持，那还任用他做臣相干什么呢？’臣王嘉愧居相位，私下裏内心悲伤不能传达我忠诚的心意；如果我死了对国家有益，那么我不敢吝惜自己的生命。希望陛下能够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偏好，体察众人共同的疑虑。过去，宠臣邓通、韩嫣因为尊贵骄纵而失去了节制，放纵游乐而不知道满

足，小人不能够战胜自己邪恶的欲望，最终身陷罪咎。这样的人祸乱国家以致丢掉自己的性命，不能始终享有他的那一份俸禄。这正是所谓的宠爱他就是害了他啊。陛下您应该借鉴前代的经验，从而节制对董贤的宠爱，以此保全他的性命。”于是皇上逐渐开始不高兴了，反而更加宠爱董贤，无法自拔。

【原文】初，廷尉梁相^①与丞相长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杂治东平王云狱。时冬月未尽二旬，而相心疑云冤，狱有饰辞^②，奏欲传之长安，更下公卿复治。尚书令鞫谭、仆射宗伯凤以为可许。天子以相等皆见上体不平，外内顾望，操持两心，幸云逾冬^④，无讨贼疾恶主讎之意，制诏免相等皆为庶人^⑤。后数月大赦^⑥，嘉奏封事荐相等明习治狱，“相计谋深沉，谭颇知雅文，凤经明行修，圣王有计功除过^⑦，臣窃为朝廷惜此三人”。书奏，上不能平^⑧。

【注释】①梁相：字子夏。官为廷尉。②饰辞：伪饰之辞；不实之言。③传：谓移其狱事。④幸云逾冬：侥幸云狱过了冬可以免死。⑤免相等皆为庶人：据《百官表》，梁相被贬为东海都尉。⑥后数月大赦：即元寿元年正月辛丑朔日食，大赦天下。⑦计功除过：计其功劳而免其罪过。⑧不能平：指心怒。

【译文】当初，廷尉梁相和丞相长史、御史中丞以及五位俸禄二千石的官吏共同会审东平王刘云之案。当时冬月还没过二旬，而梁相怀疑刘云是被冤枉的，认为狱状有不实的言辞，于是就上奏书要求将此案件转到长安，再下达给公卿们重新会审。尚书令鞫谭、仆射宗伯凤认为可以准许。哀帝认为梁相等人都见皇上身体不好，内外犹豫观望，心怀二意，希望刘云活过冬天可以减免死刑，心里没有讨伐叛贼的罪恶、憎恶主上的仇敌之意，于是就下诏令将梁相等人罢除官职，贬为庶人。此后过了几个月，哀帝（因为日食）大赦天下，王嘉进上密封的奏书举荐

梁相等人善于审理案件,说:“梁相计谋深沉,鞠谭很会写作雅正的文辞,宗伯凤通晓经典、品行修持都很好,圣明的君主都应该计算大臣的功劳而免除其罪过,臣私下裹替朝廷惋惜这三个人(被免为庶人)。”奏书递上之后,哀帝很不高兴。

【原文】后二十余日,嘉封还益董贤户事,上乃发怒,召嘉诣尚书,责问以:“相等前坐在位不尽忠诚,外附诸侯,操持两心,背人臣之义。今所称相等材美,足以相计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总方略一统万类分明善恶为职,知相等罪恶陈列,著闻天下,时辄以自劾。今又称誉相等,云为朝廷惜之。大臣举错,恣心自在,迷国罔上,近由君始,将谓远者何^①?对状。”嘉免冠谢罪。事下将军中朝者^②,光禄大夫孔光^③、左将军公孙禄、右将军王安、光禄勋马宫^④、光禄大夫龚胜劾嘉迷国罔上不道,请与廷尉杂治。胜^⑤独以为嘉备宰相,诸事并废,咎由嘉生;嘉坐荐相等,微薄,以应迷国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

【注释】①近由君始二句:意谓近臣尚然,远者更不必说了。对状,敕令具对。②中朝:指中朝臣。③孔光:曾任御史大夫、廷尉,于法律颇为擅长。一度罢相,后又复职。④马宫:字游卿,东海戚人也。治《春秋》严氏,以射策甲科为郎,迁楚长史,免官。后为丞相史司直。征为詹事,光禄勋,右将军,代孔光为大司徒,封扶德侯。光为太师薨,官复代光为太师,兼司徒官。⑤胜:当作“光禄大夫龚胜”。

【译文】此后过了二十多天,王嘉封还哀帝给董贤增加封户的诏书,哀帝于是发怒了,召王嘉到尚书那裏,责问他说:“梁相等人前次因在官位不能够尽其忠诚,对外依附诸侯,怀持二心,违背了做臣子的道义,所以降罪,现在你反而称赞梁相等人很有才能,足以计其功劳

而免其罪过。您因为有道德品行，官居三公之位，以总筹方略、统一万类、分明善恶作为你的职责，你知道梁相等人的罪恶已经公布了，天下人都已经知道了。当时你也检举了自己的过失。现在你又来称誉梁相等人，说为朝廷惋惜他们。大臣的行为举动，任凭自己的心意所在，迷乱国家欺罔主上的臣子，就从你开始，更何况在远处做官的人呢！你要如实陈述事状！”王嘉于是脱掉朝冠请罪。哀帝将此事下达给将军和九卿大臣审理。光禄大夫孔光、左将军公孙禄、右将军王安、光禄勋马宫、光禄大夫龚胜一起弹劾王嘉迷乱国家、欺罔圣上、不守道义，请求与廷尉对他进行共同会审。龚胜个人认为王嘉官居宰相，各项事情都被废止，灾祸是因为王嘉引起的，如果只以举荐梁相等人治王嘉之罪，这太轻微了，要用迷乱国家、欺罔皇上、不守道义来治罪，不这样恐怕不能显示给天下人看。皇上于是同意了孔光等人的奏请。

【原文】有诏假谒者节^①，召丞相诣廷尉诏狱。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药进嘉，嘉不肯服。主簿^②曰：“将相不对理^③陈冤，相踵以为故事，君侯宜引决^④。”使者危坐府门上^⑤。主簿复前进药，嘉引药杯以击地，谓官属曰：“丞相幸得备位三公，奉职负国，当伏刑都市以示万众。丞相岂儿女子邪，何谓咀^⑥药而死？”嘉遂装出^⑦，见使者再拜受诏，乘吏小车，去盖不冠，随使者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绶，缚嘉载致都船诏狱。

【注释】①谒者节：官名。节，符节。信物。②主簿：官名，掌文书、印鉴等，此属丞相。③理：谓廷尉。汉廷尉相当于古之大理。④引决：谓自杀。⑤使者危坐府门上：此为逼促王嘉的行为。⑥咀：嚼也。⑦装出：朝服而出。⑧都船诏狱：据《百官表》执金吾属官有都船令。其部诏狱，即称都船诏狱。

【译文】有诏令暂借给谒者符节，召丞相到廷尉诏狱。使者到了王

嘉的府上，掾史哭泣着一起和药给王嘉，王嘉不肯服用。主簿说：“将相不面对法官陈述冤情，这样沿袭已成旧例，丞相您应该喝药自杀。”使者端坐在府门上（逼迫王嘉喝药）。主簿又上前进药，王嘉拿过药杯掷到地上，对属吏说：“丞相有幸得以位居三公，奉行职事时有负国家，应当伏刑都市来警示世人。丞相我难道是一个小女子吗？为什么要吃药自杀？”王嘉于是着装出门，见到使者拜了两拜接受了圣旨，乘坐着卒吏的小车，去掉车盖免冠，跟随使者拜见廷尉。廷尉收回了王嘉的丞相新甫侯的印绶，将王嘉绑着用车载到都船诏狱。

【原文】上闻嘉生^①自诣吏，大怒，使将军以下与五二千石杂治。吏诘问嘉，嘉对曰：“案事者思得实。窃见相等前治东平王狱，不以云为不当死，欲关^②公卿示重慎；置驿马传囚，势不得逾冬月，诚不见其外内顾望阿附^③为云验。复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窃为国惜贤，不私此三人。”狱吏曰：“苟如此，则君何以为罪？犹当有以负国^④，不空入狱^⑤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叹曰：“幸得充备宰相，不能进贤，退不肖，以是负国，死有余责。”吏问贤、不肖主名。嘉曰：“贤，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进；恶，高安侯董贤父子，佞邪乱朝，而不能退。罪当死，死无所恨。”嘉系狱^⑥二十余日，不食欧血而死。

【注释】①生：活着。②关：通告。③阿附：指阿附藩王法。《汉书诸侯王表》记汉有附益之法。④犹当有以负国：谓犹坐以负国之法。当，谓论罪。负国，指背负皇朝，外附诸侯。⑤不空入狱：意谓入狱有所根据。⑥系狱：囚禁于牢狱。

【译文】皇上听说王嘉自己活着去见了官吏，非常愤怒，派将军以下的官员和五个二千石官吏一起会审王嘉。狱吏责问王嘉，王嘉回答说：“考问事情的人希望得到事情的真相。我私下见梁相等人以前处理东平王一案，并不认为刘云不应该被处死，只是事情涉及到公卿应该要

显示慎重；（梁相等人）备置驿马转送囚犯（到京城），势必不能超过冬月，我确实没有发现他们内外观望阿附刘云的证据。恰好那时蒙受皇上大赦，梁相等人都是善良的官吏，我私下替国家爱惜贤才，不是偏爱这三个人啊。”狱吏说：“假如是这样，那么你为什么认为判处你的罪名是应该的呢？您一定是辜负了国家，不是无罪而入狱的吧。”狱吏稍稍侮辱王嘉，王嘉就喟然仰天长叹道：“我有幸得以充任宰相，不能够举拔贤才、罢退愚才，因此而有负于国家，死有余责啊。”狱吏于是就询问贤与不肖的人的名字，王嘉说：“贤才，就是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举拔；恶人，就是高安侯董贤父子，谄媚邪僻扰乱朝廷，却不能将其罢免。我罪该万死，所以死而无恨了。”王嘉被关在狱中二十多天，不吃食物，口吐鲜血而死。

【原文】嘉为相三年诛，国除。死后上览其对而思嘉言，复以孔光代嘉为丞相，征用何武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①，诏书追录忠臣，封嘉子崇为新甫侯，追谥嘉为“忠侯”。赞曰：王嘉之争，哀哉。故曰“依^②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者也。

【注释】①元始四年：公元4年。元始，西汉时期汉平帝刘衎的年号，从公元1年至公元5年，共计五年。②依：顺应。

【译文】王嘉担任丞相三年被诛杀，封国被削除。他去世后皇上读他的临终答辞而思考他的话，于是用孔光代替王嘉做了丞相，征用何武做了御史大夫。元始四年，皇帝下诏书追录忠臣，封王嘉的儿子王崇为新甫侯，追封王嘉谥号为忠侯。论赞说：“王嘉的谏诤，很悲哀啊！”因此有人说“顺应世俗就会使道义衰败，违背世俗就会使自身危险”，这正是古人难以接受封爵进官的原因了。

儒林传

【原文】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①之文。“六艺”者，王教^②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③、正人伦^④、致至治之成法^⑤也。周道^⑥既衰，坏于幽、厉^⑦，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⑧二百余年而孔子兴，衷圣德遭季世^⑨，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⑩！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⑪？”于是应聘诸侯，以答礼^⑫行谊。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陈^⑬，奸^⑭七十余君。适^⑮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⑯；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⑰各得其所^⑱。究观^⑲古今篇籍，乃称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⑳。”又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㉑。”于是叙《书》则断《尧典》^㉒，称《乐》则法《韶舞》^㉓，论《诗》则首《周南》^㉔。缀^㉕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㉖行事，绳^㉗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获麟^㉘而止。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㉙，而为之传。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㉚。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㉛！”

【注释】①《六艺》：古代称《诗》《书》《礼》《乐》《易》和《春秋》六种经书。也泛指各种经书。②王教：王者的教化。汉刘向《列女传·楚平伯嬴》：“夫妇之道，固人伦之始，王教之端。”③天道：指自然界的规律。④人伦：是指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五种关系，即君臣（领导与被领导）、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

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⑤成法：既定之法。⑥周道：周代治国之道。唐韩愈《原道》：“周道衰，孔子没。”⑦幽、厉：周代昏乱之君幽王与厉王的并称。《礼记·礼运》：“我观周道，幽厉伤之。”⑧陵夷：由盛到衰。衰颓，衰落。⑨季世：末代，衰败时期。⑩“凤鸟不至”三句：见《论语·子罕篇》。凤鸟，即凤凰。古以为神鸟，祥瑞的象征，它出现就表示天下太平。相传圣人受命，黄河就出现图画。⑪“文王既没”二句：亦见《论语·子罕篇》。意谓周文王死后，一切文化遗产都在我这里。⑫答礼：言以礼答之。⑬畏匡厄陈：畏，拘囚之意。匡，邑名，在今河南长垣西南十五里有匡城。厄，为难，迫害。陈，指春秋时陈国。⑭奸：音读干，通“干”，干谒的意思，指为谋求禄位而谒见当权者。⑮适：往，到。⑯三月不知肉味：谓欣赏《韶》入了迷。⑰《雅》《颂》：《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此即指《诗经》。⑱各得其所：整理之意。⑲究观：仔细观察。⑳“大哉，尧之为君也”等句：见《论语·泰伯篇》。巍巍，高貌。焕，明也。㉑“周监于二代”等句：见《论语·八佾篇》。二代：夏代和商代。郁郁，文章盛貌。㉒叙《书》则断《尧典》：言《尚书》始于《尧典》。《尧典》，《尚书》篇目之一，记载了唐尧的功德、言行，是研究上古帝王唐尧的重要资料。㉓《韶舞》：舜时乐舞名。㉔论《诗》则首《周南》：言《诗经》首篇为《周南·关雎》。《周南》，《诗·国风》之一。后人认为《周南》所收大抵为今陕西、河南、湖北之交的民歌，颂扬周德化及南方。汉以后被作为诗教的典范。㉕缀：连结。引申为紧跟、追随。㉖十二公：指《春秋》所载鲁国的十二个国君，即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㉗绳：谓治正之。㉘获麟：《春秋》哀公十四年云：“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传说孔子作《春秋》，至此而止。㉙读之韦编三绝：谓读之爱不释手，故韦（皮绳）再三断绝。韦编，古时以皮绳编缀竹简，故称韦编。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喜读《周易》，常常翻阅，爱不释手，以致连穿连《周易》竹简的皮条也断了数次。形容好学不倦，勤奋用功。㉚“述而不作”二句：见《论语·述而篇》。㉛“下学而上达”二句：见《论语·宪问篇》。言下学人事而上达天命。下学，谓学习人情事理的基本常识。上达，谓上知天命。

【译文】古代的儒者，对六艺中的文章都广泛地学习。六艺是古圣先王教化民众的经典，是古圣先王用来明天道、正人伦、达到天下大治的成法。周道衰微，坏于幽厉之时，礼乐征伐出自诸侯，衰落二百多年后孔子兴起，由于圣德遭逢末世，知道言不被用，大道不能通行，于是孔子慨叹道：“凤鸟不来，河不出图，我实施大道没有指望了啊！”“文王已死，礼乐文化之传承岂不在我这里吗？”于是应聘于诸侯，以答礼行义。向西入周，向南到楚，受惊于匡，断粮于陈，拜谒七十多个国君。到齐听到《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从卫返鲁，然后音乐得以修正，《雅》《颂》各得其所。仔细观察古今篇籍，于是称赞道：“尧做君主真伟大啊！只有天最大，尧效法它。他的成就多么高啊，他的礼乐法度多么美好啊！”又说：“周借鉴夏商，礼乐文化隆盛，我赞同周。”于是整述《尚书》便从《尧典》开始，称乐便以《韶舞》为法，论《诗》则以《周南》为首。追随周礼，按照鲁《春秋》，列举鲁国十二公期间的行事，用文武之道为标准，成为大一统之王者的不易之法，到获麟为止。晚年喜欢《易》，读《易》次数太多而使连缀竹简的皮带断了好几次，而且还为《易》作了传。都是以近代圣王之事，来确立先王之教。所以孔老夫子说：“我只是传承上古圣贤的道统而没有自己的创作发明，对古圣先贤传下来的教诲深信不疑。”“下学人事，上达天命，知道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原文】弘^①为学官^②，悼道之郁滞^③，乃请曰：“丞相^④、御史^⑤言，制^⑥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⑦甚愍^⑧焉，故详延^⑨天下方闻之士^⑩，咸登诸朝。其令礼官^⑪劝学，讲议洽闻^⑫，举遗^⑬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⑭议，予博士^⑮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厉^⑯贤材焉。’谨与太常臧^⑰、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

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制曰：“可。”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⑩多文学之士矣。

【注释】①弘：指公孙弘（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21年），字季，一字次卿，西汉淄川国（郡治在寿光南纪台乡）薛人。出身于乡鄙之间，立志苦读，武帝时曾为相。②学官：指古时主管学务的官员和官学教师。③郁滞：郁积阻滞。④丞相：古代辅佐君主治理国家政务的职位最高的大臣。⑤御史：官名。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皆有御史，为国君亲近之职，掌文书及记事。秦设御史大夫，职副丞相，位甚尊；并以御史监郡，遂有纠察弹劾之权，盖因近臣使作耳目。汉以后，御史职衔累有变化，职责则专司纠弹，而文书记事乃归太史掌管。⑥制：此制诏在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⑦朕：我。秦以前，不论尊卑，皆自称朕。中国自秦始皇时起专用作皇帝自称。⑧愍：怜悯，哀怜。⑨详延：谓尽数延揽。《汉书·武帝纪》：“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颜师古注：“详，悉也。延，引也。”⑩方闻之士：有道而博闻的人。⑪礼官：掌礼仪教化之官。⑫洽闻：多闻博识。⑬举遗：言征集遗佚的经典。⑭太常：官名，掌礼乐郊庙社稷事宜。⑮博士：古代学官名。六国时有博士，秦因之。唐有太学博士、算学博士等，皆教授官。明清仍之，稍有不同。⑯厉：激励，勉励。⑰臧：孔臧。⑱彬彬：文章貌。文质兼备貌。《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曰：“彬彬，文质相半之貌。”

【译文】公孙弘做学官时，痛心大道的衰微，于是奏请说：“丞相、御史说，诏书说‘听说要以礼指导人民，以乐施行教化。婚姻，是男女结合的大伦。现在礼崩乐坏，朕很感伤，所以延用天下有道博闻之士，都录用于朝廷。应当令礼官劝学，讲释经义，广博见闻，举求遗逸的典籍，兴盛礼仪，作为天下的榜样。太常讨论，给博士配备弟子，崇尚乡里教化，以劝勉贤才。’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商议道：‘听说三代之道，

乡里有教育之所，夏称校，殷称庠，周称序。劝勉善行，使之昭显于朝廷；惩治恶行，便施以刑罚。所以教化的实行，建立首善之地从京师开始，由内及外。’现在陛下昭明至德，开大明，配天地，以人伦为本，劝学兴礼，崇尚教化，勉励贤才，来教化四方，这是太平的本源。”武帝制诏说道：“很好。”从此以后，文质彬彬、博学多才的公卿大夫士吏变得多起来了。

【原文】申公，鲁人也。见上，上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①力行何如耳。”

【注释】①顾：文言连词，但、但看。

【译文】申公，鲁人。到朝廷后，拜见皇上，皇上询问国家兴衰的事。申公当时已八十多岁，年老，答道：“国家安定不在于多说，要看怎样勉力行事。”

【原文】严彭祖^①字公子，东海下邳^②人也。彭祖为宣帝博士，至河南郡太守，以高第入为左冯翊^③，迁太子太傅^④，廉直不事权贵。或说曰：“天时不胜人事。君以不修小礼曲意，亡^⑤贵人左右之助。经谊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终。

【注释】①严彭祖：本姓庄，班氏因避汉明帝讳改之。陈直曰：“郑康成《六艺论》云：‘治公羊者眭孟弟子庄彭祖及颜安乐。’（公羊序疏引）足证彭祖本姓庄，因避汉讳而改。准此例，严延年亦当作庄延年。”②下邳：县名。在今江苏邳县西南。③左冯翊：官名；政区名。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左内史置。为拱卫首都长安的三辅之一。治所在长安（今西安市西北）。辖境约当今

群书治要译注

陕西渭河以北、泾河以东洛河中下游地区。④太傅：辅导太子的官，西汉时称为太子太傅。⑤亡：通“无”。

【译文】严彭祖字公子，东海下邳人。彭祖是宣帝博士，官至河南、东郡太守。因高第入朝为左冯翊，升任太子太傅，他为人廉直不事奉权贵。有人劝说道：“天命不能胜任人事，您因为不行小礼曲意，没有贵人左右帮助，经义虽然高深，也做不到宰相。希望您稍为勉强一下自己！”彭祖说：“大凡通晓经术之人，本应修行先王大道，怎么能委曲随俗，苟且求取富贵呢！”彭祖最终任太傅官一直到死。

循吏传

【原文】黄霸字次公，淮阳^①阳夏^②人也。以廉称，察补河东^③均输长^④，复察廉为河南^⑤太守丞^⑥。霸为人明察内敏，又习文法，然温良有让，足知，善御^⑦众。为丞，处议当于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爱敬焉。时，上垂意^⑧于治，数下恩泽诏书，吏不奉宣^⑨。太守霸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邮亭^⑩乡官皆畜鸡豚，以贍鰥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⑪师帅^⑫伍长^⑬，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米盐靡密，初若烦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见者，语次寻绎^⑭，问它阴伏^⑮，以相参考。尝欲有所司察，择长年廉吏遣行，属令周密。吏出，不敢舍^⑯邮亭，食于道旁，乌攫^⑰其肉。民有欲诣府口言事者适见之，霸与语，道此。后日吏还谒霸，霸见迎劳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为乌所盗肉。”吏大惊，以霸具知其起居，所问豪釐不敢有所隐。鰥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乡部书言，霸具为区处，某所大木可以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识事聪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称神明。奸人去入它郡，盗贼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长吏。许丞老，病聋，督邮^⑱白欲逐之。霸曰：“许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颇重听，何伤？且善助之，毋失贤者意。”或问其故，霸曰：“数易长吏，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费耗甚多，皆当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贤，或不如其故，徒相益为乱。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

【注释】①淮阳：郡国名。治陈县（今河南淮阳县）。②阳夏：县名。今河南太康县。③河东：郡名。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④均输长：设在郡治的均输官。⑤河南：郡名。治洛阳（在今河南洛阳东北）。⑥太守丞：太守的佐官。⑦御：领导，团结（人民）。⑧垂意：注意；留意。⑨奉宣：宣布帝王的命令。⑩邮亭：古时传递文书的人沿途休息的处所；驿馆。⑪父老：同三老，掌教化的乡官。⑫师帅：表卒。⑬伍长：古代户籍以五家为伍，设伍长一人。⑭寻绎：抽引推求。⑮阴伏：秘诀。⑯舍：住宿。⑰攫：抓取。⑱督邮：官名。郡之重要属吏，代表太守督察县、乡，传达教令兼处理狱讼等事。

【译文】黄霸，字次公，淮阳郡阳夏县人，以廉洁被察知后升补为河东郡均输长，后又因廉洁被察知而升为河南郡太守丞。黄霸为人善于观察，且思维敏捷，又熟习法律条文，待人接物温良谦让，能体家人，善于团结众人。做太守丞时，处事议政合乎法度，顺应人心，太守十分信任他，老百姓也敬爱他。当时皇上正专心于治理天下，多次下达诏书给民众，但有的官吏却不让百姓知道。太守黄霸却专门选择了优秀的下属吏员，分到各处去发布皇上诏令，让民众都能知道皇上的旨意。他还让邮亭乡官都养上鸡和猪，以赡养鳏寡贫穷的人。然后又制订了条令教则，发给各方父老、师帅和伍长等基层小吏，由其颁行于民间，劝说百姓严防奸盗，并安心于农耕蚕桑之业，节约使用货物资财，种树木、养牲畜，去掉浮华奢侈的浪费。像米粒盐粒一样细密的公事，最初显得烦杂碎乱，然而黄霸却全力以赴地加以推行。官吏民众凡可遇见的人，黄霸都要从其言行中了解有用的情况，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以资参考。曾经遇有密事调查，于是择派一位老成的廉吏前往访察，并令其绝不能泄露机密。廉吏依言出发，途中易服微行，不敢住在驿亭，饿了便躲在路边悄悄地吃些食物，这时忽有一只乌鸦飞来抢走了他手裏拿的肉。百姓中正好有一个要到郡府陈报事情的人看到这一情况，便与黄霸讲了此事。日后那廉吏回来拜见黄霸，黄霸迎上前慰劳他，说：“太

辛苦了!在路上吃饭还被乌鸦抢走了肉。”廉吏大惊,以为黄霸对他外出的起居情况都已知晓,所以对黄霸问及的调查结果便不敢有丝毫的隐瞒。郡中若有鳏寡孤独的人死了没钱安葬的,由乡吏上书报知,黄霸都能为他们分别妥善处理,告其某处有棵大树可做棺槨之材,某亭有头小猪可以做宰祭之用,乡吏依令去取,果然都像黄霸所说的一样。黄霸了解情况清晰明了到这样的程度,官吏民众不知底细的人,都称他是神明。奸盗也只好转移到其他的郡中,所以本郡的盗贼就逐渐的减少了。黄霸尽力施行教化,然后才使用刑罚,注意成全维护下属官吏。

许县县丞年纪老了,耳朵也聋了,督邮报告黄霸想要辞退他,黄霸说:

“许县县丞是廉洁的官吏,虽然上了年纪,但还能应付官场拜起送迎之类的例行公事,即使很聋,又有何妨呢?还是好好地帮助他,不要让贤德的人失望。”有人请教他其中的缘故,黄霸道:“一再更换长吏,送旧迎新的费用,以及奸猾官吏乘机销毁帐册文书而盗窃财物,公家和私人的损失很大,所有的费用都得百姓供给,换上的新官又未必贤德,或者还不如他的前任,白白地反复加剧混乱。大凡治民的道理,主要是做得不要太过头罢了。”自从汉朝兴起,讲到治理地方官吏民众的,还是以黄霸为第一。

【原文】硃邑字仲卿,庐江^①舒^②人也。少时为舒桐乡^③啬夫^④,廉平不苛,以爱利^⑤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爱敬焉。迁补太守卒史,举贤良为大司农丞^⑥,迁北海^⑦太守,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⑧。为人淳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⑨之,朝廷敬焉。身为列卿,居处俭节,禄赐以共九族^⑩乡党^⑪,家亡余财。初,邑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⑫我,不如桐乡民。”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⑬外,民果共为邑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

【注释】①庐江：郡名。治舒（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南）。②舒：县名。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南。③桐乡：古乡名。今安徽桐城县。④嗇夫：乡嗇夫掌管本地诉讼和赋税之事。⑤爱利：此指爱民、利民。⑥大司农丞：官名。大司农的属吏。⑦北海：郡名。治营陵（在今山东昌东县东南）。⑧大司农：官名。掌租税钱谷盐秩及国家财政收入。⑨器：器重。⑩九族：指本身及上之父、祖、曾祖、高祖，下之子、孙、曾孙、玄孙。⑪乡党：泛指乡里。⑫奉尝：犹祭祀。奉，供奉。尝，指秋祭。⑬郭：外城。

【译文】朱邑字仲卿，庐江郡舒县人。他年轻时曾任舒县桐乡负责听讼收赋税的嗇夫一职，办事清廉公正，不施苛政，以仁爱之心为民谋利，未曾笞打欺辱过乡人，关心爱护年迈老人和孤儿寡母，对他们多有恩惠，因此他所在地区的官吏民众都很敬重喜爱他。后来他调任太守卒吏，又因被推举为贤良而被任用为大司农丞，后又调任北海郡的太守，接着又因治理情况和品行出类拔萃而升任大司农。朱邑为人醇厚，珍重故旧之情，然而又秉性正派，公事上不徇私情。因此天子器重他，朝廷官员也敬重他。朱邑身为列卿，家中却十分节俭，所得俸禄和赏赐都与家乡父老共用，自家却没有多余的钱财。当初朱邑病危之时，曾嘱咐儿子说：“我原是桐乡的小官，当地的人民爱护我，死后我也一定要埋葬在桐乡。后代子孙祭祀我，不如桐乡的父老乡亲。”待他死后，他的儿子便把他埋葬在桐乡西城的外面，人民果然为朱邑起坟墓立祠堂，每年按时祭祀，到今天也从未断绝。

【原文】龚遂字少卿，山阳^①南平阳^②人也，以明经为官。宣帝即位。不久，渤海^③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④举遂可用，上以为渤海太守。时，遂年七十余。召见，形貌短小，宣帝望见，不副所闻，心内轻焉，谓遂曰：“渤海废乱，朕甚忧之。君欲何以息其盗贼，以称朕意？”遂对曰：“海濒遐远，不

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⑤盗弄陛下之兵^⑥于潢池^⑦中耳。今欲使臣胜之^⑧邪，将安之^⑨也？”上闻遂对，甚说。答曰：

“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⑩。”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⑪。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春夏不得不趋^⑫田亩，秋冬课^⑬收敛^⑭，益蓄果实菱^⑮芡^⑯。劳来^⑰循行^⑱，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上甚重之，以官寿卒^⑲。

【注释】①山阳：郡名。治昌邑（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②南平阳：县名。今山东邹县。③渤海：郡名。治浮阳（在今河北沧州市东南）。④御史：指御史大夫。⑤赤子：初生婴儿，比喻纯朴的人。⑥兵：武器。⑦潢池：可能是水上演兵之处。《汉书·循吏传·龚遂》：“海濒遐远，不霑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后因以“潢池弄兵”谓叛乱、造反。⑧胜之：谓以武力镇压之。⑨安之：谓安抚之。⑩便宜从事：谓按客观情况灵活处理。⑪乘传：所乘的驿车。⑫趋：向也。⑬课：核算。⑭收敛：收成。⑮菱：菱角。⑯芡：植物名。一名“鸡头”。种子称“芡实”，可食，也可入药。⑰劳来：劝勉。⑱循行：巡视各地。⑲以官寿卒：谓在官任上以寿终。龚遂七十余岁为渤海太守，过数年为水衡都尉，又数年（公元前66年—公元前62年）卒，终年大约八十余岁。

【译文】龚遂，字少卿，是山阳郡南平阳县人。因通晓经术而做了官，刘贺被废黜后，宣帝即位。过了几年，渤海附近郡县闹灾荒，饥民纷纷起来造反，太守制服不了他们。宣帝想要选一位能够治理渤海的人，丞相和御史大夫推荐龚遂，认为可用，宣帝就任命他做渤海太守。那时龚遂已经七十多岁了，宣帝召见时，望见他形貌矮小，与自己听到的不相符合，心裏有点看不起他，就问他说：“渤海郡法纪废弛，饥民作

乱，我非常担忧。您准备用什么办法来平息郡中盗贼，好让我放心？”

龚遂回答说：“无非是因为渤海远在海边，没有受过圣朝的教化，那儿的百姓饥寒交迫，而地方官吏又不加体恤，所以才逼得皇上的子民盗了皇上的兵器在水塘中戏耍罢了，并不是有意存心叛乱啊！如今不知是要我去镇压他们呢，还是去安抚他们呢？”宣帝听了龚遂的对答，非常高兴，回答道：“选用贤良，本来就是为了安抚百姓啊！”龚遂说：“我听说治乱民就像理乱绳一样，是急不来的啊。只有从容和缓，然后才能治理。我请求丞相和御史大夫暂且不要用一般法令条文约束我，让我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置。”宣帝同意了，额外赏赐了黄金，派他赴任。龚遂眼看渤海地方风俗奢侈，喜欢工商业，轻视农耕，于是亲自带头厉行节俭劝导百姓务农种桑，春夏两季劝百姓到田野耕作，到了秋冬就督促他们收割，还让家家户户多储果实、菱角、芡实之类。由于龚遂的巡视劝勉，郡中都有积蓄，官吏和百姓都殷实富足，诉讼案件也没有了。龚遂很受宣帝器重，在任上寿终。

酷吏传

【原文】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老氏^②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③。法令滋章，盗贼多有^④。”信^⑤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⑥清浊^⑦之原也。昔天下之罔^⑧尝密矣，然奸轨^⑨愈起，其极也，上下相遁^⑩，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⑪，非武健^⑫严酷，恶^⑬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于职^⑭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⑮！下士闻道大笑之^⑯。”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⑰，号为罔漏吞舟之鱼，而吏治蒸蒸^⑱，不至于奸，黎民艾安^⑲。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注释】①孔子曰句：语出《论语·为政篇》。导，劝导；齐，治理；免，指幸免于罪；无耻，没有廉耻之心；德，道德；礼，礼教；有耻，知道廉耻；格，纠正。谓治国应举德政，行仁义。②老氏：即老子，又称老聃、李耳，我国春秋时期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③“上德不德”四句：语出《老子》第三十八章。不德，谓不拘泥形式的、自然的德行；下德，谓人为的、有所固滞的、拘守于表面的德。④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见《老子》第五十七章。滋章，滋生彰著；多有，指不断地发生。⑤信：谓诚实不欺。⑥制治：犹言统治。治理政务。⑦清浊：清水与浊水。喻人事的优劣、善恶、高下等。⑧罔：绳索交叉编结而成的渔猎工具。喻法网。⑨奸轨：亦作“奸宄”。指违法作乱的事。⑩遁：躲避；回避。⑪吏治若救火扬沸：吏治，官吏的作风和

治绩。言官吏治理的作风就象救猛火和扬盛沸一样，难以制止。⑫武健：勇武刚健。⑬恶：何也。⑭溺于职：犹失职，不尽职。⑮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语出《论语·颜渊篇》。听讼，听理诉讼，审案；使无讼，谓使诉讼完全消灭。⑯下士闻道大笑之：语出《老子》第四十一章。谓才德差的人不明白“道”的玄奥，所以笑之。⑰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觚，多角棱形的器物；圜，同“圆”，圆形；斫，用刀斧等砍或削；雕，泛指修饰。意谓治理国家去繁就简，采用宽松的政策。⑱蒸蒸：兴盛的样子。⑲艾安：谓民生安定，宇内承平。艾，通“乂”。

【译文】孔子说：“用政令来要求他们，用刑罚来惩治他们，人民只是暂时免于罪过，却不会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教导他们，用礼教来教化他们，人民不但会有廉耻之心，而且会因此而纠正自己的行为。”老子说：“上德是合乎自然的，是真正的有德；下德是人为营造的，其实是无德。法令繁多则巧诈滋生，所以盗贼日渐增多。”这确实是至理名言啊！法令，是统治的工具，而并不是统治好坏的根源。从前天下法网曾经很严密，但盗贼却日益增多。到达极点时，造成了君臣、人民之间因害怕而互相躲避，以致天下沦丧。那时候，官吏治理的作风就象救猛火、扬盛沸一样，若不使用强硬严酷的办法，又怎么能治理好国家让人舒适呢？这是主张德政之人的失职啊！所以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使诉讼的案件完全消灭才好！”老子也说：“庸人不明大道，所以妄加耻笑。”这都不是假话啊。汉代兴起后，破方成圆，去繁就简，法网极为宽疏，号称能漏过吞舟的大鱼。但是吏治却蒸蒸日上，盗乱不兴，民生安定，宇内承平。由此看来，吏治的关键并不在法律的严酷啊。

【原文】严延年^①字次卿，东海下邳^②人也。延年为人短小精悍，敏捷于事，虽子贡、冉有^③通艺^④于政事，不能绝^⑤也。吏忠尽节者，厚

遇之如骨肉，皆亲乡^⑥之，出身不顾，以是治下无隐情。然疾恶泰甚^⑦，中伤者多，尤巧为狱文^⑧，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⑨亲近史不得闻知。奏可论死，奄忽^⑩如神。冬月，传属县囚，会论^⑪府上，流血数里，河南号曰“屠伯”^⑫。令行禁止，郡中正清^⑬。初，延年母从东海来，欲从延年腊^⑭，到洛阳，适见报囚^⑮。母大惊，便止都亭^⑯，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谒母，母闭阁不见。延年免冠顿首^⑰阁下，良久，母乃见之，因数责延年：“幸得备^⑱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爱教化，有以全安^⑲愚民，顾^⑳乘^㉑刑罚多刑杀人，欲以立威，岂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顿首谢，因自为母御，归府舍。母毕正腊^㉒，谓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意当老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㉓东归，扫除墓地耳。”遂去，归郡，见昆弟宗人^㉔，复为言之。后岁余，果败^㉕，东海莫不贤知其母^㉖。

【注释】①严延年：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58年。东海下邳（今江苏邳州）人。彭祖兄。父为丞相掾，少学法律于丞相府。昭帝时，为侍御史。劾大将军霍光擅废立不道，为朝廷所敬惮。后又弹劾大司农田延年，不实，坐法至死，逃亡。宣帝神爵中，遇赦出，随许延寿征西羌，迁涿郡太守，继为河南太守。其治严酷，被称为“屠伯”。后为人所告，以诽谤朝廷罪，被杀。②东海下邳：郡名，治郯县（在今山东郯城西北）。下邳，县名，在今江苏邳县西南。③子贡、冉有：孔子的两个弟子，精通政务。④通艺：犹精通。⑤绝：超过。⑥乡：乡饮酒礼的略称。郑玄注：“乡，谓饮酒也。”⑦泰甚：太甚，过甚。⑧狱文：判决狱讼的文书。⑨主簿：官名，汉代中央及郡县官署多置之，主管文书，办理事务。⑩奄忽：疾速，倏忽。⑪会论：会同判决罪犯死刑。⑫屠伯：犹屠夫。多以指酷吏或惯于屠杀生灵的人。⑬正清：正肃清明，不邪乱。⑭腊：祭名。古代称祭百神为“蜡”，祭祖先为“腊”；秦汉以后统称“腊”。⑮报囚：判决囚犯。李贤注：“报，犹论也。立春阳气至，可以施生，故不论囚。”⑯都亭：都邑中的传舍。秦法，十里一亭。郡县治所则置都亭。⑰顿首：磕头，旧时礼节之一，以头叩地即举

群书治要译注

而不停留。⑱备：充任；充当。常用作谦词。⑲全安：保全而使之平安。⑳顾：却，反而。高诱注：“顾，反也。”㉑乘：利用；凭借。㉒正腊：指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举行的祭祀。因是日为腊日，故称。㉓去女：离开你。女，通“汝”，你。㉔昆弟宗人：昆弟，兄弟。宗人，同宗之人。㉕果败：指严延年为人以诽谤朝廷罪所告，被杀一事。㉖贤知其母：称其母贤智。知，同“智”。

【译文】严延年，字逸卿，东海郡下邳县人。严延年身材短小，精明强干，办事灵活快捷，即使是历史上以精通政务著称的子贡、冉有等人，也未必能胜过他。郡府的吏员忠诚奉公的，严延年就会像自家人一样优待他们，亲近他们并一心为他们着想。居官办事，不顾个人得失，所以在他管辖的区域之内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不知道的。然而严延年痛恨坏人坏事太过，被他伤害的人很多。他尤其擅长写狱辞，又善于写官府文书，想要诛杀的人，就亲手写成奏摺，连专门掌管文书的主簿，以及最接近他的属吏，都无从得知。奏准判定一个人的死罪，迅速得就像神明一样。到了冬天行刑时，他就命令所属各县把囚犯解送到郡上，集中在郡府统一处死，一时血流数里，所以河南郡人都称他为“屠伯”。在他的辖区裏，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全郡上下一派清明。当初，严延年的母亲从东海郡来，打算与严延年一起行腊祭礼。刚到洛阳，正好碰上他在处决犯人。他母亲很震惊，便住在道旁的亭舍，不肯进入郡府。严延年出城到亭舍去拜见母亲，母亲关门不见。严延年在门外脱帽叩头，过了好一阵，母亲才见他，因此斥责他说：“你有幸当了一郡太守，治理方圆千里的地方，没听说你以仁爱之心教化百姓，以保全百姓使他们平安，反而利用刑罚大肆杀人，想以此来建立威信，难道身为老百姓的父母官是该这样行事的吗？”严延年赶忙认错，重重地叩头谢罪。于是亲自为母亲驾车，一同回郡府去。正腊的祭祀完毕后，母亲对严延年说：“苍天在上，明察秋毫，岂有乱杀人而不遭报应的？想不到我人老了还要亲眼看着壮年的儿子身受刑戮！我走啦！离开你回到

东边的家乡去，为你准备好葬身之地。”于是母亲就这样走了。回到本郡，见着兄弟本家之人，又把以上所言对他们说了。过了一年多，严延年果然出事了。东海郡人没有不称颂严母贤明智慧的。

货殖传

【原文】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①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②也。

【注释】①直道：正路。沿着直的道路走。比喻办事公正。②大略：大概；大要。

【译文】在上位的领导者要用伦理道德来引导民众，用礼制来统一民众的思想，所以民众就会有廉耻感而且又有诚敬心，会重视仁义而轻视财利。这就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人人行事公正），不需要采用严酷的政治而能让天下大治的治国方略。

【原文】秦杨以^①田农而甲一州，翁伯^②以贩脂而倾县邑，张氏以卖酱^③而隃侈，质氏^④以洒削而鼎食^⑤，浊氏以胃脯^⑥而连骑，张里以马医而击钟^⑦，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业，积累赢利，渐有所起。至于蜀卓、宛孔、齐之刀间，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錮^⑧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僭之恶。又况掘冢^⑨搏掩^⑩，犯奸成富，曲叔、稽发、雍乐成之徒，犹夏齿列^⑪，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注释】①以：凭借。依靠。②翁伯：《史记》作“雍伯”。③酱：《史记》

作“浆”。④质氏：《史记》作“郅氏”。⑤鼎食：列鼎而食。古代贵族饮食的排场。⑥胃脯：煮羊胃为脯。⑦击钟：打钟奏乐。形容生活奢华。⑧錡：意谓专取。⑨掘冢：掘坟盗墓。⑩搏掩：谓抢夺财物。或谓“搏”当作“博”，博掩，赌钱。⑪齿列：并列。指恶人与善良之人并列。

【译文】秦杨凭借拥有大片田地而富甲一州；翁伯凭借贩卖油而成为县邑的首富；张氏靠卖酱致富，生活奢侈，超越礼制；质氏靠磨刀发家，列鼎而食；浊氏靠卖肉干富家，侍从的车骑前呼后拥；张里凭借医马而打钟奏乐，生活奢华。他们的生活都超越了礼法的规定。但是他们通常还都是固守自己的事业，一点点地积累盈利，逐渐发家致富。至于蜀人卓氏、宛人孔氏、齐人刀闲，他们公然占有山川、铜铁、鱼盐市场的收益，运筹谋划，上同帝王争利，对下专有平民的生业，他们都陷入了违法、奢侈、犯上的邪恶。更何况那些通过盗墓、赌博、抢劫、犯法奸诈而致富的人，如曲叔、稽发、雍乐成之流，他们依然和善良的人齐齿并列，不受惩罚，这是败坏风俗，损伤教化，导致社会大乱的行径啊。

游侠传

【原文】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①。”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②有罚。夫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

【注释】^①“天下有道”二句：见《论语·季氏篇》。此谓政权不下移。^②侵官：越犯他人的职守。

【译文】孔子说：“天下太平，国家的政权就不会下移到大夫的手中。”百官都能够遵法听命，各司其职，为官失职会得到查处，侵犯他人职权会得到惩罚。这样一来，全国上下的关系就能够通顺，各种事情都能够得到治理。

【原文】楼护字君卿，齐人。父世医^①也，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②，长者咸爱重之，共谓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学乎？”由是辞其父，学经传，为京兆吏^③数年，甚得名誉。初，护有故人吕公，无子，归护。护身与吕公、妻与吕姬^④同食。及护家居，妻子颇厌吕公。护闻之，流涕责其妻子曰：“吕公以故旧穷老托身于我，义所当奉。”遂养吕公终身。

【注释】^①父世医：陈直曰：秦汉医士，分齐秦两派，齐派由阳庆传仓公，楼护之父世业医，盖与仓公有关。^②护诵医经……句：陈直曰：今之《本草》，

所述药材产地，皆西汉郡县之名，楼护所诵，当与今本同。古代书少，诵读数十万言，即比较一般人为多，东方朔上书自夸，亦仅四十四万字。③京兆吏：京兆尹的属吏。④吕姬：吕公之妻。

【译文】楼护，字君卿，齐国人。家族世代为医。楼护少年时跟随父亲在长安行医，经常出入于权贵人家。楼护能够背诵医经、本草、方术近十余万字，长者见到他没有不器重他的，都对他说：“以你的才学，怎么不去学习，以后做官呢？”于是，楼护就辞别父亲，去学习经传，后来担任京兆尹的属吏多年，很有名誉。当初，楼护有一个老朋友叫做吕公，吕公没有子嗣，便在楼护家寄住。楼护与吕公、楼妻与吕公的老伴在一起吃饭。等到楼护免官居家后，楼护的妻子就很厌烦吕公在家里吃住。楼护知道了这件事情后，便哭泣着责怪他的妻子说：“吕公因为故旧之情和孤苦穷老而寄住到我们家里，从朋友的道义上来说我们应该奉养他们。”于是，他们夫妻俩就奉养吕公终身。

佞幸传

【原文】石显字君房，济南^①人。少坐法腐刑，为中黄门^②，以选为中尚书^③。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④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初元^⑤中，前将军萧望之^⑥及光禄大夫周堪^⑦、宗正刘更生^⑧皆给事中^⑨，望之领尚书事，知显专权邪辟，建白^⑩以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⑪。”元帝不听，由是大与显忤。后皆害焉，望之自杀，堪、更生废锢^⑫，不得复进用。

【注释】①济南：郡名，治东平陵（在今山东章丘西北）。②中黄门：宦官。③中尚书：官名，掌文书奏章。④诡辩：颠倒是非或似是而非的辩论。⑤初元：汉元帝年号，共五年（公元前48年—公元前44年）。⑥萧望之：《群书治要》第十九卷节录其传。⑦周堪：和萧望之同为元帝的师傅。⑧刘更生：即刘向。⑨给事中：侍从皇帝左右。⑩建白：提出建议的报告。⑪古不近刑人：《礼》有“刑人不在君侧”之说。⑫废锢：罢官后，不再任用。

【译文】石显，字君房，济南人；年轻时受过腐刑，后来担任中黄门官职，又被选为掌管文书章奏的中尚书。石显为人机灵聪明，深谙事理，能够揣摩到皇帝的心思，内心极其狡诈，常用颠倒是非的言论暗中打击别人，一点小事就记恨于人，让人受到严酷的刑法处置。初元年

间，前将军萧望之和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生都担任给事中。萧望之主管尚书之事，知道石显是一个专权奸邪的小人，就向元帝陈述其意见说：“（传递章折奏书的）尚书是百官的根本，国家政权的关键，应该要让公正通明的人担任这一职务。过去，武帝日夜游宴于后宫，所以才重用宦官，这是不符合古制的。应该罢免担任中书之职的宦官，顺应古代的礼制，不能让受过腐刑的人在君王之侧。”元帝没有采纳萧望之的建议，因此萧望之惹得石显非常恼怒。后来，萧望之等人都遭到石显的迫害，萧望之被逼自杀，周堪、刘更生被罢黜官职，不再任用。

【原文】初，显闻众人匈匈^①，言已杀前将军萧望之。望之当世名儒，显恐天下学士姗^②已，病之。是时，明经著节士琅邪贡禹^③为谏大夫，显使人致意，深自结纳。显因荐禹天子，历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礼事之甚备。议者于是称显，以为不妒谮^④望之矣。显之设变诈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类也。

【注释】①匈匈：扰攘不安貌。②姗：通“讪”，讥讽，诽谤。③贡禹：生于公元前127年，卒于公元前44年。字少翁，琅邪（今山东诸城）人，“以明经洁行著闻”。元帝即位后，深闻其贤，征为谏大夫，后迁光禄大夫、长信少府、御史大夫等。④妒谮：谗害妒嫉。

【译文】当初，石显听到众人对他议论纷纷，说他杀了前将军萧望之。萧望之是当世的大儒，在全国很有影响。石显恐惧天下饱学之士都来讥讽自己，为此而患了心病。这时，明了经典而且品行高洁的琅邪人贡禹担任谏大夫，石显趁机派人向贡禹问好，拉拢贡禹。石显因此把贡禹推荐给皇帝，让贡禹先后位列九卿，官至御史大夫，礼节非常完备。议论的人因此而称颂石显，认为石显并没有谗害萧望之。石显就是如此的处心积虑玩弄阴谋诡计，来解除自己的祸患，以取得皇帝的

信任的。

【原文】元帝晚节^①寝疾，定陶恭王^②爱幸，显拥祐^③太子颇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即位，迁显为长信^④中太仆，秩中二千石。显失倚，离权数月，丞相御史条奏显旧恶，及其党牢梁、陈顺皆免官。显与妻子徙归故郡，忧满不食，道病死。诸所交结，以显为官，皆废罢。

【注释】①晚节：犹言晚年。②定陶恭王：汉元帝次子。③拥祐：亦作“拥右”“拥佑”。④长信：宫名，太后所居。长信中太仆，掌太后车驾。

【译文】元帝晚年卧病，当时元帝的次子定陶恭王很受宠爱，石显拥护皇太子却非常积极有力。于是，元帝死后，成帝刚一即位，就把石显调到长信宫作中太仆，官禄是中二千石。石显失去依靠之后，失权不到几个月，丞相御史就向皇帝列举石显以前的罪恶，他的党羽牢梁、陈顺都被免官。石显和他的妻儿返回故乡，一路上忧心难安，吃不下东西，就这样病死在路上。之前通过巴结石显而获得官位的人，全都被罢免。

外戚传

【原文】夏之兴也以涂山^①，而桀^②之放也用末喜^③；殷之兴也以有娥^④及有新女，而纣之灭也嬖妲己^⑤；周之兴也以姜嫄^⑥及太任^⑦、太姒^⑧，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诗》首《关雎》，《书》美厘降^⑨，《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昏姻为兢兢^⑩。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人能弘道，末如命何？甚哉，妃匹^⑪之爱，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⑫矣，而不能要其终^⑬。岂非命也哉？孔子罕^⑭言命^⑮，盖难言之，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

【注释】①涂山：夏禹的妻子。也指古国名，相传为夏禹娶涂山女及会诸侯处。②桀：夏朝末代君主，相传是个暴君。③末喜：也作妹喜，夏王桀的宠妃。桀宠妹喜，遂以亡夏。④有娥：契的母亲是简狄氏，又作简易，因是有娥氏（今在山西永济西）之女，又称娥简。相传她随本氏族的两个姊妹偶然出行，在玄丘水中洗澡，有玄鸟（即燕子）飞来，生下一只鸟卵，简狄误取鸟卵吞食，因有身孕而生下了契。契长大后，因帮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帝任为司徒，掌管教化，封于商地，赐姓子氏。⑤妲己：商纣的宠妃。苏氏女，姓己名妲。周武王灭商时被杀。⑥姜嫄：亦作“姜原”。周人始祖后稷之母。帝喾之妻。传说她于郊野践巨人足迹怀孕生稷。⑦太任：亦称大任，周室三母之一，季历（王季）之妻，姬昌（周文王）之母。《列女传·母仪传·周室三母》：大任（太任）者，文王之母，挚任氏

中女也。王季娶为妃。大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洎于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圣，大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卒为周宗。⑧太姒：周文王正妃，周武王姬发之母。⑨厘降：本谓尧女嫁舜事。《书·尧典》：“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孔传：“降，下嫔妇也，舜为匹夫，能以义理下帝女之心。”⑩兢兢：小心谨慎貌。⑪妃匹：配偶。指夫或妻。⑫成子姓：言生育子女。⑬要其终：意谓白首偕老。⑭罕：稀少。⑮孔子罕言命：《论语·子罕篇》云：“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译文】夏朝的兴起是源于大禹娶了涂山氏为妻，而夏桀遭到放逐则是由于宠爱末喜；殷代的兴起离不开有娥氏和有新女氏，而商纣的灭亡则是由于宠信妲己；周朝的兴起有赖于姜嫄、太任和太姒，而幽王被戎狄擒捉则是因为与褒姒淫乐。因此《易经》从《乾》《坤》二卦为起始（乾为男，坤为女），《诗经》以《关雎》为首篇（说明夫妇是人伦之始），《尚书》赞美唐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虞舜，《春秋》讽刺鲁隐公娶妻而不亲自迎娶。夫妇关系是五伦关系的根本。礼法中婚姻之事要格外谨慎而行。音律和谐，四时才能和谐。阴阳的变化，是万物成化的根本，又怎么能够不慎重呢！人能够弘扬世间的大道，对待天命却无可奈何。夫妇之间的感情是超过一切的，即使凭着君主的尊贵，也不能夺取臣子的所爱，凭着父亲的尊贵，也不能夺取儿子的所爱。更何况低贱之辈呢！因为欢爱而结为夫妻之后，有的人却不能生儿育女，有的生养了儿女，却又不能一起白头偕老，这些难道不正是天命吗？孔子很少谈论天命，大概是由于难以讲述清楚。如果不是通达明了阴阳的变易，又怎么能够知晓性命呢？

【原文】孝成^①班婕妤^②，帝初即位选入后宫。始为少使，蛾而大幸，为婕妤。成帝游于后庭，尝欲与婕妤同辇载，婕妤辞曰：“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③，得无近

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④，今有班婕妤。”婕妤诵《诗》及《窈窕》《德象》《女师》之篇，每进见上疏，依则古礼。鸿嘉三年，赵飞燕^⑤谮告许皇后^⑥、班婕妤挟媚道，祝诅^⑦后宫，詈^⑧及主上。许皇后坐废。孝问班婕妤，婕妤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诉。如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上善其对，怜悯之，赐黄金百斤。

【注释】①孝成：指汉成帝刘骜（公元前51年—公元前7年），西汉第九位皇帝，公元前33年至公元前7年在位，死后谥号“孝成皇帝”。②班婕妤（公元前48年—公元2年）：西汉女辞赋家，是中国文学史上以辞赋见长的女作家之一。汉族，祖籍楼烦（今山西朔县宁武附近）人，是汉成帝的妃子，善诗赋，有美德。初为少使，立为婕妤。婕妤，古时宫中的女官名，是妃嫔的称号。汉武帝时始置，位视上卿，秩比列侯。③辇：古代用人拉着走的车子，后多指天子或王室坐的车子。④樊姬：春秋楚庄王之姬。樊姬曾谏止楚庄王狩猎，使勤于政事，又激楚相虞丘子辞位而进贤相孙叔敖，楚庄王赖以称霸。⑤赵飞燕：汉成帝刘骜的第二任皇后，她妖冶冷艳，舞技绝妙，受成帝专宠近十年，贵倾后宫。⑥许皇后：汉宣帝皇后许平君的侄女。汉元帝为了补偿早年丧母之痛，将自己的表妹许配给皇太子刘骜为太子妃。公元前33年元帝去世，太子刘骜继位，是为汉成帝，许妃成为皇后。许皇后出身名门，色艺俱佳，犹擅文章，致使十数年间汉成帝专宠皇后，其他嫔妃难得临幸。但其年长之后，色衰爱弛，所生子女又皆早夭，遂渐失宠。赵飞燕姐妹入宫后，许皇后地位更加不稳固。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许皇后被废，改居长定宫，世称长定贵人。⑦祝诅：祝告鬼神，使加祸于别人。⑧詈：责骂。詈，音立。

【译文】孝成帝的妃子班婕妤，在成帝刚刚即位的时候就被选入后宫。开始的时候是做少使，很快就深得成帝的宠爱，被封为婕妤。有

一次，成帝在后宫游玩，曾经打算和班婕妤一同乘坐车子。班婕妤推辞说道：“臣妾观察自古以来的图画，发现圣明的君主身旁坐的都是有名的大臣，只有夏商周三代时的亡国之君身边才会有宠幸的女子，现在陛下若是与我同乘一辆车，不就和那些亡国的君主差不多了吗？”成帝认为她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就作罢了。太后听说了这件事后，高兴地说道：“古时候楚国有一位樊姬，现在又有了班婕妤。”班婕妤诵读《诗经》和《窈窕》《德象》《女师》等文章。每次被成帝召见或是上疏言事，都完全依照古礼而行事。鸿嘉三年，赵飞燕诬陷许皇后、班婕妤行妇人媚道，并且说她祝告鬼神，使之加祸于后宫。甚至谩骂皇上。许皇后得罪被废。孝成帝审问班婕妤时，她回答说：“臣妾我听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善良正直尚且还没有能得到福分，做那些邪僻之事又想得到什么呢？假如鬼神有知，就不会接受这种丧失为臣之礼的祷告；假如鬼神无知，那么向它们祷告就不会有任何作用，所以我不做这种事情。”成帝认为她说的很有理，非常怜悯她，就赏赐给了她黄金一百斤。

【原文】赞曰：《易》著^①吉凶而言谦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夫女宠^②之兴，由至微而体至尊，穷^③富贵而不以功，此固^④道家所畏，祸福之宗也。

【注释】①著：显现；显扬。②女宠：指帝王宠爱的女子。③穷：达到极点。④固：原本。

【译文】（班固）评论说：《易经》在显扬吉凶的规律时说明谦虚就会增益，盈满就会亏缺的效验，从天地鬼神以至到人道没有不是如此的。受帝王宠爱的女子，她们的发迹可以由最卑下的地位一跃到最尊崇的地位，不需要立下任何功劳就能达到富贵的极点，这本来就是道家所畏惧的，是祸与福的根源啊。

群书治要 卷二十一 后汉书(一)

【题解】《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由我国南朝宋时期历史学家范曄编撰。记述了上起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一九六年的史事。原只有纪、传两部分，北宋时又把西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与之相配，成为今本。范曄以前，写东汉史的人很多，如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东观汉记》、司马彪撰《续汉书》等。范曄主要依据《东观汉纪》，综合各家之长，成《后汉书》。他的书出来以后，其他各家就渐渐废而不传了。《后汉书》继承了《史记》《汉书》的纪传体例，但又有所创建：《后汉书》中没有“表”，又新增《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七种新的类传，为后代史家仿效。唐刘知几评论说：“范曄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清人王鸣盛评曰：“范书贵义德、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郑玄)，褒党锢则推崇李(膺)、杜(密)。宰相无多述，而特别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这都是对《后汉书》恰当的评价。

本卷选录了《后汉书》中本纪、皇后传及其他人物传中的部分内容。其中，本纪部分仅录光武、孝明、孝章、孝和四帝事略，皇后传中录有明德马皇后、和熹邓皇后两传事略，其他人物传则收录了冯异、岑彭、臧宫、祭遵、马武、马援、卓茂、鲁恭等功臣良吏的嘉言懿行。

【作者简介】范曄(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

群书治要译注

阳(今河南浙川东)人。他从小好学,天资聪慧,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刘裕代晋称帝后,范晔应召到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府下为冠军参军,后又随府转为右军参军。此后十余年,他先后担任过尚书外兵郎、荆州别驾从事史、秘书监、新蔡太守、司徒从事中郎、尚书吏部郎等多种职务。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范晔被左迁为宣城太守,不得志,于是开始撰写《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因参与彭城王谋反,被处死刑。此时已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但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

司马彪(?—公元306年),字绍统,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西晋高阳王司马睦长子,史学家、文学家。从小好学,博览群籍。鉴于汉氏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范晔《后汉书》出,《续汉书》渐被淘汰,惟有八志因为补入范书而保留下来。

本纪

【原文】世祖光武皇帝^①，讳秀^②，字文叔，南阳^③人，高祖^④九世孙也。更始^⑤元年，遣世祖行大司马^⑥事，北渡河，镇慰^⑦州郡。进至邯郸^⑧，故赵缪王子林^⑨，以卜者王郎^⑩为天子，都邯郸。二年，进围邯郸，拔^⑪其城，诛王郎，收文书，得吏民与郎交关^⑫谤毁者数千章。世祖为不省^⑬，会诸将烧之，曰：“令反侧子^⑭自安。”

【注释】①世祖光武皇帝：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2月），字文叔，西汉末年南阳郡人，出生于西汉南顿县，汉高祖九世孙。公元25年至公元57年在位，共三十三年。葬于原陵，庙号世祖，谥号光武（谥法：能绍前业曰光，克定祸乱曰武）。史称汉光武帝。李贤注：“礼‘祖有功而宗有德’，光武中兴，故庙称世祖。”②讳秀：讳名，对皇帝尊长避免称其名，表示尊敬的心意。③南阳：郡名。秦置。包括河南省旧南阳府和湖北省旧襄阳府。④高祖：即汉高祖刘邦。⑤更始：地皇四年（公元23年）九月，王莽被赤眉军杀，新朝灭亡。同年二月绿林军拥立刘玄为帝，年号更始，仍然称汉。更始三年（公元25年）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逃走，该政权灭亡。十月，投降赤眉，将玺绶送给赤眉拥立的皇帝刘盆子。同年六月，刘秀称帝，国号汉，是为东汉，年号建武。⑥大司马：官名，东汉初时与司徒、司空并称三公，兼握政务与军事重权的高官。⑦镇慰：安抚慰问。⑧邯郸：李贤注：“县名，属赵国，今洺州县也。”东汉时属冀州魏郡（今河北省邯郸市地区）。⑨赵缪王子林：赵缪王，谥曰“缪”。《后汉书集解》：缪王，景帝七代孙，名元。子林，赵缪王的儿子刘林。东观记曰：“林”作“临”

字。⑩卜者王郎：生年不详，卒于公元24年，一作“王昌”，新莽末邯郸人。本以卜相为业，后自称为汉成帝之子刘子舆，被西汉宗室刘林和大豪李育等立为汉帝，都邯郸。不久，世祖破邯郸，败死。⑪拔：攻取；攻伐。⑫交关：勾结；串通。东观记曰：“得吏民谤毁公言可击者数千章。汉律曰：‘与罪人交关三日以上，皆应知情。’胡三省曰：‘关。通也。’王幼学曰：‘交结关通也。’”⑬省：泛指观看；阅览。⑭反侧子：怀有二心的人。李贤注：“反侧，不安也。”

【译文】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南阳人，是汉高祖第九代孙。更始元年（公元前23年2月），更始帝刘玄派遣刘秀行使大司马的职权，向北渡过黄河，安抚慰问州郡的百姓，进军到了邯郸。原西汉赵繆王之子刘林，拥戴一个卜卦相士王郎（自称汉成帝之子）称帝，建都于邯郸。更始二年，刘秀进军包围邯郸，攻克该城，杀死了王郎，收缴其公文书信，得到官员民众与王郎勾结串通并有诽谤之语的信件上千封。世祖根本不看，会集将士们，当众烧毁了书信，说：“让那些参与做这些事而心里不安的人放心吧。”

【原文】更始立世祖为萧^①王。世祖击铜马、高湖、重连^②，悉破降之，封其渠帅^③为列侯^④。降者犹^⑤不自安，世祖敕令^⑥各归营勒兵^⑦，乃自乘轻骑^⑧，案行^⑨部陈^⑩。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⑪，安得不投死^⑫乎？”由是皆服。

【注释】①萧：李贤注：“萧，县，属沛郡，今徐州县也。”②铜马、高湖、重连：起义军别号。③渠帅：首领。旧时称各地武装的首领或部落酋长。④列侯：列侯即彻侯也。爵位名。⑤犹：副词，还，仍。⑥敕令：诫令；命令。⑦勒兵：治军，操练或指挥军队。⑧轻骑：单骑，轻装。⑨案行：巡视。⑩部陈：亦作“部阵”，军伍行阵。⑪推赤心置人腹中：谓以至诚待人，后成语“推心置腹”源于此。赤心，赤诚的心，丹心。⑫投死：犹效死。

【译文】更始帝封刘秀为萧王。刘秀攻打铜马、高湖、重连等起义军，全都攻破并使他们归降，封他们的首领为列侯。那些投降的人心中仍然不安，世祖便令他们各自回营操练队伍，自己轻装单骑，到降兵营中巡视军伍行阵。降者见此互相说道：“萧王以赤诚的心对待我们，我们怎能不以死相报呢？”从此大家都对世祖心悦诚服。

【原文】即皇帝位，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博士^①丁恭^②等议曰：“古帝王封诸侯^③，不过百里，强干弱枝^④，所以为治也，今封诸将四县，不合法制^⑤。”帝曰：“古之亡国者，皆以无道^⑥，未尝闻封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也。”乃遣谒者^⑦，即授印绶^⑧。

【注释】①博士：专掌经学传授的学官。②丁恭：生卒不详，字子然，山东缙（今山东金乡县东）人，光武帝建武初年，为课议大夫、博士、封关内侯。十年迁少府，后拜侍中祭酒、骑都尉等，与侍中刘昆俱在光武帝左右，以备谘访。其为学，以儒家经典为主，尤重《公羊春秋》。时称大儒，卒于任上。③诸侯：古代中央政权所分封的各国国君的统称。周代分公、侯、伯、子、男五等，汉朝分王、侯二等。④强干弱枝：强化树干，削弱枝叶。比喻削减地方势力，加强中央权力。《后汉书集解》惠栋曰：“春秋纬汉含孳曰：‘强干弱流天之道。’尚书大傅曰：‘强干弱枝尊天子卑诸侯也。’”⑤法制：法令制度。⑥无道：不行正道；作坏事。多指暴君或权贵者的恶行。⑦谒者：官名，春秋战国时国君左右掌传达等事的近侍。秦、汉属郎中令（汉改光禄勋）。⑧印绶：印信和系印信的丝带。借指官爵。

【译文】世祖即位，功臣都被封为列侯，封给大诸侯国四县之地，其余大小各有不等。博士丁恭等人提议说：“古时帝王分封诸侯土地，方圆不过百里，实行削减地方势力，加强中央权力的政策，因此天下才易于治理。现在封给诸将四县之地，是不符合法令制度的。”光武帝

说：“古代灭亡的国家，都是因为君王不行正道，从未听说给功臣封地多而导致灭亡的。”于是派遣谒者立即给功臣颁发了印绶。

【原文】建武^①十三年，诏曰：“往年已敕^②郡国，异味^③不得有所献御^④，今犹未止，非徒^⑤有豫养^⑥导择^⑦之劳，至乃^⑧烦扰道上，疲费过所^⑨，其令大官^⑩勿复受。明敕宣下^⑪，若远方口实^⑫，可以荐^⑬宗庙^⑭，自如旧制。”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⑮，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

【注释】①建武：光武帝刘秀的第一个年号，公元25年至公元56年，共计三十二年。②敕：古时自上告下之词。汉时凡尊长告诫后辈或下属皆称敕。③异味：异常的美味。④献御：指进献食物给皇上。⑤非徒：不但；不仅。⑥豫养：先行养育或预先教养。李贤注：“豫养谓未至献时豫前养之。”⑦导择：精选稻米。李贤注：“导亦择也。”⑧至乃：连词，提出突出事例，表示达到某种程度。犹言甚至，竟至。⑨疲费过所：疲费，谓折腾浪费。过所，古代过关津时所用的凭证，犹近代的通行证。《周礼·地官·司关》“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传出之”汉郑玄注：“传，如今移过所文书。”⑩大官：古“大”同“太”，掌皇帝膳食及燕享之事的官员。⑪宣下：向下级宣布诏令。⑫口实：指食物。汉官仪曰：“口实，膳羞之事也。”⑬荐：进献；祭献。⑭宗庙：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祖宗的庙宇。⑮调役：调，征调，征发。役，徭役。李贤注：“调谓发也。”

【译文】建武十三年，光武帝颁发诏书说：“往年已敕命各郡国，不准向皇上进献奇珍异味，而到现在还未停止。这样做并不仅仅因为进献前有提前饲养、精挑细选之劳，甚至运送还会骚扰沿途百姓，并且劳民费时，每过一关口都要提供凭证方可入内，所以命令太官不要再接受。明确告诫下面，若有远方进献的食物，可用来宗庙祭祀，自应遵从前朝旧制办理。”当时战争停息，天下安定，很少有战事。公事文书及赋税徭役都从简从轻，甚至仅是过去的十分之一。

【原文】十七年，幸^①章陵^②，修园庙^③，祠旧宅^④，观田庐^⑤，置酒作乐，赏赐焉。时宗室^⑥诸母^⑦，因酣悦^⑧，相与语曰：“文叔^⑨少时谨信^⑩，与人不款曲^⑪，唯直柔^⑫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⑬行之。”

【注释】①幸：帝王亲临。②章陵：指章陵县，光武帝故里，光武当皇帝后曾五次祭祖、省亲、修整墓园、巡视田园农舍、设宴招待亲友乡人。③园庙：帝王墓地所建的宗庙。④旧宅：指先人的茔墓。⑤田庐：田地和房屋。⑥宗室：同一祖宗的贵族，即国君或皇帝的宗族。中国又称皇族、帝宗、天潢。⑦诸母：称与父亲同辈或年龄相近的妇女。⑧酣悦：畅快喜悦。酣，谓饮酒尽兴；半醉。悦，欢乐，喜悦。⑨文叔：刘秀字文叔。⑩谨信：恭谨诚信。⑪款曲：殷勤酬应。⑫直柔：坦率温和。⑬柔道：多指温和安抚的治术或谋略。

【译文】建武十七年，光武帝亲临家乡章陵县，修缮宗庙，祭祀先人之墓，巡视田园农舍、设宴招待亲友乡人，颁发赏赐。当时宗室中的女性长辈，因酒喝得高兴而互相感叹道：“文叔小时候恭敬守信，跟人交往不会殷勤应酬，只是坦率温和，如今当了皇帝还能像过去一样！”光武帝听了大笑说：“我治理天下也想使用温和安抚的方针啊！”

【原文】二十一年，鄯善王^①、车师王^②等十六国，遣子入侍，愿请都护^③。帝以中国初定^④，未遑^⑤外事，乃还其侍子^⑥，厚加赏赐。

【注释】①鄯善王：鄯，音善。西域古楼兰国国王，国都扞泥城（今中国新疆若羌附近）。②车师王：西域城郭国国王，西域城郭国属都护。③都护：古代官名，设在边疆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④初定：谓国家方始平定。⑤未遑：没有时间顾及；来不及。⑥侍子：古代属国之王或诸侯遣子入朝陪侍天子，学习文化，所遣之子称侍子。

【译文】建武二十一年，鄯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派遣儿子入朝陪侍天子，并请求设置都护官监护西域。光武帝因中原刚刚平定，无暇顾及境外的事务，于是就送还他们的儿子，并给予优厚赏赐。

【原文】中元^①二年，帝崩。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②制度，务从约省。”初，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③，自陇^④、蜀^⑤平后，非倣急^⑥，未尝复言军旅^⑦。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⑧，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也。”每旦视朝，日晏^⑨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经论治，夜分^⑩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间谏曰：“陛下有禹、汤^⑪之明，而失黄、老^⑫养生之福^⑬，愿颐养^⑭精神，优游^⑮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虽身济^⑯大业^⑰，兢兢^⑱如不及。故能明慎^⑲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⑳弓矢^㉑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㉒，斯亦止戈之武^㉓焉。

【注释】①中元：光武帝刘秀的第二个年号，公元56年至公元57年。②孝文皇帝：汉文帝刘恒，西汉第三位皇帝，以节俭著称。③息肩：让肩头得到休息。比喻卸载责任或免除劳乏，谓休养生息。④陇：古地名，在今中国甘肃省。⑤蜀：古族名、国名。分布在今四川西部。⑥倣急：紧急（事件）。一般指军情。倣，音井。⑦军旅：军事。⑧昔卫灵公问陈：卫灵公，姬姓，卫氏，名元，春秋时期卫国第二十八代国君。陈，同“阵”，军队作战时，布列的阵势。⑨日晏：天色已晚。⑩夜分：夜半。李贤注：“分犹半也”。⑪禹汤：夏禹和商汤。为贤明君主的典范。⑫黄、老：黄帝和老子的并称，后世道家奉为始祖。⑬福：福气。⑭颐养：保养。⑮优游：生活得十分闲适，悠闲自得。⑯济：成功；成就。⑰大业：谓帝业。⑱兢兢：小心谨慎貌。⑲明慎：明察审慎。⑳戢：收敛，收藏。㉑弓矢：弓箭。㉒方古：与古代相媲美。㉓止戈之武：“武”字是“止戈”两字合成的，所以要能止战，才是真正的成功。后也指不用武力而使对方屈服，才是真正的成功。左传曰：“于文，止戈为武也。”

【译文】中元二年，光武帝驾崩，遗诏说：“我没为天下百姓做什么事，死后丧事按照孝文皇帝那样，务求节俭。”当初，光武帝在军中时间很长，厌恶战事征伐，并且深知天下百姓困顿贫耗，无不希望卸下重担，休养生息。自从陇、蜀平定之后，如不是紧急事件，就不再谈论军事。皇太子曾经问起攻战的事情，光武帝说：“过去卫灵公向孔子问作战的阵法，孔子不予回答。这也不是你该问及的事。”光武帝每天很早临朝听政，天色很晚才退朝。经常带领公卿、郎官、将领们讲学经论、研讨治国之道，深夜才休息。皇太子看到光武帝勤苦劳累从不懈怠，就趁闲暇时进谏说：“陛下具有夏禹、商汤的贤明，却有失黄帝、老子一样养生的福气，希望您能保养精神，悠闲自安。”光武帝说：“我自以此为乐，并不感到疲倦啊。”光武帝虽然成就了帝业，但仍小心谨慎唯恐有失。所以能明察为政要领，全面掌握朝政大权，审时度力，言行、举止没有过失。他谢退武功之臣而任用文职官吏，收藏起弓箭武器，放牛马回归民间，虽然治国之道还未能和古代相媲美，但也算是古人所称颂的“止戈之武”吧。

【原文】孝明皇帝^①讳庄，世祖第四子也。永平^②二年春，宗祀^③光武皇帝于明堂^④。礼毕，登灵台^⑤，诏曰：“朕以暗陋^⑥，奉承大业，亲执珪璧^⑦，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⑧，以宁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⑨，起灵台^⑩，恢弘^⑪大道，被之八极^⑫。而胤子^⑬无成、康^⑭之质，群臣无吕、旦^⑮之谋，盥洗^⑯进爵^⑰，蹶蹶^⑱惟惭。其令天下自殊死^⑲以下，谋反大逆，皆赦除^⑳之。”冬，幸辟雍，初行养老礼^㉑，诏曰：“三老^㉒李躬^㉓，年耆^㉔学明；五更^㉕桓荣^㉖，授朕《尚书》^㉗。《诗》^㉘曰：‘无德不报。’其赐荣爵关内侯^㉙，食邑^㉚五千户。三老五更^㉛，皆以二千石禄，养终厥^㉜身。其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㉝耆耄^㉞、恤幼孤、惠鰥寡^㉟，称朕意焉。”

【注释】①孝明皇帝：即刘庄（公元28年—公元75年），字子丽，汉光武帝第四子，母光烈阴皇后阴丽华。史称汉明帝，死后谥号“孝明皇帝”。②永平：孝明皇帝年号永平（公元58年—公元75年）。③宗祀：谓对祖宗的祭祀。④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都在此举行。⑤灵台：古时帝王观察天文星象、妖祥灾异的建筑。《晋书·天文志上》：“明堂西三星曰灵台；观台也，主观云物、察福瑞、候灾变也。”⑥暗陋：愚昧鄙陋。⑦珪璧：古代祭祀朝聘等所用的玉器。古为瑞信之物。⑧拨乱反正：治理混乱的局面，使恢复正常。⑨辟雍：亦作“辟雍”，辟，通“璧”。本为西周天子所设大学，校址圆形，围以水池，前门外有便桥。东汉以后，历代皆有辟雍，除北宋末年为太学之预备学校（亦称“外学”）外，均为行乡饮、大射或祭祀之礼的地方。⑩灵台：学宫。⑪恢弘：亦作“恢宏”或“恢闳”，发扬；扩大。⑫八极：八方极远之地。⑬胤子：胤，音印。后代，子嗣，嗣子。⑭成、康：周成王与周康王的并称。⑮吕、旦：吕，指吕尚，即姜子牙。旦，即周公，周文王姬昌第四子。⑯盥洗：盥，音贯。洗手洗爵。古代仪礼形式之一，用水使手及酒器洁净，以示恭敬。郑玄注：“盥手又洗爵，致洁敬也。”⑰进爵：犹敬酒。爵，酒器。⑱蹶蹶：音促急。恭敬而不安的样子。郑玄注：“论语云：‘蹶蹶，敬恭貌。’”⑲殊死：指殊死刑（斩首的死刑）。⑳赦除：犹赦免。㉑养老礼：古代对年高德劭的老者按时饷以酒食而敬礼之礼节。㉒三老：指国三老，多以致仕三公任之。㉓李躬：人名。《后汉书集解》惠栋曰：“躬常山人见。”东观记胡注：“桓荣传及袁纪诏：‘独言桓荣不及李躬，栋案不言李躬者省文也。’”㉔年耆：耆，音其。年老。古代年六十曰耆。㉕五更：古代乡官名。用以安置年老致仕的官员。㉖桓荣：字春卿。生于西汉成帝阳朔鸿嘉年间。谯国龙亢（今安徽省怀远县西龙亢镇北）人。东汉经学大师。明帝时，对桓荣倍加敬重，尊以师礼，拜为五更，旋封其为关内侯。桓荣八十余岁卒，明帝赐葬于洛阳城外首山之阳，亲自为其送葬。㉗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㉘诗：指《诗经》。㉙关内侯：爵位名。秦汉时置，为二十等级之第十九级，位于彻（列）侯之次。有其

号，无国邑。^{③⑩}食邑：指古代君主赐予臣下作为世禄的封地。^{③⑪}三老五更：古代设三老五更之位，天子以父兄之礼养之。《礼记·文王世子》：“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郑玄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汉书·礼乐志》：“养三老五更于辟廱。”颜师古注引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③⑫}厥：代词，其，表示领属关系。^{③⑬}存：慰问，抚恤。^{③⑭}耆耄：指老人。《礼记》曰：六十曰耆，七十曰耄。耄，音蝶。^{③⑮}鰥寡：老而无妻或无夫的人。引申指老弱孤苦者。鰥，音官，无妻或丧妻的男人，鰥夫。寡，指丧失配偶。

【译文】孝明皇帝，名庄，是光武帝第四个儿子。永平二年春，在明堂祭祀光武皇帝，祭礼结束，登上灵台，颁诏说：“朕以愚昧浅陋，继承帝业，亲自执掌珪璧，敬祭天地之神。敬思先帝受天命中兴汉室，拨乱反正，以求天下安宁。封禅泰山，修建宗庙明堂，设立大学，筑造学宫，弘扬正理大道，惠及八方极远之地。而我虽即位却没有周成王、周康王那样的资质，群臣没有吕尚、周公那样的谋略。净手洗爵，进奉醇酒，恭敬之余自感惭愧。诏令天下自犯死罪以下的，包括谋反、大逆不道之人，都予以赦免。”冬天，孝明皇帝驾临辟雍，初次举行养老礼。颁诏说：“三老之一的李躬，年过六旬、学问精深。任五更的桓荣，教授朕学习《尚书》。《诗经》说：‘没有施恩不报的。’赐予桓荣关内侯爵位，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都为二千石的俸禄奉养终生；赐给天下的三老每人酒一石，肉四十斤。有关官员们要慰问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体恤幼童孤儿，善待鰥寡孤独之人，这样才合乎朕的心意啊！”

【原文】六年，诏曰：“先帝诏书，禁民上事^①言圣，而间者^②章奏颇多浮辞^③，自今若有过称虚誉^④，尚书^⑤皆宜抑而勿省，示不为谄子^⑥嗤^⑦也。”

【注释】①上事：向朝廷上书言事。②间者：近来。③浮辞：虚浮不实的话。④虚誉：不实的赞扬。⑤尚书：官名。始置于战国时，或称掌书，尚即执掌之义。东汉时正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员。⑥谄子：逢迎拍马的人。⑦嗤：音吃，通“蚩”，欺侮。

【译文】永平六年，孝明皇帝颁布诏书说：“先帝曾下诏书，禁止臣民上书称颂帝王，而近来所上的奏章仍有不少浮夸言辞。从现在起，如果今后还有虚夸溢美的奏章，尚书都应该加以制止，不要阅览，以示不被谄媚之人所欺骗。”

【原文】八年，日有蚀之，诏曰：“朕以无德奉承^①大业，而下貽^②民怨，上动三光^③。日蚀之变^④，其灾尤大。永思厥咎^⑤，在予一人。群司^⑥勉修职事，极言^⑦无讳^⑧。”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陈得失。帝览章，深自引咎^⑨，乃以所上班示^⑩百官。诏曰：“群寮^⑪所言，皆朕之过。人冤不能理，吏黠^⑫不能禁，而轻用民力，缮^⑬治室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⑭。永览^⑮前戒，竦然兢惧^⑯。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注释】①奉承：继承。②貽：遗留；致使。③三光：日、月、星。④日蚀之变：日蚀又称日食，日面被月面遮掩而变暗甚至完全消失的现象。⑤永思厥咎：永思，长思；长念。厥，代词，其。咎，罪过，过失。⑥群司：百官。⑦极言：竭力陈说。⑧无讳：不要有所忌讳。⑨引咎：归过失于自己。⑩班示：犹颁布出来，使人知道。⑪寮：官吏，官员。后多作“僚”。⑫黠：狡猾。⑬缮：修补，整治。⑭过差：过分；失度。⑮永览：永，永久，永远。览，观看；考察。⑯竦然兢惧：竦然，惊惧貌。兢惧，戒慎恐惧，惶恐。

【译文】永平八年，发生日食，皇帝下诏自省道：“朕因没有德行，继承了帝业，而对下使人民生怨，对上扰动日月星三光。日食异象，预示

着其灾祸很大。长思这个严重的罪过，其责任在朕一人。群臣应尽忠职守，直言规劝不要有所隐讳。”于是，凡在职的官吏都上书各自陈述政务的得失。明帝看过奏章后深深自责，就把所上奏章展示给百官看。并下诏书说：“群臣所言之事，都是朕的过失。百姓蒙冤而不能申诉，官吏狡诈未能制止，轻率动用民力，修补宫殿房舍，出入没有节制规律，喜怒失度无常。永察前朝的教训，就会戒慎恐惧。唯恐我这浅薄的德行，久而久之会使自己懈怠懒惰啊！”

【原文】十二年，诏曰：“昔曾闵^①奉亲，竭欢致养^②；仲尼葬子，有棺无槨^③。丧贵致哀，礼存宁俭^④。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⑤，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⑥无糟糠^⑦，而牲牢^⑧兼于一奠。糜^⑨破积世^⑩之业，以供终朝^⑪之费。子孙饥寒，终命于此，岂祖考^⑫之意哉！又车服过制，恣^⑬极耳目；田荒不耕，浮食^⑭者众。有司^⑮其申明科禁^⑯宜于今者，宣下郡国。”

【注释】①曾、闵：曾参、闵子骞。李贤注：“曾参字子与，闵损字子骞，并孔子弟子，皆有孝行也”。②致养：奉养亲老。③槨：音果，古代葬时套于棺外之木器，俗称套棺。④宁俭：宁可俭约。⑤担石：一担一石之粮。比喻微小。⑥伏腊：古代两种祭祀的名称。“伏”在夏季伏日，“腊”音辣，在农历十二月。指伏祭和腊祭之日，或泛指节日。⑦糟糠：糟糠是指酒糟、米糠等粗劣食物，旧时穷人用来充饥的食物。⑧牲牢：犹牲畜。古代特指供宴飨祭祀用的牛、羊、猪。⑨糜：音迷，浪费。⑩积世：累代，世代。⑪终朝：早晨。⑫祖考：祖先。⑬恣：放纵；无拘束。⑭浮食：多谓不事耕作而食。⑮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⑯科禁：戒律；禁令。

【译文】永平十二年，皇上颁诏曰：“昔日曾参和闵子骞，竭力奉养父母，使其欢心；仲尼埋葬儿子孔鲤，有内棺而无外槨。办丧事贵在心

存哀思，礼仪宁可省俭。现在老百姓办理丧事都竞相奢侈比阔。活着的人连一担一石的粮食都没有，却把财力全用在丧葬上。伏祭和腊祭等祭日连糟糠都吃不上，却把牲畜全用于祭奠。浪费世代积蓄的家业，来供应一个早晨的费用，子孙们受饥受寒，最终怕是要毙命在这件事上。这难道是祖先们的本意吗？再说丧葬的车与礼服，都超过了礼制，恣意放纵，只图耳目外观的体面，田地荒芜不去耕种，不劳而获的人日益增多。有关官吏应申明适合现状的禁令，并把它向各郡国宣布贯彻。”

【原文】十八年，帝崩。遗诏：“无起寝庙^①，藏主^②于光烈皇后^③更衣别室^④。”帝遵奉建武制度，事无违者。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馆陶公主^⑤为子求郎^⑥，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⑦，出宰^⑧百里，有有作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故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⑨，户口^⑩滋殖^⑪焉。

【注释】①寝庙：古代宗庙的正殿称庙，后殿称寝，合称寝庙。②藏主：藏，收藏，储藏。主，旧时为死者立的牌位。礼“藏主于庙”，既不起寝庙，故藏于后之更衣别室。③光烈皇后：即光武帝刘秀的第二任皇后阴丽华，明帝之母。谥号“光烈”，故称其为“光烈皇后”。④别室：正室以外的房间。⑤馆陶公主：李贤注：“光武女”。因封邑而得名。⑥郎：官名。帝王侍从官的通称。⑦列宿：众星宿。特指二十八宿。李贤注：《史记》曰：太微官后二十五星，郎位也。⑧出宰：由京官外出任县官。⑨肃服：肃然服从。有安定之意。⑩户口：住户和人口的总称。计家为户，计人为口。⑪滋殖：增加；增长，增生。

【译文】永平十八年，明帝驾崩，遗诏：“不要建造寝宫庙宇，将我的牌位放在母亲光烈皇后的更衣侧室。”明帝遵照奉行建武时期的制度，凡事没有违背的。后宫的家属，不得封侯参与政治。馆陶公主曾经为儿子请封为郎官，明帝没有允许，只是赐其钱千万。并告知群臣说：

“郎官与上天列宿相对应，外出为官就要管辖百里的地方，如果用人不当，老百姓就要受其灾殃，因此我没有准许公主的请求。”所以当时的官吏都各称其职，老百姓安居乐业，远近的民众肃然敬服，住户及人口大量增加！

【原文】论曰：明帝善刑理^①，法令分明，日晏^②坐朝，幽枉^③必达。外内无幸曲^④之私，在上无矜大^⑤之色。断狱^⑥得情，号居前世十二^⑦。故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注释】①刑理：刑法；法律。②日晏：天色已晚。③幽枉：犹冤屈。④幸曲：宠幸偏袒。⑤矜大：骄矜尊大。⑥断狱：审理和判决案件。⑦十二：十分之二。李贤注：“十断其二，言少刑也。”

【译文】史官论赞说：明帝精通刑法政务，法令分明。天色很晚还坐朝理政，有冤屈之事必能通晓。朝廷内外没有宠幸偏袒的私行，身居上位没有骄矜尊大的情形。审理和断案合情合理，受刑的人仅仅是前代十分之二。所以后代向君王进谏言事之人，没有不尊崇建武、永平之政的。

【原文】孝章皇帝^①讳炘，明帝第五子也。少宽容，好儒术^②，显宗^③器重之。建初元年，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④栗栗^⑤，不敢荒宁^⑥，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⑦，俗吏^⑧伤民，官职耗乱^⑨，刑罚不中，可不忧与！昔仲弓^⑩、季氏^⑪之家臣，子游^⑫、武城^⑬之小宰^⑭，孔子犹诲以贤才，问以得人^⑮。明政之小大，以人为本；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⑯、守相^⑰，不明真伪，茂才^⑱、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⑲贡士^⑳，或起畎亩^㉑，不系^㉒闾閭^㉓。敷奏^㉔以言，则文章可采；明

试以功，则治有异迹。文质斌斌^②，朕甚嘉之。其令太傅^③、三公^④、中二千石^⑤、二千石、郡国^⑥守相，举贤良方正^⑦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注释】①孝章皇帝：名烜，明帝第五子，公元75年至公元88年在位。谥号孝章，享年三十三岁。年号有建初、元和、章和。②儒术：儒家的原则、学说、思想。③显宗：汉明帝刘庄。④夙夜：朝夕，日夜。⑤栗栗：畏惧貌。⑥荒宁：荒废懈怠，贪图安逸。荒，纵欲迷乱；逸乐过度。宁，安宁。孔安国注：尚书曰：“不敢荒怠自安宁。”⑦乖实：名不副实；失实。⑧俗吏：才智平庸的官吏。⑨耗乱：昏乱。⑩仲弓：春秋鲁国人，冉氏，名雍，字仲弓，也称子弓。孔子的学生，以德行著称。曾任季氏宰。⑪季氏：季桓子，即季孙斯，春秋时鲁国卿大夫。⑫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亦称“言游”“叔氏”，春秋末吴国人，与子夏、子张齐名，孔夫子的弟子，“孔门十哲”之一。曾为武城宰。⑬武城：指武城县；位于山东省西北边陲，鲁西北平原。现隶属山东省德州市。⑭小宰：邑宰，县邑的长官。⑮得人：谓得到德才兼备的人。亦谓用人得当。《论语·雍也》：“子曰：‘女得人焉耳乎？’”⑯刺史：官名。西汉武帝时，分全国为十三部（州），每部置刺史一人，以六条职权巡察所属郡县。⑰守相：郡守和诸侯王之相。⑱茂才：又作茂材，是汉代的另一种察举常科，西汉时原作秀才，到东汉时，因避汉光武帝名讳，改秀才为茂。⑲举人：推举，选拔人才。亦指所举之人才。⑳贡士：旧指地方向朝廷荐举人才。㉑畎亩：音犬母，本指田野，此引申指民间。畎同畎。㉒系：涉及；关系。㉓阀阅：泛指门第、家世。㉔敷奏：陈奏，向君上报告。李贤注：“敷，陈；奏，进也。令各陈进其言，则知其能否也。尚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则政之类。”㉕文质斌斌：亦作“文质彬彬”，文华质朴配合得宜，既有文彩，又很朴实。㉖太傅：官名。三公之一。周代始置，辅弼天子治理天下。㉗三公：西汉末至东汉初，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至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马，又置太尉，以太仆赵熹为之，而与司徒、司空为三公。㉘中二千石：汉代官吏秩禄等级，中是满的意思，中二千石即俸禄实得二千石。㉙郡国：郡和国的并称。汉初，兼采封建及郡县之制，分天下为郡与国。郡直属

中央，国分封诸王、侯，分别称为王国、侯国。⑳贤良方正：汉代选拔统治人才的科目之一。

【译文】孝章皇帝，名烜，是明帝的第五个儿子。少年时待人宽容，喜好儒家学说，明帝很器重他。建初元年，颁诏说：“朕没有德行，继承帝业，日夜战战兢兢，不敢荒废懈怠，贪图安逸。但是异常的自然灾害仍然出现，说明治政还是不力。朕既不明智，经历治国之道的时间又少；加之所选官员名不符实，才智平庸的官吏伤害百姓，官职混乱，我怎能不忧虑呢？从前仲弓是季氏的家臣，子游是武城的县官，孔子尚且教诲他们要任用贤才，询问是否用人得当。说明政事无论大小，以用人根本。从乡里推荐选拔的人，必须要是多次立下功劳的。而如今的刺史、守相不明了其中真伪，推举的茂才、孝廉每年数以百计，他们并非是不能显著之人，却要授予他们政务，这样很没有意义。每考究前代选拔、举荐的人才，有的是被启用于田亩之间，不拘于出身门第。让他们各陈其言，那么他们的文章必然可以采纳；明白考验他们实际的功绩，那么从政方面定会有其过人之处。既有文采，又很朴实。朕非常喜欢这样的人才。命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推举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原文】四年，诏于，是下太常^①、将、大夫^②、博士^③、议郎^④、郎官及诸生^⑤、诸儒会白虎观^⑥，讲议五经^⑦同异，帝亲称制临决^⑧焉。七年，诏曰：“车驾^⑨行秋稼，观收获，因涉郡界，皆精骑轻行^⑩，无他辎重^⑪。不得辄修道桥，远离城郭^⑫，遣吏逢迎，刺探^⑬起居，出入前后，以为烦扰也。动务省约，但患不能脱粟瓢饮^⑭耳。所过欲令贫弱有利，无违诏书。”

【注释】①太常：掌管宗朝礼仪，兼掌选试博士的官职。②大夫：古职官

群书治要译注

名。周代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等；各等中又分上、中、下三级。后因以大夫为任官职者之称。③博士：古代学官名。汉文帝置一经博士，武帝时置“五经”博士，职责是教授、课试，或奉使、议政。④议郎：官名。汉代设置，为光禄勋所属郎官之一，掌顾问应对，无常事。汉秩比六百石。多征贤良方正之士任之。与中郎相同，高于侍郎、郎中。⑤诸生：众有知识学问之士。⑥白虎观：汉代官观名。在未央官中。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会学者于此，讲五经同异，成《白虎通德论》书。⑦五经：指儒家的五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⑧临决：谓亲自裁决。⑨车驾：帝王所乘的车。亦用为帝王的代称。⑩轻行：轻装疾行。⑪辎重：辎，音资，外出时携带的物资。⑫城郭：城墙。城指内城的墙，郭指外城的墙。⑬刺探：探听。李贤注：“刺探，谓候伺也。”⑭脱粟瓢饮：脱粟，粗米。瓢饮，用瓢喝水。形容生活俭朴或生活艰苦。李贤注：“晏子相齐，食脱粟之饭。孔子曰，颜回一瓢饮。”

【译文】建初四年又颁诏，命令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和诸生、诸儒在白虎观集会，讲说商讨“五经”的异同，章帝亲自到场主持决断。建初七年，诏书说：“皇帝巡视秋季的庄稼，考察收获情况，因而来到郡界。随从都是精骑，轻装疾行，没有辎重。不得擅自整修道路、桥梁；不准派官吏远离城郭来迎接，伺候起居，出入于朕前后，成为百姓的烦扰。出巡务必减省节约，只要粗食瓢饮就行了。所过之处希望有利于贫弱之民，不得违背诏书旨意。”

【原文】元和二年，诏曰：“令^①云：‘民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②。’今诸怀妊^③者，赐胎养谷人三斛^④，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又诏曰：“方春生养，万物孳甲^⑤，宜助萌阳^⑥，以育时物^⑦。其令有司，罪非殊死^⑧，且勿案验^⑨，及吏民条书^⑩相告，不得听受，冀以息事宁民^⑪，敬奉天气^⑫。立秋如故。夫俗吏矫饰^⑬外貌，似是而非，揆^⑭之人事则悦耳，论之阴阳则伤化^⑮，朕甚饜^⑯之、甚苦之。安静^⑰之

吏，悃悃^⑮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襄城^⑰令刘方^⑱，吏民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他异，斯亦殆^⑲近之矣。间敕二千石，各尚宽明。而今富奸行赂于下，贪吏枉法于上，使有罪不论，而无过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⑳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职，其咎安在？勉思旧令，称朕意焉。”又诏曰：“律^㉑，十二月立春，不以报囚^㉒。《月令》^㉓，冬至之后，有顺阳^㉔助生之文，而无鞠狱^㉕断刑之政。朕谘访^㉖儒雅^㉗，稽^㉘之典籍，以为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

【注释】①令：胎养令。《章帝纪》论曰：“章帝长者感陈宠之议，除惨狱之科，深元元之爱，著胎养之令。”②民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复，谓免除徭役或赋税。算，征税。③怀妊：怀孕。④斛：音胡，量词，多用于量粮食，古代一斛为十斗，南宋末年改为五斗。⑤莩甲：犹萌芽。莩，音福。⑥萌阳：新生的阳气。我国古代谓宇宙间有阴阳二气，阴主衰落，而阳主新生。⑦时物：应时的作物。⑧殊死：指殊死刑。⑨案验：查询验证。⑩条书：分条书写。李贤注：“条，事条也。”⑪息事宁民：即息事宁人，谓不生事扰民。⑫天气：天命，气数。⑬矫饰：造作夸饰，掩盖真相。⑭揆：推测揣度。⑮伤化：损害教化。⑯饜：音燕。厌恶。⑰安静：谓沉静稳重。⑱悃悃：音捆必。至诚；诚实。说文云：“悃悃，至诚也。”⑲襄城：春秋时期称“泛邑”“泛城”，公元前540年，东周春秋时期楚灵王在泛之西北筑新城，东周帝王周襄王避难曾居泛，故名“襄城”。⑳刘方：生卒不详，李贤注：“方字伯况，平原人。”㉑殆：大概，几乎。㉒冠盖：泛指官员的冠服和车乘。冠，礼帽；盖，车盖。此处特指使者。㉓律：法令。㉔报囚：判决囚犯。李贤注：“报犹论也。立春阳气至，可以施生，故不论囚。”㉕月令：《礼记》第六篇篇名，其内容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基本相同，主要记载了一年十二月的天象和农业生产的相关政令。㉖顺阳：谓顺从阳气，顺应天道。㉗鞠狱：审理案件。鞠，通“鞠”。㉘谘访：咨询访问。㉙儒雅：指博学的儒士或文人雅士。㉚稽：音基，考核，查考。

【译文】元和二年，皇帝下诏书说：“胎养令上说：‘老百姓有生孩子者免除徭役和赋税三年。’现在那些正怀孕的妇女，赐给她们胎养穀每人三斛，免除其丈夫徭役赋税一年，把这些写下来作为法令。”又颁诏说：“当前正是春季生养时期，万物正在萌芽，应该帮助它萌发阳气，来培育当季作物。命主管官吏，若不是极刑死罪，暂时不要查案验审；并且官吏民众有分条列事上书相告者，也不得受理。希望以此息事宁人，敬奉天命。立秋以后恢复常例。那些才智平庸的官吏表面做作、掩盖真相，似是而非，以揣测人心来行事，政绩听起来很好，若以阴阳自然规律而论就有伤风化。朕非常厌恶这种现象，也很苦恼。那些安分稳重的官吏们，至诚不虚华，他们的功绩按日统计似乎不足，按月累计则有余。像襄城县令刘方，官吏和老百姓都异口同声说他无烦苛之政，虽然没有其它特别的功绩，这也接近称职的要求了。近来敕命各太守为政务求宽和明正。现在富豪奸佞在下行贿，贪官在上枉法，使得有罪者不被定罪，而无罪者却遭受刑罚，这是极为大逆的事。把苛刻看作明辨，把刻薄看作精明，把从轻处治作为恩德，以暴察重罚作为权威，这四种情况或有一种出现，都会使下民百姓生怨恨心。我多次颁发诏书，派出传递旨意的使者交接于道，而官吏们得不到整治，或有怠忽职守之人，其过失究竟在什么地方？还望大家认真省思往日的诏令，以达成我的心意！”又下诏说：“颁布律令，规定十二月立春时，不准判决囚犯。《月令》中记载冬至以后，有顺从阳气而助生长的条文，而没有审理案件判刑之政。朕谘询访问文人雅士，考查典籍，认为实行王道者或生或杀，应当遵循时令节气。因而制定法律，不要在十一月、十二月判决囚犯。”

【原文】三年春，北巡狩^①，敕侍御史^②、司空^③曰：“方春，所过无得有所伐杀。车可引避^④，引避之；騑^⑤马可辍^⑥解，辍解之。《诗》云：‘敦彼行苇^⑦，牛羊勿践履。’《礼》^⑧，人君伐一草木不时^⑨，谓之不

孝。俗知顺人，莫知顺天。其明称朕意。”

【注释】①巡狩：意为天子巡行视察郡国所守疆土。②侍御史：官名。秦置，汉沿设，在御史大夫之下。受命于御史中丞，接受公卿奏事，举劾非法。③司空：官名。即冬官大司空，掌管工程。汉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与大司马、大司徒并列为三公，后去大字为司空，历代因之，明废。④引避：让路；躲避。⑤駉：音非。古代驾车的马，在中间的叫服，在两旁的叫駉，也叫骖。李贤注：“夹辕者为服马，服马外为駉马。”⑥辍：撤除。⑦行苇：路旁的芦苇。⑧礼：五经之中的《礼记》。礼记：“孔子曰：‘伐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⑨不时：不适时；不合时。李贤注：“不时谓不合于时也。”

【译文】元和三年春，皇帝到北方视察邦国州郡，命令侍御史、司空说：“当前正值春天，所过之处不得有砍伐杀戮的行为。车驾可以让路的，就绕道而行；驾车的駉马可以解开不用的，就解开它们。《诗经》说：‘芦苇丛生在道旁，别放牛羊来踩踏。’《礼记》也说：‘君王砍伐一草一木不合时令，便叫做不孝。’一般人只知道顺人行事，却不知道遵循天道。当显明此意，以符合朕的心意。”

【原文】论曰：魏文帝^①称：“明帝察察^②，章帝长者。”章帝素知民厌明帝苛切^③，事从宽厚。感陈宠^④之议，除惨之狱科；深元元^⑤之爱，著胎养之令。割裂名都，以崇建周亲^⑥；平徭简赋^⑦，而民赖其庆^⑧。又体之以忠恕^⑨，文之以礼乐。故乃蕃辅^⑩克谐^⑪，群后^⑫德让。谓之长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国所上符瑞^⑬，合于图书者，数百千所。呜呼懋^⑭哉！

【注释】①魏文帝：曹魏的开国皇帝曹丕。公元220年至公元226年在位。魏武帝曹操与武宣卞皇后的长子。庙号高祖（《资治通鉴》作世祖），谥号文皇

群书治要译注

帝。②察察：苛察；烦细。③苛切：苛刻严峻。④陈宠：生年不详，卒于公元106年，沛国洧县（今安徽固镇）人。先祖世习律令，宠传其家业。初为州郡吏，后辟司徒府，掌狱讼，断案公平。李贤注：“宠时为尚书，以吏政严切，乃上书除惨酷之科五十余条，具本传也。”⑤元元：百姓，庶民。⑥周亲：至亲。李贤注：“周，至也。”⑦平徭简赋：平衡徭役而减少赋税。⑧庆：福泽。⑨忠恕：忠，谓尽心为人；恕，谓推己及人。⑩蕃辅：喻指诸侯；藩王。蕃，通藩。⑪克谐：能和谐。⑫群后：原指四方诸侯及九州牧伯。亦泛指公卿。⑬符瑞：吉祥的征兆。多指帝王受命的征兆。⑭懋：音冒，美好。

【译文】史官论赞说：“魏文帝认为‘明帝是苛察之人，章帝是德高望重的人。’章帝素来了解百姓厌恶明帝的苛刻严峻，因此凡事讲求宽厚。有感于陈宠的建议，废除了残酷的刑罚条目；深切关爱百姓，制定出养护胎孕的法令；划分出郡国名城，用来重建至亲的世系；平衡徭役减少赋税，因而百姓仰赖其福泽；又能以忠恕之道体恤臣民，用礼乐教化百姓。所以诸侯藩王能够和谐，公卿大臣互相礼让。所以称章帝为德高望重的君王，不是很恰当吗？他在位十三年，郡国出现吉祥的征兆，与河图洛书上相合者就有数百千件。真是太好了！”

【原文】孝和皇帝讳肇^①，章帝第四子也，在位十七年而崩。齐民^②岁增，辟^③土日广。每有灾异，辄延问^④公卿，极言得失。前后符瑞八十一所，自称德薄，皆抑而不宣。旧南海^⑤献^⑥龙眼、荔支^⑦，十里一置^⑧，五里一候^⑨，奔腾^⑩阻险，死者继路^⑪。时临武长^⑫汝南唐羌^⑬县接（旧无时临至县接十字，补之）南海，乃上书陈状。帝下诏曰：“远国珍羞^⑭，本以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耶？其敕太官，勿复受献。”由是遂省。

【注释】①孝和皇帝讳肇：即汉和帝，为东汉第四代皇帝，名刘肇（公元79年—公元105年）。章帝第四子。章帝死后继位，在位十七年病死，终年二十七

岁。肇，音照。②齐民：犹平民。③辟：音辟，开垦，开辟。④延问：请教询问。⑤南海：李贤注：“南海，郡，秦置，今广州县也”。⑥献：奉献，进贡。指附属国奉献礼物。⑦龙眼荔支：两种水果，均生南方。龙眼，即桂圆；荔支，即荔枝。⑧置：驿站。李贤注：“置谓驿也”。驿站，古代供传递文书、官员来往及运输等中途暂息、住宿的地方；旅店。⑨候：驿馆，驿站的客舍。⑩奔腾：飞奔急驰。⑪继路：不绝于路。⑫临武长：临武县令。李贤注：“临武，县，属桂阳郡，今郴州市也。”历史上，临武又是楚南古驿，古代中原赴粤出海的必经之路。⑬唐羌：生卒不详，字伯游，东汉汝南（今河南汝南、平与县间）人，辟公府，补临武长。⑭珍羞：亦作“珍馐”，珍美的肴饌。

【译文】孝和皇帝，名肇，是章帝的第四子，在位十七年后去逝。他在位期间国家人口逐年增加，开拓的疆域日渐广阔。每当遇有自然灾害发生，则马上请教公卿，请他们大胆直言陈说朝政得失。各地前后出现吉祥的征兆有八十一处，而和帝还自称德行浅薄，都压下来不许宣扬。从前南海郡进贡龙眼、荔枝，每隔十里设一个驿站，五里设一驿馆，沿途道路艰险，使者飞奔急驰，累死者不绝于路。当时临武县县令汝南人唐羌，其县境与南海接壤，于是上书陈述这一情况。和帝下诏说：“远方进贡的珍馐美味，本来是进献祀奉宗庙的，如果因此而伤害了百姓，这哪里是爱民的本意呢？敕令太官不要再接受这一贡物了。”从此取消了这一进贡。

皇后纪序

【原文】夏^①、殷^②以上，后妃^③之制，其文略矣。《周礼》^④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嫔^⑤，二十七世妇^⑥，八十一女御^⑦，以备内职^⑧焉。后正位宫闱^⑨，同体^⑩天王^⑪。夫人^⑫坐论妇礼^⑬，九嫔^⑭掌教四德^⑮，世妇主知丧祭宾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寝^⑯。颁官分务^⑰，各有典司^⑱。女史彤管^⑲，记功书过^⑳。居有保阿^㉑之训，动有环佩^㉒之响。进贤才以辅佐君子，哀^㉓窈窕^㉔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㉕阴化^㉖，修成内则^㉗，闺房肃雍^㉘，险謁^㉙不行者也。故康王^㉚晚朝^㉛，《关雎》^㉜作讽^㉝；宣后晏^㉞起，姜氏^㉟请愆^㊱。及周室东迁^㊲，礼序凋缺^㊳，诸侯僭纵^㊴，轨制无章^㊵。齐桓^㊶有如夫人^㊷者六人。晋献^㊸升戎女^㊹为元妃^㊺，终于五子作乱^㊻，豕鬲^㊼遭屯^㊽。爰逮^㊾战国，风宪^㊿愈薄[㋀]，适情[㋁]任欲，颠倒衣裳[㋂]，以至破国亡身，不可胜数。斯固轻礼弛防[㋃]、先色后德者也。

【注释】①夏：即夏朝，由禹建立，后为商所灭。②殷：朝代名，即商朝。商王盘庚从奄（今山东曲阜）迁都殷，后世因称商为殷。③后妃：指皇后妃嫔。④周礼：儒家经典，西周时期的周公旦所著。⑤嫔：宫廷女官名，天子诸侯姬妾。⑥世妇：妃嫔称号，古代皇宫里的女官。⑦女御：宫中女官名，亦为帝王之妾。李贤注：“御谓进御于王也，比八十一元士。周礼曰‘女御，（掌）叙于王之燕寝，以岁时献功事’也。”⑧内职：指嫔妃等在官中所尽的职守。⑨宫闱：帝王的后宫，后妃的住所。亦指后妃。⑩同体：比喻无区别；一致。⑪天王：指天子。⑫夫人：帝王妃嫔。⑬妇礼：妇女的礼义威仪。《孔子家语》：“女子顺男子之

教，而长其礼者也，是故无专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⑭九嫔：指帝王之妾。位于后妃之下，在其他侍妾之上。⑮四德：李贤注：“四德谓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也。”⑯燕寝：古代帝王居息的官室。⑰颁官分务：颁官，赐授官位。分务，分配职务。⑱典司：主管，主持。⑲女史彤管：女史，古时候，专记君王私生活的吏官。《周礼》云：“女史，掌王后之礼，书内令，凡后之事以礼从也。”郑玄注云：“亦如太史之于王也。”彤管，古代女史用以记事的杆身漆朱的笔。李贤注：“彤管，赤管笔也。”⑳记功书过：记功，记录功绩；书过，记载过失错误。㉑保阿：古代抚养教育贵族子女的妇女。李贤注引《列女传》：“孝公使驷马立车载姬。姬泣曰：‘妾闻妃下堂，必从傅母保阿，进退则鸣玉佩环；今立车无鞶，非敢受命。’”㉒环珮：央有孔的圆形佩玉，亦作“环佩”。后多指女子所佩的玉饰。㉓哀：怜爱。㉔窈窕：娴静貌；美好貌。㉕述宣：继承和发扬。㉖阴化：古称妇女的教化。《周礼·内宰职》曰：“以阴礼教六官，以妇职之法教九御。”㉗内则：借指妇职、妇道。㉘闺房肃雍：闺房，小室；内室；常指女子的卧室。肃雍，原指行车之貌，后为称颂妇德之辞。李贤注：“肃，敬也。雍，和也。”㉙险謁：指以私事相嘱托；走门路，通关节）。㉚康王：即周康王姬钊，生卒年不详，周成王之子，成王死后继位，在位二十六年，病死于镐京。㉛晚朝：谓君王未按时上朝听政。㉜关雎：《诗·周南》篇名。为全书首篇，也是十五国风的第一篇。雎，音居。㉝讽：用委婉的语言暗示、劝告或讥刺、指责。㉞晏：迟，晚。㉟姜氏：周宣王王后。㊱愆：罪过，过失。㊲周室东迁：指周朝的周平王将京都由镐京东迁到洛邑。㊳礼序凋缺：礼序，礼仪制度。凋缺，残缺；受损。㊴僭纵：越礼放纵。㊵轨制无章：轨制，法则制度。无章，没有次序。㊶齐桓：即齐桓公，名小白，中国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春秋五霸”之首。㊷如夫人：古代女子称谓。原意同于夫人，后即以称妾。《左传》曰：“桓公多内宠有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少卫姬、郑姬、葛嬴、密姬、驻华子也。”㊸晋献：即晋献公，名诡诸。春秋时代的晋国君主。在位二十六年。㊹戎女：指骊姬，山西人，本是骊戎首领的女儿，公元前672年，被晋献公虏入晋国成为献公的妃子，她使计离间了献公与申生、重耳、夷吾父子兄弟之间的感情，并设计杀死了太子申生，制造了“骊姬

倾晋”。④元妃：国君或诸侯的嫡妻（正妻）。李贤注：“元妃，嫡夫人也。史记曰，晋献公伐骊戎，得骊姬，爱幸，立以为妃”。④五子作乱：李贤注：“桓公六夫人，生六子。桓公卒，立公子昭，于是公子无亏、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等五公子皆求立，公子昭奔宋，是作乱也。”④冢嗣：嫡长子。李贤注：“冢，大也。”④遘屯：遭难。遘遇屯卦，屯卦为难，故指遭难。李贤注：“遘，遇也。屯，难也。晋献公受骊姬之谗，杀太子申生，故曰遇屯。”遘，音够。④爱逮：爱，及；到。逮，及；及至。⑤风宪：风纪法度。⑤薄：指人心、世道、纲纪等衰微。⑤适情：顺适性情。⑤颠倒衣裳：谓急促惶遽中不暇整衣。本意是讽刺朝廷兴居无节，号令不时，使小官吏忙忙碌碌，后多以比喻伦常失秩。⑤弛防：解除防备。

【译文】夏、商以前，皇后妃嫔的制度，这方面的文献很少。《周礼》记载，君王立皇后，设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配备内宫职务。皇后是后宫正位，体制与天子一致。夫人负责讲论妇礼；九嫔掌管教授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德；世妇主管丧祭和宾客之事；女御掌管皇上的食宿。赐授官位、分配职务，各有主管。女史官手执红管笔，专记后宫的功过。后妃们安居时有保阿的教诲；行动时有环珮叮当的响声。进献贤德女子以辅佐君王，怜爱娴静柔美的贤淑女子，而不贪图其美色。因此能够继承和发扬女德的教化，修成内宫的妇职、妇道，后妃们和顺恭敬，没有不正当的因私请托之行。因此当周康王不能按时上朝时，就有诗人作《关雎》一诗来劝谏后妃们谨守妇道，以勉君王。周宣王和嫔妃晚起，王后姜氏请求君王惩罚自己，使宣王惭愧改过。等到周平王向东迁都至洛邑后，周室的礼法制度就开始衰败丧失，诸侯们也违礼放纵自己，规范制度无法可依、无章可循。齐桓公宠爱的如夫人（小妾）就有六人，晋献公宠信骊戎小妾骊姬，竟然将她升为嫡夫人，最终导致齐国五公子作乱，晋国大公子申生遭骊姬陷害遇难。后来到了战国时期，风教纲纪更加衰微，人们任情纵欲，

伦常失秩，最终导致破国亡家，这样的案例不可胜数。这都是由于轻视礼义教化、放松防备、重女色而轻道德所造成的啊！

【原文】秦并天下，多自骄大^①，宫备七国^②，爵列八品^③。汉兴，因循^④其号，而妇制莫厘^⑤。高祖帷薄不修^⑥，孝文妊席无辨^⑦，然而选纳^⑧尚简，饰玩少华。自武、元之后，世增淫费^⑧，至乃掖庭^⑨三千，增级十四，妖幸^⑩毁政之符，外姻^⑪乱邦之迹，前史载之详矣。及光武中兴，斫雕为朴^⑫，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⑬。贵人（旧无贵人二字，补之）金印紫绶^⑭，俸不过粟数十斛^⑮。又置美人^⑯、宫人^⑰、采女^⑱三等，并无爵秩^⑲，岁时^⑳赏赐充给而已。明帝聿^㉑遵先旨，宫教^㉒颇修，登建^㉓嫔后，必先令德^㉔，内无出阃^㉕之言，权无私溺^㉖之授，可谓矫其弊矣。虽御^㉗已有度，而防闲^㉘未笃^㉙，故孝章以下，渐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㉚。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豊^㉛，必委成冢宰^㉜，简求^㉝忠贤，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㉞。唯秦半^㉟太后始摄政事，故穰侯^㊱权重于昭王，家富于嬴国^㊲。汉仍其谬，知患莫改。东京^㊳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㊴，临朝者六后^㊵，莫不定策帷帘^㊶，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㊷，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身犯雾露^㊸于云台^㊹之上，家婴縲绁^㊺于圜犴^㊻之下。湮灭连踵，倾辘^㊼继路。而赴蹈^㊽不息，焦烂^㊾为期，终于陵夷^㊿大运，沦亡神宝^㊽。诗书^㊿所叹，略同一揆^㊿。故考列^㊿行迹，以为皇后本纪云。

【注释】①骄大：骄傲自大。②宫备七国：史记曰：“始皇破六国，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水，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以充入之。”并秦为七也。③爵列八品：秦汉时后宫爵位有八，故称“八品”。李贤注：“《前书》曰：‘汉兴因秦之称号，正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④因循：沿用。⑤厘：李贤注：“厘，理”。整理，修定。⑥帷薄不修：帷薄，帐幔和帘子，古代用以障隔内外；修，整饬。⑦妊：整理，修定。⑧淫费：淫靡的耗费。⑨掖庭：汉代宫中嫔妃居住的地方。⑩妖幸：妖媚受宠。⑪外姻：外戚。⑫斫雕为朴：砍去雕饰，归于朴实。⑬贵人：汉代后宫妃嫔的称号。⑭金印紫绶：汉代贵人佩带的印信和绶带。⑮斛：古代容量单位。⑯美人：汉代后宫妃嫔的称号。⑰宫人：汉代后宫妃嫔的称号。⑱采女：汉代后宫妃嫔的称号。⑲爵秩：爵位和秩级。⑳岁时：每年。㉑聿：副词，表示动作的迅速。㉒宫教：宫中的教化。㉓登建：升迁。㉔令德：美好的品德。㉕阃：内室。㉖溺：私纵。㉗御：驾驭。㉘防闲：防止闲杂。㉙笃：坚定。㉚淄蠹：污秽和蛀蚀。㉛豊：富足。㉜冢宰：冢宰，冢宰，冢宰。㉝简求：选拔。㉞重器：重器，重器。㉟半：太后。㊱穰侯：穰侯，穰侯。㊲嬴国：嬴国，嬴国。㊳东京：东汉。㊴四帝：四帝，四帝。㊵六后：六后，六后。㊶帷帘：帷帘，帷帘。㊷贪孩童以久其政：贪孩童以久其政。㊸雾露：雾露，雾露。㊹云台：云台，云台。㊺縲绁：縲绁，縲绁。㊻圜犴：圜犴，圜犴。㊼倾辘：倾辘，倾辘。㊽赴蹈：赴蹈，赴蹈。㊾焦烂：焦烂，焦烂。㊿略同一揆：略同一揆。㊿考列：考列，考列。

群书治要译注

席无辨：衽席，泛指卧席。衽，音任。无辨，没有区别；混杂。李贤注：“郑玄注礼记曰：‘衽卧席也。’孝文幸慎夫人。每与皇后同坐是无辨也。”⑧选纳：选择纳娶。⑨淫费：过分花费；不正当的花费。⑩掖庭：掖，音夜，官中官署名。掌后宫贵人采女事，以宦官为令丞。秦代名永巷，汉武帝太初元年改为掖庭。东汉分为二，设掖庭令、永巷令。⑪妖幸：指以姿色得幸于君的嫔妃美人。⑫外姻：由婚姻关系而结成的亲戚。⑬斫雕为朴：指去掉雕饰，崇尚质朴。亦指斫理雕弊之俗，使返朴实。⑭贵人：女官名。后汉光武帝始置，地位次于皇后。历代沿其名，而位尊卑不一。⑮金印紫绶：黄金印章和系印的紫色绶带。古代相国、丞相、太尉、大司空、太傅、太师、太保、前后左右将军及六宫后妃所掌。后代指高官显爵。⑯斛：古代斗量单位，见前注。⑰美人：妃嫔的称号。起于东汉，止于明朝。⑱官人：妃嫔、宫女的通称。西汉成帝订的一项后宫制度。⑲采女：原为汉代六宫的一种称号，因其选自民家，故曰“采女”。后用作宫女的通称。⑳爵秩：犹爵禄。官爵和俸禄。㉑岁时：每年一定的季节或时间。㉒聿：音玉。循。㉓宫教：皇宫中的礼教。㉔登建：进立；升封。㉕令德：美德。㉖出阃：原谓男职官政，女职织纴，各有司事，不得互相干预。后以“出阃”指后宫越职参预官政。李贤注：“阃，门限也。礼记曰：‘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也。”㉗私溺：偏爱。㉘御：控制；约束以为用。㉙防闲：防，堤也，用于制水；闲，圈栏也，用于制兽。引申为防备和禁阻。㉚笃：固；坚实。㉛淄蠹：音资度。污染侵蚀。李贤注：“淄，黑也。蠹，食禾虫。以喻倾败也。”㉜豐：音信，同衅。祸患。㉝冢宰：周官名。为六卿之首，亦称太宰。㉞简求：拣选寻求。㉟重器：比喻天下，政权。㊱秦半：秦指秦昭王时，半，音米，指半八子，（半姓乃楚国的国姓）。昭王时，半八子被尊为太后，史称宣太后。㊲穰侯：本名魏冉，战国时秦国大臣。原为楚国人，秦昭襄王之舅舅，宣太后异父同母的大弟弟。魏冉凭着与昭王的特殊关系在秦国独揽大权，后来四次担任丞相，因食邑在穰（今河南省邓州市），号曰穰侯。㊳嬴国：指秦国。秦昭王，嬴姓。嬴，音迎。㊴东京：指洛阳。㊵四帝：指东汉（安、质、桓、灵）四帝。㊶六后：临朝者六后即章帝窦太后、和熹邓太后、安思阎太后、顺烈梁太后、桓思窦太后、灵思何太后。㊷帷

帝：借指宫闱或后妃。帝，音易。④③贪孩童以久其政：周章傅曰：“邓太后以皇子胜痼不可奉承宗庙，贪殇帝孩抱。养为己子，故言之。”④④雾露：李贤注：“雾露谓疾病也。不可指言死，故假雾露以言之。灵帝时，中常侍曹节矫诏迁太后于云台。谢弼上封事曰：‘伏惟皇太后援立明圣，幽居空宫，如有雾露之疾，陛下当何面目以见天下！’”④⑤云台：汉宫中高台名。汉光武帝时，用作召集群臣议事之所，后用以借指朝廷。④⑥縲绁：音雷谢。李贤注：“縲，索也。绁，系也。”捆绑犯人的绳索。引申为牢狱。④⑦囹圄：音雨暗。牢狱。李贤注：“囹圄，周狱名也。乡亭之狱曰圜。”④⑧倾辘：翻倒的车。比喻失败的前事。李贤注：“辘，车辕。”贾谊曰：“前车覆，后车诫。”④⑨赴蹈：径直前行；勇往直前。⑤⑩焦烂：崩溃灭亡。⑤⑪陵夷：李贤注：“陵夷犹颓替。”由盛到衰。衰颓，衰落。⑤⑫神宝：李贤注：“神宝，帝位也。”指天子之位。⑤⑬诗书：指《诗经》和《尚书》。⑤⑭一揆：谓同一道理；一个模样。⑤⑮考列：考订编排。

【译文】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骄傲自大。后宫具有七国的美人，爵位列有八品。汉王朝创立，沿袭秦的称号，而后宫妇制没有整理。高祖内宫淫乱，孝文帝让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而坐，不分尊次。不过选择纳娶尚算得上简约，装饰、玩物不奢华。从武帝、元帝以后，奢侈过分的费用代代增加，甚至发展到后宫有三千人之多，级别增至十四种。妖冶受宠的嫔妃美人败坏朝政的征兆、外戚乱邦的事件，前朝史书的记载已很详尽了。到光武帝重振汉室，去掉华美雕饰，崇尚质朴，六宫的称号只有皇后、贵人。贵人只是得到黄金印章和系印的紫色绶带，俸禄不过粮食几十斛而已。另外设置美人、宫人和采女三个等级，但她们并没有爵位和俸禄，只是每年按时赏赐他们以满足其需要罢了。明帝遵照先帝旨意，对皇宫中的礼教进行了很大的修整，升封嫔妃、皇后，首先注重美德。后宫没有越职参与国政的言论，权力不依靠偏爱来授予，可以称得上是纠正了过去的弊端。虽然明帝对自己要求严格有度，但是防范还是做得不够扎实，所以从章帝以后，逐渐地按美色授权，只顾情投

意合，却忘记了因此受污染而倾败的教训。自古常有因君主年幼而致时局艰难、王室多祸乱的事，所以一定是委托太宰挑选、访求忠诚贤能之士，没有专门任用妇女而中断皇统的。只有从秦昭王始，其母宣太后开始摄政，使得穰侯魏冉的权力比昭王还要大，家中财富比皇室还要富庶。汉朝仍在延续这种妇女摄政的错误做法，明知是弊病却不改变。东汉世代相传的皇室帝位屡遭断绝，政权归于女主，由外戚扶立的就有安、质、桓、灵四帝，临朝听政的皇后多达六位，国家政策没有不是出自后宫的，她们把国家大事委托给自己的父兄，贪立年幼的皇帝以便她们能长期专权，压制贤明的大臣使她们专擅威福。执掌朝政是一件任重道远之事，以此牟利越深广，灾祸来的就越快速。这些临朝的太后，大多身患疾病被幽禁于云台之上，父母兄弟也被关押于监狱之中；覆灭之事接连发生，翻车之祸不绝于路。虽然如此，但甘冒赴汤之险的人却从未止息，都以崩溃灭亡为终，最终使国运衰落，帝位沦亡。《诗经》《书经》所感叹的，大概都是同一个道理。因此考定编排皇后们的事迹，编成《皇后本纪》。

【原文】明德马皇后^①，伏波将军援^②之小女也。永平^③三年，立为皇后。既正位宫闱^④，愈自谦肃^⑤。能诵《易经》。好读《春秋》、《楚辞》^⑥，尤善《周官》^⑦。常衣大练^⑧，裙不加缘^⑨。诸姬^⑩主朝请^⑪，望见后袍衣疏粗^⑫。反以为绮縠^⑬，就视，乃笑。后辞^⑭曰：“此绘^⑮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宫莫不叹息^⑯。

【注释】①明德马皇后：公元39年至公元79年在世，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公元57年，光武帝去世，太子刘庄即帝位，即汉明帝，封她为贵人。公元60年，大臣们联名上奏，请立皇后。明帝去问阴丽华皇太后，太后说：“马贵人德冠后宫，即其人也。”马皇后继承了他父亲的智慧和为人处世的本领，她当上皇后后，依然保持勤奋、恭谨、俭朴的本色。她的所作所为，对明帝、章帝两朝

的政治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因此赢得后世人们的赞誉。享年四十一岁。死后谥号明德，为东汉一代贤后。②伏波将军援：指马援，东汉开国功臣之一，扶风茂陵人，因功累官伏波将军，封新息侯。以“老当益壮”“马革裹尸”而闻名。③永平：东汉明帝年号。④宫闱：帝王的后宫，后妃的住所。⑤谦肃：谦恭庄敬。⑥楚辞：书名。亦作“楚词”。本为楚地的歌辞。西汉刘向辑。为骚体类文章的总集。⑦周官：李贤注：“周官，周礼也”。西汉的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原书当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冬官篇已亡，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考工记》补其缺。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东汉末，郑玄为《周礼》作注。《周礼》使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大典之一。⑧大练：粗帛，粗糙厚实的丝织物。李贤注：“大练，大帛也。”⑨缘：饰边。衣服边上的镶緃；衣服的边。⑩姬：汉代宫中女官。汉应劭《汉官仪》卷下：“姬，内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⑪朝请：汉律，诸侯春天朝见皇帝叫朝，秋天朝见皇帝叫请。泛称朝见皇帝。⑫粗：粗糙；粗劣。⑬绮縠：绫绸绉纱之类，丝织品的总称。縠，音胡。⑭辞：告知，告诉。⑮缁：帛之厚者。⑯叹息：叹美；赞叹。

【译文】明德马皇后，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永平三年，立为明帝的皇后。她在正式成为皇后后，越加谦恭庄敬。她能读诵《易经》，喜欢读《春秋》《楚辞》，尤其喜欢《周礼》。常穿粗厚丝帛做的衣服，裙子不饰花边。宫中姬妃朝见皇帝时，远远看到皇后衣袍粗疏，反而认为是好的绸缎，到跟前一看，就笑了。皇后说：“这种粗厚丝帛特别适合染色，所以用它做衣服。”六宫没有人不赞叹的。

【原文】时楚狱^①连年不断，囚相证引^②，坐系^③者甚众。后虑其多滥^④，乘间^⑤言及，恻然^⑥。帝感之，多有所（旧无所字，补之）降宥^⑦。每于侍执^⑧之际，辄言及政事（旧无每于至政事十一字，皆补之）。多所毗补^⑨，

而未尝以家私干欲。宠敬日隆，始终无衰。

【注释】①楚狱：《后汉书·楚王英传》：“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讖，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又《袁安传》记袁安案其狱，“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后因称冤狱为“楚狱”。②证引：谓举证和攀引他人。③坐系：获罪入狱。④滥：冤屈，冤枉。⑤乘间：利用机会；趁空子。⑥恻然：哀怜貌；悲伤貌。⑦降宥：减罪宽宥。宥，音又。⑧侍执：“侍执巾栉”的省称。指拿着手巾、梳子伺候，形容妻妾服事夫君。⑨毗补：裨补。增益补阙。

【译文】当时刑狱连年不断（明帝弟楚王刘英被告谋反，牵连者皆入狱），囚犯互相举证牵连，获罪入狱的人很多。马皇后担心其中多有冤屈，找机会与明帝谈及此事，并流露出悲伤的神情。明帝很感动，对那些囚犯大多有所宽免。每当她服事皇帝时，常常谈到朝政之事，对皇帝执掌朝政有很多补益，但是她从不以自家私事干预朝政。明帝对她宠爱敬重日益加深，自始至终不衰。

【原文】自撰《显宗起居注》^①，削去兄防参医药事^②。帝请曰：“黄门^③舅旦夕供养且一年，既无褒异，又不录勤劳^④，无乃过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后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故不著也。”帝欲封爵诸舅，太后不听。明年夏，大旱，言事^⑤者以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旧典^⑥。太后诏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⑦，同日俱封，其时黄雾四塞，不闻澍雨^⑧之应。又田蚡^⑨、窦婴^⑩，宠贵横恣^⑪，倾覆之祸，为世所传。故先帝防慎^⑫舅氏，不令在枢机^⑬之位。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阳^⑭诸国。常谓：‘我子不当与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马氏^⑮比阴氏^⑯乎！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

练，食不求甘，左右但着皂^⑰布，无香薰之饰者，欲身率下^⑱也。以为外亲见之，当伤心自救^⑲，但笑言太后素好俭。前过濯龙门^⑳上，见外家问起居者，车如流水，马如游龙^㉑，苍头^㉒衣绿襦^㉓，领袖正白，顾视御者不及远矣。故不加谴怒^㉔，但绝岁用而已，冀以默愧^㉕其心，而犹懈怠，无忧国忘家之虑。知臣莫若君，况亲属乎？吾岂可上负先帝之旨，下亏先人之德，重袭西京败亡之祸^㉖哉！”固不许。

【注释】①显宗起居注：汉明德马皇后所编撰的书，是历史上最早的专门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著作。②防参医药事：防，指马防，明德马皇后兄长。参，参与。医药，《后汉书·章帝本纪》：“明帝寝疾，马防为黄门郎，参侍医药。”③黄门：官名。本秦官，汉因之。因给事黄门，故名。《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后为非宦者充任的黄门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等官的简称。④勤劳：指功劳。⑤言事：古代专指向君王进谏或议论政事。⑥旧典：李贤注：“汉制，外戚以恩泽封侯，故曰旧典也”。⑦王氏五侯：李贤注：“成帝封太后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等，同时为关内侯。”汉成帝刘骜的舅父王凤有五个兄弟，因外戚关系晋升为五侯，即平阿侯王谭、成都侯王商、红阳侯王立、曲阳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时，史称“王氏五侯”。⑧澍雨：时雨。澍，音树。⑨田蚡：西汉景帝皇后王姁同母异父弟，汉武帝的舅舅。被封武安侯，后任丞相。暴毙卒。⑩窆婴：西汉大臣，字王孙，观津（今河北衡水东）人，窆婴是窆太后侄。景帝时被封魏其侯。武帝初，任丞相，后因罪而被处死。蚡，音坟。⑪横恣：专横放肆。⑫防慎：谨慎防备。⑬枢机：指中央政权的机要部门或职位。⑭淮阳：淮阳国，辖境相当今河南省淮阳、太康、扶沟、柘城、鹿邑等县地。东汉章和二年（公元88年）改为陈国。⑮马氏：外戚马氏。马，指明德马皇后。⑯阴氏：外戚阴氏。阴，指光武帝皇后阴丽华。⑰皂：《后汉书》原文作“帛”，今译文从此意。⑱率下：作下属表率。⑲自救：敕同救。告诫自己。⑳濯龙门：指位于东汉洛阳城西北的濯龙园，又名龙池。㉑车如流水，马如游龙：形容车马往来

群书治要译注

不绝，繁华热闹的景象。②苍头：指奴仆。③褙：音勾，指臂衣，古人用以套于臂上，犹今之袖套。④谴怒：犹谴责。⑤默愧：暗中羞愧。⑥西京败亡之祸：西京，即长安，今称西安。西汉都长安，东汉改都洛阳，因称洛阳为东京，长安为西京。李贤注：“西京外戚吕禄、吕产、窦婴、上官桀安父子、霍禹等皆被诛。”

【译文】马皇后自撰《显宗起居注》，其中删减了她的哥哥马防参与侍奉医药的事。章帝问她说：“黄门舅日夜供养服侍先帝将近一年，既不给他特殊褒奖，又不记载他的功劳，这不是太过分了吗？”马皇后说：“我不想让后人知道先帝多次亲近后宫的家属，所以不记载。”章帝打算给几位舅舅进封爵位，太后不准。第二年（建初二年）夏天，大旱，议事者认为这是没有封外戚的缘故，官吏因此上奏，应该依照先前的制度封侯外戚。太后颁诏说：“凡是进言议事的人，都是想巴结我来求得好处罢了。以前，汉成帝在同一天加封了太后的弟弟王谭、王商等五位侯爵，当时黄色的雾气到处弥漫，却不见时雨的回答。再者田蚡、窦婴，尊荣显贵、专横放肆，颠覆之祸，为后世所传闻。所以先帝谨慎防备舅氏，不让他们居于朝廷机要之职。对几个儿子的封赏，仅仅让他们享有楚、淮阳等诸侯国一半的封地。先帝常说：‘我的儿子不应当跟先帝的儿子等同。’现在有司为什么要拿马氏和阴氏相比呢？我身为天下母仪，之所以身穿粗帛，饮食不求甘美，左右侍从也只穿帛布，没有熏香之类装饰物，是想以身作则给下边做个表率。我以为外戚看到这些情况，应当反躬自问，但他们只是笑着说平日喜爱节俭。我前段时间过濯龙园门上时，看到外家前来问候我生活起居，他们坐车如流水，御马似游龙，奴仆们都穿着绿色袖衣，衣领雪白，回头看一我为我驾车的御者，与他们相差太远了。我故意不加以谴责，只是停发他们每年的开支费用，希望能用这种办法使他们私下觉得羞愧，但是他们仍然懈怠如故，没有忧国忘家的思虑。了解臣下者莫过于君王，何况我是他们的亲属呢？我岂能上违先帝之旨意，下损先人之德行，重蹈西京外

戚败亡之祸呢？”所以，马皇后坚决不同意加封外戚。

【原文】帝省^①诏悲叹，复重请曰：“汉兴舅氏之封侯，犹皇子之为王也。太后诚存谦虚，奈何令臣独不得加恩三舅^②乎？且卫尉^③年尊。两校尉^④有大病，如令不讳，使臣长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时^⑤，不可稽留^⑥。”太后报曰：“吾反覆念之，思令两善^⑦。岂徒欲获谦让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窦太后^⑧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条侯^⑨言，受高祖约，无军功，非刘氏不侯。今马氏无功于国，岂得与阴、郭^⑩中兴之后等耶？常观富贵之家，禄位重叠，犹再实之木，其根必伤^⑪。且人所以愿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温饱耳。今祭祀则受四方之珍，衣食则蒙御府^⑫之余资，斯岂不足，而必当得一县乎？吾计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亲为上。今数遭变异，谷价数倍，忧惶^⑬昼夜，不安坐卧，而欲先营外封，违慈母之拳拳^⑭乎！吾素刚急^⑮，有胸中气，不可不顺也。若阴阳调和，边境清静，然后行子之志。吾但当含饴弄孙^⑯，不能复关政^⑰矣。”

【注释】①省：泛指观看；阅览。②三舅：指黄门卫尉马廖，另二舅马防、马光并任校尉。③卫尉：官名，始于秦，为九卿之一，汉朝沿袭，为统率卫士守卫官禁之官。卫尉即卫将军。④校尉：军职名。其地位略次于将军，并各随其职务冠以各种名号。⑤吉时：指人健在之时。⑥稽留：延迟，停留。⑦两善：两者都好。胡三省曰：“两善，谓国家无滥恩，而外戚亦以安全也。”⑧窦太后：文帝后也。与汉文帝育有一女二男，长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⑨条侯：李贤注：“条侯，周亚夫也”。⑩郭：指光武帝第一任皇后郭圣通。⑪再实之木，其根必伤：谓果树一年两次结实，根部定损伤。比喻福中寓祸，利害相互依伏。⑫御府：帝王的府库。⑬忧惶：亦作“忧皇”，忧愁惶恐。⑭拳拳：勤勉貌。李贤注：“拳拳，犹勤勤也。”⑮刚急：刚厉褊急。⑯含饴弄孙：含着饴糖逗小孙子。形容老人自娱晚年，不问他事的乐趣。⑰关政：参与政事。

【译文】章帝看了太后的诏书而悲叹，又请示说：“汉王朝创立，对舅氏的封侯，犹如封皇子做王一样。太后确实态度谦虚，但为何令儿臣唯独不得加恩于三位舅舅呢？再说卫尉廖舅年岁很高，两校尉防舅和光舅都重病在身，如有不测，定使儿臣长抱刻骨的遗憾。应该在他们在世时加封，不能再延迟了。”太后回报说：“我曾经反复考虑过此事，总想做到两全其美。岂能只图获得谦让之名，而让皇帝遭受不施恩于外戚的嫌疑呢！昔日文帝之母窦太后打算加封景帝王皇后之兄，丞相条侯周亚夫说，受高祖盟约，没有军功，非刘氏者不得封侯。当今马氏对国家没有功劳，怎能和阴氏、郭氏中兴汉室的皇后相比呢？我常看到富贵之家，禄位重叠，犹如一年两次结果的树木，根部一定会损伤。再说人之所以想封侯，是想上可祭祀祖先，下可求得温饱罢了。如今外戚的祭祀可以收到四方进献的珍品，吃穿的开销来自于皇家府库的余资，这难道还不够，而一定要得到一县之封吗？我已经考虑成熟了，不要再有疑惑了。凡称得上至孝的行为，是要让父母安心。当今国家多次遭受灾异，谷价数倍增涨，我日夜忧愁惶恐，坐卧不宁，若是想着先加封外戚，这不是违背了慈母拳拳之心吗？我平日为人刚正性急，胸有郁气，不可不理顺啊！如果阴阳调和，边境清静，然后再按你的想法去办。那时我只当含饴弄孙，不再参与政事了。”

【原文】其外亲有谦素^①义行者，辄假借^②温言，赏以财位。如有纤介^③，则先见严格^④之色，然后加谴。其美车服^⑤、不轨法度者，便绝属籍^⑥，遣归田里。广平、巨鹿、乐成王^⑦，车骑朴素，无金银之饰，太后即赐钱各五百万。于是内外从化^⑧，被服如一，诸家惶恐，倍于永平世。乃置织室^⑨，蚕于濯龙中，数往观视，以为娱乐。常与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诸小王，论议经书，述叙^⑩平生，雍和^⑪终日。

【注释】①谦素：谦恭恬淡。②假借：凭借，借助。③纤介：指细小的嫌

隙。④严格：庄严恭敬。⑤车服：车与礼服。⑥属籍：指宗室谱籍。⑦广平、巨鹿、乐成王：古代封爵。东汉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省广平郡，其地并入巨鹿郡。明帝永平三年，封皇子羨为广平王，分巨鹿郡复置广平国。永平十五年，封皇子恭为巨鹿王，置巨鹿国。乐成王族的开基祖刘党(公元56年—公元94年)，是汉明帝的第四个儿子。公元66年，被赐号重熹王，公元72年被封为乐成王，公元88年就国，定都乐成(今河北献县东南)。⑧从化：归化，归顺。⑨织室：汉代宫中掌管丝帛礼服等织造之机构。织室在未央宫，分设东、西织，织作文绣郊庙之服，有令、史，属少府。成帝时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⑩述叙：犹叙述。⑪雍和：融洽，和睦。

【译文】凡外亲有谦恭恬淡、忠义行为的，太后总是借助温和的话语勉励，赏赐他们钱财与爵位。如果有人犯有细小的过错，太后先表现出严肃认真的神色，然后再进行批评教育。对于那些车服华美不遵守法度的，便取消他们宗室的谱籍，遣送回故乡。广平王、巨鹿王、乐成王的车骑朴素，没有金银的装饰，太后即赐钱各五百万。于是朝廷内外都受到教化，衣被车服规制划一，外戚们惶恐的程度，比明帝永平之世还要加倍。太后又设置织室，在濯龙园中养蚕，经常前往观视，当做一种娱乐活动。她平日常跟章帝谈论国家政事，并教授诸位幼年王子，议论研讨经书意旨，叙述平生往事，终日和乐融融。

【原文】天下丰稔^①，方垂^②无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为列侯。并辞让，愿就关内侯^③。太后闻之曰：“圣人设教^④，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齐也。吾日夜惕厉^⑤，思自降损^⑥，居不求安，食不念饱，冀乘此道，不负先帝，所以化导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无所复恨，何意^⑦老志复不从哉！”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归第^⑧焉。

【注释】①丰稔：庄稼成熟、丰收。富足。②方垂：边陲。垂，通“陲”。③关

群书治要译注

内侯：爵位名。秦汉时置，为二十等级之第十九级，位于彻（列）侯之次。有其号，无国邑。④设教：实施教化。⑤惕厉：亦作“惕励”，警惕谨慎，警惕激励。李贤注：“惕，惧也。厉，危也。”⑥降损：谓谦恭自下。⑦何意：岂料。⑧归第：回家。

【译文】当时天下富足，边陲安宁无事，于是章帝加封三位舅父马廖、马防、马光为列侯，他们都谦逊推让，希望只做关内侯。太后听说了这件事，说：“圣人实施教化，方式各不相同，是因为懂得人的性情是不同的。我日夜警惕谨慎，思索自己要谦恭自下，居不求安，食不思饱，希望能奉行此道，不负先帝。所以教化开导兄弟，共同有志于此，以求瞑目之日不再有什么遗憾。岂料人老了还是不能达成自己的志向啊！”马廖等人不得以，接受封爵后便退位还家了。

【原文】和熹邓皇后^①讳绥，太傅禹^②之孙也。选入宫为贵人^③，恭肃^④小心，动有法度。帝深嘉爱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亲医药，不限以日数。后言于帝曰：“宫禁^⑤至重，而使外舍^⑥久在内省^⑦，上令陛下有幸私^⑧之讥^⑨，下使贱妾获不知足之谤，上下交损，诚不愿也。”帝曰：“人皆以数人为荣，贵人反以为忧，深自抑损^⑩，诚难及也。”每有宴会^⑪，诸姬贵人，竞自修整^⑫，簪珥^⑬光彩，袿裳^⑭鲜明，而后独省（省作著）。素^⑮，装服无饰。阴后以巫蛊^⑯事废，立为皇后。是时方国^⑰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

【注释】①和熹邓皇后：东汉和帝皇后。名绥，谥熹。父训为护羌校尉，母阴氏，为光武帝皇后从弟之女。和帝永元七年（公元95年）选入宫中，次年为贵人，十四年立为皇后。和帝死后，邓后先后迎立殇帝、安帝即位，尊为太后，临朝称制凡十六年。②禹：邓禹（公元2年至公元58年），字仲华，南阳新野（今河

南省新野)人,东汉开国名将。禹为南阳豪族,随光武帝起事,为东汉初的大功臣,“云台二十八将”之首。汉明帝即位后,以其为先帝元勋,拜为太傅。③贵人:皇帝妃嫔封号。东汉光武帝时始置,其位仅次于皇后。④恭肃:恭敬严肃。⑤宫禁:汉以后称皇帝居住、视政的地方。宫中警卫森严,臣下不得任意出入,故称。⑥外舍:外戚。李贤注:“外舍,外家。”⑦内省:指官中。⑧幸私:古谓帝王对人宠爱。⑨讥:讥刺,非议。⑩抑损:谦逊;谦让。⑪宴会:宾朋宴饮的集会。⑫修整:修饰容貌。⑬簪珥:发簪和耳饰。古代多为高贵妇女的首饰。说文曰:“簪,笄也。珥,瑱也,以玉充耳。”瑱是古时的一种耳饰,是有“华夏特色”的耳饰。⑭褂裳:即褂衣。古代妇女的上等长袍。释名曰:“妇人上服曰褂。”⑮素:质朴无饰。⑯巫蛊:古代称巫师使用邪术加害于人为巫蛊。蛊,音古。⑰方国:四方诸侯之国;四邻之国。

【译文】和熹邓皇后,名绥,是太傅邓禹的孙女。初选入宫中为贵人,为人恭肃谨慎,一举一动都合乎法度,深得和帝的嘉许和钟爱。她有病时,和帝特令她的母亲和兄弟入宫亲理医药,不限天数。她对和帝说:“皇宫是圣上居住、处理政务之要地,臣下不得随意出入,而您让外戚久住宫中,上使陛下您容易蒙受宠爱私家之嘲讽,下会使贱妾落个不知礼的毁谤,这样上下都受到损伤,我实在不希望这样。”和帝说:“人们都以能多次入宫为荣,贵人您反以此为忧,深自谦让,实在是难能可贵啊!”每当有宴会时,皇妃、贵人们都竞相装饰打扮,发簪、耳饰光彩靓丽,衣着华丽漂亮,而唯独她朴素无华,衣服不刻意修饰。阴皇后因巫蛊之事被废,立邓贵人为皇后。当时四方诸侯国为了进贡,竞相寻求珍贵华美之物。自从邓皇后即位后,命令全部禁绝,每年只供奉纸墨而已。

列传^①

【原文】冯异^②，字公孙，颍川^③人也。建武二年，为征西大将军，大破赤眉^④，屯兵上林苑^⑤，威行关中^⑥。六年，朝京师，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⑦也，为吾披荆棘^⑧、定关中。”既罢，使中黄门^⑨赐以珍宝、衣服、钱帛。诏曰：“仓卒芜蒌亭豆粥，呼沱河麦饭^⑩，厚意久不报。”异稽首^⑪谢曰：“臣闻管仲^⑫谓桓公^⑬曰：‘愿君无忘射钩^⑭。臣无忘槛车^⑮。’齐国赖之。臣今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⑯。”

【注释】①列传：我国纪传体史书中列叙历史人物事迹的传记。②冯异：生年不详，卒于公元34年，字公孙，汉族，颍川父城（今河南宝丰东）人。东汉开国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③颍川：郡名，以颍水得名。治所在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④赤眉：指汉末以樊崇等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因以赤色涂眉为标志，故称。⑤上林苑：古官苑名。秦旧苑，汉初荒废，至汉武帝时重新扩建。故址在今西安市西及周至、户县界。⑥关中：古人习惯上将函谷关以西地区称为关中。⑦主簿：官名。汉代中央及郡县官署多置之。其职责为主管文书，办理事务。⑧荆棘：李贤注：“荆棘，榛梗之谓，以喻纷乱。”⑨中黄门：在宫廷服役的太监。⑩仓卒芜蒌亭豆粥，呼沱河麦饭：王郎起，光武自蓟东南驰，晨夜草舍，至饶阳无蒌亭。时天寒烈，众皆饥疲，异上豆粥。明旦，光武谓诸将曰：“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及至南宫，遇大风雨，光武引车入道傍空舍，异抱薪，邓禹热火，光武对灶燎衣。异复进麦饭菟肩。因复度滹沱河至信都，使异别

收河间兵。仓卒，匆忙急迫。呼沱河，即滹沱河，在河北省西部。麦饭，磨碎的麦煮成的饭。⑪稽首：古时一种跪拜礼，叩头至地，是九拜中最恭敬者。⑫管仲：春秋时期齐国颖上（今安徽颍上）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⑬桓公：齐桓公，中国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春秋五霸”之首。⑭射钩：管仲和挚友鲍叔牙分别做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师傅。齐襄公十二年（公元前686年），齐国动乱，公孙无知杀死齐襄王，自立为君。一年后，公孙无知又被杀，齐国一时无君。逃亡在外的公子纠和小白，都力争尽快赶回国内夺取君位。管仲为使公子纠当上国君，埋伏中途欲射杀小白，箭射在小白的铜制衣带钩上。小白装死，在鲍叔牙的协助下抢先回国，登上君位。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桓公即位，设法杀死了公子纠，也要杀死射了自己一箭的仇敌管仲。鲍叔牙极力劝阻，指出管仲乃天下奇才，让桓公忘掉旧怨，重用管仲。桓公接受了建议，接管仲回国，不久即拜为相，主持政事。管仲得以施展全部才华。齐桓公不记射钩之恨，重用管仲，终于成就一番霸业。⑮槛车：囚车，用栅栏封闭的车，用于囚禁犯人或装载猛兽。⑯巾车之恩：谓汉光武帝于巾车乡（今河南宝丰东）擒获冯异，旋即赦而录用的故事。

【译文】冯异，字公孙，颍川郡人。建武二年，为征西大将军，大破赤眉军，屯兵于上林苑，威势影响到关中地区。建武六年，朝拜京师洛阳。光武帝向公卿们说：“冯异是我起兵时的主簿，为我披荆斩棘，平定关中。”朝罢，命令太监以珍宝、衣服、钱帛赏赐冯异。颁诏说：“过去兵荒马乱很是仓促，芜蒌亭的豆粥、滹沱河的麦饭，这种深情厚意永远无法报答啊！”冯异叩首谢恩说：“臣听说管仲对齐桓公说：‘愿君王别忘了我曾射中您衣带钩之罪，臣也不敢忘记您把我从囚车释放出来之恩。’齐国终于依赖管仲而称霸。臣今天也希望国家不要忘记在河北的困顿，小臣也不敢忘记陛下在中车乡擒获我、又赦免而录用我的恩德。”

【原文】岑彭^①，字君然，南阳人也。拜廷尉^②（旧无拜廷尉三字，补之），行大将军事。与大司马吴汉^③等，围洛阳数月，朱鲋^④等坚守不肯下。帝以彭尝为鲋校尉，令往说之。鲋曰：“大司徒^⑤被害时，鲋与其谋。又谏更始，无遣萧王^⑥北伐。诚自知罪深。”彭还，具言于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鲋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复往告鲋，鲋乃面缚^⑦，与彭俱诣河阳^⑧，帝即解其缚，拜鲋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建武八年，彭与吴汉围隗嚣^⑨于西城^⑩。公孙述^⑪将李育^⑫守上邽^⑬，盖延^⑭、耿弇^⑮围之。敕彭曰：“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⑯，每一发兵，头须为白。”

【注释】①岑彭：生年不详，卒于公元35年，字君然，南阳棘阳（今河南南阳新野）人，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②廷尉：官名，秦置，为九卿之一。掌刑狱。③吴汉：生年不详，卒于公元44年，字子颜，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位居第二。任偏将军、大将军，光武帝称帝后，升任大司马，封广成侯。④朱鲋：生卒不详，西汉末年汉阳人。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与王匡起兵反王莽，北入南阳，号新市兵，皆称将军。地皇四年（公元23年），汉更始帝刘玄以朱鲋为大司马，入长安，封为胶东王。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光武帝攻打洛阳，守将正是朱鲋。光武帝派岑彭招降朱鲋，并拜他做了平狄将军，封扶沟侯。朱鲋后为少府，传封累代。鲋，音尾。⑤大司徒：指刘秀之兄刘縯，字伯升。更始政权建立后，任大司徒，封汉信侯。昆阳之战后，遭更始帝刘玄猜忌，被杀。⑥萧王：指汉光武帝刘秀。更始二年，更始帝刘玄封正在镇慰河北的刘秀为萧王。⑦面缚：双手反绑于背而面向前。古代用以表示投降。⑧河阳：古县名。河阳即今吉利、孟州一带。⑨隗嚣：音尾消。字季孟，天水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出身陇右大族，青年时代在州郡为官，以知书通经而闻名陇上。王莽的国师刘歆闻其名，举为国士。刘歆叛逆后，隗嚣归故里。刘玄更始（公元23年）政权建立后，隗嚣趁机占领平襄。因隗嚣

“素有名，好经书”，推为上将军。成了割据一方的势力。更始二年，隗嚣归顺更始，封为右将军。这年冬天，隗崔、隗义合谋反叛，隗嚣告密，刘玄感其大义灭亲，封为御史大夫。光武帝即位（公元25年）后，隗嚣劝刘玄东归光武帝，刘玄不允。隗嚣欲挟持东归未遂，逃回天水，自称西州大将军，建武九年（公元33年），病故。⑩西城：今甘肃天水市西南。⑪公孙述：生年不详，卒于公元36年，字子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人。西汉末，以父官荫郎，补清水县长（在今甘肃省境内）。述熟练吏事，治下奸盗绝迹，由是闻名。王莽篡汉，述受任为江卒正（即蜀郡太守）。王莽末年，天下纷扰，群雄竞起，述遂自称辅汉将军兼领益州牧。是时公孙述僭号于蜀，时人窃言王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自称“白帝”。⑫李育：王莽时（天水郡改名镇戎郡）镇戎郡守将，后为公孙述的部将。⑬上邽：古县名。本邽戎地，在今甘肃天水市。邽，音规。⑭盖延：生年不详，卒于公元39年，虎牙大将军安平侯，字巨卿，渔阳要阳人。东汉大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⑮耿弇：音梗眼。字伯昭，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东汉开国名将，是中国战争史上卓越的军事天才。⑯平陇复望蜀：谓已取得陇右（甘肃一带），又想攻取西蜀（四川一带）。后来既有成语，“获陇望蜀”或“得陇望蜀”。比喻贪得无厌。

【译文】岑彭，字君然，南阳郡人。光武帝任命他为廷尉，摄行大将军的职事。与大司马吴汉等，围攻洛阳数月，朱鲋等坚守不肯投降。光武帝因岑彭曾经给朱鲋当过校尉，命令他前往劝降。朱鲋对岑彭说：“大司徒刘伯升遇难时，我曾经参与过谋划；还曾劝谏更始，不要派遣萧王北伐，我确实知道自己的罪大。”岑彭回来，向光武帝详细禀报了这些情况。光武帝说：“成就大事的人不记恨小怨，朱鲋今天如果投降，可保全他的官爵，又何谈诛罚他呢？今有黄河水在此作证，我绝不食言。”岑彭又回去告诉朱鲋，朱鲋于是自己反绑双手，和岑彭一块到河阳，光武帝当即为他解去捆绑，授予朱鲋平狄将军，封为扶沟侯。建武八年，岑彭与吴汉包围隗嚣于西城。当时公孙述的大将李育驻守在

上邽，被盖延、耿弇包围，光武帝下令岑彭：“西城、上邽两城如果能攻下，便可带兵向南攻打蜀地。人苦于不知足，既已平定了陇地，又想着攻取西蜀，每发一次兵，头发、胡须都白了许多。”

【原文】臧宫^①，字君翁，颍川人也。匈奴饥疫^②，自相分争，帝以问宫，宫曰：“愿得五千骑以立功。”帝笑曰：“常胜之家，难与虑敌，吾方^③自思之。”建武二十七年，宫与杨虚侯马武^④上书曰：“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⑤，疫困之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悬在陛下，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⑥，而堕^⑦武事乎？”诏报曰：“《黄石公记》^⑧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⑨者，德也；刚^⑩者，贼^⑪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⑫多忠臣，劳政^⑬多乱民。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⑭，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⑮之忧，不在颛臾^⑯。’且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苟非（非旧作无，改之）其时，不如息民^⑰。”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

【注释】①臧宫：生年不详，卒于公元58年，字君翁，颍川郟（今属河南）人。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曾任县中亭长、游徼等职。后来，率领宾客参加下江兵（绿林军的一支），任校尉，追随光武帝征战，成为光武帝亲信。光武帝进兵河北，任命臧宫为偏将军，臧宫屡次陷阵破敌，立有战功。②饥疫：饥饿无粮并患疫病。③方：将，将要。④马武：公元前16年至公元61年在世，字子张，南阳湖阳（今河南唐河湖阳镇）人，东汉大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初入绿林军，后归光武帝，东汉建立后，任捕虏将军，封杨虚侯。永平四年（公元61年），去世。⑤赤地：空无所有的地面。指遭受严重旱灾、虫灾后庄稼颗粒无收的景象。李贤注：“赤地，言在地之物皆尽。”⑥文德：文治，德教，与“武功”相对。⑦堕：荒废；废弃。⑧黄石公记：又名《黄石公三略》。旧题秦时黄石公撰。

所谓“三略”，其意为上、中、下三卷韬略。相传为周初太公姜尚所著，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后经黄石公推演成书，传授于张良。⑨柔：怀柔，安抚。⑩刚：肃杀，坚硬。⑪贼：祸害。⑫逸政：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⑬劳政：谓劳役繁重之政。⑭善政：清明的政治；良好的政令。《左传》曰：“国无善政，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⑮季孙：生卒不详，姬姓，季氏，名斯。谥桓，史称“季桓子”。春秋战国时，鲁国大夫，卿家贵族。⑯颛臾：音专于。春秋国名。风姓，相传为伏羲之后。故址在今山东省费城西北。春秋时，曾为鲁国附庸。《论语·季氏》中有《季氏将伐颛臾》之文。⑰息民：谓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

【译文】臧宫，字君翁，颍川人也。匈奴因饥荒瘟疫，各部落自相纷争，光武帝问臧宫如何看待此事，臧宫说：“我愿带五千骑兵去征伐匈奴，建立功业。”光武帝笑着说：“常胜将军，是很难和他讨论如何御敌的，还是我自己再想一想这件事情吧。”建武二十七年，臧宫和杨虚侯马武上书说：“匈奴此时因遭瘟疫，人畜死亡严重，旱灾和蝗灾使得庄稼颗粒无收，为瘟疫、虫害所困，其国力抵不上中原的一个郡。万里效命远征，就等陛下您发一句话了。福运不会二次再来，时机常常容易错过，怎能只图固守文治而废弃武事呢？”诏书回复说：“《黄石公记》中说：‘柔能克刚，弱能制强’。怀柔是德行的表现，强硬会招致祸害；弱者能得仁义的辅助，强者则会遭受人们的怨恨；舍近求远，会劳而无功；舍远求近，则安闲而有善终；使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多出忠臣，而烦劳扰民的政治则多生乱民。所以说：‘致力于扩大土地者政治会荒废，而致力于扩大德行者国家会富强。满足已有的，则人心安定；不知足而贪图别人所有的，则会使人心残暴。残酷暴虐的政治，即使成功也注定要失败。’现在国家还没有清明的政治，灾害不断发生，百姓惊惶，人人不能自保，这种情况下还要远征塞外吗？孔子说：‘我担心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况且关于匈奴的传闻，常有许多不合事实之处。如果不得其时，还不如让百姓得到休养生息为好。”从此以后，诸

将领没有谁再敢提战争之事了。

【原文】祭遵^①，字弟孙，颍川人也。从征河北，为军市令^②。世祖舍中^③儿犯法，遵格杀之。世祖怒，命收遵。时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世祖乃贵^④之，以为刺奸将军^⑤，谓诸将曰：“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令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河北平，拜征虏将军。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身衣韦袴^⑥、布被^⑦，夫人裳不加缘。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⑧之尤甚。遵丧至河南县，诏遣百官，先会丧所，车驾素服^⑨临之，望哭哀恸^⑩。还幸^⑪城门，过其车骑，涕泣不能已。丧礼成，复亲祠^⑫以太牢^⑬，如宣帝临霍光^⑭故事。至葬，车驾复临，赠以将军、侯印绶，朱轮容车^⑮，介士^⑯军陈^⑰送葬，谥^⑱曰成侯。既葬，车驾复临其坟，存见^⑲夫人室家。其后朝会，帝每叹曰：“安得忧国奉公之臣，如祭征虏者乎？”遵之见思若此。

【注释】①祭遵：字弟孙，东汉初年颍川颍阳人。公元24年，光武帝攻打颍阳一带，祭遵去投奔他，被光武帝收为门吏。后随军转战河北，任军中的执法官，负责军营的法令。②军市令：古代军中交易场所的主管。通鉴胡注：“从军者非一处人，故于军中立市使相贸易。置令以治之。”③舍中：犹家中。④贵：音士。宽纵，赦免。⑤刺奸将军：督察奸吏。后为行使此种职责的官名。汉王莽始设，东汉、魏、晋因之。其权限有别。续汉志曰：“将军属有外刺、刺奸。主罪法。”通鉴胡注：“王莽置左右刺奸，使督奸猾，光武因以为将军号。”⑥韦袴：音维酷。韦，熟皮做的裤子，形容生活节俭。去毛熟治的兽皮。袴，同裤。⑦布被：布制的被子。多以状生活清苦。⑧愍悼：哀悼；哀怜。⑨素服：本色或白色的衣服。居丧或遭遇凶事时所穿。⑩恸：极其悲伤。⑪幸：皇帝亲临。⑫亲祠：谓帝王亲自致祭。⑬太牢：古代帝王祭祀社稷时，牛、羊、豕（猪）三牲全备为“太牢”。古代祭祀所用牺牲，行祭前需先饲养于牢，故这类牺牲称为牢；又根据牺

牲搭配的种类不同而有太牢、少牢之分。少牢云有羊、豕，没有牛。由于祭祀者和祭祀物件不同，所用牺牲的规格也有所区别：天子祭祀社稷用太牢，诸侯祭祀用少牢。⑭霍光：约生于汉武帝元光年间，卒于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字子孟，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是汉昭帝的辅政大臣，执掌汉室最高权力近二十年，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建立了功勋，霍光薨，汉宣帝及上官太后亲临其丧，并派太中大夫任宣、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⑮朱轮容车：朱轮，古代王侯显贵所乘的车子。因用朱红漆轮，故称。容车，送葬时载运死者衣冠、画像之车。李贤注：“容车，容饰之车，象生时也。”⑯介士：甲士（披甲的战士）也。东观记曰：“遣校尉发骑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车军陈送葬。”⑰军陈：指军队的阵法或军伍的行列。⑱谥：古代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后，据其生前事迹评定的带有褒贬意义的称号。亦指按上述情况评定这种称号。⑲存见：探望慰问。

【译文】祭遵，字弟孙，颖川郡人。随从光武帝征讨黄河以北，任军市令。光武帝族人中的一个年轻人犯了法，被祭遵依法处死。光武帝大怒，下令将祭遵收监。当时主簿陈副劝谏说：“明公您常想让众军纪律严明，现在祭遵执法不避权贵，这是为了政令得以施行啊。”光武帝随即赦免了祭遵，还将他封为刺奸将军，并向诸将说：“应当效法祭遵！我家中小儿犯法尚且要被杀，那必然不会循私于诸卿了。”河北平定后，拜祭遵为征虏将军。祭遵为人廉洁简约，谨慎小心，克己奉公，凡受到的赏赐，全部分给士兵，他家中没有私财，身穿简朴的皮裤，盖着布制的被子，他的夫人衣裳也不加花边。光武帝为此非常器重他。等他去世时，光武帝特别哀痛。祭遵的灵柩要到河南县时，光武帝诏命百官先行会集到丧葬礼仪的处所，随后身穿素服亲自前来吊唁，望灵痛哭，极其悲伤。返回时亲临城门，看见祭遵曾经的战车战马，又痛哭不已。丧礼完毕，又亲自以太牢祭祀，就像当年汉宣帝亲临霍光将军丧礼的旧例；到安葬时，光武帝再次亲临，赐赠将军、侯的印绶；并以朱

轮容车以及全副武装的士兵列成军阵为其送葬，赠谥号为“成侯”。安葬完毕，皇帝又到祭遵的坟墓上，探望慰问他的夫人及家人。其后每逢朝会，光武帝常感叹地说：“怎么能够得到像征虏将军祭遵这样忧国奉公的大臣啊？”皇上思念祭遵竟达到这种地步。

【原文】马武^①，字子张，南阳人也，封为扬虚侯。为人嗜酒，阔达敢言^②，时醉在御前，面折^③同列^④，言其短长，无所避忌。帝故纵之，以为笑乐。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⑤，宥^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⑦，必先遍列侯，而大官^⑧无余。有功辄增邑赏^⑨，不任以吏职，故皆保其福祿，终无诛谴^⑩者。

【注释】①马武：生年不详，卒于公元61年，字子张，南阳湖阳（今河南唐河湖阳镇）人。东汉大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初入绿林军，为新市兵将领，后归光武帝。②阔达敢言：李贤注：“阔达，大度也。敢言谓果敢于言，无所隐也。”③面折：当面批评、指责。④同列：犹同僚。⑤回容：曲法宽容。李贤注：“回，曲也，曲法以容也。”⑥宥：宽恕；赦免。⑦珍甘：指珍贵甘美的食品。⑧大官：太官。⑨邑赏：封地和赏赐。⑩诛谴：亦作“诛遣”，诛杀贬谪。

【译文】马武，字子张，南阳郡人，被封为杨虚侯。马武为人喜欢喝酒，豁达、敢于直言，有时醉酒后，在皇帝面前当面批评同僚，说出他们的优点缺点，无所顾忌。光武帝有意放纵他这样做，当作玩乐。皇帝虽然驾御功臣，但往往能够包容宽恕他们的小过。远方进贡的珍美食品，必先逐一赐给列侯们，而掌管皇帝膳食的太官处则所剩无几了。列侯有功，就增加其封地和赏赐，而不任以官职，因此功臣们都能保有其福祿，最终没有遭诛杀、降职或流放的人。

【原文】论^①曰：光武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②，未

之详。然咸能感会^③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④，亦各志能之士也。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姿茂绩^⑤，委^⑥而勿用。然原夫深图远算^⑦，固将有以^⑧焉尔。若乃^⑨王道^⑩既衰，降及霸德^⑪，犹能授受惟庸^⑫，勋贤^⑬兼序^⑭，如管、隰^⑮之迭升^⑯桓世，先、赵^⑰之同列文朝，可谓兼通^⑱矣。

【注释】①论：指《后汉书·朱祐景丹等传论》。②二十八宿：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天空中可见的星分成二十八组，叫做二十八宿，东西南北四方各七宿。③感会：感应会合。④佐命：辅助帝王创业的功臣。⑤英姿茂绩：英姿，指才智出众的人。茂绩，丰功伟绩。⑥委：舍弃，丢弃。⑦深图远算：谓计划周密，考虑深远。算，音算。⑧有以：犹有因。有道理。⑨若乃：至于。用于句子开头，表示另起一事。⑩王道：是说君主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安抚臣民的统治方法。李贤注：“王谓周也。”⑪霸德：犹霸道，指君主凭借武力、刑法、权势等进行统治。与“王道”相对。⑫庸：功勋。⑬勋贤：有功勋有才能的人。⑭序：旧指按等级次第授官或依照功绩给予奖励。⑮管、隰（音习）：管仲和隰朋的并称。二人为春秋齐桓公相。《史记》曰：管仲、隰朋修齐国之政，齐人皆悦事之。⑯迭升：犹递升。⑰先、赵：先轸、赵衰的并称。二人为春秋晋文公大夫。《国语》云，文公使赵衰为卿，辞曰：“先轸有谋，臣不若也。”乃使先轸佐下军。公曰：“赵衰（三让），其所让皆社稷之卫也。”⑱兼通：谓一齐显达。

【译文】《后汉书·朱祐景丹等传论》说：“光武中兴二十八将，过去人们认为他们是与天上的二十八星宿相感应，对此未能详知。然而这二十八人都能感应风云的变化乘势而起，发挥其智谋勇武，可称得上是辅佐帝王创业的功臣，也都是有远大志向和卓越才能的人。议论家多有责备光武不给功臣任职，至使才智出众、立下丰功伟绩之人，被舍弃而不能任用。然而推究其深谋远虑的根源，必将有其道理。至于西周王道衰微，到春秋霸道兴起，还能按功劳授受职位，不偏不倚，勋

贤有序。如齐桓公时，管仲去世后职位转给隰朋；先轸、赵衰能同列于晋文之朝，这便可以称得上是一起显达了。”

【原文】降自秦、汉，世资^①战力，至于翼扶^②王运，皆武人^③屈起^④。亦有鬻缯屠狗^⑤，轻猾^⑥之徒，或崇以连城^⑦之赏，或任以阿衡^⑧之地，故势疑则隙生，力侔^⑨则乱起。萧、樊^⑩且犹縲绁^⑪，信、越^⑫终见菹戮^⑬，不其然乎！自兹以降，迄于孝武，宰辅^⑭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绅^⑮道塞，贤能蔽雍，朝有世及^⑯之私，下多抱关^⑰之怨。其怀道无闻、委身草莽^⑱者，亦何可胜言哉！故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⑲之志，虽寇、邓^⑳之高勋^㉑，耿^㉒、贾^㉓之洪烈^㉔，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㉕朝请^㉖而已。

【注释】①世资：代代凭借。②翼扶：辅佐，扶助。③武人：刚武的人。④屈起：崛起。兴起，崭露头角。屈，通“崛”。⑤鬻缯屠狗：李贤注：“灌婴，睢阳贩缯者，樊哙，沛人，以屠狗为事，皆从高祖。”樊哙、灌婴原本都是出身寒微，早年曾以屠狗、贩卖丝缯的小商人。后来都是西汉的开国元勋。李贤注：“樊哙封为舞阳侯；灌婴为丞相，封为颖阴侯。”鬻，音玉。⑥轻猾：轻薄狡猾。⑦连城：指毗邻的诸城。⑧阿衡：商代官名，师保之官。引申为任国家辅弼之任，宰相之职。李贤注：“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依倚而取平也。”⑨力侔：势力齐等；相当。李贤注：“侔，等也。”⑩萧、樊：萧何和樊哙。⑪縲绁：音雷泄。囚禁。⑫信、越：韩信和彭越。⑬菹戮：杀戮。菹，音租，同“菹”。古代一种酷刑，把人剁成肉酱。⑭宰辅：辅政的大臣。一般指宰相。⑮搢绅：有官职的或做过官的人。搢，音禁。绅，古代仕宦者和儒者围于腰际的大带。李贤注：“搢，插也。绅，带也。谓插笏于带也。”⑯世及：世袭，世代相传。⑰抱关：监门。借指小吏的职务，亦借指职位卑微。李贤注：“抱关谓守门者。”⑱草莽：民间。与“朝廷”“廊庙”相对。⑲矫枉：矫正弯曲，比喻纠正偏邪。李贤注：“矫，正也。枉，曲也。”⑳寇、邓：东汉寇恂、邓禹的并称。寇恂（？—公元36年），字子翼，上

谷昌平(今属北京市)人,东汉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邓禹(公元2年—公元58年),字仲华,南阳新野(今河南省新野)人,东汉开国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李贤注:“邓禹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县。”^⑳高勋:大功勋。^㉑耿:耿弇,见前注。^㉒贾:贾复(公元9年—55年),字君文,“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南阳郡冠军县(今河南邓县西北)人,出身儒生。光武帝即位,任执金吾,封胶东侯。李贤注:“贾复封胶东侯,凡食六县,以列侯加特进。”^㉓洪烈:伟大的功业。^㉔特进:官名。始设于西汉末。授予列侯中有特殊地位的人,位在三公下。东汉至南北朝仅为加官,无实职。^㉕朝请:官名。即奉朝请。古代诸侯春季朝见天子叫朝,秋季朝见为请。因称定期参加朝会为奉朝请。汉代退职大臣、将军和皇室、外戚多以奉朝请名义参加朝会。

【译文】“到了秦、汉之际,代代都仰仗武力,以至于辅助扶持王室命运,都依靠武人的崛起。这些人中也有像卖买丝缯的灌婴、屠狗的樊哙这样轻薄奸猾的人。他们有的被授予数座城池的崇高封赏,有的被任命为宰相。所以,势位过高,君臣之间因而相互猜疑产生隔阂,势力相当就会发生祸乱。像萧何、樊哙尚且被囚禁,韩信、彭越最终被杀戮或剁成肉酱,不正说明了这个道理吗?从那以后,直到孝武皇帝,五代(高祖至武帝)之中的辅政大臣,没有不是公侯的。这样就使得出任为官的道路堵塞,贤能之人被埋没,朝堂有世袭为官的私情,下边怨声载道。至于那些胸怀治国大道而不为人知、藏身于民间的人,又怎能说得完呢?所以光武帝借鉴前事的过失,怀有纠正偏邪的志向,即使像寇恂、邓禹的大功勋,耿弇、贾复的伟大功业,所分给的土地也不过大县三四个,所不同之处只是给予特进、朝请的优待罢了。”

【原文】观其治平^①临政,课职^②责咎^③,将^④所谓^⑤“导之以法,齐之以刑”者乎?若格^⑥之功臣,其伤已甚。何者?直绳^⑦则亏丧^⑧恩旧^⑨,挠情^⑩则违废^⑪禁典^⑫,选德则功不必厚,举劳则人或未贤,参任^⑬则群

心难塞，并列则其弊未远。不得不校其胜否^⑭，即以（旧无以字，补之）事相权^⑮。故高秩^⑯厚礼，允答^⑰元功^⑱；峻文^⑲深宪^⑳，责成吏职。建武之世，侯者百余，若夫数公者，则与参国议，分均休咎^㉑，其余并优以宽科^㉒，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㉓于后。

【注释】①治平：治国平天下。②课职：谓以忠于职守相督责。③责咎：责究罪过。④将：副词，殆；大概。⑤所谓：所说的，用于复说、引证等。⑥格：纠正。⑦直绳：以法制裁。⑧亏丧：损伤；损失。⑨恩旧：称旧交。⑩挠情：曲徇私情。⑪违废：背离、废弛。⑫禁典：指朝廷法令。⑬参任：参合任用。李贤注：“参任，谓兼勋贤而任之。则群臣之心各有观望，故难塞也。若遵高祖并用功臣，则其敝未远。”⑭胜否：好坏；得失。李贤注：“胜否犹可否。”⑮相权：相互平衡。权谓平其轻重。⑯高秩：优厚的俸禄；高爵位。⑰允答：允，介词，犹以。答，酬答。⑱元功：功臣。⑲峻文：指苛细的法令条文。⑳深宪：犹严法。㉑休咎：吉凶，善恶。㉒宽科：宽大的法律条文。㉓延庆：延续福祚。

【译文】“观察他（光武帝）治国平天下处理政务，以忠于职守相督责，追究过失，大概就是《论语》所说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意思吧！若以崇尚法令来纠正这些功臣，那对他们的伤害就太大了。为什么呢？依法制裁则会伤害旧恩，顺从私情又会违背法令；选用贤才，则他的功绩不一定很厚；推举功臣，此人或许又不够贤善；若两者兼顾来参考任用，则众臣之心会各有企图，难以满足；若遵循高祖的方法全部使用功臣，则弊端很快便会显露；不得不比较其可否胜任，就用拟任职事来相互平衡。所以，光武帝用高爵厚礼来酬谢功臣们，以严峻而苛细的法令条文，督导官吏各尽职责。建武年间，封侯者有一百多人，只有（高密、固始、胶东）三位列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分担吉凶，其余都给予优厚宽容的待遇，保全他们封爵所得的俸禄，无不最终保有功名并延续于后代子孙。”

【原文】昔留侯^①以为高祖悉用萧、曹^②故人，而郭伋^③亦讥^④南阳多显，郑兴^⑤又戒功臣专任。夫崇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⑥云台，其外又有王常^⑦、李通^⑧、窦融^⑨、卓茂^⑩，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⑪，系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尔：

【注释】①留侯：指张良。②萧、曹：是萧何、曹参的并称。③郭伋：字细侯，东汉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建武二十二年，征为太中大夫，次年卒，时年八十六。④讥：劝谏。⑤郑兴：字少贛，河南开封（今属河南）人，东汉经学家，任太中大夫。郑兴传曰：“兴征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则人位谬矣。’”⑥南宫：汉宫殿名。⑦王常：字颜卿，颍川舞阳（今河南禹县）人，为东汉开国大将。⑧李通：字次元，南阳宛人也。世以贷殖着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绝异，为人严毅，居家如官廷。初事刘歆，好星历讖记，为王莽宗卿师。通亦为五威将军从事，出补巫丞，有能名。光武即位，征通为卫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大司农。建武十八年卒，谥曰恭侯。⑨窦融：公元前16年至公元62年，字周公，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东汉初大将。⑩卓茂：字子康，南阳宛县人。卓茂在元帝时到长安求学，师从博士江生，学习《诗》《礼》和历法算术。穷尽老师学术，称为通儒。生性仁爱恭谨。光武即位之初，拜为太傅，封褒德侯。建武四年，卓茂去世，赐予棺槨坟地，光武帝穿丧服亲自参加送葬。⑪本第：本来的等第。

【译文】“昔日留侯张良认为高祖刘邦只任用萧何、曹参等故人，而郭伋也曾劝谏光武帝不宜专用南阳的乡亲，使他们过于显贵，郑兴又告诫不宜专用功臣。推崇恩泽以私情授予，容易造成偏爱的过失；公平如一，必然可以拓宽招贤之路，恐怕就是如此吧！”永平年间，显宗追思感念前代功臣，于是就在南宫云台画出二十八将的图像，另外加上王常、李通、窦融、卓茂三人，合计三十二人。按照他们本来的等级次序

列在篇末，以记载功臣们的次第。

【原文】太傅高密侯邓禹^①
中山太守全椒侯马成^②
大司马广平侯吴汉^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④
左将军胶东侯贾复^⑤
琅邪太守祝阿侯陈俊^⑥
建威大将军好畤侯耿弇^⑦
骠骑大将军参遽侯杜茂^⑧
执金吾雍奴侯寇恂^⑨
积弩将军昆阳侯傅俊^⑩
征南大将军舞阳侯岑彭^⑪
左曹合肥侯坚鐔^⑫
征西大将军阳夏侯冯异^⑬
上谷太守淮阳侯王霸^⑭
建义大将军鬲侯朱祐^⑮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⑯
征虏将军颍阳侯祭遵^⑰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⑱
骠骑大将军栎阳侯景丹^⑲
右将军槐里侯万修^⑳
虎牙大将军安平侯盖延^㉑
太常灵寿侯邳彤^㉒
卫尉安成侯姚期^㉓
骁骑将军昌成侯刘植^㉔
东郡太守东光侯耿纯^㉕

横野大将军山桑侯王常^①

城门校尉朗陵侯臧宫^②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③

捕虏将军杨虚侯马武^④

大司空安丰侯窦融^⑤

骠骑将军慎侯刘隆^⑥

大傅宣德侯卓茂^⑦

【注释】①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今河南省新野）人，东汉开国名将。详见前文注。②马成：生年不详，卒于公元56年，字君迁，南阳郡棘阳（今河南新野县东北）人。东汉开国功臣，东汉大将。③吴汉：字子颜，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东汉中兴名将，任偏将军、大将军，光武帝称帝后，升任大司马，封广成侯。死后，谥忠侯。④王梁：字君严，渔阳要阳人。为郡吏，太守彭宠以梁守狐奴令，与盖延、吴汉俱将兵南及世祖于广阿，拜偏将军。既拔邯郸，赐爵关内侯。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十四年，卒官。⑤贾复：公元9年至公元55年在世，字君文，南阳郡冠军县（今河南邓县西北）人。出身儒生，少好习《尚书》。新莽末年，聚众加入绿林军，后归光武帝，任都护将军。光武帝即位，任执金吾，封胶东侯。⑥陈俊：字子昭，西阳西鄂人也。少为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刘嘉为太常将军，俊为长史。光武徇河北，刘嘉遣书荐俊，光武以为安集掾。及即位，封陈俊为列侯。后徙俊为琅邪太守。⑦耿弇：字伯昭，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东汉开国名将。详见前注。⑧杜茂：生年不详，卒于公元43年，字诸公，骠骑大将军，参蓁侯。汉朝南阳郡冠军县（今邓州市张村镇冠军）人。⑨寇恂：生年不详，卒于公元36年，字子翼，上谷昌平（今属北京市）人，东汉名将。⑩傅俊：生年不详，卒于公元31年，字子卫，颍川襄城（今属河南）人。东汉名将，开国元勋，昆阳侯。⑪岑彭：字君然，南阳棘阳（今河南南阳新野）人，东汉中兴名将。详见前注。⑫坚鐔：生年不详，卒于公元50年，字子伋，颍川襄城（今河南禹州市）人也。以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将军，从平河北，别击破大枪于

群书治要译注

卢奴。世祖即位，常从征伐。建武六年，定封合肥侯。建武二十六年，卒。^⑬冯异：生年不详，卒于公元34年，字公孙，颍川父城（今河南宝丰东）人，东汉开国名将。东汉建武十年，因连年征战，在对陇右的作战中，病故于军中。^⑭王霸：生年不详，卒于公元59年，字元伯，颍川颍阳（今河南许昌西）人。生性喜欢法律，父亲担任郡决曹掾，王霸年轻时也做监狱官。建武九年（公元33年），玺书任命王霸为上谷太守，仍率领原部，捕击胡虏，无拘郡界。建武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以病免，后数月卒。^⑮朱祐：字仲先，南阳宛人，东汉大将。受封为建义大将军，鬲侯。^⑯任光：字伯卿，南阳宛人。建武元年更封光阿陵侯，食邑万户。建武五年，征诣京师，奉朝请。其冬卒。^⑰祭遵：见前注。^⑱李忠：字仲都，东莱黄人也。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食邑三千户。建武四年，三公奏课为天下第一，迁豫章太守。病去官，征诣京师。建武十九年，卒。^⑲景丹：生年不详，卒于公元26年，字孙卿，冯翊栢阳（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人，东汉大将。光武即位，拜骠骑大将军，封栢阳侯。卒于军。^⑳万修：生年不详，卒于公元26年，字君游，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更始年间（公元23年—公元25年）任信都令，迎光武帝，拜偏将军。平河北，因功封槐里侯。后来在与扬化将军坚鐔俱击南阳战争中，病死军中。^㉑盖延：见前注。^㉒邳彤：邳，音劈。字伟君，信都（今河北安国）人，东汉大将。以功封灵寿侯，位至太常。死后葬于安国南关。^㉓铫期：生年不详，卒于公元34年，字次况，颍川郡郟县（今属河南）人。光武即位后，封铫期为安成侯，食邑五千户。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光武驾临魏郡。以魏郡局势已基本稳定，调铫期回朝廷担任太中大夫之职，随光武到了洛阳。不久，又调任管辖宫廷禁卫军的卫尉卿。建武十年（公元34年），铫期病故，光武亲临治丧，谥为忠侯。^㉔刘植：字伯先，巨鹿昌城（今河北巨鹿）人，东汉大将。建武二年，更封植为昌城侯。^㉕耿纯：生年不详，卒于公元37年，字伯山，巨鹿宋子傅家庄（今邢台市新河县护驾村）人，东汉大将，开国功臣，东光侯。^㉖王常：见前注。^㉗臧宫：字君翁，颍川郟（今属河南）人，东汉中兴名将。详见前注。^㉘李通：见前注。^㉙马武：见前注。^㉚窦融：见前注。^㉛刘隆：生年不详，卒于公元57年，字元伯，南阳（治今河南南阳）人，安众侯宗室。新莽

末年，投奔更始，拜为骑都尉。后归附光武帝，封亢父侯，拜诛虏将军，讨平李宪。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守南郡太守。建武十三年，更封竟陵侯。建武十六年，以度田不实，免为庶人。建武十七年，随马援平叛交趾二征，俘获征贰，封长平侯。不久，以骠骑将军代吴汉行大司马事。后封还印绶，以列侯奉朝请。建武三十年，定封慎侯，卒，谥靖侯。⑳卓茂：见前注。

【译文】同原文。

【原文】马援^①，字文渊，扶风^②人也。建武九年，拜为太中大夫^③。十七年，交趾^④女子征侧及女弟^⑤征贰^⑥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⑦蛮夷^⑧皆应之，寇略^⑨岭外^⑩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于是拜援伏波将军，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斩征侧、征贰，传首^⑪洛阳。封援为新息侯。

【注释】①马援：详见前注。②扶风：古地名。约在今陕西长安县西。③太中大夫：官名。《汉书·百官公卿表》载：郎中令所属有太中大夫等，秩比千石，掌议论。④交趾：亦作“交址”，原为古地区名，泛指五岭以南。汉武帝时为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境相当今广东、广西大部 and 越南的北部、中部。⑤女弟：妹妹。⑥征侧与征贰：又称二征夫人。汉朝交趾郡麓泠县人。是武装反抗中国东汉政权的两个姐妹，她们的父亲是雒将，也就是部落首领。⑦九真、日南、合浦：汉武帝时设立了交州，下辖交趾（今越南河内附近）、九真（今越南清化附近）、日南（今越南广治附近）、南海、苍梧、玉林、合浦七郡。⑧蛮夷：亦作“蛮彝”，古代对四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亦专指南方少数民族。⑨寇略：侵犯劫掠。⑩岭外：指五岭以南地区。⑪传首：传送首级；被杀头。

【译文】马援，字文渊，扶风郡人。建武九年，官拜太中大夫。十七年，交趾女子征侧和她的妹妹征贰造反，攻陷了所在的州郡，九真、日

南、合浦的蛮夷全都响应她们，侵略五岭以南地区六十余座城池，征侧自立为王。于是朝廷拜授马援为伏波将军，率领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征讨伐交址，斩杀了征侧、征贰，传送首级到洛阳。马援被封为新息侯。

【原文】援尝有疾，梁松^①来候之，独拜^②床^③下，援不荅。松去后，诸子问曰：“梁伯孙帝婿^④，贵重^⑤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惮^⑥之，大人^⑦奈何独不为礼？”援曰：“我松父友也。虽贵、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

【注释】①梁松：字伯孙，少为郎，光武女舞阴长公主婿，再迁虎贲中郎将。松博通经书，明习故事，与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禅礼仪，常与论议，宠幸莫比。光武崩，受遗诏辅政。永平元年，迁太仆。②独拜：特行敬礼。③床：这里指病榻。④帝婿：婿，同“婿”。松为舞阴公主之夫，光武皇帝之婿。⑤贵重：位高任重。⑥惮：畏惧。⑦大人：对父母叔伯等长辈的敬称。

【译文】马援曾经生病，梁松来问侯他，亲自在病榻前叩拜，马援没有还礼。梁松走后，儿子们问他说：“梁伯孙（梁松的字）是皇帝的女婿，在朝廷中地位显贵，公卿以下的官员没有不怕他的，大人您为什么独独不以礼相待呢？”马援说：“我是梁松父亲的朋友，他虽然尊贵，但怎么能失去长幼次序呢？”梁松因此而憎恨马援。

【原文】二十四年，武威将军刘尚^①（尚旧作向，改之），击武陵五溪蛮夷^②，军没^③，援因复请行^④。遂遣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等征五溪。援夜与送者诀，谓友人谒者^⑤杜愔^⑥曰：“吾受厚恩，年迫余日索^⑦，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但畏长者家儿^⑧，或在左右，或与从事，殊难得调^⑨，独恶是耳。”初，军次^⑩下隼^⑪，有两道可入，从壶头^⑫，则路近而水嶮，从充^⑬道，则涂夷^⑭而运^⑮远，帝初以为疑。及军

至，耿舒^⑯欲从充道，援以为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扼^⑰其咽喉，充贼自破。以事上之，帝从援策。

【注释】①刘尚：东汉初年大将。②武陵五溪蛮夷：亦称“武陵蛮”，东汉至宋时对分布于今湘西及黔、川、鄂三省交界地沅水上游若干少数民族的总称。因其地有五条溪流而得名。③没：败亡；覆灭。④请行：请求前往作战。⑤谒者：官名。始置于春秋、战国时，秦汉因之。掌宾赞受事，即为天子传达。⑥杜愔：愔，音因。生卒不详，是马援的友人。惠栋曰：“袁宏纪：‘作杜忆。’”⑦年迫余日索：即年迫日索，谓老年逼近，余日不多。李贤注：“索，尽也。”⑧长者家儿：李贤注：“谓权要子弟等。”⑨调：协调；使协调。⑩次：谓军队驻扎。⑪下隲：县名，约在今湖北通城县。⑫壶头：李贤注：“壶头，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东。武陵记曰‘此山头与东海方壶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壶头山’也。”⑬充：李贤注：“充，县名，属武陵郡。”故治在今张家界市永定区。⑭夷：平坦。⑮运：运输。⑯耿舒：东汉茂陵人，耿况之子，耿弇之弟。官至建威大将军。⑰扼：掐住。李贤注：“扼，持也。”

【译文】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将军刘尚进攻武陵五溪的蛮夷，全军覆没，马援因而再次要求出征。朝廷就派遣马援率领中郎将马武、耿舒等征讨五溪。马援晚上和送他的人告别，对他的朋友谒者杜愔说：

“我受国家厚恩，年纪大了，在世的日子也不多了，常担心自己不能为国尽忠而死，今天我的愿望终于达成，死而无憾了。只是担心权贵子弟有的留在我的左右，有的还要与他们共事，很难把关系协调好，我唯独担心这一桩事啊！”起初，军队驻扎在下隲县，有两条路可走。从壶头走，路程近但水路较艰险；从充道走，路虽然平坦但运输路程却较远。光武帝刚开始对此也很犹豫。等到军队开到时，耿舒主张从充道走，马援认为这样会耗费时日，浪费军粮，不如进入壶头，掐住敌人的咽喉要地，充县的敌人会不攻自破。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后，光武帝采用

了马援的进军方案。

【原文】进营壶头，贼乘高守隘^①，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②病，遂困。乃穿岸^③为室，以避炎气。贼每升险^④鼓噪^⑤，援辄曳足^⑥以观之，左右哀其壮意，莫不为之流涕。耿舒与兄好时侯弇^⑦书曰：“前舒上言，当先击充，粮虽难运，而兵马得用，军人数万，争欲先奋。今壶头竟不得进，大众怫郁^⑧行死，诚可痛惜。”弇得书奏之。帝乃使虎贲^⑨中郎将梁松，乘驿^⑩责问援，因代监军。会援病卒，松宿怀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

【注释】①守隘：把守关隘。隘，险要处。②中：遭受；受到。③穿岸：在水岸边凿石为室，以避暑气。④升险：登上险要处。⑤鼓噪：出战时擂鼓呐喊。⑥曳足：拖着足。⑦好时侯弇：好时，古县名。时，音至。弇，音眼。耿弇，字伯昭，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东汉开国名将。⑧怫郁：作“怫悒”，忧郁，心情不舒畅。⑨虎贲：官名。掌侍卫国君及保卫王宫、王门之官。贲，音奔。⑩乘驿：中国古代政府设置的一种供使臣出巡、官吏往来和传递诏令、文书等用的交通组织。始于春秋战国，称遽、驷（古代驿站专用的车）、邮、传等。

【译文】军队进入壶头，敌人登高把守关隘，河水湍急，船只难以前进。恰逢天气很热，不少士兵染疫而死，马援也病倒，大军被困。于是在河岸边挖石洞，来躲避暑热。敌人每次登上险峻地段擂鼓呐喊，马援都会警觉地拖着病体出来观察形势，身边的人都被他这一豪壮的气概所感染，没有不掉泪的。耿舒给其兄好时侯耿弇写信说：“先前我上书建议应当先攻打充县，粮食虽然难运而兵马却可以发挥战斗力，数万军人定会奋勇争先。现在陷于壶头竟然不能前进，大家都快要郁闷死了，实在叫人感到痛惜。”耿弇接到信，将此事上奏，光武皇帝就派虎贲中郎将梁松乘驿站的车去责问马援，并代为监军。适逢马

援病逝，梁松旧日怨恨未平，就利用这个机会陷害马援。光武帝大怒，追缴了马援新息侯的印绶。

【原文】初，援在交址，常饵^①薏苡^②实，用能轻身省^③欲，以胜瘴气^④。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时人以为南土珍怪^⑤，权贵皆望^⑥之。援时方有宠，故莫以闻。及卒后，有上书潜^⑦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⑧。马武、于陵侯侯昱^⑨等，皆以章言其状，帝益怒。援妻孥^⑩惶惧^⑪，不敢以丧还旧茔^⑫，裁^⑬买城西数亩地槁葬^⑭而已。宾客故人，莫敢吊会^⑮。援兄子严，与援妻子草索相连，诣阙^⑯请罪。帝乃出松书以示之，方知所坐^⑰，上书诉冤，前后六上，辞甚哀切，然后得葬。

【注释】①饵：服食；吃。②薏苡：为禾本科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以去除外壳和种皮的种仁入药。③省：减少；削减。④瘴气：指南部、西南部地区山林间湿热蒸发能致病之气。⑤珍怪：珍贵奇异之物。⑥望：怨恨；责怪。⑦潜：谗毁；诬陷。⑧文犀：有纹理的犀角。⑨侯昱：河南密县（今新密市）人。大司徒侯霸之子。东汉初曾任太仆，历官刺史，建武十三年，侯霸因病去世，袭封于陵侯。建武二十四年曾随马援出征南蛮。⑩妻孥：妻子和儿女。⑪惶惧：恐惧，惊慌。⑫茔：葬地。⑬裁：李贤注：“仅也，与才同。”⑭槁葬：草草埋葬。李贤注：“槁，草也。以不归旧茔，时权葬，故称槁。”⑮吊会：聚集吊丧。⑯诣阙：谓赴朝堂。⑰坐：犯罪；判罪。

【译文】当初，马援在交址，常吃薏苡籽，用它可以使身体轻便，减少欲望，还能缓解瘴气的毒害。南方的薏苡籽较大，马援想留作种子，军队还朝时，装载了一车薏苡籽。当时被人认为是南方的珍奇宝物，权贵们皆有怨责之意。马援当时正受宠信，所以没有人上告。等到马援死了以后，就有人上书诬陷他，说以前运回的东西，都是明珠和有纹理的

犀牛角。马武和于陵侯侯昱等，也都上书报告当时的情况，光武帝越发愤怒。马援的妻子儿女十分恐惧，不敢把马援的尸体运回家乡旧坟去安葬，只在洛阳城西买地数亩，草草地掩埋起来完事。宾客和故友也没有人敢去聚集吊丧。马援的侄子马严和马援的妻子儿女用草绳相缚连，到宫阙请罪。光武帝于是命人拿出梁松的奏书给他们看，他们才知道马援获罪的原由，上书诉说冤情，前后共六次，言辞十分哀伤悲切，然后马援才得以正式安葬。

【原文】又前云阳令同郡朱勃^①，诣阙上书曰：“臣闻王德圣政，不忘人之功，采其一美，不求备于众。故高祖赦蒯通^②，而以王礼葬田横^③，大臣旷然^④，咸不自疑。夫大将在外，谗言^⑤在内，微过^⑥辄记，大功不计，诚为国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⑦，燕将据聊而不下^⑧，岂其甘心末规^⑨哉？悼巧言^⑩之伤类也。窃见故伏波将军马援，拔自西州^⑪，钦慕圣义，间关^⑫险难，触冒万死，孤立群贵之间，傍无一言之佐，驰深渊，入虎口，岂顾计哉！宁自知当要七郡之使，徼^⑬封侯之福耶？”

【注释】①朱勃：生于汉成帝元延二年，卒年不详，字叔阳，扶风人。年十二。能诵诗书。常候马援兄况，辞言娴雅；时援才知书，见之自失。年未二十，右扶风请试守渭城宰。及马援为将军，勃只为云阳令，援待以旧恩而卑侮之，勃则与之愈亲，后援死，为人所陷，不得葬。时勃年六十，上书陈援功。书奏报，归田里。明帝即位，追赐勃子谷二千斛以旌之。勃有文集二卷。②高祖赦蒯通：蒯通，本名蒯彻，汉初范阳固城镇人，因为避汉武帝之讳而改为通。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后汉书集解》：蒯通说韩信背汉，高祖征通至，释不诛。③田横：秦末狄县（今山东高青县东南）人。在秦末起义中收复齐国故地，于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为齐相国，治国有方，后为齐王，在与汉王刘邦军队大战中退居山东半岛沿海及海岛，在刘邦称帝后因不齿降附称臣而

自刎在洛阳附近，所率五百门士皆舍身殉义。李贤注：“田横初自称齐王，汉定天下，横犹以五百人保于海岛，高祖追横，横自杀，以王礼葬之。”④旷然：形容豁然通晓。⑤谗言：说坏话毁谤人。亦指坏话，挑拨离间的话。⑥微过：轻微的过失。⑦章邯畏口而奔楚：章邯（？—公元前205年），字少荣，章惺长子。秦末大将，任少府，为秦朝的军事支柱。秦王朝最后一员大将。巨鹿之战中被项羽击败，漳污之战中再次被项羽击败而投降，随项羽入关，封雍王。楚汉战争中，章邯在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与刘邦军屡战不利，退保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南）。二年六月，城破自杀。⑧燕将据聊而不下：《史记》曰：“燕将攻下聊城，人或谗之于燕，燕将惧诛，因保守聊城不敢归。”⑨未规：犹下策。⑩悼巧言：悼，恐惧。巧言，表面上好听而实际上虚伪的话。⑪西州：指陕西地区。⑫间关：曲折。李贤注：“间关犹崎岖也”。⑬徼：音腰。招致，求取。

【译文】又有前任云阳令、马援的同乡朱勃到宫阙上书说：“臣听说王者的德行以及圣明的政治，不会忘记人臣的功劳，采用他某一方面的美德，而不要求他具备所有方面。所以汉高祖赦免了蒯通并用王礼殡葬了田横，大臣们豁然开朗，都除去了心里的恐惧。大将征战在外，谗言却在宫内流传，有一点小过就记下来，大功却不计，这实在是治理国家所应谨慎对待的。所以秦大将章邯因为害怕谗言而投降了项羽，燕国的将军攻下了聊城而不敢回国，难道是他们甘心出此下策吗！他们是害怕谗言伤害善良的人啊！我私下了解到已故伏波将军马援，从西州被选拔，敬慕皇帝的圣德仁义，历经曲折艰险，冒着万死的危险，孤身立于众权贵之间，旁边却无一人帮他说话；他率军驰骋险境，深入虎口要地，难道他有过头为自己考虑的时候吗？难道他已知道将要担任七郡之使官，求取封爵的福分吗？”

【原文】“八年，车驾^①西讨隗嚣^②，国计狐疑，众营未集，援建宜进之策，卒破西州。及吴汉下^③陇，冀^④路断隔，唯独狄^⑤道为国坚守，

士民饥困，寄命^⑥漏刻^⑦。援奉诏西使，镇慰^⑧边众，乃招集豪杰，晓诱羌戎^⑨，谋如涌泉，势如转规^⑩，遂救倒悬^⑪之急，存几亡之城，兵全师进，因粮敌人，陇冀略平，而独守空郡。兵动有功，师进辄克。诛锄^⑫先零^⑬，缘入山谷，猛怒力战，飞矢^⑭贯胫^⑮。又出征交址，土多瘴气。援与妻子生诀，无悔吝^⑯之心，遂斩灭征侧，克平一州。间复南讨，立陷临乡^⑰，师已有业，未竟而死。吏士虽疫，援不独存。夫战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败，深入未必为得，不进未必为非。人情岂乐久屯绝地，不生归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二年，作三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触冒害气^⑱，僵死军事，名灭爵绝，国土不传。海内不知其过，众庶^⑲未闻其毁，卒遇三夫之言^⑳，横被诬罔之谗，家属杜门^㉑，葬不归墓，怨隙^㉒并兴，宗亲怖栗^㉓。死者不能自列^㉔，生者莫为之讼，臣窃伤之。”

【注释】①车驾：帝王所乘的车。亦用为帝王的代称。②隗嚣：见前注。③下：离开。④冀：指冀县，战国秦武公所置。约在今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南。⑤狄：古地名，今甘肃临洮县。⑥寄命：寄存之命。喻短暂的生命。⑦漏刻：顷刻。⑧镇慰：安抚慰问。⑨羌戎：泛指我国古代西北部的少数民族。⑩转规：转动圆形器物。喻一往无阻或毫无阻碍。李贤注：“规，员也。”⑪倒悬：以人之倒挂比喻处境极其困苦或危急。⑫诛锄：除灭；诛杀。⑬先零：先零部是西羌最大的部落，先零之名初见于《汉书·赵充国传》。⑭飞矢：飞驰的箭。⑮胫：人的小腿。⑯悔吝：悔恨。李贤注：“吝犹恨也。”⑰临乡：古地名，今湖南省桃源县。⑱害气：邪气；有害之气。⑲众庶：众民；百姓。⑳三夫之言：泛指经过多人传播的流言。㉑杜门：闭门，堵门。㉒怨隙：嫌隙。㉓怖栗：亦作“怖栗”，害怕得发抖。㉔自列：自己陈述。

【译文】“建武八年，皇上西征隗嚣，征讨方针犹豫未定，各路兵力还未集中，马援提出了应当及时出兵的主张，终于击败了河西的敌

人。等到吴汉败离陇上，进入冀县的道路已被断绝，只有马援所在的狄道为国家坚守，军民们饥饿困顿，命在旦夕。马援奉诏出使西方，安抚慰问边地民众，接着又招集豪杰，劝诱羌戎。智谋犹如泉涌，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于是挽救了形同倒悬的危急局面，保住了几乎失守的城池，保全了兵力使之得以挥师前进，取敌人的粮食而食，陇冀大致平定，而他自己却独守空郡。他只要动兵便立功，只要出师便能取胜。他诛灭了西羌最大的部落先零，追入山谷，勇猛作战，飞箭穿透了他的小腿；又出征交址，当地多瘴气，马援与妻子儿女生死诀别，毫无后悔、惜命之心，于是斩杀了征侧，平定了交州。之后他再度南征，立即攻陷了临乡，军队已取得功绩，但事业未成而身先死。将士们虽染瘟疫，马援也没有独自生存。说到战争，有的因持久而建立功勋，有的因急于取胜而导致失败；深入敌军中未必就能取胜，暂时不进未必就不对。人情常理哪有乐意长期驻守在险恶绝境中的道理，谁不想生还呢？马援效力于朝廷二十三年，北出塞外沙漠，南渡江海水域，顶着瘴气，死于军中，功名泯灭爵位被夺，封地也不能传给后人。天下人不知道他究竟犯了什么过失，老百姓也未听说过对他的毁谤，突然遇到众口一词的攻击，横遭谗言的诬陷毁谤，家属闭门不敢与外面交往，遗骸不能葬入祖墓，怨言嫌隙一齐而来，宗族亲属惊慌恐惧。死者不能自白冤屈，活着的人也不能为他辩冤，臣下我暗自为他伤悲。”

【原文】“夫明主醜^①于用赏，约^②于用刑。高祖尝与陈平^③金四万斤，以间^④楚军，不问出入所为，岂复疑以钱谷间哉？夫操孔父^⑤之忠，不能自免于谗，此邹阳^⑥之所悲也。惟陛下留思竖儒^⑦之言，无使功臣怀恨黄泉。臣闻《春秋》之义，罪以功除；圣王之祀，臣有五义^⑧。若援所谓以死勤事者也。愿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绝、宜续，以厌^⑨海内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⑩田里^⑪，窃感栾布哭彭越之义^⑫，冒陈悲愤，战栗阙庭^⑬。”书奏，报归田里。

【注释】①醲：浓厚。②约：少；省减；简约。③陈平：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伟大的谋略家。④间：离间。⑤孔父：指孔夫子。⑥邹阳：生卒不详，西汉散文家。文帝时，为吴王刘濞门客，以文辩著名于世。⑦竖儒：对儒生的鄙称。有时用以谦称自己。⑧五义：礼记曰，“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人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⑨厌：满足。⑩伏：居；栖身。⑪田里：泛指乡间，民间。⑫栾布哭彭越之义：栾布、彭越，人名。前书曰，彭越为梁王，栾布为梁大夫使于齐。越以谋反，梟首洛阳，诏有收视者捕之。布使还，奏事越头下，祠而哭之。⑬阙廷：朝廷，亦借指京城。

【译文】“英明的君主，应多多使用奖赏而减少施用刑罚。汉高祖曾给陈平黄金四万斤来离间楚军，不过问他如何支出与收入以及做了些什么，难道还会怀疑他是否用钱粮去离间楚军了吗？人具有孔夫子的忠诚却不能使自己避免谗言的伤害，这是邹阳所悲哀的事情。希望陛下能留意我这个无知儒生的话，不要让功臣含恨九泉。臣听说《春秋》的经义，人的罪过可用功劳来抵消。按圣明君主祭祀的原则，做臣子的能做到五义死后就可享祭祀。像马援，正是所谓的以死来尽心为国效劳的人啊。希望让公卿们来评议马援的功过，再决定应当是剥夺其爵位还是应当续封，来满足天下人的心愿。臣年已六十，经常伏居在民间，私下为栾布不顾禁令哭祭彭越的大义而感动。臣冒死陈述内心的悲愤，惶恐战栗于宫阙之上。”奏疏呈上后，有了答覆，他便返回乡里了。

【原文】子廖^①，字敬平，少以父任为郎，肃宗^②甚尊重之。时皇太后躬履^③节俭，事从简约。廖虑美业难终，上疏长乐宫^④，以劝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诏令，以百姓不足，起于世尚奢靡。故元帝罢服官^⑤，成帝御浣衣^⑥，哀帝去乐府^⑦。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百姓从行^⑧不从言也。夫改政移风^⑨，必有其本。”

【注释】①廖：马廖，马援长子，明德马皇后长兄。明德皇后既立，拜廖为羽林左监、虎贲中郎将。显宗崩，受遗诏典掌门禁，遂代赵熹为卫尉，肃宗甚尊重之。廖性质诚畏慎，不爱权势声名，尽心纳忠，不屑毁誉。有司连据旧典，奏封廖等，累让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为顺阳侯，以特进就第。每有赏赐，辄辞让不敢当，京师以是称之。永元四年，卒。②肃宗：孝章皇帝，名烜，明帝第五子。③躬履：亲身履行。④长乐宫：汉代天子母亲的代称。此指明德马皇后，章帝尊其为皇太后。⑤服官：官名。汉齐郡临灾产纨縠，陈留郡产锦锻，各设置服官，专掌宫廷衣着供应。在临灾也称三服官，因供应春夏秋冬四季衣服而得名。⑥浣衣：谓多次洗过的衣服，指旧衣。⑦乐府：古代主管音乐的官署。起于汉代。汉惠帝时已有乐府令。武帝时定郊祀礼，始立乐府，掌管宫廷、巡行、祭祀所用的音乐，兼采民歌配以乐曲，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乐府之名始此。⑧从行：仿效其行为。⑨改政移风：改变风气习俗。

【译文】马援长子马廖，字敬平，年轻时因父亲马援为官被保举为郎，深受章帝的尊重。当时皇太后亲身履行节俭，办事务从简省。马廖担心这种美德难以贯彻始终，上疏马太后，劝谏太后成就德政，说：“臣依据前代的诏命，认为百姓日用不足，是由于世人崇尚奢侈浪费。故而元帝免去服官，成帝常穿旧的衣服，哀帝去除乐府。然而奢侈浪费仍未停止，以至造成衰败混乱，原因是由于百姓效法朝廷的行为而不重视朝廷的言辞。改变风气习俗，必须抓住根本。”

【原文】“传曰：‘吴王^①好剑客^②，百姓多癍疮^③；楚王好细腰^④，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⑤，四方^⑥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前下制度未几，后稍不行，虽或吏不奉法，良由慢^⑦起京师。今陛下躬服厚缁^⑧，斥去华饰^⑨，素简^⑩所安，发自圣情，此诚上合天心^⑪，下顺民望^⑫，浩大之福，莫尚于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犹宜加以勉勗^⑬，法

太宗^⑭之隆德，戒成哀^⑮之不终。《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诚令斯事一竟^⑯，则四海诵德，声熏^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⑱，而况于人心乎？况于行令乎？愿置章坐侧，以当瞽人^⑲夜诵之音。”太后深纳之。

【注释】①吴王：阖闾（？—公元前496年），又作阖庐。姬姓，吴氏，名光，故又称“公子光”。春秋时吴国第二十四任君主，活动于春秋末期，公元前514年至公元前496年在位，著名军事家，部分史书认为“春秋五霸”之一。②剑客：精于剑术的人。③瘢疮：音班窗。创伤或疮疡的疤痕。④楚王好细腰：楚王，楚灵王。初名围，即王位后改名虔。楚共王的儿子，楚康王的弟弟，杀了侄儿楚郢敖自立。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⑤高髻：古代妇女发式，又称“峨髻”，是相对指髻式高耸的称谓。⑥四方：指京城以外的地区。⑦慢：轻忽；怠忽。⑧厚缙：帛之厚者。⑨饰：修饰；装饰。⑩素简：朴素简约。⑪天心：犹天意。⑫民望：民众的希望、心愿。⑬勉勛：勉励。⑭太宗：李贤注：“太宗，孝文也。玄默为化，身衣弋绋”。⑮成哀：汉成帝刘骜和汉哀帝刘欣的合称。⑯竟：李贤注，“竟犹终也”。⑰熏：李贤注：“薰犹蒸也，言芳声薰天地也”。⑱勒：雕刻。⑲瞽人夜诵之音：瞽人，古代盲乐师。李贤注：“瞽人，无目者也。古者瞽师教国子诵六诗。《前书礼乐志》云：‘乃采诗夜’。夜诵者，其辞或祕，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

【译文】“《传》说：‘吴王喜欢精于剑术的人，老百姓就多有创伤；楚王喜欢细腰，宫女们多有饿死的。’长安城中的谚语说：‘城里的人喜欢束高发髻，四处乡下的百姓发髻就高达一尺；城里的人喜欢画宽眉，乡下的百姓就将眉毛画到半额宽；城里人喜欢长衣袖，乡下的百姓就用整匹布来做衣袖。’这些虽似笑话，但却是切中事实。以前颁布的制度没过多久，稍后就不执行了。虽然是有的官吏不依法办事，但实在是轻慢法令的行为起源于京师的缘故。如今陛下亲自穿着厚缙做的衣服，

去掉华丽的装饰,心安住于朴素简约,都是发自您的本性,这种做法实在是上合天心,下顺民意。造福宏大,莫过于此。陛下既已自然而然地做到了这一点,但还须加以勉励,效法太宗的盛大德行,借鉴成帝、哀帝不能善终的教训。《易经》说:‘不能持之以恒地恪守自己的德行,恐怕终将会遭受耻辱。’如果真正能将这种事情坚持到底,那么四海之内都会歌颂圣德,赞美之声就会达于天地,可以感通神明,可以刻金石记功,更何况人心呢?何况是推行法令呢!希望把我的这份奏章放在御座旁边,以当作盲人乐师夜间朗诵的声音。”太后深深赞同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原文】卓茂^①,字子康,南阳人也。以儒术^②举,迁密令^③。视民如子,举善^④而教,口无恶言,吏民亲爱,而不忍欺之。民常有言部亭长^⑤受其米肉遗者,茂避左右问之曰:“亭长为从汝求乎?为汝有事属之而受乎?将平居自以恩意遗之乎?”民曰:“往遗之耳。”茂曰:“遗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窃闻贤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遗之,吏既卒受,故来言耳。”茂曰:“汝为弊^⑥民矣。凡人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仁爱,知相敬事也。今邻里长老尚致馈遗,此乃人道所以相亲,况吏与民乎?吏顾不当乘威力强请求耳。”

【注释】①卓茂:见前注。②儒术:儒家的原则、学说、思想。③密令:密县县令。秦设密县,属颍川郡。东汉时,属河南尹。约在今河南省新密市。④举善:推荐德才兼优的人。⑤亭长:乡官名。战国时始在邻接他国处设亭,置亭长,任防御之责。秦、汉时在乡村每十里设一亭。⑥弊:蒙蔽;壅蔽。

【译文】卓茂,字子康,南阳郡人。因儒学被举用为侍郎,晋升为密县县令。他爱民如子,推荐德才兼优的人来教化百姓,口无非礼、伤人的言语,吏民都亲近喜爱他,而不忍心欺骗他。有个人曾说卓茂属下的

亭长接受过他送去的米和肉，卓茂屏退身边的人问这个人说：“是因为亭长向你提出这个要求吗？还是因为你托他办事，他接受了你的米肉？或是他平日对你有恩，你才送给他的？”这个人说：“是我自己前去送给他的。”卓茂说：“你送他受，为什么还要向我报告呢？”这个人说：

“我私下里听说贤明的君主，使百姓不会害怕官吏，官吏也不向百姓索取东西。现在我害怕官吏，所以送东西给他，官吏既然最后接受了，所以我来说这件事情。”卓茂说：“你真是愚昧啊。人比禽兽可贵的地方，就是因为人有仁爱之心，知道要互相敬慎处事啊。现在对邻里、老人尚且要给予馈赠，这是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表示，何况官吏与老百姓呢？而官吏只是不应当凭借势力去向百姓强行索要。”

【原文】凡人之生，群居杂处，故有经纪^①礼义，以相交接。汝独不欲修之，宁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邪？亭长素善吏，岁时^②遗之，礼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今我以礼教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何所厝其手足^③乎？一门之内，小者可论，大者可杀也，且归念之。”于是人纳其训，吏怀其恩。治密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④。平帝^⑤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界。王莽居摄^⑥，以病免归。世祖即位，乃下诏曰：“前密令卓茂，束身^⑦自修，执节^⑧淳固^⑨，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今以茂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

【注释】①经纪：纲常，法度。②岁时：每年一定的季节或时间。③厝其手足：厝，安放，该意犹手足无措。手脚无安放处。喻动辄得咎，不知所从。语出《论语·子路》：“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④道不拾遗：谓路有失物，无人拾取。古时用以形容民风淳厚。⑤平帝：西汉第十三代皇帝。名刘衎（一说是欣）。父亲是汉元帝之子、中山孝王刘兴。⑥居摄：因皇帝年幼不能亲政，由大臣代居其位处理政务，谓“居摄”。《汉书·食货志上》：“平帝崩，王莽居摄，遂篡

位。”⑦束身：约束自己，谓不放纵。⑧执节：坚守节操。⑨淳固：敦厚坚毅。

【译文】“人的一生，与其他人共同生活在一起，所以才有了纲常礼义来互相交往。唯独你一个人不愿按礼仪行事，难道你能高飞远走，不食人间烟火吗？亭长一向是个好官，一年当中有时送点东西给他，是合乎礼仪的。”那个人说：“如果是这样，法律为什么还要禁止呢？”卓茂笑着说：“法律管大节，礼是顺乎人情的。现在我用礼义教化你，你必然没有怨恨；用法律处治你，那你将会手足无措。在这衙门之内，小错可以论罪，大错可以杀头啊。你且回去想想这个道理吧。”于是那个人接受了这个教导，那位亭长也感念他的恩德。卓茂治理密县几年，教化大行，路不拾遗。西汉平帝时，天下遭受严重的蝗灾，黄河以南有二十多个县都受到蝗灾，只有密县没有受灾。王莽摄政时期，卓茂因病免职回家。世祖光武即位，就下诏书说：“前密县县令卓茂，注重自身修养，坚守节操、敦厚坚毅，确实能做到常人所做不到的事。他名满天下，应当受到重赏。现在朝廷任用卓茂为太傅，封为褒德侯，食邑二千户。”

【原文】鲁恭^①，字仲康，扶风^②人也。太傅赵熹^③（旧无太傅赵熹四字，补之）举恭直言，拜中牟^④令。恭以德化为治，不任刑罚。民许伯等，争田累年，守令不能决，恭为平理^⑤曲直，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亭长从民借牛，而不肯还之，牛主讼于恭。恭召亭长，敕令归牛者再三，犹不从。恭叹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绶去。掾史^⑥泣涕共留之，亭长乃惭^⑦悔，还牛，诣狱受罪，恭贵^⑧不问。于是吏民信服。

【注释】①鲁恭：字仲康，扶风平陵人。和帝时，任侍中，后迁光禄勋，官至司徒。鲁恭性情谦恭礼让，奏议依据经书，对治理国家大有益处，但他始终不显耀自己。因年老多病上书请求辞官，八十一岁，在家中去世。②扶风：古地

群书治要译注

名。约在今陕西长安县西。③赵熹：字伯阳，南阳宛人。更始初，征为郎中，行偏将军事。以破王寻、王邑功拜中郎将，封勇功侯。建武初，拜简阳侯相，迁平原太守。后征为太仆，拜太尉，赐爵关内侯。明帝初，封节乡侯，寻坐事免，起为卫尉，行太尉事。章帝初，进太傅，录尚书事。④中牟：中牟县位于河南省中部，隶属省会郑州市。⑤平理：评断。⑥掾史：官名。汉以后中央及各州县皆置掾史，分曹治事。多由长官自行辟举。唐宋以后，掾史之名渐移于胥吏。⑦慚：惭愧。⑧贲：音世。赦免。李贤注：“贲，宽贷也。”

【译文】鲁恭，字仲康，扶风郡人。太傅赵熹举荐鲁恭为直言，被拜为中牟县令。鲁恭以德化治理，不用刑罚。有百姓许伯等人，争夺一块田地已好几年了，郡守县令都不能判决这一案件。鲁恭为他们评判曲直，双方全都退堂检讨自己，中止耕作互相让界。有位亭长从老百姓手里借牛而不肯归还，牛的主人到鲁恭跟前诉讼。鲁恭把亭长召来，多次命令他归还，可是亭长仍不听从。鲁恭叹息说：“这是教化不行的结果啊。”鲁恭想要解下绶带，辞官而去。掾史们哭着一起挽留他，于是亭长惭愧悔悟，把牛归还给了主人，并到狱中请求服罪，鲁恭予以赦免，不再过问此事。于是吏民都信任佩服他。

【原文】建初七年，郡国螟^①伤稼，犬牙^②缘界^③，不入中牟。河南尹^④袁安^⑤闻之，疑其不实，使仁恕掾^⑥肥亲往廉^⑦之。恭随行阡陌^⑧，俱坐桑下。有雉^⑨过，止其傍，傍^⑩有童儿。亲曰：“儿何不捕之？”儿言雉方将雏^⑪，亲瞿然而起，与恭诀曰：“所以来者，欲察君之治迹^⑫耳。今虫不犯境，此一异也；化及鸟兽，此二异也；竖子^⑬有仁心，此三异也。久留徒扰贤者耳。”还府，具以状白安。是岁嘉禾^⑭生中牟，安上书言状，帝异之。

【注释】①螟：螟蛾的幼虫，有许多种，如“三化螟”“玉米螟”等。危害农

作物。②犬牙：像犬牙般交错。多指地形、地势。③缘界：沿界。④河南尹：中国东汉时期官职。东汉建都于河南郡洛阳县，为提高河南郡的地位，其长官不称太守而称尹，掌管洛阳附近的二十一县。⑤袁安(?—公元92年)：字邵公。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东汉名臣，不畏权贵，为众人所钦。⑥仁恕掾：官名。李贤注：“主狱，属河南尹，见汉官仪”。⑦廉：考察，查访。⑧阡陌：泛指田间小路。⑨雉：鸟名。通称野鸡。善走，不能远飞。⑩傍：旁边；侧近。⑪将雏：携带幼禽。⑫治迹：政绩，施政的事迹。⑬竖子：指小孩。⑭嘉禾：生长奇异的禾，古人以之为吉祥的征兆，如双穗禾。亦泛指生长茁壮的禾稻。在古代，双穗禾被视为天降祉福、政通人和的吉祥之兆。

【译文】建初七年，与中牟县相邻的郡国螟虫成灾，危害庄稼。中牟县虽然与郡国犬牙般交错接壤，但螟害没有进入中牟。河南尹袁安听到这件事，怀疑这种情况不属实，让仁恕掾肥亲去察访这件事。鲁恭陪同这位官员在田间行走，他们都坐在桑树下边。有野鸡飞过，停在桑树旁边，旁边有个小孩子。肥亲问：“你为什么不捉那只野鸡呢？”小孩子说：“野鸡妈妈还要抚养小鸡。”肥亲吃惊地站起来，和鲁恭告别说：“我这次来的原因，是想考察您的政绩啊。现在蝗虫不犯中牟县境，这是第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教化普及影响到鸟兽，这是第二件非同寻常的事；连小孩子都有仁爱之心，这是第三件非同寻常的事啊。我久留此地，只会白白地打扰贤者。”回到府中，肥亲将看到的情况向袁安禀报。这一年，中牟县的稻田长出了祥瑞的双穗嘉禾，袁安上书报告了这些情况，章帝对此也感到很奇特。

群书治要 卷二十二 后汉书 (二)

【题解】本卷选自《后汉书》传的部分，收录了宋弘、韦彪、杜林、桓谭、冯衍、申屠刚、鲍永、邳恽等二十几位忠臣贤才，记录了他们直言极谏之事。

这些人物，处于东汉光武帝至和帝时期。这一时期，是东汉历史上的黄金时期，经历了“光武中兴”“明章之治”，社会比较安定，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国家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出现，是君臣共同治理的结果。

本卷所选人物，像宋弘富不易妻，体现了古人对夫妇之义的无比重视，在历史上一直传为美谈。韦彪指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说明这是千古不变的用人原则。杜林指出要轻刑罚、兴德政，桓谭谏言说要任用贤才，冯衍上书陈八事，均合治国要道，朱浮、陈元等建言政事，陈述事理，都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申屠刚刚直不屈，鲍永不忘旧主，邳恽拒关不开，郭伋不违信于小儿，阴兴以外戚之贵而好让不骄，第五伦奉公尽节，及钟离意至诚谏诤、寒朗廷争冤狱等，对于培育社会正气、纠正朝廷政策不当、激励人们的精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高尚的节操值得后人学习。

传

【原文】宋弘^①，字仲子，长安^②人也。世祖^③尝^④问弘通博^⑤之士，弘荐^⑥沛国^⑦桓谭^⑧，才学洽闻^⑨，几能及^⑩扬雄^⑪、刘向^⑫父子。于是召谭，拜议郎^⑬给事中^⑭。帝每宴^⑮，辄^⑯令鼓琴^⑰，好其繁声^⑱。弘闻之不悦，悔于荐举。伺^⑲谭内^⑳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㉑之。谭至，不与席^㉒而让^㉓之曰：“吾所以荐子者，欲令辅国家以道德也。而今数进郑声^㉔，以乱雅颂^㉕，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将令相举^㉖以法^㉗乎？”谭顿首^㉘辞谢^㉙，良久乃遣^㉚之。后大会群臣，帝使谭鼓琴，谭见弘，失其常度^㉛。帝怪而问之，弘乃免冠^㉜谢^㉝曰：“臣所以荐桓谭者，望能以忠正主导，而令朝廷耽悦^㉞郑声，臣之罪也。”帝改容^㉟谢之，使反服^㊱。其后遂不复令谭给事中。弘推进贤士三十余人，或相及^㊲为公卿^㊳者。

【注释】①宋弘：生卒年不详。东汉初年大司空（官名，三公之一），为人正直，做官清廉，对皇上敢直言规谏。曾先后为汉室推荐和选拔贤能之士三十多人，有的官至相位。光武帝刘秀对他甚为信任和器重，封他为宣平侯。②长安：古都城名。今陕西省西安市。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定都于此。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起义军曾建都于此。此后东汉献帝初也曾于此定都。③世祖：帝王的庙号之一。一般用于开国之君。此指光武帝刘秀。④尝：副词，曾经。⑤通博：通达渊博。⑥荐：引荐，推荐。⑦沛国：即沛王国。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汉光武帝封其子刘辅为沛王，建立沛王国。治相县，（今安徽淮北市相山区），领二十一县。沛王国的王位传八世，直到公元220年，东汉灭亡，沛王

群书治要译注

国才被撤除。⑧桓谭：东汉哲学家、经学家。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人。⑨洽闻：多闻博识。⑩及：追上，赶上。⑪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西汉时大儒。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人。他以儒家的孝道为做人的最基本准则。⑫刘向：（约公元前77年—前6年），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沛县（今属江苏）人。与其子刘歆，皆为西汉后期著名学者。⑬议郎：官名。汉代设置，为光禄勋所属郎官之一，掌顾问应对，无常事。汉秩比六百石。多征贤良方正之士任之。晋以后废。⑭给事中：官名。秦汉为列侯、将军、谒者等的加官。侍从皇帝左右，备顾问应对，参议政事，因执事于殿中，故名。⑮宴：聚会在一起吃酒饭，请人吃酒饭。⑯辄：副词。每每，总是。⑰鼓琴：弹琴。⑱繁声：指浮靡的音乐。⑲伺：等待。⑳内：皇宫。㉑召：召唤，召见。㉒席：坐位，席位。㉓让：责备，责问。㉔郑声：郑国的音乐多淫声，为靡靡之音。故称淫荡不雅正的音乐为“郑声”。亦称为“郑音”。㉕雅颂：亦作“雅讼”。《诗经》内容和乐曲分类的名称。雅乐为朝廷的乐曲，颂为宗庙祭祀的乐曲。㉖举：指摘，检举。㉗法：法律。㉘顿首：磕头。旧时礼节之一。以头叩地即举而不停留。㉙辞谢：道歉，谢罪。㉚遣：发送，打发。㉛常度：常态。㉜免冠：脱帽。古人用以表示谢罪。㉝谢：道歉，认错。㉞耽悦：深爱，甚喜。㉟改容：改变仪容，动容。㊱反服：此处谓让宋弘戴上帽子。㊲相及：相继。㊳公卿：三公九卿的简称。

【译文】宋弘，字仲子，长安人。光武帝曾经向宋弘了解国内学识通达渊博的人，宋弘便推荐了沛国的桓谭，称他才学广博，几乎可以赶得上扬雄和刘向父子。于是征召桓谭，拜为议郎、给事中。光武帝每次举行宴会时，总是叫桓谭弹琴，很喜欢他弹奏的浮靡乐声。宋弘听说这事以后，心中便不高兴，后悔荐举了桓谭。等桓谭从宫中退出时，宋弘就整齐地穿上朝服，坐在府堂上，派属吏去传唤桓谭。桓谭到了，宋弘并不请他入坐，而是责备道：“我之所以推荐您，是希望您以道德辅佐君王，但您现在几次向皇上演奏郑卫淫声，扰乱雅颂正音。这不是忠诚

正直的行为。你能自己改正吗？还是让我依法检举你呢？”桓谭叩头谢罪，过了很久，宋弘才打发他回去。后来光武帝大会群臣，又令桓谭弹琴，桓谭看到宋弘也在坐，有失往日的从容神态。光武帝感到奇怪，便问其中的缘故。宋弘便摘下官帽，向光武帝认错说：“臣之所以推荐桓谭，是希望他能以忠诚正直的学识来开导君王，而今他却让朝廷沉溺于靡靡之音，这是臣的罪过啊！”光武帝为之动容，并向宋弘道歉（不该喜欢靡靡之音），让他戴上官帽。此后便不再让桓谭担任给事中的职务了。宋弘推荐贤士三十多人，相继有人担任公卿大臣之职。

【原文】弘当^①宴见^②，御坐^③新施^④屏风，图画列女^⑤，帝数^⑥顾^⑦视之。弘正容言曰：“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帝即为彻之，笑谓弘曰：“闻义^⑧则服^⑨，可乎？”对曰：“陛下进德^⑩，臣不胜^⑪其喜。”时^⑫帝姊湖阳公主^⑬新寡^⑭，帝与共论^⑮朝臣，微^⑯观其意。主曰：“宋公威容^⑰德器^⑱，群臣莫及。”帝曰：“方且^⑲图^⑳之。”后弘被引见^㉑，帝令主坐屏风后，因^㉒谓弘曰：“谚言‘贵易交^㉓，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㉔。’”帝顾谓主曰：“事不谐^㉕矣。”

【注释】①当：通“尝”。曾经。②宴见：皇帝于内廷召见臣下。③坐：同“座”。座席，座位。④施：设置，安放。⑤列女：犹烈女。谓重义轻生、有节操的女子。⑥数：屡次。⑦顾：回首，回视。⑧闻义：谓听到合乎义理的事。⑨服：实行，施行。⑩进德：犹言增进道德。⑪胜：能够承受，禁得起。⑫时：当时，那时。⑬湖阳公主：即汉光武帝刘秀的大姐刘黄。⑭新寡：谓新近死去丈夫。⑮论：衡量，评定。⑯微：暗暗，悄悄。⑰威容：指庄重的仪容。⑱德器：道德修养与才识度量。⑲方且：犹方将。将会，将要。⑳图：考虑，谋划，计议。㉑引见：引导入见。旧指皇帝接见臣下或宾客时，由有关大臣引导入见。㉒因：副词。就，于是。㉓贵易交：易，改变，更改。谓显贵后忘弃贫贱时的朋友，另结新知。㉔糟糠之妻不下堂：意谓贫困时与之共食糟糠的妻子不可遗弃。后因以“糟

糠”称曾共患难的妻子。㉕谐：办妥，办成。

【译文】有一次光武帝在内廷召见宋弘，御座旁边新添加的屏风上面画着烈女像，光武帝不时的回头看。宋弘面色严肃的说：“未曾见过好德像好色一样的人。”光武帝立即把屏风取掉，笑着向宋弘说：

“听到合乎义理的事就去实行，这样总可以了吧？”宋弘回答说：“陛下在德行方面进了一步，臣不胜欢喜。”当时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新近守寡，光武帝便与她一起品评朝廷群臣，暗暗试探公主的想法。公主说：“宋公仪容庄重，道德修养与才识，是所有的朝臣都比不上的。”光武帝说：“待我想个办法（设法促成这件事）。”后来宋弘被召见，光武帝让公主坐在屏风后边，于是对宋弘说：“谚语说，地位尊贵了就换朋友，有钱了就另取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吗？”宋弘答道：“臣听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光武帝回头向公主说：“这事不好办哪。”

【原文】韦彪^①，字孟达，扶风^②人也。拜^③大鸿胪^④。是时陈事^⑤者，多言郡国^⑥贡举^⑦，率^⑧非功次^⑨，故守职^⑩益^⑪懈^⑫，而吏事^⑬寝疏^⑭，咎^⑮在州郡^⑯。彪上议曰：“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夫才行^⑰，少能相兼^⑱，是以孟公绰优于赵魏老，不可以为滕薛大夫^⑲。忠孝之人，持心^⑳近厚；锻炼^㉑之吏，持心近薄。三代^㉒之所以直道而行^㉓者，在其所以磨^㉔之故也。士宜以才行^㉕为先，不可纯以阀阅^㉖。然其要归^㉗，在于选二千石^㉘。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帝深纳^㉙之。

【注释】①韦彪：(?—公元89年)，约卒于汉和帝永元元年。孝行纯至，举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复归教授。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三辅诸儒莫不慕仰之。②扶风：古郡名。旧为三辅之地，多豪迈之士。③拜：授官，封爵。④鸿胪：官

署名。《周礼》官名有大行人之职，秦及汉初称典客，景帝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改称大鸿胪，主掌接待宾客之事。胪，音卢。⑤陈事：叙事。⑥郡国：郡和国的并称。汉初，兼采封建及郡县之制，分天下为郡与国。郡直属中央，国分封诸王、侯，封王之国称王国，封侯之国称侯国。南北朝仍沿郡、国并置之制，至隋始废国存郡。后亦以“郡国”泛指地方行政区划。⑦贡举：古时地方向朝廷荐举人才。⑧率：一概，都。⑨功次：指功绩的大小、官阶升迁的先后顺序。⑩守职：忠于职守。⑪益：副词。逐渐。⑫懈：懈怠，懒惰。⑬吏事：政事，官务。⑭寢疏：逐渐疏远，逐渐稀疏。⑮咎：罪过，过失。⑯州郡：指州郡的长官。⑰才行：才能和德行。⑱兼：同时具有或涉及几种事物或若干方面。⑲孟公绰优于赵、魏老，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论语》孔子之言也。孟公绰，鲁国大夫。赵、魏，晋国正卿的都邑。家臣称“老”。公绰为人廉洁，做事亦有条理，但非全才。公绰如做赵魏的家臣，所办之事，可为优等。滕薛皆是小国。公绰若做滕国或薛国的大夫，则不能称职。这里是为才能与德行少能相兼做一个例证。⑳持心：谓处事所抱的态度。㉑锻练：罗织罪名，陷人于罪。㉒三代：指夏、商、周。㉓直道而行：按照正道行事。《论语·卫灵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朱熹集注：“直道，无私曲也。”彪引之者，言古之用贤皆磨砺选炼，然后用之。㉔磨：磨炼。㉕才行：才智和德行。㉖阀阅：祖先有功业的世家、巨室。泛指门第、家世。㉗要归：要点所在，要旨。㉘二千石：汉制，郡守俸禄为二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世因称郡守为“二千石”。㉙纳：引进，接受。

【译文】韦彪，字孟达，扶风人。官居大鸿胪。当时，凡向皇帝陈说朝事的（大臣），大多谈到各郡县侯国向朝廷选荐人才时，常常不按政绩功勋的次序，所以守职之人越来越懈怠，政务也逐渐荒疏，这个过失在州郡的长官。韦彪上书奏议说：“孔子曾说过：‘以孝心事奉双亲，故可将忠心移于事奉君主，所以访求忠臣，一定要去有孝子的人家。’人的才能和德行很少能够兼备，所以孟公绰比赵、魏两国的家臣好，但却不能做滕和薛两个小国的大夫。忠孝的人，存心近于厚道；老练（罗

织罪名，陷人于罪)的官吏，存心近于刻薄；夏商周三代的官员之所以能按正道行事，是在于经过磨炼的缘故。选拔人才应该把才智、德行放在首位，不能单纯的只考虑他们的家世、门第。然而它的要点，在于选拔俸禄为二千石的郡守。郡守贤能，那么贡举就能求得合适的人才了。”章帝非常同意他的看法。

【原文】彪以世承^①二帝^②吏治^③之后，多以苛刻^④为能，又置官选职，不必以才，上疏谏曰：“农民急于务，而苛吏夺其时^⑤；赋^⑥发^⑦充常调^⑧，而贪吏割^⑨其财。此其巨患也。夫欲急民所务，当先除其所患。天下枢要^⑩，在于尚书^⑪。尚书之选，岂可不重？而间者^⑫多从郎官^⑬超升^⑭此位，虽晓习^⑮文法^⑯，长于应对^⑰，然察察^⑱小惠^⑲，类^⑳无大能。宜简^㉑尝^㉒历^㉓州宰^㉔素^㉕有名者，虽进退舒迟^㉖，时有不逮^㉗，然端心^㉘向公，奉职周密。宜鉴嗇夫捷急之对，深思绛侯木讷之功^㉙也。往时楚狱大起^㉚，故置令史^㉛以助郎职，而类多^㉜小人，好为奸利。今者务简，可皆停省^㉝。又谏议^㉞之职，应用公直之士，通才^㉟饬正^㊱，有补益^㊲于朝者。今或从征试，辈为大夫。又御史外迁，动据州郡，并宜清选^㊳其任，责以言绩。其二千石视事^㊴虽久，而为吏民所便安^㊵者，宜增秩^㊶重赏，勿妄迁徙，惟留圣心。”书奏，帝纳之。

【注释】①承：继承，接续。②二帝：即光武帝和明帝。③吏治：官吏的作风和治绩。中华书局本《后汉书》作“吏化”。④苛刻：严厉刻薄。⑤时：农时，适宜于从事耕种、收获的时节。⑥赋：田地税。泛指赋税。⑦发：征发，征调。⑧常调：定额赋税。⑨割：剥夺，夺取。⑩枢要：指中央政权中机要的门或官职。⑪尚书：官名。始置于战国时，或称掌书，尚即执掌之义。秦为少府属官，汉武帝提高皇权，因尚书在皇帝左右办事，掌管文书奏章，地位逐渐重要。汉成帝时设尚书五人，开始分曹办事。东汉时正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员，从此三公权力大大削弱。⑫间者：近来。⑬郎官：谓侍郎、郎中等职。秦代

卷二十二 后汉书(二)

置郎中令，为皇帝左右亲近的高级官员。属官执掌护卫陪从、随时建议等。西汉因秦制不变。东汉以尚书台为行政中枢。其分曹任事者为尚书郎，职权范围扩大。⑭超升：越级提升。⑮晓习：精通，熟悉。⑯文法：法制，法规。⑰应对：酬对，对答。⑱察察：苛察，烦细。⑲小惠：惠通“慧”。小慧，小聪明。⑳类：率，皆，大抵。㉑简：选择，选用。㉒尝：副词。曾经。㉓历：指担任。㉔州宰：指州刺史。㉕素：平素，向来，旧时。㉖舒迟：迟慢。㉗不逮：比不上，不及。㉘端心：犹专心，一心。㉙嗇夫捷急之对，绛侯木讷之功：嗇夫对答汉文帝时敏捷应急，绛侯为人木讷不善言辞。嗇夫，古代官吏名。汉时小吏的一种。《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虎圈嗇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详见附录一）木，质也。讷，迟钝也。绛侯周勃为人质朴敦厚，高祖以为可托大事。高祖崩，勃与陈平定计诛诸吕，立文帝，以功为右丞相。㉚楚狱大起：永平十三年，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因被告反叛而被流放，明帝下令逮捕刘英的同党，大兴楚狱，前后累年，严刑之下很多同党被迫诬供，株连者达数千人。这就是东汉骇人听闻的“楚狱”一案。第二年，刘英在流放地丹阳泾县（今安徽宣州）“畏罪”自杀。㉛令史：官名。汉代兰台尚书属官，居郎之下，掌文书事务，历代因之。隋唐以后，成为三省、六部及御史台低级事务员之称，位卑秩下，不参官品。至明代遂废。见《通典·职官四》。㉜类多：犹大多。㉝停省：裁撤，裁减不用。㉞谏议：官名。谏议大夫。㉟通才：学识广博兼备多种才能的人。㊱饬正：忠贞正直。饬，音简。㊲补益：裨补助益。㊳清选：精选。㊴视事：就职治事，多指政事言。㊵便安：便安，便利安稳，便利安适。㊶增秩：增俸，升官。

【译文】韦彪认为社会在传袭光武、明帝两代皇帝的吏治之风，大多把严厉刻薄视为能力，而且选拔任职官员，不重才能。韦彪上疏谏言说：“农民急于务农，而苛刻的官吏使其延误农时；征收赋税为的是满足其定额，而贪官污吏们还要从中分割，这是最大的祸患。想要以农民所做之事为重，应首先消除他们的祸患。天下的中枢，在于尚书，尚书的人选，怎么能不重视？可是近来尚书多是从郎官中越级提升，即

使他能通晓法律条文，擅长应答，然而这只是些小智小慧，大多没有较强的能力。应该从曾经担任过州宰、素有声名的人中选拔尚书。他们虽然行动稳重迟缓，常有不及前一种人（郎官）的地方。不过，他们能一心公正，奉职周密。应该借鉴上林苑虎圈啬夫对答汉文帝敏捷急应的故事，好好想一想绛侯周勃性情愚钝但德才兼备的功绩呀！过去大兴楚狱，所以设置令史来协助郎官的职务，但这些人大多是小人，贪图奸利。当今政务应当从简，可全部撤销不用。另外谏议大夫的职位，应当任用公正耿直、学识广博、兼备多才、忠贞正直、对于朝事有所补益的人，现在有些是从征试的人中选拔的。再者御史外放，动辄任州郡长吏，应当精选任职之人，以政绩来要求他们。俸禄二千石的郡守任职虽久，但能给官民带来便利安适的应提高其品级，予以重赏，不要随便调动。这些事情请圣上留意。”奏书呈上，章帝采纳了这一谏议。

【附录】一、啬夫捷急之对：当年汉文帝出游上林苑虎圈，向上林尉询问起关于禽兽生长的一些细节，上林尉很多问题不能回答，这时一名啬夫从旁边代为回答，事无巨细，有问必答，文帝很高兴，想要封他做上林令。大臣张释之说：“就是绛侯周勃、东阳侯这样的朝廷重臣、国家栋梁，为人都很木讷，不善言辞，有时讲起事情来也常讲不出话来。哪里像这名啬夫讲话喋喋不休、伶牙俐齿，对答如流？”若因为啬夫伶牙俐齿就越级提拔他，我想恐怕天下人都会追随这种风气，争相施展口舌之能而不求实际。文帝一听说：“说得好。”就打消了封啬夫做上林令的念头。

【原文】杜林^①，字伯山，扶风人也。文光禄勋。建武十四年，群臣上言：“古者肉刑^②严重，则民畏法令。今宪章^③轻薄^④，故奸轨^⑤不胜。宜增科禁^⑥，以防其源。”诏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⑦挫辱^⑧，则义节^⑨之风^⑩损；法防^⑪繁多，则苟免^⑫之行兴^⑬。孔子曰：‘导^⑭之以政，齐^⑮之

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⑮。’古之明王，深识远虑，动居^⑯其厚，不务多辟^⑰。周之五刑^⑱，不过三千。大汉初兴，详览^⑲失得^⑳，故破矩为圆^㉑，斫雕为朴^㉒，蠲除^㉓苛政^㉔，更立^㉕疏网^㉖，海内^㉗欢欣^㉘，人怀宽德^㉙。及至其后，渐以滋^㉚章^㉛，吹毛索疵^㉜，诋欺^㉝无限^㉞。果桃菜茹^㉟之馈，集以成赃^㊱；小事无妨^㊲于义，以为大戮^㊳。故国无廉士^㊴，家无完行^㊵。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㊶，为弊弥^㊷深。臣愚以为宜^㊸如旧制。”帝从之。

【注释】①杜林：(?—公元47年)，杜邺之子。他最大的成就是在学术方面。他博学多闻，被誉为通儒，后世推崇他为“小学之宗”。②光禄勋：官名。秦汉负责守卫宫殿门户的宿卫之臣，后逐渐演变为专掌宫廷杂务之官。本名郎中令，秦已设置。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名光禄勋，由郎中令改置，为九卿之一，掌守卫宫殿门户。③肉刑：残害肉体的刑罚，古指墨、劓、剕、宫、大辟等。今泛指对受审者肉体上的处罚。④宪章：典章制度。引申指法度。⑤薄：少。⑥奸轨：违法作乱的事情。⑦科禁：戒律，禁令。⑧人情：人心，众人的情绪、愿望。⑨挫辱：凌辱，受凌辱。⑩义节：义行和节操。⑪风：习俗，风气。⑫法防：犹法禁。⑬苟免：苟且免于损害。⑭兴：兴起。⑮导：引导。⑯齐：整治，整理。⑰有耻且格：谓人有知耻之心，则能自我检点而归于正道。⑱居：指存，存心。⑲辟：特指刑法。⑳五刑：五种轻重不等的刑法。秦以前为：墨、劓、剕(刖)、宫、大辟(杀)。㉑详览：详尽观览。㉒失得：失和得。指事之当否、成败、利弊、优劣等。㉓破矩为圆：谓削去棱角，改方为圆。比喻去严刑峻法而从简易。㉔斫雕为朴：亦作“斫珣为朴”。谓去掉雕饰，崇尚质朴。亦谓斫理雕弊之俗，使返质朴。㉕蠲除：废除，免除。㉖苛政：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政治。指繁重的赋税、苛刻的法令。㉗更立：改立。㉘疏网：稀疏的网。喻宽大的法律。㉙海内：国境之内，全国。古谓我国疆土四面临海，故称。㉚欢欣：欢喜欣悦。㉛宽德：宽厚的德政。㉜滋：增长，增加。㉝章：典章制度。㉞吹毛索疵：同“吹毛求疵”。吹开皮上的毛，寻找里面的毛病。比喻刻意挑剔过失或

群书治要译注

缺点。⑳诋欺：毁谤丑化。㉑无限：没有穷尽。谓程度极深，范围极广。㉒菜茹：菜蔬。㉓赃：用盗窃、贪污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财物。㉔无妨：没有祸害，没有妨害。㉕大戮：谓杀而陈尸示众。㉖廉士：旧称有节操、不苟取的人。㉗完行：完美的操行。㉘遁：犹回避也。㉙弥：益，更加。㉚宜：应当，应该。

【译文】杜林，字伯山，扶风郡人。任光禄勋之职。建武十四年，群臣上书说：“古时肉刑严重，因此人民害怕法令；如今宪章制度轻忽宽松，所以作奸违法的事情多不胜举。应该增加禁令条款，从源头上加以防范。”诏书下发公卿。杜林上奏说：“人心受到挫伤，那么仁义节操的风尚就会受到损伤；法令防禁繁多，那么苟且免于刑罚（而不知耻）的行为就会兴起。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用刑法来整治，百姓虽免于刑罚，但不知羞耻；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教化，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从而也就守规矩了。’古代的圣明君王，深谋远虑，举措本着仁厚之心，不实行繁多的刑罚，周代使用的五刑之法，不过有三千条。汉朝建国，详细地考察了历代得失，所以去除严刑峻法而从简易，去浮华而尚质朴，废除苛刻的政令，改立宽松的法律，举国欢欣，人民都怀有宽厚之德。到了后来，又逐渐增添了法律条款，吹毛求疵，毁谤、欺侮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把果桃蔬菜的馈赠，都当成贪赃行为；把对大义没有妨碍的小事，也看成应当杀戮的大罪。所以（按这样的标准）弄得整个国家没有廉士，家中也没有完美操行的人。以至于有法不能制约，有令不能禁止，上下互相回避，造成的弊端就更深了。愚臣认为应该沿袭过去所规定的法制。”光武帝采纳了这个谏议。

【原文】桓谭^①，字君山，沛国^②人也。拜议郎^③给事中^④。因上疏陈时政^⑤所宜，曰：“臣闻国家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⑥充朝^⑦，而治合世务^⑧；辅佐不明，则论^⑨失时宜，而举多过事^⑩。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⑪建善，然而治道^⑫未理^⑬者，其（旧无

其字，补之)所谓贤者异也。盖善治者，视俗而施教^⑭，察失^⑮而立防，威德^⑯更兴，文武迭用，然后政调于时，而躁人^⑰可定。昔董仲舒^⑱言：‘治国譬若琴瑟，其不调者，则解而更张^⑲。’夫更张难行，而拂^⑳众者亡。是故贾谊^㉑以才逐，而晁错^㉒以智死。世虽有殊能^㉓，而终莫敢谈者，惧于前事也。

【注释】①桓谭：事见前文。②沛国：即沛王国。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汉光武帝封其子刘辅为沛王，建立沛王国。治相县(今安徽淮北市相山区)，领二十一县。③议郎：官名。汉代设置。为光禄勋所属郎官之一，掌顾问应对，无常事。汉秩比六百石。多征贤良方正之士任之。《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④给事中：官名。秦汉为列侯、将军、谒者等的加官。侍从皇帝左右，备顾问应对，参议政事，因执事于殿中，故名。⑤时政：当时的政治措施。⑥俊士：才智杰出的人。⑦充朝：充满朝廷。⑧世务：谋身治世之事。⑨论：主张，学说，观点。⑩过事：过错，错事。⑪兴化：振兴教化。⑫治道：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等。⑬理：谓治理得好，秩序安定。与“乱”相对。⑭施教：进行教育。⑮察失：察觉过失。⑯威德：声威与德行，刑罚与恩惠。⑰躁人：指急躁的人。躁犹动也，谓躁挠不定之人也。《后汉书集解》惠栋曰：“《周易》云躁人之词多。躁人，谓私议国政之人也。”⑱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汉族，汉广川郡(今河北省景县)人。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⑲更张：重新张设。⑳拂：音弗。违背，违逆。㉑贾谊：洛阳人也。事文帝为博士，每诏令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志所出，绌、灌之属害之，文帝亦疏之，乃以谊为长沙太傅。㉒晁错：晁，音潮。(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54年)，颍川(今河南禹县城南晁喜铺)人。汉文帝时，晁错因文才出众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师)、贤良文学。被太子刘启(即后来的

景帝)尊为“智囊”。景帝即位,任御史大夫,请削诸侯之郡。后七国反,以诛错为名,遂腰斩错于长安东市。⑳殊能:指有特殊才能的人。

【译文】桓谭,字君山,沛国人。官拜议郎给事中。因此上疏陈述时政应该做的事,说:“我听说国家的兴废,取决于政事;政事的得失,在于辅佐大臣。辅佐之臣贤明,那贤能之士就会充满朝廷,治国方略也会适合世务;辅佐之臣不贤明,就会使政论不符合时势的需要,而且其举措大多也是错误的。凡在位的君主,都想兴教化立善德,但却没有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原因,就是所谓的贤者(辅佐大臣)有差异啊。善于处理政务的人,观察风俗而施行教化,考察过失而设置预防制度,威势和德政交替兴作,文治武功轮流施用,然后才能做到政治和时势相适应,而不安于本分的人才可以安定。昔日董仲舒说过:‘治理国家就像调理琴瑟,对那些声音不可调和的琴瑟,就应改换新弦。如果改弦更张难以进行,而违背众人者就会失败。’因此贾谊是以才高被驱逐,而晁错则是因为智谋多而被诛死。世间虽然有特殊才能的人,但终究没有敢于议政的原因,是惧怕前事重演啊。”

【原文】且设法禁者,非能尽塞^①天下之奸、皆合众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国利事多者,则可矣。又见法令决事^②,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③,奸吏得因缘^④为市^⑤。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⑥。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⑦、明习法律者,校定^⑧科比^⑨,一其法度,班^⑩下郡国,蠲除^⑪故条。如此,天下知方^⑫,而狱无怨(旧无怨字,补之)滥矣。”书奏,不省^⑬。

【注释】①塞:遏制,约束。②决事:决断事情,处理公务。③论:定罪。④因缘:机会,缘分。⑤市:做买卖,贸易。引申指为某种目的而进行交易。⑥与死比:谓与死罪案件相比况,以构成死罪。⑦义理:合于一定的伦理道德的行

事准则。⑧校定：考核订正。⑨科比：谓附具事例，援引律令条文，类推比较。科谓事条，比谓类例。⑩班：颁布。⑪蠲除：废除，免除。蠲，音娟。⑫知方：知礼法。⑬不省：不理睬。

【译文】再者设置法律禁令，不可能完全遏制天下的奸邪，也不能都合乎众人的要求。一般采取对国家便利多的措施就可以了。另外还可以见到依法令断案，量刑轻重不等的情况，有时同一种案件会有不同的法律，同样的犯罪行为会有不同的判决，奸猾官吏借此机会进行交易，想让你活时就用活命的法律；想让你死时就用死刑的条例，这样就为刑法开辟了两种途径。现在可命令通晓经典义理、明白法律的人，校定律条，统一法度，颁发到郡国，废除原有的条文。这样，天下人知晓法令，而讼狱也就没有冤案和滥刑了。”奏书呈上，皇帝没有理会。

【原文】是时帝方信讖^①，多以决定嫌疑。谭复上疏曰：“今诸巧慧小才伎数^②之人，增益^③图书^④，矫称讖记^⑤，以欺惑贪邪^⑥，诖误^⑦人主，焉可不抑远^⑧之哉！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⑨之类。陛下宜垂^⑩明听，发圣意^⑪，屏群小之曲说^⑫，述五经之正义^⑬，略^⑭雷同^⑮之俗语，详^⑯通人^⑰之雅谋^⑱。”帝省奏，愈不悦。其后有诏，会议^⑲灵台^⑳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讖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讖。”帝问其故，谭复极言^㉑讖之非^㉒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得解。出为六安郡丞^㉓，意忽忽不乐^㉔，道病卒。

【注释】①讖：音趁。预言吉凶的文字、图箴。②伎数：方伎数术。李贤注：“伎谓方伎，医方之家也。数谓数术，明堂、羲和、史、卜之官也。”③增益：增加，增添。④图书：犹图箴。李贤注：“图书即讖纬符命之类也。”⑤讖记：即讖书。⑥贪邪：贪婪奸邪。⑦诖误：貽误，连累。诖，音卦。⑧抑远：谓抑制感情，

与之疏远。⑨卜数只偶：言偶中也。卜数，占卜等类术数。只偶，亦作“只耦”。单数和双数。⑩垂：用作敬词，多用于上对下的动作。⑪圣意：圣人及其经典的意旨。圣，聪明睿智。⑫曲说：邪曲之说。⑬正义：正确的或本来的意义。⑭略：忽略，轻视。⑮雷同：泛指相同。⑯详：详查。⑰通人：学识渊博通达的人。⑱雅谋：高明的见解。⑲会议：聚会论议。⑳灵台：古时帝王观察天文星象、妖祥灾异的建筑。㉑极言：竭力陈说。㉒非：违背，不合。㉓郡丞：郡守的副贰。㉔忽忽不乐：失意而不愉快。

【译文】这时候光武皇帝正迷信讖纬之学，大多用此来决断疑难的事。桓谭又上书说：“当今那些耍小聪明、卖弄小才伎数的人，给儒家经典增加了一些讖纬迷信的内容，假称说这是讖书，来欺骗迷惑贪婪奸邪的人，误导国君，怎能不抑制、疏远他们呢！讖书所言虽然有时与时事相合，如同占卜有单双数一样（碰巧而已）。陛下应该予以英明的听察，阐发圣王的思想，摒除小人的异端之说。遵循《五经》的正义，忽略那些雷同的庸俗言论，详察通达人士的正确谋略。”光武帝看了奏书，越发不高兴。后来诏令群臣商议在哪兴建灵台为好。光武帝向桓谭说：“我打算用讖语决定，你看怎样？”桓谭沉默了好一会儿，说道：“臣不读讖书。”光武帝问这是什么缘故，桓谭又极力陈说讖书违背经典正论。光武帝大怒说：“桓谭非议圣人，无视国法，将他拉下去问斩！”桓谭赶紧叩头请罪，一直叩到额头流血，许久才得到光武帝的宽恕。后桓谭被派出京城，贬为六安郡郡丞，由此落落寡欢，病逝在赴任途中。

【原文】冯衍^①，字敬通，京兆^②人也。更始^③二年，遣尚书^④仆射^⑤鲍永行^⑥大将军事，安集^⑦北方。乃以衍为立汉将军，与上党太守田邑等缮甲^⑧养（旧养下有良字，删之）士^⑨，捍卫^⑩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⑪刘延攻天井关^⑫，与田邑连战十余合。（旧无遣字至余合十七字，补之）后

邑闻更始败，乃遣使诣^⑬洛阳献璧马^⑭，即拜为上党太守。因遣使者招^⑮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约。衍乃遣^⑯邑书曰：“衍闻之，委质^⑰为臣，无有二心；挈瓶^⑱之智，守不假器^⑲。是以晏婴临盟，拟以曲戟，不易其辞^⑳；谢息^㉑守郕^㉒，胁以晋鲁，不丧其邑。由是言之，内无钩颈之祸，外无桃莱^㉓之利，而被^㉔畔^㉕人之声，蒙降城之耻，窃为左右羞之。”

【注释】①冯衍：生卒年不详，东汉初期人。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一生著述赋、诔、铭、说、策等五十篇。著名者为《显志赋》，赋中抒发自己失官的感慨和愤懑。②京兆：犹“京兆尹”。汉代京畿的行政区域，为三辅之一。在今陕西西安以东至华县之间，下辖十二县。后因以称京都。③更始：更始帝刘玄的年号。公元23年至公元25年，共计三年。④尚书：始置于战国时，或称掌书，尚即执掌之意。秦为少府属官，汉武帝提高皇权，因尚书在皇帝左右办事，掌管文书奏章，地位逐渐重要。汉成帝时设尚书五人，开始分曹办事。东汉时正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员，从此三公权力大大削弱。⑤仆射：官名。秦始置，汉以后因之。汉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书五人，一人为仆射，位仅次于尚书令，职权渐重。汉献帝建安四年，置左右仆射。射，音夜。⑥行：谓兼摄官职。⑦安集：安定辑睦。⑧缮甲：谓整治武器装备。⑨养士：谓收罗、供养贤才。⑩捍卫：防御，保卫。⑪宗正：官名。掌管王室亲族的事务。汉魏以后，皆由皇族担任。《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宗正，秦官，掌亲属。”⑫天井关：又名太行关。在今山西晋城县南太行山顶，因关南有天井泉三处得名。形势险峻，当太行南北要冲，历代为兵争要地。⑬诣：前往，到。⑭璧马：璧玉和良马。语本《左传·襄公十九年》：“（襄公）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杜预注：“古之献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马为鼎之先。”⑮招：招抚，招收。⑯遣：中华书局本《后汉书》作“遗”。送交。⑰委质：引申为臣服、归附。委质犹屈膝也。⑱挈瓶：见“挈饼”。汲水用的小瓶。比喻才智浅小。⑲假器：借与器物。引申指委以地方官职。⑳晏婴临盟，拟以曲戟，不易其辞：事见《晏子春秋·内篇

群书治要译注

杂上第五·崔庆劫齐将军大夫盟晏子不与第三》。②谢息：鲁国大夫孟孙氏之家臣。③郕：音成。古邑名。今山东宁阳东北。④桃莱：桃邑、莱山的并称。桃邑在今山东汶上县东北三十五里之桃乡。莱山在今山东莱芜县。春秋鲁孟僖子家臣谢息，为其守郕邑有功，于是以桃莱两地授予谢息。事载《左传·昭公七年》。后用为效忠主上而获封赏的典故。⑤被：蒙受，遭受，领受。⑥畔：通“叛”。背叛，叛变。

【译文】冯衍，字敬通，京兆人。更始二年，刘玄派遣尚书仆射鲍永代行大将军事，安定北方。于是任命冯衍为立汉将军，和上党太守田邑等整修甲兵，捍卫并州疆土。到世祖光武皇帝（刘秀）即位，派宗正刘延攻打天井关，与田邑连战十多回合，后来田邑听到更始帝刘玄失败，就派使者到洛阳献璧玉、良马，当时就被任命为上党太守。光武皇帝派使者招抚鲍永、冯衍，而鲍、冯两人有疑心，不肯投降，而且怨恨田邑违背以前的约定。冯衍写信给田邑说：“我听说只要屈膝为臣，就不能怀有二心；虽然只有提瓶汲水的小智，却仍能守其器而不借给他人。所以晏婴参加誓盟，在剑和戟的威胁下，也不改变主意；谢息为孟孙守城邑，遇到季孙以晋、鲁两国武力相威胁（让他交出城邑），谢息也没有丢弃郕邑。由这些历史事实来看，您现在内无杀身之祸，外又得不到桃邑、莱山封赏之利，而自讨叛徒的坏名声，蒙受降城的耻辱，我私下为您感到羞愧。”

【原文】时讹言更始^①随赤眉^②在北地，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③，方^④移书^⑤上党，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审知^⑥更始已歿，乃共罢兵^⑦，幅巾^⑧降于河内。帝怨衍等不时^⑨至，永以立功得赎罪，遂任用之，而衍独见黜^⑩。永谓衍曰：“昔高祖^⑪赏季布^⑫之罪，诛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忧哉！”衍曰：“记有之：人有挑^⑬其邻之妻者，挑其长者，长者詈^⑭之，挑其少者，少者报^⑮之，后其夫死，而取^⑯其长者。

或谓之曰：‘夫非骂尔者耶？’曰：‘在人欲其报我，在我欲其骂人也。’夫天命^⑮难知，人道^⑯易守，守道^⑰之臣，何患^⑱死亡？”顷之，帝以衍为曲阳令，诛斩剧贼^⑳郭胜等，降五千余人，论功当封，以谗毁^㉑故，赏不行。

【注释】①更始：指更始帝刘玄。②赤眉：亦作“赤糜”。指汉末以樊崇等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因以赤色涂眉为标志，故称。③界休：地名，即山西省介休市。④方：副词。犹正。⑤移书：致书。⑥审知：由审察而明白。亦指清楚地知道，确知。⑦罢兵：停战。⑧幅巾：古代男子以全幅细绢裹头的头巾。后裁出脚即称幞头。⑨时：副词。及时。⑩黜：贬降，罢退。⑪高祖：汉高祖刘邦。⑫季布：生卒年不详，曾为项羽部将，高祖时召拜为郎中，惠帝时为中郎将，后转任河东守。为人仗义，以信守诺言、讲信用而著称。因此“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广泛流传。“一诺千金”由此而来。⑬挑：挑逗，引诱。⑭詈：音立。骂，责备。⑮报：指小辈通于比其辈分高的人。后视为乱伦。⑯娶：取妻。后多作“娶”。⑰天命：指自然的规律、法则。⑱人道：为人之道。指一定社会中要求人们遵循的道德规范。⑲守道：坚守某种道德规范。⑳患：忧虑，担心。㉑剧贼：大盗，强悍的贼寇。亦用以贬称势力大的反叛者。㉒谗毁：进谗毁谤。

【译文】当时有人谣传，说更始帝刘玄随赤眉军在北地，鲍永、冯衍信以为真，因此屯兵在界休县，正准备致书信给上党，说皇帝在雍州，来迷惑老百姓。后鲍永、冯衍弄清楚更始（皇帝）已死，便一起停止了战争，用布巾裹着头发在河内向光武帝投降了。光武帝埋怨冯衍等没有早来投降，而鲍永因立功得以赎罪，被任用为官，唯独冯衍遭到黜免。鲍永向冯衍说：“当年汉高祖赦免了季布对抗自己的罪，而诛杀了立功的丁固。现在得遇明主，又何必担忧呢！”冯衍说：“古书上记载说，有个人挑逗他邻人的妻子，挑逗年长的，年长的痛骂他；挑逗年轻的，年轻的顺从了他。后来邻人死了，那个人就娶了年长的做老婆。有人问他说：‘你娶的那个女人不是曾经痛骂过你吗？’那人回答说：‘在

她属于别人时，希望她顺从我；在她属于我时，就希望她骂别人。’天命是难以知道的，人道却容易守；安守于道的臣子，哪里会担忧死亡呢？”不久，光武帝任命冯衍为曲阳令，（冯衍）杀了反贼郭胜等，有五千多人投降，按功劳应该受封赏，但因为受谗言的毁谤，所以没有得到赏赐。

【原文】建武六年，日食，衍上书陈八事：其一曰显文德^①，二曰褒^②武烈^③，三曰修旧功，四曰招俊杰^④，五曰明好恶^⑤，六曰简法令^⑥，七曰差秩禄^⑦，八曰抚边境。书奏，帝将召见。初衍为浪（浪作狼）孟^⑧长，以罪摧陷^⑨大姓^⑩令狐略^⑪，是时略为司空^⑫长史^⑬，谗之于尚书令王护、尚书周生丰曰：“衍所以求见者，欲毁君也。”护等惧之，即共排间^⑭，衍遂不得入。后卫尉阴兴^⑮、新阳侯阴就^⑯，以外戚贵显，深敬重衍，衍遂与之交结，由是为诸王所聘请，寻^⑰为司隶从事。帝惩^⑱西京外戚^⑲宾客，故以法绳^⑳之，大者抵^㉑死徙^㉒，其余至贬黜^㉓。衍由此得罪，尝是诣狱，有诏赦不问，归故郡，闭门自保，不敢复与亲故^㉔通。

【注释】①文德：指礼乐教化。②褒：嘉奖；称赞。③武烈：谓武功。④俊杰：亦作“俊桀”。才智杰出的人。⑤好恶：喜好与嫌恶。⑥法令：法律、政令等的总称。⑦秩禄：俸禄。⑧狼孟：县名。在今山西阳曲县。⑨摧陷：打击陷害。⑩大姓：世家，大族。⑪令狐略：人名。姓令狐，名略。⑫司空：官名。相传少昊时所置，周为六卿之一，即冬官大司空，掌管工程。汉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与大司马、大司徒并列为三公。后去大字为司空，历代因之，明废。清时别称工部尚书为大司空，侍郎为少司空。⑬长史：官名。秦置。汉相国、丞相，后汉太尉、司徒、司空、将军府各有长史。其后，为郡府官，掌兵马。⑭排间：排挤离间。⑮阴兴：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为人有膂力。⑯阴就：生卒年不详。封新阳侯，东汉外戚。其姐阴丽华是汉光武帝的皇后。其子阴丰娶光武帝女酈邑公主刘绶为妻。⑰寻：不久，接着，随即。⑱惩：鉴戒。⑲西京外戚：西京，西汉都长

安，东汉改都洛阳，因称洛阳为东京，长安为西京。外戚，指帝王的母族、妻族。
⑳绳：引申为制裁。㉑抵：谓处以与其罪行相当的惩罚。㉒徙：贬谪，流放。㉓
贬黜：降职或免去官爵。㉔亲故：亲戚故旧。

【译文】建武六年，发生日蚀，冯衍上书陈述了八件事：一是显扬礼乐教化，二是褒奖武功事迹，三是重修祖宗旧业，四是招纳才智杰出的人，五是分清善恶，六是简省法令，七是分别俸禄的等级，八是安抚边境。奏书呈上，光武帝准备召见他。当初，冯衍做狼孟县的长官时，曾经以罪名惩治过县中大姓令狐略，这时候令狐略做司空长史，于是向尚书令王护、尚书周生丰进谗言说：“冯衍之所以求见皇上，是想诋毁你们啊。”王护等害怕了，就一起排挤他，冯衍最终未能进宫。后来卫尉阴兴、新阳侯阴就因为是外戚而贵显起来，他们对冯衍很是敬重，冯衍就和他们俩交结为朋友，因此被诸王所聘请，不久就做了司隶从事。光武帝有鉴于西汉外戚和宾客相互勾结危及政权，所以就把外戚和宾客绳之以法，严重的大多被判以死罪或流放，其他的给以贬官罢免的处分，冯衍因此获罪，曾自首到牢狱，皇上下诏赦免了他并不予追究。冯衍回到故乡后，闭门不出，以求自保，不敢再和亲友旧往来。

【原文】建武末，上疏自陈^①曰：“臣伏念高祖^②之略，而陈平^③之谋，毁之则疏，誉之则亲。以文帝^④之明，而魏尚^⑤之忠，绳之以法则为罪，施之以德则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⑥言道德，见妒于公孙弘^⑦；李广^⑧奋节^⑨于匈奴，见排于卫青^⑩。此臣之常所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贱之臣，上无无知之荐^⑪，下无冯唐^⑫之说，乏董生之才，寡李广之势，而欲免谗口^⑬，济怨嫌^⑭、岂不难哉！”

【注释】①自陈：自己陈述。②高祖：即汉高祖刘邦。③陈平：（？—公元前178年），西汉阳武（今河南原阳）人。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④文帝：汉文帝

群书治要译注

刘恒(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57年)。有“仁孝宽厚”的美誉,闻于天下。其母薄氏谨良,在薄氏患病期间,文帝衣不解带“亲尝汤药”(记载于《二十四孝》之中)。在位期间,以德政治天下,执行与民休息和轻徭薄赋的政策,开创了中国文景之治。其庙号太宗,谥号孝文皇帝。⑤魏尚:西汉槐里(今兴平县)人。汉文帝时,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太守。他镇守边陲,防御匈奴,作战有功。⑥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⑦见妒于公孙弘:《史记》曰:“董仲舒为人廉直,公孙弘习春秋不如董生。弘希时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谏,弘嫉之。”公孙弘(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21年),西汉字川国(郡治在寿光南纪台乡)薛人。公孙弘平时在生活上十分简朴,养后母孝顺,但其为人恢奇多闻、外宽内深,表面对与其有隙者和善,暗中却必加报复。⑧李广:(?—公元前119年),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人,西汉名将。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因功为中郎。景帝时,先后任北部边域七郡太守。武帝即位,召为中央宫卫尉。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任骁骑将军。后任右北平郡(治平刚县,今内蒙古宁城西南)太守。匈奴畏服,称之为飞将军,数年不敢来犯。⑨奋节:以英勇、壮烈行为表现其节操。⑩见排于卫青:《史记》曰:“李广,陇西成纪人也。为前将军,从卫青讨匈奴。青不使当匈奴,广乃失道后期,青令对簿,广乃引刀自刎。知与不知,莫不流涕。”卫青(?—公元前106年),西汉名将,字仲卿,汉族,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能征善战,为汉朝北部疆域的开拓做出过重大贡献,是汉武帝时期抗击匈奴的主要将领,为人熟知的常胜将军。是霍去病的舅舅,二者并称“帝国双壁”。⑪无知之荐:无知,魏国人,善于荐人。曾荐陈平于刘邦,刘邦以陈平为将。魏无知荐陈平于高祖,高祖以平为将。绛、灌等咸譖平曰:“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居家盗嫂。今大王令护军,诸将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高祖让魏无知。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楚汉相拒,臣进奇谋之士。盗嫂受金,又何足疑。”高祖乃令平尽护诸将也。⑫冯唐:汉文帝时,以孝悌闻名,拜为中郎署。由于他为人正直无私,敢于进谏,不徇私情,直到头发花白,还只是个郎官。⑬谗口:说坏话的嘴,谗人。⑭怨嫌:怨恨不满,嫌隙。

【译文】到建武末年，冯衍上疏自陈说：“臣想到如高祖的雄才大略和陈平的足智多谋，陈平遭到诋毁时，高祖就疏远他；别人称赞陈平时，高祖就亲近他。凭着汉文帝的圣明和魏尚的忠诚，若将魏尚绳之以法，他就有罪过；施予其恩德，他就有功德。到了后来，董仲舒谈论道德，却被公孙弘嫉妒；李广奋力抵御匈奴，却被卫青排挤。这些都常常让我悲伤流泪。臣冯衍只不过是一个微贱的人，上边没有像魏无知一样的人来推荐我，下边也没有像冯唐这样的人为我说话，既缺少董仲舒的才能，又没有李广那样的军功，而想避免谗言，平息别人对我的怨恨，真是难啊！”

【原文】臣衍之先祖，以忠贞之故，成私门之祸^①。而臣衍复遭扰攘^②之时，值兵革之际，不敢回行^③求世之利，事君无倾邪^④之谋，将帅无虏掠之心。卫尉阴兴，敬慎周密，内自修敕，外远嫌疑，故与交通^⑤。兴知臣之贫，数欲本业^⑥之，臣自惟无三益^⑦之才，不敢处三损^⑧之地，固让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大原执货财之柄^⑨，居仓卒之间，据位食禄二十余年，而财产岁狭，居处日贫，家无布帛之积，出无舆马之饰。于今遭清明之世，敕躬力行^⑩之秋，而怨讎^⑪丛^⑫兴，讥议^⑬横世^⑭。盖富贵易为善，贫贱难为工也。疏远陇亩^⑮之臣，无望高阙^⑯之下，惶恐自陈^⑰，以救罪尤^⑱。”书奏，犹以前过不用。

【注释】①臣衍之先祖，以忠贞之故，成私门之祸：李贤注：“衍之祖冯参忠正，不屈节于王氏五侯。参姊为中山王太后，后为哀帝祖母，传太后陷以大逆，参自杀，亲族死者十七人。”忠贞，忠诚坚贞。②扰攘：亦作“扰攘”。混乱，骚乱。③回行：邪行。不走正道。回，邪也。④倾邪：指为人邪僻不正。⑤交通：交往，往来。⑥本业：谓资助他人建立基本生业。李贤注：“欲遗其财，为立基本生业也。”⑦三益：谓直、谅、多闻。《论语·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⑧三损：指具有便辟、善柔、便

群书治要译注

佞三种习性的人。与这三种人交友，有损无益，故称三损。《论语·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邢昺疏：“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善柔，谓面柔和颜悦色以诱人者也。便，辨也，谓佞而复辨。以此三种之人为友则有损于己也。”^⑨昔在更始大原，执货财之柄：中华书局本《后汉书》断句为：昔在更始，大原执货财之柄。^⑩力行：犹言竭力而行；谓尽力行善道。^⑪怨讎：仇敌。^⑫丛：众多，繁杂。^⑬讥议：讥评非议。^⑭横世：充满世间。^⑮陇亩：草野，山野。^⑯高阙：高大的官阙。^⑰自陈：自己陈述。^⑱罪尤：罪过。

【译文】我的祖上（冯参），因为忠贞不屈的缘故，招致了我们家族一门的祸害。臣衍又遭逢国家混乱的时期，正逢战乱纷纷之际，不敢以邪行求取世间的好处，事奉君王没有恶邪不正的谋略，做将帅也没有虏掠的想法。卫尉阴兴，为人谨慎周密，内自修养，外避嫌疑，所以我和他交往。阴兴深知我的贫困，多次想帮我立基本生计之业，但我想到自己没有有益于朋友的三种才能，也不敢处于对朋友有三害的地位，就坚决推让而没有接受他的帮助。过去更始帝执政时期，臣在大原（今山西省中部和西南部）执掌财货集散的大权，处于乱世之时，为官食禄二十多年，但财产一年少比一年，生活一天天贫困，家里没有布帛的积蓄，出外没有车马的排场。现在逢到清明的时代，正是修正自身、尽力行善的时候，可是怨仇迭起，讥议随处可以碰到。这大概就是富贵的时候容易行事，贫贱的时候事事都难的缘故吧。我一个被疏远于山野之间的人，不敢指望在皇宫高门之下，惶恐不安地表白自己，以补救过去的罪过。”书奏，仍然因为以前的过错而没有被任用。

【原文】论曰：“冯衍之引挑妻子之譬^①得矣。夫纳妻，皆知取譬^②己者，而取士则不能，何也？岂非反妒^③情易，而恕^④义情难。光武虽得之于鲍永，犹失之于冯衍。夫然，义直^⑤所以见屈^⑥于既往，守节^⑦故亦

弥^⑧阻^⑨于来情^⑩。呜呼。

【注释】①譬：比喻，比方。②詈：骂，责备。③妒：泛指忌人之长。④恕：推己及人，仁爱待物。⑤直：公正，正直。⑥屈：屈辱，委屈，冤枉。⑦守节：坚守节操。⑧弥：益，更加。⑨阻：艰难，苦难。⑩来情：指将来的情况。李贤注：“守节之人，见衍被黜，弥阻难于将来。”

【译文】史家评论说：冯衍引用挑逗（他人）妻子的比方是很恰当的，丈夫娶妻子，都知道应娶骂过自己的那位，但是选用贤能却不能（坚持这个原则），为什么呢？难道不是体谅妒嫉之情容易，而宽恕忠义之士很难吗？光武虽然对鲍永做得合理，但是对于冯衍还是有失情理啊。像这样，以往受屈辱是因为忠义正直，后来更加坎坷也是因为坚守节操啊。可叹啊！

【原文】申屠刚^①，字巨卿，扶风^②人也。迁^③尚书令。世祖尝^④欲出游，刚以陇蜀未平，不宜晏安^⑤逸豫^⑥。谏不见听，遂以头轂^⑦乘舆轮，帝遂为止。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⑧严察^⑨，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⑩牵曳^⑪于前，群臣莫敢正言^⑫。刚每辄^⑬极谏^⑭，又数言皇太子，宜时就东宫，简任^⑮贤保^⑯，以成其德。

【注释】①申屠刚：字巨卿，扶风茂陵人，西汉末年为本郡功曹。光武帝时，官至尚书令。生性耿直，常常敢于正言极谏。仰慕史鲋、汲黯的为人。②扶风：古郡名。旧为三辅之地，多豪迈之士。③迁：晋升或调动。④尝：副词。曾经。⑤晏安：安乐，安定。⑥逸豫：犹安乐。⑦轂：音任。停止，阻止。⑧法理：法律，法律原理。⑨严察：严厉苛察。⑩捶扑：杖击，鞭打。⑪牵曳：亦作“牵拽”。牵拉，拖带。⑫正言：直言，说实话。⑬辄：副词。每每，总是。⑭极谏：尽力规劝。古多用于臣下对君主。⑮简任：经过选择而任用官员。⑯保：古代辅导

群书治要译注

天子和诸侯子弟的官员。

【译文】申屠刚，字臣卿，扶风郡人。升任为尚书令。世祖光武皇帝曾有一次想出游，申屠刚认为陇蜀尚未平定，不适合游历安闲。他的谏议未被光武帝接受，申屠刚便以头抵住车轮，光武帝这才打消出游的念头。当时内外群臣，大多是皇帝自己选拔的，加上因为法理严厉苛察，官员们事务繁多过于辛苦，像尚书这样皇上身边的近臣，在朝堂上都会被拖出去杖责，群臣没有敢于直言劝谏的。而申屠刚每次总是极力谏言，又屡次说到皇太子应按时入住东宫，挑选任用有贤德的人辅佐，以培养太子的德操。

【原文】鲍永^①，字君长，上党^②人也。父宣^③，为王莽所杀。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④之。莽以宣不附^⑤己，欲灭其子孙，太守苟谏拥护^⑥，召以为吏。更始二年，征^⑦再迁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持节^⑧将^⑨兵，安集^⑩河东^⑪、并州、朔部。世祖即位，遣谏议大夫储大伯持节征永，永乃收系^⑫大伯，遣使驰至长安。既知更始已亡，乃发丧，出^⑬大伯等，封上将军列侯印绶^⑭，悉罢兵，但幅巾^⑮与诸将及同心客百余人，诣河内。帝见永问曰：“卿众所在？”永离席叩头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⑯，诚惭^⑰以其众幸^⑱富贵，故悉罢之。”帝曰：“卿言大^⑲。”而意^⑳不悦。

【注释】①鲍永：上党屯留（今山西长治市屯留县）人。活动于西汉末年与东汉初年，曾为绿林军的重要将领。光武帝即位后，他又成为东汉初期打击豪强的地方官。②上党：位于山西省东南部。是古时对长治的雅称。“上党”因“居太行山之巔，地形最高与天为党也”而得名，因其地势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得上党可望得中原”之说。③鲍宣（公元前30年—公元3年）：西汉大夫。字子都。渤海高城（今河北盐山东南）人。哀帝时，为谏大夫。曾上书

说：“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后任司隶。莽秉政，因宣不附己，以事逮之入狱，自杀。④去：赶走，打发走。这里是休掉的意思。⑤附：归附。⑥拥护：扶助，保护。⑦征：征召，征聘。多指君召臣。⑧节：符节。古代使臣所持以作凭证。⑨将：统率，指挥。⑩安集：安定辑睦。⑪河东：黄河流经山西省境，自北而南，故称山西省境内黄河以东的地区为“河东”。⑫收系：拘禁。⑬出：释放。⑭印绶：印信和系印信的丝带。古人印信上系有丝带，佩带在身。⑮幅巾：古代男子以全幅细绢裹头的头巾。后裁出脚即称幞头。⑯全：保全。⑰惭：羞愧。⑱幸：希图得到非分的财物或功名利禄等。⑲大：善，好。⑳意：内心。

【译文】鲍永，字君长，上党人。父亲鲍宣，被王莽杀害。鲍永侍奉后母非常孝顺，他的妻子曾经在后母面前斥骂狗，就被鲍永休掉了。王莽因为鲍宣不归附自己，打算灭绝他的子孙，太守苟谏为保护鲍永，就招任为官吏。更始二年被征召，再升任为尚书仆射，代行大将军之权，持符节领兵，平定河东、并州、朔部。世祖光武皇帝即位，派遣谏议大夫储大伯，持符节征召鲍永，鲍永将储大伯关押起来，派人骑马到长安。既经探明更始帝已经死去，于是为他发丧，并放出了储大伯等人，把上将军列侯的印绶封存起来，将兵众全部罢免。只以幅巾束头和诸将及相好的宾客一百多人到河内，光武帝召见鲍永问道：“你的士兵都在何处？”鲍永离开席位叩头说：“臣效忠更始帝，却不能让他保全，实在羞愧再利用他的军队谋求富贵，所以全都把他们罢归了。”光武帝说：“说得好！”但（光武帝）心中却不快。

【原文】为司隶校尉^①，行县^②到霸陵，路经更始墓，引车入陌^③。从事谏止之。永曰：“亲北面^④事人^⑤，宁有过墓不拜？虽以获罪，司隶所不避也。”遂下拜哭，尽哀^⑥而去。西至扶风，椎牛^⑦上谏冢^⑧。帝闻之，意不平，问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张湛^⑨对曰：“仁者行之宗，忠者义之主也。仁不遗旧^⑩，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

帝意乃释。

【注释】①司隶校尉：汉至魏晋时监督京师和地方的监察官。②行县：巡行所主之县。③陌：田间东西或南北小路。亦泛指田间小路。④北面：面向北。古礼，臣拜君，卑幼拜尊长，皆面向北行礼，因而居臣下、晚辈之位曰“北面”。⑤事人：事奉人，服侍人。⑥尽哀：竭尽哀思。⑦椎牛：谓击杀牛。⑧冢：坟墓。⑨张湛：生卒年不详。字子孝，扶风平陵人也。成、哀间，为二千石。王莽时，历太守、都尉。建武初，为左冯翊。建武五年，拜光禄勋。建武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禄大夫，代王丹为太子太傅。及郭后废，因称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东门候舍，故时人号曰中东门君。后数年，卒于家。⑩遗旧：谓抛弃、疏远故旧。

【译文】鲍永做司隶校尉，巡行到霸陵，路过更始帝坟墓，便驱车进入通往墓地的小路（准备祭拜），跟从的人谏止他。鲍永说：“我曾经亲自侍奉过更始帝，哪有过墓不拜的道理，虽然有可能得罪上司，我也不能回避。”于是下拜，痛哭尽哀之后才离开。向西到扶风郡，杀牛祭祀了苟谏的陵墓。光武帝听了这些事，心中不满，问公卿说：“鲍永为什么这么做？”太中大夫张湛回答说：“仁义是行为的宗旨，忠诚是仁义的关键。仁义的人不会遗旧，忠诚的人不会忘君，这才是品行的最高表现。”光武帝的不满才消除。

【原文】论曰：鲍永守义于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众受宠，斯可以受大宠矣。若乃^①言之者虽诚，而闻之者未譬^②，岂苟进^③之悦易以情纳，持正^④之忤^⑤难以理求乎？诚能释利以循道^⑥，居方^⑦以从义^⑧，君子之概^⑨也。

【注释】①若乃：至于。用于句子开头，表示另起一事。②譬：通晓，明白。③苟进：苟且进取，以求禄位。④持正：持守公正。⑤忤：违逆，触犯。⑥循道：循道。

遵循正道。⑦居方：居，指存，存心。方，方正，刚直。⑧义：谓符合正义或道德规范。⑨概：谓风度，气度。

【译文】史家论说道：鲍永遵守道义而不忘故主，这样才可以辅弼新主；以带领故主的军队投降邀功为耻，这样才能得到新主最大的恩宠。至于讲说此事者虽然很真诚，而听者却不明白。难道不是苟求迁升的取悦之言，在感情上容易采纳；而持守公正的逆耳之言，在道理上难以接受吗？如果真的能够放弃私利以遵循正道，存心方正，遵从大义，这才是君子的气度啊。

【原文】郅恽^①、字君章，汝南^②人也。举^③孝廉^④，为上东城门候^⑤。帝常^⑥出猎，车驾^⑦夜还，恽拒^⑧关不开。帝令从者见面于门间^⑨，恽曰：“火明辽远^⑩。”遂不受诏。帝乃回^⑪，从东中门入。明日，恽上书谏曰：“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其如社稷宗庙何？暴虎冯河^⑫，未至之诚^⑬，诚小臣所窃^⑭忧也。”书奏，赐布百匹，贬东中门候为参封（旧无封字，补之）尉。

【注释】①郅恽：音至孕。生卒年不详。东汉刘秀时，郅恽为皇太子教书，后任长沙太守。为人刚直不阿、不畏强权。②汝南：西汉置汝南郡，因辖区大部分在汝河流域南部，故名。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河南东南部和安徽阜阳一带。③举：推荐，选用。④孝廉：孝，指孝悌者。廉，清廉之士。分别为国家选拔人才的科目，始于汉代，在东汉尤为求仕者必由之途，后往往合为一科。亦指被推选的士人。⑤门候：守门之官。⑥常：通“尝”。曾经。⑦车驾：帝王所乘的车。亦用为帝王的代称。⑧拒：引申为据守。⑨间：空隙，缝隙。⑩辽远：遥远。⑪回：指变换方向、位置等。⑫暴虎冯河：典出《诗·小雅·小旻》：“不敢暴虎，不敢冯河。”空手搏虎，徒步渡河。比喻冒险行事，有勇无谋。⑬诚：中华书局本《后汉书》作“戒”。防备；警戒；鉴戒。⑭窃：私下，私自。多用作谦词。

【译文】邳恽，字君章，汝南郡人。被举荐为孝廉，后任上东城门门官。光武帝曾经出城打猎，夜间才驱车回城，邳恽据守城门，闭门不开。皇帝命跟从的人通过门缝与邳恽见面交涉，邳恽说：“火光太遥远（看不清楚是谁）。”便不接受诏令。光武帝只得绕道从东中门入城。第二天邳恽上书进谏说：“陛下去往遥远的山林打猎，夜以继日，将对国家和祖宗如何交代？《诗经》上告诫人们：‘切勿空手搏虎，徒步渡河。’冒险出猎，尽管没有发生值得警诫的意外，但小臣私下实在太担忧了。”奏书献上之后，光武帝赐给邳恽一百匹布，把东中门的门官贬为参封尉。

【原文】郭伋^①，字细侯，扶风^②人也。王莽时，为并^③州牧^④。建武九年，拜^⑤颍川^⑥太守^⑦。十一年，调^⑧为并州刺史^⑨。引见^⑩宴语^⑪，伋因言选补^⑫众职，当简^⑬天下贤俊^⑭，不宜专用南阳人。帝纳之，伋前在并州，素结恩德^⑮，及后入界，所到县邑^⑯，老幼相携^⑰，逢迎^⑱道路。所过问民疾苦^⑲，聘求^⑳耆德^㉑雄俊^㉒，设几杖^㉓之礼，朝夕与参政事。始至行部^㉔，到西河美稷^㉕，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于道次迎拜。伋问曰：“儿曹^㉖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㉗到，喜，故来奉迎^㉘。”伋辞谢^㉙之。及事讫^㉚，诸儿复送至郭外，问使君何日当还，伋计日告之。既还，先期^㉛一日，伋为违信^㉜于诸儿，遂止于野亭^㉝，须^㉞期乃入。

【注释】①郭伋：生卒年不详，官至太中大夫。为人讲究信用。②扶风：见前注。③并：古州名。其地约当今河北保定和山西太原、大同一带地区。④州牧：官名。古代指一州之长。⑤拜：授官，封爵。⑥颍川：郡名，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置。以颍水得名。治所在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⑦太守：官名。秦置郡守，汉景帝时改名太守，为一郡最高的行政长官。隋初以州刺史为郡长官。宋以后改郡为府或州，太守已非正式官名，只用作知府、知州的别称。明清时专指知府。⑧调：选调，迁转，更动（工作、位置）。⑨刺史：古代官名。原为朝廷

所派督察地方之官，后沿为地方官职名称。⑩引见：引导入见。旧指皇帝接见臣下或宾客时由有关大臣引导入见。⑪宴语：犹宴话（聚谈）。⑫选补：谓官吏有缺额，选人递补。⑬简：选择，选用。⑭贤俊：亦作“贤隽”。才德出众的人。⑮恩德：犹恩惠。⑯县邑：县城。⑰相携：互相搀扶，相伴。⑱逢迎：迎接，接待。⑲疾苦：指生活中的困苦。⑳聘求：犹聘召。㉑耆德：年高德劭、素孚众望者之称。㉒雄俊：英雄俊杰。㉓几杖：坐几和手杖，皆老者所用，古常用为敬老者之物。㉔行部：谓巡行所属部域，考核政绩。㉕美稷：古县名，汉代西河郡所属，城址在今准格尔旗纳林镇北，汉王朝曾在这里设置西河属国都尉，以安置归附的匈奴人，因而闻名于世。㉖儿曹：犹儿辈。㉗使君：汉时称刺史为使君。㉘奉迎：恭迎，接待。㉙辞谢：道谢。㉚讫：绝止，完毕。㉛先期：约定日期之前。㉜失信：失信，不履行诺言。㉝野亭：野外供人休息的亭子。㉞须：等待。

【译文】郭伋，字细侯，扶风郡人。王莽当政的时候，做并州牧。建武九年任颍川太守。建武十一年，调任并州刺史，被皇帝召见，与他闲谈，郭伋因此进言，认为选补众职，应当挑选天下才德出众的人，不应该专用南阳人。皇帝采纳了这一意见。郭伋以前在并州，平日施行恩惠仁德。后来再至并州境内，所经过的县邑，百姓们扶老携幼，夹道欢迎。所有经过的地方他都要询问大家生活上有哪些困苦，并聘求年高德劭的长者，为他们设几杖之礼，早晚与他们商议政事。郭伋刚到郡便巡行所属部域，到西河美稷时，有几百名幼童，都骑着竹马，在路边迎拜。郭伋问道：“孩子们为什么这么远赶来啊？”孩子们回答说：“听说您要来，我们都很高兴，所以来迎接。”郭伋向孩子们道谢。等郭伋把事情办完，孩子们又送郭伋到城外，并问他什么时候再回来。郭伋计算归期告诉他们。等回来时，却早一天到了，郭伋怕失信于孩子们，于是在野外的亭子住下来，等到说定的时间才进入美稷。

【原文】樊宏^①，字靡卿，南阳^②人，世祖之舅也。宏为人谦柔畏

慎，不求苟进^③。常戒其子曰：“富贵盈溢^④，未有能终者。吾非不喜荣势^⑤也。天道^⑥恶满而好谦。前代贵戚，皆明戒^⑦也。保身全己，岂不乐哉？”宗族染^⑧其化^⑨，未尝犯法，帝甚重^⑩之。

【注释】①樊宏：汉光武帝的舅舅，以仁义厚道著称，东汉建立后，被封为寿张侯。公元51年去世，谥号为“寿张恭侯”。②南阳：郡名。在今河南省。③苟进：苟且进取，以求禄位。④盈溢：充裕，满盈。⑤荣势：显贵有权势。⑥天道：犹天理，天意。⑦明戒：亦作“明诫”。明白告诫，明训。⑧染：薰染，影响。⑨化：教化，教育。⑩重：看重，重视。

【译文】樊宏，字靡卿，南阳郡人，是光武帝的舅父。他为人谦和谨慎，从不贪求升迁。经常告诫他的儿子说：“凡是大富大贵到了过于盈满的地步，就没有得善终的。我不是不喜欢荣华富贵，只是天理厌恶盈满而喜好谦虚。前代皇亲国戚们的下场都是我们的明鉴。保全好自己的身家性命，难道不是很快乐吗？”宗族都受他的感化，从来没有人犯法。光武帝非常敬重他。

【原文】阴识，字次伯，南阳人，光烈皇后^①之兄也。以征伐军功增封，识叩头让^②曰：“天下初定，将帅有功者众，臣托^③属^④掖庭^⑤，仍^⑥加爵邑^⑦，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

【注释】①光烈皇后：是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二任皇后，谥号“光烈”，故称其为“光烈皇后”。光烈皇后姓阴名丽华，两汉时代的南阳郡新野县人，为春秋名相管仲后人，建武十七年被立为皇后。卒于永平七年，与刘秀合葬于原陵。②让：谦让，推辞。③托：凭借，依赖。④属：亲属。⑤掖庭：宫中旁舍，妃嫔居住的地方。⑥仍：接续，连续。⑦爵邑：爵位和封邑。

【译文】阴识，字次伯，南阳郡人，是光烈皇后的兄长。因征战疆场立下战功得到皇帝加封，阴识叩头辞让说：“天下刚刚安定，将帅有功的人很多，臣有幸凭借皇后的亲属关系（入朝），仍再增加爵位和封邑，就不足以向天下人表明朝廷的公正无私。”光武帝非常赞叹他。

【原文】兴，字君陵，识弟也。帝（帝下旧有后字，删之）召兴，欲封之，置印绶^①于前。兴固让^②曰：“臣未有先登^③陷陈^④之功，而一家数人，并蒙爵土^⑤，令天下觖望^⑥，诚为盈溢^⑦。臣蒙陛下、贵人^⑧恩泽至厚，富贵已极，不可复加。至诚^⑨不愿。”帝嘉兴之让，不夺其志。贵人问其故，兴曰：“贵人不读书记^⑩耶？‘亢龙有悔^⑪’。外戚家苦不知谦退^⑫，嫁女欲配侯王，取妇眄睨^⑬公主，愚心实不安也。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夸奢，益为观听^⑭所讥^⑮。”贵人感其言，深自降挹^⑯，卒不为宗族求位。帝后复欲以兴代吴汉为大司马，兴叩头流涕，固让曰：“臣不敢惜身，诚亏损^⑰圣德，不可苟冒^⑱。”至诚发中^⑲，感动左右，帝遂听之。

【注释】①印绶：印信和系印信的丝带。古人印信上系有丝带，佩带在身。②固让：再三辞让。③先登：先于众人而登。④陷陈：陷阵。⑤爵土：官爵和封地。⑥觖望：不满，怨望。觖，音觉。⑦盈溢：充裕；满盈。⑧贵人：女官名。后汉光武帝始置，地位次于皇后。历代沿其名，而位尊卑不一。指阴皇后。⑨至诚：极其真挚诚恳的心意。⑩书记：指文字、书籍、文章等。⑪亢龙有悔：出自《易·乾》：“上九，亢龙有悔。”谓居高位而不知谦退，则盛极而衰，不免败亡之悔。⑫谦退：谦让。⑬眄睨：音免逆。泛指眼睛盯住，看着。⑭观听：引申为舆论。⑮讥：讥刺，非议。⑯降挹：谦退损抑。挹，音易。⑰亏损：损害；缺损。⑱苟冒：贪求。⑲发中：发自内心。

【译文】阴兴，字君陵，是阴识的弟弟。光武帝召见阴兴，准备封

他，把印和挂印的丝带都放在他面前，阴兴坚决辞让说：“臣并没有冲锋陷阵的功劳，而全家中好几个人都蒙受爵位和食邑，让天下人因此不满，的确是过分了。臣蒙陛下、贵人恩泽非常多，富贵已到极点，不可以再增加官爵。我真心不愿再受封。”光武帝非常赞叹阴兴辞让的举动，并不再强迫改变他的心意。阴贵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阴兴回答：“贵人不是曾经读过《易经》吗？经上说：‘亢龙有悔。’（越是在高位越容易遭灾难。）身为皇亲国戚，最苦的莫过于不知谦让，嫁女就想配侯王，娶媳妇就盯住公主，这种做法使我内心实在不安。富贵应有限度，做人应当知足。太奢侈了，就会遭到舆论非议。”贵人于阴兴的话深有感触，于是严格的约束自己，始终不替宗族谋求爵位。光武帝后来又打算让阴兴接替吴汉为大司马，阴兴叩头流泪，坚决推让说：“臣并不顾惜性命，的确怕有损圣德，不敢贪求高位。”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感动了身边的人，光武帝于是就接受他的辞让。

【原文】朱浮，字叔元，沛国人也。为幽州^①牧^②。渔阳^③太守彭宠败后，世祖以二千石^④长吏^⑤多不胜任，时有纤微^⑥之过者，必见斥罢^⑦，交易^⑧纷扰，百姓不宁。建武六年，有日蚀之异，浮因上疏曰：“臣闻日者众阳之宗^⑨、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据郡典县^⑩，皆为阳为上、为尊为长。若阳上不明，尊长不足，则干^⑪动三光^⑫，垂示王者。陛下哀愍海内新^⑬离^⑭祸毒^⑮，保宥^⑯生民，使得苏息^⑰。而今牧民之吏，多未称职，小违治实^⑱，辄见斥罢，岂不粲然^⑲黑白分明哉！然以尧舜之盛，犹加三考^⑳。大汉之兴，亦累功效^㉑，吏皆积久^㉒，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当时吏职^㉓何能悉治^㉔？论议^㉕之徒岂不喧哗^㉖？盖以为天地之功不可仓卒^㉗，艰难之业当累日也。”

【注释】①幽州：州名。汉武帝所置十三部刺史之一。东汉治所在蓟县（今北京城西南）。②牧：指国君或州郡长官。③渔阳：地名。战国燕置渔阳郡，秦

汉治所在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④二千石:汉制,郡守俸禄为二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世因称郡守为“二千石”。^⑤长吏:指州县长官的辅佐。^⑥纤微:细微。亦指细微的事物。^⑦斥罢:罢免。^⑧交易:指官吏的更替。^⑨宗:指某一类事物中有统领楷模作用或为首者。^⑩据郡典县:据,占有,占据。典,掌管,主持,任职。^⑪干:干犯,冲犯,干扰。^⑫三光:日、月、星。^⑬新:副词,新近,刚刚。^⑭离:经历,经过。^⑮祸毒:祸害。^⑯保宥:爱护宽待。李贤注:“宥,宽也。”^⑰苏息:休养生息。^⑱治实:核实。^⑲粲然:明白貌,明亮貌。^⑳三考:古代官吏考绩之制。指经三次考核决定升降赏罚。^㉑功效:功劳,成绩。^㉒积久:谓经历很长时间。^㉓吏职:官吏的职责。^㉔治:治理,统治。^㉕论议:对人或事物的好坏、是非等表示意见。^㉖喧哗:声音大而杂乱。^㉗仓卒:匆忙急迫。

【译文】朱浮,字叔元,沛国人。官任幽州牧,渔阳太守彭宠反叛失败,后来光武帝认为位居郡守的官吏大多不能胜任。当时稍有些微小过错的,一定被罢免。这样一来,前后任官员之间交替更迭混乱,百姓不得安宁。建武六年,发生日食,朱浮因此上书说:“我听说太阳为众阳之本,是君上的位置。凡是做官治民,任职于郡县的,都是阳刚,是上位,是尊贵,是尊长。如果阳上不明,尊长不足,就会冲犯到日月星三光,(日月星光就会发生变异),以此来告示君王。陛下哀怜海内刚刚经历战乱的苦难,保护、宽待百姓,使他们得以休养生息,而今天负责治理百姓的地方官吏,大多不称职,有一点过失被查实,就被斥责罢免,这种做法难道不是把事理分辨得太过清楚明白了吗!然而就是在尧舜的盛世,还要对官吏每三年考核一次,大汉朝之所以兴旺发达,(这一制度)也累见功效。官吏大多长久在任,在官位上养老送终,以至于子孙后代都以官职的名称为姓氏。当时的官吏怎么能全部治理完天下之事?那些喜欢议论的人,难道没有喧哗吗?治理天下的大业,不能仓促行事,艰难的事情应当日积月累慢慢去做。

【原文】间者^①，守宰^②数见换易^③，迎新相代，疲劳道路。寻其视事^④日浅^⑤，未足昭见其职，既加严切^⑥，人不自保，各相顾望^⑦，无自安^⑧之心。有司或因睚眦^⑨，以骋^⑩私怨，苟求^⑪长短^⑫，求媚^⑬上意，二千石及长吏，迫于举劾，惧于刺讥^⑭，故争饰诈伪，以希^⑮虚誉。斯皆群阳骚动、日月失行之应^⑯。夫物暴长^⑰者必夭折^⑱，功卒^⑲成者必亟^⑳坏。如摧^㉑长久之业，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时之用^㉒也，海内非一旦^㉓之功也。愿陛下游意^㉔于经^㉕年之外，望化于一世^㉖之后，天下幸甚。”帝下其议，群臣多同于浮。自是牧守^㉗易代颇简^㉘。

【注释】①间者：近来。②守宰：指地方长官。③换易：调换、更换。④视事：就职治事。多指政事言。⑤日浅：时间短。⑥严切：严峻；严厉。⑦顾望：犹豫观望。⑧自安：自安其心，自以为安定。⑨睚眦：音牙自。嗔目怒视，瞪眼看人。借指微小的怨恨。⑩骋：放纵，放任。⑪苟求：任意求得，无原则的求取。⑫长短：长处和短处。⑬求媚：讨好。⑭刺讥：亦作“刺几”。犹言讥刺。⑮希：谋求。⑯应：感应，应验。⑰暴长：急速生长。⑱夭折：短命早死。⑲卒：突然。后多作“猝”。⑳亟：疾速。与“缓慢”相对。㉑摧：坠毁，毁坏。㉒用：治理，管理。㉓一旦：一天之间。㉔游意：犹留意。㉕经：循行；经过；经历。㉖一世：犹一代。㉗牧守：州郡的长官。州官称牧，郡官称守。㉘简：稀少。

【译文】最近，州郡的守宰多次被调换，送旧迎新，奔波疲劳在道路上。他们就职治事日子不多，不足以看见他们的政绩，又加上朝廷的严格责令，弄得人人不能自保，互相犹豫观望，不能自安其心。有关官员或因小怨小忿来报私仇，有意找岔，巴结讨好圣上的心意。二千石（郡守）和长吏迫于检举弹劾的压力，害怕指责、讥讽，所以就争着掩盖是非，来贪图虚名，这都是众阳不安宁导致日月失去正常运转的应兆。任何东西迅猛生长必然会夭折，功业仓促而成必然会很快衰败。如果损毁长久的基业，来造速成的功效，这不能看作是陛下的福气

啊。天下不是一时能治理好的，也不是一天之内就会有成效的，希望陛下能够留意于多年之外的效用，寄天下太平于一世之后。那才是天下的幸事啊。”光武帝把这个谏议交到下边议论，君臣大多同意朱浮的意见。从此牧守变动的事就很少了。

【原文】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①位者，事皆先下三公^②，三公遣掾史^③案验^④，然后黜退。帝时用明察^⑤，不复委任^⑥三府^⑦，而权归刺举^⑧之吏。浮复上疏曰：“陛下其清明履约^⑨，率礼^⑩无违^⑪，自宗室诸王，外家^⑫后亲，皆奉绳墨^⑬，无党势之名。斯固法令整齐，下无作威者也。求之于事，宜以和平，而灾异犹见者，而岂徒然^⑭哉？天道信诚^⑮，不可不察。窃见陛下疾^⑯往者上威不行，下专^⑰国命，即位以来，不用旧典^⑱，信刺举之官，黜鼎辅^⑲之任，至于有所劾奏^⑳，便加退免，覆案^㉑不关^㉒三府，罪谴^㉓不蒙澄察^㉔。陛下以使者为腹心，而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为尚书之平^㉕，决于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为能，兼以私情容长^㉖，憎爱在职，皆竞张空虚^㉗，以要^㉘时利^㉙。故有罪者心不厌服^㉚，无咎^㉛者坐^㉜被空文^㉝，不可经盛衰、貽^㉞后王也。夫事积久则吏自重，吏安则民自静。传曰：‘五年再闰^㉟，天道乃备。’夫以天地之灵，犹五载以成其化，况人道哉！”

【注释】①不任：不能忍受，不能胜任。②三公：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西汉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为三公，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见《通典·职官一》。③掾史：官名。汉以后中央及各州县皆置掾史，分曹治事。多由长官自行辟举。唐宋以后，掾史之名渐移于胥吏。④案验：查询验证。⑤明察：严明苛察。⑥委任：付托，交托。⑦三府：汉制，三公皆可开府，因称三公为“三府”。后世因之。亦用以泛称国家最高行政长官。⑧刺举：检举。⑨履约：躬行简约。⑩率礼：遵循礼法。⑪无违：没有违背，不要违背。⑫外家：指外戚。⑬绳墨：喻法度、法律。⑭徒然：偶然。谓无

群书治要译注

因。⑮信诚：诚实不欺。⑯疾：厌恶，憎恨。⑰专：专断，擅自行事。⑱旧典：旧时的制度、法则。⑲鼎辅：执政的大臣。一般指宰相。⑳劾奏：向皇帝检举官吏的过失或罪行。㉑覆案：审察，查究。㉒不关：不牵涉，不涉及。㉓罪谴：犯罪而受谴，罪责。㉔澄察：明察，洞察。㉕平：整治，治理。㉖容长：宽容。㉗空虚：虚假，空幻。㉘要：和，会合。引申为迎合。㉙时利：一时的功利，当时的功利。㉚厌服：信服，心服。㉛无咎：没有祸殃，没有罪过。㉜坐：犯罪，判罪。㉝空文：有名无实的法律规章。㉞贻：遗留，致使。㉟再闰：农历五年二闰，谓之再闰。

【译文】按旧有的制度，凡是州牧举奏二千石长吏不称职的，事情都是先交给三公，三公派遣属下掾吏核实验证，然后才能罢免。光武帝当时自恃明察，不再交由三公去办，而实权落在检举的官吏手上。朱浮又上书说：“陛下清明简约，遵循礼法而没有违背，从宗室诸王侯到外戚皇亲，都能遵奉法度，没有结党蓄势的名声，这的确是法令有条理，才使下边没有作威作福的情况啊。按事理来说，应当是和谐安宁的，但是灾异仍然不断发生，难道这是偶然的吗？天道是讲诚信的，不可不明察。我看到陛下忧患过往的皇帝，权威行不通，下边诸侯国掌握着国家的命运。自陛下即位以来，不采用旧时法典，深信州郡的检举官吏，废除三公辅政之任，只要有弹劾上奏，便退免不用。案子不通过三府复查核对，罪过谴责不能明察。陛下以使者为心腹，而使者以办事人员做耳目。这实际上是使尚书考察处理百官的职权，下放给了百石的小吏来决定，因此使得官吏办事苛刻，各自为政。加上讲求私人情面以求宽容，以爱憎之情（不公允）任职为政。官吏大都竞相虚张声势，来求得一时之利。所以使有罪的人心中不服，无过错的因一纸空文而受到牵连。这种情况不能够经历盛衰的考验，更不能遗留给后世。官吏在位时间久了，就会爱惜自己的名声，官吏安分职守，那老百姓也就安静无扰。《易传》上说：‘五年两闰，天道就完备无缺。’即使是天道，还

要历经五年的时间才渐臻完美，何况人间的事情呢？”

【原文】陈元，字长孙，苍梧人也。以父任为郎。时大司农^①江冯上言，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府^②。元上疏曰：“臣闻师臣者帝，宾臣者霸。故武王以大公^③为师，齐桓以夷吾^④为仲父。孔子曰：‘百官总己，听于冢宰^⑤。’近则高帝优^⑥相国之礼，大宗^⑦假^⑧宰辅之权。及亡新王莽，遭汉中衰，专操国柄^⑨，以偷^⑩天下，况己自喻，不信群臣，夺公辅^⑪之任，损宰相之威，以刺举^⑫为明、徼讦^⑬为直。至乃陪仆^⑭告其君长，子弟变其父兄，罔^⑮密法峻，大臣无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谋，身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骄，不患骄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劳^⑯，周公执吐握^⑰之恭，不闻其崇刺举、务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扰，天下未一，百姓观听，咸张耳目。陛下宜循文武之圣典，袭祖宗之遗德，劳心下士，屈节待贤，诚不宜使有伺察公辅之名。”帝从之。

【注释】①大司农：官名。秦置治粟内史，汉景帝时改称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掌租税钱谷盐铁和国家的财政收支，为九卿之一。②三府：汉制，三公皆可开府，因称三公为“三府”。后世因之。亦用以泛称国家最高行政长官。③大公：即太公望（吕尚）。辅佐武王灭商有功，封于齐。④夷吾：即管仲。⑤冢宰：官名。太宰的别称。太宰原为掌管王家财务及宫内事务的官。周武王死时，成王年少，周公曾以冢宰之职摄政。⑥优：优待，嘉奖。⑦大宗：汉文帝的庙号为“太宗”。⑧假：授予，给予。⑨国柄：国家权柄。⑩偷：盗窃。⑪公辅：古代三公、四辅，均为天子之佐。借指宰相一类的大臣。⑫刺举：检举。⑬徼讦：音交劫。揭人阴私。⑭陪仆：陪隶。泛指奴仆。⑮罔：喻法网。⑯日昃之劳：日昃，太阳偏西，约下午二时左右。昃，音仄。《易·离》：“日昃之离，何可久也？”文王勤于处理政事，从早晨到中午太阳偏西还来不及吃饭。⑰吐握：吐哺握发，形容礼贤下士，求才心切。《韩诗外传》卷三：“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

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

【译文】陈元，字长孙，苍梧郡人，因其父亲的原因出任郎官。当时大司农江冯上书言事，认为应该让司隶校尉督察三公。陈元上书说：

“我听说以臣子为师的能够称帝，以臣子为宾客的能够称霸。所以周武王以姜太公为师，齐桓公以夷吾为仲父。孔子说：‘百官总归一人，而听之于冢宰大臣。’近世就有高祖优待萧相国的礼节，文帝给宰辅申屠嘉赦免邓通的特权。到了已亡新朝王莽时期，遇到汉室衰落，王莽专持朝政，窃取天下；只迷信自己，不信任群臣；夺取公辅大臣的职权，降低宰相的威信；把侦探举报看作高明，把揭发隐私、攻击别人视为正直；以致奴仆告发君长，子弟告发父兄，法网严苛，大臣无所措手足。就这样也不能禁止董忠与人共阴谋，王莽终于被世人杀死。所以做人君的祸患在于自骄自大，而不在于有骄傲的臣子；其失误在于自任而不在任人。因此周文王有过午还顾不得吃饭的操劳；周公有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殷勤待客的谦恭。没有听说过他们重视以揭发检举，从事监督审察别人的事。当前四方还在扰攘不安，天下尚未统一，老百姓都还在观听形势的发展变化。陛下应当遵循文王、武王的圣明典章，继承祖宗的遗德，劳心礼贤下士，屈尊对待贤士，实在不应该让司隶校尉有督察公辅之权。”光武帝听从了这一谏议。

【原文】桓荣^①，字春卿，沛郡人也。以明经^②入授太子。每朝会，辄令荣于公卿前敷奏^③经书。帝称善曰：“得卿几晚。”建武二十八年，大会百官，诏问谁善可傅^④太子者，群臣承望^⑤上意，皆言太子舅执金吾^⑥阴识可。博士^⑦张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为阴氏乎？为天下乎？即为阴氏，则阴侯可；为天下，则固^⑧宜用天下之贤才。”帝称善，曰：“欲置傅者，以辅太子也。今博士不难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为太子太傅^⑨，而以荣为少傅^⑩，赐以辎车^⑪乘马。

【注释】①桓荣：字春卿。生于西汉成帝阳朔鸿嘉年间（约公元前24年—公元前17年）。谯国龙亢（今安徽省怀远县西龙亢镇北）人。东汉经学大师。②明经：通晓经典。③敷奏：陈奏，向君上报告。④傅：师傅，指负辅佐责任的官或负责教导的人。⑤承望：迎合，逢迎。⑥执金吾：金吾，古官名。负责皇帝大臣警卫、仪仗以及徼循京师、掌管治安的武职官员。吾，音玉。⑦博士：古代学官名。⑧固：副词。本来。⑨太傅：辅导太子的官。⑩少傅：古代官名。“三孤”之一。周代始置，为君国辅弼之官。与少师、少保合称“三孤”。后一般为大官加衔，以示恩宠而无实职。⑪辎车：古代有帷盖的车子。即可载物，又可作卧车。

【译文】桓荣，字春卿，沛郡人，因通晓经书入东宫教授太子，每逢朝会，常让桓荣在公卿面前讲述经书。光武帝称赞说：“得到您太晚了！”建武二十八年，光武帝大会百官，诏问谁有资格做太子的老师，群臣为了迎合皇上的心意，都说太子的舅父执金吾阴识可以担任。博士张佚严肃地说：“现在陛下立太子，是为阴氏打算呢？还是为天下打算呢？如果是为阴氏，那么阴侯就可以；如果是为天下，那么本来就应该任用天下的贤才。”皇帝称赞说：“打算给太子安排老师，为的是辅佐太子啊。现在博士不以纠正朕的过错为难事，更何况是太子呢？”当即拜张佚为太子太傅，而让桓荣为少傅，并赐给他们辎车和乘马。

【原文】第五伦^①，字伯鱼，京兆人也。举^②孝廉。帝问以政事，大悦，与语至夕。帝谓伦曰：“闻卿为吏，箚^③妇公^④，不过^⑤从兄^⑥饭，宁^⑦有之耶？”伦对曰：“臣三娶妻，皆无父母。少遭饥乱^⑧，实不敢妄过人食^⑨。”帝大笑，拜会稽太守。会稽俗多淫祀^⑩，好卜筮^⑪，人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匱^⑫。其有自食牛肉，而不以荐^⑬祠者，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前后郡将莫敢禁。伦到官，移书属县，晓告^⑭百姓。其巫祝^⑮有依托鬼神，诈怖^⑯愚民，皆案验^⑰之；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⑱。民初恐惧，或祝诅^⑲妄言，伦案之愈急，后遂断绝，百姓以安。

【注释】①第五伦：东汉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先世为战国田氏，迁移西汉园陵，以迁移次第为氏。新朝王莽时为郡吏，又为乡啬夫。京兆尹阎兴召为主簿，任铸钱掾。后举孝廉，任会稽（浙江）、蜀郡（四川）太守。以为官清廉著称。章帝时，揭发外戚马氏诸多恶行。②举：推荐，选用。③箠：通“撻”。笞击。④妇公：妻父。⑤不过：不经过，不进入。⑥从兄：同祖伯叔之子年长于己者。即堂兄。⑦宁：岂，难道。⑧饥乱：饥饿乱离。⑨飧：同“餐”。吃，吞食。⑩淫祀：不合礼制的祭祀，不当祭的祭祀，妄滥之祭。⑪卜筮：古时预测吉凶，用龟甲称卜，用蓍草称筮，合称卜筮。⑫困匮：贫乏，贫困。⑬荐：祭祀时献牲。《易·观》：“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孔颖达疏：“既盥之后，陈荐筮豆之事。”⑭晓告：告知；晓谕。⑮巫祝：古代称事鬼神者为巫，祭主赞词者为祝，后连用以指掌占卜祭祀的人。⑯诈怖：欺骗恐吓。⑰案验：查询验证。⑱行罚：实行惩罚；进行惩罚。⑲祝诅：祝告鬼神，使加祸于别人。

【译文】第五伦，字伯鱼，京兆人。被推举为孝廉，光武皇帝向他询问政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与他谈论到晚上。对他说：“听说你做吏掾时曾拷打过你的岳父，也从不到堂兄家吃饭，难道真有这些事吗？”第五伦回答说：“臣娶过三房妻子，她们都没有父母。小时候遭遇饥荒，确实不敢随便吃别人的饭。”光武帝大笑。任命他为会稽郡太守。会稽民俗中有很多不合礼仪的祭祀，喜爱占卜预测吉凶，经常杀牛祭神，百姓的财产因此贫乏。如果有人自己吃了牛肉却没有先用来祭神的，生病快死时，都要学牛的鸣叫。对这种陋俗，先后到此任职的太守没有人敢出面禁止。第五伦到任后，即发公文给所属各县，告知老百姓，如果有巫婆神汉假借鬼神欺骗恐吓、愚弄百姓的，都要受到查处。有随意杀牛祭神的，官吏要立即给予处罚。老百姓开始有些害怕，有的巫婆神汉背后诅咒他，大放厥辞，第五伦却查处得更加严厉，以后这种风俗被断绝，老百姓因而过上安宁的日子。

【原文】肃宗^①初，为司空^②。及马防^③为车骑将军，当出征西羌^④，伦上疏曰：“臣愚以为，贵戚可封侯以富之，不当职事^⑤以任之。何者？绳以法则伤恩，私以亲则违宪^⑥。伏闻马防今当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纤介^⑦，难为意爱^⑧也。”伦虽峭直^⑨，然常疾^⑩俗吏^⑪苛刻。及为三公，值^⑫帝长者^⑬，屡有善政，乃上疏褒称盛美^⑭，因以劝成风德^⑮，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体晏晏^⑯之姿，以宽弘^⑰临下，出入四年，前岁诛刺史、二千石贪残^⑱者六人。斯皆明圣所鉴，非群下所及。然诏书每下宽和^⑲而政急不解、务存节俭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弊，群下不称^⑳故也。世祖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治，后世因之，遂成风化^㉑。郡国所举，类多^㉒办职俗吏，殊未有宽博^㉓之选，以应上求者也。”

【注释】①肃宗：即汉章帝刘炟，汉明帝五子。公元75年9月5日至公元88年4月9日在位，凡十四年。年号：建初、元和、章和。明帝永平三年，立为皇太子。庙号为肃宗。②司空：官名。相传少昊时所置，周为六卿之一，即冬官大司空，掌管工程。汉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与大司马、大司徒并列为三公，后去大字为司空，历代因之，明废。③马防：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次子。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与弟光俱为黄门侍郎。肃宗即位，拜防中郎将，稍迁城门校尉。④西羌：西汉时对羌人的泛称。亦指东汉羌人内徙定居在金城、陇西、汉阳等郡的一支。⑤职事：职务，职业。⑥违宪：违犯国法。⑦纤介：细微。⑧意爱：情爱，情谊。⑨峭直：严峻刚正。⑩疾：厌恶，憎恨。⑪俗吏：才智平庸的官吏。⑫值：遇到，碰上。⑬长者：指德高望重的人。⑭盛美：美善。⑮风德：指德化。⑯晏晏：和悦貌。⑰宽弘：亦作“宽宏”“宽洪”。胸怀宽阔，气量弘深，能容人。⑱贪残：贪婪凶残。亦指贪婪凶残的人。⑲宽和：宽厚谦和。⑳不称：不胜任，不称职。㉑风化：犹风教；风气。㉒类多：犹大多。㉓宽博：谓心胸开阔，能容人。

【译文】肃宗章帝初年，第五伦为司空。当时马防为车骑将军，准备

出征西羌的时候，第五伦上疏说：“臣愚笨地认为皇亲国戚可以通过封侯让他们富起来，不应当委以职务。为什么要这样呢？如果将他们绳之以法就有些伤恩情，讲情面而宽恕却违背法律。我听说马防即将要出征，臣认为太后慈祥仁爱，陛下至孝，恐怕一旦小有过失，陛下处理起来就难以顾全情面了。”第五伦虽然严峻刚正，但一直痛恨俗吏的苛刻之政。等到他担任三公之职时，遇到皇帝有长者作风，常有好的政策。第五伦就上疏褒美圣德，借以倡导德化的风气。他说：“陛下即位，秉承自然的德行，表现出和悦的姿态，用宽弘的气量对待臣下，到现在有四年了，前年诛杀了刺史二千石中的贪婪残暴者六人。这都是圣上明鉴，不是群臣所能做到的。然而陛下诏令虽宽厚谦和，可是属下办事依然严急不能宽缓，陛下务求节俭而奢侈之风仍然不能扼止，原因就在于社会风气不好，群臣下属不称职啊。光武皇帝承接王莽的余绪，治理国家比较严厉威猛，后代依照旧例行事，于是形成风气。郡国所推举的人，大多是仅能办事的俗吏，很少有心胸开阔者以满足圣上的需要。

【原文】陈留^①令刘豫、冠军^②令驷协，并以刻薄之姿，临民^③宰^④邑，专念掠杀，务为严苦，吏民愁怨，莫不疾^⑤之，而今之议者，反以为能。违天心^⑥，失经义，诚不可不慎也。非徒^⑦应坐^⑧豫协，亦当宜谴^⑨举者。务进仁贤，以任时政，不过数人，则风俗自化矣。臣尝读书记^⑩，知秦以酷急亡国，又目见王莽亦以苛法自灭，故勤勤恳恳，实在于此。又闻诸王主贵戚^⑪，骄者逾制，京师尚然，何以示远？故曰：‘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以身教^⑫者从，以言教^⑬者讼。夫阴阳和，岁乃丰；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⑭京师，及道出^⑮洛阳者，宜皆召见，可因博问四方，兼以观察其人。诸上书言事有不合者，但可报归田里，不宜过加喜怒，以明在宽也。”

【注释】①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②冠军：古县名。汉元朔六年

(公元前123年)置。因霍去病功冠诸军，封冠军侯于此，故名。治所在今河南邓县西北。③临民：治民。④宰：主宰；治理。⑤疾：厌恶；憎恨。⑥天心：犹天意。⑦非徒：不但；不仅。⑧坐：判罪。⑨谴：责问，谴责。⑩书记：指文字、书籍、文章等。⑪王主贵戚：王主，汉诸侯王之女称“王主”。贵戚，帝王的亲族。⑫身教：谓用自身的行为教育别人。⑬言教：指用讲说方式进行的教育。⑭拜除：拜授官职。⑮出：经过。

【译文】陈留县令刘豫、冠军县令驸协，都以刻薄的姿态来管理百姓、治理县邑，一心想的是掠夺杀害，务求苛刻严酷，吏民忧愁怨恨，没有不憎恨他们的。但现在有人反而认为他们有才能，这真是违背天意，失去大义，实在不能不慎重啊。不仅只对刘豫、驸协定罪，还应当谴责推选他们的人。一定要选用仁爱贤能之人来处理时政，用不了几个人，风俗就会自然改变过来。臣曾经读过史书和有关记载，知道秦朝是因严酷暴政而亡国，且又目睹王莽因实行苛刻法律而自取灭亡，实在是鉴于这些历史教训，臣才勤恳忠诚地发表上述意见。又听说诸王侯贵戚们，骄横奢侈超越制度，京都尚且是这样，那怎么给远方之人做榜样？所以说‘自身行为不端正，就是下命令也不会使大家信从。’拿自身的行为教育别人，别人就会听从；只用言论教育别人（自己不做），就会有争论。阴阳调和，就会有丰收之年，君臣同心同德，教化才能有成效啊。对刺史、太守以下，任职于京师以及经过洛阳到外地就任的官员，都应该召见他们，借此广泛地询问四方情况，并且观察他们的为人。凡有上书反映情况不符合事实的，只须让他们回归故里，不应过分表示喜怒，以表示陛下的宽怀大度。”

【原文】伦奉公尽节，言事^①无所依违^②。或问伦曰：“公有私^③乎？”对曰：“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吾虽不受，每三公有所选举^④，心不能忘，而亦终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寝；吾子有

疾，虽不省视^⑤，而竟夕^⑥不眠。若是者，岂谓无私乎？”

【注释】①言事：古代专指向君王进谏或议论政事。②依违：迟疑。③有私：有私心。④选举：古代指选拔举用贤能。⑤省视：察看，探望。⑥竟夕：终夜，通宵。

【译文】第五伦奉公守法恪尽职守，上书言事从不迟疑。有人问他说：“您有私心吗？”他答道：“过去有人送我一匹千里马，我虽然没有接受，每到三公有所举荐的时候，我对这人总念念不忘，可是到底没有任用他。我哥哥的孩子曾经生病，我一夜之间十次前往看望，回来后能安稳的入睡；我的儿子有病，虽然没有去看望，可是彻夜难眠。像这样，难道能说我没有私心吗？”

【原文】钟离意，字子阿，会稽^①人也。显宗^②即位，征为尚书。时交趾^③太守坐臧^④千金，征还伏法^⑤，以（旧无以字，补之）资物簿^⑥入大司农^⑦，诏班赐^⑧群臣。意得珠玕^⑨，悉以委地^⑩，而不拜赐^⑪。帝怪而问其故，对曰：“臣闻孔子忍渴于盗泉^⑫之水，曾参回车于胜母之间^⑬，恶^⑭其名也。此臧秽^⑮之宝，诚不敢拜。”帝嗟叹曰：“清乎尚书之言！”乃更以库钱三十万赐意，转为尚书仆射^⑯。

【注释】①会稽：郡名。秦置，今江苏省东部及浙江省西部地。②显宗：孝明皇帝刘庄（公元28年—公元75年），字子丽，东汉第二位皇帝，庙号显宗，谥号孝明皇帝。③交趾：亦作“交趾”。原为古地区名，泛指五岭以南。④坐臧：亦作“坐赃”。犯贪污罪；判贪污罪。⑤伏法：依法被处死刑。⑥簿：册籍，记载用的本子。⑦大司农：官名。秦置治粟内史，汉景帝时改称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掌租税钱谷盐铁和国家的财政收支，为九卿之一。⑧班赐：颁赐，分赏。⑨珠玕：珠宝，珠玉。⑩委地：散落或委弃于地。⑪拜赐：拜谢或拜受赐。

赠。⑫盗泉：泉名。故址在今山东省泗水县东北。盗泉，是春秋时期山东省泗水县东北一眼古泉的名称，据说是因为当时曾有一伙强盗占用过这一眼泉水，故而当时人们便称之为“盗泉”。据《尸子》记载，“孔子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意思是说，孔子一次路过“盗泉”时，口很渴，但因为泉水的名字为“盗泉”，这个名字令人厌恶，所以强忍干渴，坚决不饮此水。后人认为：孔子忍住一时的口渴，不饮“盗泉之水”，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节操，是对“盗”的鄙视，而用自己的行为，言传身教。从此“盗泉之水”用来比喻以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东西或不义之财。“不饮盗泉”则比喻为人正直廉洁。⑬曾参回车于胜母之间：说的是古代孝子曾参到了胜母里，认为里名不孝，掉转头回去了。曾参（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5年），字子舆，春秋末期鲁国南武城（今山东省平邑县）人，孔子的弟子，世称“曾子”。间，民户聚居处，里巷。⑭恶：讨厌，憎恨。⑮臧秽：指贪污等秽行。⑯仆射：官名。秦始置，汉以后因之。汉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书五人，一人为仆射，位仅次于尚书令，职权渐重。

【译文】钟离意，字子阿，会稽郡人。显宗明帝即位，钟离意被征召为尚书。当时交趾太守，犯贪污千金罪，被召回京师准备治罪。并把物资钱财账簿交给大司农，朝廷下诏将赃款分赐给群臣。钟离意接到珠宝，丢在地上而不拜赐。明帝感到奇怪而问他为什么这样。他回答：“我听说孔子曾忍渴而不喝‘盗泉’的水，曾参曾在‘胜母’的间门前掉转头，是讨厌它们的名称啊。这种贪脏的宝物，我的确是不敢拜领的。”皇帝叹息说：“尚书的话高洁啊！”于是改从国库中拿出三十万钱赐给钟离意。并升迁他为尚书仆射。

【原文】车驾数幸^①广成苑^②，意常当车，陈谏^③般乐^④游田^⑤之事，天子即时还宫。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宫^⑥。意诣阙^⑦免冠上疏曰：“伏见陛下，以天时小旱，忧念^⑧元元^⑨，降避^⑩正殿，躬自^⑪克责^⑫，而比日^⑬密云^⑭，遂无大润^⑮，岂政有未得应天心^⑯者耶？昔成汤^⑰遭旱，以

六事自责曰：‘政不节耶？使民疾耶？宫室荣耶？女谒^⑮盛耶？苞苴^⑯行耶？谗夫^⑰昌耶？’窃见北宫大作，民失农时，此所谓宫室荣也。自古非苦^⑱宫室小狭，但患民不安宁。宜且罢止，以应天心。”帝策诏报曰：“汤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⑲勿谢^⑳。今又敕^㉑大匠，止作诸宫，减省不急，庶消灾谴^㉒。”诏因谢^㉓公卿百僚，遂应时^㉔澍雨^㉕焉。

【注释】①幸：指帝王亲临。②广成苑：据《汉书》《后汉书》和新旧《唐书》记载，汉、唐两代将位于河南省汝州市临汝镇西北的广成泽辟为狩猎游乐的“皇家禁地”，定名为“广成苑”。③陈谏：进谏。④般乐：玩乐。⑤游田：亦作“游畋”。游逸田猎，游猎。⑥北宫：汉官名。在洛阳。汉明帝永平三年建。⑦诣阙：谓赴朝堂。⑧忧患：忧虑。⑨元元：百姓，庶民。⑩降避：犹退避。⑪躬自：自己。⑫克责：责备。⑬比日：近日，近来。⑭密云：密布的浓云。⑮大润：大雨。⑯天心：犹天意。⑰成汤：亦作“成商”。商开国之君。契的后代，子姓，名履，又称天乙。夏桀无道，汤伐之，遂有天下，国号商，都于亳。⑱女谒：女宠。⑲苞苴：苞，通“包”。贿赂。⑳谗夫：谗人。㉑苦：忧伤，愁苦。㉒冠履：亦作“冠屐”。帽与鞋。此处用为动词，戴冠着履之意。㉓谢：辞却，辞职。㉔敕：古时自上告下之词。汉时凡尊长告诫后辈或下属皆称敕。㉕灾谴：指上天降灾示罚，灾祸。㉖谢：道歉，认错。㉗应时：即刻。㉘澍雨：大雨；暴雨。澍，音树。

【译文】皇上多次到广成苑游玩，钟离意经常挡住车驾劝谏皇帝不要游乐、田猎，皇上马上就回宫了。永平三年，夏天大旱，皇上却大规模地修建北宫，钟离意上朝摘了官帽上疏说：“我看到陛下因为天时出现小旱，忧虑老百姓，离开正殿，自责反省。近日阴云密集，还未下雨，岂不是政务方面还没有上应天意的原因吗？昔日成汤遭遇旱灾，以六件事自责说：‘政事不节制吗？使用民力紧急吗？宫室建得太多吗？女宠干预朝政太多了吗？行贿多了吗？谗人猖獗吗？’我看见北宫大兴土木，老百姓错过农时，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宫室修建过度。自古君王不

苦于宫室的狭小，只是担忧老百姓不能安宁。应该停止北宫的修建，以顺应上天之意。”明帝下诏书答覆说：“成汤所行六事，过错在一个人身上。请带好官帽穿上官靴，不要辞职了。现在已经命令工匠停止建造诸宫，减省不急之需，应该可以使灾难消除。”下诏书向公卿百官认错道歉，于是大雨应时而降。

【原文】时诏赐降胡子^①缣^②，尚书案事^③，误以十为百。帝见簿，大怒，召郎将笞^④之。意因人叩头曰：“过误^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怠^⑥为愆^⑦，则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轻。笞皆在臣，臣当先坐^⑧。”乃解衣就格^⑨。帝意解，使复冠而贯^⑩郎。

【注释】①胡子：胡人奴仆。②缣：双丝织的浅黄色细绢。③案事：谓办理其事。④笞：用鞭、杖或竹板打人。⑤过误：过失；错误。⑥懈怠：懈怠轻慢。⑦愆：罪过，过失。⑧坐：判罪。⑨格：击打。⑩贯：赦免，宽纵。

【译文】当时皇帝下诏赏赐细绢给投降的胡人奴仆，尚书办理此事的时候把细绢数量的“十”误写成“百”。明帝看了司农所呈上来的簿书，大怒，召来尚书郎准备杖打他。钟离意因而入朝叩头说：“失误产生的过错，一般人都会宽容。如果认为是懈怠轻慢的罪过，那么臣的官位大，罪重；郎官位小，罪轻，其罪过都在臣的身上，臣先该受处罚。”于是解开衣服准备受打。皇帝怒意缓解，让钟离意穿上衣服，同时饶恕了尚书郎。

【原文】帝性褊察^①，好以耳目隐发^②为明，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常^③以事怒郎药崧^④，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⑤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⑥，诸侯煌煌^⑦。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朝廷莫不悚栗^⑧，争为严切^⑨，

以避诛责^⑩，唯意独敢谏争，数封还诏书。臣下过失，辄救解之。帝虽不能用，然知其至诚。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为鲁相。后德阳殿成，百官大会。帝思意言，谓公卿曰：“钟离尚书若在，此殿不立。”意卒，遗言上书，陈升平^⑪之世，难以急治，宜少宽假^⑫。帝感伤其意，下诏嗟叹^⑬，赐钱二十万。

【注释】①褊察：褊狭苛刻。褊，指心胸、气量、见闻等狭隘。②隐发：谓揭发隐私。③尝：通“尝”。曾经。④药崧：东汉河内（今河南武陟）人。家贫为郎，常独自于尚书台值班，明帝见他生活困窘，遂赐尚书以下朝夕两次公餐，从此成为定制。⑤疾言：急遽的说话。⑥穆穆：端庄恭敬。⑦煌煌：显耀，盛美。⑧悚栗：亦作“悚栗”。恐惧战栗。⑨严切：严峻，严厉。⑩诛责：惩罚；责罚。⑪升平：太平。⑫宽假：宽容，宽纵。⑬嗟叹：吟叹，叹息。

【译文】明帝气量小性苛刻，喜欢以耳目见闻揭发人的隐私，因此公卿大臣多次被诋毁，身边的臣子中尚书以下的官吏也（被揭发）押来审问。明帝曾因一件事对郎官药崧发怒，用手杖来打他，药崧躲到床下，明帝更加愤怒，大声叫道：“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药崧说道：“天子端庄恭敬，诸侯显耀盛美。从未听说过人君亲自用杖击打郎官的。”明帝这才赦免他。朝廷百官没有不害怕的，争相从严做事，以避免责罚。只有钟离意一人敢谏诤，多次退还明帝的诏书，其他朝臣有过失，他总是帮忙解救。（针对接连出现的天象变异，钟离意上书言事。）明帝尽管没有采纳，然而也知道他是出于至诚。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不能在朝久留，于是被调离京师担任鲁国国相。后来德阳殿落成，百官召开盛大集会。明帝想起钟离意的话，对公卿说：“钟离尚书如果在朝的话，此殿一定修不起来。”钟离意临死前遗书，陈述太平之世用急迫严厉的手段很难达到，应稍加宽容仁爱。皇帝忆起他的诚意感伤不已，下诏时不胜唏嘘，赐钱二十万（做为安葬之用）。

【原文】宋均^①，字叔庠，南阳人也。迁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数为民患^②，常募^③设槛阱^④，而犹多伤害。均到，下记属县曰：“夫虎豹在山，鼃鼃^⑤在水，各有所托^⑥。且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⑦也。今为人患，咎在残吏^⑧，而劳勤张捕，非忧恤^⑨之本也。其务退奸贪，思进忠善，可一去槛阱，除削课制^⑩。”其后传言，虎相与^⑪东游渡江。中元元年，山（山作公）阳、楚、沛多蝗，其飞至九江界者，辄东西散去，由是名称远近。

【注释】①宋均：南阳安众人。父伯，建武初为五官中郎将。均以父任为郎，时年十五，好经书，通《诗》《礼》，善论难。②患：指为害。③募：募集，招求。④阱：槛阱，捕捉野兽的机具和陷阱。李贤注：“槛，为机以捕兽。阱谓穿地陷之。”⑤鼃鼃：音元陀。大鳖和扬子鳄。⑥托：凭借，依赖。⑦鸡豚：鸡和猪。⑧残吏：残虐百姓的官吏。⑨忧恤：忧虑。⑩课制：指赋税。⑪相与：共同，一道。

【译文】宋均，字叔庠，南阳郡人。升任九江郡太守。郡内多猛虎，常为害百姓。官府经常招募猎人设置机关陷阱，但仍然有很多人被虎伤害。宋均到任，下达公文给属县说：“虎豹出没在山林，鼃鼃生活在水中，各有所依赖。江淮一带有猛兽，正如北方有鸡猪。现在猛虎为害人间，这个责任在残虐百姓的官吏，使人辛苦地捕捉，不是怜悯体恤百姓的根本办法。一定要清除贪官污吏，考虑提拔忠诚善良之士，可一举去掉栅栏、陷阱，并减免赋税。”从此以后传说老虎结伴向东游过长江。中元元年，公阳、楚、沛一带闹蝗灾，蝗虫飞到九江边界，就向东西方向飞去，因此宋均声名远扬。

【原文】浚遒县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众巫遂取百姓男女，以为山姬^①，岁岁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后守令，莫敢禁断^②。均乃下书

曰：“自今以后，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扰良人。”于是遂绝。征拜尚书令^③，尝删翦^④疑事^⑤，帝以为有奸，大怒，收郎，即缚格^⑥之。诸尚书惶恐，皆叩头谢罪。均顾厉色^⑦曰：“盖忠臣执义，无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虽死，不易志也。”小黄门^⑧在傍，入具以闻。帝善其不挠^⑨，即令贯^⑩郎，迁均司隶校尉。

【注释】①山姬：古代指代表山神受享祭的女子。②禁断：禁止，使不再发生；禁绝。③尚书令：官名。始于秦，西汉沿置，本为少府的属官，掌文书及群臣的奏章。汉武帝时以宦官司担任，汉成帝时改用士人。东汉政务归尚书，尚书令成为对君主负责总揽一切政令的首脑。④删翦：删除。⑤疑事：难以辨别的事。⑥缚格：捆绑拷打。⑦厉色：怒容；严厉的脸色。⑧小黄门：汉代低于黄门侍郎一级的宦官。⑨不挠：亦作“不桡”。不弯曲。形容刚正不屈。⑩贯：赦免，宽纵。音是。

【译文】浚县有唐、后二山，老百姓都来祭祀山神，许多装神弄鬼的巫师就取来百姓人家的男女，做山公山婆，还年年改换。被确定的男女不敢出嫁婚娶。前后几位太守县令都不敢禁止。宋均于是发布公告说：“从今以后，为山神娶妻的都要娶巫师家的人，不可扰害良民。”于是这种陋习才被禁绝。明帝时，宋均调任为尚书令，曾删掉过一些令人疑惑的文书，明帝认为这其中必有奸诈，大怒，将郎官捆绑起来拷打，尚书们惶恐不安，都叩头谢罪。宋均回头厉声说：“忠臣按正义办事，没有二心，如果害怕威权失去公正，我宋均即使被处死也不改变正义做法。”小黄门在旁，入宫把此事全部禀报了皇帝。明帝称赞宋均不屈不挠，当即赦免了郎官并提升宋均为司隶校尉。

【原文】寒朗，字伯奇，鲁国人也。守侍御史，与三府掾属^①，共考案^②楚狱^③颜忠、王平等，辞^④连及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泽侯

邓鯉、曲成侯刘建。建等辞未尝与忠平相见。是时显宗怒甚，吏皆惶恐，诸所连及，率一切陷入^⑤，无敢以情恕者。朗心伤其冤，试以建等物色^⑥，独问忠、平，而二人错忤^⑦不能对。朗知其诈，乃上言建等无奸，专为忠、平所诬，疑天下无辜，类多如此。

【注释】①掾属：佐治的官吏。汉代自三公至郡县，都有掾属。人员由主官自选，不由朝廷任命。魏晋以后，改由吏部任免。②考案：考查按验。③楚狱：见前注。④辞：诉讼的供词。⑤陷入：落在不利的境地。⑥物色：形貌。⑦错忤：矛盾；错乱。

【译文】寒朗，字伯奇，鲁国人。他以守侍御史的身和三公府的属官一起审理楚王刘英谋反一狱中颜忠、王平的案件。他们的供词中牵连到随乡侯耿健、朗陵侯臧信、护泽侯邓鯉和曲成侯刘建等人。刘建等人说并未和颜忠、王平等见过面（指密谋）。这时候明帝非常恼怒，官吏们都惶恐。这个案子牵连的所有的人，都被关押了起来，处境非常危险。没有人敢为他们说情。寒朗为他们蒙冤而伤心，就单独审问颜忠、王平，让他们描述刘建等人的形貌特征，但他们两人互相矛盾不能回答，寒朗知道其中必然有诈。于是向皇帝说明刘建等人没有奸邪行为，乃是因颜忠、王平所诬陷被怀疑的天下无辜的人大多和这种情况一样。

【原文】帝乃召朗入，问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①之？”朗对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②，故多有虚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无事，何不早奏，而久系^③至今耶？”朗对曰：“臣虽考之无事，然恐海内别有发其奸者，故未敢时上。”帝怒骂曰：“吏持两端^④，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愿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国耳，诚冀陛下一觉悟而已。臣见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恶大故，臣子所

宜同疾，今出^⑤之，不如入^⑥之，可无后责。是以考一连十，考十连百。又，公卿朝会，陛下问以得失，皆长跪言旧制，大罪祸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归舍，口虽不言，而仰屋^⑦窃叹，莫不知其多冤，无敢忤^⑧陛下者。臣今所陈，诚死无悔。”帝意解，诏遣朗出。后二日，车驾自幸洛阳狱录^⑨囚徒，理出千余人。论曰：“左丘明^⑩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齐侯省刑^⑪。若钟离意之就格请过，寒朗之廷争冤狱，笃矣乎？仁者之情也！”

【注释】①引：株连，攀供。②不道：无道，胡作非为。③久系：谓长期羁押在狱。④两端：指游移于两者之间的态度。⑤出：脱离，释放，开脱。⑥入：谓定以罪名，使受刑罚。⑦仰屋：卧而仰望屋梁。形容无计可施。⑧忤：违逆，触犯。⑨录：省察，甄别。⑩左丘明：中国春秋末期鲁国史学家。与孔子同时代或在之前。相传著有《左传》，又传《国语》亦出其手。⑪晏子一言，齐侯省刑：晏婴的一句话，让齐景公减轻了刑罚。（详见附录。）

【译文】明帝就召寒朗入宫，问道：“就算刘建等人如你所说是清白的，但忠、平二人为什么要牵连他们？”寒朗回答说：“忠、平二人自知他们所犯的事是大逆不道，所以就多捏造牵连别人，希望为自己开脱。”明帝说：“就算是这样，四位列侯无罪，你为什么不早奏明，而将其关在狱中直到今天？”寒朗回答说：“臣虽然考察他们没有犯什么罪，可是恐怕国内另外有揭发他们作奸犯科的人，所以没有敢及时奏明圣上。”明帝发怒骂道：“你两头都有理，马上拿下。”左右的人正要动手把寒朗带下去，寒朗说：“希望我能说句话再去死。小臣不敢欺瞒，是想辅助国家罢了。诚恳期望陛下立即觉悟啊。臣看到审讯囚犯的官员，都一起说罪恶多么重大，作臣子的都应共同嫉恨，如今放他们出去不如抓他们进来，可避免往后的责任。所以审讯一个人就牵连出十个人，审讯十个人就会牵连出一百个人。还有公卿百官上朝时，陛下询

问得失，大家都长跪说，‘旧的法典犯大罪要祸灭九族，陛下有大恩德，只处决当事者自身，这是天下的幸事啊。’等到他们回家，口里虽然不说，却仰望屋顶暗自叹息，无不明白其中有很多冤情，但没有敢忤逆陛下的。臣今天把这些话说了出来，即使死了也不后悔。”明帝怒气平息，下令让寒朗回去。过了两天以后，皇帝亲自去洛阳监狱省察囚犯，释放出一千多无罪的人。史家论说：“左丘明说，仁者的话，可以利益很多人啊！晏婴的一句话，齐景公就减轻了刑法。像钟离意解衣受刑；寒朗廷争冤狱，实在是忠诚啊，那是仁者的真情啊！”

【附录】晏子一言，齐侯省刑：起初，齐景公想更换晏子的住宅，说：“您的住宅靠近市场，低湿狭窄，喧闹多尘，不适合居住，请替您换一所明亮高爽的房子。”晏子辞谢说：“君主的先臣我的祖父辈就住在这里。臣不足以继承先臣的业绩，这对臣已经过分了。况且小人靠近市场，早晚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是小人的利益。哪敢麻烦邻里迁居为我建房？”景公笑着说：“您靠近市场，了解物品的贵贱吗？”晏子回答说：“既然以它为利，岂敢不知道呢？”景公说：“什么贵？什么贱？”当时齐景公刑名繁多苛严，有出售踊（指古代受刖刑的人所穿的一种特制鞋子；一说假肢）的，所以晏子回答说：“踊贵，鞋子贱。”晏子已经告诉了国君，所以向叔在谈话中说到这个。齐景公听后便减省了刑罚。君子说：“仁义之人的话，它的利益广博啊！晏子一句话，齐侯就减少了刑罚。出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辞以近市得求讽公省刑》。

【原文】东平王苍^①，显宗同母弟也。少好经书，雅有智思^②，显宗甚爱重之。及即位，拜骠骑将军，位在三公上。在朝数载，多所隆益^③。而自以至亲辅政，声望日重，意不自安。数上疏，乞^④上^⑤印绶，退就藩国^⑥，诏不听^⑦。其后数陈乞^⑧，辞甚恳切，乃许还国，而不听上将军印

绶，加赐钱五千万、布十万匹。永平十一年，苍与诸王朝京师。月余还国，帝临送，归宫，凄然^⑨怀思^⑩，乃遣使手诏^⑪，告诸国中傅曰：“辞别之后，独坐不乐，因就车归，伏轼^⑫而吟：瞻望永怀^⑬，实劳我心。诵及《采菽》^⑭，以增叹息。日者^⑮问东平王，处家何等最乐，王言为善最乐。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

【注释】①东平王苍：(?—公元83年)。刘苍为汉光武帝刘秀之子。生年不详，卒于汉章帝建初八年。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东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②智思：犹智慧，才智。③隆益：谓建树。④乞：求讨，祈求，请求。⑤上：上缴。⑥藩国：古称分封及臣服之国。⑦听：听从，接受。⑧陈乞：陈述请求。⑨凄然：凄凉悲伤貌。⑩怀思：怀念；思念。⑪手诏：帝王亲手写的诏书。⑫轼：古代设在车厢前供立乘者凭扶的横木。⑬永怀：长久思念。⑭采菽：谓采摘豆叶。⑮日者：往日；从前。

【译文】东平王刘苍，是汉明帝的同胞兄弟。年轻时好读经书，文雅有智慧，明帝非常爱惜尊重他。到明帝即位，任刘苍为骠骑将军，位在三公之上。他在朝廷的几年中，有很多善政，但他自认为至亲辅政，声望一天天大，心里感到很不安。多次上疏，请求交还印绶，回到藩国，皇帝没有允许。以后又多次陈述请求，言辞非常恳切，才让他回国，却没有允许他交回上将军印绶，并另外赐钱五千万，布帛十万匹。永平十一年，刘苍和诸王到京师朝见天子，一个多月后回到属国。明帝亲自送别，回宫后心中凄凉，感伤思念，于是派遣使者持手诏告各诸侯国中傅说：“辞别之后，独坐宫中，郁郁不乐。乘车返回，扶在车轼上吟咏，眺望着远方我长久怀念，心中感到劳苦。当吟诵到《诗经·采菽》一诗时，更增加了感叹。以前我问东平王在家做什么事情最快乐，东平王说做善事最快乐，这句话太伟大了，符合他的胸怀。”

【原文】肃宗^①即位，尊重恩礼，逾于前世，诸王莫与为比。建初元年，地震，苍上便宜^②。后帝欲为原陵、显节陵、起县邑，苍闻之，遽^③上疏谏，（旧无后帝至疏谏十九字，补之）帝从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辄驿使^④谘问，苍悉心^⑤以对，皆见纳用。帝飨^⑥卫士^⑦于南宫，因从皇太后周行^⑧掖庭^⑨池阁，乃阅阴太后^⑩旧时器服，怆然^⑪动容。乃命留五时衣^⑫各一袭^⑬及常所御^⑭衣，余悉分布诸王主及子孙在京师者。特赐苍及琅邪王京书曰：“岁月骛^⑮过，山陵浸^⑯远，孤心凄怆^⑰，如何如何！间飨卫士于南宫，因阅视^⑱旧时衣物。闻于师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岂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髻^⑲帛巾各一及衣一篋^⑳，可时奉瞻，以慰《凯风》寒泉之思^㉑，又欲令后生子孙，得见先后衣服之制。愿王宝精神，加供养。苦言^㉒至戒，望之如渴。”

【注释】①肃宗：孝章皇帝，讳烜，字著，明帝子也，永平元年生，母贾贵人。即位后尊明德皇后为太后，改元建初。②便宜：指有利国家，合乎时宜之事。③遽：赶快，疾速。④驿使：传递公文、书信的人。⑤悉心：尽心，全心。⑥飨：以隆重的礼仪宴请宾客。泛指宴请，以酒食犒劳、招待。⑦卫士：负责警卫的兵士。⑧周行：巡行；绕行。⑨掖庭：亦作“掖廷”。宫中旁舍，妃嫔居住的地方。⑩阴太后：阴丽华（公元4年—公元64年），南阳新野人。东汉王朝开国皇帝刘秀的第二任皇后。⑪怆然：悲伤貌。⑫五时衣：古代分别在五个时节所穿的五种不同颜色的衣服。⑬一袭：一身，一套。⑭御：穿戴；佩带。⑮骛：疾速行进，驰骋。⑯浸：副词。逐渐。⑰凄怆：悲伤；悲凉。⑱阅视：查看。⑲假髻：假发所作之髻，供妇女装饰用。古称编，汉以后称假髻。髻、紒、结，古字通。⑳篋：音切。小箱子，藏物之具。大曰箱，小曰篋。㉑凯风寒泉之思：《诗·邶风·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后以“凯风寒泉之思”指儿子感念母亲的心情。凯，音楷。㉒苦言：谏言，逆耳之言。

【译文】肃宗章帝即位，刘苍受到的尊重和恩礼更超过明帝之时，诸王没有人比得上东平王的。建初元年，发生地震，刘苍上书说对国家有利之事。后来章帝准备为原陵、显节陵修建县邑，刘苍听到此事，立即上疏劝谏，章帝听从并停止了。从此以后朝廷每有疑难政务，便派驿使前去谘询他，刘苍都能尽心的予以答对，他的建议都被采纳施行。章帝在南宫犒赏卫士，因而跟着皇太后在掖庭池阁之间游转，看到阴太后旧日使用的器皿衣物，不禁伤感动容，于是命令只留存春青、夏朱、季夏黄、秋白、冬黑五时的衣服各一套，以及平日所穿的衣服，其余都分送给诸侯及京师的子孙。特别在赏赐刘苍及琅邪王刘京衣物的书信中说：“岁月飞逝而过，山陵逐渐远去，我的心感到伤悲，怎么办！怎么办！最近，在南宫犒赏卫士，看到旧时帝后的衣物，听我的老师说：‘他们的衣物存在，而人都亡故，不说悲哀而悲哀自然就来了。’这话我是真的体会到了啊。诸王那孝悌友爱的仁德，又何尝不是这样！现送去光烈皇后使用的发髻、帛巾各一件，及衣物一箱，可随时供奉瞻养，以慰‘凯风’孝子的思念，还要让后世子孙看得见先后衣服的裁制。希望诸王注意涵养精神，保重身体。我还如饥似渴地企盼您的劝谏之言呢。”

【原文】建初六年冬，请朝。明年正月，（旧无明年正月四字，补之）帝许之。后有司奏遣诸王归国，帝特留苍。八月，饮酎^①毕，有司后奏遣，乃许之，手诏赐苍曰：“骨肉天性，诚不以远近为亲疏，然数见颜色，情重昔时。念王久劳，思得还休，欲署大鸿胪奏，不忍下笔。顾授小黄门，中心^②恋恋^③，惻然^④不能言。”于是车驾祖送^⑤，流涕而诀。苍薨^⑥后，帝东巡守^⑦，幸东平宫，追感念苍，谓其诸子曰：“思其人，至其乡。其处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苍陵，祠以大牢^⑧，亲拜祠坐，哭泣尽哀^⑨，赐御剑于陵前而去。

【注释】①酎：音咒。反覆多次酿成的醇酒。②中心：心中。③恋恋：依依不舍。亦指依依不舍之情。④惻然：哀怜貌；悲伤貌。⑤祖送：犹饯行。祖饯送行。⑥薨：死的别称。自周代始，人之死亡，有尊卑之分，“薨”以称诸侯之死。⑦巡守：亦作“巡狩”。谓天子出行，视察邦国州郡。⑧太牢：即太牢。古代祭祀，牛羊豕三牲具备谓之太牢。⑨尽哀：竭尽哀思。

【译文】建初六年冬，刘苍请求朝见。第二年正月，章帝答应了他的请求。朝会后大鸿胪奏请送诸王回国，章帝特意留下刘苍。八月饮宴礼毕，有关官员又奏请送刘苍回国，皇上这才允许。章帝亲笔写诏书赠刘苍说：“骨肉亲情是人的天性，的确不会因为相隔远近来确定亲疏，然多次见面，感情比以前更深重。只是考虑到您劳累很久了，要回国休养，想批准大鸿胪的奏书，却不忍心下笔，回头交给小黄门办理，心中仍感恋恋不舍，伤感之情无法表达。”于是章帝车驾饯行，挥泪而别。刘苍逝世后，章帝到东方视察，驾临东平宫，追思悼念刘苍，并向他的几个儿子说：“想到他的人，来到他的封地，这个地方还在，而其人已不在世了。”说完泪水沾湿了衣襟，于是到刘苍的陵墓上，用太牢之礼祭祀刘苍，章帝亲自拜祭神位，哀伤之情溢于言表，之后，将自己的御剑放在陵前才离开。

【原文】朱暉，字文季，南阳人也。为尚书仆射。是时谷贵，县官经用^①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上言：“谷所以贵，由钱贱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盐，食之急者，虽贵，民不得不须，官可自鬻^②。又宜因交趾^③、益州上计^④吏往来市珍宝，收采^⑤其利，武帝时所谓均输^⑥者也。”帝然之，有诏施行。暉独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盐利归官，则下人穷怨；布帛为租，则吏多奸盗。诚非明主所宜行也。”帝卒^⑦以林等言为然，得暉重议^⑧，因发怒，切

责^⑨诸尚书。晖因称病笃^⑩，不肯复署议^⑪。尚书令以下惶怖^⑫，谓晖曰：“今临得谴让^⑬，奈何称疾，其祸不细^⑭！”晖曰：“行年^⑮八十，蒙恩得在机密^⑯，当以死报。若心知不可，而顺旨^⑰雷同^⑱，负臣子之义。今耳目无所闻见，伏待死命。”遂闭口不言。诸尚书不知所为，乃劾效奏晖。帝意解，寝^⑲其事。

【注释】①经用：经常用度。②鬻：卖。③交趾：亦作“交址”。原为古地区名，泛指五岭以南。④上计：战国、秦、汉时地方官于年终将境内户口、赋税、盗贼、狱讼等项编造计簿，遣吏逐级上报，奏呈朝廷，借资考绩，谓之上计。⑤收采：收取。⑥均输：汉武帝实行的一项经济措施。在大司农属下置均输令、丞，统一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⑦卒：最后。⑧重议：从重议处。⑨切责：严词斥责。⑩病笃：病势沉重。⑪署议：谓上书议事。因上书须署名，故称。⑫惶怖：恐惧。⑬谴让：谴责，责备。⑭细：微小。与大相对。⑮行年：指将到的年龄。⑯机密：掌管机要大事的部门、职务。⑰顺旨：亦作“顺指”。谓曲意逢迎。⑱雷同：随声附和。⑲寝：止息，废置。

【译文】朱晖，字文季，南阳郡人。汉章帝时为尚书仆射。当时粮食很贵，官府日常用度不足，朝廷为这件事很担忧。尚书张林上书说：“粮食之所以贵，是因为钱币贬值的缘故。应该把钱全部封存起来，统一用布帛交纳租税，以布帛来代替钱在天下流通。还有盐，是日常食用最需用的东西，即使昂贵，百姓也不得不买来食用，可以实行官营专卖。还应该统计交趾、益州之间商贾往来买卖珍宝的利润，收取税利，这就是汉武帝时所说的‘均输’制度啊。”皇帝认为这个意见对，颁诏施行。只有朱晖持异上奏说：“王者的法制，皇帝不谈有无，诸侯不言多少，吃朝廷俸禄的官家不和老百姓争利。现今实行的均输之法跟商贩没有差别，盐利归官，那么下边的老百姓就要因穷困而怨恨；用布帛交缴租税，那么官吏大多会从中作奸偷盗，这绝对不是英明君主所

应该施行的办法啊。”章帝最后还是认为张林等人说的办法对，现在听到朱晖要重新商议，因而发怒，严词斥责诸尚书。晖因而声称自己病重，不肯再到署衙议事。尚书令以下的人害怕了，向朱晖说：“现在受到谴责，你怎么还称病不朝，这祸可不小！”朱晖说：“我快八十岁了，蒙受圣恩得以在机要部门工作，当以死来报答，如果明知不可行的事而顺旨附和，就违背做人臣的道义。现在我的耳不能听眼不能见，只有趴着等死了。”于是闭口不说话了。诸尚书不知道怎么做，于是共同弹劾朱晖。皇帝的怒气渐消，就将此事置而不问了。

【原文】袁安^①，字邵公，汝南人也。为司徒时，和帝^②幼弱，太后临朝^③。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权^④，每朝会进见，及与公卿言国家事，未尝不噫呜^⑤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赖之。章和四年薨^⑥，朝廷痛惜焉。后数月，窦氏败^⑦，帝始亲万机，追思前议者邪正之节，乃除^⑧安子赏^⑨郎。

【注释】①袁安：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少承家学，举孝廉，任阴平长、任城令，吏人畏而爱之。明帝时，任楚郡太守、河南尹，政号严明，断狱公平。②和帝：汉和帝，为东汉第四代皇帝，名刘肇（公元79年—公元105年）。章帝第四子。章帝死后继位。在位十七年。病死，终年二十七岁。葬于慎陵（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南）。③临朝：特指太后摄政，代理皇帝职权。④擅权：专权，揽权。⑤噫呜：感慨悲叹貌。⑥薨：死的别称。自周代始，人之死亡，有尊卑之分，“薨”以称诸侯之死。⑦败：衰落，衰弱。⑧除：拜官，授职。⑨赏：指袁安的儿子袁赏。

【译文】袁安，字邵公，汝南郡人。做司徒官的时候，和帝年幼力弱，窦太后临朝听政。袁安见皇帝幼小，外戚专权。每次朝会进见，和公卿们谈到国家政事时，都感慨流泪。从天子到大臣都依赖袁安。永

元四年，袁安去世，朝廷非常痛惜。死后几个月，窦氏衰落，和帝开始亲自处理朝政，回想亲政以前，群臣谏议邪正的情节，于是赐封袁安的儿子袁赏为郎官。

【原文】郭躬^①，字仲孙，颍川人也。明^②法律。有兄弟共杀人者，而罪未有所归。帝以兄不训弟，故报^③兄重，而减弟死。中常侍孙章宣诏，误言两报重。尚书奏章矫制^④，罪当腰斩。帝复召躬问之，躬对：“章应罚金。”帝曰：“章矫诏杀人，何谓^⑤罚金？”躬曰：“法令有故误^⑥，章传命^⑦之谬，于事为误，误者其文则轻。”帝曰：“章与囚同县，疑其故^⑧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⑨。’‘君子不逆诈^⑩。’君王法天，刑^⑪不可以委曲^⑫生意^⑬。”帝曰：“善！”迁躬廷尉正。

【注释】①郭躬：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其父断狱三十年。他少时传父业，讲授法律，徒众数百人。后为郡吏，征辟公府。主张审案定刑从宽从轻，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官至廷尉。曾奏请修改律令四十一条，皆改重刑为轻刑，为朝廷采纳，颁布施行。永元六年（公元94年），卒于官。②明：懂得，了解，通晓。③报：根据犯罪者罪行的轻重大小，依法判处相应的刑罚。④矫制：指假托君命行事。制，制书。⑤何谓：为什么。⑥故误：法律用语。知而故犯与误犯。⑦传命：传达命令。⑧故：故意。⑨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即是说，大道平坦似磨石，笔直像箭杆。出自《诗经·小雅·大东》。⑩逆诈：谓事先即猜疑别人存心欺诈。⑪天刑：上天的法则。⑫委曲：邪曲不正。⑬生意：谓生发出别的意思。

【译文】郭躬，字仲孙，颍川郡人。通晓法律。有兄弟两个一起杀了人，然而罪状还没有判定。章帝认为做兄长的不教诲弟弟，所以判兄长重罪而减免了弟弟的死罪。中常侍孙章宣读诏书时，错误的说成兄弟俩都应受死罪，尚书上奏弹劾孙章假传诏令杀人，论罪应当腰斩。章帝

又召郭躬询问此事。郭躬回奏：“孙章应处以罚金。”帝曰：“孙章假传诏令杀人，怎能就只判罚金？”郭躬说：“法令规定有故意杀人和失误杀人，孙章错传诏令，属于失误，误杀人的法律条文应从轻处治。”章帝说：“孙章和囚犯是同县人，怀疑他是故意杀人的。”郭躬说：“‘大路好象磨刀石那样平，又像箭一样笔直。’君子不事先怀疑别人存心欺诈。君王应该效法上天，对法律不可以随意曲解。”皇帝说：“说得好。”升迁郭躬为廷尉正。

【原文】陈宠^①，字昭公，沛国人也。章帝初为尚书，是时承永平故事^②，吏治尚严切^③，尚书决事^④，率^⑤近于重。宠乃上疏曰：“臣闻先王之政，赏不僭^⑥，刑不滥，与其^⑦不得已，宁僭不滥。陛下即位，数诏群僚，弘^⑧崇^⑨晏晏^⑩。而有司执事，犹尚深刻^⑪。治狱者，急于旁格^⑫酷烈之痛；执宪者，烦^⑬于诋欺^⑭放滥^⑮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故子贡非臧孙之猛法，而美郑乔之仁政^⑯。《诗》云：‘不刚不柔，布政^⑰优优^⑱。’方今圣德充塞^⑲，假于上下^⑳，宜隆^㉑先王之道，荡涤^㉒烦苛之法，轻薄^㉓捶楚^㉔，以济^㉕群生。”帝敬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其后遂诏有司，绝诸惨酷^㉖之科，解妖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谫^㉗五十余事，定著于令。是后民俗和平，屡有嘉瑞^㉘。

【注释】①陈宠：沛国洨县（今安徽固镇）人。先祖世习律令，宠传其家业。初为州郡吏，后辟司徒府，掌狱讼，断案公平。迁尚书，上书要求去烦苛，行宽政，被章帝采纳。因得罪外戚窦宪，和帝初出为太山、广汉太守。又历官廷尉、司空等。在职不徇私情，熟悉法律，常断难案，并兼通经学，号为任职相。②故事：先例，旧日的典章制度。③严切：严峻，严厉。④决事：决断事情，处理公务。⑤率：大概，一般。⑥僭：犹言过分。⑦与其：连词。在比较两件事或两种情况的利害得失而表示有所取舍时，“与其”用在舍弃的一面。⑧弘：宽

群书治要译注

容。⑨崇：尊崇，推重。⑩晏晏：和悦貌。⑪深刻：严峻苛刻。⑫旁格：又为“箠格”，笞击。用鞭、杖或竹板打人。箠，通“撻”。⑬烦：纷乱，纠结。⑭诋欺：毁谤丑化。⑮放滥：没有节制，放纵无度。⑯子贡非臧孙之猛法，而美郑乔之仁政：子贡，端木赐，字子贡，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非：责备，反对。臧孙，鲁大夫，行猛政。郑乔，春秋时郑国大夫公孙侨，字子产，为相多年，有政绩。⑰布政：施政。⑱优优：宽和貌。⑲充塞：充满塞足。⑳上下：指天地。㉑隆：尊崇，尊重。㉒荡涤：冲洗，清除。㉓轻薄：谓减少，减轻。㉔捶楚：捶楚本指棍杖之类，引申为拷打。㉕济：救助。㉖惨酷：极其残酷；极其刻薄。㉗请讞：古代下级官吏遇到疑难案件不能决断，请求上级机关审核定案，称为“请讞”。讞，音燕。㉘嘉瑞：祥瑞。

【译文】陈寔，字昭公，沛国人。章帝初年，陈寔为尚书。当时继承明帝永平年间的旧例，吏治崇尚严切，尚书断决政事大都偏严厉。陈寔于是上书说：“臣听闻先王时的政治，不过分赏赐，不滥施刑罚，事情到不得已时，宁可赏赐过分也不滥施刑罚。陛下即位，多次诏告群臣，主张崇尚温和，而有关官员们处理事务，却仍然偏向苛刻。审理案件的人急于给囚犯施加拷打的痛苦，执法的人乱搞诋毁欺诈不切实际的文案。或者假公济私，作威作福。为政之事好像调琴瑟，大弦弹得急速，小弦就会崩断。所以子贡批评臧孙苛刻的法令，而赞美郑乔的仁政。《诗经》说：‘不刚不柔，施政温和’。当今圣德充实，至于天地，应该发扬先王的仁道，清除繁苛的刑法，少施加拷打，来造福众生。”章帝恭敬地采纳了陈寔的谏议，凡事都务求宽厚，以后就颁诏有司，废除那些惨酷的刑罚，解除那些怪异的禁令，删除那些需要呈请上级复核的律令五十多条，并定为法令。此后民风和平，多次出现祥瑞的现象。

【原文】宠子忠，字伯始，擢^①拜尚书。安帝始亲朝事，连有灾异，诏举^②有道^③。公卿百僚，各上封事^④。忠以诏书既开谏争，虑^⑤言事者必

多激切^⑥，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⑦通广帝意，曰：“臣闻仁君广山藪^⑧之大，纳切直^⑨之谋，忠臣尽谏诤^⑩之节，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纣之譬^⑪，孝文嘉爱盎人豕之讥^⑫，世宗纳东方朔宣室之正^⑬，元帝容薛广德自刎之切^⑭。昔者晋平公问于叔向^⑮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重禄不极谏^⑯，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今明诏^⑰崇高宗^⑱之德，推宋景^⑲之诚，引咎^⑳克躬^㉑，谘访^㉒群吏。言事者见杜根^㉓、成翊世^㉔等，新蒙表^㉕录^㉖，显列^㉗二台，必承风响应，争为切直^㉘。若嘉谋^㉙异策，宜辄纳用。如其管穴^㉚，妄有讥刺^㉛，虽苦口逆耳，不得事实，且优游^㉜宽容，以示圣朝无讳^㉝之美。若有道之士，对问高者，宜垂省览^㉞，特迁一等，以广直言之路。”

【注释】①擢：举拔，提升。②举：推荐；选用。③有道：指有才艺或有道德的人。④封事：密封的奏章。古时臣下上书奏事，防有泄漏，用皂囊封缄，故称。⑤虑：忧虑，担心。⑥激切：激烈直率。⑦豫：预先，事先。⑧山藪：山林与湖泽。藪，音叟。⑨切直：恳切率直。⑩谏诤：正直敢言。⑪高祖舍周昌桀纣之譬：高祖不计较周昌将他比作夏桀、商纣。舍：开释，赦免。譬，比喻，比方。李贤注：“周昌为御史大夫，尝燕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走出，高帝逐得，骑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桀纣之主也。’上笑，不之罪也。”⑫孝文嘉爱盎人豕之讥：《汉书·爱盎晁错传》曰：“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长布席，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起。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则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也。独不见人豕乎？’于是上乃说，入语慎夫人。夫人赐盎金五十斤。”⑬世宗纳东方朔宣室之正：汉武帝采纳东方朔宣室不可为董偃置酒的正当谏言。李贤注：“武帝为馆陶公主私人董偃置酒宣室，东方朔为太中大夫，谏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处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上曰：‘善。’更置酒北宫也。”⑭元帝容薛广德自刎之切：《汉书·薛广德传》曰：“元帝耐祭宗庙，出便

门，欲御楼船，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上不说。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乃从桥。”^⑮叔向：复姓。春秋晋大夫羊舌肸，字叔向，后以其字为姓。见《通志·氏族三》。^⑯极谏：尽力规劝。古多用于臣下对君主。^⑰明诏：公开宣示。^⑱高宗：武丁（？—公元前1192年），姓子，名昭，是中国商朝第二十三位国王，庙号为高宗。他是商王盘庚的侄子，父亲是商王小乙。武丁在位时期，曾攻打鬼方，并任用贤臣傅说为相，妻子妇好为将军，商朝再度强盛，史称“武丁中兴”。商朝著名军事统帅。^⑲宋景：宋景公。《史记》曰：“宋景公时荧惑守心星，太史子韦请移之大臣、国人与岁，公皆不听，天感其诚，荧惑为之退三舍也。”^⑳引咎：归过失于自己。^㉑克躬：严格要求自己。^㉒谘访：谘询访问。^㉓杜根：时为侍御史。永初元年官郎中，因反对外戚专权，太后欲杀之，遇赦，逃入宣城山中为酒家保，隐居十五年。外戚除，拜侍御史。后常用作典故。^㉔成翊世：时为尚书郎。^㉕表：显扬，表彰。^㉖录：指录用，任用。^㉗显列：高位。^㉘切直：恳切率直。^㉙嘉谋：高明的经国谋略。^㉚管穴：《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虢太子死，扁鹊过虢，自荐能生之，虢中庶子好方技者不信，扁鹊仰天叹曰：“夫子之为方也，若以管窥天，以却视文。”却（隙）即穴。后因以“管穴”喻狭隘的识见。^㉛讥刺：讥评讽刺。^㉜优游：优容，宽待。^㉝无讳：没有顾忌，没有隐讳。^㉞省览：审阅，观览。

【译文】陈宠的儿子陈忠，字伯始，被选拔为尚书。汉安帝开始亲理朝事时，国内接连发生灾异。安帝下诏命令推荐有道德的人，公卿百官都递上密封的奏章。陈忠认为诏书打开谏诤之路以后，担心言事的人一定会有许多激烈直率的言辞，有的甚至会使用皇上接受不了，于是上疏预先开导皇帝的心意，说：“我听说仁慈的国君有比高山、湖泽还要大的胸怀，可以接纳恳切率直的谋略；忠心的臣下尽正直劝谏的节操，不害怕逆耳忠谏可能带来的祸患。所以汉高祖不计较周昌将他比

作夏桀、商纣，汉文帝嘉奖爰盎‘人豕之讥’，汉武帝采纳东方朔宣室不为董偃置酒的正当谏言，汉元帝宽容薛广德以自刎来谏诤的恳切。当日晋平公问叔向说：‘国家的忧患什么为大？’叔向答称：‘大臣看重俸禄不能极力劝谏，小臣害怕获罪不敢直言，下面的情况反应不上去，这就是国家最大的祸患。’现在您公开宣示发扬殷高宗的德行，推崇宋景公的真诚，能亲自承认过失约束自己，向广大官员征求意见。发表意见的人看到杜根、成翊世刚刚被表彰提拔，分别任侍御史和尚书郎的高位，必然会闻风响应，争相来进献忠言。如果有善计良策，应当立即采纳施行。如果他们的见解短浅狭隘甚至妄加讥讽，即使说得不好听，不符合事实，还是应该宽容善待，以表示圣明的朝廷无所忌讳的美德。如果遇到有道德的人，对策的言论高见卓识，圣上应该亲自审阅，特予提升一级，以广开直言进谏的道路。”

【原文】杨终^①，字子山，蜀郡人。征诣兰台，拜校书郎。建初元年，大旱谷贵，终以为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者万数，又远屯绝域^②，吏民怨旷^③，乃上疏曰：“臣闻善（旧善上有修字，删之）‘善^④及子孙，恶（旧恶上有行字，删之）恶^⑤止其身’，百王^⑥常典^⑦，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⑧，违忤^⑨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乱，约法三章^⑩；太宗至仁。除去收孥^⑪。万姓廓然^⑫。蒙被^⑬更生。泽及昆虫。功垂万世。陛下圣明。德被四表^⑭。今以比年^⑮久旱，灾疫未息，躬自菲薄^⑯，广访得失。三代之隆，无以加^⑰焉。”

【注释】①杨终：蜀郡成都人，十三岁任郡小吏，后于京师受业，显宗时期，为校书郎。后永元十二年，病故。②绝域：极远之地。③怨旷：长期别离。④善善：褒奖善的。善，赞美，褒扬。《韩非子·说林上》：“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善，善行，善事，善人。⑤恶恶：憎恨邪恶。⑥百王：历代帝王。⑦常典：常例，固定的法典、制度。⑧酷烈：残暴。⑨违忤：亦作“违悞”。违背；不

顺从。⑩约法三章：《史记·高祖本纪》：“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⑪收孥：亦作“收孥”。古时，一人犯法，妻子连坐，没为官奴婢，谓之收孥。⑫廓然：阻滞尽除貌。⑬蒙被：遭受，受到。⑭四表：指四方极远之地，亦泛指天下。孔颖达疏：“圣德美名，充满被溢于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下地。”⑮比年：每年，连年。⑯菲薄：鄙陋。指德才等。常用为自谦之词。⑰无以加：不能再增加，比不上。

【译文】杨终，字子山，蜀郡人。被朝廷征召到兰台，任校书郎。建初元年，发生大旱灾，谷物价钱昂贵，杨终认为广陵、楚、淮阳、济南的监狱，被迁徙的囚徒多达万人，又在偏远的边疆屯守，官民和家人对长期别离都心怀怨恨。于是他上疏说：“臣听说‘褒奖善行可以延及子孙，憎恨邪恶仅止于他本人（不殃及子孙）’，这是历代帝王的常规，不可变更的道理。秦朝的政治残暴，违背了上天的好生之德，一个人犯罪，牵连三族。汉高祖平乱以后，约法三章。汉文帝非常仁慈，废止‘收孥相坐’的法律。老百姓心里舒坦，像获得了新生，恩泽惠及昆虫，功德流传万代。陛下圣明，恩德遍布天下。而今连年干旱，灾祸和瘟疫都没有停止，您自责德行鄙陋，广泛询问朝政的得失，就是夏商周三代的盛世，也不会超过现代。”

【原文】臣窃案^①《春秋》，水旱之变，皆应暴急^②，惠不下流^③。自永平以来，仍连大狱^④，有司穷考^⑤，转相牵引^⑥，掠治^⑦冤滥^⑧，家属徙边。加以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又远屯伊吾^⑨、楼兰^⑩、车师^⑪、戊己。人怀土思^⑫，怨结边域。昔殷民^⑬近迁洛邑，且犹怨望^⑭，何况去中土之肥饶，寄不毛之荒极^⑮乎？且南方暑湿^⑯，障毒^⑰互生，（旧无南方至互生八字，补之）愁困之民，足以感动天地、移变阴阳矣。惟陛下留念省察，以济元元^⑱。孝元弃珠崖之郡，光武（旧无孝元至先武九字，补之）绝西域之国，不以介鳞^⑲易我衣裳^⑳。今伊吾之役、楼兰之屯，久而不

还，非天意也。”帝从之。听还徙者，悉罢边屯。

【注释】①案：通“按”。查考，考核。②暴急：残暴急刻。③下流：喻君上的恩泽下布。④大狱：重大的案件。多指牵涉面广而处罚严厉者。⑤穷考：深究；彻底追查。⑥牵引：株连；连累。⑦掠治：拷打讯问。⑧冤滥：谓断狱冤枉失实。⑨伊吾：古地名。汉伊吾卢地区，隋大业六年置伊吾郡。治所在今新疆哈密县。亦泛指边疆。⑩楼兰：古西域国名，汉元封三年内附。王居扞泥城，遗址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境，罗布泊西，处汉代通西域南道上。因居汉与匈奴之间，常持两端，或杀汉使，阻通道。元凤四年，汉遣傅介子斩其王安归，另立尉屠耆为王，更名为鄯善。傅介子以立功封侯。事见《汉书·西域传上》及《傅介子传》。⑪车师：古西域国名。汉宣帝时，分其地为车师前后两部等，后皆属西域都护。车师前部治交河城，后部治务涂谷。汉设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⑫土思：谓对故乡的怀念。⑬殷民：殷商的百姓，亦指殷代遗民。⑭怨望：怨恨，心怀不满。⑮荒极：极远之地。⑯暑湿：炎热潮湿。⑰瘴毒：瘴气。瘴，通“瘴”。⑱元元：百姓，庶民。⑲介鳞：比喻远夷。含贬义。李贤注：“介鳞喻远夷，言其人与鱼鳖无异也。”⑳衣裳：指中国。

【译文】“臣私下考察《春秋》所记载水灾、旱灾的情况，都是因为政治残暴急刻，恩惠没有传播下去导致的。从永平年间以来，连年兴起大狱，官吏深入的查核，案件互相牵连，严刑拷打下产生很多冤案，把囚犯家属迁往边疆。加上向北征讨匈奴，向西部开发三十六国，又远到伊吾、楼兰、车师、戊己等地屯军，人民怀念故土，在边疆上充满愁怨。从前殷商的人民迁徙到很近的洛邑，尚且有埋怨之情，何况要离开中原肥饶的土地，寄身于连草都不生的偏远之地呢！再者南方暑热潮湿，瘴气到处都有。人民愁苦、困窘之情，足以感天动地、改变阴阳啊。期望陛下留意省察，来救济老百姓。汉元帝舍弃珠崖郡，光武帝拒绝给西域各国派遣都护官，他们不因为夷地之民而轻慢中原百姓。

当今在伊吾的劳役，在楼兰的屯兵，他们长时间还不能回来，这不符合上天之意啊。”明帝采纳了杨终的谏议，让迁徙的人返回，在边疆的屯守全部停止了。

【原文】庞参^①，字仲达，河南人也。顺帝^②以为太尉。是时三公之中，参名忠直，数为左右所陷，以所举用^③忤帝旨，司隶^④承风^⑤案之。时会茂才^⑥孝廉，参以被奏，称疾不得会。（旧无参以至得会九字，补之）上计掾^⑦广汉段恭^⑧，因会上疏曰：“伏见道路行人，农夫织妇，皆曰：‘太尉庞参，竭忠尽节，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间，自处中伤之地。’臣犹冀^⑨在陛下之世，当蒙^⑩安全^⑪，而复以谗佞伤毁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诫。昔白起赐死^⑫，诸侯酌酒相贺；季子来归，鲁人喜其纾难^⑬。夫国以贤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⑭欣陛下有此忠贤，愿卒^⑮宠任，以安社稷。”书奏，诏即遣小黄门视参疾，太医致羊酒^⑯。复为太尉。

【注释】①庞参：河南缙氏人，青年时就名重乡里。史书说他“文武昭备，智略弘远，既有义勇之节，兼以博雅深谋之姿”，被河南尹推举为孝廉，朝廷委任为左校令。②顺帝：刘保，汉安帝长子。在位二十年。③举用：选拔任用。④司隶：官名。《周礼》秋官之属。汉武帝置司隶校尉，领兵一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察大奸猾。后罢其兵，改察三辅、三河、弘农七郡。哀帝时称司隶，东汉复旧称，仍察七郡。⑤承风：谓迎合上官的意图。风，口风。⑥茂才：即秀才。因避汉光武帝名讳，改秀为茂。⑦上计掾：古代佐理州郡上计事务的官吏。掾，音愿。⑧段恭：位元组英，雒县（今广汉）人，生卒年月不详。一生勤奋好学，曾周游七十余郡，求师受学长达三十年。平生刚直不阿，敢于仗义直言。汉顺帝时，太尉庞参因忠正亮直，为权贵陷害。段恭伸张正义，上疏为庞鸣冤，使庞冤得到昭雪。⑨冀：希望，盼望。⑩蒙：遭受，蒙受。⑪安全：平安，无危险。⑫白起赐死：秦昭王赐剑命白起自刎。白起，战国四将之一（其他三人分别是王翦、廉颇、李

牧)，战国时期秦国名将。⑬纾难：解除危难。⑭咸：皆，都。⑮卒：尽，完毕。
⑯羊酒：羊和酒。亦泛指赏赐或馈赠的物品。

【译文】庞参，字仲达，河南郡人。汉顺帝任命他为太尉。当时三公之中，庞参以忠贞正直闻名，多次被皇上身边的人诬陷。后因庞参所推荐的人违背皇帝的意旨，司隶秉承皇帝的意旨审察这件事。当时公卿会见被推举的茂才、孝廉，庞参因为被劾奏，就称自己有病不能参加。上计掾广汉人段恭因此上疏说：“臣私下看到道路上的行人和农夫织妇都说：‘太尉庞参是个尽忠尽节的人，只因为坚守正道而不做违心的事，在众奸邪小人中间孤立无援，处于被坏人中伤的位置。’臣还是盼望他在陛下的盛世，能够得到安全保护，但还是有谗佞小人毁伤、诽谤忠正的人，这是犯了天地之间的大禁，也是人主最大的禁诫。昔日白起被赐死，各国诸侯们酌酒互相祝贺；季子回到鲁国，鲁人欢迎他能解救国家的困难。国家因有贤才而能得到治理，君王因有忠臣而能安稳天下。现今天下都欣慰陛下有庞参这样的忠臣贤人，希望庞参最终能够被陛下宠任，来安定社稷。”奏疏上奏后，顺帝下诏，立即派小黄门看望庞参的疾病，太医送去羊和酒。庞参又恢复了太尉之职。

【原文】崔駰^①，字亭伯，涿郡人也。窦太后^②临朝，（旧无窦字。补之）宪^③以重戚出内^④诏命。駰献书戒之曰：“生而富者骄，生而贵者傲。生富贵而能不骄傲者，未之有也。今宠禄^⑤初隆，百僚观行，当尧舜之盛世，处光华^⑥之显时，岂可不‘庶几^⑦夙夜^⑧，以永终誉’，弘^⑨申伯^⑩之美，致^⑪周邵之事乎？语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昔冯野王^⑫以外戚居位，称为贤臣；近阴卫尉克己复礼^⑬，终受多福。郟氏之宗，非不尊也；阳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⑭累将，建天枢^⑮，执斗柄^⑯。其所以获讥于时，垂愆^⑰于后者，何也？盖在满而不挹^⑱，位有余而仁不足也。汉兴以后，迄于哀、平，外家^⑲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书》曰：

‘鉴于有殷。’可不慎哉！夫谦德^①之光，《周易》所美；满溢之位，道家（家下无之字）之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惧^②，爵隆而益恭，远察近览，俯仰^③有则，铭^④诸机杖，刻诸槃^⑤杵^⑥，矜矜业业^⑦，无殆无荒。如此，则百福是荷^⑧，庆^⑨流无穷矣。”及宪为车骑将军^⑩，辟駟为掾^⑪。宪擅权^⑫骄恣^⑬，駟数谏之。及出击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为主簿^⑭，前后奏记^⑮数十，指切^⑯长短。宪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駟高第^⑰，出为长岑^⑱。駟长自以远去，不得意，遂不之^⑲官而归，卒于家。

【注释】①崔駟：出身宦宦世家。少游太学，与班固齐名。汉和帝时，为车骑将军窦宪属吏。为著名文学家。駟，音因。②窦太后：即章德窦皇后（？—公元97年），扶风平陵人，大司空窦融之曾孙。③宪：（？—公元92年），字伯度，东汉外戚、权臣、著名将领。是章德皇后的兄长。④出内：出纳。传达帝王命令，反映下面意见。⑤宠禄：荣宠和禄位。⑥光华：光荣，荣耀。⑦庶几：差不多，近似。⑧夙夜：朝夕，日夜。⑨弘：廓大，光大。⑩申伯：西周厉王至宣王时期人，周宣王之元舅也。西周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申国（今河南省南阳市）开国君主。⑪致：求取，获得。⑫冯野王：字君卿。冯奉世之子，西汉上党潞（今山西潞城东北）人，后徙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少以父任太子中庶子。后任县长、令。元帝时擢陇西太守，入左冯翊，有治绩。迁大鸿胪，甚见器重。成帝时出任郡守。京兆尹王章以大司马大将军王凤专权，荐其代之。因章被诛，惧不自安，遂以病赐告归杜陵。为王凤指使御史中丞劾奏私自去郡，奉诏不敬，遂免。郡国二千石病赐告不得归家自此始。后卒于家。⑬克己复礼：约束自我，使言行合乎先王之礼。⑭重侯：指古代五等爵位中的子、男两爵。⑮天枢：星名。北斗第一星。这里比喻国家的中央政权。⑯斗柄：北斗柄。指北斗的第五至第七星，即衡、开泰、摇光。北斗，第一至四星象斗，第五至七星象柄。比喻权柄，大权。⑰愆：罪过，过失。⑱挹：通“抑”。抑制，谦退。⑲外家：指外戚。就是皇后的亲族。⑳谦德：谦虚、俭约之德。㉑惧：恐惧，害怕。㉒俯仰：一举一动。㉓铭：文体的一种。古代常刻于碑版或器物，或以称功德，或用以自警。㉔槃：

木盘。古代盛水器皿。②⑤杵：音鱼。盛汤浆的器皿。②⑥矜矜业业：谨慎戒惧貌。②⑦荷：承受。②⑧庆：福泽。②⑨车骑将军：汉制官名，仅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金印紫绶，地位相当于上卿，或比三公。典京师兵卫，掌官卫。第二品，是战车部队的统帅。③⑩掾：掾吏。辅助官吏的通称。③⑪擅权：专权，揽权。③⑫骄恣：亦作“骄姿”。骄傲放纵。③⑬主簿：官名。汉代中央及郡县官署多置之。其职责为主管文书，办理事务。至魏晋时渐为将帅重臣的主要僚属，参与机要，总领府事。此后各中央官署及州县虽仍置主簿，但任职渐轻。③⑭奏记：用书面向公府等长官陈述意见。③⑮指切：指摘，指责。③⑯高第：指官吏的考绩优等。③⑰长岑：李贤注，“长岑，县，属乐浪郡，其地在辽东。”后用以称颂不为权贵所容之官吏。③⑱之：往，至。

【译文】崔駰，字亭伯，涿郡人。（和帝年幼）窦太后临朝听政，窦宪以显贵的外戚身分负责颁发诏命。崔駰上书告诫他说：“生来就富有的人骄，生来就地位贵显的人傲，生来富贵而能够不骄不傲的人，是不曾有过的。如今您的荣宠和禄位刚刚显盛，百官都在看您的行动，您处在尧、舜一般的盛世，正是荣耀显赫之时，怎么能不昼夜勤劳，长久拥有大家的赞誉，发扬申伯的美德，获得像周公、邵公辅佐周王室那样的功业呢？《论语》中孔子说：‘不担心没有职位，而担心没有能够建功立业的道德、才能。’昔日冯野王身为外戚而居于御史大夫高位，被称为贤臣；近世阴卫尉能克己复礼，终生享受福禄。郑氏的宗族，不是不尊贵，阳平的宗族，不是不兴盛。封侯的人很多，做将军的人不少，身居高位，执掌大权。他们所以受到当时的非议、又留罪名于后世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在于骄傲自满而不知谦退，爵位过高而仁义不足啊。汉建国以后，到哀帝、平帝为止，外戚掌权的有二十家，能保全家族和自身的，只有四家而已。《尚书》说：‘以殷商的灭亡为借鉴’，怎么能不谨慎呢？谦虚仁德的光彩，是《周易》所大力称美的；过满则溢的状况，是道家引以为戒的，所以君子福越大越惊惧，官越高越谦恭。通过观察

群书治要译注

古人和今人，一举一动都有准则，将铭文刻在书桌和拐杖上，刻写在盘盂上，兢兢业业，不敢怠慢。这样，就能多福多禄，福泽就会长久传衍下去。”等到窦宪做了车骑将军，任命崔骃为掾吏。窦宪专权骄横，崔骃屡次劝谏他。等他出击匈奴，一路上行为更加不守法纪。崔骃做主簿，前后上奏几十次，指责他的缺点，窦宪不能容忍，便渐渐疏远了崔骃。借机考察崔骃的考绩优等，就让他外任为长岑令。崔骃觉得要远离，很是失意，于是不去赴任，回到家乡，死在家中。

群书治要 卷二十三 后汉书(三)

【题解】本卷选自《后汉书》传的部分，辑录了杨震等十多位忠臣大义凛然、对抗宦官和权臣、力挽衰败政局的事迹。这一时期，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灾异数现，生民蒙难，正直的大臣和士人为了挽救危机，冒死上书，指陈时弊。

其中，杨震作为当时大儒，志在匡扶社稷，然而连谏不从，反遭宦党奸佞排挤陷害，饮鸩而卒。然“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杨震的儿子杨秉和孙子杨赐后来都成为朝廷重臣，能够继承先人之志，在恶浊的政治环境中，立身清正，直言无惧，使奸佞之徒不得不有所收敛。张纲官位虽微，然而敢于劾奏权臣梁冀，又只身赴敌营，劝说张婴等归降，言辞恳切，显示出非凡的勇气和仁心，故能令百姓诚心悦服。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杜乔临逆正色，无所屈挠，社稷之心，天日可鉴。其余刘陶、李云等，更是前仆后继，死而不悔。正是因为有他们，才使东汉政权危而不坠。

司马迁说：“国之将兴，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而乱臣贵。”魏徵等摘引这些史实，旨在告诫君王，如果不能选贤任能、知人善任，反而弃善取恶、偏信宠幸，就会为国家埋下祸根，终不能逃脱败亡的历史命运。

群书治要译注

传

【原文】杨震^①，字伯起，弘农^②人也。迁^③东莱^④太守^⑤，道经昌邑^⑥，故所举茂才^⑦王密为昌邑令，谒见^⑧，至夜，怀金十斤以遗^⑨震。震曰：“故人^⑩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转涿郡^⑪太守。性公廉，子孙常蔬食步行^⑫。故旧长者^⑬，或欲令为开产业^⑭，震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注释】①杨震(公元59年—公元124年)：字伯起，弘农华阴人。八世祖杨喜，在汉高祖时因诛杀项羽有功，被封为“赤泉侯”。高祖杨敞，汉昭帝时为丞相，因功被封安平侯。父亲杨宝为当时名儒，哀、平二帝时隐居民间，以教书为生。杨震少年时聪明好学，曾拜桓郁为师。自二十岁以后，拒绝所有地方州郡的召请任命，并在家乡华山的牛心峪口，利用其父授徒的学馆自费设塾授徒。他坚持有教无类，不分贫富，四方求学者多达二千余人。他教书育人以清白正直为要，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师德情操被人们誉为“槐市遗风”。继牛心峪学馆讲学之后，杨震还在华阴双泉学馆等讲学将近十多年，弟子多达一千多人，加上牛心峪学馆的学生已超过了三千人，所以，当时人们称杨震为“关西孔子杨伯起(后人亦称其为“关西夫子”)。”大将军邓骘敬重杨震的学识、贤名和品行，亲自派人征召杨震到自己幕府出任任职。杨震到大将军邓骘幕府时，年已五旬。此后他又担任过多种官职，直到任太尉时被罢免为止，前后出仕二十多年。此期间杨震恪尽职守，秉公办事，勤政廉洁，为国为民，为历代官

群书治要译注

吏楷模。②弘农：弘农郡是中国汉朝至唐朝的一个郡置，其范围历代有一定变化，以西汉为最大，包括今天河南省西部的三门峡市、南阳市西部，以及陕西省东南部的商洛市。③迁：指调升官职。④东莱：地名，山东龙口市（黄县）的古称。⑤太守：原为战国时代郡守的尊称。西汉景帝时，郡守改称为太守，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⑥昌邑：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隶属山东潍坊。⑦茂才：即“秀才”。东汉时，为了避讳光武帝刘秀的名字，将“秀才”改为“茂才”。⑧谒见：指进见地位或辈分高的人。⑨遗：给予，馈赠。⑩故人：对门生故吏既亲切又客气的谦称。⑪涿郡：今河北省涿州市，辖涿县、范阳县（今河北省定兴县固城镇）等二十一县。涿，音捉。⑫蔬食步行：蔬食即粗食，以草菜为食；步行即徒步行走。形容生活节俭朴素。⑬故旧长者：故旧，旧交、旧友。长者，年纪大或辈分高的人。⑭产业：指私人财产，如田地、房屋、作坊等。

【译文】杨震，字伯起，弘农郡人。他被升迁为东莱太守，在赴任途中路经昌邑，从前他举荐的秀才王密当时正任昌邑县令，因此就来拜见杨震。到了夜里，王密怀揣了十斤金子来送给杨震。杨震说：“我了解您，您却不了解我，这是为什么呢？”王密说：“夜里没有人知道。”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王密（听罢拿着金子）羞愧地走了。后来杨震调任为涿郡太守。杨震禀性公正廉洁，子孙们常常是粗茶淡饭、徒步出门。他年长的老朋友中有人劝他为子孙置办一些私人财产，杨震却说：“让后世人称他们为清白官吏的子孙，把这个留给给他们，不是很丰厚吗？”

【原文】为司徒^①。安帝^②乳母^③王圣，因保养^④之勤^⑤，缘^⑥恩放恣。圣子女伯荣，出入宫掖^⑦，传通奸赂。震上疏曰：“臣闻政以得贤为本，理^⑧以去秽^⑨为务^⑩。是以唐虞^⑪俊乂^⑫在官，四凶^⑬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⑭。方今^⑮九德^⑯未事，嬖幸^⑰充庭^⑱。阿母^⑲王圣，出自至微^⑳，得遭千载，奉养圣躬^㉑，虽有推燥居湿^㉒之勤，前后赏惠，过报劳

苦，而无厌之心，不知纪极^②，外交^③属托^④，扰乱天下，损辱清朝^⑤，尘点^⑥日月。《书》^⑦诫牝鸡牡鸣^⑧，《诗》刺哲妇^⑨丧国。夫女子小人，实为难养^⑩。宜速出^⑪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令恩德两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绝婉娈^⑫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万机^⑬，诫慎拜爵，减省献御^⑭，损节征发^⑮，令野^⑯无《鹤鸣》^⑰之叹，朝^⑱无《小明》^⑲之悔，《大东》^⑳不兴于今，‘劳止’^㉑不怨于下，拟踪往古^㉒，比德哲王^㉓，岂不休^㉔哉！”

【注释】①司徒：官名。相传少昊始置，唐虞因之。周时为六卿之一，曰地官大司徒，掌管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教化。汉哀帝元寿二年，改丞相为大司徒，与大司马、大司空并列三公。东汉时改称司徒。历代因之，明废。后别称户部尚书为大司徒。②安帝：汉安帝，名刘祐（公元94年—公元125年）。章帝孙，东汉清河王刘庆子。殇帝死后继位。在位十九年，于南下巡游途中病死，终年三十二岁。葬于恭陵（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南）。庙号“恭宗”，谥号“安帝”。③乳母：奶妈。④保养：保护养育，保护培育。⑤勤：劳倦，辛苦。⑥缘：凭借，依据。⑦官掖：指皇宫。掖，掖庭，宫中的旁舍，嫔妃居住的地方。⑧理：治理，整理。⑨秽：恶人，丑类。⑩务：事业，工作。⑪唐虞：唐尧与虞舜的并称。亦指尧与舜的时代，古人以为太平盛世。⑫俊乂：亦作“俊艾”。才德出众的人。⑬四凶：相传为尧舜时代四个恶名昭彰的部族首领。《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檮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书·舜典》“流共工于幽洲（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⑭雍熙：谓和乐升平。⑮方今：当今，现时。⑯九德：称具有九德的人。九德内容，说法不一。《书·皋陶谟》：“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九德

群书治要译注

不愆，作事无悔。”《逸周书·常训》：“九德：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①⑦嬖幸：被宠爱的人。指姬妾、倡优、侍臣等。嬖，音必。①⑧充庭：充满朝廷。①⑨阿母：乳母。②⑩至微：极卑微。②⑪圣躬：犹圣体，臣下称皇帝的身体。亦代指皇帝。②⑫推燥居湿：把干燥处让给幼儿，自己睡在幼儿便溺后的湿处。极言抚育幼儿的辛劳。②⑬纪极：终极，限度。②⑭外交：谓与朝臣交往、勾结。亦指依附于朝廷中某种势力。②⑮属托：请托，托付。②⑯清朝：清明的朝廷。②⑰尘点：亦作“尘玷”。污染，玷辱。②⑱书：指《尚书》。②⑲牝鸡牡鸣：同“牝鸡司晨”。牝牡，音聘母，母鸡报晓。旧时贬喻女性掌权，所谓阴阳倒置，将导致家破国亡。语本《书·牧誓》：“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国传：“喻妇人知外事。雌代雄鸣则家尽，妇夺夫政则国亡。”③⑰哲妇：多谋虑的妇人。《诗·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孔颖达疏：“若为智多谋虑之妇人，则倾败人之城国。妇言是用，国必灭亡。”后因以指乱国的妇人。③⑱女子小人，实为难养：出自《论语·阳货》：“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③⑲出：驱逐。③⑳婉变：亦作“婉恋”。依恋貌。变，音恋。③㉑万机：同“万几”，指帝王日常处理的纷繁的政务。③㉒献御：指进献食物给皇上。③㉓征发：谓征集调遣人力或物资。③㉔野：指民间，不当政的地位。与“朝”相对。③㉕鹤鸣：指贤者隐居之义。《诗·小雅·鹤鸣序》：“诲宣王也。”郑玄笺：“教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③㉖朝：指以帝王为首的中央政府。④⑰小明：《诗经》篇名。《诗·小雅·小明序》：“小明，大夫悔仕于乱世也。”后用为悔仕乱世的典实。④⑱大东：周代东方诸侯小国怨刺西周王室诛求无已、劳役不息的诗。《毛诗序》曰：“《大东》，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④⑲劳止：辛劳，劳苦。《诗·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汙可小康。”郑玄笺：“今周民罢劳矣，王几可以小安之乎？”④⑳拟踪往古：拟踪，谓打算达到。往古，古昔、从前。④㉑比德哲王：比德，谓德行、德教可与之比拟、比配。哲王，贤明的君主。④㉒休：喜庆，美善，福禄。

【译文】杨震担任司徒时，安帝的乳母王圣，因为有过抚养皇帝的

辛劳，便凭着皇帝的恩宠放纵恣意。王圣的女儿伯荣，（常常）出入皇宫内外，传递消息，行奸受贿。杨震上疏说：“我听说为政以得到贤能之人为根本，治国以铲除奸邪之人为要务。所以在尧舜的时候，贤俊之人在朝为官，四大恶人被流放，天下人全都心悦诚服，从而达到了升平和乐的局面。当今具有九德的贤人没有得到任用，受宠的姬妾侍臣却充满宫廷。乳母王圣，出身微贱，得遇千载难逢的机会奉养皇上。虽然有推干就湿的劳苦，但她对前后的赏赐恩惠，已超过了对她所付出劳苦的回报。而她却仍然有贪得无厌之心，不懂得约束自身、行有所止，私下与朝臣勾结交往，受人请托，扰乱天下，损害辱没了清明的朝廷，使日月的光辉遭到了玷污。《尚书》曾警诫过母鸡报晓这种僭位的举动，《诗经》也讽刺过哲妇丧国之事。没有德行的女子与小人，确实是最难教养的人。陛下应当立即逐乳母出宫，让她住在外面，禁止伯荣随意出入禁宫。这样会使恩情与德义都得以隆盛，对上对下都是好事。请陛下断绝不舍之情，割弃不忍之心，关心朝廷大事，谨慎地对待封官拜爵之事，省减各地的进贡，减少人力和物资的征集调遣。让民间没有像《鹤鸣》中贤者隐居的悲叹，让朝廷没有像《小明》中大夫悔仕于乱世的后悔之声，使讽喻赋敛过多的《大东》之诗不会在今天兴起、民间没有劳苦的怨言。追踪效法古圣先贤，让自己的德行可以与古代圣王比配，这难道不是很好吗？”

【原文】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内幸^①皆怀忿恚^②。而伯荣骄淫^③尤甚，与故朝阳侯刘护再从兄^④瓌^⑤交通^⑥，瓌遂以为妻，得袭护爵，位至侍中^⑦。震深疾^⑧之，复诣阙^⑨上疏曰：“臣闻高祖与群臣约，非功臣不得封。故经制^⑩，父死子继，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⑪见诏书，封故朝阳侯刘护再从兄瓌，袭^⑫护爵为侯。护同产弟^⑬威，今犹见在。臣闻天子专封封有功，诸侯专爵^⑭爵有德。今瓌无他功行^⑮，但以配阿母女，一时之间，既忝侍中，又至封侯，不稽^⑯旧制，不合经义，行人喧哗^⑰，

百姓不安。陛下宜览镜^⑮既往^⑯，顺帝之则。”书奏，不省^⑰。

【注释】①幸：指受帝王亲幸宠爱的佞人。②忿恚：怒恨。③骄淫：骄纵放荡。④再从兄：同曾祖而年长于己者。⑤瓌：刘瓌，生平不详。“瓌”古同“瑰”。⑥交通：勾结，串通。⑦侍中：古代职官名。秦始置，两汉沿置，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与闻朝政，逐渐变为亲信贵重之职。晋以后，曾相当于宰相。《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侍中、左右曹诸史、散骑、中常侍，皆加官……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⑧疾：厌恶，憎恨。⑨诣阙：谓赴朝堂。阙，借指宫廷，帝王所居之处。后也借指京城。⑩经制：治国的制度。⑪伏：敬词。古时臣对君奏言多用之。⑫袭：继承，沿袭。⑬同产弟：谓同母之弟。⑭爵：授爵或授官。⑮功行：功绩和德行。⑯稽：相合，相同。⑰行人喧哗：行人，出行的人。喧哗，声大而嘈杂。⑱览镜：比喻借鉴。⑲既往：以往，过去。⑳不省：不理睬。

【译文】奏书呈上后，安帝拿给王圣等人看。宫内受宠的佞人都心怀怨恨，而伯荣则比以前更加骄纵放荡。她与已故的朝阳侯刘护的远房堂兄刘瓌勾结串通，刘瓌于是娶她为妻，因此得以承袭刘护的爵位，官至侍中。杨震对此深恶痛绝，再次赴朝堂上疏说：“臣听说高祖和群臣约定，非功臣不能受封为侯。所以国家制度规定：父亲死了，其爵位由儿子继承；哥哥亡故了，爵位由弟弟袭封。（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篡夺爵位！臣看到诏书上封已故朝阳侯刘护的远房堂兄刘瓌承袭刘护的爵位为侯，但刘护的亲弟弟刘威现在仍然在世。我听说天子独有分封之权，是为了封侯给有功之人；诸侯独有授爵之权，是为了授爵给有德之人。而今刘瓌没有其他的功劳和德行，只因与乳母的女儿婚配，便一下子位至侍中，又被封为诸侯。这样做既不符合旧制，也不合乎经义，路人议论纷纷，百姓深感不安。陛下应当借鉴过去的成例，遵循帝王的法度（来处理国事）。”奏书呈上后，安帝没有理睬。

【原文】时诏遣使者大为阿母治第^①，中常侍^②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更相扇动^③，倾摇^④朝廷。震复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灾害发起，百姓空虚^⑤，不能自赡，重以螟蝗^⑥，羌虏^⑦抄掠^⑧，三边^⑨震扰，兵甲军粮，不能复给。大司农^⑩帑藏^⑪匱乏，殆^⑫非社稷安宁之时。伏见诏书，为阿母兴起津城门^⑬内第舍^⑭，合两为一^⑮，连里竟街^⑯，雕治缮饰^⑰，穷极巧技，转相迫促^⑱，为费巨亿。周广、谢恽兄弟，与国无肺腑枝叶^⑲之属，依倚近幸，分威共权，属托州郡，倾动^⑳大臣。宰司辟召^㉑，承望^㉒旨意，招来海内贪污^㉓之人，受其货赂^㉔，至有赃锢^㉕弃世之徒，复得显用^㉖。白黑溷淆^㉗，清浊同源，天下喧哗，为朝结讟。臣闻师言：‘上之所取，财尽则怨，力尽则叛。’怨叛之民，不可复使。惟陛下度之。”丰、恽等，见震连切谏不从，无所顾忌，遂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㉘、大匠^㉙见徒^㉚材木^㉛，各起家舍^㉜、园、池^㉝、庐观^㉞（观下旧有阁字，删之），役费无数。震因地震，复上疏，前后所上，转有切至^㉟。帝既不平^㊱之，而樊丰等，皆侧目^㊲愤怒，俱以其大儒，未敢加害。

【注释】①治第：治，修建、修缮。第，官邸、大的住宅。②中常侍：西汉时皇帝近臣，给事左右，职掌顾问应对。中常侍是仅有虚衔的加官。西汉前期只有常侍之名，或称常侍郎，为郎官之一，获此号者多为皇帝爱幸之臣。东汉时中常侍已非加官，而成为有具体职掌的官职，其秩为千石，后又增为比二千石，本无员数。安帝时，和熹邓皇后临朝，中常侍都任用宦官，并授以重任。从此以后，居此位的宦官竟可权倾人主，员数也从四人增加到十人，东汉末增加到十二人。③扇动：煽动，鼓动。④倾摇：动摇。⑤空虚：空无，不充实。⑥螟蝗：螟和蝗，都是食稻麦的害虫。此指螟虫、蝗虫成灾。⑦羌虏：羌，我国古代民族名，主要分布地相当于今甘肃、青海、四川一带。秦汉时，部落众多，总称西羌。以游牧为主。其后逐渐与西北地区的汉族及其他民族融合。虏，古时对北方外族或南人对北方人的蔑称。⑧抄掠：抢劫，掠夺。⑨三边：指东、西、北边陲。⑩大司农：官名。秦置治粟内史，汉景帝时改称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

群书治要译注

农。掌租税钱谷盐铁和国家的财政收支，为九卿之一。北齐时称司农寺卿，隋唐以后所置略同。元置大司农司，掌农桑、水利、学校、救荒等事。明初置司农司，不久即废，其职掌并入户部。习惯用作户部尚书的别称。①帑藏：国库。帑，音躺。②殆：大概。③津城门：又名津阳门，在洛阳南面，靠近洛河。④第舍：宅第，住宅。⑤合两为一：李贤注：“合两坊而为一宅。”⑥连里竟街：形容屋舍毗连不绝。李贤注：“里即坊也。”里，城邑的市廛、街坊。今称巷弄。⑦雕治缮饰：雕，饰以彩绘、花纹。后亦写作“彫”。缮饰，修葺装饰。⑧迫切：逼迫，催促。⑨肺腑枝叶：肺腑，同“肺附”，比喻帝王的宗室近亲。枝叶，喻同宗的旁支。⑩倾动：倾覆，动摇。⑪辟召：征召。⑫承望：迎合，逢迎。⑬贪污：贪利忘义。⑭货赂：财物。⑮赃锢：音赃故。《后汉书》原文作“臧锢”，谓因收受贿赂而被监禁。李贤注：“有臧贿禁锢之人也。”⑯显用：犹重用。⑰溷淆：亦作“溷轂”，混乱、杂乱。溷，音浑。⑱钱谷：钱币、谷物。常借指赋税。⑲大匠：官名，全称为“将作大匠”，掌管宫室修建之官。秦代称“将作少府”。西汉景帝时改称“将作大匠”，掌管宫室、宗庙、陵寝等的土木营建，秩二千石。⑳见徒：现被拘禁执役的囚犯。㉑材木：可作木材的树，木材。㉒家舍：家庭屋舍。㉓园池：指有池塘的园林。㉔庐观：泛指楼阁亭台。㉕转有切至：转，副词，渐渐、更加。有，助词，无义，作形容词词头。切至，切直尽理。㉖不平：愤慨，不满。㉗侧目：斜目而视，形容愤恨。

【译文】当时皇上下诏，委派使者大规模地为乳母修建府第。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人更是相互煽动，整个朝廷都为之震荡。杨震再次上疏道：“臣想到当今灾害接连发生，百姓生活匮乏，无法养活自己。再加上遭受螟蝗之灾和羌人的劫掠，东西北三边边陲受到侵扰，兵器和粮草都无力供应了。大司农所掌管的国库已经空虚匮乏，大概眼下并不是国家安宁的时候。我见到诏书上说要为乳母兴建津城门内的府第，将两条街巷合并为一个宅院，屋舍（毗连不绝）贯通整个里弄。房屋雕梁画栋，用尽各种精巧的工艺。各方面加紧督造这座府第，

花费数以亿计。周广和谢恽兄弟，不是帝王的宗室近亲，也不是同宗的旁亲，只仗着是皇帝的宠臣，就得以分夺威势，共操权柄，向各州郡请托营私，使大臣们为之动摇，掌控征召的权力，逢迎皇上的意图。招用的都是国内那些贪利忘义之人，接受他们的财货贿赂，以至于那些因收受贿赂而被监禁或被判死刑的人重新得到了重用。黑白颠倒，清浊难辨，天下人议论纷纷，致使朝廷招致讥讽。臣听老师说：‘皇上向百姓索取，如果耗尽了民间的财物，百姓就会怨恨；如果用尽了民间的力役，百姓就会叛乱。’那些怀有怨恨和叛乱之心的人，是很难再听从国家的调遣了。’希望陛下三思。”樊丰、谢恽等人看到杨震接连几次进行的恳切劝谏都不被皇上采纳，就更加无所顾忌了。于是假颁诏书，调发司农掌管的国库钱财谷物和将作大匠掌管的执役的囚徒和木材，用来修建自家的宅第、园林、池塘、楼观等，耗费的人力和钱财难以计数。杨震趁发生地震，再次上疏。先后所上的奏书，言辞一次比一次恳切。安帝看了心中非常不满，而樊丰等人对他则更是侧目而视，怨恨不已。但因杨震是当世的大儒，他们都不敢加害他。

【原文】寻^①有河间男子赵腾，诣阙^②上书，指陈^③得失。帝发怒，遂收考诏狱^④，结^⑤以罔上不道。震复上疏救之，曰：“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⑥，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⑦，则洗目改听^⑧。所以达聪明^⑨，开不讳^⑩，博采负薪^⑪，尽极下情^⑫也。今赵腾所坐^⑬，激讦谤语^⑭为罪，宜与手刃^⑮犯法有差。乞为亏除^⑯，全腾之命，以诱刍豢^⑰與人^⑱之言。”帝不省，腾竟^⑲伏尸^⑳都市。

【注释】①寻：不久。②诣阙：谓赴朝堂。③指陈：指明和陈述。④收考诏狱：收考，拘捕拷问。诏狱，关押钦犯的牢狱。⑤结：判决，治罪。⑥谏鼓谤木：谏鼓，设于朝廷供进谏者敲击以闻的鼓。谤木，相传尧舜时于交通要道竖立木柱，让人在上面写谏言，称“谤木”。⑦小人怨詈：小人，平民百姓。怨詈，怨恨

咒骂。詈，音立。⑧洗目改听：《后汉书》原文作“还自敬德”。⑨聪明：谓明察事理。⑩不讳：不隐讳。⑪负薪：指地位低微的人。⑫下情：指下级或群众的情况或心意。⑬坐：犯罪，判罪。⑭激讦谤语：激讦，激烈率直地揭发、斥责别人的隐私、过失，讦，音劫。谤语，犹谤言，怨恨、指责的话。⑮手刃：亲自杀了某某。手，指亲手。刃，名词作动词，杀。⑯亏除：减免。⑰刍菟：音除饶，本指割草采薪之人。亦指草野之人。⑱舆人：本指造车工人，亦有众人之意。⑲竟：终于，到底。⑳伏尸：谓杀人致死。

【译文】不久，有一位河间的男子赵腾到朝堂上书，指陈政事上的得失。皇帝大怒，就把赵腾关入监牢拷问，判处以欺君犯上、大逆不道的罪名。杨震又上奏疏营救赵腾说：“臣听说尧舜的时候，在朝堂设敢谏之鼓，立诽谤之木；殷周二朝的圣王，（如果听到）百姓的怨骂，就会改变视听，真诚接受。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达到明察事理，同时让别人直言不讳，做到广泛听取普通百姓的意见、全面细致地了解民情。现今赵腾因指责朝政而被判有罪，这与杀人犯法是不同的。臣乞求能减免他的罪过，保全他的性命，以引导众人能够直抒其言。”皇上没有理睬杨震的建议，最后赵腾被处死于京城中的集市。

【原文】会东巡岱宗^①，樊丰等因乘舆^②在外，竞治第宅。震部掾^③高舒召大匠^④，令史^⑤考校^⑥之，得丰等所诈下诏书，具奏。须^⑦行还上之。丰等闻，惶怖，遂共潜^⑧震云：“自赵腾死后，深用怨怼^⑨，且邓氏故吏^⑩，有恚恨心。”及车驾^⑪行还，遣使者策^⑫收震太尉^⑬印绶^⑭，震于是柴门^⑮绝宾客。丰等复恶之，乃请大将军耿宝^⑯，奏震大臣不服罪，怀恚望^⑰，有诏遣归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阳亭^⑱，乃慷慨^⑲谓其诸子门人^⑳曰：“死者土之常分^㉑。吾蒙恩居上司^㉒，疾奸臣狡猾^㉓而不能诛，恶嬖女^㉔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㉕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㉖，勿归冢次^㉗，勿设祭祠^㉘。”因饮酖^㉙而卒。

【注释】①东巡岱宗：东巡，古代谓天子巡视东方。语本《书·舜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岱宗，即泰山，泰山旧谓居五岳之首，为诸山所宗，故称。②乘舆：皇帝的代称。③掾：官府中佐助官吏的通称。④大匠：“将作大匠”“将作监”的别称。⑤令史：汉丞相府及以后三公府的属吏，在诸曹的掾史之下，秩百石。尚书的属吏也有令史，秩二百石，御史中丞的属官兰台令史，秩六百石，系中级官员，较特殊。令史身份低下，为士人所不屑。隋、唐、宋、金、元的台、省、院、部均设令史，除金外，皆为低级办事吏员。明废令史之名。⑥考校：考察，校核。⑦须：等待。⑧谮：谗毁，诬陷。⑨深用怨怼：用，介词，犹言“以”，表示凭借或者原因。怨怼，怨恨、不满。⑩邓氏故吏：邓氏，指大将军邓鹭。故吏，原来的属吏。因杨震曾在大将军邓鹭幕府任职，故称。⑪车驾：帝王所乘的车。亦用为帝王的代称。⑫策：古代君主对臣下封土、授爵、免官或发布其他教令的文件。引申为策命、策免。⑬太尉：官名。秦至西汉设置，为全国军政首脑，与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三公。汉武帝时改称大司马。东汉时太尉与司徒、司空并称三公。历代亦多曾沿置，但渐变为加官，无实权。至宋徽宗时，定为武官官阶的最高一级，但本身并不表示任何职务。一般常用作武官的尊称。元以后废。⑭印绶：印信和系印信的丝带。古人印信上系有丝带，佩带在身。⑮柴门：犹杜门、闭门。⑯大将军耿宝：汉安帝舅父，任大鸿胪。公元124年至公元125年任大将军。⑰恚望：怨望，怨恨。⑱夕阳亭：亭名，故址在河南省洛阳市西。东汉延光年间，太尉杨震被谮遣归，饮鸩死于此亭。晋贾充出镇关中，百僚饯行于此亭。唐朝也以此亭为饯送之所，改名“河亭”。⑲慷慨：情绪激昂。⑳门人：弟子。㉑常分：定分。㉒上司：汉时对三公的称呼。㉓狡猾：诡诈刁钻。亦指诡诈刁钻之人。㉔嬖女：受宠爱的姬妾。㉕杂木：杂色木材，劣质木材。《礼记·丧服大记》：“君松槨，大夫柏槨，士杂木槨。”孔颖达疏：“士杂木槨者，士卑，不得同君，故用杂木也。”㉖裁足盖形：裁，通“才”，仅仅。盖，遮盖、覆盖。形，形体、身体。㉗冢次：冢，坟墓。次，间，际。㉘祭祠：祭祀，陈物供奉始祖。㉙饮酖：亦作“饮鸩”。喝用鸩鸟羽毛泡制的毒酒。

【译文】后来正逢皇上东巡泰山，樊丰等人趁皇上在外，争相大修宅第。杨震的属官高舒把将作大匠的令史召来进行考察核对，获得樊丰等人伪造下发的诏书，准备好了奏章，只等皇上回来就递上去。樊丰等人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害怕，于是就一起诬陷杨震说：“自从赵腾被处死以后，杨震就因此而深怀怨恨，而且杨震作为前大将军邓鹭的属下，也对朝廷心存怨恨。”等皇上回京后，就派使者收回了杨震的太尉印绶，于是杨震就闭门谢客。樊丰等人还嫉恨他，就请大将军耿宝上奏说，杨震身为大臣却不服罪，心中怀有怨恨。皇上就下诏把杨震遣送回原籍。杨震走到洛阳城西的夕阳亭，情绪激昂地对儿子和弟子们说：“死亡是士人的常分。我承蒙皇上恩典，身居三公之位，痛恨奸臣狡猾却无法诛杀他们，疾恶嬖女作乱而无法禁止她们，有何面目再见日月呢！我死以后，只用杂木来做棺材，用布做成单被，只要能盖住身体就可以了，不要把我埋葬在祖坟之间，也不要为我设立祭祠。”（说罢）就饮鸩而死了。

【原文】震中子秉^①，字叔节。延熹^②五年，为太尉。是时宦官方炽^③。中常侍侯览^④弟参，为益州刺史^⑤，累^⑥有臧罪^⑦，暴虐一州。秉劾奏^⑧参，槛车征诣廷尉^⑨。参自杀。秉因奏览及中常侍具瑗^⑩，免览官，而削瑗国。每朝廷有得失，辄尽忠规谏，多见纳用。秉性不饮酒，尝从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

【注释】①中子秉：中子，排行居中的儿子。秉，杨秉，字叔节，大儒杨震中子，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年四十余，乃应司空辟，拜侍御史，频出为豫、荆、徐、兖四州刺史，迁任城相。自为刺史、二千石，计日受奉，余禄不入私门。故吏赍钱百万遗之，闭门不受。以廉洁称。②延熹：东汉皇帝汉桓帝刘志的第六个年号。公元158年6月至公元167年6月。③宦官方炽：宦官，古代以阉割后失去男性功能之人在宫中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称

为宦官。史书上也称阉(奄)人、奄寺、阉宦、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宦官本为内廷执役的奴仆,不能干预外政,但因与皇室接近而关系密切,故历史上常造成奄宦专权的局面。炽,昌盛、兴盛。④侯览(?—公元172年):东汉桓帝时宦官,山阳防东(今山东单县东北)人。桓帝初为中常侍,延熹年间赐爵为关内侯。因诛梁冀有功,进封高乡侯,后迁为长乐太仆。任官期间,专横跋扈,贪婪放纵,大肆抢掠官民财物。为了报复私仇,侯览又诬陷张俭、李膺、杜密等为党人,造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熹平元年,侯览被举奏专权骄奢,印绶亦被缴收,随后自杀身亡。⑤益州刺史:益州,中国古地名,其范围包括今天的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一带。刺史,古代官名,原为朝廷所派督察地方之官,后沿为地方官职名称。汉武帝时,分全国为十三部(州),部置刺史。成帝改称州牧,哀帝时复称刺史。魏晋于要州置都督兼领刺史,职权重。⑥累:连续,屡次。⑦臧罪:贪污受贿之罪。⑧劾奏:向皇帝检举官吏的过失或罪行。⑨槛车征诣廷尉:槛车,用栅栏封闭的车,用于囚禁犯人。槛,音建。征诣,召往。廷尉,官名,秦始置,九卿之一,掌刑狱。汉初因之,秩中二千石。景帝时改称大理,武帝时复称廷尉。东汉以后,或称廷尉,或称大理,又称廷尉卿。北齐至明清皆称大理寺卿。⑩具瑗:东汉魏郡元城(治今河北大名东)人。宦官。桓帝时,任中常侍,与宦官单超、左官、徐璜、唐衡合谋诛灭外戚梁冀,封东武阳侯。单超等四人也同日封侯,进称“五侯”。他和左官等骄横贪暴,兄弟亲戚都为州郡刺史、太守,侵夺人民。后被司隶校尉韩演劾奏,贬为都乡侯。卒于家。瑗,音院。

【译文】杨震的中子杨秉,字叔节,汉桓帝延熹五年,担任太尉。这正是宦官当道的时候,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时任益州刺史,多有贪污罪行,危害整个益州。杨秉弹劾侯参,(皇帝下令)用槛车把侯参征召到廷尉。侯参(畏罪)自杀。杨秉接着参奏侯览和中常侍具瑗,最终侯览被免去了官职,具瑗被削减了封国。每逢朝廷有得失,他都尽忠规谏,意见多被采纳。杨秉生性不饮酒,曾从容安详地说:“我不会被三

种东西所迷惑，即酒、色、财。”

【原文】秉子赐^①，字伯献。为司徒。坐辟党人免^②。复拜光禄大夫^③。光和元年^④，有虹霓^⑤昼降于嘉德殿^⑥前。帝恶之，引赐入金商门^⑦，使中常侍曹节^⑧、王甫^⑨，问以祥异祸福所在。赐仰天而叹，谓节等曰：“吾每读《张禹传》^⑩，未尝不愤恚叹息，既不能竭忠尽情^⑪，极言^⑫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还女壻^⑬，至令朱游^⑭欲得尚方斩马剑^⑮以治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学，充师傅之末^⑯，累世见宠，无以报国，猥当大问^⑰，死而后已。”乃手书对曰：“臣闻之经传^⑱。或得神^⑲以昌，或得神以亡。国家休明^⑳，则鉴^㉑其德；邪辟昏乱^㉒，则视其祸。今殿前之气，应为虹霓，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诗人所谓‘蝮螭’^㉓者也。今内多嬖幸，外任小臣，上下并怨，喧哗盈路，是以灾异屡见，前后丁宁^㉔。今复投霓^㉕，可谓孰^㉖矣。《易》曰：‘天垂象^㉗，见吉凶，圣人则之。’今妾媵、嬖人、阉尹^㉘之徒，共专国朝^㉙，欺罔日月^㉚。又鸿都^㉛门下，招会群小^㉜，造作赋说^㉝，以虫篆^㉞小技，见宠于时，如欢兜、共工^㉟，更相荐^㊱说，旬月^㊲之间，并各拔擢^㊳。乐松处常伯^㊴，任芝居纳言^㊵，郗俭、梁鹄^㊶以便辟^㊷之性、佞辩^㊸之心，各受丰爵不次之宠^㊹。而令搢绅^㊺之徒，委伏畎亩^㊻，口诵尧舜之言，身蹈^㊼绝俗之行，弃捐^㊽沟壑，不见逮及。冠履倒易，陵谷^㊾代处，从小人之邪意，顺无知^㊿之私欲，不念《板》《荡》^①之作、‘虺蜴’^②之诫。殆哉之危，莫过于今。幸赖皇天垂象谴告^③。《周书》^④曰：‘天子见怪^⑤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惟^⑥陛下慎经典之诫，图变复^⑦之道，斥远佞巧^⑧之臣，速征鹤鸣之士^⑨，内亲张仲^⑩，外任山甫^⑪，断绝尺一^⑫，抑止盘游^⑬，留思庶政^⑭，无敢怠遑^⑮。冀上天还威，众变可弭^⑯。老臣过受师傅之任，数蒙宠异^⑰之恩，岂敢爱惜垂没^⑱之年，而不尽其悽悽^⑲之心哉！”

【注释】①赐：杨赐，字伯献，祖杨震，父杨秉，皆大儒。少传家学，笃志博

闻。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不答州郡礼命。后辟大将军梁冀府，非其本意。出除陈仓令，因病不行。公车征不至，连辞三公之命。后以司空高第，再迁侍中、越骑校尉。②坐辟党人免：坐，因为、由于。辟，征召、荐举。党人，朋党。免，解职。③光禄大夫：战国时代置中大夫，汉武帝时始改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掌顾问应对，隶于光禄勋。④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光和，公元178年至公元184年，汉灵帝刘宏的第三个年号，共七年。⑤虹霓：即蜺。为雨后或日出、日没之际天空中所现的七色圆弧。虹霓常有内外二环，内环称虹，也称正虹、雄虹；外环称霓，也称副虹、雌虹或雌霓。又以虹霓为二气不正之交，象征淫奔、作乱。⑥嘉德殿：李贤注：“《洛阳记》，殿在九龙门内。”⑦金商门：戴延之《西征记》曰：“太极殿西有金商门。”⑧曹节(?—公元181年)：字汉丰，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东汉时大宦官。汉桓帝时受宠，以迎立汉灵帝之功封长安乡侯。太后窦妙的父亲窦武有剪除宦官之意，但窦太后却迟迟不能下定决心。事情泄露后，曹节劫持窦太后、汉灵帝，矫诏杀窦武、陈蕃。不久兴第二次党锢之祸，天下正人端士一空。后奸虐弄权，扇动内外，人忤其意者，非死即黜。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刺史、太守、县令长，弟曹破石为越骑校尉，淫暴无道。后任尚书令。⑨王甫：东汉大宦官。第一次党锢之祸时，审讯范滂，为滂之大义所动，士人多得解桎梏。窦武谋诛宦官，事泄，王甫与曹节等劫持灵帝，杀窦武、陈蕃，连结曹节、段熲等弄权多年。后杨彪、阳球发其奸，下狱，死于杖下，尸被磔。⑩张禹传：《汉书·张禹传》。张禹(?—公元前5年)，字子文，河内轵(今河南济源东)人。曾从沛郡施雠学《易》，从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汉成帝即位，崇经学，敬重师傅，以师赐禹爵关内侯，食邑六百户，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为丞相，封安昌侯。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致仕还乡，虽居家，仍参与国家大政的制定和实施。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卒，谥“节侯”。⑪竭忠尽情：竭忠，竭尽忠诚。尽情，尽心尽力。⑫极言：竭力陈说。⑬留意少子，乞还女壻：壻，古同“婿”。汉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张禹为丞相，封安昌侯。禹每疾，成帝辄以起居闻，车驾日临问之，拜禹床下。禹顿首谢恩，言“老臣有四男一女，

爱女甚于男，远嫁为张掖太守萧咸妻，不胜父子私情，思与女相近”。成帝即时徙咸为弘农太守。又禹少子未有官，成帝临候禹，禹数视其少子，成帝即禹床下拜为黄门给事中。⑭朱游：李贤注：“朱云字游。张禹以帝师尊，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不能匡主，臣愿得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头，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⑮尚方斩马剑：尚方制作的御用剑，因极锋利，言可斩马，故名。颜师古曰：“尚方，少府之属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斩马剑，剑利可以斩马也。”⑯末：泛指末位、后列。多用作谦词。⑰猥当大问：猥，副词，犹辱、承，谦词。大问，谓帝王的垂询。⑱经传：儒家典籍经与传的统称。传是阐释经文的著作。⑲得神：谓得到神灵（降临）。⑳休明：美好清明。用以赞美明君或盛世。㉑鉴：照察。㉒邪辟昏乱：邪辟，亦作“邪僻”，乖谬不正。昏乱，昏庸无道、糊涂妄为。㉓蝮螫：音地东，亦作“蝮螫”。虹的别名。《诗·鄘风·蝮螫》：“蝮螫在东，莫之敢指。”毛传：“蝮螫，虹也。”㉔丁宁：嘱咐，告诫。㉕投霓：谓天降虹霓，示天下将乱。《后汉书·杨赐传》：“案《春秋谶》曰：‘天投霓，天下怨，海内乱。’”㉖孰：“熟”的古字。程度深，指事物发展到最终的阶段或相当的程度。李贤注：“孰，成也。”㉗垂象：显示征兆。㉘妾媵嬖人阉尹：妾媵，古代诸侯贵族女子出嫁，以姪娣从嫁，称媵（音硬），后因以“妾媵”泛指侍妾。嬖人，身份卑下而受宠爱的人，指姬妾、侍臣、左右等。阉尹，管领太监的官。㉙国朝：国政，朝政。㉚日月：喻指帝后。语本《礼记·昏义》：“故天子之与后，犹日之与月。”㉛鸿都：光和元年设在鸿都门的学校。专习辞赋书画，出授高级官职。因校址设在洛阳鸿都门而得名。㉜群小：众小人。㉝赋说：赋，文体名，是韵文和散文的综合体，讲究词藻、对偶、用韵。最早以“赋”名篇的为战国荀况，今实存《礼赋》《知赋》等五篇。后盛行于汉、魏、六朝。说，文体名，一种用来阐述某种道理或主张的文章。㉞虫篆：犹雕虫。喻指末技。李贤注：“《法言》曰：‘赋者，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篆，音赚。㉟欢兜、共工：欢兜，人名，尧时佞臣。共工，古史传说人物，为尧臣，和欢兜，三苗，鯀并称为“四凶”被流放于幽州。㊱荐：推荐，介绍。㊲旬月：十天至一个月。指较短的时日。㊳拔擢：选拔提升。㊴乐松处常伯：乐

松，东汉大臣，历任鸿都文学、侍中、奉车都尉，为汉灵帝宠臣。乐松本“出于微蔑，斗筭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后汉书·酷吏列传》），因为工书画擅言辞为鸿都学士，继而受到汉灵帝的宠信。乐松不顾民心众议，怂恿汉灵帝修建西园，劳民伤财，为世人痛恨。常伯，周官名，君主左右管理民事的大臣，以从诸伯中选拔，故名，后因以称皇帝的近臣，如侍中、散骑常侍等。④⑩任芝居纳言：任芝，生平不详。纳言，古官名，主出纳王命。《书·舜典》：“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孔安国传：“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秦汉不置，王莽依古制，改大司农为纳言，有纳言将军严尤。④⑪郗俭、梁鹄：郗俭，生平不详。郗，音希。梁鹄，字孟皇（也有记作孟黄），安定乌氏人，东汉书法家。④⑫便辟：亦作“便僻”。谄媚逢迎。④⑬佞辩：谄媚善辩。④⑭各受丰爵不次之宠：丰爵，尊显的爵位。不次，不依寻常次序，犹言超擢、破格。④⑮播绅：音进申。插笏于绅。播，插。《仪礼·乡射礼》：“三耦皆执弓，播三而挟一个。”郑玄注：“播，插也。插于带右。”绅，古代仕宦者和儒者围于腰际的大带，后用为官宦或儒者的代称，此地指儒者或有识之士大夫。④⑯委伏吠亩：委伏，委弃埋没。吠亩，亦作“吠亩”，本指田地、田野，引申指民间。④⑰蹈：履行，遵循。④⑱弃捐：抛弃，废置。④⑲陵谷：《诗·小雅·十月之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毛传：“言易位也。”郑玄笺：“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处上之谓也。”后因以“陵谷”比喻君臣高下易位。④⑳无知：指不明事理的人。㉑板、荡：《板》《荡》都是《诗·大雅》中讥刺周厉王无道而导致国家败坏、社会动乱的诗篇。后因以指政局混乱或社会动荡。㉒虺蜴：音悔易。蜥蜴。《诗·小雅·正月》：“哀今之人，胡为虺蜴。”孔颖达疏：“虺蜴之性，见人则走，民闻王政，莫不逃避，故言为虺蜴也。”朱熹《诗集传》：“虺、蜴，皆毒螫之虫也……哀今之人，胡为肆毒以害人？”后用以为典，比喻肆毒害人者。㉓谴告：谴责警告。㉔周书：《尚书·周书》。㉕见怪：见到怪异的事物。㉖惟：愿，希望。㉗变复：古时主张“天人感应”的儒家学者提倡以祭祀祈祷来消除灾祸，恢复正常，谓之“变复”。㉘佞巧：谄佞巧诈。㉙鹤鸣之士：指有才德声望的隐士。㉚张仲：周宣王贤臣。《诗经》曰：“张仲孝友。”㉛山甫：即仲山甫。一作仲山父。周太王古公亶

父的后裔，周宣王元年（公元前827年），受举荐入王室，任卿士（相当于后世的宰相），位居百官之首，封地为樊，从此以樊为姓，为樊姓始祖，所以又叫“樊仲山甫”“樊仲山”“樊穆仲”。⑥②断绝尺一：尺一，亦称“尺一牍”“尺一板”。古时诏板长一尺一寸，故称天子的诏书为“尺一”。苏舆曰：“诏书上不经天子下不归台阁，殆如唐世斜封之类。故赐请断绝尺一。”⑥③盘游：游乐。⑥④留思庶政：留思，犹留心、关心。庶政，各种政务。⑥⑤怠遑：懈怠而闲暇。⑥⑥弭：止息。⑥⑦宠异：指帝王给以特殊的尊崇或宠爱。⑥⑧垂没：亦作“垂歿”。垂死。⑥⑨悽悽：音楼楼。勤恳、恭谨貌。

【译文】杨秉的儿子杨赐，字伯猷，官居司徒。曾因荐举党人被免职，后又被拜为光禄大夫。灵帝光和元年，有虹霓白天降落在嘉德殿前。灵帝对这种现象很厌恶，召杨赐进金商门，让中常侍曹节、王甫询问这种现象的祥异祸福。杨赐仰天而叹，对曹节等说：“我每次读《张禹传》，没有不愤恨叹息的。张禹既不能竭尽忠诚，尽心尽力地陈说国家的紧要事项，却只关心小儿子，乞求成帝调回在远地的女婿，以至使朱云想得到尚方斩马剑来惩处他，这的确是应该的。我以微薄的人才，充任帝师之列，累世受到宠爱，却无以报效国家。如今受到皇上的垂询，（唯有尽心尽力）死而后已。”于是亲自写奏书回答说：“臣从经传上得知，有时国家因出现神异现象而昌盛，有时国家因出现神异现象而败亡。国家政治清明，则可从此看出其仁德；国家混乱，则可从中看出其祸患。现在殿前的云气，应当是虹霓，这都是因妖邪所形成的，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这也就是诗人所说的蝮螭。当今朝廷内多是皇上宠爱的狎昵之人，对外则信任小人，上下都在怨恨，路人议论纷纷，所以灾异现象多次发生，上天反复地叮嘱提醒。现在又降下虹霓，可说是告诫得很周详了。《易经》上说：‘上天垂示各种征兆，从中可见吉凶之理，圣人遵照天意来行事。’现在妾媵、嬖人、阉宦这一类人共同把持朝政，欺罔皇上与皇后。又在鸿都门下招揽了一群小人，造赋

作说,用雕虫小技得宠于当朝,像古代的欢兜、共工等坏人一样互相吹捧,短时间内都会得到提拔。乐松做了常伯,任芝官居纳言,郝俭、梁鹄都以谄媚逢迎的习性、奸佞善辩之心术,各自被授予显要的爵位,得到破格提拔的宠爱。而有识之士则被埋在民间,虽然口中述说着尧舜的言论,践行着超俗的行谊,却被遗弃在沟壑乡野之中,不能被朝廷任用。鞋子帽子穿戴颠倒,高山深谷变换位置。(在上者)听从小人们的邪意,顺遂不明事理之人的私欲,不考虑《板》《荡》之诗创作的缘由,和《小雅·正月》中以虺蜴(毒虫)比喻恶人的告诫。形势危险,再没有像今天这么严重了。幸亏上天垂示征兆以谴责警告。《周书》上说:‘天子看到怪异现象就会修养德行,诸侯看到怪异现象就会整顿政务。’希望陛下慎重对待经典上的告诫,谋求消除灾异恢复正常的办法,斥退疏远谄佞巧诈的臣子,赶快征召有才德声望的隐士。在朝内亲近像张仲那样的孝友之人,在外任用像仲山甫那样的贤臣。断绝不当的诏书,抑制游乐之事,关心政务,不敢懈怠,以期上天收回其威怒,各种怪异现象就可以止息了。老臣愧受帝师之任,多次蒙受陛下特殊的尊宠之恩,怎么敢爱惜垂暮之年,而不竭尽勤恳的忠心呢?”

【原文】张皓^①,字叔明,犍为^②人也。子纲^③,字文纪,为侍御史^④。时顺帝^⑤委纵^⑥宦官,有识危心^⑦。纲常感激^⑧,慨然^⑨叹曰:“秽恶^⑩满朝,不能奋身出命^⑪,埽^⑫国家之难,虽生吾不愿也。”退而上书曰:“《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⑬。’寻^⑭大汉初隆,及中兴之世^⑮,文、明二帝^⑯,德化^⑰尤盛。观其治为,易循易见,但恭俭守节、约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⑱,不过两人,近幸赏赐,裁满数金,惜费重民,故家给人足^⑲。而顷者^⑳以来,不遵旧典^㉑,无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骄之,而复害之,非爱民重器^㉒、承天顺道^㉓者也。伏愿陛下割损^㉔左右,以奉天心。”书奏,不省。

【注释】①张皓(公元49年—公元132年):汉留侯张良六世孙。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拜为廷尉(九卿之一,掌刑狱)。顺帝即位(公元126年),拜皓为司空(三公之一,相当于丞相)。任中,皓以向朝廷推荐贤才闻名,深受世人称赞。永建四年(公元129年),皓因体弱免官。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卒,享年八十三岁。②犍为:古郡名,汉置,治所在今四川省宜宾市,属益州。③纲:张纲(公元108年—公元143年),张皓之子。顺帝时任侍御史后在广陵任职,病歿于任上,年仅三十六岁。④侍御史:官名。秦置,汉沿设,在御史大夫之下。受命于御史中丞,或给事殿中,或举劾非法,或督察郡县,或奉使出外执行指定任务。亦号为“绣衣直指”。⑤顺帝:汉顺帝刘保(公元115年—公元144年),东汉第七位皇帝。汉安帝长子。公元125年即位,在位二十年。终年三十岁,葬于宪陵。⑥委纵:放任。⑦有识危心:有识,指有见识的人。危心,谓心存戒惧。⑧感激:感奋激发。引申指激动,有生气之意。⑨慨然:感慨貌。⑩秽恶:邪恶,污浊。⑪奋身出命:奋身,谓奋力投身于某一活动。出命,献出生命。⑫埽:除掉,消灭。⑬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语出《诗·大雅·假乐》。李贤注:“愆,过也。率,循也。言成王令德,不过循用旧典之文。”⑭寻:重温。⑮中兴之世:此指东汉初年的“光武中兴”。⑯文明二帝:指(西汉)文帝和(东汉)明帝。⑰德化:犹德教。⑱中官常侍:中官,宦官。常侍,官名,皇帝的侍从近臣。秦汉有中常侍,魏晋以来有散骑常侍,隋唐内侍省有内常侍,均简称常侍。⑲家给人足:家家富足,人人饱暖。⑳顷者:近来。㉑旧典:旧时的制度、法则。㉒器:指鼎彝等传国之重器。亦指政权。㉓承天顺道:承天,承奉天道。顺道,顺从道义、遵循规律。㉔割损:割削,减损。

【译文】张皓,字叔明,犍为郡人。他的儿子张纲,字文纪,为侍御史。当时汉顺帝任用并纵容宦官,有远见卓识的人感到忧心。张纲常常感怀激忿,慨然叹息说:“邪恶之人遍满朝廷,而不能奋不顾身出来扫除国家的危难,既使活在世上我也不愿意。”退朝后又上书说:“《诗经》上说:‘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不失误,不忘祖,一切都按照原来

的规章制度来办事)。”想当年大汉初隆和中兴的时候,文帝和明帝的德教尤为兴盛。观察他们治国的措施,很容易被遵循和理解,无非是(能做到)恭敬节俭、坚守节操、约束自己的行为并且崇尚道德罢了。宦官和常侍不过才有两个人,对身边宠幸之人的赏赐顶多数金,(皇帝能够)节俭费用,重视人民,所以百姓都能丰衣足食。可是近年以来,(朝廷)不遵守旧时法度,没有功劳的小人,都有了官爵,使得他们富贵和骄纵起来,然后又诛杀了他们。这不是爱民重国、承奉天道、顺从道义的做法呀。乞望陛下削减左右小人,以承奉上天之心。”奏书呈上,顺帝不予理睬。

【原文】汉安元年^①,选遣八使,巡行^②风俗,皆耆儒知名^③,多历显位^④,唯纲年少,官次^⑤最微。余人受命之部^⑥,而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⑦,曰:“豺狼当路^⑧,安问狐狸^⑨!”遂奏曰:“大将军冀^⑩、河南尹不疑^⑪,蒙外戚^⑫之援,荷^⑬国厚恩,以刍菟之资,居阿衡^⑭之任,不能敬敷扬五教^⑮,翼赞日月^⑯,而专为封豕长蛇^⑰,肆其贪叨^⑱,甘心好货^⑲,纵恣^⑳无底,多树谄谀^㉑,以害忠良。诚天威^㉒所不赦,大辟^㉓所宜加也。谨条^㉔其无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以切齿者也。”书奏御,京师震竦^㉕。时冀妹为皇后^㉖,内宠方盛,诸梁姻族^㉗满朝,帝虽知纲言直,终不忍用。

【注释】①汉安元年:即公元142年。汉安,公元142年至公元144年,东汉顺帝刘保的第四个年号。②巡行:出行巡察,巡视。③耆儒知名:耆儒,德高的老儒。知名,声名为世所知。④显位:高位。⑤官次:官阶,官吏的等级。⑥部:古时行政区域名。⑦都亭:都邑中的传舍。秦法,十里一亭,郡县治所则置都亭。⑧豺狼当路:比喻暴虐奸邪的人掌握国政。豺狼,豺与狼,皆凶兽,比喻凶残的恶人。⑨狐狸:兽名。狐和狸本为两种动物,后合指狐。常喻奸佞狡猾的坏人。⑩冀:梁冀(?—公元159年),字伯卓,安定(今甘肃泾川)人,是东汉时期外

群书治要译注

戚出身的权臣。桓帝时为大将军，在任期间，结党营私，专擅朝政，后被桓帝诛灭。⑪河南尹不疑：河南尹，东汉时期官职。东汉建都于河南郡洛阳县，为提高河南郡的地位，其长官不称太守而称尹，掌管洛阳附近的二十一县。不疑，梁不疑，汉朝安定（今甘肃泾川）人。梁商之子，喜读经书，善待士人，本初元年，担任光禄勋，与其兄梁冀关系不好。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梁商死，梁不疑官河南尹。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秋，因梁冀立桓帝刘志有功，梁冀增封食邑一万三千户，梁不疑被封为颍阳侯。晚年与弟梁蒙居乡，不预外事。⑫外戚：指帝王的母族、妻族。⑬荷：承受，承蒙，特指承受恩德。⑭阿衡：商代官名。师保之官。引申为任国家辅弼之任、宰相之职。⑮敷扬五教：敷扬，传播宣扬。五教，五常之教，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道德的教育。⑯翼赞日月：翼赞，辅佐。日月，喻指帝后。《礼记·昏义》：“故天子之与后，犹日之与月”。⑰封豕长蛇：亦作“封豨修蛇”。大猪与长蛇。喻贪暴者。⑱贪叨：贪得。⑲甘心好货：甘心，纵情。好货，贪爱财物。⑳纵恣：亦作“纵姿”。肆意放纵。㉑谄谀：指长于阿谀奉承的人。㉒天威：上天的威严，上天的威怒。㉓大辟：古五刑之一，谓死刑。㉔条：条奏。㉕震竦：震惊，惊惧。㉖冀妹为皇后：指顺烈皇后（公元106年—公元150年）梁妠，汉顺帝刘保的皇后。安定乌氏（今甘肃省平凉县西北）人，梁商之女，梁冀之妹。㉗姻族：有姻亲关系的各家族或其成员。

【译文】顺帝汉安元年，朝廷选派八位使者到各地视察民情。使者大多是年老而德高的知名儒者，都曾先后担任过要职，只有张纲年纪轻轻，官位最低。其他人都奉命前往各地巡行去了，只有张纲把车轮埋在洛阳都亭，说：“豺狼一般暴虐奸邪的人当政，为什么还要查问那些像狐狸一样奸佞狡猾的坏人呢！”遂即上书说：“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承蒙是外戚的关系，受到国家的厚恩，以割草打柴这种卑微小人的资质，却身居国家辅弼之职。他们不能恭敬地弘扬五伦教义，辅佐帝后，而专做贪暴的坏事，放纵贪欲，贪财好货，肆意放纵没有限

度，培植了很多善于阿谀奉承的人，来陷害忠良。这些实在是天威所不能赦免，应该处以死刑的罪行呀。现谨列举他们目无君王的十五件事，这些都是为人臣子所切齿痛恨的啊。”这封上书呈给皇帝后，整个京师为之震惊。当时梁冀的妹妹是皇后，正受皇上宠幸，梁姓的姻亲布满朝廷。皇上虽然知道张纲之言忠直，最终还是不忍采纳。

【原文】时广陵^①贼张婴等众数万人，杀刺史、二千石^②，寇乱^③杨、徐间，积^④十余年，朝廷不能讨^⑤。冀乃讽^⑥尚书，以纲为广陵太守，因欲以事中^⑦之。前遣郡守，率^⑧多求兵马，纲独请单车之职。既到，乃将吏卒十余人，径造婴垒^⑨，申示国恩^⑩。婴初大惊，既见纲诚信，乃出拜谒^⑪。纲延置^⑫上坐，问所疾苦^⑬。乃譬^⑭之曰：“前后二千石，多肆贪暴，故致公等怀愤相聚。二千石信^⑮有罪矣，然为之者又非义^⑯也。今主上仁圣，欲以文德^⑰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禄相荣，不愿以刑罚相加，今诚转祸为福之时也。若闻义不服，天子赫然^⑱震怒，荆、杨、兖、豫大兵云合^⑲，岂不危乎？若不料疆弱^⑳，非明也；弃善取恶，非智也；去顺效逆，非忠也；身绝血嗣^㉑，非孝也；背正从邪，非直也；见义不为，非勇也。六者成败之几，利害所从，公其深计之。”婴闻之泣下，曰：“荒裔^㉒愚民，不能自通^㉓朝廷，不堪侵枉^㉔，遂复相聚偷生^㉕，若鱼游釜^㉖中，喘息^㉗须臾间耳。今闻明府^㉘之言，乃婴等更生之晨^㉙也。既自陷不义，实恐投兵^㉚之日，不免孥戮^㉛。”纲约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婴深感悟，乃辞还营。明日将所部万余人，与妻子面缚^㉜归降。纲乃单车入婴垒，大会，置酒为乐，散遣^㉝部众，任从所之，亲为卜居宅^㉞、相田畴^㉟，子弟欲为吏者，皆引召之。民情悦服，南州晏然^㊱。朝廷论功当封，梁冀遏绝^㊲，乃止。天子嘉美^㊳，欲擢^㊴用纲，而婴等上书乞留，乃许之。

【注释】①广陵：即广陵郡。西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改江都国

群书治要译注

为广陵国，领广陵、江都、高邮、平安（今宝应县部分）四县。治广陵县（今扬州市区）。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广陵国改江平郡，郡治广陵县改安定县。东汉时，或为郡，或为国。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广陵郡领广陵、江都、高邮、平安等十一县。②二千石：汉官秩，又为郡守（太守）的通称。汉郡守俸禄为两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因有此称。③寇乱：侵扰。④积：经过。⑤讨：惩治有罪，征讨。⑥讽：用委婉的语言暗示、劝告或讥刺、指责。⑦中：中伤，陷害。⑧率：大概，一般。⑨径造婴垒：径造，直接往访，谓不请人介绍而径自拜访。垒，指军营。⑩申示国恩：申示，申明表示。国恩，指封建时代王朝或君主所赐予的恩惠。⑪拜谒：拜见。⑫延置：延，邀请。置，安置。⑬疾苦：憎恶，厌恨。⑭譬：晓谕，劝导。⑮信：果真，确实。⑯非义：不义，不合乎道义。⑰文德：指礼乐教化。与“武功”相对。⑱赫然：盛怒貌。⑲云合：云集，集合。⑳疆弱：《后汉书》原文作“强弱”，即强弱。㉑血嗣：指子孙。李贤注：“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㉒荒裔：指边远地区。㉓通：通报，传达。㉔侵枉：侵害而使受冤枉。㉕偷生：苟且求活。㉖釜：古炊器。敛口，圜底，或有二耳。其用如鬲，置于灶口，上置甑以蒸煮。盛行于汉代。有铁制的，也有铜和陶制的。㉗喘息：呼吸。㉘明府：汉魏以来对郡守牧尹的尊称。又称明府君。㉙更生之晨：更生，新生，重新获得生命。晨，通“辰”，时、日。㉚投兵：放下武器。㉛拏戮：多用于杀戮之意。㉜面缚：双手反绑于背而面向前。古代用以表示投降。㉝散遣：遣散。㉞卜居宅：卜，选择。居宅，住宅。㉟相田畴：相，看、观察。田畴，泛指田地。㊱南州晏然：南州，泛指南方地区。晏然，安宁；安定。㊲遏绝：阻止禁绝。㊳嘉美：称许，赞美。㊴擢：举拔，提升。

【译文】当时，广陵的反贼张婴等数万人，杀了刺史、太守，侵扰扬州、徐州一带，经过十多年了，朝廷却一直不能讨伐征服他们。于是梁冀暗示尚书，派张纲担任广陵太守，想借此来陷害他。先前派遣的郡守，一般都会向朝廷要求很多的兵马，唯独张纲却请求单车赴任。到任以后，就率领十多个官兵，径直造访张婴的军营，（向张婴）表明了朝

廷的恩惠。张婴起初非常吃惊，既而见到张纲诚恳忠信，才出来拜见。张纲请他坐在上座，询问他的疾苦，接着就劝导他说：“前后任职的太守大多放纵其贪暴之行，所以致使你们心怀愤怒聚到了一起。以往的太守确实有罪，然而你们这样做也不合乎道义。如今皇上仁慈圣明，希望以文德平服叛乱，所以派我前来，想用赐予爵禄使你们荣耀，不想用刑法惩罚你们，现今实在是转祸为福的好时机啊！如若听闻仁义的诏命却不顺服，一旦天子赫然震怒，派遣荆、扬、兖、豫等州的大军聚集于此，你们岂不就危险了吗？如果不能正确估量双方力量的强弱，就是不明智；放弃良善而趋从邪恶，就是不聪明；放弃顺服而效仿叛逆，就是不忠诚；身死绝嗣，就是不孝顺；违背正道而走向邪路，就是不正直；看到正义的事而不去做，就是不勇敢。这六方面是关系到你们成败的关键，从利还是从害，希望您仔细考虑。”张婴听罢泪下，说：“我们是荒远地区的愚民，无法和朝廷直接沟通，因不堪忍受（地方官的）侵害而受冤枉，才聚在一起苟且求生，我们就好像是游在锅中的鱼，只能喘息苟活一时罢了。今天听了大人您的一番话，就是我张婴等人的重生之日啊！（但是）我们自己已经陷于不义之地，实在害怕投降之后，仍然免不了被杀戮的命运。”张纲（于是）便以天地为约定，并对着日月发誓，张婴被深深地感动并醒悟，于是拜辞回营。第二天，张婴率领部下一万余人和妻子儿女，双手反绑投降归顺。张纲就驾着单车进入张婴的营地和大家相会，置酒为乐，然后遣散了张婴的部下，任由他们离去。他并亲自为他们选住宅、看田地。他们的子弟想要当差的，都引用征召他们。于是人民心悦诚服，南方得以平定。朝廷评定其功劳应当封赏，而梁冀从中阻挠，于是没有封赏。天子对他称许赞美，想提拔重用张纲，而张婴等人上书乞求让张纲留任广陵，皇上就应允了。

【原文】纲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携诣府，赴哀^①者不可胜数。纲自被疾^②，吏民咸为祠祀^③求福，皆言：千秋万岁，何时复见此君。张

婴等五百余人，制服行丧^④，送到犍为，负土成坟^⑤。诏拜纲子续为郎中^⑥，赐钱百万。

【注释】①赴哀：奔丧（古代凡闻君、亲、尊长之丧，从外地赶往吊唁或料理丧事均称“奔丧”）。②被疾：犹被病（疾病缠身）。③祠祀：祭祀，立祠祭神。④制服行丧：制服，指丧服。行丧，举办丧事。⑤负土成坟：背土筑坟。古代认为是一种孝义的行为。⑥郎中：官名。始于战国，秦汉沿置。掌管门户、车骑等事。内充侍卫，外从作战。另尚书台设郎中，司诏策文书。晋武帝置尚书诸曹郎中，郎中为尚书曹司之长。

【译文】张纲在广陵郡任职一年后逝世。百姓们扶老携幼，到张纲府邸吊唁的人多得无法计数。自从张纲患病，官吏和百姓就都为他立祠祭神求福，（大家）都说：“千秋万世，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这样的太守呢？”（张纲过世后）张婴等五百多人穿着丧服为他举办丧事，（他们把灵柩）送到犍为（张纲的老家），背土筑坟。后来皇帝下诏任张纲的儿子张续为郎中，赏赐钱财百万。

【原文】种暠^①，字景伯，河南人也。举孝廉^②。顺帝（旧无顺帝二字，补之）擢暠，监太子^③于承光宫中。常侍高梵从中^④单驾出迎太子，时太傅杜乔^⑤等疑不欲从，惶惑^⑥不知所为。暠乃手剑当车^⑦，曰：“太子国之储副^⑧，民命所系^⑨。今常侍来无诏信^⑩，何以知非奸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辞屈^⑪，驰命奏之。诏报，太子乃得去。乔退而叹息，愧暠临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⑫，称善者良久。出为益州刺史，宣恩远夷^⑬，开晓殊俗^⑭，岷山^⑮杂落，皆怀服^⑯汉德焉。

【注释】①种暠：暠，音搞，东汉大臣。父亲是定陶县令，有资财三千万。父亲去世后，种暠全都赈济了宗族及邑里贫穷的人。先后任侍御史、益州刺史、

凉州刺史、南郡太守、大司农。延熹四年，迁为司徒。曾推举桥玄、皇甫规等人，都是称职的名臣。种暠在位三年，薨，时年六十一岁。并州、凉州边境上的人都为他举哀。②孝廉：孝，指孝悌者；廉，清廉之士。分别为古代选拔人才的科目。始于汉代，在东汉尤为求仕者必由之途。后往往合为一科。亦指被推选的士人。汉朝“举孝廉”制度规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③监太子：监，本指察看、督察，此有监护之意。太子，汉顺帝太子刘炳（即后来之冲帝）。④中：特指官禁之内。亦借指朝廷。⑤太傅杜乔：太傅，此指太子太傅。杜乔（？—公元147年），字叔荣，后汉河内林虑（今河南林州）人。杜乔为官正直，不与贪官同流合污，最终在牢狱中身陨。⑥惶惑：疑惧；疑惑。⑦手剑当车：手剑，持剑。当，阻挡。⑧储副：国之副君。指太子。⑨系：维系。指将事物联结聚集起来，使不涣散。⑩诏信：诏，诏书。信，符契、凭证。⑪辞屈：谓理屈辞穷。⑫持重：稳重，谨慎。⑬宣恩远夷：宣恩，宣扬皇帝的恩德。远夷，指远方的少数民族。⑭开晓殊俗：开晓，开导使明白。殊俗，指风俗不同的远方。⑮岷山：山名。在四川省北部，绵延四川、甘肃两省边境。为长江、黄河分水岭，岷江、嘉陵江支流白龙江发源地。⑯怀服：亦作“怀伏”。内心顺服。

【译文】种暠，字景伯，河南人，曾被推举为孝廉。汉顺帝提拔种暠在承光宫中监护太子。常侍高梵从宫中驾驶单车出来迎接太子，当时太傅杜乔等犹豫着不想依从，但又惶惑而不知该怎么办好。种暠于是手持利剑挡在车前，说道：“太子是国家皇位的继承人，关系到天下百姓的命运。如今常侍来迎接太子，却没有诏书符契，怎么知道不是奸邪呢？今日宁死不从。”高梵理屈辞穷，只好快速回朝奏明皇帝。皇帝有诏报来，太子这才得以跟随而去。杜乔回去后十分感叹，自愧不能像种暠那样临事不惑。皇帝也称赞种暠稳重谨慎，赞扬了他很长时间。后来种暠出任益州刺史，向边远的少数民族宣扬皇上的恩德，开导晓谕远方风俗不同的人民。岷山地区的许多部落都由衷地顺服汉朝的恩德。

【原文】刘陶^①，字子奇，一名伟，颍川^②人也。时大将军梁冀专朝，而桓帝^③无子，连岁荒饥，灾异数见，陶时游^④大学，乃上疏陈事曰：“臣闻人非^⑤天地无以为生，天地非人无以为灵。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不宁。夫天之与帝，帝之与民，犹头之与足，相须^⑥而行也。伏惟陛下袭常存之庆^⑦，循不易之制，目不视鸣条之事^⑧，耳不闻檀车^⑨之声，天灾不有痛于肌肤，震食^⑩不即损于圣体，故蔑三光^⑪之谬，轻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伤^⑫，克成^⑬帝业，功既显矣，勤亦至矣。流福遗祚^⑭，至于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轨^⑮，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⑯，委授国柄^⑰，使群丑刑隶^⑱，芟刈^⑲小民，雕敝诸夏^⑳，虐流远近，故天降众异，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竞令虎豹窟于麇场^㉑，豺狼乳于春囿^㉒，斯岂唐咨禹稷^㉓、益典朕虞^㉔之意哉！又今牧守长吏^㉕，上下交竞^㉖，封豕长蛇^㉗，蚕食^㉘天下，货殖^㉙者为穷冤之魂，贫馁^㉚者作饥寒之鬼，高门获东观之辜^㉛，丰室罗^㉜妖叛^㉝之罪，死者悲于窀穸^㉞，生者戚^㉟于朝野。是愚臣所为咨嗟^㊱长怀叹息者也。且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㊲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㊳出于逸口，擅阎乐于咸阳^㊴，授赵高以车府^㊵，权去已^㊶而不知，威离身而弗顾。古今一揆^㊷，成败同势^㊸。愿陛下远览强秦之倾，近察哀、平^㊹之变，得失昭然^㊺，祸福可见。臣敢吐不时^㊻之议于讳言^㊼之朝，犹冰霜见日，必至消灭。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书奏，不省。

【注释】①刘陶：约公元157年前后在世，为人居简不拘小节。举孝廉，累官侍御史，封中陵卿侯。三迁尚书令，拜侍中。屡切谏，为权臣所畏。徙京兆尹，到职当出修官钱千万，陶耻以钱买职，称疾不听政。灵帝宿重其才，原其罪，征拜谏议大夫。通《尚书》《春秋》，著书数十万言，又作《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及上书言当世便事、条教、赋、奏、书、记、辩疑，几百余篇。②颍川：郡名，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置。以颍水得名。治所在阳

翟(今河南省禹州市),辖境相当于今河南登封市、宝丰以东,尉氏、郾城以西,新密市以南,叶县、舞阳以北地。两汉沿置。③桓帝:汉桓帝(公元132年—公元167年)刘志,东汉第十位皇帝,汉章帝曾孙,在位二十一年。谥号孝桓皇帝,庙号为“威宗”。④游:外出求学。⑤非:无,没有。⑥相须:亦作“相需”。互相依存,互相配合。⑦伏惟陛下袭常存之庆:伏惟,亦作“伏维”,下对上的敬词,多用于奏疏或信函,意为念及、想到。袭,继承、沿袭。常存,永久存在、长期存在。庆,福泽。⑧鸣条之事:指伊尹相汤伐桀,与桀战于鸣条之野的史实。借指征战之事。⑨檀车:古代车子多用檀木为之,故称。常用以指役车、兵车。李贤注:“檀车,兵车也。”⑩震食:亦作“震蚀”。地震和日、月食。⑪三光:日、月、星。⑫扶伤:谓扶助受伤的人。⑬克成:完成,实现。⑭遗祚:犹余福。⑮烈考之轨:烈考,显赫的亡父,后多用为对亡父的美称,此指先祖。轨,法则、制度、规矩。⑯妄假利器:妄,胡乱、随便。假,授予、给予。利器,李贤注:“利器谓威权也。”⑰国柄:国家权柄。⑱群丑刑隶:群丑,邪恶之众。刑隶,因犯罪被官府判作奴隶的人,亦特指阉人。⑲芟刈:音山易,割。引申为杀戮。⑳雕敝诸夏:雕敝,谓使衰落破败。诸夏,周代分封的中原各个诸侯国,泛指中原地区,亦指中国。㉑虎豹窟于麀场:窟,穴居、作巢。麀,音泥,幼鹿。㉒豺狼乳于春圃:乳,鸟兽等产卵、产子。李贤注:“乳,产也。”圃,古代帝王畜养禽兽以供观赏的园林,汉以后称苑。《诗·大雅·灵台》:“王在灵圃,麀鹿攸伏。”毛传:“圃,所以域养鸟兽也。”㉓唐咨禹、稷:唐,即唐尧,为帝啇次妃陈锋氏女庆都所生,祁姓,名放勋,号陶唐,谥曰尧,因曾为陶唐氏首领,故史称唐尧。咨,赞叹、赞赏。稷,后稷,周的始祖,名弃,曾经被尧举为“农师”,被舜命为后稷。㉔益典朕虞:益,即伯益,亦作伯翳、柏翳、柏益、伯翳,又名大费,相传为尧舜时大臣。《书·舜典》:“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史记·秦本纪》记载伯益是五帝中颛顼的后代,嬴姓的始祖,曾辅助大禹治水。典,掌管、主持、任职。朕虞,古官名,管理山泽。㉕牧守长吏:牧守,州郡的长官。州官称牧,郡官称守。长吏,指州县长官的辅佐。㉖交竞:相互争斗。㉗封豕长蛇:亦作“封豨修蛇”。大猪与长蛇。喻贪暴者。㉘蚕食:亦作“蚕蚀”。蚕食桑叶。喻逐渐侵

群书治要译注

占。②⑨货殖：谓经商营利。③⑩贫馁：贫穷饥馁。③⑪东观之辜：《孔子家语·始诛》：“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两观，汉刘向《说苑·指武》作“东观”。后因以“东观之殃”谓杀身之祸。辜，灾难、祸害。③⑫罗：通“罹”。遭遇。③⑬妖叛：妖，不正。叛，背叛。③⑭窀穸：音淳西，亦作“窀夕”。墓穴。③⑮戚：忧愁，悲伤。③⑯咨嗟：音资接，叹息。③⑰谀：谄媚的话。③⑱国命：国家的法令。③⑲擅阎乐于咸阳：擅，擅自、随意。阎乐，生卒年待考，秦朝人，赵高的女婿，曾任咸阳县令。秦二世三年，赵高与阎乐密谋，趁二世在望夷宫斋戒之机，阎乐率领党羽一千余人，假称皇宫内将有变乱，率兵围宫，逼二世自杀。④⑰授赵高以车府：赵高（？—公元前207年），秦二世时丞相，著名宦官（一说并非宦官），曾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秦始皇死后与李斯合谋篡改诏书，立始皇幼子胡亥为帝，并逼死始皇长子扶苏。秦二世即位后，他又设计陷害李斯，并成为丞相。后派人逼死秦二世，不久后被秦王子婴所杀。车府，即车府令，古代执掌乘舆之官。④⑱已：《后汉书》原文作“己”。④⑲一揆：谓同一道理、一个模样。④⑳势：这里指情势。④㉑哀、平：汉哀帝和汉平帝。④㉒昭然：明白貌。④㉓不时：不适时，不合时。李贤注：“不时谓不合于时也。”④㉔讳言：谓忌讳臣下谏诤。李贤注：“讳言谓拒谏也。”

【译文】刘陶，字子奇，又名刘伟，颍川郡人。当时大将军梁冀在朝专权，桓帝尚没有子嗣，国家连年饥荒，灾异现象多次发生。刘陶这时正在太学读书，于是上书陈述说：“我听说人没有天地就无法生存，天地如果没有人就不能显示它的灵气。所以帝王没有人民就无法存在，人民没有皇帝就无法安宁。上天和帝王、帝王和人民，就像头和脚的关系一样，是相互配合而行动的。臣想到陛下承袭着永久的福泽，遵循着恒定不变的制度，眼不见征战之事，耳不闻兵车之声，天灾不会刺痛您的肌肤，地震和日月之蚀也损害不到您的圣体，所以您才轻视日、月、星三光运行错乱的现象，看轻上天的威怒。想当初汉高祖兴兵起事，是从一介平民开始，他逐渐聚合已经离散的大众，救助被暴秦伤

害过的百姓，终于成就了帝王的功业。高祖的功绩既已十分显赫，而勤苦也达到了极点，流传下来的福德和基业，一直延续到陛下。然而陛下既不能光显先祖制定的法度，又忽视了高祖的勤政爱民，随便授予（小人）威权，将国家大权委托给别人，使得邪恶之众和宦官阉人像割草一样地杀戮人民，使国家衰败，远近的百姓都受到暴虐流毒的伤害。因此，上天降下许多异象来警诫陛下。然而，陛下您却并不悔悟，反而竞相让虎豹在鹿场中打洞穴居，任豺狼在春日的园林中繁衍生息，这难道是唐尧赞叹大禹、后稷，让伯益担任朕虞的本意吗？再者，当今的牧守长吏这些官员，上下之间互相争斗，如同大猪长蛇一样贪暴的人，逐渐蚕食天下。经商的人成为穷冤之魂，贫困的人成为饥寒之鬼，高门望族遭受杀身之祸，富裕人家蒙受反叛的罪名。死去的人在坟墓中悲痛，活着的人在朝野间忧伤。这些都是愚臣所为之叹息，长怀感慨的事啊。况且，当初秦朝将要灭亡时，直言谏诤者被杀，进谄言者受赏；于国于民有利的话凝结在忠臣的舌间不敢说出来，国家的法令却出于奸邪之人的口中。让阎乐在咸阳擅自妄为，授予赵高车府令的重任，权柄离开自己却浑然不知，威势远离自身也全然不顾。古今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成败的情势也是相同的。希望陛下远观强秦的倾覆，近察哀帝、平帝时代的变乱，那么得失就会明明白白，祸福也可看得清清楚楚。臣敢于在忌讳臣下谏诤的朝廷说不合时宜的言论，臣将像冰霜见到太阳，必然会被消融。一开始臣是哀痛天下令人痛心的时局，现在，天下人也要怜悯臣的愚昧与糊涂了。”奏书呈上后，皇上不予理睬。

【原文】是时天下日危，寇贼方炽，陶复上疏曰：“臣闻事之急者不能安言^①，心之痛者不能缓声。窃见天下前遇张角之乱^②，后遭边章之寇^③，每闻羽书^④告急之声，心灼内热^⑤，四体惊竦。今西羌^⑥逆类，晓习^⑦战陈，变诈万端，军吏士民，悲愁相守，人有百走退死之心，而无一前斗生之计。西羌侵前，去营咫尺^⑧，胡骑^⑨分布，已至诸陵。将军

张温^⑩，天性精勇^⑪，而主者旦夕迫促^⑫，军无后殿^⑬，假令失利，其败不救。臣自知言数见厌，而言不自裁^⑭者，以为国安则臣蒙其庆，国危则臣亦先亡也。谨复陈当今要急八事，乞须臾之间，深垂纳省^⑮。”其八事，大较^⑯言大乱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谗^⑰陶曰：“前张角事发，诏书示以威恩^⑱，自此以来，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静^⑲，而陶疾害圣政，专言妖孽^⑳。州郡不上，陶何缘知疑陶与贼通情^㉑。”于是收^㉒陶下狱，掠治^㉓日急。陶自知必死，对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㉔？今反受邪谮^㉕。恨不与伊、吕同畴^㉖，而以三仁为辈^㉗。”遂闭气^㉘而死，天下莫不痛之。

【注释】①安言：谓言谈从容不迫、言辞迂缓。②张角之乱：指东汉末年，以张角为首而发动的黄巾起义。张角（？—公元184年），巨鹿（治今河北平乡）人，东汉末年“黄巾军”领袖，太平道的创始人。他因得到道士于吉等人所传《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遂以宗教救世为己任，利用其中的某些宗教观念和社会政治思想，组织群众，约于灵帝建宁（公元168年—公元172年）初传道。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自称“天公将军”，率领群众发动起义，史称“黄巾起义”。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角病死于冀州，起义军也很快被镇压。③边章之寇：边章，人名，凉州金城（今甘肃永靖东北）人。中平元年，凉州宋扬、北官玉、李文侯等反，推举边章、韩遂为主，杀刺史郡守以叛，众十余万，天下骚动。寇，暴乱。④羽书：犹羽檄（古代军事文书，插鸟羽以示紧急，必须迅速传递）。⑤内热：谓内心忧煎焦灼。⑥西羌：西汉时对羌人的泛称。亦指东汉羌人内徙定居在金城、陇西、汉阳等郡的一支。⑦晓习：精通，熟悉。⑧咫尺：周制八寸为咫，十寸为尺。形容距离近。⑨胡骑：胡人的骑兵。亦泛指胡人军队。⑩张温（？—公元191年）：字伯慎，荆州南阳穰县（今河南邓县）人，官至卫尉，封互乡侯。凉州边章、韩遂反，朝廷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执金吾袁滂为副。拜董卓为破虏将军，与荡寇将军周慎并统于温。并诸郡兵步骑合十余万，屯美阳，以卫园陵。章、遂亦进兵美阳。温、卓与战，辄不利。十一月，大

破之。①①精勇：精强勇敢。①②迫切：逼迫，催促。①③后殿：指后盾。比喻后边的支援力量。①④自裁：自制，自己约束。①⑤深垂纳省：垂，用作敬词，多用于上对下的动作。纳，接受。省，视察，察看。①⑥大较：大略，大致。①⑦谗：说别人的坏话，说陷害人的话。①⑧威恩：声威和恩泽。①⑨安静：安定，平静。②⑩妖孽：犹祸害，危害。②⑪通情：传递消息或情况。②⑫收：拘捕。②⑬掠治：拷打讯问。②⑭云何：为何，为什么。②⑮讟：谗毁，诬陷。②⑯恨不与伊、吕同畴：伊、吕，商朝贤相伊尹和周朝太师吕尚。同畴，同俦。犹同伴。②⑰以三仁为辈：三仁，三位仁人，指殷末之微子、箕子、比干。《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辈，同一类群的人。②⑱闭气：暂时抑止呼吸。

【译文】这时候天下形势日益危急，各处贼寇势力正强，刘陶又上疏说：“臣听说事情紧急时，就不能从容地说话；心中痛苦时，就不能和缓地出声。臣私下看到国家先是遇到张角的叛乱，后来又遭到边章的暴乱。每次听到羽书告急的消息，都感到内心忧愁焦急，四肢惊恐战栗。现在西羌的反叛者，不仅精通作战的阵法，而且巧变诡诈多端，军吏百姓在悲伤忧愁的气氛中相互依傍，人人都怀着逃跑退走以避免死亡的想法，而没有一点奋勇向前战斗以求生的打算。西羌在前面侵扰，距离营寨只有咫尺之遥；胡人骑兵的分布，已到达诸位先帝的陵墓。将军张温，生性精强勇敢，但主事者日夜催逼他（前进）。他的军队并没有后续力量的支援，假使失利，其败势将不可挽救。臣自己知道多次上书言事已使您厌烦，可是臣之所以不能缄口不言的原因，是认为国家安定了，臣子就能蒙受其福；国家危亡了，臣子也会先遭灭亡。仅再次陈述当今紧要的八件事，乞求陛下能抽出片刻时间，省察臣的意见。”刘陶所说的八件事，大致是说国家大的动乱都来自宦官。宦官们感到事情危急，一起谗害刘陶说：“从前张角的叛乱发生时，陛下颁布诏书向他们表示了朝廷的天威与恩泽，从此以后，（这些叛乱者）各自改悔。如今四方安宁，而刘陶嫉恨损害大好的政治局面，专门谈论祸害之事。

地方州郡没有上报，刘陶为何会知道这些消息的呢？（我们）怀疑刘陶和贼人勾结。”于是将刘陶逮捕，投入监狱，拷问一天比一天厉害。刘陶自知必死，就对使者说：“朝廷当初任命微臣是为什么呢？今天反而受到奸邪的诬陷。可恨我不能与伊尹、吕尚同列，而却与微子、箕子、比干这三位仁人为伴了。”于是气绝身亡，天下人没有不为他感到痛惜的。

【原文】李云^①，字行祖，甘陵^②人也。举孝廉，迁白马令。桓帝诛大将军梁冀，而中常侍单超^③等五人，皆以诛冀功，并封列侯，专权选举^④。又立掖庭^⑤人女亳氏^⑥为皇后，数月间，后家封者四人^⑦，赏赐巨万。是时地数震裂，众灾频降。云素刚，忧国将危，心不能忍，乃露布^⑧上书，移副三府^⑨，曰：“臣闻皇后天下之母，德配坤灵^⑩。得其人，则五氏^⑪来备；不得其人，则地动摇宫。比年^⑫灾异，可谓多矣；皇天下之戒，可谓至矣。举厝^⑬至重，不可不慎；班^⑭功行赏，宜应其实。梁冀虽持权专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诛，犹召家臣扼杀之耳^⑮。而猥^⑯封谋臣万户以上，高祖闻之得无见非^⑰？西北列将^⑱，得无解体^⑲耶？孔子曰：‘帝者，谛也^⑳。’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㉑，政治日损，尺一拜用^㉒，不经御省^㉓。是帝欲不谛乎？”

【注释】①李云：东汉白马令。因直谏汉桓帝下狱，与杜众同死狱中。②甘陵：在今邢台市清河县南部。③单超（？—公元160年）：东汉专权朝政的首要宦官之一，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桓帝初为中常侍，与宦官徐璜、具瑗、唐衡共谋诛灭外戚梁冀兄弟，以功封新丰侯，为“五侯”之一，食邑二万户。后官拜车骑将军，不久卒。④选举：古代指选拔举用贤能。自隋以后，分为二途：举士属礼部，包括考试与学校；举官属吏部，掌管铨选与考绩。正史自新、旧《唐书》以下至《明史》皆有《选举志》。⑤掖庭：亦作“掖廷”。宫中旁舍，妃嫔居住的地方。⑥亳氏：此指邓皇后，即邓猛女，汉桓帝的第二任皇后。梁皇后病死后，桓帝诛灭梁冀，即立邓猛女为皇后。⑦后家封者四人：李贤注：“时封后兄康

为比阳侯，弟统昆阳侯，统从兄会安阳侯，统弟秉为滹阳侯。”⑧露布：不缄封的文书。亦谓公布文书。⑨移副三府：李贤注：“……以副本上三公府也。”副，书籍、文献等的复制本。三府，汉制，三公皆可开府，因称三公为“三府”，后世因之，亦用以泛称国家最高行政长官。⑩坤灵：古人对大地的美称。⑪五氏：同“五征”。李贤注：“《史记》曰：‘庶征，曰雨、曰暘、曰燠、曰风、曰寒。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繁庠。’”⑫比年：近年。⑬举厝：亦作“举措”。举动，行为。亦指措施、任用与废黜。⑭班：分等列序，排列。⑮犹召家臣扼杀之耳：家臣，春秋时各国卿大夫的臣属。卿大夫家的总管叫宰，宰下又有各种官职，总称为家臣。后亦泛指诸侯、王公的私臣。扼杀，扼杀、用力掐死。⑯猥：副词。苟，随便。⑰得无见非：得无，亦作“得亡”。亦作“行毋”，犹言能不、岂不、莫非、见，用在动词前面表示被动。相当于被，受到。非，责备。⑱西北列将：李贤注：“列将谓皇甫规、段颎等。”⑲解体：比喻人心离散。⑳孔子曰一句：李贤注引《春秋运斗枢》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统调阴阳，招类使神，故称帝。帝之言谛也。”郑玄注云：“审谛于物也。”㉑财货公行：货，本指财物，亦有贿赂、买通之意。公行，公然行动、公然进行。㉒尺一拜用：尺一，亦称“尺一牍”“尺一板”。古时诏板长一尺一寸，故称天子的诏书为“尺一”。拜用，拜，授官、封爵；用，任用。㉓御省：谓帝王过目。

【译文】李云，字行祖，甘陵人。曾被举荐为孝廉，后升迁为白马县令。桓帝诛杀了大将军梁冀，而中常侍单超等五人因共诛梁冀有功，被一同封侯，独掌选拔任用官员的大权。（桓帝）又册立后宫宫女亳氏为皇后。几个月的时间里，皇后家族中受封的人就有四位，赏赐的钱财达巨万之多。这个时候，多次发生地震，各种灾害频繁出现。李云一向刚直，担忧国家将要面临危难，于心不忍，于是公开上书，并将副本移交三公府，奏书中说：“臣听说皇后为天下之母，德配大地。得到这样贤德的人做皇后，则风调雨顺，万物繁茂；得不到这样的人，则大地震动，摇撼宫廷。近年来的灾异，可以说是很多了；皇天垂示的告诫，可以

说是很严厉了。每一个举措都至关重要，不能不慎重。论功行赏，应该与实际情况相对应。梁冀虽然掌握大权擅自行事，祸害遍及天下，现如今已经按他的罪行将其处死，这如同召来家臣将其扼杀而已。然而皇上却随意封赏谋臣万户以上的食邑，若是高祖听到了，能不受责备吗？西北的那些将领能不人心离散吗？孔子说：‘帝，是审谛万物之意。’当今朝廷官位错乱，小人因为谄谀而被进用，贿赂公然进行，政事的治理一天天败坏，诏书的颁布与官员的任用，甚至都不经皇帝过目，难道是皇帝不想审谛万物了吗？”

【原文】帝得奏震怒^①，下有司逮云送狱，使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廷尉杂考之^②。时弘农五官掾杜众^③，伤云以忠谏^④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⑤廷尉。大鸿胪陈蕃^⑥上疏救云曰：“李云所言，虽不识禁忌，干^⑦上逆旨，其意归于忠国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讳之谏^⑧，成帝赦朱云腰领之诛^⑨。今杀云，臣恐剖心^⑩之讥，复议于世矣。故敢触龙鳞^⑪，冒昧^⑫以请。”太常杨秉^⑬、洛阳市长沐茂^⑭、郎中上官资^⑮，并上疏请云。帝恚甚，有司皆奏以为大不敬。诏切责^⑯蕃、秉，免归田里^⑰，茂、资贬秩^⑱二等。云、众皆死狱中。

【注释】①震怒：盛怒，大怒。旧常用于君主。②使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廷尉杂考之：管霸，东汉宦官，桓帝时受命杂考李云，后甚奢侈，取天下良田美业，灵帝时专制官省，窦武诛宦官时被杀。御史，官名。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皆有御史，为国君亲近之职，掌文书及记事。秦设御史大夫，职副丞相，位甚尊，并以御史监郡，遂有纠察弹劾之权。汉以后，御史职衔累有变化，职责则专司纠弹，而文书记事乃归太史掌管。杂考，犹会审。③弘农五官掾杜众：弘农，西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设立弘农郡，郡治弘农县，故址在今天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东北。五官掾，州郡的属官。杜众，东汉三李杜之一，下层官吏代表，因上疏桓帝“愿与云同日死”，被下狱，与李云同死狱中。④忠谏：忠心规

劝。⑤下：交付，发给。⑥大鸿胪陈蕃：大鸿胪，官职名。《周礼》官名有大行人之职，秦及汉初称典客，景帝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改称大鸿胪，主掌接待宾客之事。东汉以后，大鸿胪主要职掌为朝祭礼仪之赞导。陈蕃（？—公元168年），字仲举，汝南平舆人氏（今河南平舆北），东汉末大臣，汉桓帝时为太尉，汉灵帝时为太傅，因和大将军窦武共同谋划翦除阹宦，事败而死。⑦干：干犯，冲犯。⑧高祖忍周昌不讳之谏：《汉书·周昌传》：“昌尝燕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昌项，问曰：我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昌。”周昌（？—公元前192年），西汉大臣，刘邦同乡，沛县（今属江苏）人，为御史大夫，耿直敢言，刘邦欲废太子，昌直言谏止，后为赵王刘如意相。不讳，不隐讳。⑨成帝赦朱云腰领之诛：朱云，生卒年无考，字游，原居鲁地（治今山东曲阜一带），后移居平陵，少好任侠，为人狂直。汉成帝时，朱云进谏攻击丞相张禹为佞臣，帝怒，欲斩之，他死抱殿槛，结果殿槛被折断。后以左将军辛庆忌死争，遂获赦，皇帝亦下令不换断槛。腰领，腰部与颈部，两者为人体的重要部分，断之即死，故常喻致命之处。⑩剖心：破胸取心，古代的一种酷刑。其事起于商纣王怒比干之谏，遂剖其心，见《书·泰誓》。⑪触龙鳞：触犯龙的逆鳞。比喻臣子对君主的过失犯颜直谏。龙鳞，指人主。《韩非子·说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⑫冒昧：冒犯，无知而妄为。多用于自谦。⑬太常杨秉：太常，官名。秦置奉常，汉景帝六年更名太常，掌宗庙礼仪，兼掌选试博士。杨秉，字叔节，大儒杨震中子。⑭洛阳市长沐茂：市长，古官名，职掌同市令（掌管市场之官）。汉代于长安置东西市令，于都邑置市长。沐茂，生平不详。⑮郎中上官资：郎中，官名，始于战国，秦汉沿置。掌管门户、车骑等事；内充侍卫，外从作战。上官资，生平不详。⑯切责：严词斥责。⑰免归田里：免归，犹免遣（免除职务并遣送回乡）。田里，指故乡。⑱贬秩：贬职，削减俸禄。

【译文】桓帝看到奏书后大怒，下令有关部门逮捕李云投入狱中，

派中常侍管霸和御史、廷尉一同会审他。当时弘农郡的五官掾杜众，痛惜李云因忠心规谏而获罪，上书称自己愿与李云同一天被处死。桓帝越发恼怒，于是将杜众一同交付廷尉治问。大鸿胪陈蕃上奏疏营救李云说：“李云所说的话，虽然不知道禁忌，冒犯了皇上，违逆了圣意，但他的用心归根到底是忠于国家的。昔日高祖能够容忍周昌不知忌讳的谏言，成帝赦免了朱云腰斩的重罪，如今要杀李云，臣恐怕（纣王）剖忠臣比干之心的讥讽，又会在今世被人议论了。所以臣胆敢犯颜直谏，冒昧地来请求（宽恕李云）。”太常杨秉、洛阳市长沐茂、郎中上官资也一起上书为李云请罪。桓帝更加愤恨，有关部门上奏称这些人是大不敬，于是皇帝下诏严责陈蕃、杨秉，将二人免官遣送回乡，沐茂、上官资则被减俸两级，李云、杜众都死在了狱中。

【原文】刘瑜^①，字季节，广陵人也。举贤良方正^②。及到京师，上书陈事曰：“臣在下土，听闻歌谣^③，骄臣虐政之事，远近呼嗟^④之音，窃为辛楚^⑤，泣血连如^⑥。诚愿陛下且以须臾之虑，览今往之事。民何为咨嗟^⑦？天曷为动变^⑧邪？盖诸侯之位，上法四七^⑨，关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⑩，皆竞立胤嗣^⑪，继体^⑫传爵，或乞子疏属^⑬，或买儿市道，殆乖^⑭开国承家^⑮之义。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⑯有序。今女嬖令色^⑰，充积闺帷^⑱，皆当盛其玩饰^⑲，冗食空宫^⑳，劳散精神，生长六疾^㉑。此国之费也、性^㉒之伤也。且天地之性，阴阳正纪，隔绝其道，则水旱为灾。又常侍、黄门^㉓，亦广妻娶^㉔，怨毒之气，结成妖眚^㉕。行路之人言，官发略^㉖人女，取而复置，转相惊惧。孰不悉^㉗然，无缘空生此谤也？邹衍匹夫^㉘，杞氏匹妇^㉙，尚有城崩霜霰之异^㉚，况乃群辈咨嗟，能无感乎！昔秦作阿房^㉛，国多刑人^㉜。今第舍增多，穷极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时令^㉝。促以严刑，威以峻法，民无罪而覆入^㉞之，民有田而覆夺之。民愁郁结，起入贼党，官辄兴兵，诛讨其罪。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㉟，以要酬赏。父兄相伐残身，妻孥^㊱相视分

裂。穷之如彼，伐之如此，岂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①之尊、神器^②之宝，而微行近习之家^③，私幸^④宦官之舍。宾客市买^⑤，熏灼^⑥道路，因此暴纵^⑦，无所不容。今三公^⑧在位，皆博达道艺^⑨，而莫或匡益^⑩者，非不智也，畏死罚也。惟陛下设置七臣^⑪，以广谏道，远佞邪之人，放郑卫之声^⑫，则治致和平，德感祥风^⑬矣。”于是特诏^⑭召瑜，拜为议郎^⑮。

【注释】①刘瑜：生卒年不详，少好经学，尤善图讖、天文、历算之术。灵帝初，为侍中，与窦武谋诛宦官，被诛。②贤良方正：汉代选拔统治人才的科目之一。始于汉文帝。被举者对政治得失直言极谏。如表现特别优秀，则授予官职。武帝时复诏举贤良或贤良文学。名称时有不同，性质无异。历代往往视作非常设之制科。③歌谣：民歌、民谣、儿歌、童谣的统称。古代以合乐为歌，徒歌为谣，现则统称为歌谣。④呼嗟：呼号哀叹。⑤辛楚：辛酸痛楚。⑥泣血连如：泣血，无声痛哭，泪如血涌。一说，泣血为泪尽血出。形容极度悲伤。连如，《后汉书》原文作“涟如”，同“涟洳”，泪流貌。《易·屯》：“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⑦咨嗟：叹息。⑧动变：变动，变异。⑨上法四七：法，仿效，效法。四七，二十八，指二十八宿。李贤注：“四七，二十八宿也。诸侯为天子守四方，犹天之有二十八宿。”⑩比肩裂土：比肩，并列、居同等地位。裂土，分封土地。⑪胤嗣：后嗣，后代。⑫继体：泛指继位。⑬乞子疏属：乞子，求子嗣。疏属，远宗、旁系亲属。⑭乖：背离，违背。⑮开国承家：谓建立邦国，继承封邑。《易·师》：“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孔颖达疏：“若其功大，使之开国为诸侯；若其功小，使之承家为卿大夫。”⑯娣姪：古时诸侯的女儿出嫁，从嫁共事一夫的妹妹和侄女称“娣姪”。⑰女嬃令色：女嬃，受君王宠爱的女人。令色，美丽的姿容。⑱闺帷：亦作“闺帟”。闺房的帷幕。借指妇女居住的地方。⑲玩饰：供赏玩的佩饰。⑳冗食空官：冗食，吃闲饭，亦指坐食官禄的人。冗同“冗”。空官，深官、冷官。㉑六疾：六种疾病：寒疾、热疾、末（四肢）疾、腹疾、惑疾、心疾。《左传·昭公元年》：“淫生六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后用以泛指各种疾病。㉒性：身

体, 体质。⑳常侍黄门: 常侍, 官名, 皇帝的侍从近臣。黄门, 原指官名, 此指宦者、太监。因东汉黄门令、中黄门诸官, 皆为宦者充任, 故称。㉑妻娶: 嫁人和娶妻。㉒妖眚: 指灾异。㉓略: 夺取, 掳掠。㉔悉: 知道, 了解。㉕邹衍匹夫: 邹衍, 亦作驺衍, 齐国人, 战国时代思想家, 活动年代比孟子稍晚, 阴阳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曾侍燕惠王。匹夫, 古代指平民中的男子, 亦泛指平民百姓。㉖杞氏匹妇: 杞氏, 春秋齐国大夫杞梁之妻。匹妇, 古代指平民妇女。㉗城崩霜霰之异: 李贤注引《淮南子》曰: “邹衍事燕惠王尽忠, 左右譖之, 王系之, 仰天而哭, 五月天为之下霜。”《列女传》曰: “齐人杞梁袭莒, 战死。其妻无所归, 乃就夫尸于城下而哭之, 七日城崩也。”霰, 坠落。㉘阿房: 指阿房宫。㉙刑人: 受刑之人。古代多以刑人充服劳役的奴隶。㉚时令: 犹月令。古时按季节制定有关农事的政令。㉛覆入: 覆, 反、相反。入, 谓定以罪名, 使受刑罚。㉜首级: 秦制以斩敌首多少论功晋级。后因称斩下的人头为“首级”。㉝妻孥: 亦作“妻孥”, 妻子和儿女。㉞北辰: 原指北极星。喻帝王或受尊崇的人。㉟神器: 代表国家政权的实物, 如玉玺、宝鼎之类。借指帝位、政权。㊱微行近习之家: 微行, 旧时谓帝王或有权势者隐匿身分, 易服出行或私访。近习, 指君主宠爱亲信的人。㊲私幸: 古时天子私自出行。㊳市买: 买, 交易。㊴熏灼: 亦作“熏灼”。喻声威气势逼人。亦喻指逼人的声威气势。㊵暴纵: 放纵无度。㊶三公: 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㊷博达道艺: 博达, 博学通达。道艺, 指学问和技能。㊸莫或匡益: 莫或, 没有。匡益, 匡正补益。㊹七臣: 泛指谏臣。《孝经·谏诤》: “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 虽无道, 不失其天下。”郑玄注: “七人谓三公及左辅、右弼、前疑、后丞。”唐玄宗注: “争谓谏也。”㊺放郑卫之声: 放, 舍弃、废置。郑卫之声, 春秋战国时郑卫两国的民间音乐, 因不同于雅乐, 故被斥为“乱世之音”, 亦泛指淫靡的音乐。㊻祥风: 预兆吉祥的风。《尚书大传》卷五: “王者德及皇天, 则祥风起。”㊼特诏: 帝王的特别诏令。㊽议郎: 官名。汉代设置; 为光禄勋所属郎官之一, 掌顾问应对, 无常事。汉秩比六百石。多征贤良方正之士任之。晋以后废。

【译文】刘瑜，字季节，广陵郡人，被推举为贤良方正。等他到了京师，上书陈事说：“臣在民间曾听到歌谣，讲的是骄狂之臣肆虐朝政的事情，以及远近百姓呼号哀叹的声音，臣私下为之感到辛酸痛楚，血泪如雨。臣诚恳希望陛下能够抽出少许考虑的时间，考察古往今来的政事，看看老百姓为什么会叹息，上天又因何事而发生灾变。诸侯的爵位效法于上天的二十八星宿，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如今的宦官都是邪恶之人，他们也像诸侯一样被分封土地，都竞相树立后代，以继承他们的爵位。有的向远房亲戚乞求子嗣，有的在集市上买来小孩以充后代，实在背离了开创邦国传承家业的本义。古代的天子，一人娶九个女子，从嫁的妹妹、侄女都上下有序。如今，姿容美丽而受宠幸的女子，充盈整个后宫，要供给她们许多玩饰之物，每天在内宫安坐受食，使帝王耗散精神，（容易因女色）生出六疾。这是对国家财物的浪费、对皇上身体的伤害啊。再者，天地的本性在于阴阳调和；如果背离了正道，就会发生水旱的灾害。再加上常侍黄门等宦官，也大量娶妻，所造成的怨毒之气，凝聚而形成灾祸。行路之人都说官家强掠民间女子，娶了一个又一个，百姓们彼此惊慌害怕，有谁不知道这一情况而去无缘无故生出这种毁谤的言论呢？邹衍是个平民百姓，杞梁的妻子是个平民妇女，他们含冤尚且有让城墙崩塌、五月降霜的灾异。何况这么多人怨恨叹息，能没有感应吗？昔日秦始皇修建阿房宫，国内有很多人受刑。现在官家的府第增多，极尽巧妙，挖山采石，不避开农事时令。他们用严厉的刑罚催促人民，用残酷的法令威逼大众。老百姓无罪的反而要遭受刑罚，有田地的却被抢夺去。人民愁怨郁结，于是加入到贼寇之中，而官府动辄发兵讨伐他们的反叛之罪。贫困的百姓，有的出卖自己的首级，来求得酬劳赏赐。父子兄弟相互残害，妻子儿女眼睁睁地分离。百姓窘迫到如此地步，而官府残伐到这样的境地，难道不让人痛心吗？又陛下以如同北极星的尊贵，手握象征帝位的宝物，却更换服装私访宠臣之家，私自出行到宦官之所，（权宦们的）宾客在市场上交易，威赫

的声势充塞道路。因此横行霸道，无所不为。当今三公在位，都是博学通达的人，但却无人能够匡正这些不正之风。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智慧，而是他们惧怕死罪和刑罚。惟愿陛下设置谏诤之臣，以广开进谏之路，远离奸邪之人，舍弃郑卫淫乱之声，这样就可使国家政治达到和谐安定，您的德行就会感召来预兆吉祥的风了。”于是桓帝下达特别诏令，征召刘瑜，拜他为议郎。

【原文】虞诩^①，字升卿，陈国人也。永建元年^②，为司隶校尉^③。时中常侍张防，特用权势，每请托受取^④，诩辄案^⑤之，而屡寝^⑥不报。诩不胜其愤，乃自系^⑦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丰，遂交乱嫡统^⑧，几亡社稷。今者张防复弄威柄^⑨，国家之祸，将重至矣。臣不忍与防同朝，谨自系以闻，无令臣袭杨震之迹。”书奏，防流涕诉帝，诩坐论输左校^⑩。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传考^⑪四狱。

【注释】①虞诩(?—公元37年)：字升卿，陈国武平(今河南鹿邑西北)人，东汉名将。十二岁已能读《尚书》。父母早亡，他孝养祖母。祖母死后，才出任太尉李修府郎中。安帝时，始为朝歌(今河南汤阴西南)长，后任武都太守。顺帝时，官至尚书仆射。②永建元年：即公元126年。永建，东汉顺帝刘保的第一个年号，公元126年至公元132年。③司隶校尉：旧号‘卧虎’，是汉至魏晋监督京师和地方的监察官。始置于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成帝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曾省去，汉哀帝时复置，省去校尉而称司隶，东汉时复称司隶校尉。④每请托受取：每，副词，常常、屡次。请托，谓以私事相嘱托。受取，指贪污受贿。⑤案：通“按”。查办，审理。⑥寝：止息，废置。⑦自系：拘禁自己，自请囚禁。⑧交乱嫡统：交乱，共乱。嫡统，正统。⑨威柄：威权，权力。⑩诩坐论输左校：坐，遂，乃。论输，定罪而罚作劳役。左校，官署名，汉将作大匠属官有左校令、右校令，秩各六百石，分掌左右工徒，主要负责京师工程劳作。⑪传考：传，传讯。考，按问。

【译文】虞诩，字升卿，陈国人。顺帝永建元年为司隶校尉。当时中常侍张防滥用权势，经常受人请托，贪污受贿。虞诩每次都审查据实上报，虽屡次上书，但都被搁置不报。虞诩不胜愤怒，于是自行捆绑到廷尉处，并上奏说：“往日孝安皇帝任用樊丰，于是扰乱了皇家正统，几乎使国家败亡。现在张防又玩弄权柄，国家的祸患又将再次来临了。臣不愿意与张防同朝共事，谨自我捆绑禀告皇上，不要让臣重蹈杨震的覆辙。”虞诩的奏章呈上后，张防痛哭流涕向皇上申诉，虞诩因此被送左校罚作劳役。张防决意要害死虞诩，两天之内，派人传审了四次。

【原文】宦者孙程^①等，知诩以忠获罪，乃相率^②奏曰：“陛下始与臣等造事^③之时，常疾奸臣，知其倾国^④。今者即位，而复自为，何以非先帝乎？司隶校尉虞诩，为陛下尽忠，而更被拘系^⑤；常侍张防，臧罪明正^⑥，反构^⑦忠良。今客星守羽林^⑧，其占^⑨宫中有（旧无有字，补之）奸臣。宜急收^⑩防送狱，以塞天变^⑪。”防坐徙边^⑫，即日^⑬赦出诩。拜议郎，迁尚书仆射^⑭。

【注释】①孙程（？—公元132年）：字稚卿，涿郡新城（今河北徐水县）人，东汉宦官。汉安帝时，为中黄门。汉安帝卒，孙程与中黄门王康等十八人首谋拥立济阴王称帝（即汉顺帝），诛灭外戚阎显，封浮阳侯，加官骑都尉，官至奉车都尉。永建元年，孙程与张贤、孟叔、马国等为司隶校尉虞诩讼罪，怀表上殿，呵叱左右。汉顺帝罢免其官职，后徙封程为宜城侯。两年后被召回京城，仍拜骑都尉。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孙程去世，卒后谥号为刚侯。②相率：亦作“相帅”。相继，一个接一个。③造事：犹起事。发动事变。李贤注：“谓顺帝为太子，被江京等废为济阴王，程等谋立之时也。”④倾国：倾覆邦国。⑤拘系：亦作“拘系”。拘禁。⑥臧罪明正：臧罪，贪污受贿之罪。明正，明确的证据。⑦构：诬陷。⑧今客星守羽林：客星，对天空中新出现的星的统称，如新星、超新星等。羽林，星名。《史记·天官书》：“北宫玄武，虚、危……其南有众

群书治要译注

星，曰羽林天军。”张守节《史记正义》：“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垒壁南，天军也。”⑨占：预测，预示。⑩收：亦作“箠”。拘捕。⑪以塞天变：塞，遏制、约束。天变，指天象的变异，如日蚀、星陨等。⑫徙边：将犯人流放边境服劳役。古代的一种刑罚。⑬即日：当日。⑭尚书仆射：官名。秦始置。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置尚书五人，其中一人为仆射。东汉置尚书台，主官为尚书令，以尚书仆射为其副职。献帝时分设左、右仆射，历代沿置。魏、晋后，尚书令、尚书仆射号为“朝端”“朝右”，居宰相之任，成为贵官。

【译文】宦官孙程等人知道虞诩是因为忠诚获罪，便相继上奏说：“陛下开始和臣等起事的时候，常常痛恨奸臣，知道他们会倾覆国家。现在即位了，反而自己做起了这样的事，那又拿什么来非议先帝呢？司隶校尉虞诩为陛下尽忠职守，却反被拘禁；常侍张防贪污受贿之罪证据确凿，反而诬陷忠良之臣。现在客星守在羽林星旁，这种星相预示宫中有奸臣。应该尽快拘捕张防投入监牢，以遏止天象的变异。”张防于是被判流放边地服役，顺帝当天就赦免了虞诩，拜他为议郎，后来又升迁为尚书仆射。

【原文】先是①宁阳主簿诣阙②，诉其县令之枉③，积六七岁不省。主簿乃上书曰：“臣为陛下子，陛下为臣父。臣章百上，终不见省，臣岂可北诣单于④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书，尚书遂劾⑤以大逆。诩驳⑥曰：“主簿所讼，乃君父之怨；百上不达，是有司之过。愚蠢之民，不足多诛。”帝纳诩言，答⑦之而已。诩好刺举⑧，无所回容⑨，数忤权威，遂九见谴考⑩，三遭刑罚⑪，而刚正之性，终老⑫不屈。迁尚书令⑬。

【注释】①先是：在此以前。多用于追述往事之词。②宁阳主簿诣阙：宁阳，位于鲁中偏西，今泰安市南部。主簿，官名，汉代中央及郡县官署多置之，其职责为主管文书，办理事务。诣阙，指赴京都。③枉：冤屈。④单于：汉时匈奴

君长的称号。《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单于曰头曼。”裴骃《史记集解》：“单于者，广大之貌，言其象天单于然。”⑤劾以大逆：劾，审理、判决。大逆，封建时代称危害君父、宗庙、官阙等罪行为“大逆”，为“十恶”之一。⑥驳：音博，同驳。辩正是非，驳斥。⑦答：古代的一种刑罚。用荆条或竹板敲打臀、腿或背。为五刑之一。⑧刺举：检举。⑨回容：曲法宽容。⑩谴考：贬谪传考。⑪刑罚：刑指肉刑，罚指以金钱赎罪。后泛指依照法律对违法者实行的强制处分。⑫终老：终身，到老。⑬尚书令：官名。始于秦，西汉沿置，本为少府属官，掌文书及群臣的奏章。汉武帝时以宦官担任，汉成帝时改用士人。东汉政务归尚书台，其主官尚书令成为总揽一切政令的首脑，直接对皇帝负责，秩仅千石。

【译文】此前，宁阳县主簿来到京都，陈述他们县令的冤屈，但过了六七年都不被理会。主簿于是上书说：“臣是陛下的子民，陛下是臣的君父，臣上了很多次奏章，却始终无人理会，臣难道要到北方面见单于来诉说怨情吗？”皇帝大怒，拿主簿的这篇奏章给尚书看。尚书于是判处主簿犯下大逆不道之罪。虞诩驳斥说：“主簿所诉讼的，不过是对君父的不满，而奏章上奏多次却不能送达皇帝手上，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这样的愚昧小民，是不值得多杀的。”皇帝采纳了虞诩的话，只对主簿处以笞刑而已。虞诩爱直言检举别人过失，从不曲法宽容，多次违逆有权势的贵戚，因而九次被降职拷问，三次遭受刑罚，但他刚正的性格，到老都不屈服。后迁为尚书令。

【原文】傅燮^①，字南容，北地^②人也。为护军司马^③，与左中郎皇甫嵩^④，俱讨贼张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闻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是故虞舜升朝，先船^⑤四凶，然后用十六相^⑥，明恶人不去，则善人无由^⑦进也（也旧作者。改之）。今张角起于赵、魏，黄巾乱于六州^⑧。此皆衅发萧墙^⑨，而祸延四海也。臣受戎^⑩任，奉辞伐罪，始到颍川，战无不克。黄巾虽盛，不足为庙堂忧也。臣之所惧，在于治

水不息其源，末流^①弥^②增其广耳。陛下仁德宽容，多所不忍，故阉竖^③擅权，忠臣不进。诚使张角梟夷^④，黄巾变服，臣之所忧，愈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国^⑤，亦犹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显，而危亡之兆见，皆将巧辞饰说，共长虚伪。夫孝子疑于屡至^⑥，市虎成于三夫^⑦。若不详察真伪，忠臣将复有杜邮之戮^⑧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⑨之举，速行谗佞放殛^⑩之诛，则善人思进，奸凶自去矣。臣闻忠臣之事君，犹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尽其情？使臣身备鈇钺^⑪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国之福也。”书奏，宦者赵忠^⑫见而忿恶。及破张角，燮功多当封，忠诉潜^⑬之，竟亦不封，以为安定^⑭都尉^⑮。

【注释】①傅燮(?—公元187年)：字南容，东汉北地郡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境内)人。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复白珪，乃易字焉。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师事太尉刘宽，再举孝廉，闻所举郡将丧，乃弃官行服。为护军司马，与左中郎将皇甫嵩俱讨张角。后战死沙场，追封为壮节侯。②北地：即北地郡。秦始置，为秦初三十六郡之一。东汉时，郡治富平县(在今宁夏灵武市和宁夏吴忠市附近)，后几经迁徙，富平县内徙至今陕西富平县。③护军司马：护军，秦汉时临时设置护军都尉或中尉，以调节各将领间的关系。魏晋以后，设护军将军或中护军，掌军职的选用，亦与领军将军或中领军同掌中央军队。司马，官名。《周礼》夏官大司马之属官，有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春秋晋作三军，每军别置司马。其后汉官门及大将军、将军、校尉属官，都有司马。边郡亦置千人司马，专主兵事，不治民。④左中郎皇甫嵩：左中郎，左中郎将。中郎将，官名，中郎署的长官。秦置中郎，至西汉分五官、左、右三中郎署，各置中郎将以统领皇帝的侍卫，属光禄勋。皇甫嵩(?—公元195年)，字义真，安定朝那(今甘肃镇原东南)人，东汉末期军事家，官至太尉，封槐里侯，领冀州牧。黄巾起义爆发时，他任左中郎将，与朱俊率军镇压起义军。⑤船：《后汉书》原文作“除”。⑥十六相：即十六族。指古代传说的高阳氏的后代八恺和高辛氏的后代八元，为舜向尧推荐的十六个贤臣。因其各有大功，皆赐氏族，故称。⑦无由：没有门径，没有办

法。⑧六州：李贤注：“《皇甫嵩传》曰：‘连接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此云‘六州’，盖初起时也。”⑨衅发萧墙：衅，祸患、祸乱。萧，通“肃”。萧墙，古代官室内作为屏障的矮墙，借指内部。⑩戎：军队。⑪末流：水流的下游。⑫弥：益，更加。⑬阉竖：对宦官的蔑称。⑭梟夷：诛戮。⑮共国：谓同治国事。⑯孝子疑于屡至：孝子，指代曾参。曾参，字子舆，春秋鲁国人，孔门弟子，以孝行著称。《战国策·秦策二》：“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至暗沙。夫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⑰市虎成于三夫：市虎，市中的老虎。市本无虎，因以比喻流言蜚语。语本《韩非子·内储说上》：“庞恭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庞恭曰：‘夫市之无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之去魏也远于市，议臣者过于三人，愿王察之。’王曰：‘寡人自为知。’于是辞行，而谗言先至，后太子罢质，果不得见。”⑱杜邮之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秦名将白起埋怨秦王不听他的建议而遭楚魏联军的攻击，不肯为将，称病不起。秦王免白起为士伍，遣之出咸阳。至杜邮，复使使者赐之剑，使自裁。白起死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为设祀。后遂称忠臣无辜被杀为“杜邮之戮”。杜邮，古地名。战国属秦，又名杜邮亭，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⑲四罪：谓舜治共工、欢兜、三苗、鲧四凶之罪。⑳放殛：放逐诛杀。㉑备鈇钺：备，通“服”，承受、承担。鈇钺，斫刀和大斧，腰斩、砍头的刑具。㉒赵忠：东汉灵帝时期“十常侍”之一。灵帝时信任宦官，以张让与赵忠最受重用。㉓诉讟：诉，谗害、毁谤。讟，谗毁、诬陷。㉔安定：郡名。东汉时属凉州，改治临泾县，领六县，原领临泾、彭阳、泾阳、祖厉、乌支（乌氏更名）四县，另置阴盘、朝那二县。㉕都尉：官名。汉景帝时改秦之郡尉为都尉，辅佐郡守并掌全郡的军事。

【译文】傅燮，字南容，北地郡人。任护军司马，与左中郎将皇甫嵩一起讨伐贼人张角。傅燮向来痛恨宦官，随军出发后，就上书说：“臣听说天下的祸患，并不是由外引起的，都是由内产生的。所以虞舜升朝议事，首先除掉四凶，然后任用十六位贤臣。表明如果恶人不除去，善人就无法得到进用。如今张角在赵、魏起兵造反，黄巾军在六个州郡反叛作乱，这都是祸乱发生于内部而祸患延及天下的结果。臣接受军职，奉命讨伐贼寇，刚到颍川，战无不胜。黄巾军虽然强盛，但不值得朝廷担忧。臣所担心的，在于治理水患而不止息其源头，那下游的水流就会更加泛滥了。陛下仁德宽容，许多事情不忍心去做，所以使得宦官专权，忠臣得不到进用。即使真的把张角诛灭，黄巾军归服，而臣的担忧，也依然会日益加深。这是为什么呢？邪恶与正义的人，是不适合共理国事的，就好比冰和炭不能放在同一个容器中一样。那些邪恶的人知道正直的人功劳显著的时候，他们危亡的征兆就开始出现了，于是就都巧言掩饰，共同捏造不实之辞。像曾参那样的孝子（虽没杀人）也会因多人的传言而被母亲怀疑，集市有老虎的谣言也会因为多次传播而被人相信。如果不能详细审察其中的真伪，忠臣将又会遭遇到像白起在杜邮被迫自杀的事情啊。陛下应该思考虞舜放逐四凶的做法，迅速将谗佞之辈放逐诛杀，那么良善之人就会想着积极进取，奸诈凶恶之人自然就会离去。臣听说忠臣事奉君主，就好像孝子事奉自己的父亲一样，儿子侍奉父亲，哪有不竭尽心力的？即使让臣遭受斧钺杀戮的刑罚，只要陛下能稍稍采用臣的话，这就是国家的福气了。”奏书呈上以后，宦官赵忠看到后非常忿怒。等攻破了张角，傅燮的功劳多，应该受到封赏。赵忠却毁谤诬陷他，（朝廷）最终也没有封赏傅燮，只让他做了安定都尉。

【原文】顷之^①，赵忠为车骑将军^②，诏忠论讨黄巾之功，执金吾甄举^③等谓忠曰：“傅南容前在东军，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将军

当重任，宜进贤理屈^④，以副^⑤众心。”忠遣弟延致殷勤^⑥，延谓燮曰：“南容少答^⑦我常侍，万户侯不足^⑧得也。”燮正色^⑨拒之曰：“遇^⑩与不遇，命也；有功不论，时^⑪也。傅燮岂求私赏^⑫哉！”忠愈怀恨，权贵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为汉阳太守^⑬。贼围汉阳，城中兵少粮尽，燮犹固守。时北地胡骑数千，随贼攻郡，皆夙怀^⑭燮恩，共于城外叩头，求送燮归乡里。子干^⑮进曰：“国家昏乱，遂令大人^⑯不容于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乡里羌胡^⑰先被恩德，欲令弃郡而归，愿必许之。”言未终，燮慨然而叹曰：“盖圣达节，次守节^⑱。且殷纣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⑲。今朝廷不甚殷纣，吾德亦岂绝^⑳伯夷？世乱不能养浩然^㉑之志，食禄^㉒人间，欲避其难乎？吾行何之？”遂麾^㉓左右进兵，临陈战歿^㉔。谥^㉕曰“壮节侯”。

【注释】①顷之：不久。②车骑将军：官名。西汉置，掌领车骑士。仅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金印紫绶，地位相当于上卿，或比三公。典京师兵卫，掌官卫。东汉时亦设车骑将军，位在三公之下。③执金吾甄举：执金吾（音玉），秦汉时率禁兵保卫京城和宫城的官员，本名中尉，其所属兵卒也称为北军。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中尉为执金吾。王莽时改名奋武，东汉时复称执金吾。东汉时执金吾属官只保留一武库，其余悉被减省，其职务主要是典司禁军和保卫京城，官城的安全。有时皇帝出行，执金吾率领缇骑，步卒组成仪仗和警卫。汉代执金吾有时也被委派为将帅而领兵远征。甄（音真）举，东汉大臣，生平不详。④理屈：谓以理折服对方。⑤副：相称，符合。⑥殷勤：衷情，心意。⑦答：报礼，答谢，报答。引申为酬答。⑧万户侯不足得也：万户侯，食邑万户之侯。用以泛指高爵显位。不足，不难。⑨正色：谓神色庄重、态度严肃。⑩遇：得志，见赏。⑪时：时运。⑫私赏：以私意赏赐。⑬汉阳太守：汉阳郡太守。汉阳郡，东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改天水郡置，治冀县（今甘肃甘谷县东），属凉州，辖境相当于今甘肃省定西、陇西、礼县等市县以东，静宁、庄浪等县以西，黄河以南，蟠冢山以北地区。太守，官名。秦置郡守，汉景帝时改名太

守，为一郡最高的行政长官。⑭夙怀：素所萦怀（萦怀，牵挂在心）。⑮子干：即傅燮之子傅干。⑯大人：对父母叔伯等长辈的敬称。此指傅燮。⑰羌胡：指我国古代的羌族和匈奴族，亦用以泛称我国古代西北部的少数民族。羌，音腔。⑱盖圣达节，次守节：达节，谓不拘常规而合于节义。《左传·成公十五年》：“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杨伯峻注：“最高道德为能进能退，能上能下，而俱合于节义。”守节，坚守节操。⑲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商末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逃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及饿将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⑳绝：超过。㉑浩然：正大豪迈貌。㉒食禄：享受俸禄。㉓麾：音辉，指挥，挥动。㉔临陈战殁：临陈，亦作“临阵”，谓身临战阵。战殁，战死、阵亡。㉕谥：古代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后，据其生前业迹评定的带有褒贬意义的称号。

【译文】过了不久，赵忠做了车骑将军，皇帝诏令赵忠评定讨伐黄巾军将领的功劳，执金吾甄举等人对赵忠说：“傅南容以前在东军中，有功却没有被封侯，故而天下人感到失望。现在将军担当重任，应当进用贤能，以理服人，以符合天下人心。”赵忠（采纳了这一意见）于是派遣他的兄弟赵延向傅燮表达心意，赵延对傅燮说：“南容只要能稍稍答谢我们常侍，被封为万户侯是不难的。”傅燮态度严肃地拒绝说：

“得志与不得志，这是命运；有功劳而不论赏，那是时运。我傅燮怎么会乞求私下的封赏呢？”赵忠对他更加怀恨，权贵们也大都憎恨傅燮，因此傅燮无法留在朝廷任职，被外调担任汉阳太守。后来（王国、韩遂的）贼兵围困了汉阳，城中兵少粮绝，傅燮仍然坚守。当时北地的数千胡人军队，也随贼众一同围攻汉阳郡。这些人向来感怀傅燮的恩德，共同在城外叩头，请求把傅燮送回他的家乡。傅燮的儿子傅干进言说：“国家政治黑暗混乱，才使得父亲您不能在朝中容身。如今天下已经叛乱，而我们的兵力不足以自守，乡里、羌胡先前都受过您的恩惠，打

算让您弃城回乡,请您一定要答应他们的请求。”话还没有说完,傅燮慨然叹息道:“圣人无论怎样行动进退都合于节义,次而则坚守节操。况且以纣王那样的暴虐,伯夷仍不食周粟而死。如今朝廷还不像商纣那样残暴,我的德行操守又怎么能超过伯夷呢?世道昏乱不能长养正大豪迈的志向,在世上享受俸禄却又想逃避所遇到的危难,我能到哪兒去呢?”于是指挥左右进兵,临阵战死,后加谥号为“壮节侯”。

【原文】盖勋^①,字元固,敦煌^②人也。为汉阳长史^③。时武威^④太守,倚恃^⑤权势,恣行贪横^⑥,从事武都苏正和^⑦案致^⑧其罪。凉州刺史梁鹄^⑨,畏惧贵戚,欲杀正和以免其负^⑩,乃访^⑪之于勋。勋素与正和有仇,乃谏鹄曰:“夫继食鹰鸢^⑫,欲其鸷^⑬,鸷而亨^⑭之,将何用哉?”鹄从其言。正和喜于得免,而诣勋求谢。勋不见,曰:“吾为梁使君^⑮谋,不为苏正和。”怨之如初。

【注释】①盖勋:生卒年不详,字元固,敦煌郡广至县(今甘肃安西县西南)人,东汉末期著名清官。②敦煌:古代郡名。治所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北魏改为敦煌镇,后复改为郡。③长史:官名。秦置。汉相国、丞相,后汉太尉、司徒、司空、将军府各有长史。④武威:武威郡。西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置武威郡。西汉武威郡,治姑臧县(今武威市凉州区),领姑臧、武威等十县。东汉武威郡,属凉州,辖十三县。⑤倚恃:依靠仗恃。⑥恣行贪横:恣行,任意而行、横行。贪横,贪婪横暴。⑦从事武都苏正和:从事,官名。汉以后三公及州郡长官皆自辟僚属,多以从事为称。武都,位于甘肃省东南部的白龙江中游地带,西汉属益州刺史部武都郡所辖,东汉隶凉州刺史部武都郡辖。苏正和,任凉州刺史从事,生平不详。⑧案致:审查而确立。⑨凉州刺史梁鹄:凉州,又称西凉,古代十三州之一,因凉州在中国的西部,故称西凉,意为“地处西方,常寒凉也”。东汉灵帝时,凉州辖区包括整个甘肃,西面与西域连界,北面包括了宁夏的部分县(市),南面包括青海沿祁连山南麓

的一些县(市),以及长安以东的部分地区,区域横跨陕、甘、宁、青、新疆五省区。刺史,古代官名,原为朝廷所派督察地方之官,后沿为地方官职名称。汉武帝时,分全国为十三部(州),部置刺史。成帝改称州牧,哀帝时复称刺史。梁鹄,生卒年不详,字孟皇,安定乌氏(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南)人,东汉书法家。梁鹄少好书,受法于师宜官,得师宜官法,以善八分书知名。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梁鹄入鸿都门学,出任凉州刺史,后迁选部郎,汉灵帝时升任选部尚书,侍奉皇帝左右。三国时任曹魏军假司马(即司马的副职)。^⑩负:连累,拖累。^⑪访:咨询。^⑫继食鹰鸢:拴,缚。食,喂养。鸢,鸟名,鸷鸟,属猛禽类,俗称鸱鹰、老鹰。^⑬鸷:凶猛,狠戾。^⑭烹:“烹”的古字。煮。^⑮使君:汉时称刺史为使君。

【译文】盖勋,字元固,敦煌郡人。任汉阳郡的长史。当时武威郡太守依仗权势,恣意贪污横行,凉州刺史从事武都人苏正和审查并确立了他的罪行。凉州刺史梁鹄畏惧权贵,想杀掉苏正和以免自己受到连累,于是向盖勋谘询这件事(该如何处理)。盖勋素来与苏正和有仇,却向梁鹄进谏说:“拴住鹰鸢来喂养它们,就是想要它们凶猛,可等它们凶猛了却要烹杀它们,那它们还有什么用呢?”梁鹄听从了他的意见。苏正和庆幸自己免于受难,到盖勋那里致谢。盖勋不肯见他,说:“我这是为梁使君考虑,不是为了你苏正和。”仍像当初一样怨恨苏正和。

【原文】征拜^①讨虏校尉,灵帝^②召见,问:“天下何苦,而反乱^③如此?”勋曰:“幸臣^④子弟扰之。”时宦者上军校尉蹇硕^⑤在坐,帝顾^⑥问硕,硕惧,不知所对,而以此恨勋。司隶校尉张温,举勋为京兆尹^⑦。帝方欲延接^⑧勋,而蹇硕等心惮之,并劝从温奏,遂拜京兆尹。时长安令扬党^⑨父为中常侍,恃势贪放^⑩,勋案^⑪得其臧^⑫千余万。贵戚^⑬咸为之请,勋不听,具以事闻,并连党父,有诏穷治^⑭,威震京师。时小黄门京兆高望^⑮,为尚药监^⑯,幸于皇太子。太子因蹇硕,属^⑰望子进为孝

廉，勋不肯^⑩用。或曰：“皇太子副主^⑪，望其所爱，硕帝之宠臣，而子违之，所谓三怨成府^⑫者也。”勋曰：“选贤所以报国也。非贤不举，死亦何悔！”董卓废少帝^⑬，杀何太后^⑭，勋与书曰：“昔伊尹^⑮、霍光^⑯，权以立功，犹可寒心。足下小丑^⑰，何以终此？贺者在门，吊^⑱者在庐，可不慎哉！”卓得书，意甚惮之。征为议郎。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⑲于卓，唯勋长揖^⑳争礼，见者皆为失色。勋虽强直不屈^㉑，而内厌于卓，不得意，疽发背^㉒卒，遗令^㉓勿受卓赙赠^㉔。

【注释】①征拜：征召授官。②灵帝：汉灵帝刘宏（公元156年—公元189年），东汉第十一位皇帝，公元168年至公元189年在位。终年三十四岁。死后谥号孝灵皇帝，葬于文陵。③反乱：叛乱。④幸臣：帝王宠幸嬖爱的臣子。⑤上军校尉蹇硕：上军校尉，东汉灵帝时，在京都洛阳设立西园八校尉，即上军校尉、中军校尉、下军校尉、典军校尉、左校尉、助军左校尉、右校尉、助军右校尉。由上军校尉统率八校尉。蹇硕（？—公元189年），东汉时期的宦官。据《后汉书》记载，中平五年（公元188年），蹇硕为上军校尉，灵帝以蹇硕壮健而有武略，对其特别信任，并以其为元帅，监督司隶校尉以下官员。蹇硕虽然握有兵权，但对何进非常畏忌，曾和宦官们一起说服灵帝派遣何进西击边章、韩遂。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在病重时将刘协托给蹇硕。灵帝去世后，蹇硕想先杀何进再立刘协为帝，但事败。刘辩继承帝位后，何进命袁绍入宫捕杀蹇硕，混乱中蹇硕被中常侍郭胜所杀，其士兵亦被何进所领。⑥顾：回首，回视。⑦京兆尹：官名。汉代管辖京兆地区的行政长官，职权相当于郡太守。后因以称京都地区的行政长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亦省称“京兆”。⑧延接：引见接纳，接待。⑨扬党：《后汉书》原文作“杨党”，生平不详。⑩贪放：贪婪放纵。⑪案：通“按”。查办，审理。⑫臧：贪污受贿或窃取之财。⑬贵戚：帝王的亲族。⑭穷治：彻底查办。⑮小黄门京兆高望：小黄门，汉代低于黄门侍郎一级的宦官。《后汉书·百官志三》：“小黄门，六百石。宦者，无员。掌侍

左右，受尚书事。上在内宫，关通中外，及中官已下众事。”高望（？—公元189年），东汉宦官，十常侍之一。⑩尚药监：古代医官名，是宫廷中一种中层医官，其职责主要是对和合、修制、供奉御药的整个过程实行监督。⑪属：委托，嘱咐。⑫肯：乐意、愿意。⑬副主：储君。谓太子。⑭三怨成府：言与三人结怨则仇恨集身，难以免祸。李贤注：“府，聚也。”⑮董卓废少帝：董卓（？—公元192年），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东汉末年少帝、献帝时权臣，西凉军阀，官至太师、郿侯。原本屯兵凉州，于灵帝末年受大将军何进之召率军进京平乱，旋即掌控朝中大权。董卓到达洛阳时，何进已死，董卓并领何进所属部曲，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并吞其众。由此势力大盛，得以据兵擅政，废黜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汉献帝，卓迁太尉，领前将军事，更封为郿侯，进位相国。又逼走袁绍等人，独揽军政大权。其为人残忍嗜杀，倒行逆施，招致群雄联合讨伐，但联合军在董卓迁都长安不久后瓦解。后被其亲信吕布所杀，余部由李傕等人率领。少帝，汉少帝弘农怀王刘辩（公元176年—公元190年），他是汉灵帝刘宏与皇后何氏的独生子，在位仅五个月。⑯何太后：汉灵帝皇后，何进之妹，少帝刘辩之母，曾毒杀刘协生母王美人。自汉灵帝宋皇后被中常侍王甫下狱致死，后位一直空悬，直至光和三年（公元180年），曾生育皇子的何贵人被立为皇后。其子刘辩即位后，被尊为皇太后。⑰伊尹：商初大臣，为成汤重用，任阿衡，委以国政，助汤灭夏。汤死后，历佐外丙、仲壬二王。仲壬死后，汤孙太甲为帝，因不遵汤规，横行无道，被伊尹放之于桐宫（今山西省万荣县西，另说今河南省虞城东北），令其悔过和重新学习汤的法令。三年后，迎回太甲复位。他为商朝理政安民五十余载，治国有方，世称贤相。⑱霍光：字子孟，约生于汉武帝元光年间，卒于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是汉昭帝的辅政大臣，执掌汉室最高权力近二十年，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建立了功勋，成为西汉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政治人物。⑲小丑：微贱之辈。⑳吊：祭奠死者或对遭丧事及不幸者给予慰问。㉑卑下：谦敬，退让。㉒长揖：拱手高举，自上而下行礼。㉓强直不屈：强直，刚强正直。不屈，不屈折，犹言不卑下。㉔疽发背：疽，中医指局部皮肤肿胀坚硬的毒疮。发背，发于背部。㉕遗令：临终前

的告诫、嘱咐。⑳贖贈：指贈送給喪家的財物。

【譯文】蓋勳被征召授予討虜校尉，漢靈帝召見他，問道：“天下（究竟）有什麼苦難，以至於人們叛亂到如此地步？”蓋勳說：“這都是那些寵臣的子弟們擾亂的結果。”當時宦官上軍校尉蹇碩在座，靈帝就回頭問他。蹇碩心中害怕，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但因此對蓋勳懷恨在心。司隸校尉張溫舉薦蓋勳做京兆尹，靈帝當時正打算接見蓋勳，而蹇碩等人心中懼怕他，就一起勸靈帝聽從張溫的奏議，於是靈帝拜蓋勳為京兆尹。當時長安縣令楊黨的父亲是中常侍，（楊黨）依仗權勢貪婪放縱，蓋勳審查到他貪污受賄的贓款有一千餘萬。貴戚都為楊黨求請免罪，蓋勳不為所動，把事情全都奏報朝廷，並牽連到楊黨的父亲。皇帝下詔徹底查辦，於是蓋勳威震京師。當時小黃門京兆人高望擔任尚藥監，受到皇太子的寵幸。太子通過蹇碩囑托蓋勳讓高望的儿子高進為孝廉，蓋勳不肯這樣做。有人對他說：“皇太子是儲君，高望是太子寵愛的人，蹇碩是皇帝的寵臣，可是您違背他們的意願，這是人們所說的結三個人的怨恨於一身啊！”蓋勳說：“选拔賢才是用來報效國家的。不是賢才就不舉薦，即便是死，又有什麼可後悔的！”（後來）董卓廢掉少帝，殺了何太后。蓋勳給董卓寫信說：“往昔伊尹、霍光，掌權而為國家立下大功，還有令人寒心的地方。您只不過是個微賤之人，這樣做，以後如何收場呢？祝賀的人在門口，而吊喪的人已在屋內，能不謹慎嗎？”董卓得到這封信，內心非常懼怕蓋勳，征召他做議郎。當時朝廷自公卿以下的百官，見到董卓沒有不卑躬曲膝的，只有蓋勳對董卓依禮相見，拱手作揖而已。在場的人都因此大驚失色。蓋勳雖然剛強正直，不屈於董卓，但實際上却受到董卓的厭惡，在朝而不得志。後來因背部發毒瘡而死。臨終時囑咐家人，不要接受董卓的喪葬贈禮。

【原文】蔡邕^㉑，字伯喈，陳留^㉒人也。靈帝時，信任閹豎，災變數

见，天子引咎^③，诏群臣各陈政要。邕上封事^④曰：“臣闻古者取士^⑤，诸侯岁贡^⑥。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⑦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⑧，听政余日^⑨，观省篇章，聊^⑩以游意，当代博奕^⑪，非以为教化取士之本也。而诸生竞利，作者^⑫鼎沸。其高者，颇^⑬引经训风喻^⑭之言，下则连偶俗语^⑮，有类俳优^⑯，或窃^⑰成文，虚冒^⑱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⑲，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⑳。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治民及仕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㉑，章帝集学士于白虎^㉒。通经^㉓义释，其事优大^㉔；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乃小能小善^㉕，虽有可观^㉖，孔子以为‘致远则泥^㉗’，君子故当志^㉘其大者也。”

【注释】①蔡邕（公元133年—公元192年）：字伯喈，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人，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博学多才，通晓经史、天文、音律，擅长辞赋。灵帝时召拜郎中，校书于东观，迁议论郎。曾因弹劾宦官，被流放至朔方。献帝时董卓强迫他出任为侍御史，官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董卓被诛后，为王允所捕，死于狱中。蔡邕著诗、赋、碑、诔、铭等共一百零四篇。他的辞赋以《述行赋》最知名。②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秦始皇设立陈留县，属三川郡，治所在今开封陈留镇。汉武帝元狩中，分河南郡置陈留郡。逮至兴平中，董卓暴乱天下，曹操乃自此兴兵倡义。③引咎：归过失于自己。④封事：密封的奏章。此处指《陈政要七事疏》。古时臣下上书奏事，防有泄漏，用皂囊封缄，故称。《后汉书·明帝纪》：“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李贤注：“宣帝始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封有正有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而不奏。后魏相奏去副封，以防拥蔽。”⑤取士：选取士人。⑥岁贡：古代诸侯郡国定期向朝廷推荐人才的制度。李贤注引《尚书大传》：“古者诸侯之于天子，三年一贡士。”⑦路：途径，门路。⑧经术：犹经学（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学问）。⑨余日：闲暇时日。⑩聊：姑且，暂且，勉强。⑪博奕：局戏和围棋。

奕，通“弈”，围棋。⑫作者：指从事文章撰述或艺术创作的人。⑬颇：大抵，大致。⑭经训风喻：经训，经籍义理的解说。风喻，亦作“风谕”，以委婉的言辞劝告开导。⑮连偶俗语：连偶，连而成双，使成对偶。俗语，通俗流行并已定型的语句。⑯俳优：音排悠，古代以乐舞谐戏为业的艺人。⑰窃：抄袭。⑱虚冒：假冒，冒充。⑲差次录第：差次，分别等级次序。录第，按名次录用。⑳拜擢：选拔任用。㉑石渠：即石渠阁，西汉皇室藏书之处，在长安未央宫殿北。汉宣帝曾在此召开石渠阁会议，又名石渠阁奏议。西汉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成为主导思想。汉宣帝时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又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拊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汉宣帝亲自裁定评判。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所辑奏议共一百五十五篇，今俱佚。唐杜佑的《通典》中保存有若干片断。经过这次会议，博士员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谷梁”。《汉书》中记录石渠会议最为详细的文字是《儒林传》。㉒白虎：白虎观，汉官观名。自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虽然成为汉朝的主导思想，但是由于当时儒学各家学派传承不同，对于儒家经典的版本、内容多有争议。虽然汉宣帝时曾召开“石渠阁会议”加以统一，但是经历王莽新朝的战乱之后，各家的歧异再次抬头。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讖于天下，把讖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为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学与讖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这次会议由章帝亲自主持，参加者有魏应、淳于恭、贾逵、班固、杨终等。会议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侍中淳于恭代表诸儒作答，章帝亲自裁决。这样考详同异，连月始罢。此后，班固将讨论结果纂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㉓通经：解释经旨。㉔优大：盛大。㉕小善：犹小技、小的长处。㉖可观：可以看，值得看。㉗孔子以为致远则泥：语出《论语·子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朱熹《论语集注》：泥，去声。小

道，如农圃医卜之属。泥，不通也。杨氏曰：“百家众技，犹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无可观也，致远则泥矣，故君子不为也。”^⑳志：向慕，有志于。

【译文】蔡邕，字伯喈，陈留郡人。当时汉灵帝信任宦官，国家多次发生灾变。皇帝归罪于己，诏告群臣各自陈述施政的要务。蔡邕呈上密封的奏章，说：“臣听说古代选取士人，要求诸侯定期向朝廷举荐人才。汉武帝时，除各郡推举孝廉外，另有贤良文学之士的选拔。于是名臣辈出，文治武功同时兴盛。汉王朝获得人才，主要就是通过这几个方面。书画辞赋，不过是一种小才，至于匡正国家管理政治，就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了。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猎经学，处理政务的闲暇之时，阅览一些辞赋篇章，作为放松精神的消遣，以此代替局戏、围棋等娱乐，并不是要以此（辞赋篇章）作为施行教化、获得人才的根本办法。但是读书人（因为陛下的爱好）而竞相贪图利益，兴辞作赋的人越来越多，喧嚷不休。他们中学问高的，还能引用经典中的经训和讽喻的言辞，学问低下的则使用对偶俗语等，有点类似于以歌舞为业的艺人，有的人甚至抄袭现成的文章，冒名顶替。臣每次受诏在盛化门分别等级次序，按名次录用人才，都会发现其中一些不够资格的人，也跟随别人一同被选拔任用。已经赐予的恩典，难以再收回更改，让他们只是保住俸禄，这在道义上已经够宽大的了，不可以再让他们治理百姓或在州郡中任职。昔日，宣帝召集诸多儒生于石渠阁，章帝集中有学之士于白虎观，解释经旨，阐明义理，这两件事十分盛大。文王和武王的治国之道，确实是应当遵循的。如果只是小能小善，即使有可取的地方，孔子认为‘如果让他们致力于远大的事业，就会有所阻滞’。所以君子应当有志于大的方面。”

【原文】又特诏问曰：“比^①灾变互生，未知厥咎^②，朝廷焦心^③，载^④怀恐惧。每访群公^⑤，庶^⑥闻忠言，而各存括囊^⑦，莫肯尽心。以邕经学

深奥，故密特稽问。宜披露^⑧失得，指陈^⑨政要，勿有依违^⑩，自生疑讳^⑪。”邕对曰：“臣伏思诸异，皆亡国之怪也。天于大汉，殷勤^⑫不已，故屡出妖变^⑬，以当谴责，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⑭安。今灾眚^⑮之发，不于他所，远则门垣^⑯，近在寺署^⑰，其为监戒^⑱，可谓至切。霓堕鸡化^⑲，皆妇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赵娆^⑳，贵重天下，生则资藏侔于天府^㉑，死则丘墓逾于园陵^㉒，两子受封，兄弟典郡^㉓，续以永乐；门史^㉔霍玉，依阻城社^㉕，又为奸邪。今者道路纷纷^㉖，复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风声^㉗，将为国患。宜高为堤防^㉘，明设禁令，深惟赵、霍，以为至戒^㉙。今圣意勤勤^㉚，思明邪正。而闻太尉张颢^㉛，为玉所进，光禄勋伟璋^㉜，有名贪浊。又长水校尉^㉝赵玼、屯骑校尉^㉞盖升，并叨^㉟时幸^㊱，荣富优足^㊲。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贤之福^㊳。伏见廷尉郭禧^㊴纯厚老成^㊵，光禄大夫桥玄^㊶聪达方直^㊷，故太尉刘宠^㊸忠实守正^㊹，并宜为谋主^㊺，数见访问^㊻。夫宰相大臣，君之四体，委任责成^㊼，优劣已分，不宜听纳小吏，雕琢^㊽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㊾，鸿都篇赋之文^㊿，可且消息^㊽，以示惟忧。《诗》云：‘畏天之怒，不敢戏豫^㊾。’天戒^㊿诚不可戏也。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㊿之戒，下有失身^㊿之祸。愿寝^㊿臣表，无使尽忠之吏，受怨奸仇。”

【注释】①比：副词。近日，近来。②厥咎：厥，代词。咎，罪过、过失。③焦心：忧虑，着急。④载：承受。⑤群公：总称诸侯和朝臣。⑥庶：希望，但愿。⑦括囊：结扎袋口。亦喻缄口不言。⑧披露：陈述，表白。⑨指陈：指明和陈述。⑩依违：谓模棱两可。⑪疑讳：疑虑忌讳。⑫殷勤：恳切丁宁。⑬妖变：指反常、怪异的现象或事物。⑭即：至，到。⑮灾眚：灾殃，祸患。⑯门垣：宫门附近。⑰寺署：官署。⑱监戒：监察往事，警戒将来。监，通“鉴”。⑲霓堕鸡化：霓堕，《后汉书》原文作“霓堕”，指霓进入内环。霓，副虹，又称雌虹、雌霓。虹霓常有内外二环，内环称虹，也称正虹、雄虹；外环称霓，也称副虹，雌虹或雌霓。鸡化，指雌鸡变化为雄鸡，旧时认为是灾难之兆。⑳乳母赵娆：汉桓帝乳母赵

群书治要译注

烧，旦夕在太后侧，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与共交结，谄事太后。见《后汉书·陈蕃传》。⑲资藏侔于天府：资藏，储藏的财物。侔，齐等、相当。天府，原为周官名，掌祖庙之守藏，后因称朝廷藏物之府库为天府。⑳园陵：帝王的墓地。㉑典郡：主管一郡政事，谓任郡守。㉒门史：守卫官门的官吏。㉓依阻城社：依阻，凭借、仗恃。城社，本指城池和祭地神的土坛，此喻靠山（含贬义）。㉔道路纷纷：道路，路上的人，指众人。纷纷，乱貌、众多貌。形容社会上人们纷纷传告。㉕风声：指传播出来的消息。㉖堤防：本指堤，有提防之意。㉗至戒：亦作“至诚”。犹深戒。㉘勤勤：恳切至诚。㉙太尉张颢：按《后汉书·灵帝纪》：光和元年“（三月辛丑）太常常山张颢为太尉。……九月，太尉张颢罢。”㉚光禄勋伟璋：光禄勋，官名，秦汉负责守卫宫殿门户的宿卫之臣，后逐渐演变为专掌宫廷杂务之官。应劭谓：“光者，明也。禄者，爵也。勋者，功也。”如淳则谓：“勋之言，阍也。阍者，古之门官。”伟璋，《后汉书》原文作“姓璋”，生平不详。㉛长水校尉，官名。汉武帝置。八校尉之一，掌屯于长水与宣曲的乌桓人、胡人骑兵，秩比二千石。所属有丞及司马，领骑兵七百三十六人。长水，关中河名。宣曲亦河名。东汉时属北军中侯，校尉秩为比二千石，魏、晋、南朝及北朝魏、齐均置，属领军将军。㉜屯骑校尉：官名。汉武帝置。八校尉之一。掌骑士，秩比二千石。所属有丞及司马，领兵七百人。东汉时属北军中侯，校尉秩为比二千石。魏、晋、南朝及北朝魏、齐均置，属领军将军。㉝叨：犹忝。表示承受之意。㉞幸：亲近，宠爱。㉟优足：富足。㊱退思引身避贤之福：退思，语出《左传·宣公十二年》：“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后因以指退归思过，事后反省。引身，抽身、引退。避贤，让贤。㊲廷尉郭禧：廷尉，官名。秦始置，九卿之一，掌刑狱。汉初因之，秩中二千石。景帝时改称大理，武帝时复称廷尉。东汉以后，或称廷尉，或称大理，又称廷尉卿。北齐至明清皆称大理寺卿。郭禧，东汉大臣，按《后汉书·灵帝纪》：建宁二年十一月，“太仆郭禧为太尉”。又同卷：建宁三年，“夏四月，太尉郭禧罢”。㊳纯厚老成：纯厚，纯朴淳厚。老成，稳重、持重。㊴光禄大夫桥玄：光禄大夫，战国时代置中大夫，汉武帝时始改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掌顾问应对，隶于光禄勋。桥玄（公元

109年—公元183年),字公祖,梁国睢阳人,汉末名臣,曾任大鸿胪、司空、司徒等职,建宁中曾任光禄大夫,光和元年(公元178年)迁太尉,数月后因病罢免。④②聪达方直:聪达,聪明而通达事理。方直,指人品端方正直。④③故太尉刘宠:故,过去、从前。刘宠,字祖荣,东汉牟平人。刘宠曾因“明经”被推荐为孝廉,出任济南郡东平陵县令,有仁惠之政。后升任豫章、会稽太守,在会稽郡时,简除烦苛政令,禁察官吏的非法行为,政绩卓著。建宁元年,刘宠代王畅为司空,频迁司徒、太尉。建宁二年,以日食策免,归乡里。④④守正:恪守正道。④⑤谋主: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④⑥访问:咨询,求教。④⑦责成:指令专人或机构负责完成任务。④⑧雕琢:比喻罗织罪名。李贤注:“雕琢,犹镌削以成其罪也。”④⑨尚方工技之作:尚方,古代制造帝王所用器物的官署。⑤①鸿都篇赋之文:鸿都,光和元年设在鸿都门的学校。专习辞赋书画,出授高级官职。篇,特指诗歌、辞赋等文艺著作。赋,文体名。是韵文和散文的综合体,讲究词藻、对偶、用韵。⑤②消息:停止,平息。⑤③戏豫:亦作“戏渝”。戏嬉安逸。毛传:“戏豫,逸豫也。”⑤④天戒:谓上天给予的儆戒。⑤⑤漏言:泄漏密言或情况。⑤⑥失身:丧失生命。⑤⑦寝:谓湮没不彰,隐蔽。

【译文】又有一次灵帝特别下诏询问(蔡邕)道:“最近灾变接连发生,不知其过失究竟在哪里?朝廷为此而忧虑着急,深感恐惧。每次问到各位朝臣,希望能听到忠直之言,然而他们却各自缄口不言,不肯尽心回答。因你(蔡邕)的经学造诣精深,所以特意秘密相问,你应该陈述政事上的得失,指明施政的要领,不要模棱两可,自生疑虑和忌讳。”蔡邕回答说:“臣考虑这些灾异都是亡国的怪象。上天对于大汉王朝,殷勤恳切,所以多次出现反常的怪异现象,用来作为谴责,目的是想让人君有所感触而醒悟,转危为安。而今灾害的发生,并不在其他地方,远的不过在宫门附近,近的就官署之中,以此作为监察往事、警戒将来的警示,可以说是极为恳切。霓入内环,雌鸡化雄,都是妇人干预政事所导致的。以前(桓帝)乳母赵娆,尊贵显赫于天下,她在世

时储藏的财货和国库相当，死后的坟墓规模甚至超过帝王的陵墓。她的两个儿子受到封赏，其兄弟也担任郡守。后来又有永乐门史霍玉，依仗权势，专做奸诈邪恶的事情。如今，路上的众人纷纷传言，说有一位叫程大人的。考察这些传言，恐怕此人又要成为国家的祸患。陛下应该高度防范，公开设立禁令，深思赵娆、霍玉的往事以作为借鉴。今天圣上的心意恳切至诚，想要明辨邪正。但是听说太尉张颢是霍玉所推荐的，光禄勋伟璋有贪污之名，还有长水校尉赵瑄、屯骑校尉盖升，都是受到一时的宠爱，而获得荣华富贵。（陛下）应该想想小人在位掌权的过失，然后考虑一下（让他们）退身让贤会带来的福祉。臣看到廷尉郭禧纯朴稳重，光禄大夫桥玄聪明通达且品行端方正直，原太尉刘宠忠诚老实恪守正道。这些人都应成为替国家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应多多向他们请教。宰相大臣是君主的四肢，应当委派给他们职务并让他们负责，如此优劣就能分辨清楚，而不应该听信小吏的话，给大臣罗织罪名。此外，那些尚方百工技艺的制作，鸿都门学诗歌辞赋的文章，都可以暂且停止了，以表示圣上现在只忧虑国事。《诗经》上说：“畏惧上天震怒，不敢戏嬉安逸。”上天的儆戒实在不可当作儿戏。（以上内容）你我君臣之间如果不严守机密，那么对皇上而言就有泄露密言的警戒，对臣下来说就有杀身之祸。希望陛下保藏好臣的奏表，不要让尽忠的官吏，受到奸佞小人的怨恨与仇视。”

【原文】章奏，帝览而叹息，因起更衣^①，曹节于后视之，悉宣语^②左右，事遂漏露^③。其为邕所裁黜^④者，皆侧目^⑤思报。初，邕与司徒刘郃^⑥素不相平，而叔父卫尉质^⑦，又与将作大匠阳球^⑧有隙^⑨，球即中常侍程璜^⑩女夫^⑪也。璜遂使人飞章^⑫言，邕质数以私事请托于郃，郃不听，邕含隐切^⑬，志欲相中伤^⑭。于是下邕，质于洛阳狱，劾以仇怨奉公^⑮，议害大臣，大不敬，弃市^⑯。事奏，中常侍吕强^⑰愍邕无罪，请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诏减死一等，与家属钳徙朔方^⑱，不得以赦令^⑲除^⑳。

【注释】①更衣：古时大小便的婉辞。②宣语：宣，尽。语，告诉。③漏露：泄露。④裁黜：犹罢黜（废除排斥）。⑤侧目：斜目而视，形容愤恨。⑥司徒刘郃：司徒，官名。汉哀帝元寿二年，改丞相为大司徒，与大司马、大司空并列三公。东汉时改称司徒。刘郃，东汉后期官员，为东汉河间王宗室，光禄大夫刘倭之弟。公元169年冬汉桓帝病逝，刘倭协助大将军窦武扶立汉灵帝，事后被宦官谋杀。朝廷为追悯刘倭的功劳，就重用刘郃以示回报。光和年间，刘郃位列三公。⑦叔父卫尉质：卫尉，官名，战国时代开始设置，秦汉相沿，为九卿之一，秩禄中二千石，掌管官门警卫，汉景帝时一度改称中大夫令。质，蔡质，字子文，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蔡邕叔父，灵帝时任卫尉，以罪下狱死。⑧将作大匠阳球：将作大匠，官名，掌管官室修建之官。阳球，字方正，渔阳泉州人，性严厉，好申、韩之学。初举孝廉，补尚书侍郎。出为高唐令，迁平原相。后迁将作大匠，坐事论。顷之，拜尚书令。因与司徒刘郃谋议收案张让、曹节，反遭诬陷，遂收球送洛阳狱，诛死，妻、子徙边。⑨有隙：有嫌隙，有怨恨。⑩程璜：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宦官，中常侍，司徒刘郃娶其养女。程璜收受贿赂，排挤忠良，以其资格老而作威作福，被人喻为“程大人”。光和元年（公元178年）蔡邕上疏奏对，多提及程璜之罪。后奏章泄露，程璜因此与大长秋曹节联手陷害蔡邕使其遭受流放。后司隶校尉阳球与程璜女婿刘郃等人谋划铲除宦官，程璜出卖女婿，使刘郃等人被杀。⑪女夫：女婿。⑫飞章：迅速上奏章。⑬隐切：犹怨恨。⑭中伤：诬蔑别人使受损害。⑮仇怨奉公：仇怨，仇恨、怨恨。奉公，奉行公事。⑯弃市：《礼记·王制》：“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后以“弃市”专指死刑。⑰吕强（？—公元184年）：东汉宦官，字汉盛，成臯（今荥阳）人。少为小黄门，迁中常侍，灵帝时封为都乡侯，辞不就。上书请求斥奸佞，任忠良，薄赋敛，厚农桑，开言路。灵帝知其忠而不能。黄巾起义爆发，建言应赦党人，诛杀贪官，考核地方官吏是否称职。宦官大惧，纷纷征还子弟在州郡为官者。中常侍赵忠等诬奏强兄弟为官贪浊，灵帝派人拘捕，忿而自杀。⑱钳徙朔方：钳，古刑罚，以铁器钳束人的颈项、手、足。徙，贬谪、流放。朔方，郡名，西汉武帝时置，郡治朔方县（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东汉废朔方县，移郡治于临戎（今磴口北）。⑲赦令：旧

时君主发布的减免罪刑或赋役的命令。㉔除：免去，免除。

【译文】蔡邕的奏章送达后，灵帝看完，叹息不已。因灵帝起身如厕，曹节便从后面偷看了奏章的内容，并将其中的内容都告诉了左右之人，事情就这样被泄露了。那些被蔡邕所抨击排斥的人，都对他侧目而视，想着要报复他。当初，蔡邕与司徒刘郃一向不和，而他的叔父卫尉蔡质又与将作大匠阳球有嫌隙，阳球是中常侍程璜的女婿。程璜就使人迅速上奏，说蔡邕、蔡质多次向刘郃以私事相嘱托，刘郃没有答应，蔡邕就心怀怨恨，总想借机中伤。蔡邕、蔡质因此被投入洛阳监狱，判处他们因公报私仇，谋害大臣，犯了大不敬之罪，应该弃市处死。事情上奏后，中常侍吕强怜悯蔡邕本来无罪，就为他求情，灵帝此时也重思蔡邕的奏章，就下诏将蔡邕减除死刑一等，他与家属受（髡）钳之刑而被流放到朔方，并且不得因赦令而免罪。

【原文】左雄^①，字伯豪，南郡^②人也。举孝廉，拜议郎。时顺帝新立，朝多阙政^③，雄数言事^④，其辞深切^⑤。尚书仆射虞诩^⑥，以雄有忠公^⑦节，上疏荐之曰：“臣见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⑧，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⑨相戒曰：‘白璧不可为，容容^⑩多后福。’伏见议郎左雄，数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难厄^⑪以为警戒^⑫，实有‘王臣蹇蹇^⑬’之节、周公谟^⑭成王之风，宜擢^⑮在喉舌之官^⑯，必有匡弼^⑰之益。”

【注释】①左雄（？—公元138年）：字伯豪，少有大志，聪明好学，知识渊博，品性笃厚，善助邻里，誉满郡县。在任时实行考试选官制度，对完善科举制度做出了贡献。②南郡：据《汉书·地理志》：“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为临江郡，五年复故。景帝二年复为临江，中二年复故。莽曰南顺。属荆州。”③阙政：有缺陷或弊病的政治措施。④言事：古代专指向君王进谏或议论政事。⑤深切：真挚，恳切。⑥尚书仆射虞诩：见前传。⑦忠公：忠诚公正。⑧拱默：亦作“拱

嘿”。拱手缄默。⑨尽节：尽心竭力，保全节操。多指赴义捐生。⑩至：连词。承接上文，表示下文是上文引出的结果。犹以至、以至于。⑪容容：随众附和。⑫难厄：犹危难。⑬敬戒：警戒，戒备。⑭蹇蹇：忠直貌。蹇，音减，通“蹇”。《易·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高亨注：“蹇蹇，直谏不已也。”王弼注：“执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⑮谟：谋划，谋虑。⑯擢：举拔，提升。⑰喉舌之官：比喻掌握机要、出纳王命的重臣。后亦以指尚书等重要官员。⑱匡弼：匡正辅佐，纠正补救。

【译文】左雄，字伯豪，南郡人。被举为孝廉，官拜议郎。当时，顺帝刚刚即位，朝廷政务中有不少弊病，左雄多次上书言事，言辞非常恳切。尚书仆射虞诩认为左雄有忠诚公正的节操，于是上疏推荐他说：

“臣看到当今公卿以下的官员，大多都是拱手缄默的人。他们以树立私恩为贤能，以尽忠保节为愚蠢，以至于互相之间告诫说：‘不可做那无暇的白玉，随众附和的人多有后福。’臣发现议郎左雄多次上密奏（讨论国事），甚至引用陛下亲身遭遇的危难来警戒陛下，确实有人臣子直言忠谏的节操，有当年周公为成王尽心谋划的风范。应当提拔他到重要官员的职位上，必然能起到匡正国事辅佐陛下的作用。”

【原文】由是拜尚书令，上疏陈事曰：“臣闻柔远和迓^①，莫大宁民^②。宁民之务，莫重用贤。用贤之道，必存考黜^③。大汉受命^④，虽未复古^⑤，然至于文景，天下康乂^⑥，诚由玄靖宽柔^⑦、克慎官人^⑧故也。降^⑨及宣帝，兴于仄陋^⑩，综覈名实^⑪，知世所病^⑫，以为吏数变易，则下不安业^⑬；久于其事，则民服教化。其有治理^⑭者，辄以玺书^⑮勉励，增秩^⑯赐金。是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汉世良吏，于兹为盛。故能降来仪^⑰之瑞，建中兴^⑱之功。汉初至今，三百余年，俗浸彫敝^⑲，巧伪滋萌^⑳，下饰其诈，上肆其残。典城百里^㉑，转动无常，各怀一切^㉒，莫虑长久。谓杀害不辜^㉓为威风、聚敛整辩^㉔为贤能，以修己安民为劣弱^㉕、

奉法循理为不治。髡钳之戮^②，生于睚眦^③；覆尸^④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仇^⑤，税^⑥之如豺虎。监司^⑦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⑧，责成于期月^⑨，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⑩者获誉，拘检者离毁^⑪。州宰不覆^⑫，竞共辟召^⑬。或考奏捕治^⑭，而亡不受罪^⑮，会赦行赂^⑯，复见洗涤^⑰。朱紫^⑱同色，清浊^⑲不分。故使奸猾枉滥^⑳，轻忽去就^㉑，拜除^㉒如流，缺动^㉓百数。特选横调^㉔，纷纷不绝，送迎烦费^㉕，损政伤民。和气未洽^㉖，灾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为乡部亲民^㉗之吏，皆用儒生清白^㉘，任^㉙从政者，宽其负算^㉚，增其秩禄^㉛，吏职满岁^㉜，宰府州郡^㉝，乃得辟举^㉞。如此，威福^㉟之路塞，虚伪之端^㊱绝，送迎之役^㊲损，赋敛^㊳之源息，循理^㊴之吏得成其化，率土^㊵之民各宁其所。”

【注释】①柔远和迩：柔远，安抚远人或远方邦国。迩，近。②宁民：安民，使人民安定。③必存考黜：存，立、设置。考黜，考绩以定黜陟。④受命：受天之命。⑤复古：恢复旧的制度、习俗等。⑥康义：安治。⑦玄靖宽柔：玄靖，亦作“玄静”，谓清静无为的思想境界。宽柔，宽缓和柔。⑧克慎官人：克，能够。官人，选取人才给以适当官职。⑨降：表示从过去某时直到现在的一段时期。⑩仄陋：卑微。盖指宣帝幼年遭巫蛊之祸，曾下狱，家人亦蒙难，后为祖母史家收养，长期长于民间，故云。⑪综覈名实：亦作“综核名实”。对事物进行综合考核以察其名称和实际是否符合。一般用于吏治。⑫病：弊，不利。⑬安业：安于本业。⑭治理：指理政的成绩。⑮玺书：秦以后专指皇帝的诏书。⑯增秩：增俸，升官。⑰来仪：谓凤凰来舞而有容仪，古人以为瑞应。李贤注：“宣帝时凤皇五至，因以纪年。”语出《书·益稷》：“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孔颖达疏：“箫韶之乐作之九成，以致凤皇来而有容仪也。”⑱中兴：中途振兴，转衰为盛。⑲俗浸彫敝：浸，副词，逐渐。彫敝，奢靡败坏。⑳巧伪滋萌：巧，虚伪、欺诈。滋萌，滋生萌发。㉑典城百里：典城，亦作“典成”，主掌诉讼案件。百里，古时一县所辖之地，因以为县的代称，此借指县令。㉒一切：权宜，临时。㉓不辜：指无罪之人。㉔聚敛整辩：聚敛，搜刮财货。整辩，《后汉书》原文作“整

辨”。整辨，一本作“整办”，指整治、办理。②⑤劣弱：衰弱，懦弱。②⑥髡钳之戮：髡钳，古代刑罚，谓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戮，惩罚。②⑦睚眦：嗔目怒视，瞪眼看人。借指微小的怨恨。②⑧覆尸：尸体倒地。多指被杀或被杀者。②⑨寇讎：仇敌，敌人。③⑩税：征收或交纳赋税。③⑪监司：负有监察之责的官吏。汉以后的司隶校尉和督察州县的刺史、转动使、按察使、布政使等通称为监司。③⑫观政于亭传：观政，察知政情。亭传，古代供旅客和传递公文的人途中歇宿的处所。③⑬责成于期月：责成，指令专人或机构负责完成任务。期月，一整年。李贤注：“期，匝也。谓一岁。”③⑭虚诞：荒诞无稽。③⑮拘检者离毁：拘检，检束、拘束。离，遭受、遭遇。后多作“罹”。毁，毁谤、诋毁。③⑯州宰不覆：州宰，指州刺史。覆，审察、查核。③⑰辟召：征召。③⑱考奏捕治：考，按问、刑讯。奏，臣子对帝王进言陈事。捕治，逮捕治罪。③⑲亡不受罪：亡，逃跑、出逃。受罪，承受罪责。④⑰会赦行赂：会，副词，恰巧、适逢。赦，宽免罪过。行赂，犹行贿。④⑱洗涤：除去（罪过、积习、耻辱等）。④⑲朱紫：红色与紫色。比喻正与邪、是与非、善与恶。④⑳清浊：本指清水与浊水，比喻人事的优劣、善恶、高下等。④㉑枉滥：枉法恣肆。④㉒轻忽去就：轻忽，轻率随便。去就，离去或接近、担任官职或不担任官职。④㉓拜除：拜授官职。④㉔动：往往，常常。④㉕特选横调：特选，指对官吏的特别选拔。调，李贤注：“调，征也。”④㉖烦费：大量耗费。④㉗洽：周遍，广博。④㉘亲民：亲自治理民众。④㉙清白：旧称未做过所谓卑贱职业。这样的人及其后代始得从政或应试当官。④㉚任：李贤注：“任，堪也。”④㉛负算：负欠的口钱（一种人口税）。后泛指负欠的租税。李贤注：“负，欠也。算，口钱也。”④㉜秩禄：俸禄。④㉝满岁：任职期满。④㉞宰府州郡：宰府，宰相办公之所。州郡，本为州和郡的合称，亦泛指地方上，亦指州郡的长官。④㉟辟举：征召荐举。④㊱威福：语出《书·洪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孔颖达疏：“惟君作福得专赏人也，惟君作威得专罚人也。”原指执政者的赏罚之权，后多谓当权者妄自尊大，恃势弄权。④㊲端：方面，种类。④㊳役：事。④㊴赋敛：征收赋税。④㊵循理：依照道理或遵循规律。④㊶率土：“率土之滨”之省。谓境域之内。

【译文】由此左雄官拜尚书令。他上书陈述政事说：“臣听说安抚远方和睦近处，再没有比使人民安定更重大的了。使人民安定的关键，没有比任用贤人更重要的了。任用贤者的办法，是一定要设立考核与罢免的制度。大汉受天命建立王朝，虽说未能恢复古代的制度，但是到了文帝、景帝时期，天下安宁康乐，实在是由于实行清静无为、宽缓和柔的政策，能慎重地选贤授官的缘故啊！后来到宣帝时，他生长于卑微的环境，因此能够综合地考察事物的名实是否相符，知道时弊的所在，认为官吏如果经常调换，百姓就不会安于本业；官吏长期忠于职事，人民就会服从教化。对那些卓有政绩的官员，就下诏书给予勉励，给他们增加秩俸、赏赐钱财。因此官吏各称其职，人民安居乐业。汉朝优秀的官吏，以宣帝时期为最多，所以出现了凤凰来舞的祥瑞，建立了振兴汉室的功业。汉初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社会风气逐渐奢靡败坏，奸巧伪诈的现象慢慢萌生。在下者掩饰他的欺诈行径，在上者放任自己的残暴行为。典城、县令等地方官员调动频繁，人人都心怀权宜之计，谁也不做长久的打算。（他们）认为杀害无辜的人是威风，以搜刮聚敛财富为贤能，把修正自己安抚人民看成是懦弱，把奉守法令循理办事当做是无能。遭受髡钳的刑罚，只是因为一点小小的怨恨；遭受杀身之祸，仅是产生在喜怒之间。看待百姓如同贼寇和仇敌，向他们征收赋税却像豺虎。掌管监察的官吏看到非法行为也不检举，听到罪恶之事也不加详察。考察政情却只居于亭传（而不实地考察），责令下属要在一年之内就要完成上级的任务。对人的称赞与他的德行不相称，对功劳的评定与事实不相符；弄虚作假的人获得赞誉，谨守规矩的人遭到毁谤。（对这些人）刺史不进行审查，就竞相征召任用。有的人要被审查参奏、逮捕查办，却因逃跑而没有受到惩罚，逢到大赦或通过行贿，其罪名又被清除掉了。正邪不辨，清浊不分，所以使得奸猾之人枉法放肆，随便地离任或就职，拜官授职像流水一样频繁。官府的空缺往往有百余数，特殊的选拔和横征暴敛纷繁不息；（官吏的）送往迎来

耗废巨大,损害政事伤害百姓。和谐的气氛没能周遍天下,灾殃祸患未能消除止息,过失全都在这个方面。臣认为乡里直接管理民众的官员,都应该任用清白的儒生为处理政事的人,宽免他们所欠的租税,增加他们的俸禄。官员任职期满,宰府州郡才能征召荐举他们。这样一来,当权者作威作福的道路就会被阻塞,弄虚作假的萌芽也就会杜绝,送来迎往的事会减少,横征暴敛的源头也会止息。依理办事的官吏,于是得以完成他们的教化,天下的人民,也能够各安其所了。”

【原文】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伪。雄之所言,皆明达治体^①,而宦竖^②擅权,终不能用。雄复谏曰:“臣闻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恶谗谀,然而历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谗谀蒙幸^③者,盖听忠难,从谀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恶;贵宠,人情之所甚欲。是以世俗为忠者少,而习^④谀者多。故令人主数闻其美,稀^⑤知其过,迷而不悟,至于危亡也。”

【注释】①明达治体:明达,对事理有明确透彻的认识、通达。治体,治国的纲领、要旨。②宦竖:对宦官的贱称。③幸:亲幸,宠爱。④习:习惯,习惯于。⑤稀:少,不多。

【译文】顺帝有感于左雄的进言,将它下发给有关部门,考核其内容的真假。左雄上奏的话,都是明晓通达治国要领之言,但由于当时宦官专权,最终没有被采用。左雄又进谏说:“臣听说君主没有不喜好忠正而厌恶谗谀的。然而历代的祸患,没有不是忠正者获罪、谗谀者受宠的。大凡听从忠言难,顺从谄谀之言容易。刑罚罪责是人情所极其厌恶的,尊贵宠信是人情所极其向往的。因此世上奉行忠正的人少而习惯谄谀的人多,所以让人主常常听到自己美好的方面,却很少知道自身的过失,执迷不悟,直至危亡。”

【原文】周举^①，字宣光，汝南^②人也。为尚书。时三辅^③大旱，五谷灾伤^④，天子亲自策问^⑤，举对曰：“夫阴阳闭隔^⑥，则二气否塞^⑦。二气否塞，则人物不昌^⑧。人物不昌，则风雨不时^⑨。风雨不时，则水旱成灾。陛下处唐虞之位，未行尧舜之政，变文帝世祖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内积怨女^⑩，外有旷夫^⑪。今皇嗣^⑫不兴，东宫^⑬未立，伤和逆理，断绝人伦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竖宦^⑭之人，亦复虚以形势，威侮良家^⑮，取女闭之^⑯，至有白首歿^⑰无配偶，逆于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倾宫之女^⑱；成汤遭灾，以六事克己^⑲。自枯旱以来，弥历年岁^⑳，未闻陛下改过之效，徒劳至尊，暴露风尘^㉑，诚无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请^㉒。昔齐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㉓，晏子^㉔谏曰：‘夫河伯，以水为城国，鱼鳖^㉕为人民。水尽鱼枯，岂不欲雨？自是^㉖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务其华，不寻其实，犹缘木希（希作求）鱼^㉗，却行求前^㉘也。诚宜推信革政^㉙，崇道变惑^㉚，出后宫不御^㉛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狱，除大官重膳^㉜之费。臣才薄智浅，不足以对，惟陛下留神裁察^㉝。”以举为司徒。

【注释】①周举（公元105年—公元149年）：字宣光，东汉汝南汝阳人。周举其貌不扬，而博学洽闻，为儒者所宗，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从横周宣光。”②汝南：古属豫州。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始建汝南郡，郡治在上蔡。东汉永平十五年，汝南郡为国，封皇子畅为汝南王。建初四年，国除为郡。顺帝时领三十七县，郡治迁至平舆，在今平舆县境北部的射桥村。③三辅：本指西汉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个职官的合称，亦泛称京城附近地区。④五谷灾伤：五谷，五种谷物。《周礼·天官·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也。”后以五谷为谷物的通称，不一定限于五种。灾伤，由天灾人祸招致的损害。⑤策问：以经义或政事等设问要求解答以试士。⑥闭隔：关闭，隔绝。⑦否塞：闭塞不通。⑧人物不昌：人物，人与物。不昌，不昌明、不昌盛。⑨不时：不适时，不合时。⑩怨女：指已到婚龄而无合适配偶

的女子。①①旷夫：无妻的成年男子。①②皇嗣：皇子。①③东宫：太子所居之宫；亦指太子。①④竖宦：指宦官。①⑤威侮良家：威侮，陵虐侮慢。良家，汉时指医、巫、商贾、百工以外的人家，后世称清白人家为良家。①⑥取女闭之：取女，娶妻。闭，关押、幽禁。①⑦歿：亦作“歿”。死，去世。①⑧昔武王入殷，出倾宫之女：出，释放。倾宫，巍峨的宫殿，望之似欲倾坠，故称。《列子·杨朱》：“纣亦藉累世之资……肆情于倾宫，纵欲于长夜。”李贤注引《帝王纪》曰：“武王入殷，命召公释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闾，出倾宫之女于诸侯。”①⑨成汤遭灾，以六事克己：李贤注引《帝王级》曰：“汤伐桀，后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于山川曰：‘政不节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官室荣邪？女谒行邪？何不雨之极也！’”克己，谓克制私欲，严以律己。②⑩弥历年岁：弥历，久经、经历。年岁，犹年月。岁，年。②⑪徒劳至尊暴露风尘：至尊，用为皇帝的代称。暴露，露在外面，无所遮蔽。意谓：皇帝举行罪己之仪，向天忏悔，但精诚未至，效果未彰，徒劳于形式，暴露于外受风尘之苦而已。②⑫致请：致，表达。请，祷祝。②⑬景公欲祀河伯：景公，齐景公。河伯，传说中的河神。《庄子·秋水》：“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陆德明《庄子释文》：“河伯姓冯，名夷，一名冰夷，一名冯迟……一云姓吕，名公子，冯夷是公子之妻。”②⑭晏子：晏婴（公元前578年—公元前500年），字仲，谥平，习惯上多称平仲，又称晏子，夷维（今山东莱州）人。春秋后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②⑮鱼鳖：鱼和鳖。泛指鳞介水族。②⑯自是：自然是。②⑰缘木希鱼：即“缘木求鱼”。指爬上树去捉鱼，比喻行动和目的相反，劳而无所获。《孟子·梁惠王上》：“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②⑱却行求前：谓以倒退求前进，比喻方法不对，因而不可能达到目的。却行，倒退而行。语本《韩诗外传》卷五：“夫明镜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恶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袭蹈其所以安存者，则无异乎却行而求逮于前人也。”②⑲推信革政：推信，推重信服。革政，谓改革政令。③⑰惑：乱，昏乱。③⑱御：与女子交合。③⑲大官重膳之费：大官，即太官。掌皇帝膳食及燕享之事。重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菜肴，泛

指丰盛的膳食。^③裁察：裁断审察。

【译文】周举，字宣光，汝南郡人。他担任尚书的时候，京都地区大旱，五谷遭灾，顺帝亲自进行策问，周举回答说：“阴阳隔绝，二气就会闭塞不通。阴阳二气不通，人与物就不会昌盛。人与物不昌盛，风雨就会不合时宜。风雨不适时，就会产生水旱的灾害。陛下居于唐尧、虞舜一样的君位，却不能施行尧舜的政治；改变了文帝、光武帝的法度，而追循亡秦奢侈的贪欲。宫内积聚了（很多不能婚嫁的）怨女，宫外却还有很多无妻的旷夫。当今皇室子孙不兴，太子尚未确立，这都是因为伤害了天地本有的和气、违逆了阴阳交感的道理，断绝了（夫妇的）人伦之道所造成的啊！不仅仅是陛下这样做，就是宦官们，也都虚以男子的形体，威逼侮慢良家（妇女），把她们娶来禁闭在家中，以致于有白首寿终都没有配偶者，完全违背了天意。过去周武王攻入殷都，释放了宫中的女子；成汤遭受旱灾时，以六件事来反思约束自己。自从大旱以来，已有年月，没有听到陛下改过的成效，白白让皇上暴露于风尘之中，实在是没有什么益处。陛下又下令让各州郡向神明祈祷求雨。从前齐国遭到大旱，齐景公想祭祀河伯，晏子进谏说：“河伯以水为他的国家城池，以鱼鳖为他的人民，水干了，鱼鳖就会死亡，他难道不希望下雨吗？河伯自然是无法降雨啊！”陛下的行为只致力于浮华的形式，而不探求内在的实质，这就好比想爬到树上去捉鱼、用后退而求前进。确实应该推行诚信，改革政事，崇信道义，改变昏乱的局面。释放后宫没有婚配的宫女，申理天下冤枉的案件，取消太官丰盛膳食的费用。臣才薄智浅，不足以应对策问，只希望陛下能用心裁断审察。”于是周举被任命为司徒。

【原文】李固^①，字子坚，汉中^②人也。阳嘉二年^③，有地动山崩^④，火灾之异，公卿举固对策^⑤，诏又特问当世之敝、为政所宜。固对曰：

“臣闻王者，父天母地，宝有山川。王道得，则阴阳和理；政化乖^⑥，则崩震为灾。斯皆关之天心效于成事者也。夫治以职成，官由能理。古之进^⑦者，有德有命^⑧；今之进者，唯财与力。伏闻诏书，务求宽博^⑨，疾恶严暴^⑩。而今长吏^⑪，多杀伐致声名^⑫者，必加迁赏^⑬；其存宽和，无党援^⑭者，辄见斥逐^⑮。是以淳厚之风不宣，雕薄^⑯之俗未革。虽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⑰，变乱旧典^⑱，封爵阿母^⑲，因造妖孽^⑳，使樊丰^㉑之徒，乘权放恣^㉒，侵夺主威，改乱适嗣^㉓，至令圣躬^㉔狼狽，亲遇其难。既拔自困殆^㉕，龙兴^㉖即位，天下喁喁^㉗，属望风政^㉘。积弊^㉙之后，易致中兴，诚当沛然^㉚思惟善道。而论者犹云，方今之事，复同于前。臣伏从山草^㉛，痛心伤臆^㉜。今宋阿母^㉝，虽有大功勤谨^㉞之德，但加赏赐，足以酬其劳苦，至于裂土开国^㉟，实乖旧典。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㊱者，岂天性当然^㊲？但以爵位尊显，专总^㊳权柄，天道恶盈，不知自损，故至颠仆^㊴。先帝宠遇阎氏，位号太疾^㊵，故其受祸，曾不旋时^㊶。今梁氏戚为椒房^㊷，礼所不臣^㊸，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从^㊹，荣显^㊺兼加。永平建初^㊻故事，殆^㊼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㊽及诸侍中，还居黄门^㊾之官，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岂不休^㊿乎？又宜罢退宦官，去其权重^㊽，裁^㊾置常侍二人，省事^㊿左右；小黄门五人，给事^㊽殿中。如此，则论者厌塞^㊾，升平^㊿可致也。”

【注释】①李固(公元94年—公元147年)：东汉大臣，汉中南郑(今属陕西)人，少好学。后因对策指斥时政，要求“权去外戚、政归国家”，为议郎。历任荆州刺史、太山太守，政称天下第一。②汉中：即汉中郡，位于陕西省西南部，为秦初三十六郡之一，郡治初设南郑(今陕西汉中)，西汉初迁至西城(陕西安康市汉江北岸中渡台)。东汉建武元年至六年，郡治改迁南郑(在今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附近)。③阳嘉二年：公元133年。东汉顺帝刘保的第二个年号。④地动山崩：地动，地震。山崩，悬崖、陡坡上巖石和砂土突然破裂、崩落的现象。⑤对策：亦作“对册”。古时就政事、经义等设问，由应试者对答，称为对策。

群书治要译注

⑥政化乖：政化，政治和教化。乖，反常、谬误。⑦进：进仕，出仕。⑧有德有命：李贤注：“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爵命，封爵受职。）⑨宽博：谓心胸开阔，能容人。⑩严暴：严酷暴虐。⑪长吏：指州县长官的辅佐。《汉书·百官公卿表》：“县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⑫致声名：致，求取、获得。声名，名声。⑬迁赏：升职和赏赐。⑭党援：结援相助的党与。⑮斥逐：驱逐。⑯雕薄：雕，浮华、虚夸。薄，虚假刻薄、不诚朴宽厚。⑰孝安皇帝：汉安帝刘祜。⑱变乱旧典：变乱，变更、使紊乱。旧典，旧时的制度、法则。⑲阿母：李贤注：“阿母王圣。”⑳妖孽：指物类反常的现象，古人以为是不祥之兆。㉑樊丰：安帝时宦官。㉒乘权放恣：乘权，利用权势。放恣，放纵。㉓改乱适嗣：《后汉书》原文作“改乱嫡嗣”。李贤注：“谓顺帝为太子时，废为济阴王。”㉔圣躬：犹圣体。臣下称皇帝的身体。亦代指皇帝。㉕困殆：困苦危急。㉖龙兴：喻王者兴起。㉗喁喁：仰望期待貌。㉘属望风政：属望，期望。风政，指政绩。㉙积弊：谓长期艰危。㉚沛然：充盛貌，盛大貌。李贤注：“沛然，宽广之意。”㉛伏从山草：伏，居、栖身。从，介词，在、由。山草，犹言山野草莽，借指在野未仕。㉜臆：心间。㉝宋阿母：李贤注：“谓宋娥也。”㉞大功勤谨：惠栋曰：“大功谓谋立帝，勤谨谓娥为乳母也。”勤谨，勤劳谨慎。㉟裂土开国：裂土，分封土地。开国，古代指建立诸侯国。㊱完全：保全。㊲天性当然：天性，犹天命，指上天的意旨或上天安排的命运。当然，应当这样。㊳专总：独揽。㊴颠仆：颠，倾覆、灭亡。仆，颓败，亦指颓败的事物。㊵先帝宠遇阎氏，位号太疾：先帝，指汉安帝刘祜。宠遇，帝王给予的恩遇。阎氏，指以安帝皇后阎姬为主的阎氏外戚。邓太后死后，安帝亲政，封阎皇后的四位兄弟阎显、阎景、阎耀、阎晏，并列为卿校，典掌禁兵。事隔不到一年，到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又将阎显加封为长社侯，食邑一万三千五百户，追封早死的母亲为荥阳君。阎显兄弟家的孩子都年在童龀（七八岁）之间，也全被拜为黄门侍郎。因阎姬无子，出于嫉妒，又诬告太子刘保谋反，使安帝废黜太子，贬为济阴王。位号，爵位与名号。疾，快速、急速。㊶旋时：很短的时间，顷刻间。㊷梁氏戚为椒房：顺帝时，皇后梁妠，为梁商之女、梁冀之妹。椒

房，后妃的代称。李贤注：“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涂也。”④③不臣：谓不以臣属视之。④④群从：指堂兄弟及诸子侄。④⑤荣显：荣华显贵。④⑥永平、建初：永平，汉明帝年号。建初，汉章帝年号。④⑦殆：大概。④⑧步兵校尉冀：步兵校尉，官名，汉武帝置，八校尉之一，掌上林苑门屯兵，秩比二千石。冀，梁冀。④⑨黄门：官名。本秦官，汉因之。因给事黄门，故名。《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后为非宦者充任的黄门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等官的简称。⑤⑩休：美善。⑤⑪权重：犹权力，大权。⑤⑫裁：通“才”。仅仅。⑤⑬省事：视事，处理政务。⑤⑭给事：供职。引申为侍奉。⑤⑮厌塞：压倒，镇住。⑤⑯升平：太平。

【译文】李固，字子坚，汉中人。顺帝阳嘉二年，国家发生地震、山崩和火灾等灾异现象，公卿推举李固回答皇帝的策问。后来皇帝又下诏书特意询问当时的弊端和治理国家所应做的事务。李固对答道：“臣听说王者把上天当作父亲，把大地当作母亲，以山川为宝物。王道通行，阴阳就会调和；政治教化乖乱，就会产生山崩地震的灾害。这都是关乎天意民心，被往事所证明的现象啊。天下大治要靠设官分职来实现，官职要由有治理能力的人来担任。古代出仕的人，有德者才可封爵受职；如今出仕的人，只凭着钱财和势力。臣听说陛下颁布诏书（为政）力求宽厚博爱，憎恶严酷和暴虐。可是当今的官吏中好杀伐以求取名声的人，必然得到升迁和奖赏；那些心存宽和又没有同党相助的人，往往遭到驱逐。所以淳厚的社会风气得不到宣扬，浮华刻薄的陋习不能够革除。即使是有繁苛的刑罚、严厉的禁令，又能有什么益处呢？以前孝安皇帝改变了旧时的制度，给他的乳母封赏爵位，从而造成了异常现象的出现，让樊丰这种人倚仗权力横行霸道，侵夺了君主的权威，改变了太子的嫡嗣之位，致使皇上处境狼狈，身临危难。陛下既然从困难危险中脱身，登上天子之位，天下人景仰期待，希望能出现好的政治形势。在长期的艰难危急之后，容易形成中兴的局面，确实应当考虑宽

广地实施善政。可是有的议论者仍说如今的世道，还是和以前一样。臣栖身于民间，（听到这样的说法）感到十分伤心。如今阿母宋娥尽管有谋立皇上的大功和勤劳谨慎的德行，但（皇上）给她的赏赐已足够报答她的劳苦了，至于给她封地建国，实在有违以往的典章制度。妃后之家，之所以很少有能够保全的，难道是天命就该如此吗？只是因为他们爵高位显，独揽大权啊！天道厌恶盈满，他们因不知自行收敛克制，所以才导致倾覆灭亡。先帝宠幸阎皇后，让她的地位和名号升得太快，所以很快就招致灾祸。当今梁氏的女儿为皇后，按礼法不应当作臣下看待，封给她高贵的爵位，还是可以的。但是梁氏的诸多子弟，都赐给他们荣华显贵，永平、建初时期的先例，并不是这样。应该让步兵校尉梁冀和各位侍中，仍然退居黄门之官，使权力离开外戚之手，朝政归于国家，这难道不是好事吗？还应该罢免、斥退宦官，收回他们掌握的大权，只设置常侍二人，事奉左右；设小黄门五人，在殿中供职。这样，议论者（的言论）可以平息，升平之世就会到来了。”

【原文】顺帝览其对，多所纳用，即时出阿母还第舍^①，诸常侍悉叩头谢罪，朝廷肃然^②。以固为议郎。冲帝^③即位，为大尉^④，与梁冀参录^⑤尚书事。帝崩，固以清河王蒜^⑥，年长有德，欲立之。梁冀不从，乃立乐安王子缵，是为质帝^⑦。冀忌帝聪惠，恐为后患，遂令左右进鸩^⑧。帝崩，固伏尸号哭，推举^⑨侍医，冀虑其事泄，大恶之。因议立嗣，固与司徒胡广^⑩、司空赵戒^⑪、大鸿胪杜乔^⑫，皆以为清河王蒜，明德著闻^⑬，又属取尊亲^⑭，宜立为嗣。先是蠡吾侯志^⑮取冀妹，冀欲立之。众论既异，愤愤^⑯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夺。中常侍曹腾^⑰等闻，而夜往说冀曰：“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秉摄万机^⑱，宾客纵横^⑲，多有过差。清河王严明，若果立，则将军受祸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长保也。”冀然^⑳其言。明日重会公卿，冀意气凶凶^㉑，而言辞激切^㉒，自胡广、赵戒以下，莫不畏惧^㉓之，皆曰：“惟大将军令。”而固独与杜乔，坚守本

议，冀厉声罢会。固复以书劝，冀愈激怒，乃说太后^②先策免^③固，竟立蠡吾侯，是为桓帝。后岁余，甘陵刘文、魏郡刘鲧^④，各谋立蒜为天子，梁冀因此诬固与文、鲧共为妖言，下狱。门生勃海^⑤王调贯械^⑥上书，证固之枉；河内^⑦赵承等数十人，亦腰铁钺^⑧，诣阙通诉^⑨。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狱，京师市里^⑩，皆称万岁。冀闻之大惊，畏固名德^⑪。终为已患，乃更据奏前事，遂诛之。临命（命作终）。与胡广、赵戒书曰：“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⑫文、宣。何图一朝，梁氏迷谬^⑬，公等曲从^⑭，以吉为凶，成事^⑮为败乎？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⑯，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已矣，于义得矣，夫复何言！”广、戒得书悲惭，长叹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慈，皆死狱中。

【注释】①第舍：宅第，住宅。②肃然：指安定平静，秩序良好。③冲帝：汉冲帝，刘炳（公元143年—公元145年），东汉第八位皇帝，在位仅半年，享年三岁。冲帝在位时，由外戚梁氏把持朝政，梁冀飞扬跋扈，朝廷腐败，民不聊生。谥法云“幼小在位曰冲”。④大尉：即太尉。⑤参录：参与总领。录，总领。东汉尚书之权超过三公，自安帝、顺帝后，大将军及三公执政的都加录尚书事。后来帝后家专政，三公仅得参预，故称“参录”。⑥清河王蒜：刘蒜，清河恭王延平子嗣。冲帝崩，征蒜诣京师，将议为嗣。会大将军梁冀与梁太后立质帝，罢归国。蒜为人严重，动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归心焉。初，中常侍曹腾谒蒜，蒜不为礼，宦者由此恶之。及（质）帝崩，公卿皆正议立蒜，而曹腾说梁冀莫听，遂立桓帝。⑦立乐安王子缵，是为质帝：汉质帝刘缵（公元138年—公元146年），缵，音纂，东汉第九位皇帝，汉章帝玄孙，于公元145年即位，在位时间不到一年，便被梁冀毒死，谥号“孝质皇帝”，葬静陵。⑧遂令左右进鸩：《后汉书·梁冀传》：“帝少而聪慧，知冀骄横，尝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帝即日崩。”进鸩，进毒酒。鸩，传说中的一种毒鸟。以羽浸酒，饮之立死，亦指鸩羽浸制的毒酒。⑨推举：劾举推

群书治要译注

究。⑩胡广：东汉大臣，居朝为官五十多年，居公相位三十多年，历事安、顺、质、冲、桓、灵六位皇帝。⑪司空赵戒：司空，官名。汉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与大司马、大司徒并列为三公，后去大字为司空，历代因之。赵戒，李贤注引《谢承书》：“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戒博学明经讲授，举孝廉，累迁荆州刺史。梁商弟让为南阳太守，恃椒房之宠，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迁戒河间相。以冀部难理，整厉威严。迁南阳太守。纠豪杰，恤吏人，奏免中官贵戚子弟为令长贪浊者。征拜为尚书令，出为河南尹，转拜太常。永和六年特拜司空也。”⑫杜乔（？—公元147年）：字叔荣，东汉河内林虑（今河南林州）人。与李固并称“李杜”。详见后传。⑬著闻：著名，闻名。⑭又取尊亲：《通鉴》胡三省注：“蒜于质帝为兄，尊也；同出乐安王宠，亲也。”取，音最，古同“最”。⑮蠡吾侯志：即刘志，后来之汉桓帝。章帝曾孙，蠡吾侯刘翼之子。据《后汉书·孝桓帝纪》：“本初元年，梁太后征帝到夏门亭，将妻以女弟。会质帝崩，太后遂与兄大将军冀定策禁中，闰月庚寅，使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入南宫，其日即皇帝位，时年十五。太后犹临朝政。”蠡，音梨。⑯愤愤：气愤不平。⑰曹腾：东汉宦官。字季兴，沛国谯人。汉顺帝即位后，被升为中常侍。后因策划迎立桓帝有功，被封为费亭侯，升为大长秋，加位特进。曹腾死后由子曹嵩嗣为侯，曹操是他的孙子。魏明帝曹睿即位后，被追尊为高皇帝。⑱秉摄万机：秉，握。摄，假代、代理。万机，指帝王日常处理的纷繁的政务。亦泛指执政者处理的各种政务。⑲纵横：多貌。⑳然：正确，认为正确。㉑意气凶凶：意气，情绪。凶凶，气势凶猛貌。㉒激切：激烈直率。㉓悒悒：畏惧。㉔太后：即顺帝皇后梁妠，乃梁冀之妹。㉕策免：帝王以策书免官。㉖甘陵刘文，魏郡刘鲡：甘陵，在邢台市清河县南部。魏郡，秦朝时属于邯郸郡、河内郡管辖，西汉建立，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置魏郡，辖十八县，东汉辖十五县，郡治都在邺，属冀州。刘文、刘鲡，生平均不详。鲡，音尾。㉗勃海：勃海郡，最早设立于汉高帝五年，属幽州。东汉改由冀州管辖。治南皮（今河北南皮东北）。辖今天津及河北、山东各一部分。㉘贯械：戴上刑具。㉙河内：汉高祖二年，改殷国为河内郡，位于太行山东南与黄河以北，领十六县。㉚腰鈇：腰，佩在腰上。鈇，音夫至，亦作“鈇”

质”，古代斩人的刑具。锬，垫在下面的砧板。③①诣阙通诉：诣阙，谓赴朝堂。通诉，犹申诉。③②市里：街市里巷。③③名德：名望与德行。③④比隆：同等兴盛。③⑤迷谬：亦作“迷缪”。迷惑谬误。③⑥曲从：委曲顺从。③⑦成事：成功。③⑧颠而不扶：颠，倒仆。扶，扶持、护持。

【译文】顺帝看了李固的对策后，大多都加以采纳施行，立刻令阿母出宫，回到其它第。诸常侍都叩头谢罪，朝廷肃然安定。后任命李固为议郎。冲帝刘炳即位后，李固为太尉，和梁冀一起参与总领尚书事。（不久）冲帝驾崩。李固因清河王刘蒜年长而有德行，打算立他为皇帝，梁冀不答应，于是立安乐王的儿子刘缵为帝，这就是质帝。梁冀忌恨质帝聪明，担心他成为后患，于是让左右进献毒酒。质帝去世，李固趴在皇上的尸体上大哭，劾举审问侍奉皇上的御医。梁冀害怕事情泄露，对李固非常憎恨。于是商议立嗣之事，李固与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大鸿胪杜乔都认为清河王刘蒜以德才兼备而闻名，又是与皇室血统最近最年长的一位，应该被立为继承人。在此以前，蠡吾侯刘志娶了梁冀的妹妹，梁冀想立刘志为帝。但是大家的意见和他的想法不一致，梁冀心中愤愤不平，但还没有办法来改变。中常侍曹腾等人听到这个消息，就连夜前往劝说梁冀道：“将军家世代都是皇亲国戚，执掌朝廷大权。您的宾客众多，大多都曾犯有过失。清河王严肃公正，若果然立为皇帝，那将军您很快就会遭受灾祸了。不如立蠡吾侯为皇帝，这样可以长久地保有富贵。”梁冀认为这个说法很对。第二天重新召集公卿商议，梁冀气势汹汹，而且言辞激烈强硬，自胡广、赵戒以下的大臣，没有不惧怕梁冀的，都说：“听从大将军的命令。”而只有李固和杜乔坚持原来的意见。梁冀厉声喝令停止会议。李固又写信劝说梁冀，梁冀更加发怒，就劝说太后先下策书罢免李固，最终立了蠡吾侯，就是桓帝。过了一年多，甘陵刘文、魏郡刘鲋都谋划立刘蒜为天子，梁冀因此诬陷李固与刘文、刘鲋共同造谣生事，将李固投入监狱。李固的门生渤海人王调自带

刑具上书，证明李固是被冤枉的；河内郡赵承等数十人都都腰束铁锁到朝廷（为李固）申诉。太后明白了实情，于是赦免了李固。等李固出狱时，京师的大街小巷都高呼万岁。梁冀听到后大为惊慌，害怕李固的声名德行最终会成为自己的祸患，于是又在以前刘文、刘鲧的事上大做文章，终于将李固杀害了。李固临死前，给胡广、赵戒写信说：“我李固受到国家的厚恩，因此竭尽作为国家大臣的职责，不顾及个人的生死，立志希望能够帮助皇室，想让朝廷达到像文帝和宣帝时一样兴盛，怎会想到梁氏一时执迷不悟（诬陷我），你们也跟着委曲顺从，因而把吉祥变为凶祸、把成功变为了失败呢？汉王朝的衰微从此开始了。你们身受朝廷的厚禄，国家将倾却不匡扶。以后优良的史官，岂能（对你们）有所偏私？我李固的生命是结束了，但得到了道义，还有什么可说的！”胡广、赵戒接到书信后感到悲伤惭愧，深深叹息痛哭流涕。地方州郡的官员拘捕了李固的两个儿子李基、李慈，他们后来都死在了狱中。

【原文】杜乔^①，字叔荣，河内人也。汉安元年^②，以乔守^③光禄大夫。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无功并封。乔上书谏曰：“陛下越从藩臣^④，龙飞^⑤即位，天人属心^⑥，万邦攸赖^⑦。不急忠贤之礼，而先左右之封，伤善害德，兴长^⑧佞谀。臣闻古之明君，褒^⑨罚必以功过；末代暗主^⑩，诛赏各缘^⑪其私。今梁氏一门，宦者微孽^⑫，并带无功之绂^⑬，裂劳臣之土^⑭，其为乖滥^⑮，胡可胜言！夫有功不赏，为善失其望；奸回不诘^⑯，为恶肆其凶。故陈质斧^⑰，而民靡畏；班^⑱爵位，而物^⑲无劝^⑳。苟遂^㉑斯道，岂伊^㉒伤政为乱^㉓而已，丧身亡国，可不慎哉！”书奏，不省。先是李固见废，内外丧气^㉔，群臣侧足^㉕而立，唯乔正色，无所回桡^㉖，由是朝野瞻望^㉗焉。冀愈怒，遂白^㉘执系^㉙之，死狱中，与李固俱暴尸^㉚于城北。

【注释】①杜乔（？—公元147年）：东汉三李杜之一，为官正直，不与贪

官同流合污，最终在牢狱中身陨，后世称“世载弦直”。②汉安元年：公元142年。东汉顺帝刘保的第四个年号。③守：犹摄。暂时署理职务。多指官阶低而署理较高的官职。④越从藩臣：此指顺帝刘保为安帝太子时，遭谗，被废为济阴王。安帝崩，立北乡侯刘懿为帝，数月，少帝崩，众人拥立济阴王刘保为帝，是为顺帝。越，超过，从后面赶到前面。藩臣，拱卫王室之臣。⑤龙飞：指帝王的兴起或即位。《易·乾》：“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孔颖达疏：“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⑥属心：犹言归心。⑦万邦攸赖：万邦，所有诸侯封国，后引申为天下、全国。攸，助词，所。赖，依靠、凭借。⑧兴长：犹提倡、助长。⑨褒：亦作“裒”。嘉奖，称赞。与“贬”相对。⑩暗主：昏昧的君主。⑪缘：凭借，依据。⑫微孽：庶孽（妃妾所生之子）贱子。李贤注：“《公羊传》曰：‘臣仆庶孽之事。’何休注云：‘孽，贱子也，犹树之有孽生也。’”⑬绂：系官印的丝带。也代指官印。⑭裂劳臣之土：裂，割裂、分裂。劳臣，功臣。⑮乖滥：错杂不当。⑯奸回不诘：指奸恶邪僻的人或事。诘，查究、究办。⑰质斧：《后汉书》原文作“资斧”，亦作“资鈇”。利斧。李贤注引《汉书音义》：“资，利也。”⑱班：本指分瑞玉，见《说文·珽部》。引申为赐予或分给。⑲物：人；众人。⑳劝：奖勉，鼓励。㉑遂：顺应，符合。㉒伊：发语词，无义。㉓为乱：作乱，造反。㉔丧气：意气颓丧，因事情不顺利而情绪低落。㉕侧足：形容因敬重或畏惧而不敢正立。㉖回桡：犹回挠（屈服）。㉗朝野瞻望：朝野，朝廷与民间。瞻望，仰望、仰慕。㉘白：禀报，陈述。㉙执系：执，拘捕。系，拘囚、拘禁。㉚暴尸：暴露尸骸。

【译文】杜乔，字叔荣，河内郡人。汉安元年，杜乔暂时代理光禄大夫之职。梁冀的子弟五人和中常侍等人没有功劳却都受到封赏。杜乔上书谏诤道：“陛下从藩王之位龙飞一跃而即皇帝位，天人归心，为天下所仰赖。但却不急于对忠正贤明的人给以礼遇，反而先给左右近臣封赏，这样的行为伤害了善心与德行，助长了邪佞和谄媚的风气。臣听说古代的明君，奖赏和惩罚必定是按照功过来施行。到了末世的昏庸君主，惩罚和奖赏都凭借他们的私情。如今梁氏一门，包括宦官和

(梁氏门中)姬妾所生的贱子,毫无功劳却都佩带着印绶,分封了本应属于功臣们的封地,这种乖违错乱的现象,哪里能说得完!有功劳而不被封赏,做好事的人就会感到失望;奸邪之事不被查办,作恶的人就敢于胡作非为。所以(即使)摆出锋利的斧头,百姓也不感到害怕;颁赏爵位,大众也不会受到劝勉。如果按照这种方法去做,岂只是损害政事造成叛乱而已,甚至会丧身亡国,怎么可以不慎重呢?”谏书上奏后,皇帝没有理睬。在此以前,李固被罢免,朝廷内外都感到灰心丧气,群臣都害怕得侧足而立,只有杜乔神色庄重,一点也不屈服。从此朝野都很仰慕他。梁冀越发恼怒,于是上奏,将杜乔逮捕。杜乔死在狱中,和李固一起被暴尸于城北。

【原文】论曰:顺、桓之间,国统三绝^①,太后称制^②,贼臣虎视^③。李固据位持重^④,以争大义^⑤,确乎而不可夺^⑥。岂不知守节^⑦之触祸^⑧?耻夫覆折^⑨之伤任也。观其发正辞,及所遗梁冀书,虽机失谋乖^⑩,犹恋恋^⑪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顾视^⑫胡广、赵戒,犹粪土也。

【注释】①国统三绝:指顺帝、冲帝和质帝皆早崩而无嗣。国统,君主一脉相传的统绪,犹正统。②称制:代行皇帝的职权。③虎视:谓如虎之雄视,有伺机攫取之意。④持重:担负重大任务。⑤大义:正道,大道理。⑥确乎而不可夺:确,李贤注:“确,坚貌也。”夺,用强力使之动摇、改变,亦谓由于强力而动摇、改变。⑦守节:坚守节操。⑧触祸:遭受祸殃。⑨覆折:倾覆摧折。⑩乖:不顺利,不如意。⑪恋恋:依依不舍。⑫顾视:转视,回视。

【译文】论曰:“顺帝到桓帝之间,国家大统三次中断(三位皇帝接连去世)。太后代行皇帝之权,贼臣虎视眈眈。李固居高位而承担大任,以此争取大义,意志坚定而不可改变。难道他不知道坚守节操会遭受祸殃吗?他是耻于国家倾危有伤于朝廷托付的重任啊!看他发表

卷二十三 后汉书(三)

的正义言辞和写给梁冀的书信，虽然（在拥立皇帝这件事上）错失时机，谋划不顺，但（他为国家的忠正之心）仍然念念不曾停止，真是做到了极致！再回头看看胡广、赵戒之辈，真是犹如粪土一般啊。”